叢書集成續編

一二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一一冊目錄

文學類

詩總集——詩經

毛詩後箋三十卷……清　胡承珙撰　六
毛鄭詩考正四卷首一卷……清　陳　奐補　七
毛詩鄭箋改字說四卷……清　戴　震撰　七二
毛朱詩說一卷……清　陳喬樅撰　小郯嬛　七五
　　閻若璩著　昭代　一

十六年
書局刻

毛詩後箋序

毛詩後箋三十卷余同年友胡觀察墨莊所箸也墨莊姓沈靜寡嗜欲獨耽箸述治羣經無不賅貫而于毛詩尤專且精往嘗與余同宦京師余亦喜爲毛詩詞義簡奧非淺學所易推測唐人作正義每取王子雍說名爲申毛而實失毛恉鄭君箋詩宗毛也正義泥於傳無破字之說每誤以箋之申毛者爲易毛義又鄭君先從張恭祖授韓詩兼通齊魯之學間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詩而參以己意正義又或誤以箋義爲傳義余與墨莊同見及此凡所援據說文字林玉篇廣韻及經傳子史所引略備是所見同所學同所援引又同宜其說之不謀而合也故余所注名毛詩傳箋通釋而墨莊自名其書爲毛詩後箋名雖異而實則同今墨莊已作古人令嗣仲池持其書請序於余余受而讀之其書主於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於唐宋元諸儒之說有與毛傳相發明者無不廣徵博引而於名物訓詁及毛與三家詩文有異同類皆剖析精微折衷至當有與余說大略相同而徵引博於余者有余蓄疑既久未能得其端緒讀是書而昭若發矇者亦有與余說互異而不妨並存其說以待後人論定者墨莊曾與余約俟書成互相爲序今余書粗已畢業欲

索序於墨莊不可得而墨莊是書實能集毛詩之大成評異同而辨白黑余既錄其說之精核可懸國門者百數十條將以補入余書示服膺之篤因並序而歸之昔何劭公閉戶十有七年始成公羊解詁墨莊以臺灣觀察引疾歸里亦鍵戶十餘稔而後毛詩後箋得以成書研精覃思古今同轍墨莊雖年未滿六十而其書信今傳後可稱立言不朽者已道光十四年正月望日年愚弟桐城馬瑞辰謹序

曩奧游學至京師相見胡墨莊先生于萬柳堂已卯秋七月也於後先生之閩由閩歸里第通音問商疑難奧亦時時出己說以請益於先生後筆中所載之說皆所請益者也甲午夏令嗣先翁先頌揚奧至甚里第屬任校讎遺書以刊傳於後世先生歿已二年矣先生有言曰諸經傳注唯毛詩最古數千年來三家皆亡而毛氏獨存源流既眞義訓尤卓後人不善讀之不能窮引曲證以相發明而乃自出己意求勝古人則止坐鹵莽之過斯言可謂深切而箋明也已毛氏之學文簡而義贍體略而用周進取先秦百氏之書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訓之歸廣採近者數十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絕後來之惑先生所謂準之經文參之傳義必思而後折以求通其引據其指約其事甚大

而其心甚小說詩之家未有偶也閻先生在病亟時猶自沈吟默誦不倦至易簀然後已曾頌洋水篇以下竟不能卒業而抱志以歿儒者惜之今奧因令嗣之請不辭譾陋爰以拙著傳疏語爲之條錄而補綴之俾有完璧之觀詎無續貂之誚時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冬十月長洲陳奧謹記顚末云

毛詩後箋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召南
卷二 周南
召南
卷三 邶鄘衞
卷四 邶
鄘
衞
卷五 王
卷六 鄭
卷七 齊
卷八 魏
卷九

卷十
唐
卷十一
秦
卷十二
陳
卷十三
鄶
卷十四
曹
卷十五

毛詩後箋目

幽
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八
鴻雁之什
卷十九
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

谷風之什
卷二十一
甫田之什
卷二十二
魚藻之什
卷二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卷二十四
生民之什
卷二十五

毛詩後箋目

蕩之什
卷二十六
頌
周頌清廟之什
卷二十七
臣工之什
卷二十八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九
魯頌駉之什
卷三十

商頌那之什

毛詩後箋目

四

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　績溪胡培翬撰

君姓胡氏諱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爲君之高祖曾祖之棟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般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諡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傅卽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餼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卽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爲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爲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

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廒空弊端各條一曰冒濫宜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慫恿本官將不應借支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於急需不敢望其足數而在放者利於多扣不復問其合宜至於動項興修工程多有署印人員輒行支借離任後歸款無期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曰抑勒宜禁州縣交代例限甚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不準充抵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甘心承受自詒伊戚總由上司多方抑勒逼令擔承一曰糜費宜省各省攤捐津貼名目縱爲辦公豈盡必不可省閻州縣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銀逐歲

加而無益之費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己貲取閱抄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聞安徽省此項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竊思刻報卽不可少亦何須捐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調宜慎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尚能謹守筦鑰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雜題升及調補繁缺一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靠之員然每多久歷仕途已長或託彌補之名狡滑於升調之時或詡擔承之力以自見已長或託彌補之名以巧合上意上司不加體察輒易受其欺朦在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瞻前在調補者遷就一時轉因原任之有虧希圖挪彼以掩此究之擔承彌補皆屬空名不過剜肉補瘡甚且變本加厲其言深切著明又如奏漕船積弊謂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與江蘇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江漕船滋事重案足見君於天下利弊訪求者熟也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廒東城皆弊絕風清己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莅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迹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卽緝獲洋盜張充等多名置於法旋奉

旨實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回籍調理臺地背山面海幅幀遼闊民多獷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載力行清莊弭盜之法鎭之以靜感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清愼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卽以械鬬起釁擾及全臺至動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舉業詞

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爲同志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攷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奉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謁愈遂專力箸作若初精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僞書君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眞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箸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屬則固明明在小

爾雅矣其中如金鳥之解公孫之傳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禆經詁治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即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鄭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取戴氏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載本書嘉慶甲戌培鞏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昕夕與君談論君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鞏曰吾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笥累重難攜獨攜儀禮一經

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生所傳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志云古經出于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文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臧爲今文戴爲古文而又云今文臧或作藏縲爲古文臿爲今文而又云古文縲或作臿且有不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竊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俗無不從廡從盥不從浣之類是也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腊不從唅之類是也有務以

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鄭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攷證然其畢生精力所專注者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攷貫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論奐箸書惟毛之從君尚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鞏書曰承琪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

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泰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卽用以述傳但此文方破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衊之辭眾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也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破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暢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箸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證以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

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涓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惟與二三故舊閒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興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

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攷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卽或工文矣而詩未必工蓋兼之者難也又如閭巷憔悴專壹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坷不遇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歲擁旄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慮

事周詳愼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國風

周南召南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云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正義曰文王之國在于岐周東北近于豳都西北迫于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諡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王王季蘇潁濱詩傳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

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于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也李迂仲毛詩集解曰周召之分則詩作于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李迂仲毛詩集解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于文王故周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范逸齋詩補傳曰自周公制禮作樂即定風雅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關雎麟趾騶虞之說而關雎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騶虞言德所以互見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此以南非詩二南范氏說誤採見後）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

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語豈非周公舊典與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深淺者未爲通論也或以周召繫于所得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明教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承珙案周公召公本以采邑得名是地名在先爵名在後儀禮周公所作已有周南召南則當時編詩入樂自以所得之地爲名必非別以二公之爵序云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乃作序者推衍之意後儒泥于此言駁之者謂二南皆文王之化于周召二公無與且以序說爲謬信序者則謂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與天子嫁女于諸

侯使諸侯爲主同義皆由不知以地分周召者乃編詩者之法以人分周召者乃序詩者之意固各不相涉者也六經奧論曰二南之詩本于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葢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于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後世取于樂章用之爲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葢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葢如是也此解最爲通達至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騶虞言德所以互見其義故先王之所以教箋本言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俗本刪文王字蜀石經及文選注有之且標有梅野有死麕騶虞序皆

言文王之化亦可見先王不專指大王王季然則王者諸侯又何容過爲區別乎

王雪山詩總聞曰周召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毀敦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官猶存其宮亦有大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强爲辭也承琪案王氏以二南但采于周召之地不信詩序自北而南之說然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沱則序說究屬可據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各以其詩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也

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潁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襄順慶保寧是已其國之風或其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今雖無攷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河也汝墳言江汝之閒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系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水經江水歷氐道縣瀆水入焉又東別爲沱入江過都安縣今瀆水自龍安府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舊必漢以前師承古義曰之國者明非一國之辭所采之國既衆而其詩之篇數或不能國各爲編故以其皆屬之王風化所

西漢水今嘉陵江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本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顧古漱慮東學詩曰史記大史公匿滯周南鞏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爲豫州其南爲荆州漢廣采之荆汝墳采之豫則周南之地界畫然矣若召南自陝而西朱子嘗疑雍州地狹未免不均編攷周官職方氏雍州實兼梁地惟自雍及梁故得稱南類攷謂江沱之閒卽梁山之界益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而言其說可信至于爲汜爲渚則白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之不必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當以線志爲定論也至于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力詆其說愚謂樂之爲南正以風化之被于南方而得名不獨

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炳事白餘若南有樛木陟彼南山南澗之濱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于他者不坦然眾著乎案以上二說發明序自北而南之說甚諦攷括地志云今陝州有陝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以此原爲界此詩稗疏以陝州爲中線之說所本也水經江水注引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此亦謂自北而南與毛序合惟酈注又引逸周書云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儀君弗能制南氏因分爲二南國也此則近于附會二南篇末取數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國十四篇此等篇目皆毛公之舊必漢以前師承古義曰之國者明非一國之辭所采之國既衆而其詩之篇數或不能國各爲編故以其皆屬之王風化所

及而爲分陝之所統遂以周召繫之若僅南氏二臣之國而冒之以周召于義不可通矣

程泰之攷古編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箾舞頌之雅濤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爲文樂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敘載四夷之樂適有自來蓋宋藺則又以爲出于臆說眞自相矛盾總之南以地言

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爲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承珙案程說一往謬誤其謂詩篇無風名古有二南無國風毛西河既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及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于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正之其又謂詩之雅南左傳之南篇皆二南則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于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繆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傳箋皆未明言后妃爲大姒君子爲文王程子謂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馮元成亦以爲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得淑女以共理內治（此語尚沿箋疏之誤據見後）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二說頗爲近之惠研谿詩說曰小序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迹其自始以爲太姒耳作詩之意或本

于文王大姒而周公棣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人者矣蓋東原詩經補注曰南幽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懃婚姻之際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歌之燕饗俾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非指一人一事爲之者也韓氏怡讀詩傳識曰案君子在上之通稱序但言后妃則爲文爲武未可知也思齊稱大姒雖稱文母並無后妃之目惟大戴禮保傅篇曰周后妃任成王于身據此則不得定以爲文王之后妃審矣朱子詩集傳謂文王求得大姒爲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而作是詩于是疑難議起徵詰云大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誰與採其寤寐閒事而形容之或又以爲王季宮人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曰古者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與于王季宮人之憂樂亦足據矣承珙案白虎通義嫁娶篇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

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此蓋三家詩說然則以文王妥大姒爲在卽位之後漢人已有此說矣但必據是以證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則可不必耳

關關雎鳩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毛訓本之爾雅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杜注卽用毛傳云鷙（釋文本亦作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其他則陸璣以爲如鴟鄂璞以爲雕類楊雄許愼以爲白鷹而白鷺亦復似鷹是則雎鳩爲雕鶚之類已無疑義自鄭夾漈有鳧類之說朱子從之云江淮間有此則馮翼嗣宗六家詩名物疏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夾漈之說自未可從餘如詩總聞以爲鳩鳩風土記疑爲蒼鷹馮元敏謂狀似鴛鴦方以智通雅定爲鳧五郝氏以爲布穀錢氏詩詁以爲杜鵑無

稽之言皆可無庸置辨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曰王雎金口鶡也
旁韻解詁鶡
金喙烏也
毛傳烏摯而有別鄭箋申之曰摯之言至也雌雄情意至然而
有別此最得傳意蓋摯與至聲近義同說文鷙至也讀若摯爾
雅摯鷙也郭注云摯鷙皆至貪也摯與有別自是兩義若以爲
猛摯之摯則淮南子曰猛獸不鷙鳥不雙言鷙已含別意不
必又云有別矣惟其雌雄情意肫至而又能有別故傳以興后
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曰幽深若關雎之
有別焉揚雄羽獵賦云王雎關鴻雁嚶嚶羣婉乎其中嘵嘵
昆鳴張衡思玄賦云鳴鶴交頸雎鳩相和又歸田賦云王雎鼓
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此所謂雌雄情意至者也淮
南泰族訓云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
今本乘作乖誤
列女傳魏曲沃負曰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
處也張超誚青衣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此卽所謂有別者
也歐陽本義疑于摯爲猛鷙且謂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
情獨至其說固矣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
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以詩之淑女卽爲后妃毛詩稽古
編曰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承珙案匡衡之言實同毛
氏毛傳云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
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黃氏元吉詩經遵義曰毛傳文氣緊接而
下是字卽指后妃孔疏必強毛以同鄭實失毛旨田閒詩學謂
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者得之歐陽氏詩本義云關雎之
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雌
雄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此解甚當但謂毛鄭皆云詩所斥
淑女者非后妃則不然鄭箋乃以逑爲仇謂淑女爲三夫人以
下耳正義援箋合傳曲爲附會非果傳意云然也漢書杜欽傳
欽說王鳳云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亾之端也其下云故詠淑
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後漢書應奉以田貴人微
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
飛燕成帝脩嗣泯絕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二
條皆與毛義合不獨匡衡也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毛旣以幽閒訓窈窕其下復以貞專
足成其義文選秋胡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正
與毛同是皆以窈窕指女之德容言之鄭箋始增入深宮字以
窈窕爲居處而正義遂并以深宮之義彼之毛傳非也楚辭子
慕予兮善窈窕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
窈窕劉陶傳妙選有德之世攷卜窈窕之女王莽傳有窈窕之
容後漢書班固傳窈窕繁華更盛迭貴邊讓傳爾乃機窈窕從
好仇張超誚青衣賦但願周公配以窈窕凡此皆不以窈窕爲
居處至蹇字形容語本無庸字別爲義方言云善心爲窈善容
爲窕亦非是
君子好逑傳逑匹也訓本爾雅今爾雅作仇匹也郭注引詩君

寺本仇孫炎注云相求之匹是孫所見本作逑眾經音義引李
巡注云仇讎怨之匹是李所見本又作仇可見爾雅古有兩本
逑仇異字以逑爲仇之假借如左傳怨耦曰仇而說文逑下云
怨匹曰逑亦以逑爲仇之假借也據釋文毛傳作逑又別有作
仇之本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邊讓傳注文選景福殿賦
琴賦嵇康贈秀才從軍詩注皆引毛詩曰君子好仇知毛詩之
不作逑承珙案後漢書皇后紀論詩美好逑章懷注引詩君子
好逑竝引毛傳爲君子好匹可見毛傳自有作逑之本不得定
以作仇者爲毛氏舊文也

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下引詩云君子
好仇鄭注云正當爲匹字之誤也仇匹也此鄭所用魯三家詩
訓其以仇爲匹正與毛同至箋詩時乃易其說耳陸粲緻陸堂
詩學曰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于開章第一義
泥左氏怨耦曰仇語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眞犯孟子以文
害辭之譏承珙謂孟子言大王之時內無怨女而周南之君子
乃不免有眾妾之怨者此義豈可爲訓

毛詩後箋卷一

輾轉釋反側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孌大同小異承珙謂古人
名側多字反左傳楚公子側字子反宣十二年魯孟之側字反哀十
年亦足證反側之無二義朱傳析四字各爲一義而語無所本故
不可從

琴瑟友之傳宓以琴瑟友樂之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宓有鐘鼓
之樂孫毓述毛見正義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
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
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
也承珙案序云后妃之德傳云德盛正與序相應則所謂友之
樂之者非即指后妃而何毛義本自直截孫毓述之更爲明白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爾雅芼搴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搴

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孫炎之訓卽本毛公某氏郭璞似別爲說而義實相因說文芼艸覆蔓从艸毛聲詩曰左右芼之蓋此芼本艸覆蔓之名菜亦艸類惟其覆地蔓延故須拔之而擇之義相成也玉篇䠶擇也引詩左右䠶之殆三家字異歟朱傳從董氏逌以芼爲熟而薦之而上章釋左右爲無方故稽古編云左右訓爲無方則于芼義難通熟而薦之于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承珙案若從毛傳訓芼爲擇則左右芼之與左右流之同義亦可訓爲無方毛雖不釋左右字然傳意本以淑女卽后妃則左右不必如鄭箋佐助之義也

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子疏云若用鐘磬當云有房中之奏樂今直云有房中之樂而安世房中歌首章卽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亦可爲房中明彼本無鐘磬也若然磬師云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鐘磬房中樂得有鐘磬者彼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陳氏禮書曰毛氏以詩招我由房爲房中之樂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鄭氏言不用鐘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謂祭祀有鐘磬燕無鐘磬此不可攷隋書音樂志牛宏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詩說叔女正容儀以刺時惟齊詩未詳其說漢書儒林傳匡衡受齊詩于后蒼衡傳上疏云閒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風之始而後人云三家以爲刺詩者大史公曰周道缺禮樂廢而安世房中歌首章卽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亦可爲房中樂在鐘鼓之證

關雎爲風之始而後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楊子雲曰周康之時關雎傷始亂此于三家之說不知何屬他如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家皆以爲魯詩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馮衍傳美關雎之識微兮謝承書王道之將崩注皆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大人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叔女正容儀以刺時惟齊詩未詳其說漢書儒林傳匡衡受齊詩于后蒼衡傳上疏云閒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夫曰歌以感之正如常棣作于周公而左傳僖二十四年載富辰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杜預注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范蔚宗皇后紀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君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正同

葛覃

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孔疏謂后妃在父母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呂記則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焉謂本葛覃所陳是也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

嫁而不改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嚴緝略同李氏集解又祖楊龜山張橫渠之說以在父母家爲歸寧之時言后妃歸寧志猶在于女功之事承珙案諸儒之說皆有難通孔疏以后妃之本爲本性貞專則與關雎序所云德者無異不當又別爲后妃之本若謂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則禮有后夫人親桑不聞采葛至于既嫁歸寧更不當有采葛之事竊意此詩首章次章自是追溯后妃在父母家勤于女工之事卽內則所謂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者末章言尊敬師傅教以適人之道躬習勤儉服澣濯之衣如此則于歸之後和于室人而當于夫乃可以安其父母卽

能嫁而正夫婦之道歸而安父母之心如此則作詩之旨與序詩之說并傳箋皆一以貫之矣

葛之覃兮傳覃延也此本爾雅釋言正義引釋詁又云延長也方言同生民實覃實訏傳云覃長也此葛覃之覃毛又訓爲延者當從延長之義謂葛引蔓延長羅願爾雅翼云葛蔓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非延易之與易同雖引蔓之長至于延易義本相成然詩以覃與施相承言之文義自當有別箋云葛延蔓于谷中廷蔓專釋施字非牽

用傳文覃延也

黃鳥于飛段懋堂說文注曰毛傳黃鳥搏搏音博博非徒端反　黍也不云即倉庚倉庚下亦不云即黃鳥然則黃鳥非倉庚又鄭箋稱黃鳥宜食粟又云艸蠻小鳥貌承珙案二條皆傳文非箋語　顯非倉庚蓋今之黃雀也似雀而色純黃戰國策云倞噣白粒仰棲茂樹詩所謂黃鳥也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云倉庚商庚又云鶩黃楚雀又云倉庚鶩黃也說文離下云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雛下云雛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皆謂今之黃鸝爾雅又有皇黃鳥則當別爲一鳥舍人注但云皇名黃鳥郭璞乃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則誤合爲一然其誤實始于方言謂鸝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

或謂之楚雀陸璣疏因之今案小雅黃鳥云啄粟啄粱啄黍似當主謂黃雀古樂府所謂野田有黃雀者是若黃鸝不聞其食黍粟也秦風交交黃鳥傳亦云交交小貌鳥之黃而小者惟黃雀陸疏云鵹鶹似黃雀而小桃蟲微小于黃雀皆足見黃雀之小若黃鸝則格物總論云大勝鵹鶹不得爲甚小也且小雅云集于穀集于桑集于栩及秦風之止于棘止于楚皆灌木也傳謂止于棘爲黃鳥往來得所今之黃雀愛集叢木若黃鸝則多集于喬木亦與止棘集灌之義不合不得因小雅有倉庚喈喈與此詩其鳴喈喈音同而合爲一也又案孫奕示兒編已有此說謂黃鳥有二種名同而小大殊但以爲覃凱風之黃鳥爲黃鸝秦風小雅之黃鳥爲黃雀則非是其云毛氏陸氏所謂搏黍

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此箋則用爾雅訓服爲整謂整治此葛以爲絺綌益以言歸之文尚在下章則此服之不得云服其君子耳傳引國語王后織玄統至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者亦謂婦人無貴賤皆有衣其夫之責故在父母家即當豫習女功煩辱之事傳箋義益相足也

歸寧父母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惠氏詩說謂古無歸寧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段懋堂曰父母在以下九字恐後人所增毛云寧安也毛意同草蟲箋所云寧父母說文女部妥安也从女从丮丮手也又案孫奕示兒編已有此文也尋詩上文言告言歸歸謂嫁也方嫁不當遽圖歸寧則此歸字作以字爲善謂可用以安父母之心草蟲未見君子憂心

箋云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盥父母故心衝衝然莫
[illegible]害滋害否一句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正謂能事君子
則能盥父母心一箋義互相足也承珙案潛夫論斷訟篇云不
枉行以遺憂故美歸盥之志一詩不改蓋所以長眞潔而盥父
兄也此亦第以歸盥爲無父母遺懼之意至歸盥之禮正義歷
引左傳喪服傳等證據明白固不得謂爲非禮曲禮云姑姊妹
女子子已嫁而反尤有明文詩之泉水載馳竹竿雖皆思歸不
得然使父母在而亦不當歸盥則其思爲非禮矣故泉水序及
箋皆據左傳說父母在則歸盥沒則使大夫盥于兄弟此古禮
也惟此序云可以歸安父母則似謂既嫁而可以安父母之心
故箋云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但父母在以下九字段以爲後

人所增不如陳碩甫云此九字是鄭箋語竄入毛公傳文箋云
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釋害滁害否句父母在則有時歸盥耳
釋歸盥父母句泉水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盥兩箋義正
同耳承珙又案說文旻下所引或三家詩此序及箋既皆以歸
安連文則毛詩字仍當作歸盥未必作以旻也

卷耳

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后妃于君子有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賢審官之意耳
不謂后妃已自求賢審官也朱卷耳者欲求盈筐心不在故無
獲也以言爲國當求賢耳而賢不至者亦以心不專故賢不來
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周行無所寘則失其所治此

慕遠世也承珙案此蓋謂亂世之臣險阻憂危而不見體恤故因卷耳之詩而思慕古之賢人寘之列位各得其所義正與序相應晁說之謂魯詩以卷耳爲康王時詩亦必當時有慕古而賦其詩者如關雎作諷之類是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卷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荀子解蔽篇無知頃則不精貳則疑惑楊倞注云采易得之物竇易滿之器此用箋義也高誘注淮南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此用箋義也高誘注淮南倣眞訓云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點瓜蔕開依稀橘奴逃是亦以卷耳爲蒼耳蓋唐時猶以充蔬會者明周憲王救荒本草亦云蒼耳嫩苗及子皆可會此皆得諸身試目驗者知夾漈之說非矣

詩正義引陸疏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郭注爾雅或曰苓耳如鼠耳叢生如盤宋圖經謂陸郭所言皆與今蒼耳相類而以郭言叢生者爲尤得之承珙案郭所引或說是屬生朽澗木根者其非蒼耳明甚朱傳云卷耳菜如鼠耳葉如盤則合郭氏二說爲一誤矣

朱子詩序辨說云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然曰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所宜施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承珙案此詩我字毛傳不明所指鄭箋于我馬之我云我使臣也于我姑之我云我君也詳序言后妃志在輔佐君子則首章嗟我懷人之我即是我其君傳云思君子官賢人寘之列位則毛意以首章之我爲我君子明矣下三章我字則以鄭箋所分爲是凡詩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他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並見如出車勞還率

之詩首章我出我車篆云上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箋云此我我戍役也五章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以君子斥南仲謂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來而喜是此我又我諸侯一詩之中我字各有所指可無疑于卷耳之我前後異解矣朱長孺詩經通義曰序云后妃之志最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意觀兔罝芣苢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而後爲其志此說是也朱傳惟泥于諸我字皆爲后妃自我故致乘馬攜僕以文害辭集氏易林師之臨云玄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不歸蓋從來說詩者未有以我馬我僕屬之后妃者

眞彼周行傳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詩周行有三卷耳鹿鳴大東鄭皆以爲周之列位嚴緝云此唯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眞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箇于列位其義尤迂承珙案毛于大東之周行無傳然訓佻佻爲獨行則當以周行爲道路鹿鳴周行毛訓至道此詩則本之左傳其義自古言各有當不必一概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戴石爲砠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說文岨石戴土也段注云爾雅毛傳二文互異而義則一戴者增益也釋山謂用石戴于土上毛謂土而戴之以石釋山謂

屑土戴于石上毛謂石而戴之以土以絲衣戴弁例之則毛之說是也朱傳惟泥于諸我字以蓋戴方言覆也又云覆戴也此則傳文雅義本自可通若說文釋名則皆同毛說惟玉篇岨砠二字竝載岨訓用雅當以義可兩存不得謂傳寫之誤也

我姑酌彼金罍傳姑且也說文久部引秦人市買多得爲及从乃从久久益至也詩曰我及酌彼金罍段氏注曰今毛詩作姑酌傳曰姑且也許所據者毛詩古本今作姑者後人以今字易之及者姑之假借字如尚書古文無有作毋黎民阻飢毋阻者皆假借字說文所引疑三家詩有作及者毛詩本多假借未必後易以姑字也

好阻之假借字承珙案此說非也姑者及之假借字凡姑且字正當作及蓋姑且者少略之辭及義本訓多得反之則爲少略如香爲臭亂爲治之類或作姑作嫭廣雅嫭且也皆假借字說文木部櫚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此正用毛詩說至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許君雖云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其云諸侯大夫皆以金與毛詩說人君黃金罍白合孔疏必謂周南王者之風當言天子之事以毛詩說人君謂天子與韓不同其說非是

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箋云觥罰爵也詩言兕觥有四

卷耳七尸桑扈絲衣鄭于卷耳桑扈皆云罰爵絲衣箋云繹之旅士用兕觥變于祭亦謂至旅酬時設罰爵承琪案韓詩說酒器有五曰觚曰觶曰觵曰角曰散五者自爵外多不見于詩而傳但彼文皆以兕觥之觥對旨酒之柔言之故說詩者皆謂以剛制柔所以救酒之失則以爲罰爵義自可通七月傳云觥所以誓眾也此因饗爲鄉人飲酒而正國位故云誓眾亦可兼有罰義若卷耳罍觥益雖自不必指言罰爵故傳祇言角爲也箋一概以罰義釋之非矣

云何吁矣傳吁憂也段氏詩小學曰此謂吁即忏之假借說文忏憂也何人斯都人士忏同此承琪案段說是也爾雅釋詁忏憂也郭注引詩云何忏矣邢疏以爲卷耳及都人士文是卷耳傳殆皆蒙此傳訓憂故不復釋歟

檖木

南有檖木傳木下曲曰檖釋文云馬融韓詩本竝作枓說文以枓爲木高承琪案段說是也爾雅釋詁忏憂也何人斯都人士忏同此忏是忏爲正字毛詩爾雅作忏者借字鄭箋于何人斯都人士忏皆訓病而毛于彼二詩無訓則此只亦爲是嚴緝云只語助辭如竹氏任只母也天只此樂只君子傳竝皆蒙此傳訓憂故不復釋歟

檖木

南有檖木傳木下曲曰檖釋文云馬融韓詩本竝作枓說文以枓爲木高承琪案段說是也爾雅釋詁忏憂也何人斯都人士忏同此忏是忏爲正字毛詩爾雅作忏者借字鄭箋于何人斯都人士忏皆訓病而毛于彼二詩無訓則此只亦爲是嚴緝云只語助辭如竹氏任只母也天只此樂只君子傳竝皆蒙此傳訓憂故不復釋歟

樛木

南有樛木傳木下曲曰樛

詩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其下文云子孫君子之求樂者也亦祇以樂旨爲樂不兼美義其字作旨者乃只之假借（禄釋載衡方碑樂旨君子亦作旨）王氏詩稗疏云凡樂只皆應作樂旨樂其有美德不爲慮舉也

福履綏之傳履祿綏安也嚴緝以爲視履考祥之履動罔不吉謂之福履承珙案爾雅釋詁履福也釋言又云履祿也王肅注易履上九云禍福之祥生乎所履履然則履訓福又訓祿者卽以爲動履之善能致福祿義自可通郭注爾雅履祿也引詩福履將之益是取證毛傳而于履福也又引詩福履綏之則以履旣訓祿而祿又訓福釋詁文（說文旋云祿福也）故履亦可訓福此六書所謂轉注也但此詩福履連文自當用釋言訓履爲祿耳

葛藟荒之福履將之傳荒奄也將大也皆用爾雅承珙案爾雅訓祿而祿又訓福釋詁文（說文旋云祿福也）故履亦可訓福此六書所謂轉注也但此詩福履連文自當用釋言訓履爲祿耳

蒙荒同訓奄是荒亦有蒙密之義（喪大記振容繡注云荒蒙也說文荒一曰草掩今本作淹誤）地也掩與奄同三章葛藟縈之傳云縈旋也說文作蔓云草旋皃引詩葛藟蔓之益亦用毛傳爲訓李迂仲曰詩辭重複亦有先後之序若此詩則不可爲先後之序今案之詩本見子孫衆多之義何得下文便指后妃之子孫衆多乎當從集傳作比承珙案此說非也何氏古義謂蓄育之最多者莫如葛藟故詩借以興子孫非以比后妃也戴岷隱亦如此說今玩經文每上二句形容螽斯和集衆多之意已盡下二句自當從毛傳指人後漢書荀爽對策亡配陽施新螽斯謂祈如螽斯之多子耳詩人因子孫衆多而歸其所自于后妃但曰宜爾子孫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未嘗明言故序又以不妒忌申于此見殷勤之意誤矣

螽斯

序云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朱克升蔣仁叔皆從之許氏名物鈔載金仁山說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屬下文何氏古義朱氏鴻義皆從之承珙案序首句云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是但以螽斯喻子孫之衆多因而推衍其意以爲不妒忌耳卽以不妒忌歸之螽斯亦不過因其羣處和集而卵育蕃多之故范氏補傳曰凡物之羣處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妒忌也諸儒改讀序文皆可不必（張華女史箴曰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此詩傳箋皆不言與正義引鄭志之文以此爲興朱傳則以爲比若以爲興則經文上二句言螽斯下二句言后妃爾者爾妃也以爲比則四句皆指螽斯爾者爾螽斯矣或謂詩上二句但言螽斯之羽詵詵而衆多以興后妃之不妒忌而妾媵和耳未見子孫衆多之義何得下文便指后妃之子孫衆多乎當從集傳作比承珙案此說非也何氏古義謂蓄育之最多者莫如螽斯故詩借以興子孫非以比后妃也戴岷隱亦如此說今玩經文每上二句形容螽斯和集衆多之意已盡下二句自當從毛傳指人後漢書荀爽對策亡配陽施新螽斯謂祈如螽斯之多子耳詩人因子孫衆多而歸其所自于后妃但曰宜爾子孫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未嘗明言故序又以不妒忌申

之韓詩外傳引此詩亦曰賢母使子賢也傳箋以爲爾后妃者其義諸矣嚴寶成讀詩質疑曰朱子于草木鳥獸之屬多以爾汝稱之子無妄之子指狐樂子之無家子指萇楚匪女之爲美女指黃此以爾指螽斯皆不可訓

螽斯羽傳螽斯蚣蝑也說文虫部蝗螽也蚣部螽蝗也二字相轉注螽與蝗皆蟲之大名其類繁多區別之則各有主名爾雅螽醜奮而有斧螽蝗螽螽土螽五名皆螽類也螽又名蝗故左傳疏引李巡注爾雅五螽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蓋亦不可以概論爾雅釋蟲有蠰蛗蝑說文虫部引仲夏傳云春秋爲螽今謂之蝗說陸德明釋文云說文作蝑今說文多部無蝑字言部說致言爲語助邪或據太平御覽螽斯部引七月螽斯動股毋詩雨也从言先先亦聲詩曰螽斯羽說說兮或疑多部脫蝑字後人據今本毛詩干說字下增入不知毛詩多借字以說說爲眾多毛傳以眾多釋詭詭是爲本義孔疏謂詭即說文云馬眾多皃馬引申爲凡物眾多毛詩駾駾征夫云詭詭眾多也說文詭眾生並立之皃从二生詩曰詭詭其鹿傳于皇皇者華駾駾征夫云駾駾眾多之皃于桑柔詭詭其鹿箋其三皃于詩召南之草螽阜螽毛傳並依爾雅而于此螽斯及幽風之斯螽又兩引爾雅之蜤蝑以釋之方言說文皆以蜤蝑爲舂黍舍人爾雅注陸璣詩義疏並同太平御覽引毛詩提要亦同此亦唐以前說文云馬眾多皃駾本从馬引申爲凡物眾多毛詩駾駾征夫益用其引申之義說文駾下不引詩蝑部槃下云讀若詩曰莘莘征夫國語晉語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皆引作莘莘征夫李善注文選東都賦魏都賦兩引毛傳曰莘莘眾多也王逸招魂注又引作侁侁征夫皆以同聲通借戴氏補注螽斯之說與駾

名蠰螽兗州人謂之螣案螣與蝗通螣又蝗之大名故月令云百螣時起鄭注螣蝗之屬言百者明眾類並爲害高誘注呂覽淮南並云兗州人謂蝗爲螣是已總之經傳渾言螽及言百螣者皆蝗之通稱若析言之者則雖亦蝗類必各有主名爾雅五螽其三皃于詩召南之草螽阜螽毛傳並依爾雅而于此螽斯及幽風之斯螽又兩引爾雅之蜤蝑以釋之方言說文皆以蜤蝑爲舂黍舍人爾雅注陸璣詩義疏並同太平御覽引毛詩提要亦同此亦唐以前說文云馬眾多皃駾本从馬引申爲凡物眾多毛詩駾駾征夫益用其引申之義說文駾下不引詩蝑部槃下云讀若詩曰莘莘征夫國語晉語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皆引作莘莘征夫李善注文選東都賦魏都賦兩引毛傳曰莘莘眾多也王逸招魂注又引作侁侁征夫皆以同聲通借戴氏補注螽斯之說與駾

華牲獻侁侁鏘鏘辨等字聲義相通是也至薨與翎翐一字音近玉篇翐胡萌切翐呼橫切廣雅翎翐益訓飛因飛而見其衆多故爾雅釋訓以薨薨爲衆詩風雜鳴蟲飛薨薨疑亦翎翐字之通借也揖者輯之假借說文輯車和輯也史記揖五瑞假揖爲輯揖揖者會蟲斯敛羽羣集之皃

宓爾子孫繩繩兮傳繩繩戒愼也大雅抑子孫繩繩箋亦訓爲戒愼下武繩其祖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兢繩繩戒也是單言繩有戒愼之義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詩愼其祖武卽以訓詩字代之漢書禮樂志繩繩意變注引孟康曰繩繩衆多也又引應劭曰繩繩敬謹更正意也應說較勝呂記嚴緝以子孫繩繩爲不絕其義淺矣

宓爾子孫蟄蟄兮傳蟄蟄和集也何氏古義曰蟄說文云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爲靜曰蟄蟄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承珙案爾雅蟄靜也郭注云見詩傳今詩傳無此訓竊疑此傳和集也郭所見本作和靜也蓋爭則擾和則靜必然之理何氏以安靜解蟄字不爲無據虞東學詩謂據蟄蟄言則獨字應如集傳指叁蟲斯泥矣

桃夭

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朱子辨說謂自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故集傳主美文王薛氏悌生曰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盛于后妃后妃之德莫盛于不妒忌小序之言亦未爲失承珙案二南爲房中之樂而其體

翔風若故可專美后妃原不必定指大姒亦無嫌于美宮闈而遵朝廷況漢廣以下序亦未嘗不言文王之化若大明思齊諸詩雖言大姒意自歸美文王此則朝廷之雅體製各殊未可一槩而論

此詩三言桃夭傳以爲喻女容德蓋與何彼襛矣同意集傳謂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則無以解于次章之實與三章之葉通典載東晳云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承珙案此議足以正集傳之誤

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

曰秋冬爲昏經無正文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爵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局官媒氏奠雁歷引王肅馬昭張融孔晁諸儒之說質意則以鄭用仲春爲密通典載庾蔚之謂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王爲優矣承珙案毛義原本荀卿王肅引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是其原亦出自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卽十

二始亦合男女秋三亦今本亦作卯據惠氏禮說改正十二始亦合男女案管子所謂秋始亦在白露之後即荀子之霜降逆女也春始亦在清明之後即荀子之冰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玄亦云納婦始秋分管荀皆先秦古書董楊又漢代大儒皆與毛傳後先脗合其義不可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惎鄭說本于馬融至馬昭申鄭援證諸詩則孔晁荅云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甘棠喻行遇惡人猶耀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此據通典與周禮昭又賈疏所引微異、

引禮之鳥至配高禖晁則以爲此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其說皆孔俊于馬若張融所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恐亦期盡蕃育之法泰卦六五帝乙歸妹爻辰在卯爻辰在酉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皆書之者自是霜降之候正以禮昏其下云云乃期盡蕃育之法蓋自中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于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期輔之謂閎夭據于山嶽猶爭路被執纏以免網文王救而免之令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二年逃逋妻者奔之則春秋民訓據娶亦在秋冬也

有蕡其實傳蕡實貌段氏詩經小學曰蕡實之大也說文頒大頭也苕之華傳墳大也靈臺傳蕡大鼓也韓奕傳汾大也合數字音義攷之可見承珙案傳以蕡爲實貌不止言其大并其繁茂之狀亦見釋本蕡蔚郭注樹實繁茂巷謌此即有蕡之蕡邵氏正義云說文蕡爲雜香艸假借以爲木實錯雜之貌是也

左傳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自是以室家指夫婦而言毛傳于首章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次章云家室猶室家也此正如左傳所言以室家當夫婦謂其年時俱得故夫婦和順耳末章

云一家之人蓋以爲宜則統言家中尊卑長幼之人與大學引詩義合鄭箋云家人猶室家是仍謂家即夫人即婦正義云易傳者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然箋說究不如傳至首章宜其室家次章宜其家室不過變文以叶句率解引王安石謂首章先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鑿

兔罝

序云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毛傳于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期而作何氏古義曰詩專以武夫爲言墨子之說似若可信若胡金仁山曰此事于兔罝之詩辭意最爲脗合計此詩必爲此事因札喪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待禮聘因媒請嫁好輔之謂閎夭據于山嶽猶爭路被執纏以免網文王救而免之令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二年逃逋妻者奔之則春秋民訓據娶亦在秋冬也

得解則俚鄙無稽甚矣陳氏稽古編曰漢賈山云文王之時芻蕘采薪非兔罝之流乎歐陽本義作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蕘采薪非兔罝之流乎歐陽本義無案邶序云賢才眾多爲詩說者泥于序文因謂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李氏樗議其以辭害意承琪案序云莫不好德賢人眾多者亦不過極言其盛耳原非謂舉國皆賢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本二詩呂覽連引之以明德萬人之效足見兔罝之言多賢與文王篇之言多士正同序說未可非也

臧氏玉林曰鹽鐵論備胡以兔罝爲刺詩承琪案鹽鐵論賢良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衛此兔罝之所況文王之取人乎承琪案劉向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忘其恭中論法象篇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于道也焦氏易林坤之困云兔罝之容不失其常皆以兔罝爲刺詩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而愼幽微者如一致金仁山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

續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據此漢人說詩皆本毛義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蘇潁濱曰丁丁人所聞中逵人所見中林人所不及葉氏云在野之凡夫逐兔之細事卽可以知其才正如曰矗之馭馬甯戚之飯牛陳平之宰肉識者已知其可大用矣以上諸說皆足以破歐陽之癥結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正義曰鄭惟干城爲異此謂毛讀干爲扞鄭則以干爲盾故云異其實毛云干扞也者用爾雅文以扞釋干其義爲扞衛其名自爲干盾故

孫炎注爾雅卽以干楯自蔽扞釋之左傳成十二年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亦是以扞釋詩之干其下引詩仍作干城釋文云扞恐是後人所爲又云公侯能爲民干城自是以干與城皆所以衛民詒毛詁干爲扞亦用左傳之義箋既分干城爲二而其下文又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則是申毛非與毛異也惟小雅采芑師干之試傳云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則直以干爲扞字之借非同此詩訓干盾爲扞衛耳

茉苡

序云茉苡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文選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茉苡李善注引韓詩序曰茉苡傷夫有惡疾也薛君章句以爲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列女傳云蔡人之妻宋人之女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茉苡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采捋之終于懷襭之浸以益親況于夫婦之道乎終不聽其母乃作茉苡之詩范氏家相曰夫有惡疾妻不宜去列女傳猶爲近理若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之窻謂古者殊方貢獻不必知中國所無而後獻之然則茉苡無一不必致疑于許倆周書也

采采茉苡傳采采非一辭也卷耳傳云采采事采之也據卷耳正義謂傳訓采采不同者卷耳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故云事采之茉苡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又引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茉苡亦然雖說異義則同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茉苡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此疏釋傳意甚明唐風采苓采苓傳言采之人衆多非一也與此傳采采非一意同

苡車前爲一種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茉苡車前爲馬舄馬舄則誤分茉苡車前爲一物三名釋文引韓詩茉苡毛傳用爾雅茉苡馬舄車前一名芣苢薄言采之傳采取也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正義云首章言采

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詞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諸家多疑初采不宜遺言藏故皆以有之爲始得承珙案藏猶聚也嚴緝云采而聚之于地既爲已有然後掇之將之是猶以采采爲一人之事傳明云采者非一則或有始往而采取之者或有已采而聚藏之者合下章掇之將之諸事總以形容采者衆多正義既云掇將事殊祜襭用別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又以首章爲總其終始則仍是一人之所爲其說非也或謂藏之義非其次據廣雅訓有爲取則又與采之義複亦可不必

薄言將之傳將取也此三字連讀非訓將爲取猶言將將取之也傳文簡省耳詩詁云將以指歷取也戴氏補注曰掇穗折之鄭交甫漢皐遇二女妖服佩珠之說說文鬼部又引韓詩傳曰也將一手持其穗一手將取之承珙案傳訓掇爲拾益掇是拾

其子之既落者將是將其子之未落者陸燧沈守正皆如此說陸堂詩學曰卽將之一語可證采苡爲車前

薄言祜之傳祜執祉也薄言襭之傳扱祉曰襭陳氏禮書云鄭釋喪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祉詩言婦人之采苡或祜祉或襭祉是婦人之服未嘗無祉也承珙案說文祉衣祫也祫交祉也祉蹝屬衣其實衣裳皆有之喪服傳祉二尺有二寸鄭注祉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此謂殊衣裳者用布三尺五寸裁爲兩祉上廣下狹縱于衣之兩旁鄉下垂之掩裳際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深衣之服不殊裳衣用正幅裳之前後正處亦用布四幅正裁爲八幅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上狹下

廣縫于裳之兩旁玉藻云祉當旁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婦人之衣既如深衣則裳之兩旁幅亦當如深衣有祉以合前後之交際此詩祜之襭之掩之諸事總以形容采者衆多正義持其祉或扱其祉于帶耳儀禮注無祉之說自未可據

漢廣

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文選七啟注引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琴賦注引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范氏拾遺曰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游女爲漢神悖矣承珙案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有鄭交甫漢皐遇二女妖服佩珠之說說文鬼部又引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魁服然則漢神之說不獨出于薛君惣之韓序

云悅人者不過謂女子守禮之可悅耳以漢女爲漢神者或以比貞靜之女可望而不可卽非果如陳思感甄后而賦洛神也古籍不完難以遽生訾議

首章四不可字語意直截傳云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是不獨女志貞潔而男之守禮無犯亦可知矣自鄭箋有犯禮而往女將不至之說而歐陽本義駁之謂文王之化豈獨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不知鄭氏犯禮之言祇是設辭謂非禮則不可求耳故下章箋云願致禮餼示有意焉歐陽譏其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亦非是

不可休息陸德明云息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孔穎達云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

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朱傳始據韓詩外傳改作思陳氏稽古編疑唐初韓詩內外傳及章句具存陸孔所見本較多何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作思恐是後人以意改之承琪案息當爲思之譌字陸孔意見不同孔說較勝于陸小雅南有嘉魚烝然來思嘉賓式燕又思來讀釐又讀怡爲韻大雅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皆韻在辭上與此文法正同段懋堂曰葛生民勞傳皆曰息止也此若作息則當有傳箋云本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此止息專指休字非關經作休息然諸儒自以箋有止息之語故不敢輒改耳

江之永矣傳永長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注引韓詩江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憲氏古義引齊侯鎛鐘銘云萬年羕保其身又子子孫孫羕保用享謂羕乃古永字韓詩從古文故作羕承琪案此說非是說文永水長也象水巠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羕水長也从水羊聲詩曰江之羕矣然則永羕明是二字說文兩引漢廣或是毛詩作永三家作羕師傳不同非是羕古于永文選引韓詩作漾者漾乃羕之譌耳陳長發謂韓詩作漾或齊魯詩作羕亦未必然

後二章箋以刈楚刈蓁喻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下秣馬秣駒周是也不曰御車而曰秣馬微婉其辭故箋云謙不敢斥其適己何氏古義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豈可以非禮干之乎　又疊漢廣四語者是申言非禮決不可求以明必以禮往之意歐陽本義謂秣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所忻慕焉嚴華谷云如此則敢請子佩已有伻瞻之想矣承琪案本義方駁箋說以不應女貞潔而男獨有犯禮之心乃謂秣馬秣駒爲執鞭忻慕若非自欲擇偶而但從旁效其殷勤則佻達之辭豈非犯禮之漸乎歐陽說眞自相牴牾矣

召南正義引鄭箴膏肓據士昏禮謂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又據宣五年左傳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謂自天子至大夫始有留車反馬之禮承琪案東山云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則似士庶人亦有送女之馬此箋云致禮餼者餼即秣馬之芻禾猶聘禮餼賓有芻禾亦所以秣馬者正義泥于牲腥曰餼謂昏禮不見用牲惠氏詩說又謂納徵無用馬者皆誤會箋意

言刈其蘩傳蘩皤草中之翹翹然正義引爾雅曙商蘩郭注以爲蘩蒿陸疏云葉長數寸高丈餘似于翹翹爲近然郭云江東用蘩魚陸疏亦云生會脆美其葉又可烝爲茹是即大招所謂吳酸蒿蘩者今人尚以爲菜猶名蘩蒿未聞有高丈餘者亦不可刈以爲薪郭陸所言爾雅之商蘩似非詩人所刈王氏裨疏曰蘩蒿水草生于州渚既不翹然于錯薪之中亦與楚爲黃荊莖綢繆之束薪圃風之伐柯皆是此言錯薪刈楚已從猗嗟起興幹可薪者異管子曰葦下于蘧蘧下于蘘則蘘爲荏葦之屬翹

然高出而可薪者蓋蘆類也承珙案埤雅亦引管子此文然與
商頌混而爲一不如此說于詩義較合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說文馬部云馬高六尺爲騋从馬
喬聲詩曰我馬維騋段注云漢廣傳云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
上爲駒此駒字釋文不爲音陳風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箋
云馬六尺以下曰駒此駒字釋文作騶引沈重云或作駒後人
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小雅我馬維駒釋文云本亦作騶據陳
風小雅則知周南本亦作騶也蓋六尺以下五尺以上謂之騶
與駒義迥別三詩義皆當作騶而俗人多改作駒者以駒與蒭
秣濡諏爲韻騶則非韻抑知騶其本字音在二部于四部爲合
韻乎說文馬二歲曰駒詩駒字四見小雅老馬反爲駒乃用駒

字本義駒未可駕車故南有喬木秣林皇皇者華斷非用駒木
義陸氏于三詩無定說彼此互異由不知古義也承珙案段說
是也何休注公羊隱元年傳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
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此駒字亦必騶字
之譌蓋乘騶者通卿大夫士毛云大夫乘騶舉中以該上下此
漢有游女正義云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
事然則以庶人之女而言秣馬秣騶者殆爲禮攝盛抑託辭故
不嫌歟

汝墳

序云汝墳道化行也此是推原其本蓋由道化既行雖婦人女
子亦明于君親之大義勤而不怨則其君子之盡瘁事國無遺

父母憂者從可知矣詩中但陳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意而道化
之行自在言外李迂仲曰北山之大夫不及北門之大夫北門
大夫之妻不及汝墳之婦人以此見王化之衰曰甚一日可勝
歎哉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正義云釋水汝爲濆又云汝
有濆郭璞曰詩云遵彼汝濆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濆汝所分之
處傳箋不然者以彼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于厓岸大防
之上不應在濆汝之間墳大防釋丘文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
則此墳爲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承珙案說文墳墓也濆水厓
也坋蟨也一曰大防也據此是常武之淮濆當作濆此汝墳當
作坋作墳者假借字爾雅釋丘作墳亦借字詩疏引李巡云墳

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此即就借字釋之義亦可通楚辭
望大墳以遠情王逸注坋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漢志汝南郡汝
陰縣故胡國春日汝墳續漢志注引晉地道記有陶丘鄉詩所
謂汝墳案考工作坋者亦坋字之借郭璞引詩作汝濆者以濆
與墳通用如大雅常武傳濆厓也而釋文正義引俱作墳是已
董廣川乃謂汝墳字當作濆晉世詩本猶作濆是不知毛訓大
防者宏以坋爲本字墳濆皆假借字也

怒如調飢傳怒飢意也箋云怒思也正義曰釋詁云怒思也釋
言怒飢也怒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意又怒然故傳言
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承珙案說文怒飢饑也从心叔聲
一曰息也詩曰怒如輖飢段云輖各本作朝今依李仁甫本訂據此是飢爲怒字

序詩作許引詩在一曰憂也下怒之訓憂本方言憂與思義相
近鄭箋計憂略與鄭同釋文引韓詩作惙者說文惙憂兒讀與怒
同一切經音義十惙古文怒憂二形蓋怒爲古文惙爲後來變
生之字許于怒下引詩惙下不引者所謂倘詩毛氏皆古文也
傳調朝也此謂調爲朝之假借耳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朝飢最
難忍是韓與毛同易林云倆如旦飢亦用毛義重飢之說殆未
可從

魚賴尾傳魚勞則尾赤正義引左傳如魚賴尾衡流而方羊
鄭氏（此鄭箋見左傳疏）云魚肥則尾赤服氏亦爲魚勞（左傳疏以賈逵云魚勞是賈服
說同）李氏集解引養生經曰魚勞則髮白嚴緝引張
仲曰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此皆用魚勞之說惟
鴻雁翼云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尾易赤以魴言之其體博
大而肥不能運其尾加之以衝流則其勞甚矣宜其尾之赬也
此則通二說爲一然在詩當祇取魚勞之意但如傳義足矣嚴
緝又引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李迂仲曰說文魴赤尾魚字林
同音安海物記曰橘鼠魚猶今之魴魚其尾赤其鼠似橘此徒
見有魴魚赤尾之文遂以爲魚尾盡赤而不知魚勞然後尾赤
也承珙案說文魚部鯋鯋魚也从魚便聲或从扁作鯿魴赤尾

言以文王爲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
謂勉之以正哉

麟趾

序云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
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末句皆信厚如麟趾六字攷
逭謂關雎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之時耳
時對上衰世言之卽指化行之時衰世者自如易繫所言殷
末世以此見周南之化有移風易俗之應雖衰世公子皆有信
厚如麟趾之時如麟趾三字屬上信厚非連下之時古人文法
揣奧如此者甚多箋說乃以爲後世存關雎之化有似麟應之
時正義遂以黃帝堯舜致麟文王不致麟斤斤較量拙矣程朱
者

朱傳以首句麟字興文王后妃于嗟麟兮則指公子許白雲曰
兩麟字說不同恐微有礙不如兩麟字皆指爲子姓公族嚴緝
云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猶楚狂接輿稱孔子
爲鳳兮也承珙案此說尤與傳箋合

麟之趾傳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正義云言信而應禮則與
左氏說同以爲修母致子也袁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
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按勘記云乂當作義是也成則神龜在
沼聰聰知正而名山出龍攷運疏引作名川貌恭禮仁禮運疏引作仁按勘記據閩

本作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正
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
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禮運疏以此爲熊氏申鄭義是以
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于五行屬金孔子時周
道衰于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據禮運及
左傳疏引異義以此爲春秋德侯陳欽說康成蓋本之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
似于麟申遙傳文亦以麟爲信獸駁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爲
別說承珙案禮運疏引異義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許
慎謹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
北方也麟中央也袁十四年左傳疏云說左氏者云麟生于火
而游于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賈逵服虔穎容皆以爲然初學
毛詩後箋卷一 皕二 廣雅書局

記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
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據此諸說皆與
毛同足明先儒相承歷有此義其來古矣

瑞應之說後儒固所不信然此云于嗟麟兮則指公子許白雲
虞反復詠歎在作詩者固必有取爾而二南適以此終篇則編
詩者更非無意可知李安溪詩所云此詩言公子公孫宜椓
木螽斯之次而序以終篇故先儒以爲必有郊藪之瑞焉此
詩者因其應推其本以爲麟不在他自其一家之中而麟之宜

體具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事也

毛詩後箋卷一終

番禺黃 濤初校

巳縣潘清蔭覆校

召南

鵲巢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嚴氏詩緝引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于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于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爲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爲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于所指之人故序者特云夫人之德而已黃氏佐詩經通解曰周南關雎與召南鵲巢正相爲始而麟趾騶虞爲之終關雎序謂后妃之德不言所美之人鵲巢如之朱傳既以關雎專指大姒而于鵲巢

則不言所美之人故有此論謂之后妃之德安知其不兼指大任周姜而必以大姒當之至于鵲巢乃有此說恐亦當俱以泛言爲是也承珙案二南在周爲房中之樂葢言凡爲后妃夫人者必皆有是德耳如必欲實指其人則周初三母皆足當之不必泥后妃爲大姒夫人爲大任周姜況古者王后亦可稱夫人考工記夫人以勞諸侯夫人謂王后也祭義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此夫人亦謂王后葢副褘是王后之服其下云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若諸侯止有一夫人安得有三宮夫人其末云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諸侯豈有先王耶此章本通言天子諸侯之禮故此夫人亦王后通稱不專指諸侯夫人也

歐陽本義云詩人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況鵲鳩異類不能作配也序言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鳲鳩有均壹之德詩人不繆但序與箋傳誤爾承珙案鳲鳩均壹之德毛於曹風鳲鳩傳及之而鵲巢竝未箋言葢詩人取興止于鳩居鵲巢其均壹之德固是言外所該文心雕龍云鳲鳩貞一故夫人象義東萊文集有云居巳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爲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是則以德言鳩于詩義自無大悖況序言可配本指夫人非關鵲鳩鄒忠允云鵲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物之相稱此說得之卽如昭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杜注云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此可見詩無達詁何庸以文害辭

維鳩居之傳鳲鳩鳩秸鞠也爾雅作鵴鵒詩疏引埤蒼字同　郭注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說文鷒秸鷒尸鳩也詩釋文引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方言云布穀自關而東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閒謂之擊穀月令鄭注云鳩搏穀也案秸鞠鵴鵒秸鷒擊穀結誥皆一聲之轉布穀穫穀搏穀聲亦相近本草拾遺云布穀江東呼郭公北人云撥穀郭公亦秸鞠之轉聲撥穀亦布穀之轉聲也方言既以鳲鳩爲戴勝左傳疏引孫炎注爾雅同舍穴中不巢生而方言同孔穎達云戴勝自生云鳲鵴穀勝非也又以爲鷓鴣太平御覽引孫炎亦同案說文作鶻云澤虞也郭方言注以爲別一鳥誤矣或謂詩單言鳩毛何以定知爲鳲鳩秸鞠承珙案爾雅無單言鳩者詩則有之氓詩之鳩傳云鳩鶻也會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此葢毛公目驗而知者　疏云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

鵻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徐鵻也　小宛之鳴鳩傳云鳴鳩鸤鳩也鸤爾雅謂之鶻鳩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左傳疏引孫炎皆以鳴鳩爲鶻鳩與毛傳合郭注爾雅云鶻鵃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亦與詩宛彼鳴鳩翰飛戾天義合至鵲巢之鳩傳以爲秸鞠者蓋諸書單言鳩者多係布穀如夏小正正月鶻則爲鳩淮南時則訓呂氏春秋仲春紀鷹化爲鳩高誘注皆以鳩爲布穀是則鷹鸇所化之鳩確是布穀且得獨尊鳩名傳云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亦必目驗知之歐陽氏謂別有一拙鳥名鳩者旧說無徵曾何足據徐氏文靖省識頤記曰後儒謂鳩性拙不能爲巢是先鄭鳩說壞矣何以爲夫人與手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爾雅翼以方爲併謂始則一鳩居之而已尋則呼其耦併居焉何氏古義曰方嚮也上章主迎之而言故曰居之此章主送之而言故曰方之言嚮其巢之所在而將往居之也廣東學詩說同季氏本詩說解頤曰方所也以爲安居之所戴氏補注曰古字房通用方小雅既皇篚云方房也方之猶居之也承珙案諸家蓋皆疑于方不宜訓有耳不知爾雅釋詁方有也郭注引詩遂釋大東今毛詩作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蓋釋荒聲之轉荒與方聲有轉重耳魔雅云方有也即本毛傳無庸改訓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玩序云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箋于首章亦云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然則傳文之字蓋涉此諸文而衍段懋堂云方猶甫也方有之言甫有之也

蘩而去之孔子緣詩不得也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射義注云貍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承珙案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采蘋采蘩固與毛詩篇義脗合即騶虞官備亦與虞人翼五豝傳義相符若鵲巢夫人之德則與會時義了不相涉然則鵲巢之非貍首明矣

采蘩

序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虞東學詩曰蘩之供祭一見于左傳再見于夏小正戴德傳又射義云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詩皆與之合可以爲定論矣陳

民篤古編曰左傳薀藻可薦鬼神正指采蘩采蘋二詩言
則毛公執蘩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承珙案傳云神饗德與信不
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此正用左傳文不止如葉石
林所云毛釋頌人清人黃皇矣與左傳合也又文二年左傳
秦伯伐晉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
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之
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可用之以
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昭元年傳鄭伯燕趙孟穆叔與宋蘩曰
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北宮貞伯穆叔言小國德
薄猶蘩菜此雖斷章取義其大旨則皆以蘩爲物薄而用可事
之意然則公侯之事尚得謂之非祭事乎

毛詩後箋卷二　五　廣雅書局刊

于以采蘩箋云于以猶往以也于沼于沚傳云于於承珙案
於一字其本義皆爲氣舒之詞說文丂部云丂气欲舒出丂
礙于一也丂古文以爲丂字亏部云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
从一一者其气平也又烏部云烏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
也于各本作盱从段注訂正取其助气故以爲發語辭又
文烏省據此是于爲氣之舒古文作丂小篆作亏烏象
形借爲烏呼之字小篆作烏古文作鎢或省作於从
本義如此而已其蘩生之義則以于於一字皆以助氣故經典
多用爲語辭其用爲語辭者則又用于爲古字用於爲今字耳
雅粵于爰曰也曰與聿同爲發語辭又爰粵于也爰粵于邶鄘
錄於也轉轉訓釋皆爲語辭而以於釋于乃以今字釋古

毛詩後箋卷二　六　廣雅書局刊

之白蒿也圖經又云白蒿遂也生中出川澤然則旛蒿水陸皆有通可名繁故爾雅云繁之醜秋爲蒿也七月傳云蘩白蒿也所以生蠶采蘩雖同而用則異集傳既從毛以采蘩爲奉祭祀而又存生蠶之說不知蠶事豈可謂公侯之事蠶室豈得爲公侯之宮試誦經文而其說可不煩言而破矣

被之僮僮傳被首飾也箋引禮記主婦髮髢戴氏補注云鄭氏注禮合次與髮髢爲一其箋是詩又合被與髮髢爲一被之爲次恐未然也周禮王后之六服三翟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褖衣祭先公服褕翟祭羣小祀服闕翟鞠衣告桑之服展衣以禴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三翟之首服副絢衣展衣之首服編褖衣之首服次說文髮髢也髢髮也二字轉注髮又作鬄髮被古字通用然則是詩之被乃所謂鬄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矣承珙案戴說是也鄘風君子偕老正義引說文云髮益髮也與今本說文異釋名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此髮可通彼之義也說文又云髢髮也字亦作鬄此鄭箋所由以被與髮爲一也然說文但云益髮並不以爲禮服之首飾禮記曰斂髮毋鬄莊子曰禿而施鬄據此諸文似鬄爲婦人益髮所需禮服及平居時皆可用以爲飾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言鬄髮如雲不屑鬄也足見服翟時亦可用鬄但鬄髮皆不屑耳若髮鬄即次則次非翟衣之配不屑之言毋乃虛設且次係禮服正飾

草蟲

序云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防者以禮檢束之意惟恐不當於夫故其辭如此正義云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夫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傳箋之說因與序意不背徑字從之故謂陟彼南山爲適于夫家言采其蘩以喻求合于禮依歐陽本義謂毛鄭與序意不合而以此詩爲大夫行役其妻守禮自防以待其君子之歸朱傳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同李氏集解又謂首章數語全與出車五章同故知皆爲行役而作實夫又云序曰大夫妻而說者以爲未嫁之女失其旨矣案數說皆非也夫作詩在前序詩在後作詩者是言方始而敘之故云大夫妻爾

如宋蘇經文明云季女而序亦曰大夫妻又何說邪說苑君道篇載孔子對哀公曰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此雖似斷章取義然未見而憂則爲待禮既見而說則爲好善其義亦相通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也爾雅草蟲負蠜郭注云常羊也此本毛傳可見歷漢至晉稱名尚未改矣爾雅又曰阜螽今謂之蝗蠜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承珙案此如鸛能捉雀遂名負雀古人名命百物多有象形會意者其原出于六書鄭小雅箋云鳴躍之相應其天性然也此蓋相傳古義戴氏詩補注以草蟲爲凡小蟲草生

者之通稱爾雅因詩辭而別其名類以傅合之未必盡可證實今案爾雅箋有五種惟阜螽草螽蜇螽二者見詩其螽螽土螽非詩所有未可概謂緣詩辭生訓則戴說非也若爾雅翌用張衡郭璞之說以草蟲爲蚯蚓與阜螽交本草陳藏器亦有此說夫蚯蚓與蜉蝣判然異類與鄭箋同類之義相違尤未可信

草蟲爾雅本作草螽與阜螽皆爲蝗類故陸疏謂草蟲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是已詩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以篇中有亦既覯止一語也覯者遇以禮也天豈有行役既歸而望其禮遇者哉則知序傳之精矣如覯即作見是當矣如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之說車舝亦云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即用此覯字之義

毛于首章云興也下二章不明所謂箋云在塗而見采薇菜者申明毛傳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其義當矣歐陽本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正義曰毛以秋

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采蘩之事鄭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蘩之時故也承珙案張衡云大火流草蟲鳴此正秋時然傳意竝不以爲秋冬正昏之證但取以興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耳馬昭申鄭乃謂二代嫁娶以仲春符子南山采薇之歌見通典不知昏禮婦車有蔽安得在塗而見采蘩束晳云迫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

言采其蕨傳蕨鼈也爾雅蕨鼈郭注謂廣雅云紫蓁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又蓁月爾郭注云即紫蓁也似蕨可食郭以蕨與蓁爲二物而廣雅云蕨紫蓁也芘與紫同爾雅翼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蕨之非誤矣

言采其薇傳薇菜也爾雅薇垂水釋文引顧野王云水濱生故曰垂水陸璣詩疏則云薇山菜也故那昜爾雅疏謂本草有二薇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詩采薇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攷也承珙案曹氏雖不見齊詩其言必有所本即似山菜非垂水段懋堂曰垂水乃俗名不必以生水旁釋之承珙案爾雅以薇垂水與蘪從水生相次似非無義段說恐非不如陳氏長發曰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澗谿潢潦皆山間水薇生其旁不害爲山菜也說文薇菜也似藿詩義疏云莖葉皆如

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許陸二說正同嚴緝引項氏云今之野豌豆苗蜀人謂之巢菜說與許陸合似爲近之若白薇本草一名春草別錄又名白幕蘇頌曰莖葉俱青頗類柳葉然白薇非可食之菜陸疏則云薇可作羹亦可生食馮嗣宗曰陸親見官園所種其言必審復非似柳之白薇胡明仲又以荊楚間有草名迷蒿者當之集傳用其說而一以爲味甘胡云食之甘美一以爲味苦朱云有苦而味苦又各不同至鄭漁仲以爲金櫻苔更不知何所據矣

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紛披人詩之謂之蕨基豈其之轉邪承珙案蕨鼈疊韻蕨蓁雙聲鳥獸草木之名多如此類蕨與蓁當爲一物郭以紫蓁爲似蕨而厈廣雅芘蓁爲蕨之非誤矣

言采其蕨傳蕨鼈也爾雅薇垂水釋文引顧野王云水濱生故曰垂水陸璣詩疏則云薇山菜也故那昜爾雅疏謂本草有二薇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詩采薇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攷也承珙案曹氏雖不見齊詩其言必有所本即似山菜非垂水段懋堂曰垂水乃俗名不必以生水旁釋之承珙案爾雅以薇垂水與蘪從水生相次似非無義段說恐非不如陳氏長發曰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澗谿潢潦皆山間水薇生其旁不害爲山菜也說文薇菜也似藿詩義疏云莖葉皆如

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德之大莫大于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鄉飲燕射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事昏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衽席于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于褻宜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可歌之君臣賓客之前乎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攷也承珙案曹氏雖不見齊詩其言必有所本即以毛詩論之草蟲述方嫁時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時教成之祭其先後之序固自判然疑毛詩亦本先采蘋而後草蟲漢以後學者亂其篇第耳若惠氏謂牀第之言近褻故不取草蟲則二南本以房中之樂用于鄉人邦國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者又皆以嫁而稱女復何疑于季女之爲大夫妻乎所當辨者
牖下耳攷特牲少牢事主于室主婦薦豆皆自房中奠于筵前
無奠于牖下之文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戶西西
上右几（禮皆外設）注曰爲神布席其爲牖下明白可據故牖下之義
明而此草之說定矣

于以采蘋傳蘋大蓱也爾雅莘蓱郭注云水中浮蓱江東謂之
藻又其大者蘋郭注云詩曰于以采蘋此本不誤自詩正義連
引爾雅兩語而誤以郭注釋蓱者爲釋蘋朱傳因之嚴緝并譏
郭注之誤陳氏稽古編辨之審矣承珙案蓱與蘋小大既殊浮
沈亦異詩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今本釋文作浮

者曰藻盧氏文弨謂王應麟詩攷作藻音瓢當據以改正今案
爾雅翼亦引韓詩說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且云藻之字似藻說
者遂以相柔此言尤爲明證而埤雅引韓詩仍作浮者曰藻遂
謂藻亦出水上謬矣

又案神農本草經但有水萍陶宏景蘇頌即以大蘋釋之惟吳
普本草云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圓小一莖一葉根入
水底五月開白花此乃所謂蘋也此後諸家說蘋者言人人殊
李時珍曰臞仙謂白花者爲蘋黃花者爲蓚蘇恭謂大者爲蘋
中者爲蓚楊慎卮言謂四葉菜爲蓚陶宏景謂楚王所得者爲
蘋皆未深加體審時珍一一采視頗得其眞其葉徑一二寸有
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蓱也（莖紫色大如箸柔滑夏月開黃花結實青紫色大如粟粒葉似

莖而稍尖長者苔也與蓴相似莖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夏月俱開黃花亦有白花者結實大如棗棗中有細子葉徑四五寸如小荷葉而黃花結實如小角黍者萍蓬草也見本草拾遺陳藏器云萍蓬草即今水菜也六七月開黃花結實長二寸許內有細子一包如粟菜澤農取作粥飯食之其根作藕香味如栗昔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蓋此類也若水萍安得有實耶　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其莖細于蓴苔其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文頗似馬蹄決明之葉四葉合成中坼十字夏秋開小白花故稱白蘋　嚴緝又謂蘋有水陸二種引項氏云柳惲所云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云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姚氏炳詩識　解曰蘋不陸生所謂似莎者乃藾蕭其字作苹不作蘋兩者判然不容混也羅端良云蘋五月有花白色故稱白蘋然則白因花名要之即是青蘋耳

于以采藻傳藻聚藻也正義引陸疏云藻有二種其一種葉如

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據此傳所云聚藻者乃孳如釵股之藻若爾雅之蒼牛藻郭注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此則似陸所謂葉如雞蘇之藻矣左傳薠藻蘊藻之菜說文薀下不言草名顏氏家訓引郭注三倉云薀藻之類也李時珍謂聚藻即水薀也俗又名牛尾薀然則薀與藻非二物詩正義曰薀聚也故言藻聚藻是已或謂左傳澗谿沼沚等凡四者皆實字行潦之行當作衍說文衍溝行水也則薀藻不當爲一物承珙案古人文字似不必如此板對且若以二句之薀藻與四句之行潦作對薀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豈不更見文章參差變化之妙乎

于以湘之傳湘亭也惠氏古義校曰漢書郊祀志皆鬺鬺彼注祇云宗室宗子之鬼神顏注鬺亭一也鬺亭煮而祀也韓詩曰于以鬺之寨亭無牧當從韓詩作鬺段懋堂云曰古亭獻烹熟元亭字同作亨郊祀志云鬺亭上帝鬼神者謂煮而獻之也亨讀如饗史記作亨鬺文倒當從漢書鬺卽說文之薌字煮也毛詩湘字當爲鬺之假借承珙案鬺亭上帝鬼神者猶云聖人亨以亨上帝也史記集解引徐廣亦曰鬺　讀亨煮也廣雅繹言鬺飪也說文飪大孰也此傳云湘亭也楚茨傳云亨飪之也蓋此蘋藻爲鉶羹之芼故當亨飪　正義引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此箋云亭蘋藻者于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　若如王肅以此篇所陳爲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則菹本以生菜鬱釀而成無所用其亨飪矣朱傳于鬺睢云芼熟而薦之此又云粗熟而醃之以爲菹不顯與昏義芼以蘋藻之言背乎

宗室牖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廟奠于牖下儀禮士昏禮記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宗室大宗之家盛氏世佐曰案注云大宗之家疏云不于小宗者小宗卑故也昏義孔疏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于大宗與大宗遠者于小宗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爲正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教于大宗之家與大宗絕服者教于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絕服者其女當于何教乎教于大宗則已遠教于己宗是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承珙案孔于周南葛覃及此疏亦皆以宗室爲大宗之家惟昏義疏因鄭彼注祇云宗室宗子之

家不言大宗小宗故耳今攷毛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益敎在大宗之家祭在大宗之廟知賈疏不可易矣

馬氏玉林曰潛夫論班祿云背宗族而采蘩怨案采蘩不言宗族事采蘋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蘩當爲蘋字之誤耳承珙案臧說近是白虎通義嫁娶曰敎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敎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敎于公宮三月與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敎成之祭不得爲禮女傳以敎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是毛氏之各敎于宗廟廟疑子字之誤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士皆有宗族子而明于婦道者祿之使敎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之微而敎不遺焉所以背宗族同怨生當有賦采蘋以刺者耳自于宗子之家學事人也此可見古者敬宗收族之道雖女子有齊季女傳齊敬也玉篇女部引詩有齋季女并引說文齋材

也此蓋出三家詩廣雅云齋好也與材義近然皆不如毛之訓齊爲敬襄二十八年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毛義與此合其來古矣釋文齊側皆反今案玉藻宗廟齊齊祭義齊齊乎其敬也則齊卽如字讀亦可傳少女微主也姚氏識名解曰陸農師謂大夫妻祭其蘋藻則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季女爲微主此大非也主祭之季女自卽大夫妻于時敎成將嫁因爲辭廟之祭非女主之而誰主之且祭祀之禮主婦設羹正將嫁時所當習者未有身臨祭而反使他人爲主之理愚則謂奠之尸之者乃大夫妻語則是毛義矣與史記燕召公世家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思其人敬其樹據正義引定本及崔靈恩集注此乃傳文非箋則善申傳義而前後自相違戾何也

甘棠

序云甘棠美召伯也首章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今本重上有不字蜀石經無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

思其人敬其樹據正義引定本及崔靈恩集注此乃傳文非箋語則是毛義矣與史記燕召公世家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白虎通義巡守篇所說皆同惟韓詩外傳云召伯在朝有司請營洛以居召伯不欲勞百姓出而就舍庶于隴畝阡陌之間對

元城以爲此墨子之道不知坐棠聽政在召公當日必實有其事然亦偶爾爲之未必終年暴露外傳特從而附會之耳

詩譜及序正義兩引鄭志載趙商張逸俱問云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之時而作詩自在分陝之時乎然則召公布化在文王之時而作詩自在分陝之後本不相妨正義乃云召伯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何氏古義因謂周召分陝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又當在康王之時竝據苑諸書皆言後世思召公孔叢子載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竹書紀年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此詩當在召公歿後始作承琪案諸書言後世歌詠者不過謂召公之德歷久而不忘耳非必此詩定作于公歿

之後豈召伯生前必不許民一思之耶說苑亦載孔子曰吾子甘棠見宗廟之敬此與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廟議云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一語同意葢以甘棠之令人興思喻宗廟之令人起敬耳豈得以此爲召公既歿之證乎

四年左傳晉士鞅對秦伯曰欒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此亦謂既歿而民思之然不得謂詩于歿後始作也

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戴氏詩攷正曰爾雅杜赤棠白者棠又曰杜甘棠與梨山摘檎白枌立文同杜澀棠甘而名可轉注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摘檎白曰枌毛詩以甘棠爲杜失爾雅之讀也說文棠牡曰棠牝曰杜又云杜甘棠也段氏注曰召南毛傳云甘棠杜也釋木曰杜甘棠本無不合棠不實杜實而可食則謂之甘棠杜赤棠白者棠文理此赤棠白棠恐亦不指實言段氏泥于子有赤白與牡棠牝杜不合遂謂爾雅赤白之說爲許所不取亦非也

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葢草訓茇止訓舍茇是草名非舍義此詩茇字當爲廃之假借說文廃舍也从广发聲詩曰召伯所廃釋文引說文廃草舍也有草字爲是艸部云茇草根也載馳大夫跋涉傳云草行曰跋葢茇本草根因而草行謂之跋草舍謂之廃段注說文云許書廃但訓舍與毛鄭說異以其字从艸从广則

之耳其引詩召伯所廢蓋用三家詩作廢與毛作茇訓草舍異
承珙案詩字本當作廢而訓爲草舍召伯所廢謂召伯之所草
舍也三家今文多正字毛詩古文假借作茇耳非有異也若周
官芟舍只當作茇不作廢以言廢則可不兼舍若連舍則當作
茇也左傳僖十五年反首拔舍以拔與舍連文則又茇之借字而非
廢之借字矣

勿翦勿伐傳翦去伐擊也朱傳云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
也次章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三章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嚴
粲程大昌皆從此說詩所云伐者取其條幹敗者殘其枝葉拜
者攀援而屈曲之承珙案此說非也詩三章皆言勿翦毛訓翦
爲去蓋但謂去其枝葉而已釋文引韓詩作𣏌漢書韋元成傳作
翦翦剗也皆剗除枝葉

之意下勿伐勿敗勿拜皆對翦言之事必重于翦若但以敗爲
殘壞其枝葉則勿翦已足該之至拜爲低屈之說本于庶施士
丐詩說云拜言人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
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見韓昌黎集注及呂氏讀詩記此特望文
生義耳然其謂毛注拜猶伐爲非則可據以證今本毛傳之有
脫蓋傳于首章云伐擊也三章云拜猶伐也擊者謂擊斷其樹
拜猶伐者毛殆以拜爲拔之借故鄭箋中之云拜之言拔也廣
韻扒拔也引詩勿翦勿扒疑三家詩有作扒而訓拔者與毛字
異義同耳傳于次章勿敗無訓則以前後兩章義可互見今案
大戴禮少閒篇云凡草木根被傷則枝葉必偏枯注云敗當
卽敗然則敗者謂傷其本根勿敗亦猶勿伐勿拜也陳氏稽古
字訣爲被

編據說文訓敗爲毀謂毀之則甚于擊拔之則又甚于毀三章
文義殆由輕而重此說亦可不必

行露

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女傳曰申人之女既許嫁于鄧夫家
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
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于理女終以一禮不
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王伯厚以此爲魯
詩韓詩外傳語亦略同皆與毛詩篇義相近但既曰許嫁矣一
禮不備何至誓死不行范蠡洲云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
全責備至于構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承珙案毛
傳云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強暴之男益在當時必有女氏未

許而男子強求之事觀經文亦不汝從詞旨決絕必非已許嫁
者可知箋云室家不足謂媒妁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此說最
爲近理集傳云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陳
長發曰夫不行媒聘突然與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決斯獄哉
虞東學詩曰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下二章鼠牙雀角之疑終明
其誣序所以歸美聽訟也承珙案此所謂強暴非肆行無禮古
者男女昏姻各有配類如後漢書梁鴻傳云鴻妻孟光擇對不
嫁偃蹇數夫袁隗妻傳云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行露之女
蓋其流亞而當時乃有如子哲之強委禽焉者故不從而致于
理此類陰訟雖聖明之世亦未必無王雪山疑王化及女而不及男孔疏乃云禁嚴于女法緩于男見南有
喬木章

此皆泥于序文之過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與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承珙案此詩首二句初讀之似與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文意相類故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正義即用此述傳然女方被訟不從而乃先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玩首章謂字當與下二章誰謂之謂一律誰謂者誣善之辭眾不能察而歸之聽訟之明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也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而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與本無犯禮不畏強暴之侵陵也傳云豈不言有是也謂有是早夜而行者則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可謂善會經旨矣左傳僖二十年隨以漢

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正以夙夜犯露爲不量力之喻言豈有量力而動猶至見伐乎又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亦謂自量不才故辭位如人不早夜可無犯露耳杜注皆云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此箋義非傳義也王雪山謂首章必有闕佚不知首章謂字與下誰謂緊相呼應也然文勢未能入雀鼠之辭由傳以厭浥爲多露濡溼之意三句一貫語誰謂緊相呼應也

本直截箋則以行露爲始有露是二月嫁娶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彊來于經文三句中多一轉折如黃實夫曰大其始于閨門而後及于在位蘇潁濱曰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嚴

步亦即以厭浥爲多露無二月四月之別也

誰謂雀無角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角即謂獸角誣善之辭以無爲有故可謂雀之穿屋似有角何氏古義引或說云角嘴之銳而鉤者凡鷙鳥皆有之案鳥有鉤喙益無角名此肛說也誰謂鼠無牙傳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楊龜山以爲鼠無牡齒陸農師曰鼠有齒而無牙說文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段注云牡齒當作壯齒壯誤作牡今本篇韻皆譌惟石刻九經字樣不誤士部曰壯大也非齒者稱齒後在輔大者也統言之皆稱齒稱牙析言之則前當脣者稱齒輔車者稱牙牙較大于齒非有牝牡也鼠齒不大故謂無牙東方朔說騶牙曰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此爲齒小言牙不大之明證

承珙案段說是也隱五年左傳疏云頷上大齒謂之爲牙說文繫傳臣鍇曰比于齒爲牡也此牡字亦當作壯錢禁甫所見說文本作壯齒故云比于齒爲壯若本作牡齒而云比于齒爲牡則不成語矣

羔羊

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觀此序及麟趾序云關雎之應騶虞序云鵲巢之應可見序詩者與作詩者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即一事而形諸歌詠故意盡于篇中序詩者合眾作而備其推求故事徵于篇外然諸家見此序云鵲巢必推本于齊家之義如黃實夫曰大其始于閨門而後及于在位蘇潁濱曰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嚴

緝引朱氏曰在位節儉正直本于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效以上諸說解序可作推原解詩殊爲附會鄭箋但云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其義已足孔叢子引孔子曰吾于羔羊見蒉政有應也亦與序說脗合鵲巢之語可不必泥

序又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孔疏歷引周官宗伯儀禮士相見禮注及何休公羊傳注以釋羔羊之德孔意特以衣服甚多詩獨言羔裘故有是說但其下又引鄭注論語以羔裘爲諸侯視朝之服傳注所稱羔羣而不黨及死義生禮者于卿大夫則可若諸侯何所取乎歲緝引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陳氏稽古編曰箋云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言如服羔裘之人也德不可爲大夫雖服羔裘而非其人召南大夫德稱其服故曰如羔羊之人二說釋序如字是也

王平仲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節爲羔羊之箋傳可也承珙案禮記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此數語尤足爲此詩注腳蓋三章皆言羔羊素絲而紽縰總之數皆五此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迹也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呂記曰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從容自得

據此則毛鄭義合皆所謂從容有常者也

諸家說紽縰總多無確據李氏集解曰爾雅縰羔裘之縫也五紽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蓋謂五次縫之以羔裘之或綻或弊五次縫之可以見其節儉范氏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百里奚衣五羊之縰合二爲一謂之總戴氏詩補注曰紽讀爲予之佗矣之佗有界限謂之緝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佗又云紽之施于縫其下端餘絲垂爲飾者曰總戚氏學標毛詩證讀曰紽佗疑一字古論語朝服紽紳五紽蓋絲之垂者承珙案毛傳于首章云古者素絲以英若不失其制三章云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是紽縰總皆關定制若徒謂裘敝而縫紉以示儉于義隘矣玉裘有垂絲爲飾尤爲肌度之辭惟戴氏溪續讀詩記疑紽縰總皆絲之量數埤雅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編倍編爲升倍升爲縰倍縰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縗此乃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紽今無所放據以類求之縰寘于總紽蓋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稷云布之八十縷爲稷正與倍紀爲縗之數相合蓋五絲爲紽四紽爲縰四縰爲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縰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先言五紽次言五縰五總也紽之數今失其傳釋文曰紽本又作佗春秋傳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紽即西京雜記之緝矣

段懋堂曰毛傳紽數也總數也數皆入聲音促東門之枌越以

無言無爭也毛意殽者總之假借總者數也如數罟之數九罭
傳曰九罭縞罟小魚之綱也烈祖殽假中庸作奏假奏亦讀如
蔡古者素絲以英裘五總謂素絲英飾數數然其數有五也承
珙案此說非是釋文數所具反竝不作入聲毛傳但云數也尚
未分明後漢書循吏傳注引韓詩薛君曰紵數名此語尤斯
名即謂絲之量名說文引韓詩作紵絲數謂之紵布謂之總此
總亦爲絲數蓋數亦量名對文則絲數爲紵布數爲紵毛傳
散文得通也　孔疏云上言紵數下言總數謂紵總之數有五
非訓紵總爲促數明矣
正義曰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綢以英飾裘之
縫中雜記注云綢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綢而施于縫中之
驗此疏以素絲爲組綢甚是而組綢所施之處則諸家說多未
安正義曰釋訓云緻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緻之爲界緻然則縫
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緻因名裘縫云緻五緻既爲縫五
紽五總亦爲縫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何氏古義引錢氏曰
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綢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
飾此以素絲爲施于皮革之上者也埤雅云革者言敝而因故
以改造縫者革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古義又云次章言革毛
去而革存也三章言縫革敝而縫見也此則又似以素絲爲施
于裘毛之上者也承珙案古人服裘毛表而革裏新序云魏文
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
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魏志注載明帝破諸葛亮露布云反
裘負薪裏盡毛殫夫以革爲裏此古人裘毛在表之明證故漢

質皆以委蛇爲蛇行之狀殊爲穿鑿釋文引韓詩作逶迤云公
正貌案行可從迹則異于詭隨故爲公正是毛韓義亦相近
孔廣軒經學后言曰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案古書遇重讀
者每于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旂即書作君
子員二獵二員旂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云
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八二其二遨二遊二乃重讀此
二語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二蛇二故沈重誤讀耳承珙案唐
石經左傳初刻襄公七年引詩曰委蛇委蛇亦作委委蛇蛇此
必亦據古本有作委二蛇二者故耳然諸書言委蛇者如莊子
田子方篇遺蛇其步（釋文遺本作逶）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顏注遺蛇猶逶
迤也）後漢書竇憲傳以前太尉鄧彪仁厚委隨任光等傳贊委佗

還施儒林傳序服方傾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及隸繹所載贊
鳳碑有逶虵之節唐扶頌在朝逶隨衡方碑禕隋在公童子逢
盛碑當遂過迤劉熊碑卷舒委遰凡此皆委蛇二字之別且多
用召南之義足見此詩定以委蛇連文異于鄘風之墨二字者
矣

殷其靁

序云殷其靁勸以義也范氏補傳曰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于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
徒歸也相勸之辭諄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姜氏廣義曰盛世
之思婦與衰世不同衰亂則行者有死亡之懼居者篤思念之
情君子閔而錄之因以爲輕用民力者戒若二南之世因材而

使不比北山之從事獨賢也及期而代不比于役之不日不月
也簡書白奉每懷靡及而爲室家者睠念征人勸之以義于以
見王化之行也朱子辨說謂此詩無勸以義之意案呂記云再
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
朱氏曰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是朱子本從序說後
乃更之耳

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違暇也箋云何
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于王所命之方無敢或
閒暇時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爲我此君子乃然此
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
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

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儒古編曰孔特以毛之斯此在違去
之前鄭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斯解愚則以爲毛鄭何此君子
皆經中之斯毛之斯此總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
而兩此字祇當經違斯之一斯字如此則經文明順且合傳箋
矣集傳得之承珙案經文君子在末毛傳何此君子不過探下
文以釋何字非以何斯之斯指君子鄭箋適居此復去此兩此
字正釋經文兩斯字集傳以上斯爲君子下斯爲其地益本王
安石經義見李氏集解不如正義之解爲是

蘇氏以靁在南山之陽不可得而見猶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
其妻思見之而不可得呂氏柟曰陽而側側而下靁愈近君子
愈遠黃實夫則謂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更韻協聲不
必求其異義承珙案細繹經文三章皆言在而屢易其地正以
靁之無定在興君子之不遑寧居故傳于二章云亦在其陰與
左右于三章云或在其下是此詩爲正興顧夢麟以此詩爲反
興之始非也

摽有梅

序云摽有梅男女及時也黃實夫曰李迂仲謂詩人之意以梅
爲戒言盛時之難久此似非詩人形容文王風化之意呂記云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承珙案周
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摽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娶上當脫嫁字）失其盛
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經義雜記云當作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東
萊說蓋本于此范氏補傳曰男女昏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

之凶荒無以爲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
遑監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
昏姻宜故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惟恐其失時也
摽有梅自是以梅落喻男女年衰首章傳云盛極則隋落者梅
也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此本就傳意而申之
竝不以梅落爲昏時早晚惟末章箋有明年仲春不待禮會之
語則仍自用其說據周官媒氏之文以仲春爲昏姻正時故正
義述之以此詩首章爲孟夏次章爲仲夏此兩月尚可行嫁三
章爲季夏則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不以禮會而行之夫使
仲春爲正昏之月而孟夏猶可嫁娶則周官何必于仲春
之月即言奔者不禁邪歐陽本義云梅實有七至于落盡不出

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紀時早晚此說是
也
男女昏嫁年歲毛鄭亦各不同此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
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正義謂毛意男
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皆可昏嫁
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
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
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
以方頗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于毛氏矣箋云女年二十而
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正義謂鄭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周禮賈疏又引王肅申

毛詩後箋卷二

言者今見墨子節用篇以爲昔者聖王之法如是穀梁文十二年傳
雖云丈夫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范甯注引譙周說三十
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徵
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
當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
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范氏此解最爲通達所引喪服經
爲夫姊之長殤一語尤爲明據馬昭以爲關畏厭溺而殤之虛
氏以爲衰世之禮皆曲說也通典吳徐整問射慈曰古者三十
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慈荅曰二十而娶禮之常制也
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雖年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
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

有主婦晉袁準表傳云二十禮之大斷若形智夙成不在此限賈孔疏義皆引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以爲越王欲速報吳故下此令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爲婚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不知女十五而嫁謂十五則可以嫁耳其實自十五至二十皆所不禁也若越語所陳則立爲定限過此者有罪故酌于十五二十之閒而以十七爲中制非必古無十五而嫁之法也

標有梅傳標落也檜古編曰說文拋字注云弃也从手从尤从力或从手票聲匹交切是標乃拋之重文其訓棄與此詩訓落義近段懋堂曰說文受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又讀若詩標有梅毛詩標字正受之假借孟子野有餓莩趙注引詩莩有梅云

莩零落也丁公著云莩有梅韓詩也倉貨志野有餓莩鄭氏讀莩音蔈有梅之蔈總之韓詩當本作受是正字毛詩作標者是借字鄭德作蔈亦借字孟子作莩者受字之誤漢志作莪又受之俗字也承珙案拋乃說文新附字陳氏引之殊誤嚴緝據說文標本訓擊謂此爲擊而落之于文義多一轉折廣韻標落也引字統云合作莪此莪亦即受字說文有受無莪故段氏以毛詩標爲受之同部假借其說得之李氏詩所謂標與標同木末也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本根今攷白帖引隰桑則訓謂爲勤而于此又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今案謂勤雖本爾雅正義不言爾雅文葢偶遺之然合之經文若云迨其勤之則不辭矣

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取己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此說最當歐陽本義則謂召南之人顧其女方盛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求庶士以相昏姻范氏補傳亦云詩人設爲女家之辭此二說已開戴氏續讀詩記之先戴氏曰此擇壻之辭父母之心也黃氏日鈔取之今案釋文引韓詩章句曰迨願也合之孟子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似韓詩亦以此爲父母之辭但迨何以訓願則不可攷耳若朱傳以爲女子自言不獨其辭汲汲非女子所宜出且于庶士二字尤有難通女子從一而終豈可言求我眾士乎輔廣朱善雖曲爲周旋終多窒閡

傾筐墜之傳墜取也案墜即概字之借玉篇概許氣切詩曰傾

筐概之本又作墜此所引必三家詩有作概字故廣雅云概取也葢亦用三家詩義毛詩假墜爲之耳嚴緝以墜訓仰塗遂解爲取之于地而霑溼殊爲牽強

迨其謂之段懋堂曰毛意謂即會也承珙案傳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若謂即會字則經文正言謂之不當云不待禮會矣是毛意未必以謂爲會攷毛于詩中謂字皆無傳如隰桑之遐不謂矣亦無傳殆以謂爲告言人所易曉故不復傳耳隰桑遐不謂矣鄭注謂猶告也此當是用三家詩義至箋詩隰桑則訓謂爲勤而于此又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今案謂勤雖本爾雅正義不言爾雅文葢偶遺之然合之經文若云迨其勤之則不辭矣

小星

序云小星惠及下也陸堂詩學曰小星一詩有三益焉使后夫人聞之則知嬖寵不可並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儉敎女之毒與庶夫人自縊之禍可以積漸消融矣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詩何乃爲此巾幗語承琪案王雪山程泰之洪容齋說皆與章同陸氏駁之是也何氏古義曰如泥夙夜在公之云爲勤于王事則采蘩之詩亦當屬之使臣矣

此詩兩章首二句詞氣直下三五參昴卽指小星亦卽以喻衆妾自傳箋以小星爲衆無名之星以三五爲心噣小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于君按之經文多一轉折故范氏補傳駁之謂夫人一而已不應以三五爲比且據天文志星經以柳爲八星又心以三月見于東噣以正月見于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噣明矣嚴緝淡取其說稽古編則云三五經不言何星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俱大昴七星其一最大謂之小星可乎且詩是託興不必一時並見之星又星體離合天官家各有師授古今多寡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承琪案細繹傳文云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其釋寔命不同云命不得同于列位傳意蓋以小星喻賤妾三心五噣則似喻貴妾初未嘗以喻夫人若夫人不得云更見云列位矣更見如所云娣姪兩之安命而夫人之惠自在言外經雖不言月經本亦未嘗斥夫人也

按小星何疑此則未確大雅其蓺維何維筍及蒲非卽指蓺而言乎字豈得謂筍蒲非卽指蓺而言乎

何氏古義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于天婦從夫故月紀月爲后夫人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星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正其所指之小星也承琪案禮郊特牲云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義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昏義云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是則月者后夫人之象自不得以星爲比或以經不言月爲疑不知序言惠下詩但陳其下之安命而夫人之惠自在言外經雖不言月經本亦未嘗斥夫人也

嘒傳微貌廣韻作暳注云小星詩亦作暳承珙案說文無暳字口部嘒小聲也引詩嘒彼小星是毛詩本只作嘒葢嘒字从口說文小聲若祇言其本義引申之則亦可通爲小貌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六星皆在也嘒之爲貌不甚大明比于日月爲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于君所承珙案行露豈不夙夜釋文出夜莫二字云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盧召弓曰今注疏本鄭箋無夜莫之文毛本因宏改繹文爲露又作暮足利古本于箋夙早也下有夜暮也三字與繹文合今

攷蜀石經行露箋亦云夙夜早暮也是不獨足利本爲然又步紀烝民兩箋皆有夙早夜莫之文行露箋又云行事必以昏昕正承上文早莫言之知盧校是也釋文又云小星詩同是陸所見小星箋夙早下有夜莫也之文益因傳訓宵爲夜故箋于夙夜之夜轉釋爲莫以宵征統言一夜而夜中亦有早莫東方未明傳云夙早莫晚是夙夜猶今人言早晚耳何氏古義曰眾妾進御于君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皆在暗中故總言之曰宵征也

維參與昴傳昴留也說文昴白虎宿星从日卯聲或謂昴字當从卯象閉門今說文作鬼乃俗本傳寫之誤段懋堂曰卯古音讀如某卯古文酉字二字同部而不同紐是以卯聲之劉畾聊

柳等爲一紐卯聲之鬼爲一紐此鬼字古謂之鬼漢人謂之畾故天官書言鬼律書直言畾毛以漢人語釋古語也顧氏詩本音亦云昴音卯不當讀力求反承珙案毛傳云昴留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攷古訓卯字多訓就訓留說文酉就也漢書律曆志留孰于酉傳既以昴爲留則似昴字本當从卯作鬼釋文于此詩云昴又音柳于爾雅大梁昴也云昴本又作鬼初無定見若徐邈音茆又似昴本从卯者未始不可與稠猶叶韻但核以訓留之義當从卯耳（鬼字集韻十八尤昴星名亦作鬼）留以承梁之空故鬼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昴史記律書言留不言昴是詩人本用留而漢人書爲昴案此則不然昔之日

短星昴豈亦漢人所改邪況傳以留訓昴謂昴一名留則可若謂昴卽留字則豈參亦卽伐字乎

抱衾與裯傳衾被也裯禪被也箋云裯牀帳也說文巾部幬禪帳也義本爾雅字不作裯鄭蓋以裯爲幬之假借耳然說文自有裯字衣部祴下云祴裯短衣也裯下云衣祴謂之襜褕皆未嘗以爲帳亦不同毛傳以爲被說文又云衾大被釋名衾广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也毛傳文義備古以衾是被之大名故但云衾被不加大字且下云裯爲禪被正以見衾爲複被則其爲大被可知不必如正義所疑衾既爲被不宜復云禪被也范氏補傳云齊詩作幬注云帳也此語不知所據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詩何必同衾幬李注引毛詩作裯但云幬與裯古字同耳

江有汜

序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傳于首章云決復入爲汜次章云水枝本作歧从技勘記改正成渚三章云沱江之別者皆以興嫡媵本宜偕行箋云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蓋古者姪娣年十五以上與嫡俱行許愼何休皆云然此詩所美之媵必是年在行限而嫡不與俱故有勤望之憂而無怨憾之意周易歸妹象傳正義云妹既係姊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則有勤望之憂鄘用此詩序義不以朱子集傳以爲待年之女何氏古義曰待年不行于禮有之公羊傳注云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未任荅君子也若此媵爲待白虎通義亦云還待年父母之國未任承琪案說文水部兩引一年之故而不與嫡偕行豈得怨嫡乎承琪案媵姪之名見于易

詩儀禮左傳公羊甚明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毛氏萇于韓奕蓋惟諸侯以同姓之國爲媵故有娣姪之稱其本國之媵或以君之庶女若之嫡女雖多亦不爲媵摯任仲女曰嫡周室春秋季姜歸京師魯叔姬歸于杞皆嫡也何休禮矣疏引皇甫謐云武王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賤此最爲謬說或以同姓大夫之女故顧人有庶姜之稱秦穆有懷嬴之媵大夫以下或不必備或以他人爲媵于三家也次章江有渚釋文引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謂水溢於此則涸於彼猶俗所謂東坍西漲者鄭箋謂江水流而渚留亦取此意然皆不如毛傳水枝成渚之詁爲愜釋名云渚遮也體高能治水使從旁迴也蓋水中有渚則水至此而分流亦以喻嫡媵宜俱行與首章之汜三章之沱其義一也

其後也悔傳謂嫡能自悔義本序首句此蓋當時實有其事蘇穎濱戴岷隱始創爲冀幸將來之辭謂媵不敢怨而俟其自悔或謂必如此方與美媵合不知序明言勤而無怨嫡能悔過則美嫡卽所以美媵虞東學詩曰小星下能安而序曰惠下江沱上能悔而序曰美媵互見其義也鄒仲與曰以汜自比以江比

婦貞女恭順之盛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分守命所以爲賢女也

野有死麕

序云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夫既惡無禮則必將之以禮故毛傳于首章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又以白茅爲取潔清以誘爲道次章以死鹿爲廣物以如玉比女德皆正言有禮而惡無禮之意自見至末章云非禮相陵則勿吠乃所以爲惡無禮也其實以禮自防者未必果有無禮切迫之事也自箋疏以末章爲貞女拒暴之詞而後儒遂并以誘之爲挑戲以致目爲淫奔之詩然箋疏以此詩所陳爲女之所欲如是則懷春如玉不可以爲女子自言或又以無感我帨爲人我此女子者亦于詞不中禮一以爲禮之倘然如惠說則兩章同言白茅不應先後異義如顧說則昏禮用鹿皮究無明證不如毛傳凶荒殺禮之說爲當或又謂說文麕行聲从心从夕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省又麋麎也麎鹿之屬以皮故以麎皮爲禮白茅之藉也易大過過以相與明嫁娶過時之義初六藉用白茅亦明殺禮以白茅爲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亦謂死鹿之皮也射禮及投壺一算爲奇二算爲純是耦謂之純白茅純束謂儷皮也兩皮爲儷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即是儷皮之制傳箋謂以白茅裹麕肉非也案如此說以鹿皮不具而用麕皮則當首章言鹿次章乃言麕矣故知毛傳不可改易也

吉士誘之傳誘道也召記云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

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悅春吉士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承珙案衛門序誘僖公也正義謂在前道之況載禮立言篇有誘賢之文論語有善誘之語呂記駁歐陽甚正後儒反有從歐陽者何歟且諸家不獨誤解誘字致以吉士爲遊人亦復誤認懷春并以如玉之女爲蕩婦大抵泥于六朝唐人春閨春怨之詩遂覺懷春非美名不知七月傳春女悲秋士感其物化也然則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豈關國之女皆欲淫奔者乎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所以爲王化之效陸士衡演連珠云遁世之士非受鮑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有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愁達故陵雲之節厲此雖文人之詞然於詩義最于詩意有合也

刺興此言實開歐陽本義之先左傳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注云詩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杜解全用序義若係刺詩可用以爲薪王氏則以爲林之有樸樕雖小而可免于陵踐夫子皮非伯有一流于享宴之際而無端賦此以刺何爲哉

白茅純束皆是連于林有樸樕之文不可但以爲連野有死麕之文鄭氏以爲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純束以爲汪氏梧鳳詩學女爲曰朱公遷云末章非必出于女子之口詩人特採其意而言之所謂極其形容也愚謂非特末章全詩皆當作如是觀則首章之懷春即所謂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者道其情之常也然必吉士而後可必吉士而又有媒妁導之以成禮而後可其不可于以非禮之意已凜然矣次章極言其心之堅且潔三章首句極言其容之莊且和于是申言之若曰彼

非吉士而或無媒妁之導者悅不可感旣且欲吠矣益菊靦者見貞女而刻意摹寫之詞非眞有強暴之污而女拒之云云也故曰文王之化也承珙案此說亦頗圓通惟謂毛鄭孔皆以爲女子自作則傳文益無此意鄭箋乃有貞女欲吉士以禮來之語後之說詩者又多以末章我字爲詩人我女子其實不必然也卽以爲詩人我吉士或吉士自我謂當以禮舒遲而來不可奔走失節而自動其佩巾致令尨吠義皆可通內則男子亦左佩紛帨故謂動女子之帨不如謂男子自動其帨也

何彼襛矣

序云何彼襛矣美王姬也案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經言王姬當是有天下以後之稱故毛傳以爲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六經奧論以作詩之時爲東周宋詩少卿爲召南謝忠允曰秦離既作召南故地已非周有天朝陳氏稽古編更劇論之益毛鄭以平王爲文王在當時必有所受之正義以書稱密王爲證國語大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文王之稱平王猶契之稱元王湯之稱武王又如皇后盉哉告于文人之類詩中每多此稱謂或疑文王卽稱平王不應後世又有平王李迁仲曰宋太宗亦稱神宗而後又有神宗卽其比例李氏又言平王旣非東遷之王則齊侯亦

非齊國之侯故訓齊爲一黃寶夫以易康侯爲證彭汝礪奏疏亦引此詩云惟有平德故人化之惟有齊德故人畏之此則未必然儀禮疏引鄭箋晉肖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時尚送之據鄭荅張逸以此爲魯詩說此雖于義難通然其以齊侯爲齊國之侯則與毛同姜氏廣義曰文王之稱平王固不得爲東遷之平王遡若太公已封齊安得于他國公子而立齊侯之子乎傳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小疏引嚴緝云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風此亦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于召南之地以爲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于文王大姒之化故以其詩列于召南而爲文王

之風甘棠之詩亦作于武王之世而爲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田間詩學曰二南決無東遷以後之詩當是成康時所作古者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召公輔成王康王以康王二十四年始卒則當時同姓茵德位之尊者莫如召公意王姬下嫁于齊召公主之故以其詩繫之召南譜謂二南之詩武王錄以屬之太師意或後之采詩者以此篇爲召公而作故補入之顧氏日知錄云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于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承珙案此說亦未必然顧命云齊侯呂伋則呂伋在成王時早已爲齊侯矣戴岷隱云左傳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杜氏云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

莫年而得唐叔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女配吕伋之子乎朱鑑詩傳遺說載朱子曰詩疏謂武王有五男二女五男者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大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何彼襛矣王姬嫁齊侯之子則二也此說可補傳箋之所未備姜氏廣義曰以聖人手定之二南而諸儒好異忽玷以淫穢之詩兒自知不類又更以創霸之小白是亦不可以已乎

唐棣之華傳唐棣棣栘也小雅常棣傳云常棣棣也此皆與今本爾雅同正義引舍人注唐棣一名栘常棣一名棣又皆與郭注同後之學者即定心目遂據以爲唐棣常棣之分牢不可破而所言棣實形色及別名又多淵源王氏經義述聞曰常棣棣本或作唐棣棣栘也此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音則舊本作唐棣棣也可知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作常棣栘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下引三家詩作夫栘之華唐時韓詩尚存所引蓋韓詩也則名栘者乃常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作常棣栘也何彼襛矣傳唐棣栘也及箋內之栘字俱當作棣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也以三家詩及毛傳陸疏本草攷之似作常棣栘唐棣棣者爲長玉篇唐作棠云棣也與晨風毛傳諭語何注合蓋因常唐聲相近遂致相亂耳承珙案王說是也說文栘棠棣也棣白棣赤棣以其子色別之蓋唐棣子名郁李其大如李常棣子名雀梅亦名奥李二疏正與神農本草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雀梅亦名奥李太平御覽引陸疏云棠郁李一名雀李正赤色食之甜廣志曰一名雀梅疑當作李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雀李又名郁李亦名奥李也

之別有郁李唐下李諸名　以常棣當之名實糾紛不可董
理蓋不知詩所言唐棣常棣皆取其華爲形容今姑無論其子
之大小而陸疏所云唐棣棠有赤有白故召南一則曰何彼襛
矣再則曰如桃李正謂其華或赤或白如桃李之華也至逸
詩之偏其反而則其葉之襛盛阿那更可想見陸氏于常棣雖
不詩其華然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蕚其實似櫻桃蕚
李蓋常棣不獨子如郁李之華故二者皆以
棣名而詩人皆取其華之美盛卽常棣一名移亦與移楊無涉
古今注云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圓葉弱枝微風善搖此所
言與白楊同類故古詩曰白楊多悲風夫白楊安得有偏反之
華韡韡之萼邶馮嗣宗曰唐棣自是楊類雖得棣名而實非棣

亦惑之甚者矣

白記曰鄭伯以王姬歸于齊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此語足威鄭箋訓之
車之派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詞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
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
他義也李氏詩所曰春秋書法天子逆后不曰逆女先正其爲
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歸而後本其所生之女稱其下嫁也不言
來逆者先曰築王姬之館見其將有行也繼而後舊其所適之
國配若諸侯則反是于其逆夫人也以女名之于其來逆也卽
言所來逆者是尊卑之體也此詩先言王姬之車是將有行矣
然未知所適也次乃指言平王之孫下于齊侯之子與春秋之
法同也逆女之事則歸之卒章曰釣緡者魚也至此乃言齊侯

之子尚平王之孫正夫婦之序也與先曰韓侯娶妻而後云蹶
父之子者異矣承琪案正義亦言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
故先言平王之孫末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
齊侯之子說詩者于此類固不必過泥然亦非無所本荀悅申
鑒云尚主之制非古也漢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
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
不祥違人不義由是觀之春秋書王姬之歸與此詩相表裏實
萬世之法也

驪虞

序云驪虞鵲巢之應也宋儒每不信瑞應之說故多以序爲非
然論語歎鳳鳥之不至春秋因獲麟而絕筆則知瑞應之故聖

人未嘗不留意焉後儒自少見多怪耳李氏詩所云周道之行
恩及禽獸易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雅所謂大庖不盈者皆文
王之流風也是以四靈感之而至而賢者識其應非由外孔子
云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能體
信以達順此則順之實也其麟趾驪虞之義歟黃氏元吉曰孔
氏謂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之與關雎驪虞之與鵲巢未必
一人作也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于未序
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
于應也承琪案此說最爲平正然而徵應之理實有不可誣者
陸堂詩學曰士君子終身隱約苟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氾
毓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同居卽謂麟趾之應可也許孜

之猛獸擾庭蓬召南之犬乳雞哺子謂之騶虞之應得乎

周禮鍾師疏云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俱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陳氏壽祺曰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者天子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皆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散宜生之于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

東京賦薛林氏之騶虞李善注引薛芳詩義疏虞或作吾漢書東方朔傳謂之騶牙古吾虞吾牙近通此皆與毛詩說合陸機義疏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仁至者也此宋書大傳及毛詩爲說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焉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衛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鄭注禮則用韓魯說荅志則用傳用西都賦中必曼雙欲言中多以見禽獸之蕃殖然有害于國君仁心及物之義且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義未洽惟毛說承珙案此異義許氏從毛鄭無以知毛說不可易也說獸多而不忍盡殺故詩人歎之以爲即不食生物之騶虞耳承珙案賈誼書說騶虞雖與毛異然其云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其說實與毛同此淺人初經師相承之義蓋虞人驅五豝以待射者奉上之敬也君公祇壹發而不忍盡殺者愛物之仁也

邶鄘衛

鄭譜云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及三監叛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鄘義爲

長陳氏稽古編曰漢志既言管蔡監鄘衛則霍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耳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爲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與漢志異而言霍之監邶足補漢志之未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之同居意雖不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爲四國破斧詩四國毛亦以爲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同在邶固無可疑者而管蔡所監漢書與世紀二說必有一是矣承珙案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焉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則三

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居意雖不欲非其制也稽古編曰孔疏申鄭駁服似矣然殷自帝甲以後國勢浸弱又重以紂之暴土荒民散境壤益削即如黎爲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滅時豈猶是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去朝歌稍遠商末亡時所謂邦畿千里者定應并數之如東西周通畿之制武王立三監固未嘗以畀之也西亳偃師在孟津之南武王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然後北行伐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熟及北亳蒙即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即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監域內況殷之畿內諸侯非大無道者不應概從誅滅改建他侯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

衛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平成王作洛之後殷之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可見康叔時民得雜者多在河北鄘國已成曠土厥後生齒日繁邶鄘舊壤漸至殷庶采風之時仍各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此寫衰貶也鄭譜謂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楚丘與漕二地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舊鮑論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武父不可攷桓十二年與鄭伐宋圃田則豫州之澤藪也後爲鄭有鄭在衛西南圃田之北當與鄘接壤而康叔初封以此爲境則以鮑之言合之鄭譜鄘風不又康叔兼有二國之明證乎承珙案左傳祝鮀又言康叔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閻與鄘聲相近左

傳閻職史記作庸職是有閻即鄘亦足爲康叔兼邶鄘之證至鄭譜以邶鄘衛就紂城三面分之江晨庭倘書大注云以周制攷之王城之外蓋鄉遂之地而有二百里四面相距爲方四百里邶鄘衛之大當不是過也周初封侯方四百里康叔侯爵安見邶鄘不以封康叔乎承珙又案說文邶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今河南衛輝府府東北有故邶城滑縣東南有邶水府城西又有故鄘城有庸水出宜蘇山與衛相去本不甚遠何疑於兼得邶鄘鄘盡商畿千里之地乎

譜云康叔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綈衣則齊秦所共不一牌奚書之且大史采詩其職不過輯民風齊

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遄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

善敗耳詎事書法即有書法亦偶一見之詎必純屬鄭箋

知是寫膚邶鄘諸名卽樂部名也周初列國不一采詩者名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則樂官必預班國名攷按樂部然後以列國詩分入之雖列國代有興絕其樂部班名若故也後此遇詩多者浸假於本部過繁仍得入之其國所兼之舊部此但因之作標識耳故無深旨也如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其曰識正以當時故有商齊遺聲而其後之爲商齊者取識焉識者記也謂記其名也觀此則邶鄘可曉矣毛氏所駁甚辨而其自立說者仍不外乎以音爲本若非以音而但取舊部之名更無此理且謂邶鄘本詞列國舊有詩而亡之則康叔已兼邶鄘周初未聞此國無據之言尤不足信矣顧氏日知錄據左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爲衛猶之言商而曰殷商言楚而曰荊楚云爾陸陸堂陳見復皆同其說直以某篇爲邶某篇爲鄘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不知漢志云邶鄘衛同風故編詩以類相次而入樂亦以部相從必非累言單言之謂卽如左傳爲之歌周南召南亦合言之豈可謂不分某篇爲周某篇爲召乎北宮文子以邶爲衛則由三國皆係衛詩正如序於每篇皆言衛耳鄘注水經於邶鄘亦稱衛詩便文言之豈尙在未分邶鄘之前乎虞東學詩曰以聲言者古音旣不可攷以地言者而詩中所指之地互見錯陳難以區界

若謂分爲三者漢儒之譌則漢儒又何故誤分之也案邶鄘九篇歷志注亂無一美詩疑是著其召禍之本鄘風十篇則美詩居多所謂康叔武公之德於斯興之詩在焉衛風十篇則美詩居多所謂康叔武公之德於斯可見區別觀之則當時分第之義或有取爾此說亦迂闊無徵且是邶鄘衛分次之故而於衛詩之繫邶鄘仍無當也要而論之究當以鄭箋從其國本之說爲當其地名錯出者則正義云三國境相連接故邶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上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之所經之邑也河水洋洋北流浮浮公築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地作爲自歌其土也此疏是爲通論美氏廣義曰詩有作於衛人而

鄘人傳之者亦有事在鄘地而邶人詠之者況詩多擬作非必自爲劉氏瑾云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其說是也張氏遠曰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凡有所作采風典樂者不敢增損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本諸詩人之言史家依其所稱無敢稍易其所謂邶鄘所謂唐者不過從民言之便熟者記之若單于稱中國爲漢西羌稱中國爲唐之義耳得之

邶

柏舟

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易林屯之乾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於其間也此二說足以補箋疏之所未備

說耿庶嫉公倢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此用序義也列女傳
衞宣夫人傳引此詩我心匪石四句胡氏一桂以爲詹詩王氏
詩攷又引李廷仲說以韓詩云衞宣姜自誓所作今李氏集
衞之宣姜乃鶉奔所刺此外別無宣姜城門君死之事更無可
考故嚴華谷據孔叢子所載孔子讀柏舟語孔叢云吾於柏舟
可定以爲非婦人之詩朱氏通義曰朱子取列女傳以此詩爲
婦人不得於夫而作又極詆序語頃公之時爲鑒空附會然宣
公夫人事經史未見庸非鑿空附會乎馬貴與云列女傳出劉
向向上封事論宏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而
證之尸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正合毛序之意夫一劉向也列女
傳出二說何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稽古編曰朱子雖引列

女傳云云然不全用其說而疑爲莊姜詩蓋亦心知其非特欲
假之以助己排序耳承珙案朱子作孟子集注仍用序說攷朱
子詩傳序成於淳熙四年孟子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則是
晚年定論仍從古序黃氏日鈔曰柏舟之詩說汎然流水中似
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從毛氏古說以仁人不
遇爲主此其所見勝於張學龍朱善輩多矣王符潛夫論斷訟
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此專用列女傳
說耳非別有所據以爲婦人之詩也
朱氏公遷曰柏舟與關雎鵲巢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於后妃
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此欲因以見此詩爲婦人
之作耳承珙案關雎鵲巢序雖以爲后妃夫人之德然實以賢
何必定以爲婦人之詩乃古義已亡學者不能知耳古義已亡學者不能知

此詩耿耿不寐楚辭注耿一作烱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承珙案此二句
與下我心匪石四句文義正同鄭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
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匪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皆
知之是則謂鑒不可度而心可度矣與下傳石可轉席可卷意
義兩岐歐陽本義訓茹爲納謂鑒納影在內不擇妍醜我心不
能兼容善惡此於文例似合韓詩外傳云莫能以己之皜皜容
人之混污即引此二語故嚴緝最取歐說然第自言其不能容
物與下文亦有兄弟四句語意不貫殊費周折惟訓茹爲度言
鑒之分明可由表以度其裏我心不能披露於人使人度而知
之所謂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此

也忠而獲謗信而見疑雖有兄弟而不可以據且至往愬而
其怒卽離騷所云女媭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而繼之曰衆
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也詩中茹字如獪狁匪茹來咨
來茹作度字解者甚多從毛爲是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云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鄭竝
未嘗明指兄弟爲君至逢彼之怒傳云彼彼兄弟其不以兄弟
爲君可知孔疏乃指兄弟爲君彼卽彼其君於義不順故呂記
引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僚類皆其兄弟耳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威
儀耳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按勘記云正義本傳文作宜不知者改

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既威儀二字分解而威字乃互見儀字
解中矣毛氏以宜解儀之故訓遂不可復見失之甚者也承珙
案此說是也段懋堂乃謂毛傳各有威儀用左傳北宮文子皆
有威儀之文不當改爲各有宜其說非是
毛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釋文數色主反賈
誼容經曰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與毛義合段氏據漢書引詩
作算謂選爲算之假借不知選亦可訓數如左傳昭元年弗去懼
選可證不必改選爲算也又案今本後漢書朱穆傳注載絕交
論略引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王氏詩異字攷作不可算也云
出朱穆傳注葢所見本異耳
愛心悄悄慍于羣小傳慍怒也釋文慍紆粉反怒也正義云言仁

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箋云慍恚也
本此傳作怒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脫傳云慍恚也恚怒也亦其一事
文慍怨也恚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慍怨也
承珙案趙岐注孟子云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子羣小怨小人
聚而非議賢者也據此趙亦訓慍爲怨知正義本是也
又案慍于羣小歐陽本義謂小人慍仁人呂記嚴緝皆從其說
攷鄭箋於上章云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是以慍屬仁人
故孔疏謂仁人怨此羣小荀子宥坐篇歷敘湯誅尹諧文王誅
潘止周公誅管蔡云而終之曰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
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劉向上
封事云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本此此皆以慍爲慍此小人自不

當作見慍于羣小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
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
日如月然疏云微謂虧傷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
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
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
承珙案釋文引韓詩迭作載云載常也范氏詩瀋云胡常而微
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疏
曲爲附會以此微字與十月之交微字異義非也
綠衣
綠衣箋云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惠氏古義曰也

或見齊魯詩今不可攷矣承珙案篇名綠衣從毛爲是此與內
司服綠誤爲祿者不同鄭學深於三禮往往以禮箋詩所謂按
跡而議性情若以此毛傳綠間色黃正色以喻嫡妾甚爲確嘗
疏曲附箋義以祿衣爲六服之下詩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
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夫詩人託興之辭何所不可如必謂
宜舉所有之物則箋云鞠衣以下衆妾以次服之是黃與黑皆
勝妾所得服安見祿衣以喻妾而黃又以喻嫡乎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釋文引崔靈恩云女毛如字承珙案毛意
謂絲爲女子之所治耳傳云綠末也絲本也蓋謂素絲用於所
染染之蒼則蒼染之黃則黃今以絲而爲間色之綠將歸過於
女手之所治喻以妾而間上僭之端亦當歸過於人君之所致

所以思古人而欲俾其無過也鄭讀女爲汝云女女妾上僭者
專以上僭責妾似非探本之論集傳女指君子且云言綠方爲
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此用正義述毛之
語殊失毛意況此詩四章上二句同是興體此章第二句不應
直斥君子故知毛義爲長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何氏古義曰絺綌乃來風之物珍絺綌以
禦風吾知其難矣故古語云禦寒莫如重裘止謫莫如自修也
或以此章喻己之過時猶班婕妤怨歌行所謂常恐秋節至涼
飈奪炎熱者雖摹情近似然斤斤以色之盛衰爲較量其於義
末矣

呂記引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陳氏櫟云不知

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
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承珙案詩序二言莊姜傷己而作傷
己而無怨於人最得詩人忠厚之意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
女復命公享之穆姜賦綠衣之卒章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
文伯享其家老而賦綠衣之三章古人雖有斷章取義者然歌
詩必類則此詩其必無忿疾怨恨之意可知矣

序云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姜氏廣義曰說者謂陳方與州吁
伐鄭忽中變執之此詩動之也案此詩作於既送之後乃追述
之詞若戴嬀與莊姜其於訣賊自有同心不待作詩也然當時
勞勞雨霰婦郊門訣別未嘗不足以動舊臣故老之心穆姜啼

而晉靈不廢出姜遏而魯人皆哭況桓公在位十六年未聞失
德國人日擊其身弒母歸則州吁之未能和其民或此送則之
無關詩之作與不作也又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於野則越禮遠
送箋云舒己憤盡己情國當大變莊姜自有深心固難以尋常
迎送律之

此詩列女傳以爲衛定姜子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而歸定
姜送之而作承珙案是時定公尚在不得無先君且其詞亦不
類送婦之作禮記坊記引先君之思以勖寡人鄭志荅炅模云爲
畜爲孝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鄭志荅炅模云爲
記注時就虛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寫古書義又宏然記
注已行不復改之 案禮記緇衣引都人士若曰章鄭注云此詩毛
氏有之三家則無據此是鄭爲注記時益非

九毛詩但其時未爲
專故多用三家詩耳李迂仲又引韓詩以爲定姜歸其娣送
歸作其說更不足信惟毛詩序莊姜送歸妾之言有經文遠
于南爲陳在衛南之證且與左傳情事適合左證明白如此
豈尚不可信邪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
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
之詩曷能喻焉此時三家盛行毛詩並未立學官然詔策已用
其義益其授受有自故足取信也

燕燕于飛傳燕燕鳦也 句 燕燕 句 鳦 句 孫炎曰別三
名舍人曰鶯周名燕燕 句 又名鳦此正與傳訓燕燕爲鳦合說
文鶯周燕也从隹中象其冠也閉聲 段注文選七命燕辭腥屑
者鶯燕之脾此 李云呂氏春秋曰肉之美
燕名鶯周之證 一曰蜀王望帝也許云一曰者乃別一義鶯周
與子鶯異物同名爾雅不言子鶯郭景純誤讀說文以鶯周爲
子鶯雖誤其以燕燕爲鳦仍與毛傳同姚氏詩識名解曰鳦鳥
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
猩猩狒狒之類最古之書凡三見而語適合此詩及釋鳥燕燕
鳦與漢書燕燕尾涎涎是也餘書省其文多單言之不知單言
燕者乃鳥名釋鳥云燕白脰烏小爾雅謂之燕烏鑿然可據則
舊以燕燕爲兩燕及曲爲重言之說者皆非也承珙案此說亦
泥左傳正義云或單呼燕或重名燕燕巽方語也呂氏春秋音
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
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

者若楊雄甘泉賦柴虡參差魚頡而鳥胥李善曰頡胥猶頡頏
也師古曰頡胥上下也皆以毛詩頡頏爲訓魚潛淵鳥戾天亦
可證頡下頏上矣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亢鳥嚨釋文引舍人
云亢鳥高飛也此可爲段說之一證三章下上其音即承此下
頡上頏言之傳云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此亦轉寫譌
倒傳當依經釋之如箋云下上其音與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
有小大今本誤作大小惟小字本相臺本不誤校勘記以雄雉
箋亦作小大爲證是也葢小謂下大謂上皆依經釋義不宜倒
亂

遠于將之傳將行也案鵲巢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彼對御之
爲言此以戴嬀有行故以行訓將毛傳多訓將爲行葢於疊韻

以言周頌正義云釋言將送也孫炎云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事故爲行也

其心塞淵傳塞瘜釋文瘜崔集注本作賓正義云定本作瘜俗本作賓其衍傳文云其心誠實而深遠也是正義用俗本書濕恭允塞正義亦引毛傳訓寒爲實訓義易明定本作瘜者蓋以塞爲塞之段借瘜乃瘜之段借方言厭塞安也廣雅厭塞安也是塞與塞通說文瘜靜也王褒洞簫賦揣靜厭瘜厭瘜與厭寒義同故寒亦可訓瘜蓋塞淵者狀其心之靜深廓風秉心塞淵傳義亦當如是鄭箋於定之方中云塞充實也於常武王猷允塞云自實滿此與毛異義不必定以俗本爲長

毛詩後箋卷三

日月

序云日月衛莊姜傷己也此詩及綠衣終風序首句皆止云衛莊姜傷己也詩經秦火後倒亂失次經師因前燕燕是莊公歿後之詩故於此增入不見荅於先君之語後儒遂有以乃如之人爲指州吁者案毛傳於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於窒不我報云盡婦道而不得報則斷非莊公歿後追述既往之辭故鄭箋以胡能有定爲定完正義引左傳石碏之諫以釋經中定字實爲確論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音聲良善也稽古編曰德音屢見於詩或指名譽或指號令或指語言嚴華谷曰德音言語也此詩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耳故傳以聲音爲訓箋以號令爲是

終風

衛莊姜傷己不言爲何時詩也後序以爲作於州吁之時或者以爲作於莊公之時且後序有毛公所不及見者固不可鑿據然莫往往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譖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如是毛公以爲州吁詩矣陳氏稽古編曰混於驪詩謂莊姜不忘州吁只侮慢段悼之莫往來則思之甚至憂而不瘁望其思我母子之情差差不已所以爲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州吁篡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也衛人寧以之爲君莊姜安得以子義責之哉經久矣何自致其卷卷乎故莫往莫來二語觀之其說似矣但謔浪笑敖倆媒其嫡母彼不以母道事莊姜於行事者既擬諸形容又敷陳其事安在其不忍斥言乎且惠

然肖來謂子之來朝其母則可若夫人之於君以禮見則展衣而朝進御當夕則適君寢鳴玉告去未聞坐致君之來也如謂宮車亦有時臨幸宁禮如莊姜肖以爲分諸應爾而曰惠然乎承珓案以莫往莫來等語遂指爲莊公之世則此詩直不過長門一賦耳惟因州吁之狂暴而思念憂傷皆閟宗社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而傷爲此一節承上章言也箋則莊姜所憤者亂賊之橫行所悲者宗祀之多隕百已安得反結歡於篡弒之人欲與敘母子之情哉果爾州吁不錄其詩矣朱氏通義曰作思念莊公者既不合序作思念州吁者於理未安長發此解善申序旨且於左傳莊姜惡之語見公羊姜氏廣義曰州吁嬖人之子素有篡奪之心而桓得以不廢內有石碏保護之功耳乃

一旦以平日從亂危中百計扶植之閟子絕阨於仇人之手溯惟堂猶在祕不發喪棄之如孤雛腐鼠賢如莊姜猶思之也又曰我思於此彼儒說此篇則曰州吁雖無禮莊姜猶思之也又曰我思於此彼或無故自噓嗟乎是莊姜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認賊作子保若嬰兒作詩招之使來其不爲戴嫣冷齒幾何矣此朱子所以深惡而削之也願聖人手定編次何遽知爲錯簡傳箋俱指州吁之時不得移置莊公之世然則序言傷己者傷己之不能討賊也承珙案此說與陳意略同而語較痛快

許氏伯政詩深曰朱子辨此詩有夫婦之情撫母子之意僅就莫往莫來二語觀之其說似矣但謔浪笑敖倆狂蕩暴疾之發於行事者既擬諸形容又敷陳其事安在其不忍斥言乎且惠

然肖來謂子之來朝其母則可若夫人之於君以禮見則展衣而朝進御當夕則適君寢鳴玉告去未聞坐致君之來也如謂宮車亦有時臨幸宁禮如莊姜肖以爲分諸應爾而曰惠然乎承珓案以莫往莫來等語遂指爲莊公之世則此詩直不過長門一賦耳惟因州吁之狂暴而思念憂傷皆閟宗社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而傷爲此一節承上章言也箋則莊姜所憤者亂賊之橫行所悲者宗祀之多隕百已安得反結歡於篡弒之人欲與敘母子之情哉果爾州吁不錄其詩矣朱氏通義曰作思念莊公者既不合序作思念州吁者於理未安長發此解善申序旨且於左傳莊姜惡之語見公羊姜氏廣義曰州吁嬖人之子素有篡奪之心而桓得以不廢內有石碏保護之功耳乃外有石碏內有二母保護之功耳乃

我思不遑假寐愁苦之深情見乎詞矣

終風且暴傳終日風爲終風王氏經義述聞曰毛詩終風爲終
日風韓詩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
言既風且暴也燕燕曰終溫且惠北門曰終窶且貧小雅伐木
曰終和且平商頌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
君陰雨終字皆當訓爲既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爲終猶既
盡之既轉爲終耳解者皆失之承琪案王風葛藟終遠兄弟傳
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毛公非不知終有既訓而於終風必
云終日風者自由師說相承且三章不日有曀不日者謂不旋
日而又曀也鄭箋以不日爲不見日非是說見下此終日亦對下不日言之終日
風本非風名故爾雅無釋耳至韓詩以終風爲西風雖於古無
攷然謂其緣辭生訓則終之與西殊不相涉竊嘗以意說之韓

詩終風疑本作泰風故韓依爾雅釋爲西風說文丩古文終又
冬古文作夂又泰古文作𡍮是終與泰古文形近易溷又終亦
爲眾儀禮士相見禮庶子在今文眾爲終集韻眾古作𠔃形亦相近韓詩自作泰風與
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
惠然肯來稽古編曰箋云肯可也有順心則可來不欲見其戲
謔此說當矣州吁安得有順心時乎言可來正欲其不來也距
之之詞非望之之詞也承琪案毛傳於惠然肯來云言時有順
心也虞東學詩謂如宋光宗閒歲一朝重華宮此尚非其比類
州吁弒君篡國自知爲臣民所不容故有時亦欲託君母以自
重然卽其時有順心而來亦不得謂其以子道事已故繼之曰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
道往加之此皆決絕之語詞雖婉而意則嚴矣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傳陰而風曰曀全用爾雅文詩攷引董氏
云韓詩壒壒其陰天陰塵也說文土部壒天陰塵玉篇塵下有起字也
詩曰壒壒其陰許從韓詩作壒與毛字異然天陰塵起有風可
知訓雖小異義實通也鄭箋以不日爲曀不見日既曰且曀是
已不見日矣何必又云不日不如呂記引王氏曰不日有曀者
言不旋日而又曀也
願言則嚏釋文逮本又作寘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猪
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又云劫也居業反本又
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逮爲劫今俗人云欠欠

劫劫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劫案劫音巨據反玉
篇劫欠張口也正義述毛云願以毋道往加之我則嚏正義嚏字當作
嚏後人以箋跲而不行又引王肅云願以毋道往加則嚏此嚏亦
嚏字亂之當作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註竝同又述鄭云言
我則嚏解經言則嚏此嚏亦當作寘謂鄭以嚏解經之寘也承琪案釋文所據
毛詩經文當作願言則逮其又作嚏一切經音義十五十六引詩作嚏又作寘
者所以存別本逮卽寘之或體猥跋釋文云寘本又作嚏非說文止部之逮
字嚏又逮之變體六朝別字往往有之其云鄭作嚏者乃指箋
讀寘爲嚏言之鄭雖以嚏咳義釋經而經文自猶作寘顧林漢書注云
寘讀劫嚏之嚏陳氏啟源曰鄭云寘讀爲嚏是箋詩時本尚作寘其經改經文爲嚏不知始自何時陸所見傳文
作逮劫也則是同王肅本作劫其別本劫又作跲孫毓本亦作

跲經釋文云跲又渠業反孫毓同可見孫本作跲臧玉林謂孫同王肅作劫非也至崔靈恩集注經文亦作逮傳則作逮欮也與王肅作劫孫毓作跲者皆不同矣正義所據經文本作竭字傳作竭跲也與狠跋傳同其所引王肅說跲乃作劫故云跲與劫音義同也但其下云定本集注並同則與陸所云集注作欮者又異殊不可解

陳氏稽古編曰傳訓竭爲跲與狠跋竭屩同是礙而不行之貌說文噦噫氣也从口歲聲詩曰願言則噦又云𠯿字卽欠字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段注說文於欠下云悟覺也曲禮此言徒思之不能行之誅除亂賊原非婦人事也下章願言思非謂懷毛云懷傷也蓋言思及此則傷心也二語皆自悔而不行之意箋訓懷爲安於二州吁思我鄭以俗人道我釋之穿鑿之見耳又崔集注云毛訓竭爲欮今俗云欠欠欮欮說余謂人多思之極輒望門倦崔義亦優承琪案傳訓懷爲安於二正與序首句莊姜傷己不得[illegible]訓願爲思言爲我訓懷爲安於二章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之也此謂不能止其侮慢自傷則有之豈復有望其思己之意箋所言思我也末章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之也此謂不能止其侮慢自傷則有之豈復有望其思己之意箋所言思我亦與序不合

擊鼓

序云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范氏詩瀋曰左傳州吁以諸侯之兵伐鄭以告於宋無平陳與宋之事其伐鄭有二一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一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未嘗曠日持久如詩所云也且詩云土國城漕攻春秋閔二年戴公渡河而盧于漕傳二年文公又城楚丘使漕既城不城楚丘矣諸家皆以爲疑姜氏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爲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

謂兩次雖俱未曉日持久方其踴躍用兵必不先計往返之遠如是所以有居處喪馬死生契闊之悲居無宮室卽謂之廬不係乎有城無城也先城漕復城楚丘爲遷都計也何疑爲州吁之詩以上詩論承琪案此詩是在出軍之時人無鬬志而有怨心死亡訣別惟聞愁歎之聲卽衆仲所謂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者正不必以再舉伐鄭未嘗敗卻爲疑至謂漕未城故戴公曰廬文公復城楚丘此云城漕則非怨州吁詩此毛西河之說汪氏梧鳳詩學女爲曰漕衞之下邑定之方中序曰野處漕邑載馳序曰露于漕邑則有城矣曰野曰露者正以下邑荒陋非國君所居亦猶越在草莽云爾文公之築楚丘因利築城度土建邦猶之商人五遷周人遷岐遷豐遷鎬耳遂云漕無城焉非也且州吁之城漕也亦猶殷之洙城郎之類非創爲是邑故鄭箋曰修理漕城況未幾而州吁死則漕之增修與否皆未可定不得據後廬於漕之文而遂謂漕無城謂城漕非州吁事也

不我以歸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何氏古義曰先是平陳與宋之後卽往伐鄭既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矣未幾魯翬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一時耳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曰不我以歸也王氏總聞亦云夏還而秋再舉當是征夫不得還家承琪案詩詞不我以歸緊接平陳與宋則是初出師時已有死亡無日之憂不必待其再舉箋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此於詩旨最合

傅毅迪志詩曰契闊夙夜庶不懈忒盧子諒贈劉琨詩契闊百罹風俗通妻者既齊于己以養舅姑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篤勤至矣此正用毛傳以契闊爲勤苦也宋書劉勔傳詔曰勔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宏勳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齊書謝朓傳辭隋王牋故舍未場圃奉筆免閫契闊戎旃從容讌語契闊與從容對亦言勤苦於兵旅隋煬帝遺史祚魯翬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一時耳必師歸在途書於時同行軍契闊戎旃是六朝猶用此義至唐人始有以契闊爲闊別之意如杜甫詩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李商隱文契闊十年流離萬里之類集傳因之以契闊爲隔遠嚴緝并引漢書閒何闊爲證誤矣通典魏徵等駁叔服議順帝云長年分飢共寒契闊偕老此猶之駁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備荼所生用毛義以契闊爲勤苦也

釋文引韓詩契闊約束也盧召弓曰李善注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是毛詩作闊韓詩作括承珙案韓詩闊既作括契疑當作栔栔括亦雙聲取義說文栔刻也一曰也括栔也廡一曰栔束也故糸部又曰栔束也是栔括爲約束之義死生相與約結不相離棄也其義亦通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齊書張敬兒傳太祖報沈攸之書云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攜補薦女成姻志相然諸梁書蕭琛傳梁高祖在西邸與琛狎琛奉陳昔恩上荅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魏書蘇湛傳魏莊帝日問卿荅書實寘甚有美詞爲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與簒夤周游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又魏武帝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梁昭明太子詩綢繆縵似河曲契闊等薛濱江淹詩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此皆以契闊爲周旋之意正與約結義相近

與子成說釋文說音悅毛數也鄭相愛悅也數色主反承珙案

陸音悅者是專爲鄭箋作音其以數爲色主反則毛於成說之說如字讀矣正義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生也其處契闊勤苦之中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正義述毛雖與王肅異而讀數爲數目字則同說爲數目古無此訓自以釋文音色主反爲正葢數讀色主反有二義一爲責數之數左傳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是也一爲數說之數禮記遞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數典而忘其祖是也此傳說數也當爲數說之數成說者成言之也毛不訓說爲言而訓數者說之爲數亦有二義所說者非一事爲數所說者非一人亦爲數此爲從軍之士與其同伍者約

與洵音相近承珙案文選思玄賦儵眴眴兮反常閭注引蒼頡篇云眴視不明也靈光賦目曠曠而悤精張載注云曠曠目不正也是曠曠即眴眴之爲夐與此同例毛訓洵爲遠葢以洵爲夐之假借耳

凱風

序云凱風美孝子也集傳以爲此詩乃孝子自責之辭陳氏稽古編曰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辭故有似刺而實美似美而實刺者不獨三百篇也是暴揚其親之過何得弄文墨誇詞藻耶許氏亦孝況人子自責惟有涕泣引咎豈暇假世騷賦及樂府猶然若謂七子自作時深曰此詩敘七子自責而略不及其母之過所以深體其心七子幹母之蠱積誠幾諫必惟恐人

之或閒而又自作此詩流播人口則有借母立名之心不足以爲孝矣承珙案此詩自是七子遭家不造母有去志而能痛自刻責思過引咎以悟親心卒令其母感而不嫁故詩人代敘其自責之辭以美其能慰母心而孝已莫大於是矣大戴曾子立孝篇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此謂爲人子者義當歸過于己非七子眞不能慰其母心耳要非以此詩爲七子所自作也

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云朱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安與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莫太冲亞之以爲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即愈疏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譬諸蛇之方虺火之未然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遽呼天怨懟則己心未盡矣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若夫小弃之親昏惑信

收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案序之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感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歲歲勞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曰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采風者親親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所刪序曷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眞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

季氏詩說解頤曰衞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責非謂其母欲嫁也故孟子以爲過小王氏總聞曰凱風之過

文可知承琪案說文棘小棗叢生者此諄最明晤蓋棘之大者爲棗小者爲棘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周禮外朝三槐九棘注云取其赤心而外刺此與槐配植者必非小木而亦謂之棘蓋散文可通耳毛詩釋棘祇二處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傳云棘棗也以其言實故也小雅有棘匕傳云棘赤心也以其爲匕故也此皆因文見義故訓各不同其他如此詩之棘心秦風止于棘唐風集于苞棘小雅青蠅止于棘楚茨言抽其棘之類皆無傳蓋以皆係荊棘不煩故訓自明耳此詩次章言吹彼棘薪則是此棘之長祇可爲薪其不當指爲棗木可知矣嚴氏以爲與園有棘同非是

通雅云南風曰景風一曰凱風爾雅翼云白虎通景風至棘

毛詩後箋卷三

毛詩品：役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實萬物之難生者棘而造實六應候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埤雅云棘性堅強費風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承琪案易實于叢棘虞翻注云坎爲心故叢棘特牲饋食記棘心七刻蓋棘心堅故以爲七凡物之心七刻蓋棘心堅故以爲七凡盛大其久可知故以爲母氏劬勞之興矣

（箋者最難長自萌芽而至于盛大其久可知故以爲母氏劬勞之興矣

稽古編曰凱風首二章皆興也集傳分首章爲比次章爲興太鑿矣劉瑾以有應無應釋之豈詩本旨乎承琪案劉氏有應無應之說謂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次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不知上章雖未言子而已有母氏不必定以兩物興兩人也卽如末章止說黃鳥而下乃言母

役有寒泉在浚之下水經瀙子河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戴校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承琪案此及干旄之浚毛傳俱以爲衞邑當以濮陽之浚城爲是濮陽今直隸開州是方輿紀要云城東南有浚城又有寒泉其後曰濮陽以地在濮水北也若浚儀故城在今祥符西北者晉地道記以爲衞之儀邑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爲大溝于北郛以行甫田之水陳碧虛風俗傳云縣北有浚水象而儀之曰浚儀然則在春秋時本無浚名（寰宇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溝過衞獻公卽鴻於此水經大梁北亦兼浚水之名）此浚水東曰陳要卽以爲浚儀春秋時爲宋地輿地廣記

凱風若博雅玉篇廣韻皖訓出目案今廣雅皖訓大目正與說文睆訓
合然則睆即睆矣蓋完見形近易譌論語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引爾雅注云華版
反本今作莞後人不察分爲二字耳承珙案鉉說近是列子天瑞篇
老韭之爲莞也釋文云莞一作蒠若廣韻以睆爲小目睆爲大
目則二義迥別不當連文其誤可知總之箋以睆睆與顏色好
音訓辭令於義爲備集傳專指其音偏矣
案詩睆字凡三見凱風睆睆黃鳥傳云睆睆好貌杕杜有睆其
實傳云實貌大東睆彼牽牛傳云明星也各隨文釋之其實惟
凱風睆字从目若杕杜睆字从白或作目邊大東
睆字玉篇日部睆下云明星也是三字偏旁各異稽古編但據
从日之字以爲玉篇獨取大東爲詩中睆字之本義而不知玉

篇目部睆訓目出睆訓出目又於睆下引詩睆睆黃鳥何得謂
獨取大東乎

雄雉

序云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
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美氏廣義曰攷春秋隱四年宣即
位明年衛入邾又與宋入鄭伐戴瓦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
蔡從王伐鄭既爲鄭敗又與齊鄭伐魯桓求好待於桃丘弗
遇卒來戰於郎前後以兵爲戲故詩人託爲大夫久役室家思
念之辭因以刺宣公也曰百爾君子可知非婦人自作矣
朱氏通義曰序語本顯白毛公所以只解字義鄭箋以上二章
爲男曠下二章爲女怨而雄雉乃喻宣公淫亂牽經配序殊覺

未明言耳固非止解詁字義而已惟序言志在淫亂乃所以不
恤國事軍旅數起之由故於首章起興以下皆敘從役怨曠之
事而終之以不忮不求所以隱刺宣公構兵無已由於忿疾貪
惏所致其言微而婉矣序又言國人患之而作是詩自不當擬
以唐人閔怨之作也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繄繄猶是也君之行
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
難承珙案箋義正與左傳合趙宣子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太
史書其弒君而引此詩以自咎其意自當以懷爲安杜注亦云
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是也又案左傳引詩當本作自詒繄
慼詩正義云左傳自詒伊 伊當作繄 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

匏有苦葉

序云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毛公辨不可知觀此足知傳本作緊今序然次章傳云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能止與序相應且傳語多左傳仍作伊及詩疏引傳亦作伊皆寫者誤改耳惠氏左傳補注王肅以左傳自詁伊臧爲揔風雄雉之詩案今詩經作伊惟小明詩作緊阮上舍又異王子雍或見二家之詩據以爲衛詩馬元伯曰自詁伊感感卽阻之異文非逸詩也圃从且聲且之言藉也圃藉此詁亦通

范氏詩補傳曰百爾君子不獨指其夫舉凡從役之大夫而言謂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爲德行苟無忮害貪求之心則何所用而非善似指數興軍旅爲忮害貪求此國人亦姑徇兒女所見數興軍旅由于國君固非諸大夫之所欲不敢斥其君乃詩人之忠厚也此詩多有含蓄不盡之意如言雄雉而不及其雌葚爲怨女而言不欲其褻厭軍旅而言德行誥誡之義也詩譜云

詩人託爲婦之念夫以刺衛君之構兵而勞民前三章道思婦之情末乃指其因忮害而起爭因貪求而召怨亂動輒得咎以致机隉而不安也不敢斥言君故以責之百爾君子承珙案知左傳所謂屬急子於右公子者當是宣公卽位後之事若嘗爲公子時無庸屬其子也劉向新序以夷姜爲宣公前妻與此記略同葢皆三家詩說獨毛詩與左傳合不應舍此而信彼也

濟有深涉傳濟渡也案濟當作津渡解渡水謂之濟渡處亦謂之濟說文津水渡也渡濟也方言過魏謂之濟自關而東河水汪云名其津爲君子濟晉書石虎載記起河橋于盟津采石爲中濟此皆以濟爲渡名此詩首章以濟與匏對次章以濟與雉對皆實字也箋訓濟有深涉爲渡處深此固以濟爲津濟次章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則又以濟爲渡水矣正義因之言濟此盈滿之水兩濟字虛實異義非也

深則厲淺則揭正義曰傳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今定本如此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爲厲也見水不沒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毛西河曰爾雅云以衣涉水爲厲謂衣褌入水耳又云繇膝以下爲揭繇帶以上若故故曰繇帶以上以此推之似厲以帶爲節故有時帶亦稱厲方言厲謂之帶小爾雅帶之垂者謂之厲都人士垂帶而厲是也有時水碕及帶亦稱厲衞詩有狐綏綏在彼洪厲是也若衣褌入水介自帶上亦稱厲深則厲是也承珙案爾雅此篇首引詩濟有深涉三句而釋之曰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此二語專釋此詩其深淺之限以褰衣不褰衣爲別耳下乃廣釋涉水之名有繇膝以下爲厲三科雅意蓋以膝爲準而分揭繇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三科雅意蓋以膝爲準而分上下言凡涉水者有此三限似不專釋此詩毛傳則引由膝以上爲涉訓詩涉字又引以衣涉水爲厲而曰謂由帶以上也此

上爲厲何也蓋言水淺及膝可揭衣以涉是爲繇膝以下假水深及帶則需衣褌入水矣然帶以上若故故曰繇帶以上以此推之似厲以帶爲節故有時帶亦稱厲方言厲謂之帶小爾雅帶之垂者謂之厲都人士垂帶而厲是也有時水碕及帶亦稱厲衞詩有狐綏綏在彼洪厲是也若衣褌入水介自帶上亦稱厲深則厲是也承珙案爾雅此篇首引詩濟有深涉三句而釋之曰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此二語專釋此詩其深淺之限以褰衣不褰衣爲別耳下乃廣釋涉水之名有繇膝以下爲厲三科雅意蓋以膝爲準而分揭繇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三科雅意蓋以膝爲準而分上下言凡涉水者有此三限似不專釋此詩毛傳則引由膝以上爲涉訓詩涉字又引以衣涉水爲厲而曰謂由帶以上也此

旨橋梁可依無所庸度且因水深亦可揭厲云揆用
則矣釋文引韓詩至心曰厲卽爾雅由帶以上之事論語淺
解引包注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後漢書儒林傳包咸本習魯
詩此所解用爾雅亦與毛同故知毛傳未可非也

濟盈不濡軌段懋堂曰軌非轍迹之名毛傳本作由輈以下爲
軌此以車之高下言軌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兩輪之間爲軌此
以車之廣狹言軌也毛傳以下誤作以上故以車軾前之軓解
之而禮記少儀正義開成石經竟作濟盈不濡軌釋文軌舊鎋
美反是晉宋古本皆作軌也又曰毛言由輈以下則與下之輈
軌也輈下之軸軌也虛空之處未至於地皆軌也濡軌者水濡
輪間空虛之處而至於軸而至於輈則必入輿矣王懷祖曰釋

文軌舊鎋美反謂車轙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
也从車九聲鎋美反軌車軾前也从車凡聲音犯車轙頭所謂
軌也相亂故曰論之李成裕曰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轙者
中庸車同軌　正也其訓爲車轙頭者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
軌范竝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祭兩軓祭軌軌與軓於事
同（今本事譌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轙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
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軓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
左右軌與兩軓是一事故云軌與軓於事同謂轙頭也又云轂
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徹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
軌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轙頭謂之軓
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
軌轙頭在軌之下車之高下不盈必濡其轙頭不必作軓也
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與

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此謂轂末之軌也予謂軌軌二字書者易混式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知軹亦名軌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但取軌牡叶韻而不知軌之爲軹軹遂以車轍釋之轍跡特車行之見於地者豈可濡乎當從羅氏爲長據此是羅馮之說皆與李成裕同毛傳云濊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其下云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此謂水深必至濡軌犯禮必至爲非今濟既盈而不知其濡軌猶之牡是求而不知其非偶矣此承上章深則厲二句進一層上祇言男女宜有禮義此直言其犯禮不顧矣但濟曰濡軌之道雉鳴無求牡之理二句語意反正不同箋云渡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牡喻夫人爲是集傳

采牡比淫亂之人非也

反今本說文作讀若勗盧召弓曰勗从力冒聲知亦讀若好也爾雅釋訓旭旭蹻蹻驕也釋文旭郭呼老反邢疏曰郭讀旭爲好好小雅苕伯云驕人好好箋承珙案徐又音許袁反者集韻類篇亦引徐邈讀許元切是徐所見本不作旭易旰豫釋文旰姚作旰云日始出引詩旰日始旦今攷姚所引詩旰當作旰从干不从干說文玉篇皆無旰字旰說文雖訓晚然日部又云暻旰也玉篇暻明也旰也是旰有明義故爾雅釋天注言氣皓旰釋文云旰日光出也文選上林賦采色濯旰景福殿賦皓皓爲蕊蕤須聲相近今攷蕤本當作松松即從之同聲

假借禮記學記待其從容注云從或爲縱縱是其證郭注爾雅須
再從云未詳毛詩音義采蓫下引郭璞云今菘采也案江南有
菘江北有蔓菁此所引疑卽景純爾雅注傳寫脫去誤以上文
龍天蓄注未詳二字移并於下陸氏所見係未脫之本那作疏
時益郭注已脫漏乃以毛傳訓蓫爲須蓄屬之須蓫蕪殊不知
詩本言蓫毛故以蓫從之須釋之若須蓫蕪並無蓫名那知有
傳而不知有經亦惑矣釋文云蓫字書作蘧玉篇蓫蕪菁也蘧
蕪菁苗也齊民要術引字林亦云蘧蕪菁苗其實一物亦方俗
語異耳方言云蕪菁紫華者謂之蘆菔王氏廣雅疏證謂名醫
別錄以蕪菁與蘆菔同條蘆菔之白華者古亦名蕪菁方言別
錄皆不誤不知蘆菔雖或名蕪菁而究不可以釋詩之蓫何也

不解所以不體蓫之美自在葉蘆菔卽今之羅蔔其美在根與
黃門體亦不合也蘇頌本草圖經云蘧菁四時俱有春食苗
令人心和食莖冬食根陳藏器云蕪菁冬食根陳藏器云并汾河朔間燒食其
味甘美與菁根莖惟秋冬可食故箋云有美時有惡時矣
爾雅釋草文兩見一云菲芴也郭注卽土瓜也一云菲蒠也
郭注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詩正義曰陸璣
非似當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二月中煮羹爲茹滑美可作羹
文引韓詩云違很也說文云很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很違爲很卽行難之義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薄送我畿箋云言君子與己決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當
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朔人謂之蒠菜爾雅菲芴
與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
雅二處引此詩卽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蒠菜也五者一物
也其狀似當而非當故云當類也承世案孫炎注爾雅以菲爲
門內無恩之甚何氏古義曰此非眞謂其夫之送之言我

決別自不能皇其遑猶不可近相送百一至於幾平
虎通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
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正謂此也承箕何說
邇之言更覺微婉下文云比予于毒又云有洸有潰
其夫之相遇如此豈復循送婦之禮白虎通義引此
婦之禮以見其夫之不以禮送此必本三家詩似較
毛詩為長

占覽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慮之
招至也慮機門內之位也乘輦至于宮中遊翔至于
扮以自佚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慮之
十字通承琪案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正樞機之禮

廣雅書局採采

察邑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云不出其機化導
以機為畿

湜湜其沚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正義曰此以涇濁
渭清急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竝而善惡
宜有別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謂今本見謂作見渭從正義引改濁湜湜
急新昏不我以予得肯予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
去昏皆以泥喻　宝渭比新昏但傳意以湜湜為渭之清
新昏之不我謂湜湜為持正以比已之持正守初則其沚
言之則讀止為沚程氏謂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
即用其說呂記云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
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此皆與傳箋相反東

翁氏詩附記曰顧氏炎武以鞠覆育毒皆轉通雠售爲慣慤於第一句惔字轉音許求反此作蔺自縛也慤謂心自爲韻不必與首句相叶而惔德二句倒牀屋職通用也承珙案翁說非是陸氏學標毛詩說曰逸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雠也讀畜如孺子畜今作胄惔荀子作畏知陸所據本已然卽噣讀如呪書古文敎育子育

佐餞于爾釋文云爾雅本作泥且有竟作泥者段說似爲有據但其云當以露與泥爲邑名泥中猶言邑中甲露猶泥中也卽中林中之例從來連中字爲邑名者非殊不物春秋時邑名」○演注「孚者魯有中邱晉有中牟鄭有中分晉又有平中宋有中路又炎帝紀路子嬰兒甲氏留吁姜路之後有路氏據此疑詩中路本國名而以爲邑名

旄丘

序云旄丘責衞伯也詩序辨說謂其見詩有伯兮一字遂以爲責衞伯誤矣朱氏通義曰武王封康叔于衞本牧伯故康誥稱孟侯孟侯者五侯之長也非伯而何史記衞世家自頃公以前七世皆名伯此可證矣然以狄難來告正望其修先世連率之職故序云責衞伯也不應謂其誤承琪案史記衞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亡始爲侯孔氏詩正義因謂康叔之後爲時王所黜奪侯故賂書貶王而復之此說本不足信司馬貞索隱駁之極明詩序之衞伯是責其自是方伯之伯惟序云衞伯是責其君詩稱叔伯則指衞之諸臣所謂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與必有以也義當略同呂氏春秋審應覽成公賈諸侯得謂見詩有伯兮遂以爲衞伯作序者不應牽合如此也至序云責衞伯者是推本詩人之意不必定詩詞所有三百篇往往有此毛傳專釋詩詞故兩言大夫但以伯叔指衞之諸臣而已不及其君序與傳各明其義仍兩不相悖耳

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

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謎閟也姚氏謙名云謎與覃通猶葛覃之覃書謎敹亦作覃敷是其明證覃延」詩葢曰旄丘之上有葛其節何延蔓而長雖前高後下之丘猶違相及而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是何心也傳釋謎爲閟於義無據承琪案詩言葛者多取延蔓之義此傳以葛之連屬興諸侯憂患相及取義自確其訓謎爲閟卽延字引申之義蔓愈長則節愈閟已有爲時甚久之意故下傳云日月以逝而不我憂姚說謂訓閟無據非是王鄭箋云土氣緩則蔓生閟節興者喻此時衞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姚氏曰葛自有節初生節密後延蔓則節長此自然之理非關土氣鄭氏緣詩說物於物情未必有當也

毛詩後箋卷三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言以有功德正義云言與言以者互文以有功德是自己於彼之辭與從彼於我之辭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案此箋析義甚精其實與傳字本通漢書劉向傳注曰曷由也此必有以者與必有以也義當略同呂氏春秋審應覽成公賈諸侯雖以與也江有汜擊鼓桑柔箋並云以猶與也然則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云云其下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仁義功德者殆卽謂其莊王之謂概言其遲久之必有所爲耳毛公所謂仁義功德也讀者宜善會而推言之非箋然與以二字分屬仁

雁特牲饋食禮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饗有以也注以讀如何久也必有以也之以釋文云以依注音似箋鄭所據必二家詩有讀以爲似者故此讀從之必有似也者謂所以久於衞者其君臣必似有相愷之意故也然曰似則非眞能相愷可知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傳所謂大夫者明指衞之大夫蒙戎惀亂與左傳士蔿所言同匪車猶言彼車古人匪彼通用桑扈彼交匪敖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漢書五行志引亦作匪采萩彼交匪舒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謀匪讦注匪彼也廣雅亦云匪彼也毛公直云彼車不來東耳鄭箋始以匪爲非言女非有玖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詞雖流離之子傳雖未明言所指然於襄如充耳傳云大夫有尊盛之文學顏注亦云襄盛貌蓋襄本衣袂之名从衣从采引申之爲盛飾亦訓爲長生民實種實褎傳云褎長也箋云枝葉長是也

簡兮

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姜氏廣義曰賢者仕于伶官詩人作此以刺時君之不用非賢者自作也詩言碩人多矣無自譽而曰碩人者何氏古義曰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宛觀贊歎之辭絕非自作之語朱氏通義曰朱子謂賢者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非也既稱賢者豈以輕世肆志爲心乎魯仲連東

方物之流春秋時恐無此等人物

方將萬舞傳以干羽爲萬舞箋云萬舞干舞也何氏古義曰萬者何休以爲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稱其來已久或但取萬物得所之義耳毛傳以干羽爲萬舞案武舞名干舞言干則有戚矣文舞爲羽舞言羽則有籥矣或又以文舞爲籥舞呂祖謙云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說也春秋書萬人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

舞而不及文舞邪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又左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蓋謂萬舞之中有武舞焉非專以萬舞爲武舞也承珙案孔穎達於隱五年左傳疏云萬是舞之大名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宣八年疏云尋杜注意直下萬舞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詩疏則從公羊說以萬爲舞籥爲羽舞而所引韓詩說萬以夷狄大烏羽則是萬亦兼羽舞矣又所引異義公羊說亦云樂萬舞以鴻羽尤自相牴牾之舞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武舞干戚統名曰萬舞萬爲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大毛公與呂氏同時蓋皆有所受之也承珙案淮南繆稱訓亦

之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大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徵徵其如此
子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此亦與
毛義同鄘風干旄傳云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
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以總紕二語爲家語文今家
語好生篇云邶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案四字宜衍引邶詩孔子
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
於近行於遠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平等旄之忠告至矣哉觀
此諸書所引足知毛公傳義多本七十子之遺言其來古矣
左手執籥傳籥六孔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又竹
部云籟三孔龠也大者謂之笛其中謂之簫小者謂之筦段注
云毛詩傳曰龠六孔許龠下當從毛今作三孔者爲淺人所亂

毛詩後箋卷三

堅仁白而圓大如杏仁亦有皮尖遼東軍行食之堅栗也
然於此可以正彼此云三孔龠者謂龠之三孔者則名籟也其
大者蓋六孔矣鄭注笙師少儀明堂位皆云籥如笛三孔鄭專
爲籟耳承珙案段說是也趙注孟子郭注爾雅應氏風俗通皆
同鄭注以籥爲三孔蓋皆舉其中者言之若廣雅又云龠七孔
此則以龠有笛名故單舉笛孔言之說文笛七孔筩也羌笛三
孔亦猶龠爲六孔而籟別爲三孔龠耳
山有榛稽古編曰說文榛木也从木秦聲秦果實如小栗从木
辛聲鴈鳩釋文云榛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从辛木云似梓
實如小栗廣雅云木叢生曰榛栗也皆以榛栗爲兩植今經
傳概作榛撫復辨矣案此詩山有榛鄘樹之榛栗曹其子在榛
小雅止于榛大雅榛楛濟濟凡五見以文義觀之鄘之榛與栗
苣言曹之榛上有梅下有棘棘者小棗皆果實一榛其秉平止
子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此亦與
毛義同鄘風干旄傳云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
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以總紕二語爲家語文今家
語好生篇云邶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案四字宜衍引邶詩孔子
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
於近行於遠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平等旄之忠告至矣哉觀
此諸書所引足知毛公傳義多本七十子之遺言其來古矣
左手執籥傳籥六孔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又竹
部云籟三孔龠也大者謂之笛其中謂之簫小者謂之筦段注
云毛詩傳曰龠六孔許龠下當從毛今作三孔者爲淺人所亂
者此即李時珍本草所謂實如櫟上壯下銳生青熟褐殼厚而
堅仁白而圓大如杏仁亦有皮尖遼東軍行食之堅栗也
然於此可以正彼此云三孔龠者謂龠之三孔者則名籟也其
大者蓋六孔矣鄭注笙師少儀明堂位皆云籥如笛三孔鄭專
爲籟耳承珙案段說是也趙注孟子郭注爾雅應氏風俗通皆
同鄭注以籥爲三孔蓋皆舉其中者言之若廣雅又云龠七孔
此則以龠有笛名故單舉笛孔言之說文笛七孔筩也羌笛三
孔亦猶龠爲六孔而籟別爲三孔龠耳
山有榛稽古編曰說文榛木也从木秦聲秦果實如小栗从木
辛聲鴈鳩釋文云榛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从辛木云似梓
實如小栗廣雅云木叢生曰榛栗也皆以榛栗爲兩植今經
傳概作榛撫復辨矣案此詩山有榛鄘樹之榛栗曹其子在榛
苦也此苓必改爲蔚而後畫一即畫一之又何以不類列也弦
割分異處乎且此云大苦苓也中隔百數十字又出蔚篆云大
苦苓也段注云見苣字解云甘草矣倘甘草又名大苦又名苓則何以不類列而
辛聲鴈鳩釋文云榛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从辛木云似梓
實如小栗廣雅云木叢生曰榛栗也皆以榛栗爲兩植今經
傳概作榛撫復辨矣案此詩山有榛鄘樹之榛栗曹其子在榛
小雅止于榛大雅榛楛濟濟凡五見以文義觀之鄘之榛與栗

周時音韻凡今聲皆在十二部今之眞臻先也凡靁聲皆在十一部今之庚耕清青也簡兮苓與榛人韻采苓苓與顚韻倘改作藎則爲合音而非本韻然則釋草作藎不若毛詩爲善許君斷非於苦下襲毛詩於藎下襲爾雅劃分兩處前後不相顧也藎篆必淺人據爾雅妄增而此大苦苓也固不誤然則大苦卽卷耳歟曰非也毛傳爾雅皆云卷耳苓耳說文苓篆下必當云卷耳苓耳字卷耳自名苓耳非名苓苓耳卷耳也今本必淺人刪其苓耳字以同於他物如單云蘭非艽凡合二字爲名者不可刪其一字以同於他物如單云蘭非艽蘭單云葵非鳧葵是也此大苦斷非苓耳而苦篆苓篆不類廁又其證也然則大苦何物曰沈括筆談云爾雅藎大苦注云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黃蘗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郭云甘艸非也

承琪案郭注爾雅藎大苦所云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者據詩正義乃本之孫炎其形狀正與本草黃蘗相似若甘草則沈括又云枝如槐高五六尺與孫說形狀不類故知大苦非甘草但苓與藎字本可通故毛詩作苓爾雅作藎如零落之零禮記王制月令草木零落釋文俱云零本又作苓管子宙合漢書敘傳亦作苓而爾雅釋詁又作藎落也惟單言苓者自非卷耳而說文既有大苦苓卽不必復有藎大苦此皆當以段說爲是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朱氏通義曰此詩極稱碩人才藝堪爲王臣見衛之不用爲可刺而因有思于西周之盛王西方美人卽序所謂王者棄言如此碩人安得遇西

周盛王而承事之邪東萊曰詩歎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後有此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於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歎美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說亦通承琪案鄭箋以西方美人指周室賢者彼美人兮指碩人或疑首言碩人末言美人文義乖異然毛於末二句傳云乃宅在王室則亦以彼美人兮爲碩人蓋周既東遷詩人思西周之時有如此人物而因歎美衛之賢者可爲西周之人物范氏補義曰前日碩人言其貌後日美人言其才固無嫌于一篇之中人同而稱異也

泉水

毖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釋文毖韓詩作祕說文作瞟云直視也段懋堂曰說文瞟字注讀若詩云泌彼泉水不作瞟字陸氏誤又云說文泌俠流也爲正字毛作毖韓作祕皆同部段借字衡門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正義曰邶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爲泉亦魏都賦溫泉毖涌而自浪劉淵林引詩毖彼泉水善曰說文云泌水駛流也泌與毖同承琪案呂記引釋文云毖說文作泌是呂所見釋文本不誤今本釋文乃後人妄改耳

變彼諸姬傳諸姬同姓之女此正指姪娣而言左傳成八年所謂諸侯嫁女同姓媵之者是也鄭箋乃以諸姬爲未嫁之女謂我且欲與之謀婦人之禮夫欲謀婦人之禮當就傅母而問之何爲與未嫁之女謀之乎集傳既以諸姬爲姪娣又謂姑姊卽諸

姬考之諸書從未有以姑姊爲媵者襄二十一年左傳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此謂姑姊同嫁庶其非以爲媵昭二年晏嬰請繼室于晉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此言諸女之中使其自擇亦非以姑姊爲媵也曰知錄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是也至云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故有諸姑伯姊之稱承琪案公羊云莊十九年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既曰姪娣而其中乃有姑姊古人正名不應如此此姑姊蓋其別嫁或在室者斷非首章之諸姬箋云宣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杜注左傳云衞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此正用箋義范氏補義曰不言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此亦足補鄭義

毛詩後箋卷三

之所未備盧召弓曰問之爲言問訊也問遺也諸姑伯姊在其父母國者也故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若偶然諮諏而謂必以其序禮豈如是之譾譾拘拘者哉

聊與之謀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正義云鄭以聊爲且與毛異承琪案聊之本字爲僇說文僇一曰且也聊耳鳴也是僇正字聊借字經傳皆假借爲聊願與且古義有相近者古人讀願與宣爲一聲之轉說文宣所願也宣之爲願亦聊且之意如左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宁失不經論語與其奢也寧儉之類凡上言與其下言寧者多係且略之意故訓聊爲願猶之訓聊爲且耳又願與愬亦一聲之轉小雅十月之交不愬遺一老釋文引小爾雅愬願也強也且也三義略同哀十六年左傳不愬遺一老杜注愬且也王肅注家語終記篇同　應劭注漢書五行志曰愬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北有干言山延袤數十里西連內丘縣界者是也末章思須與漕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衞詩云

思須與潰也案須城在今滑縣東南潰亦作曹卽白馬縣亦在今滑縣東箋云須潰自衛而來所經邑則邢州之干言其爲所適國之地歟

載脂載舝還車言遵傳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案傳意蓋讀還爲子之還兮之還彼傳云還便捷之貌以還我行者謂以便捷我行也正義解爲還迴其車似非傳意但釋還爲便捷與下遄臻義複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鵲巢正義引鄭箋旨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閒車反馬之禮故此箋讀還車爲還反之還似較傳義爲勝

不瑕有害陳氏稽古編曰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之說然其注肥水云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則又用出同歸異爲肥之義唐文粹載盧潘合肥辨曰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逕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於淮二水皆曰肥爾雅詩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合于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此文足爲爾雅毛傳之證段懋堂曰肥之言飛也非也飛必兩張其翼非者違也故以言自同而異

北門

終窶且貧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正義曰窶謂無財可以備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承珙案傳以窶貧爲二事正義分釋之用對文則別之例說文窶無禮居也徐鍇曰阼階升降所以

行禮貧無禮故先見於屋室此以其字从宀故耳其實祇是貧者不能以貨財爲禮故曲禮主人辭以寡卽無財不能備禮之意貧則更甚於寡經文言終言且自當從毛分二義也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顧氏訒本音曰哉之以語助爲韻詩中亦或有之李氏因篤曰當以爲何爲韻承珙案古音譌詩凡七見易一見楚辭八見竝同此詩末三句兩哉字旣相爲韻爲何又自爲韻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正義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日知錄曰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承珙案詩王事與政事分說則明明以王事爲天子之事況春秋之初衞人從桓王伐鄭桓五年春秋之末復爲敬王城成周定元年又從劉文公伐楚定四年安得云無王命之事乎

王事敦我傳敦厚釋文引韓詩云敦迫承珙案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督又與篤通篤有厚義而通於督促故敦有厚義而亦可訓爲促迫後漢書韋彪傳以禮敦勸注云敦猶逼也班固傳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注云敦猶迫逼也傳言敦厚猶云敦篤孟子使虞敦匠亦言篤匠也毛訓雖似迂回其實與韓同意箋云敦猶投擲也淮南兵略訓敦六博投高壺此以敦與投對敦亦投也敦六博者言投瓊也此可爲箋義之證

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釋文摧或作催相擣也从人从手部云擣手推也推疑當作摧摧與擣義亦相近也是一曰築也从手雚聲摧下云擣也从手崔聲一曰桐也漢書有桐馬官顏氏家訓曰此謂撞擣挺桐之蓋人部之催與手部之摧義本相近毛本作摧而訓爲沮取沮壞之意毛許所據字雖異而實則擣撞與沮壞義亦相因釋文又引韓詩作譴音千隹子隹二反云就也就疑就字之誤古尤就字通就者過也怨也此與鄭箋以摧爲刺譏之言者相近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爾雅北風謂之涼風釋文云本或作古颱字同力張反說文北風謂之颱从風涼省聲蓋說文所據爾雅

本如是今爾雅及毛詩乃假涼爲之耳傳於凱風谷風皆全用爾雅文而此但云寒涼之風者以經已明言北風也雱者籀文旁字說文旁溥也籀文作雱雨雪有溥徧之意故傳云雱盛貌穆天子傳注引作雨雪其雱廣韻十遇引同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如徐釋文邪音餘又音徐爾雅作徐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墨經文耳非訓虛爲徐也毛訓雖似迂回其實與韓詩說同正義本當是虛徐也與釋文一本同標起止云傳虛虛或合并經注正義時所改本也　臧玉林曰案作虛徐也是蓋經言虛邪中加其字以助句毛作傳以連合之虛徐也三字當一氣讀言其虛其邪者謂虛徐也故箋申之以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釋文摧或作催相擣也从人

邪讀如徐孫叔然以虛徐訓其虛其徐者取法乎毛鄭也因思大雅疾作疾祝傳作祝詛也毛以作字說經作字以祝詛字說經祝字兩疾字皆助句之辭猶北風雨其字也孔氏不察乃云作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疾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是以祝詛也三字爲作字訓不知此四字連讀猶北風傳三字連讀也段懋堂曰經文作邪鄭始易邪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匡虛字卽空虛字也古之訓詁有此一例如易大傳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蒙者蒙也說文亦云已者已也經傳不可枚舉或疑毛傳內無此因舉要之襍之傳曰要褎毛公時安得有褎字褎本作要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乃衣裳之要也正與此虛虛也一例古者虛本訓匡虛其義則

空虛也如易蒙者蒙也謂此蒙草名之字其義則訓蒙覆也承珙案臧說是段說非也經作虛邪傳總釋爲虛徐蓋當時虛徐二字爲疊韻形容之語人所易知故毛謂經言其虛其邪者猶虛徐也但毛無破字之例鄭恐人疑經邪字與傳徐字異故爲比方其音曰邪讀如徐幷用爾雅釋之則更明白曉皙矣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今曹大家注引詩作其虛其徐固學魯詩者亦以虛邪爲虛徐可知經師相承音讀有自來矣至曹注以虛徐爲狐疑管子弟子職注以虛邪爲僞此皆從疊韻之字因聲託義耳釋詩則應從爾雅以虛徐爲威儀容止者爲正虛之狀如瀏本流清貌而王逸楚辭注云瀏風疾貌是也霏者段氏云說文無霏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

鳥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案傳箋本自平易歐陽本義以爲喻民之各呼其類程子以爲狐赤烏黑以其色而知其物故觀其爲政而知暴虐之禍將及於人朱子則以狐烏爲不祥之物夫烏稱孝烏未可謂之不祥惟嚴緝以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二句例之則文義竝同不必於傳箋之外求別解矣

靜女

序云靜女刺時也衞君無道夫人無德稽古編曰詩極稱女德而序反言夫人無德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從序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虞東學詩曰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言男女者居大半焉衍者謂衞君無道夫人無德而毛鄭皆以女德

貞靜爲說引古女史彤管之法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義在彤管是古說與毛鄭合也歐陽氏直例諸溱洧之類而於彤管之明白可據者乃謂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爲何物則不免於通矣總之靜女不可謂淫彤管不可比芍藥則古說不可廢也承珙案三百篇序凡有美刺而指其人其事以實之者當時必有依據斷非鑿空肊造獨於靜女俄伯兮有狐著園有桃十畝之閒杕杜盖裴鴇羽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澤陂十三篇但言刺時者蓋在采詩時第得諸里巷歌謠已不能確指其爲何人何事之作故序詩者但以刺時一語括之亦不敢憑虛撰造蓋其愼也然詩中大義則經師授受相承必有所自故序者得以推演其說耳此詩思靜女而序以爲

刺時者猶東門之池亦曰刺時而詩有彼美淑姬也傳云靜貞也天下有奔女而靜也文選恩玄賦高唐賦注竝引韓詩章句曰靜貞也天下之爲貞者乎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周禮匠人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是城隅者最高之處傳意蓋言其以禮待聘自處甚高故假城隅爲喻箋說申之愈明後儒誤以爲實故疑俟於城隅非靜女之事眞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矣潁濱詩傳曰衞君內無賢妃之助故衞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既有美色又能待我以禮者而進之於君思而不可得是以踟

躕而求之城隅言高而不可踰也此說最得傳箋之意姚氏炳曰城隅而曰俟者從其人想望之也卽子歸秣馬之意也故下曰愛而不見也其說亦通

薄寘夫曰俟我於城隅如俟我於堂乎而以待親迎之禮戴氏詩妏正曰城臺謂之城隅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此媵俟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冕而親迎惟適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彤管者女史書宮中之法度自牧歸薄言孚說舍近郊也薄亦以爲潔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薄設言以欣慕其人耳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也承珙案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耦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亂字從說苑補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

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填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說苑辨物篇略同據此知漢儒說此詩者已有婚姻之義黃氏以為如著之言俟我者不為無本戴氏以為學者罕聞城隅詩遂失傳不知勝至城下何必定是城隅必謂門臺謂之城隅言城隅以表入門之所亦屬牽強不如毛鄭喻高為當至外傳以是詩為歌道義則其非淫奔期會之作決可知矣

愛而不見說文俊仿佛也从人爰聲詩曰俊而不見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亦作俊禮記祭義俊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俊髣髴見也釋文俊微見段氏詩小學云說文又有夋薇不見也方言夋倘書中俊云罷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案仲舒荅牛亨

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用刀而不用毫毛乎董仲舒荅牛亨問曰蒙恬所造即秦筆耳又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夫有筆之理與書俱生具尚書中俊云罷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案仲舒荅牛亨

問漢短書名也張華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詁訓傳相合不足為確證乎承珙案三代典記言筆者尚有國語魯里革曰臣以死奪筆晉董安子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士苞曰臣以秉筆事君皆是他若管子霸形篇桓公於是令百官有司創方墨筆晏子春秋諫札摻筆說苑指武篇曰王滿生日藉筆牘書之韓詩外傳周舍曰臣以為謗謷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新序雜事一同）秦以前言筆者多矣說文云楚謂之筆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或因此遂誤筆始於秦耳王王介甫以彤管為樂管徐安道注則謂是笙簫之屬姚寬西溪叢語已駁之馮鑑事始謂筆始蒙恬史繩祖學齋佔畢亦力辨其非張氏

次仲詩記引豐南峴云子張書諸紳必不以刀亦爲確證歐陽本義云彤管自媒何名靜女此亦以文害辭之過傳明言能遺我以古人之法蓋謂人君得此靜女能循彤管之法度以事其君卽不曾貽我以彤管故下文卽承此而言之曰我思彤管之有煒是以悅懌于女美也宋儒說此詩者惟潁濱詩傳最得毛意其說彤管有煒云樂其有法而後悅其美也蓋傳於首章云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法度謂彤管可說謂說懌乃探下文以喻言之末章傳云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文義自相承一貫耳

新臺

序云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姜氏廣義曰宣公納子之妻無復人理所責乎刺者欲其君之感悟而刺之蓋此詩之作有黃城亦以黃溝爲名但觀城爲漢之畔觀本衛地冠則春秋

時之冠氏乃晉地通典自以地相近誤耳

河水瀰瀰漢書地理志引邶風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承珙案玉篇瀰莫爾奴禮二切深也盛也揮也爾切亦瀰字集韻瀰或作泜類篇亦同漢書所引當作泜泜卽此河水瀰瀰之異也小顏誤認爲洋故謂邶詩無此句耳王懷祖曰下文引衛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泜泜之譌明矣次章新臺有洒河水浼浼釋文云洒韓詩作濿云鮮貌浼浼韓詩作浼浼音尾云盛貌段懋堂曰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濿浼與泚瀰同部與洒浼不同部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濿鮮貌毛傳瀰瀰盛貌韓詩浼浼盛貌陸氏屬之二章誤也承珙案黃氏佐詩經通解於首章下云泚釋文作濿濿釋文作浼浼釋文正如段說是今本係傳寫者誤屬

二章非陸氏之誤然呂氏讀詩記王氏詩考所引釋文皆同今本不知黃泰泉何以得此

燕婉之求說文睼目相戲也从目晏聲詩曰睼婉之求段氏玉裁謂睼爲晏之假借毛傳豈毛謂睼爲晏之假借歟燕安也婉順也許所據作睼者與承珙案文選西京賦注引韓詩作嬿婉者劉越石荅盧諶詩蘇子卿詩人轉寫改爲燕與抑三家詩有作睼者與承珙案文選西京賦注引韓詩嬿婉之求說文嬿下則云女字也又婉下云宴婉也古宛宛字通宴婉亦卽燕婉然說文於女部字皆不引詩日部所引當是齊魯詩毛詩自作燕婉其訓燕爲安葢謂燕爲宴之假借文選注又兩引毛詩作嬿婉者一引毛詩作燕婉其訓燕爲安葢謂燕爲本文作嬿婉而就其字未必毛與韓同也

籧篨不鮮鮮毛傳無訓釋文引王肅云少也鄭箋改訓善戴氏

詩攷正云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詩序廣義云昭五年左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爲鮮與次章不殄意同不鮮不殄猶言須臾無死尸居餘氣耳承珙案姜說是也次章不殄傳云殄絕也爾雅訓同釋卯傳又云殄盡也說文訓同易繫辭傳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引師說云鮮盡也是鮮與殄同義張湛列子注亦云人不以壽死日鮮毛訓殄爲絕而鮮不言者意在當時鮮之爲盡人所共知不煩故訓歟論衡云殄者死之比也之則李孫是也

籧篨戚施

河水洋洋傳洋洋平地也段云史都賦清流亹亹李善注引韓詩亹亹水流進貌不言何篇之注今案必此章洋洋之異文也古音洒讀如詵亹讀如門殄讀如珍承珙案說文潤水流洋洋兒从水閔聲又洗汙也从水免聲詩曰河水洋洋葢洋本訓汗毛詩作洋洋者乃潤潤之假借許从毛故於洋下引詩文選注

引韓詩作亹亹者又潤潤之異文也傳云浼浼平地者謂水極盛則與地平矣正義云河在平地而波流盛非也

得此戜施傳戜施不能仰者說文龜下云无龜詹諸也其名詹諸其皮龜龜其行无无从龜无亦聲籲龜或从酋又龜下云龜龜詹諸也詩曰得此龜龜龜七宿切龜式支切又名龜籲龜力竹切說文誤幷龜與籲爲一字竝讀七宿切龜下當云龜籲詹諸也其皮龜龜當作籲龜其行无无當作龜龜之龜說文但用无聲爾雅轉寫作龜釋文龜起據反籲音秋竝非也承珙案說文籲爲龜之別體龜籲同字爾雅既誤龜爲龜又以龜籲連文自是轉寫致譌戴氏謂說文无龜當作龜籲亦誤无龜之无

音力竹反龜音七宿反无龜詹諸猶虫部之蜘蠩詹諸也其行无无者无本土菌取其樸地輪囷之狀龜下云其行龜龜者取其施施難進之狀龜龜二篆相連龜或作籲故龜下卽承之曰籲龜詹諸也籲龜猶龜龜矣總之一物四名曰蜘蠩曰无龜曰龜龜曰詹諸無所謂龜籲也御覽引薛君章句曰戜施蟾蠩喻醜惡是韓詩亦作戜施卽以詩言戜施者爲詹諸戜乃龜之借字文子上德篇蟾蠩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淮南說林訓作鼓造說文龜从穴龜省聲或不省辟兵造亦與戜聲相近作龜周禮故書以龜爲造 施則龜之偕字淮南脩務訓蟾蠩捕蚤高誘注蟾蠩蟾蜍也字又作蝖或謂若作戜施不當訓蟾蠩非也

翁氏詩附記曰簹篠戜施皆惡疾之名故詩人以指衛宣也至

而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歐陽子乃以一身不能兼二事疑之不亦迂乎承珙案簹篠戜施物名是其本義簹篠之曾孫惡堅强而難於屈曲戜施之蟲蹲蹲匍匐而不能高仰因而人之病僂者有似於簹篠病僂者有似於戜施故以目之因而曰柔者似病僂面柔者似病僂故又以目之此詩以刺宣公自是取惡疾爲喻顯賓詩傳從毛說謂此二者天下惡疾詩人之言所以深惡宣公李迂仲極取其說鄭箋用爾雅訓爲口柔面柔之狀正如雄雉以鼓翼泄泄喻宣公振衣奮迅志在婦人其說亦通歐陽本義乃謂宣公作臺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皆仰

面視之旣而惡之或俯面不欲視之此戜何文理邪王介甫又謂簹篠不能俯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下戜施不能仰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上亦於詩意不切

二子乘舟

虞東學詩曰容齋五筆謂宣公在位十九年而卒姑以卽位之初便成烝亂次年卽生伋子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又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爲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閒如何消破陸儼山嘗舉以問穆伯潛伯潛以爲宣公上烝當在未卽位之前儼山以爲其父尚在不應認爲己子按史記衛莊公卒後十六年而後桓公被弒迎其弟晉于邴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嗣爲諸侯去父亾十有六

宣示爲君其兄桓公固在宥任其烝庶母生兒而居然以爲己子鄭愚謂桓公爲世子時親見州吁之驕縱久思爲紓管之舉乃卽位後尚容之十六年聽其與叔段爲伍釀成禍端而身受之闇弱如此安能防閑其庶母及弟也後公子頑之事亦當惠公在位時可以破疑矣承琪案衛宣之立在魯隱公四年其卒在魯桓公十二年公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傳云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注云蓋年十五六正義謂宣公卽位三四年始生惠公新臺之作當在卽位之初年烝夷姜而生伋子自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左傳於此事原委分明無不可信諸儒皆疑其所不必疑者也

毛詩後箋卷三

毛西河曰莘在河西齊在河東以左傳西至於河一語證之盜殺二子於莘未嘗渡河無乘舟事疑是詩非爲二子作又云莘新聲近漢志東郡陽平有莘亭杜預酈道元無不曰衛之新臺卽衛殺子伋之地蓋莘卽新也汪氏梧鳳曰衛宣時猶都商之朝歌卽今濬縣自衛都達莘未嘗不取道子河豈必入齊乃渡河邪況詩又未明言渡河若肥若淇何不可舟者矣以明其渡之必河邪承琪案毛西河謂莘爲衛東地而在河西是也其云漢志水經注皆言莘卽新臺則誤郡國志陽平侯國有莘亭劉昭注云杜預注傳曰衛作新臺在縣北衛殺公子伋之地故曰待諸莘攷桓十六年左傳杜注但云陽平縣西北有莘亭無新臺在縣北語此劉昭誤也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險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宿齡詩人乘舟誠可悲也此所云新臺者不過因其事而及之非謂新臺卽莘西河據此二文以爲證誤矣且傳云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濟明是借喻之語毛公豈不知二子皆死於陸益非舟中又後先繼往亦非同舟而濟邪若新序謂壽母謀沈伋於河壽知之而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其傅母閔之而作是詩安知其不卽因是詩而附會爲此說邪

汎汎其景經義述聞曰景讀如憬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承琪案傳云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礙爲挂礙之義皆誤

願言思子傳願每也段懋堂曰此每如春秋外傳懷私爲每懷賈誼賦品庶每生之每毛詩願字首見於終風願言則嚏而無傳則毛意謂與今人語同耳釋詁曰願思也方言曰願欲思也邶風鄭箋曰願念也皆與今語合說文亡部曰寧願詞也用部曰甯願也心部曰慁冒也凡言願者蓋寧甯慁二字語聲之轉自詩所用已如是而二子乘舟語意尤深故傳別言之非有異也承琪案衛風願言思伯正義云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爲每甘心首疾傳云甘厭也正義曰謂思之不已

至厭足於心觀於甘之爲厭而願爲每之義乃益明孔疏但以
傳有所言解之淺矣

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朱氏通義曰不瑕有害與泉水
語同意別泉水是害於義此詩是害其身過爲疑辭者不忍斥
言其死也陸堂詩學曰毛傳於泉水但訓瑕爲遠而此乃云不
遠害泉水當曰不以遠而有害也此則曰不以遠而有害乎黃
氏文燭曰泉水明知於義不可往而聊與之謀非眞欲歸寧也
此明知其身已被禍而有不忍言非直爲君諱也承珙案三說
皆微婉得詩意唐石經初刻作遐因傳義而改經字其實經字
祇當作瑕傳意瑕爲遐借故訓遠箋則用瑕字本義訓過泉水
與此竝同

番禺俞恩榮初校
長壽李滋然覆校

鄘

柏舟

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節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史記謂衛武公和殺共伯而自立索隱力辨其誣後之說詩者呂記嚴緝及李氏樂解皆從其說姜氏廣義曰此正當宣王之世宣王能討魯伯御堂容武公之弒君簒國今卽以詩考之曰髧彼兩髦知共伯之卒在釐矣未薨之前序曰共世子知未立爲君也史遷之說誣矣戴東學詩曰序言共姜自誓而下稱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髮彼兩髦傳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若父母見在雖長不去唯梯而扱之冠纓內則云子事父母梯髦冠纓是也至父母死乃脫其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髮去塵簪之曰脫曰簪自是假他髮爲之故此傳云子事父母之死釐公已葬何得仍以兩髦稱之此皆誤也竊意共伯立爲世子早已身死武公是以嗣爲大子共姜無倚大歸于齊其母欲奪其志故指共伯之兩髦以自矢是時釐公尚在故曰髧彼兩髦也姜氏廣義又曰郝氏鄒氏張氏皆以共姜爲室女蓋以髮彼兩髦一語也疏據內則傳卽引詩云云其下乃言省晝之髮而證以漢之髮長是許以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謂既髦乃加冠夫冠則冠加髦上安得

詩作髽葢韓以髽爲髮穉文所引當是韓詩今本誤作說文然王氏詩考輯韓詩不及此字則所見釋文已同今本矣

實維我儀傳儀匹也何氏古義曰毛傳爾雅皆訓儀爲匹書鳳皇來儀注以爲相乘匹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亦謂馮依其身而匹偶之

實維我特傳特匹也稽古編曰毛以特爲匹朱子謂特爲孤獨之義而得爲匹者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亦用此詩毛義釋之然毛傳以新特爲外婚鄭申之爲特來無偶之女與匹義反矣案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值也兩家字異而義同意毛傳詩時字亦作直乎不然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爲小雅新特例矣惠氏棟曰特猶犆也繁陽令楊君碑以特爲犆故韓詩作直承

琪案特本牛父之稱通言之則羊豕及馬皆有特名周禮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鄭眾注云三牝一牡也生民傳云牸牡羊也眾經音義引三倉云牸特羊也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是凡畜之牡者皆可謂之特反言之則孤特者必有偶故又爲匹偶之稱至因其獨立之意則爲雄俊之稱黃鳥百夫之特傳云乃特百夫之德是也又單獨之意男女皆可通故小雅求爾新特傳箋以爲外婚無偶之女也凡一義之反覆引申者如此但其施之各有當耳

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此于取興之意本無不合歐陽本義譏之謂牆以防非常

母之道案詩但以不可埽對不可道言之未必以茨喻人以埽除喻去其人歐說亦豈詩之本意哉

中冓之言傳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案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凡冓之屬皆從冓又木部構葢也从木冓聲杜林以爲椽桷字淮南氾論訓云築土冓木是冓與構義略同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堂謂築基構謂葢屋古者堂半以後爲室室必交積材以爲葢屋中冓者謂室中傳云內冓猶言內室漢書文三王傳谷永上書曰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閭中冓之言以中冓與閨門對舉亦是指內室而言應劭云中冓中非玉篇 材冓在堂之

寢爲中夜則用魯韓詩說晉灼漢書注引魯詩曰薄夜也釋文引韓詩云中薄中夜謂淫僻之言也夫中薄爲嚮晦宴息之地故以爲夜義本相近韓云淫僻之言則箋說所本鄭注媒氏陰訟謂爭中薄之事以觸法者卽引此詩爲證蓋亦用韓詩說但頑與夫人實爲淫昏之行非由宮中所薄之語故不如傳第以中薄爲閨中隱奧之處其言亦第當爲閨門曖昧之言也馬元伯曰桑柔征以中垢傳云言闇冥也中垢與此中薄聲義略同

不可囊也傳囊除也段氏詩小學曰古囊攘通史記龜策傳西囊大宛徐廣曰囊一作攘承珙案出車獵狁于襄釋文亦云襄本作攘說文引漢令解衣耕謂之襄此其本義除者其引申義謂廢假結步搖簪珈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鄭氏疑古制未必然故云所有未聞然宋玉諷賦云主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眾物卽六珈之類統言之則六珈皆爲副飾毛析言之故曰副編髮爲之盲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珈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鄭氏疑古制未必然故云所有未聞然宋玉諷賦云主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眾物卽六珈之類統言之則六珈皆爲副飾毛析言之故曰副編髮爲之盲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珈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鄭氏疑古制未必然故云所有未聞然宋玉諷賦云主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眾物卽六珈之類統言之則六珈皆爲副飾毛析言之故曰副編髮爲之盲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珈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鄭氏疑古制未必然故云所有未聞然宋玉諷賦云主

人之女垂珠步搖則步搖制亦古矣

稽古編曰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盲非合衡笄爲一物也衡垂于當盲笄橫于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盲其于髮者是衡與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于祭服有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之文是以釋衡者釋笄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尤矣之曰笄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竟以衡爲笄名又曰毛以衡笄爲一物鄭注追師以爲二物疏溷毛鄭爲一說不知毛公連引衡笄所以見笄之爲玉非合二物爲一也鄭注追師既以衡笄爲二物而箋詩副笄仍不易傳亦知毛意與己不異也疏之誤在引釋衡文而不引釋

笄文耳蔵誤認毛意而謂與鄭異說其誤更甚于孔矣承琪案
傳意似以衡笄爲一物非關便文言之衡笄卽謂笄之橫于頭
上者不必定與鄭注周禮相同嚴緝從毛未可謂誤竊意此所
謂衡笄者與尋常固髮之笄名同而實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
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夫笄以配冠則非止固髮
之用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
而愿欲笄之其可乎然則古之爲妾者不笄非笄無簪以髮髮
也蓋笄爲婦人禮服之首飾而副笄有六珈其飾更盛或獨爲
后夫人之所服故毛以副笄之笄爲衡笄耳金誠齋曰周禮追
師衡笄鄭司農注云衡維持冠者案先鄭得之後鄭以衡笄爲一物後鄭不得笄始以衡笄爲一物非也杜注云衡維持冠者與先鄭同是衡笄卽固冠之笄也此笄旣以固冠亦以繫瑱瑱之制繫之以紘上係于笄左傳言王瑱玉笄衡紘衡之

卽笄甚明蓋鄭有笄不空又有衡笄笄並設不亦過乎案穎乎後鄭說非也

周禮賈疏云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于副上未知用何物
詩正義云言珈者以玉加于笄爲飾案傳云珈笄飾之最盛者
自是以珈飾笄其數有六與鄭義珈爲副飾者不同大玄瞢上
九男子折笄婦人易笄注范望曰笄飾也男子有笄婦人笄
之以飾言加之以飾也姚姬傳九經說云
毛鄭皆以笄與珈同爲副上之物非謂以珈爲笄飾其說非是
廣雅云笳籠也笳卽珈籠卽簪張揖蓋以珈卽爲笄然詩言六
珈未聞六笄也惟一笄而有六珈之飾則非徒固髮之簪又可
知矣

委委佗佗傳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正義

引爾雅釋訓委委佗佗李巡孫炎郭璞皆以爲容儀行步之美
與毛言其德者異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承琪案一
切經音義卷九引詩箋透佗佗傳云委佗者行可委曲迹也亦
自得之貌此或誤合召南傳箋之文耳卷三引韓詩云委佗德
之美貌也與此篇釋文正同是韓詩以委佗爲德與毛義合爾
雅釋文云委先儒並作葦舍人曰葦葦者心之美詩云葦葦它
它此所據字異必三家詩其以爲心之美亦同毛義自不當專
指容儀行步言之傳以佗佗爲德平易者大玄元攡夫地他然
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此他然他然如易繫辭所言隨然者故大
玄元吉又云地隨而靜他然隨然蓋皆安泰之意傳云佗佗平
易義可以此推之

毛詩後箋卷四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惠氏古義曰說文祿飾也从
衣象聲急就篇曰祿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曰祿飾將醫
往問疾師古曰祿飾盛飾也承琪案象卽祿之假借祿爲盛飾
故毛云尊者所以爲飾范甯注穀梁以象服爲吉笄玉篇云祿
首飾也廣韻又曰祿未笄冠者之首飾也顏注漢書祿飾一曰
首飾在耳後刻鏤而爲之此皆別義與傳不合惠氏禮說象服
卽象揥佩猶服也謂著于首然詩云是宜則斷非專指象揥一
物耳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翟[上下兩翟字]翟羽飾衣也稽古編曰象服翟衣毛傳謂以羽飾衣而孔疏不從以爲象骨飾服經傳無[依段說補]

可羽飾蓋右鄭也然古籍散亡制度不見于經傳者多矣安知象飾之服毛非有據乎至以羽飾衣春秋時尚有之楚王秦復陶翠被杜注謂秦所遺羽衣及以翠羽飾衣陸農師謂周禮二翟也又案說文釋褘爲畫衣褕爲翟羽飾衣之證至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此實曰翟而褘衣變翟曰衣當是褘衣畫雉而褕翟闕翟皆用羽飾以證說文其語良是承珙案周禮樂師皇舞注故書皇作翟鄭司農云翟舞者衣飾翡翠之羽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此皆足爲傳翟羽飾衣之證至象骨飾衣乃孔疏妄推毛意以言服則非揥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此實書傳之所未聞毛公竝無此說而陳氏以爲必有所據不亦誣乎

象之揥也傳揥所以摘髮也說文髲揥也段云此義音剔詩釋文揥勅帝反摘他狄反本又作髲非髲音直載反按以許說經之則作髲爲是髲正音他狄反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故云所以髲髮即後世玉導玉搔頭之類也廣韻十二霽揥搔頭承珙案說文但有嚏字云抪也此即摘字李善文選注引說文云揥取也他狄切似說文本有揥字而今脫之但訓取則又非詩之象揥矣姚氏識名解曰嚴華谷云若音摘爲摘取之義則今之簪子搔首之摘因以爲飾者若今之篦何元子云髽髮紋也按揥若即篦亦非佩物疑所謂整髮紋近是古總服有玉瑱無象揥今竝舉之或是燕居之飾歟

好眉目也正義逸謂眉上眉下皆爲揚目上目下皆爲清不知說文眉目之閒爲顏本有專名非清揚之謂此清祇言目之精光目上目下皆於清義不合揚雖有二而廣額之揚究不得爲美目之揚目亦曰揚者方言云蠶瞳之子燕代朝鮮例水之閒曰眸或謂之揚是其明證毛傳每於清揚之揚兼眉言之者說文眸張目也張載注魏都賦眸衡曰眉上曰衡眸大視也李善引漢書音義曰眸衡謂舉眉揚目也此即毛傳好目揚眉之義因揚眉見目之美故經以美目爲揚傳欲見揚爲舉目之美故統言眉目之閒與好眉目耳不然經文既言子之清揚又言揚且之顏旣言抑若揚兮又言美目揚兮同一眉上廣揚何必複沓若是乎爾雅目上爲名猗嗟傳目下爲清此謂目之上

視下視名與明通卽所謂視清明也自孫炎郭璞誤讀爾雅目上爲在上之上孔氏正義因并謂目之下爲淸皆誤也別有辨見齊風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惠氏禮說云陸農師謂展一作襢通帛爲襢襢色也與禪同義其說有據段氏周禮漢讀考曰說文褖丹縠衣也本毛傳而字作褖從衣亶聲今詩禮皆無此字蓋漢時禮家師傳不一是以毛公作褖狄義衣而許君從之不與鄭同也今毛詩作褖展此又鄭箋之本不與許同釋文褖字又作褖與許本合毛許馬融皆云展丹縠衣鄭仲師始云展衣白衣而鄭君從之蓋舊說周禮鞠衣黃緣衣緣不改素沙白則展衣爲丹色矣沙者沙縠言衣言沙者互推之紲當是褋除去也私列切之借祥當是煩之借耳說文衣部云褻私服从衣埶聲詩曰是褻袢也段注云今詩褻作紲毛傳云當暑袢延之服當暑二字釋褻也又袢衣無色也从衣半聲一曰詩曰是紲袢也段云紲當同褻絏下作褻毛傳袢延蔓韻如方言之禒袶漢時有此語揩摩之意外展衣中用縐絺爲衣可以

揩摩汗澤故曰褻袢褻袢專謂縐絺也暑天近汗之衣必無色故知一曰爲衍文矣承珙案袢延當與大雅之畔援泮奐周頌之判渙同以疊韻爲義畔援猶跋扈也伴奐自縱弛之意訪落傳判分渙散也畔援亦作叛換魏都賦墨徽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當暑之服縐絺近於縱弛分散然係私褻之服若以禮見王及賓客則必有展衣蒙之故曰展衣而蒙彼縐絺是私褻袢延之服故也說文褻下引詩是證褻字袢下則以無色之衣通名袢而當暑袢延之服亦必無色故引詩以備一義一曰二字恐非衍文也焦里堂曰蜀都賦累轂疊迹叛衍相傾李善引莊子曰何貴何賤是謂叛衍司馬彪注叛衍猶漫衍也毛言當暑袢延卽叛衍袢延之服蓋謂服之寬閑者正義所言非毛義尤非詩義諸本皆作嫚惟相臺本作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縐絺絺之麤蠶者爲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于君及賓客之盛服也何氏古義云所謂蒙彼縐絺乃展衣上加

綌絺蒙之卽素沙也郝敬云素沙卽白紗所以加于衣上者尚絅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紈蒙于外凡縐薄細者皆稱絺卽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承珙案如此則詩當云蒙以縐絺不得云蒙彼縐絺矣

稽古編曰毛云當暑袢延之服孔氏申之以爲展衣而以絺爲襄所以紲去袢延蒸熱之氣也紲袢音薛煩二字皆借用以意推之紲當是褋除去也私列切之借袢當是煩之借耳說文衣部云褻私服从衣埶聲詩曰是褻袢也段注云今詩褻作紲毛傳云當暑袢延之服當暑二字釋褻也又袢衣無色也从衣半聲一曰詩曰是紲袢也段云紲當同褻絏下作褻毛傳袢延蔓韻如方言之禒袶漢時有此語揩摩之意外展衣中用縐絺爲衣可以

是助釋文引韓詩媛作援云援取也取當爲助之誤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鄭許及孫叔然注爾雅蓋皆本韓義

桑中

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朱子以此詩爲淫者自作與東萊爭論卒不能合嚴氏詩緝曰若謂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郝氏敬曰淫者犯禮法方祕其事惟恐人知詩人爲表暴其事韓詩所云匹夫匹婦相會于牆陰明日有傳之者矣承珙案此詩惟爲刺奔而作故所舉貴族皆明列其人而桑中上宮又歷舉其地蓋如陳之宛邱鄭之溱洧爲男女聚會之所故奔者三人而期要送皆在

一處耳若以爲淫者自作則非辟之事雖至不肖者亦未必肎直告人以其人其地也且若以爲一人所作則一人而兼三貴族之女而其輩行與期會迎送之地又皆相同固無是理若以爲三人所作亦必無三人羣聚一處而賦此狹邪之詩者卽有之則廉恥道喪惡莫甚焉聖人肎錄之以示後世乎張氏敘詩貫云作詩刺淫雖傷忠厚然出于惡惡之公其思固無邪也若淫奔自述則以淫思而賦淫詩豈可使人吟誦乎乃以是垂教而又禁人之無邪是樹曲表而求直影何聖人之拙于計邪其必不然也審矣

稽古編曰小序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非謂桑中卽桑間也朱子因此語遂全用樂記文證此詩卽桑間殊不知樂記既言鄭衛又言桑間濮上明係兩事若桑濮卽桑中則桑中乃衛詩之一篇言鄭衛而桑濮在其中矣何煩竝言之

讀故云三名孰瑛分之爲四名愚案釋唐爲蒙自傳始其讀爾雅必有所據惟以茅苞馬舄之文律之又似以女蘿釋唐蒙者不然則當多下一蒙字矣然詩亦單言唐不連蒙爾雅所釋固當指此但今菟絲子僅供合藥非食菜傳遵釋草文爲訓而於蒙下增一菜字豈唐別有蒙菜之名非釋草所謂唐蒙者邪承琪案正義引孫注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別三名而其下又引孫注蒙王女云蒙唐也則是單言之可曰唐曰蒙連言之亦可曰唐蒙草木之名方俗語言古今稱謂往往不同詩雖單言唐而爾雅毛傳或因當時稱謂以唐蒙釋之未爲不可至謂菟絲僅供合藥則今人以入藥者古人或以爲菜如蒼耳入藥而唐人尚有食之者是也

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朱子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葢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承琪案姒本作以白虎通義夏祖昌意以薏以生昌姓姒氏說文無姒字益卽作以弋與以一聲之轉又漢書鉤弋廣韻作鉤姒說文姒婦官也詩弋字或卽姒之省葢姒本婦人姓故字從女而以爲婦官之稱猶姬亦姓而後世以爲衆妾之稱耳

美孟庸矣傳庸姓也范氏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稽古編曰通典謂鄘國古或作庸不知何所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荀曹滕皆古姓而春秋時荀曹滕則皆姬姓未嘗以姓爲國名也錢竹汀曰古書庸與閒通左傳閒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引小雅鹿妻作鏖指姊與妾也

鳩之奔奔鵲之彊彊箋云奔奔彊彊言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承琪案禮記表記注引詩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注云姜姜賁賁爭鬬惡貌也良善也言君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于上小鳥賁賁于下據表記言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其下引詩云云意蓋重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言無良之人其臣至不順以爲君以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耳鄭注非詩本旨至姜姜賁賁之解似與詩言奔奔彊彊者不同然陸佃云鵲無常居而有常匹尸子曰堯鵲居莊子曰聖人鵲居而敵食奔奔鬬也言鵲能不亂其匹鵲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而莊子云烏鵲鵒鴿以傳枝少欲故曰鴿也彊彊剛也言鵲能不淫其匹范氏補傳亦云鵲所以奔奔然善鬬者惡其亂匹而鬬也鵲所以彊彊然難偶者傳枝受卵故能不淫也據此則詩箋所云居有常匹飛則相隨者與禮注爭鬬義固相成耳

我以爲君傳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簒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承琪案左傳又云秦穆姬屬賈君焉易歸妹六五其君之祋虞翻注亦以君爲小君

定之方中

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水經注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

土運已氏春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邱城西郡國志曰城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城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卽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觀其菊邑及山川也趙氏一清曰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戎州已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邱至仙源遣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邱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杜預誤以此爲卽僖二年衛所城之邑于隱七年釋云在濟陰城武縣于僖二年城楚邱則釋云衛邑是以城楚邱爲前日戎伐王使之楚邱矣水經亦以戎伐凡伯于楚邱爲衛文公徙居于此按濟陰城武縣卽今開德之衛南蓋近二邑不出邦域之中斯文公所由徙也又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凡伯安得踰河北道衛南而使于魯郛故衛南之楚邱爲衛所城之邑而拱州之楚邱則戎州已氏邑云顧氏曰知錄曰濟陰之城武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衛國本在汲郡朝歌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于漕杜氏曰漕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邱杜氏曰楚邱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邱也但云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邱在城武西南卽衛文公所徙誤矣一清

衆亭林之見與克齋合但克齋謂濟陰地武縣即開德之衛南也濟陰郡宋時爲曹州地方輿紀要云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邱城春秋時戎州已氏之邑左氏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又襄公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蓋在曹宋閒漢置已氏縣屬梁國是即杜氏所云在濟陰城武縣者也衛南屬滑州後改屬澶州文獻通考云宗室四年建州爲北輔五年升爲開德府太平寰宇記澶州衛南縣下云衛文公自曹邑遷楚邱即此城也漢爲濮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于此置楚邱縣後以曹州有楚邱縣改爲衛南此在衛之南垂故以名縣又云楚邱城在縣西北四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城冢記云齊桓築楚邱之城即此也是即亭林所謂不詳其地必在滑縣開州之閒者不錯惟於戎伐下多衛地二字爲不合耳然鄘氏之說亦本漢志山陽郡城武縣下云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陽東郡濮陽縣下云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韻頊墟鄘蓋篤信班固而不暇詳審爾承珙案程氏以濟陰城武縣即開德之衛南固誤而謂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尤誤蓋但知宋時衛南縣之楚邱在河北而不知春秋時之楚邱當在河南也杜氏以隱七年戎伐凡伯之楚邱爲衛地者蓋因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又云公入于戎州已氏故以此楚邱爲衛地要未嘗以爲是詩之楚邱也鄘注水經於河水篇云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固知文公所都在滑之白馬而於濟水注乃以城武之楚邱混於衛南之楚邱則眞誤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視極以正南北箋云定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毛鄭皆以定爲營室惟毛以視定星而正南北遂以營宮室鄭以定星昏中小雪之時可以營宮室正義云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承珙案考工記匠人有夜考之極星之語晏子春秋雜篇亦有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之語是古人本有視星以正方位者可相通惟建宮室而定四方既有揆之以日矣故以此詩首句爲記時於義更順於文亦不複此則箋勝於傳也

人君居必南面小雪之時定昏中當正南之位既以此時爲營作之候亦即可指此星以定南北之方故辨方記時義未始不作于楚宮傳楚宮楚邱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惠定宇云韓非子曰有仲梁氏之儒即仲梁子也檀弓亦引仲梁子鄭氏以爲六國時人是也三家詩拾遺云陶潛羣輔錄有仲梁傳樂爲道語蓋先申公浮邱伯而說詩者

望楚與堂傳楚邱有堂邑者傳氏寅曰堂楚邱即今博州堂邑以博濮二州連界也王伯厚詩地理考之田閒詩學云此地去楚邱遠不宜望見由誤認濮州爲濮水經河水

在漢爲白馬縣今滑縣南猶有白馬廢城楚邱在漢爲濮陽清
汝衛南今開州也在滑縣東六十里與漕相去不遠故登漕崖
可以望楚考開州秦屬東郡漢晉以來皆爲濮陽衛成公遷帝
邱杜預注帝邱今濮陽也有顓頊墓今滑縣東北七十里有帝
邱城俗名土山村是也漢書東郡縣二十二其首曰濮陽爲郡
治而白馬正所屬也成公由楚邱遷帝邱只在開滑之閒而漕
時總名爲濮陽總屬東郡後人不辨東郡疆域所藉之廣遂專
指山左東昌爲東郡以東昌之濮州爲濮陽以爲顓頊墓在焉
成公所遷之帝邱謂卽其地謬矣也承珙案輿地廣記云今拱州
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京高邱也帝邱乃後人附會名之九域志云
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九域志云

毛詩後箋卷四

開德府有景山詩地理考又引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
南三里今寰宇記衛南縣下無此語總之毛傳但云大山高邱
本永嘗以景爲山名范氏詩補傳云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
都也衛在商畿內故升墟以望知地勢之勝集傳因之曰景山
名見商頌稽古編曰以商頌之景山爲山名徒據左傳景亳之
語然景與亳連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

終焉允臧顧氏詩本音曰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其銘曰卜
云其吉終然允臧張衡東京賦卜征考辭終然允淑用此文法
鄭意亦以詩之星卽姓字雨止星見之星字當作曐此非以星
況經相臺本皆作然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終然信善又云何
卽以大僕之屬兼之或文公時草創官無備制亦未可知也
星言夙駕箋云星雨止星見姚姬傳曰古昧字本作晊晊亦作
星若星辰字自作曐詩釋文引韓詩曰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
世人以星字當曐辰字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卽晴字甫晴卽
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之事衛文固不
得爲也承珙案說文姓雨而夜除曐見也與箋說同日部又云
晊雨而晝姓也晊字從日故屬之晝姓字從夕故云夜除星見
鄭意亦以詩之星卽姓字雨止星見之星字當作曐此非以星
見釋詩星字葢四字總言夜晴以明預戒倡人令其早駕耳史
記天精而見景星精謂精明與韓詩釋星爲精義同漢書直作
姓亦作晊見素隱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姓晊二形同或據宋本釋文引韓詩作星

也若經文之星爲旌則與晴同字不當以晴釋旌不知漢初已多用晴少用旌故韓詩以今字明古字謂星卽晴字非訓星爲晴韓非子說林下曰荊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此亦古晴字之僅存者

匪𠂤也人傳非徒庸君稽古編曰言文公務農愛民如此非直庸庸之人也故下文又美其德而因及馬耳朱傳曰非獨人之燥心誠實而淵深也其畜馬已至三千之衆則是君德之美祇以匪直二字常言之而專侈言多馬恐失輕重之權承珙案傳以匪直爲非徒與孟子非直爲觀美也義同庸君者言非猶夫尋常之君故范氏補傳云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也嚴緝則云文公能存心重本蕃育其人非直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

能致國富強後儒多取其說朱子答劉坪書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于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此與嚴華谷說小異而大同至集傳又別爲一說則不如前說尚少語病耳

蝃蝀

序云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朱傳以爲刺淫奔之詩承珙案後漢書楊賜傳注引韓詩序亦云蝃蝀刺奔女也夫曰刺奔則時有淫奔者而刺之也曰止奔則時未有奔者而止之也所謂禮止於未然者爾文公當中興之際敎敎勸學以禮化民斯民德喪亂之餘革面洗心以禮自守與桑中諸篇之刺淫奔者不同觀乃如之人云云是引其

曹風傳不同至周禮十輝之濟先鄭以爲升氣後鄭以爲虹引此詩朝隮于西爲證而後鄭箋詩但云朝有升氣于西方不言虹者亦以承上蝃蝀言之無庸復贅詩正義合二鄭說爲一以虹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劉熙釋名亦云蝃蝀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至箋云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朱傳云方雨虹見則終朝而雨止二說正相反馮氏名物疏據玉屑通政經旦見於西則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載雨者也隮西者行雨者也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以此楊旭願起元皆云俗諺東驫晴西驫雨以朱傳爲誤承珙案上章既以蝃蝀爲天之淫氣主於人其發

指次章不應又以爲陰陽和而有雨之徵程子曰在西者爲方陰則陽暗而陰從此理之順故崇朝其雨且傳云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玩傳意似以崇朝爲雨不久衝風暫不崇朝箋云喻近其義可見小雅終朝采綠傳亦云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則言以下其事義各有當不得援彼爲證朱傳云淫慝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此義仍與上章一貫且於毛意亦合況古書如逸周書云虹不收藏婦不專一河圖稽耀鉤云虹蜺主內淫春秋考異郵云虹霓出惑眾弃和京房易傳云妻乘夫則蜺見月令章句云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卽生此氣淮南子云虹霓者天之忌也後漢書楊秉傳云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從未有以虹爲陰陽和而能致雨者

相鼠

序云相鼠刺無禮也劉氏詩益曰此詩所謂蓋居位有名望者故以無儀無止無禮刺之許氏詩深曰詩言無儀無止卽柳詩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之訓所以責士大夫非繩細民也蓋前篇懲污俗而約民以法故曰止此篇整綱維而勵臣以恥故書刺義各有當也

稽古編曰詩多用相字如相彼鳥矣相彼投兔相彼泉水相其陰陽之類皆訓爲視孫奕示兒編據陸璣疏河東大鼠能人立之說顧頡剛疏又牽合韓愈詩禮鼠拱立之句欲解相鼠爲相州之鼠謂相州與河東相鄰當有此鼠詩以鼠有禮體喻人之不如此未必以儀爲義也且鄭云威儀者亦非容儀之謂御其云儉食苟得與闇昧義同箋固未嘗異於傳耳

以爲人者豈以其面亦以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此解正本箋疏不始於嚴華谷也

人而無儀傳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儉會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或謂詩儀字當本作義故毛訓爲禮義之義鄭讀爲威儀之儀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是禮義與威儀有別但古儀字皆作義故鄭訓爲威儀以別於傳承珙案傳云無禮儀者乃合首章無儀末章無禮而總以四字該之雖居尊位二語統括全篇傳文簡古往往有此未必以儀爲義也且鄭云威儀者亦非容儀之謂御其云儉

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稽古編曰毛訓優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則無止則淫僻之行無所不爲故可刺也豈僅在容止閒哉承珙案容止猶言動靜所止義亦在其中不得謂傳勝於箋今本鄭箋孝經曰容止可觀下尚有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十字相臺本考文古本無此十字一本則雖居尊四字作韓詩止節葢無止以下十字本釋文混入於注者是韓詩訓止爲節與傳止息箋容止義皆相近也

八而無禮胡不遄死姜氏廣義曰韓詩外傳三引此詩以明禮之不可已其義甚精禮運亦引末章然不可謂即此已盡詩意白虎通云此妻諫夫之詞臆說也承珙案昭公三年左傳伯石也箋云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旃焉正義謂九旗之干皆有旃則二章之干旗亦有旃矣爾雅注旃首曰旌則二章之干旌即干旃矣傳於首章既用爾雅注旃首之文而於二章則用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爲旌又以見注旃首者亦有析羽凡九旗皆有旃有羽干旃言其旃干旌言其羽是旌本九旗析羽者之通名說文旌析羽注旃首也孫炎注爾雅亦云析五采羽注旃上劉氏疑大夫亦當建旌似謂旌爲一旗之專名殊誤惟傳於首章云大夫之旗則首章之注旃三章之析羽當皆指大夫而於次章干旗但引司常鳥隼爲旗則或如正義所述大司馬職百官載旗卿大夫亦有建旗未章干旌乃一人於之時耳稽古編曰次章干旗與首章干旃未章干旌葢卽謂旗旌也但此衞大夫乘車見賢旗旌並建義未有考今按周禮司常云國大閱州里建旗會同賓客如之注云州里鄉遂之官州長中大夫里宰下士大司馬仲秋治兵又云百官載旗以此推之凡天子之百官卿大夫士大閱治兵會同賓客皆載旗旗之大小隨其義不可概執也

諸侯之大夫見賓客時或亦當載旗矣孔氏穎達謂旗之說闕而侯之所建然據周禮說建旗之文一官又禮文不具未可詳考學者當會通其義不可概執也

孟子曰招大夫以旌大夫既招以旌或亦當建旌葢隨文殊爾姑依詩義存其說以備一端或又謂首章干旌未言干旌皆謂旗也旗上有旌旌朱氏倫瀚說鄭注禮記亦云旌總名則凡旗設旌者皆謂之旌葢亦旗之通名第二句首章云紕未章云說皆謂組也篇中文義一例皆互文耳此大夫見賢時但建旗而不建旌說亦可通宏葢存之承珙案此詩三章本多互文首章傳云子子干旌之貌注旌於干首大夫之旂也箋云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旌焉正義謂九旗之干皆有旌則二章之干旗亦有旌矣爾雅注旌首曰旌則二章之干旌亦有旌矣傳於首章既用爾雅注旌首之文而於二章則用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爲旌又以見注旌首者亦有析羽凡九旗皆有旌有羽干旌言其旌干旌言其羽是旌本九旗析羽者之通名說文旌析羽注旌首也孫炎注爾雅亦云析五采羽注旌上劉氏疑大夫亦當建旌似謂旌爲一旗之專名殊誤惟傳於首章云大夫之旗則首章之注旌三章之析羽當皆指大夫而於次章干旗但引司常鳥隼爲旗則或如正義所述大司馬職百官載旗卿大夫亦有建旗未章干旌乃一人於之時耳稽古編曰次章干旗與首章干旌未章干旌葢卽謂旗旌也但此衞大夫乘車見賢旗旌並建義未有考今按周禮司常云國大閱州里建旗會同賓客如之注云州里鄉遂之官州長中大夫里宰下士大司馬仲秋治兵又云百官載旗以此推之凡天子之百官卿大夫士大閱治兵會同賓客皆載旗旗之大小隨其義不可概執也

之屬侯國之州長士也其屬則士以下兼之所指非一人豈以序言臣子多好善故廣言之歟然以在浚之文則有礙矣夫專美一人卽可槩其餘毛說爲允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此說是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蓋本古語而毛引之故箇兮執轡如組傳語亦略同鄭箋大叔於田執轡如組云如組織之爲與毛同義獨此箋與傳異案毛意素絲御馬不過謂馬良御善以形容大夫車服之盛禮意之勤如所謂初見漢官威儀也其云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者古人文字闊略順指大夫言之恐非毛意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據此則知上傳御四馬乃總言御馬之法非以解良馬四之也其不別告之取其忠也忠指告之者毛傳順貌亦當指告之者箋以忠

云兩馬四轡者以此章例之自明耳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馬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斷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六之也此蓋六之也此

願得傳意蓋此但言御馬之法執轡如組其轡可以四可以五耳不必以爲制度也亦非謂此大夫有乘兩馬三馬者疏又云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此則不然古車未嘗不可駕兩駕三禮記孔

孌女謹貌宋本孫上無不字者非是考工記水屬不理孫謂之不注云屬讀爲注孫順也說文之孌與考工之屬同義不孫訓順淮南氾論訓洞洞屬屬注云屬屬婉順貌也孌則孌爲孫順屬讀爲注屬之屬也此亦與說文孌字義同　姝美色也東方之姝者子傳姝順貌畀予也案靜女其姝傳云姝美色也東方之美者子傳姝順貌畀予也案靜女其姝傳云順者蓋以姝爲孌之借故傳以姝爲順貌孌可假作姝者猶蹢躅轉爲踟躕也見廣雅　至毛傳未明言彼姝者子爲何人鄭箋乃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則以彼姝指大夫玩經文二語相承彼姝似當指賢者定九年左傳云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忠指告之者毛傳順貌亦當指告之者箋以忠順指大夫言之恐非毛意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據此則

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說驂而賻之左傳陽處父釋左驂以公命驂孟明史記晏子解左驂贖越石父此可見一驂亦可以駕即以今車言之雖異古制亦時有二馬五馬若未見其偏而不調也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卿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驪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騵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軧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

毛詩後箋卷四

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元之間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承珙案說文駪駕二馬也驂駕三馬也袁十七年左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良夫乘衷佃兩壯又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史記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駪馬此皆駕二之證駕三雖於經傳無文然古無單

騎之法則饋人馬者自當備駕車一乘之數如左傳王賜狄公行中孝應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烈烈載六轡之上則致千里列子湯問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荀子脩身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史記李斯列傳是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虎通義曰

載馳

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衛詩三十九篇惟許夫人之載馳其自作正義曰載馳是許夫人作得入鄘風者于時衛戴公廬于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案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婦之道天地之大倫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嫁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一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衛女

傳載許穆夫人事與外傳合但其以許夫人爲衛懿公女又以渡河居楚邱者爲懿公則皆謬誤不足據故知毛傳爲信而有徵也

范氏詩瀋曰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戴公卒立甫一月耳文公繼立夫人之思歸當在此時宍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詩芃芃其麥言采其蝱當十月所有乎益言衛或在次年或戴公未立之前承琪案戴公未立以前不容有唁況狄滅衛在二年冬亦非麥蝱之候考定之方中文公營室詩也在夏之十月爲周之十二月此益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至僖二年諸侯乃城楚邱而封衛焉則當僖元年春夏之間戴公已卒文公雖立而尚無室居許穆夫人所盡無復文告是也且下文云許人尤之又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此大夫既爲許之大夫何以知首章之大夫獨爲衛之大夫乎朱傳謂夫人馳驅而歸將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大夫有

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夫以小君之尊遠適異國豈有不告於君不命大夫倉卒濟走舉朝莫知迨去路已遙始覺而追之者乎且夫人單身赴難亦復何益也潁濱詩傳謂許大夫跋涉往唁於衛夫人以將欲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然宋與許皆衛婚姻之國戴公之廬漕宋桓公與有力焉而許不聞有一旅之助至先驅分後飛廉使奔屬此驅字不必與屬叶者也顧炎武因秦小戎詩必欲以驅轉續遂執定此說甚至大雅行葦之句鋘同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漕又城楚邱而封衛城楚邱之諸侯即會於檉之諸侯也會檉者齊魯宋鄭曹邾而許不與焉則亦未必使大夫唁於衛也總之此詩曰馳驅曰跋涉以及陟邱采蘋引古書以佐當音胡又謂今人讀區萌之區古矛反豆區之區烏矛反乃因佐而誤晉宋之間始讀驅字爲古矛反引宋讀曲

兄弟而託言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此蓋朱子舊解最爲圓通無閡不知集傳何以改易前說舉詩中所言皆指爲實事轉致以辭害意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傳不能遠衞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傳濟止也閟閉也案傳釋旋反旋濟皆主所思而言謂我思一往不能回反我思既動不能止息耳至視爾不臧諸家多據之以釋毛詩謂視爾不以我爲善但語意與上既不我嘉相複似宜從鄭箋以不臧指許人之不善蓋善猶親仁善鄰之善言視爾之不善而我思則不能遠而忘也視爾之不善而我思則不能閟而止也不遠承上不能旋反不閟承上

不能旋濟苟可反之則遠而忘矣苟可濟之則閟而止矣傳訓濟爲止者爾雅釋天濟謂之霽郭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洪範曰霽宋世家霽作濟史記正義引鄭注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是濟霽古通故訓爲止閟爲閉者魯頌閟宮傳亦云閟閉也我思不閟言我之思不可遏抑猶云發於不容已爾呂記以不閟爲曉然易見嚴緝以爲我之所思其說非閟而不通皆非是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傳雖不言與而興意自明故箋申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蝱也東萊文集一說曰蝱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蝱若

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蝱爲甚急夫人之思衞自無家室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今許人徒知以義正夫人各有行而不知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所見而行之此說善達傳箋之意朱傳言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則誤以興爲賦矣呂記又云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眾稺且狂非眞指許人以爲稺狂蓋言我憂患如此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眾人共幼稺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于是也此說亦得詩人微婉之旨

控于大邦傳訓控爲引說文控引也詩曰控于大邦用毛義也

箋云今衞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于大國之諸侯殊覽費詞一切經音義卷九引韓詩云控赴也赴謂赴告襄八年左傳無所控告是也莊子逍遙游時則不至而控于地釋文引司馬注控投也控告猶言投告也投與赴義相近韓訓控爲赴似較引義爲勝

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毛意蓋以所之卽爲所思與上我思不遠我思不閟相應雖思至篤厚而終以義不果歸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之爲思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在志爲思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蓋思之爲之猶懷之爲至矣

正義云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此實五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

以下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而馳驅而唁之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也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承珙案疏所引服說既以許人尤之爲三章則服意自以此詩通爲四章首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三章與首章同四章與次章同章六句者用一韻八句者用兩韻古詩雖不必拘而此篇固相配整齊服氏所分當是古本如此今毛詩章句後人或有改易服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者五字恐係四字傳寫之譌頴濱詩傳分爲四章不爲無據孔正義謂服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非也子家穆叔所以賦載馳者皆止取控于大邦之意無庸并賦許人尤之

章杜注左傳謂并賦四章以下亦非也

毛詩後箋卷四終

長壽李滋然初彥
益陽蔡　芳覆校

毛詩後箋卷五

涇 胡承珙撰

衛

淇奧

序云淇奧美武公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正義曰竇之初莚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時已爲卿士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承珙案徐鯤中論虛道篇云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

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何氏古義據此謂歐陽補圖以淇奧屬之平王較嚴緝幽王時詩之說轉爲有據今觀詩言終不可諼自是武公耄年國人誦美之詩耳

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毛詩字多假借綠禮記爾雅說文皆作菉竹釋文引韓魯詩釋文引石經是漢一字石經乃魯詩及說文皆作蒩惟爾雅作竹與毛同爲借字而綠之爲王芻竹之爲篇蓄漢儒竝無異說惟兩漢志竝言淇園之竹戴凱之竹譜云深根耐寒茂彼淇苑李巡又資暇集引謝瞻竹贊云瞻彼中唐菉竹猗猗而譏其乖謬宋儒乃專指綠竹爲竹箭容齋三筆載吳安民注作王芻篇竹謂之失旨放罷當塗疏稱史記河渠書右二渠圍之竹安度未爲不識題義乞下學士院看詳于是賜安度出身此宋人以綠竹爲竹箭之始然酈注水經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

而無復遺種耶況揚貢篠簜荊貢箘簵易言蒼筤禮言竹箭皆不兼綠爲稱則綠竹之名自非經典所有矣至陸璣以綠竹爲一草名蓋本博物志謂淇園有綠竹草（見詩衛風正義）李巡爾雅注謂菉竹一物二名（見詩衛風正義）孔疏引終朝采綠諸綠莫非竹別草以駁其非考采綠之綠毛無傳以已見淇奧故鄭箋仍以王芻釋之王逸注離騷讚菉葹以盈室兮即引終朝采綠字作菉而義同毛鄭段氏詩小學引魏都賦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言綠與竹同茂故以冬夏異沼對句其又引上林賦揔以綠薄張揖注以綠爲王芻今按爾雅翼已引此句但上林賦所謂綠薄與江蘺蓀芷雜生蘼蕪對言竝是一物殆即所謂樹蕙

百畝者以綠狀其色似非綠王芻之綠也爾雅菉王芻郭注云今呼爲鴨腳莎鄭氏樵以爲即蓋草但說文既有蓋草又有菉故生於淇旁耳說文藩水蕃茢也从艸水毒聲讀若督蕃蕃茢也从艸番聲茢从艸筑省聲經義雜記據之謂魯韓詩作藩以爲水蕃茢毛詩作竹以爲岸蕃茢然毛詩既假借竹字安知必爲茢字之借而非藩字之借乎爾雅作蕃者蕃與茢雙聲通用郭注似小黎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九章云解蕃薄與雜菜今王逸注云蕃蕃蓄也是蕃蓄乃可食之菜鄭采綠箋亦以王芻爲易得之菜然則諸家本草僅以王芻蕃竹爲草類者尚未必然也

如切如磋唐石經初刻作瑳是也說文有瑳無磋
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
琢磨也岳本無也字傳義本之釋訓禮記大學亦同孔疏謂記者引
爾雅而釋之是也毛以切磋爲道其學而成者道學猶講學中
庸問學注云道猶由也禮記孔疏云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
切磋者朋友講習之事故云道其學而成也鄭注大學則云
道猶言也末章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箋云四者亦道其學而成
也似亦以道爲言與傳異義大學正義以鄭注道猶言也專謂
經中道盛德至善之道蓋亦不以道學之道爲言矣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四引韓詩如錯如磨宋氏綿初云東哲補亡詩
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基
蓋皆韓詩至箋毛詩時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體

如琢如磨未之考也承珙案禮記大學論語皆孔門引詩皆
作如琢如磨而毛詩與之合可見毛詩源流七十子所以勝於
三家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傳僩寬大也說文僩武簡切引詩瑟兮僩兮
段注云詩與毛異者以爾雅及大學皆云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峻與寬大不相應故易
之僩左傳方言廣雅皆作襭服虔楊雄張揖皆訓僩爲猛而荀
卿子寒者俄且通也隨者俄且愚者俄且知也則以隨隨
與寬大反對與毛合益大毛公固受詩于孫卿子者承珙案賈
子傳職篇明僩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
爲野僩雅猶言嫻雅容志審道亦寬大嫻雅之意反僩爲野與

子隨僩反對相同是亦與毛義近釋文引韓詩云僩美貌亦
不以爲武說文所據其齊魯詩歟又赫兮咺兮傳云咺威儀容
止宣著也釋文引韓詩作宣宣顯也毛作咺者蓋亘之借字故
以宣著釋之說文引詩作愃云寬閒心腹貌與毛韓義異當亦
出齊魯詩耳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釋文云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
禮則如字說文作髻段氏周禮漢讀考云說文髻骨擿之可會
髮者引詩髻弁如星是詩本作髻與周禮故書合今本毛傳疑
有錯誤當云髻所以會髮爲許叔重所本蓋毛詩作髻三家詩
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基
蓋皆韓詩至箋毛詩時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髻

讀爲會之文蓋今本佚去詩小學又云正義引儀禮注收者所
以收髮證傳會者所以會髮之文孔氏所見傳未誤也此蓋毛
公謂經會爲髻之假借傳當云會者所以會髮弁皮弁淺人刪
去會者二字并倒置其文耳承珙案段氏兩說微異其云會者
所以會髮是也云毛詩作髻則釋文正義皆未言及鄭箋又不
云髻當爲會殆未必然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注故書
會作髻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
檜用組乃笄檜讀與髻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
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檜此先鄭以儀禮之檜釋周禮之髻用
經證經可爲確詁所引儀禮說乃先師舊訓士喪禮之檜今本作髽
用組爲之經有明文知周禮之會五采亦是以五采組束髮且

五采二字鷹上會字讀句與後鄭連下玉字讀者不同毛傳以爲所以會髮當亦謂以組束髮經言如星者謂以五采束髮加弁文較如星也如星不必指玉之光即如鄭箋會謂弁之其布置疏落之狀非取象於光也陳氏稽古編辨之極晰五經文字云春秋傳注引詩以玉縿縿而處狀似星也亦祇弁見昭二十八年左傳注今本作繪是杜注左傳所據詩作繪弁此三家義不必皆作會弁釋文會本又作繪之義也說文以髾爲骨撓引詩作繪弁如星則又出於說文諸書毛鄭箋則仍用其周禮注之說但讀會義不同初未嘗與毛字高誘注呂覽上農篇引詩冠弁如星農篇引詩正義謂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然考工記疏云鄭云兵車自較而下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昭十年左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銜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服注云斷謂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旗齊軨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益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據此疏則傳謂卿士之車益以武公爲周卿士故有重較歟又考凡卿大夫之車皆名軒杜注左傳於軒皆曰大夫車定九年曰犀軒卿車說文軒曲輈藩車藩當本作轓段注謂此藩蓋藩轓與轓爲車耳不同用顏師古注景帝紀駾之說不知藩轓字本通大左積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渭曰至于車耳亦當謂轓謂車之輈與轓皆曲者爲軒曲輈卽梁輈也轓亦言曲者卽所謂輢上曲鉤與車耳反出者車耳反出必邪迆向外攷云曲轓其曲如角故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重較重耳也在車轓上重起如牛角然車之重較者名軒取軒舉之義荀子非相篇軒較之下而以楚顚楊注引詩重較侯人傳云大夫以上軒與此傳義相備戴氏震謂傳因詩辭傳會非也段氏經義雜記云猗重較兮猗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尸必式毋循道記曲禮尸必式云戴翠帽倚金較荀卿及史記禮書龍以養威彌詐書作麾義釋經云倚此重較之車兮似本從人旁而下引經仍作猗解云乘輿金耳也皆謂較爲龍形而以金飾以金司馬氏輿服志乘

廣雅 十七皆從犬旁爲倚之假借字說文檠傳駮字下引詩作猗
經音辨犬部引詩亦作猗則自六朝至宋初皆作猗字唐人
多引作人旁要未若從犬者尤信而有徵也承珙案謂猗爲
之假借是也傳箋無說者以當時猗倚假借人所共知耳要
其字爲猗其義則倚後漢書輿服志乘輿倚龍伏虎皇太子諸
侯王倚虎伏鹿公列侯倚鹿伏熊此倚皆謂倚較伏皆謂伏式
較在兩旁可倚人直立稍後一手可以憑較俛躬向前兩手可
以憑式曲禮疏謂於車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讀詩
記引呂和叔說卽本之其實非也式在車前三分深之一而卑
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致敬較在車兩旁三
分深之二稍後於式而高出於式者以輪在輢外車驅疾則塵
疏式上又橫一木爲較則橫於當面射御皆有不便卽俛而伏
式首且爲較所觸矣朱傳既以猗爲歎辭而仍用釋文于綺反之音亦誤

考槃

序云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案此
序是推本作詩者言外之意詩詞則止專美碩人猶簡兮亦止
美碩人而序云刺不用賢也蓋天地閒而後賢人隱衛之考槃
王之邱中有麻小雅之白駒皆詠賢人之肥遯以刺其君者鄭
箋泥於序下之說以詩詞之弗忘卽爲刺君故不能無語病若

上較在輢上所以蔽塵亦便於左右憑依楚辭九辨倚結輪兮
長大息涕增流兮下霑軾輪爲車闌所以固輢亦交錯於較倚
輪猶言倚較較高於軾故倚輪而其涕得下霑軾也若如曲禮
文閒作干承珙案作澗亦與干通小雅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
此二字通借之證毛詩正字韓詩借字其實一也易鴻漸于干
釋文引荀王注竝云干山閒澗水也虞注云小水從山流下稱
干翟注云干厓也此皆謂干卽澗耳劉淵林吳都賦注又引韓
詩地下而黃曰干黃疑潢字之誤潢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
引鄭注漸卦云干者大水之傍故停水處卽其義也至韓詩干
有兩訓則或由韓故韓說與舜君章句之不同若呂記引董氏
說謂次章在阿韓詩亦作在干謬矣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曲
阿一切經音義引作

靈緝云舊說以弗諼弗過弗告皆爲賢者畎畝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樂樂窮大之意不類故此詩不過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爲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所以刺其君之不能用也戴岷隱云弗諼者言不忘山中之樂若蕙帳空而山人去者皆忘之也弗過者弗與人相過弗告者弗與人議論也閉門絕交口不言世事此隱遁者之常也黃氏日鈔以此說爲當承珙案弗諼弗過毛皆無傳諼之訓忘已見洪奧傳以近在前篇可不復出但疏引王肅述毛以弗諼爲不忘先王之道則不如以不忘此樂者爲近至次章弗過以末章弗告傳云無所告語也推之則弗過當是無所過從之意疏引王肅云

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亦未必得毛旨也

顧人

序云顧人閔莊姜也承珙案此詩但極言夫人族戚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而無一語及其可閔之處若無此序首句則將以爲美莊姜矣然莊姜之賢固當不止于此也序云閔莊姜者自有左傳可證且序以閔言者七篇如君子陽陽之閔周楊之水之閔無臣詩中皆不見其意而序能言之其必有所受之矣

顧人其碩長氏經義雜記曰玉篇頁部顧渠衣切詩云顧人顧傳異長貌又顧顧然佳也案下章箋云敖敖猶頎頎也知詩顧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然據下正義曰以

蝤首蛾眉傳蝤首額廣而方說文額好兒从頁爭聲詩所謂額首段注說文云額首即蝤首毛傳不言蝤爲何物鄭箋乃言蝤蝤知毛作額鄭作蝤承珙案鄭不言額當爲蝤自是與毛同字

毛本亦作蝾但毛以蝾爲額之假借不以爲蝻蝻耳許云詩所謂顁首者此額亦當作蝾謂詩蝾首字卽此額字之借也猶他處云某字古文以爲某字正下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謂詩雅之雅古文作正此則謂詩蝾首之蝾小篆作額皆所以明假借也許凡引詩無言所謂者此獨變文故知引詩仍當作蝾不得因此謂毛亦作額也史記屬鵲倉公列傳其尺索刺斷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素非其義也又云一作泰素謂蝾首承琪案取象畫名也至蛾眉傳箋皆無說詩小學云王逸注騷云蛾眉好貌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離騷及招魂注竝云娥一作蛾今俗本倒易之娥作蛾者字之假借娥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之娥大招娥眉曼只枚乘七

發皓齒娥眉張衡思元賦嫮眼娥眉陸士衡詩美目揚上澤娥眉象翠翰倘從今本作蛾則一句中用蛾又用翠羽矧知文義者不爲矣承珙案漢書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云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娥揚揚其娥眉字亦作娥不作蛾也

顁人敖敖傳敖敖長貌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承珙案方言蓋鬱之假借說文頁部鬱下云鬱顁高也廣雅亦云顁高也顁爲頭高此字之本義引申爲頭長故廣韻云顁頭長又引申爲長貌亦如顁本頭佳貌而引申爲長貌也

河水洋洋翁氏附記云齊衛二國固皆可以河言要以河道論之經衛者多經齊者少其河流與衛都近與齊都遠且經明言北流則衛言河北流者適齊之路也若齊言北流則是通海也

聲讀若詩施罟濊濊此似近馬說然許意但引詩比方濊字之音耳桂氏馥遂謂說文引詩以證空大詩當本作施罟濊濊後人改爲濊濊又加讀若二字而水部濊下引詩亦後人所加夫

可言者必於水中網在水中不見所謂空大之狀桂氏乃欲以易觸流之訓亦不善於體物矣

鱣鮪發發傳鱣鯉也鱣鯉也段云毛傳於鱣云鯉一名鱣於鯉不云鱣者鯉者俗通行之語不待注也舍人云鯉一名鱣高誘古說如此自陸璣郭璞乃分鯉鱣爲二周頌有鮪薨薨之初生一曰鱣有鮪潛逃大雅鯉鱣鰋鯉也然則凡鯉曰鱣此與爾雅毛傳箋云鱣大鯉也然則凡鯉曰鱣驗此與爾雅毛傳故鱣風七月云二之日鱣觫一歲初生者爲荻長大爲蒹成則名爲葦分別甚明顧人疏所引李巡以蘆荻一草而不如孫炎郭璞以爲二草之諦然此二草

爾雅本不相蒙之則別統言之或亦可以通稱如爾雅列四種草而別之類其初生者皆名

萑葦蒹葭萭薍

萑葦蒹葭萭薍

之時故以此相訂毛義秋冬爲昏正可據此爲本經之一證
爲昭之說非也

泰彼塽垣以望復關傳復關君子所近箋亦不言其地之所在
竇宇記濟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三河北阜也復關隄在南
河縣故城今在開州西其
詩人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爲復關隄則其去黎陽以西之淇水
頓時向遠似未可以乘塽垣而望見之也

陳下爾爭關無乃言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
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
慕矣者謂三歲之後久而見酷暴猶谷風之既生既育比予于
畫也鄭箋以三歲食貧謂往之女家女家之穀食已三歲貧矣

女豈成文理據詩傳逝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敘與男相得之
初我乃決以卜筮子是我從子往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爾
其男子卄承琪案以記云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已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
爾女也履禮也言女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
言惡在己故過深自禮時用韓詩然陸德明詩音義云體韓
詩作屨屨牽也引韓詩其云卜筮而後
爲體本無咎惡之言假以此婦人但自怨自艾而不深責其男
子較之箋說更盛忠厚且以爾爲爾其男子與箋詩亦異觀下
句以爾車來則上爾字自以爾男子爲是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傳桑女工之所起沃

以此說爲長不知三歲會貧三歲爲婦皆謂初爲夫婦時耳凡下文言旣遂矣自在三歲之後久乃見棄非必三歲便棄也惟總角之宴一語則似幼卽爲婚而抱布來謀涉淇遠送又非稱男弱女之所爲此爲可疑王氏志長以總角別有所指蓋謂呪所私者所謂士貳其行者指故憐新婦人之所爲恨也田間詩學又疑是改適之婦見棄後夫轉追念其故夫結髮之情解愈支離承琪案總角之宴以下祇自悔其少不更事爲言笑盟誓以爲可託終身而不知其不可信也總角已恣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對宴安也謂其初本相安無事非同今日之不能安於室訓已見邶谷風故毛於此無訓

信誓旦旦校勘記云考釋文云旦旦說文作悬悬又心部

下重文云悬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悬悬是訂本毛作悬作悬悬也鄭箋之本字與許異經字作旦傳同而曰卽悬之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款誠字爲旦義仍爲悬實與許未嘗矛盾也正義引定本云定本旦旦猶怛怛是定本改悬用怛考文已本作信誓旦旦然猶怛怛也一本作旦旦猶怛怛然皆引而申之作悬悬也鄭箋序旨句但言衞女思歸下乃推原其所以思歸由於不見答耳詩旨一章第言夫婦相接之禮並無不見答意亦並未露誤承琪案說文怛憯也憯痛也方言怛痛也或疑此於信誓悬悬之意不協不知傷痛者至誠迫切之意故可通爲形容誠懇之貌如說文惻亦訓痛而後漢書張酺傳云閭閻惻惻出於誠惻惻懇切也又如說文權權喜歎也又引爾雅曰權權懽也又王章末駕言出游以寫我憂始露不答思歸之意無告也權本訓喜歎而憂者之歎歎亦與喜樂之歎歎同其切是其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思婦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或又疑傳箋屢言室家夫婦似誤認序中歸字獨不思末章傳云思卿衞之道正與序思歸相應何嘗誤認爲嫁曰歸乎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氏大臨曰淇水出林慮縣東流泉水出西北入淇之左右合左山而言之相衞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陽有泉源云泉源在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右泉在衞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承琪案水經注左爲經水右則淇水自南北東南逕朝歌城北又東屈而西轉夫衞都朝歌淇水自其北屈而西轉是亦在衞之西北其下流乃在西南且經文於穿水曰泉源水經云水自二源一曰馬溝一曰美溝皆出朝歌西北

詩自其源而言之故曰在左淇水詩不曰源則是自其下流至衞之西南故曰在右即一字之分別其不苟如此氏大

以爲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源在右正與經文相背誤矣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臧玉林曰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父母始知俗本爲誤毋讀若每與上淇水在右爲韻後兒唐

經亦然校勘記云小字本閩本明監本皆作遠兒宋刻經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承琪案王風葛藟曷須則莒皆毋兒自韻小雅沔水毋與友韻與此毋左爲韻正同顧氏炎武謂其未加考正漫從大全本耳

巧笑之瑳傳瑳巧笑貌案瑳疑齹之假借瑳字本一作磋

經音義云磋古文齹同說文齹齒參差也詩不必定作是解通

當爲笑而見齒之貌耳

佩玉之儺傳儺行有節度說文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此用毛義也段云此儺字本義其曹風之猗儺則說文之旖施也

承琪案曹當作檜檜有蕞楚之猗儺即小雅隰桑之阿難毛傳猗儺柔順阿難美盛其義相因說詳檜風要皆與行有節度之譬涅箴箴固錢氏柔緩之解而爲腰身裹儺之說宜稽古編之識之也

蘭

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案傳草字或萑字之誤或草上脫萑字當作芄蘭萑草也如木瓜楙木也之例爾雅萑萑郭注萑芄蘭曼生邢疏蔓一名芄蘭郝注萑芄或傳寫誤芄衍字也說文芄

蘭莞也此莞當爲萑或蔓承衍字也陸疏芄蘭一名蘿摩幽

人謂之雀瓠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鬻

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陳氏稽古編云宋沈括言芄蘭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如解結雖故以爲興蘗亦當似葉但不復見耳近世

鬻綱目祖其說言芄蘭實機即尖字如錐葉後曲如張弓指彊

此則蘗是決非沓矣但詩人託興本喻人君當柔潤溫良信

仔大臣豈專爲觿蘗二物取象乎況首章言支不言莢也毛鄭

義優沈說纖甚承琪案沈說見夢溪筆談其云莢出葉間如解

結雖與陸疏子長數寸者合支本與枝同唐石經及說苑引詩

皆作枝莢緻於枝上亦可云枝名醫別錄云芄蘭葉嫩時似蘿

摩鳥端大莖李時珍云葉長而後大前尖蘗當涉張弓指彊也

後箋似之其說雖本沈括然亦得之目驗近時程氏瑤田
艿蘭疏證亦云葉油綠色厚而不平正本圖末狹
而缺則此葉圖端象其環狹末象其缺沈云古人爲韘之制亦
當與艿蘭之葉相似者固可存之以備一解也

能不我知王氏述聞曰詩凡言寧不我顧寧不我嘉子不我思
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
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
才能之能能當讀爲而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狎益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
則佩韘而實不與我相狎益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
之文正與能字相應古字多借能爲而鄭箋乃不自謂無
知以驕慢人也是毛本讀能爲而鄭箋乃如字訓爲才能耳惟

以能不我知爲不自謂無知於經文不順段懋堂云無當作有
此說是也詩蓋以艿蘭之支興君子當柔潤溫良正與驕慢相
對又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以童子而佩觿然雖服成人之飾
不自謂我知所以爲柔潤溫良而有成人之德下章能不我甲
亦當云不自謂我已狎習蓋觿爲解結之物故言知韘是狎
之事故言狎習此皆正言之以反刺惠公之驕慢所謂陳善以
刺惡也傳用此意釋詩於詞旨最爲深婉若如箋說不如毋解
臣之所知爲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則淺直少味矣

垂帶悸兮傳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段懋堂曰此未知出
字爲何字之假借承珙案釋文悸韓詩作萃蓋悸卽萃字悸
悸从季聲季从稘省稘亦聲稘萃聲相近故悸亦可借爲萃韓

詩氏名物鈔以集傳既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而又言河廣之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八年冬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子予請于桓公曰請予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託于舅固由不忍傷父之意然夫人之志于襄公於前請未獲命至父疾而又固請之固繇夫人之志于謂襄公卽位夫人思宋而義不可往竊謂桓公在思返之理若襄公既已卽位不惟衛徙楚丘無河可渡與廟絕尤不安復萌此想也使此時思及汗宋是前乎此者宋嘗思今見先君已沒其子卽位思以國不勝其拳拳而作此焉則亦愚婦之鄙耳詩序廣義曰襄公盟讓千里之國不忍疏母子之情孝之至也而夫人之作是詩恐傷襄公之心也假而曰靡日不思其子將假有渡者之詞此是曲說詩固從賦不從興也四書釋地引而不崇朝可至也若曰吾於汝不過咫尺之暌耳益意實思之而語若爲未嘗思者然守不可歸之義而又曲體孝子之心夫人之情苦矣夫人之賢至矣故孔子以爲德之至承琪案此說益欲以曲通箋疏卽位後思之之說所引孔子語出鹽鐵論執務篇云好德如河廣者大旨謂有求則得所思不遠與論語之解略同實於本詩母子之義不相關涉也

杭亟 案段說非是說文杭下但引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乃舟四聲段云衛風一葦杭之傳杭渡也說文杭方舟也从方亢聲故謂渡爲杭卽杭字詩謂一葦可以爲之舟也舟所以渡故謂渡爲杭而曰襄公母者以此詩爲思子而作耳孔疏以河廣抗言詞嚴緝則以爲實詠今玩毛傳於首二句不言組則嚴說實塏

夫方舟士特舟並不引詩毛傳但云杭渡也杭在說文爲抗之或字抗有舉而加之意故箋云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以加字申成傳義則杭之爲抗明矣廣雅釋詁云抗渡也疑詩杭字本亦有作抗者杜篤論都賦造舟於渭北杭涇流卑懷後漢書作北抗注云說文抗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據此是章懷改杭爲抗夫上言造舟而忽雜以方舟之抗無此文理段氏反從其說誤矣次章曾不容刀釋文正義皆引說文舸字（今說文無此字）而於一葦杭之抗是陸孔皆知杭非舸字也

政予望之王逸注楚辭九歎引作企予望之說文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也是企正字跂同音假借字小雅如跂斯翼玉篇人部亦引作企文選贈蔡子篤詩注云跂與企同謂其聲同可通借耳

伯兮

序云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嚴緝引曹氏曰是役也王爲主而衛人屬焉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朱氏通義曰從王伐鄭事在衛宣公十三年三國之從王正也而序以爲刺時者刺其過時非刺宣公也鄭在衛之西南而詩言東者時三國從王必會兵東都乃行非謂鄭在衛西疑之又云無明文可考然則春秋非明文邪若但是衛國用兵何以有爲王前驅之語承珙案首序雖止云刺時然經中有爲王前驅一

義郎箋以縞葛之役當之證佐明白無可疑者陸堂詩學又因伯兮之東一言乃引春秋莊六年王人救衛謂之東者東與齊戰不知王人救衛非爲王前驅一戰即罷亦非過時不歸也自當以箋疏爲正

伯兮揭兮傳揭武貌碩人庶士有揭傳云揭武壯貌彼釋文云有揭韓詩作桀云健也段氏以傳訓揭爲武壯貌者謂揭即仡之假借承珙案有揭韓既作桀桀與傑古字同疑毛亦以揭爲傑之借字韓曰健毛曰武壯義亦相近此揭兮韓詩又作偈文選高唐賦序注引韓詩曰偈桀健也疾驅貌玉篇引詩從韓作偈而訓仍同毛云武貌葢說文雖無揭字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偈邱竭反健也武健義同毛殆以此揭兮又即偈之假借耳

惟傳於檜風之偈仡云偈偈疾驅此不同韓作疾驅而略同碩人訓義自葢以爲士前驅義尚在下此與邦之桀桀連文故當爲武貌耳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　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正義引考工記注三　殳戟矛皆插車輢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承珙案戈戟　言執何以獨云執殳說文殳以投（投當依太平御覽作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注云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疏云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此執殳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爲儀衛故不執戈盾旅賁氏云掌執戈盾夾王車

而趨左八人右八人注云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焉據此則執戈盾夾車者爲下士其執殳前驅者當爲中士歟司戈盾所謂授旅賁殳者蓋以授中士故說文獨於殳下言旅賁以先驅（禮書云殳雖進于車及王行則執而前驅急就篇注云旅賁以先驅者曰殳皆本說文）雖引禮文而實合於詩義傳以伯爲州伯正義以內則州伯釋之鄭彼注云州長中大夫一人而此執殳之旅賁則爲士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云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士之君子爲王前驅者自是諸侯大夫於王朝則爲士耳自伯之東毛詩明辨錄云衛在鄭之正北王在衛之西南俱與東不合惟孔疏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庶幾近之然思婦在室豈遽忘其身所居之地而以伯爲東行邪鄘氏泉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豈有以淇縣目洛陽爲東者胡氏紹曾曰衛人從王屬右軍號公林父正東行矣夫左右軍皆從王而東伐鄭由京師向鄭南行右軍在西路焉得援爲東行之據然則何以云東也葢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常供護衛周禮虎賁旅賁之職夾車而趨卽執戈盾者不必拘泥殳字若泥定兵器爲殳則建於車右非常執者又王有從車貳車而無前驅之車故於執字前驅字而知前驅步從正旅賁也其妻從仕于周故云自伯之東承琪案田閒詩學云周室東遷天下稱爲東周之東者猶言之周又云三國之士其始至京師以赴王命猶未知其果伐與否迨聞王師之東則伐鄭決矣伯也前驅室人殆有死亡之慮故憂思益深耳此葢因王不在衛之東又無主帥

毛詩後箋卷五

力呈反善忩亡向反又如字爾雅釋文引詩云焉得諼草令人善忩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忩憂之草此正義說傳云諼訓爲忩非爾雅翼云衛之君子有死亡之虞故憂思益深耳此葢因王不在衛之東又無主帥義本忩上有善字之證其仍云忩憂者以鄭說爲毛說凡正義以爲毛鄭不異者其自爲文每如此非傳有憂字也正義本當亦不誤釋文云說文作藼云令人忩憂也所以著其異耳不知者反據之并取正義自爲文者以改此傳失之甚矣承琪案此說是也孔疏以諼非草名嚴緝力辨其非爾雅翼云衛之君子有死遑時不反其婦人思之則心痗首疾思欲暫忩之而不可得故願得善忩之草而植之庶幾渙然而無所思然世豈有此物哉葢亦極言其情說者因萱音之與諼同也遂命萱以爲忩

以萱合其音以忘合其義耳然忘草可也而所謂忘憂之字何從出哉據此云願得善忘之草似羅所見傳本亦無忘字故於忘憂之名但引說文養生論博物志以爲皆諸儒會之語可謂善讀傳箋者矣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引韓詩焉得諼草辭君曰諼草忘憂也然則忘憂之名出韓詩章句說文從韓與毛異義傳箋皆祇作設想之詞不謂實有此草於焉得二字最合爾雅備列草名而但有諼訓別無諼草陸氏稽古編因釋訓菱諼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釋文引詩作菱草遂謂伯兮詩當作菱爲草名與考槃不同然正義引孫注爾雅云焉得諼草是叔然所見詩仍作諼不從艸作菱也毛西河詩札引陸機疏從兄車騎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是

禮則且易忘憂爲忘歸矣此可爲解頤之

有狐

序云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焉耳韓詩外傳曰其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饑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貧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云云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　寘此以鴈羽篇語與有狐二語同引者因上文衣食並言故也然又案序有男女失時喪其妃耦之語喪亦失也謂失其妃耦之意正合

及男女婚姻而與毛序刺時之意正合

爾黃氏日鈔曰諸家皆以爲婦人欲嫁之詞岷隱之說覺優游得詩人之意　雄曰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緜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　寡婦之淫志承珙案如果寡婦欲嫁而作爲自媒自炫之　句何所取而列之三百故後儒多覺其不安而有取于戴說但戴以無裳爲無與治之猶不及傳箋以無裳喻無妻得比興之旨耳

日鈔又云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子以爲獨行求匹之貌李迂仲祖毛記戴氏獨以爲安閒不迫諸家祖朱說者以狐非美物綏綏爲安閒耳然恐詩人託物起興不似此拘也稽古編曰朱傳特見齊南山鄭箋求匹之訓因移以釋衛詩耳然南山之綏綏毛義實勝鄭矣承珙案玉篇夕行遲貌詩雄狐夕夕

今作綏戴氏安閒之義與行遲正合然凡獸之性獨行多急遽匹行多安閒亦其大較也故匹行已足該行遲之義陸堂詩學云塗山歌綏綏白狐爲毛色舒散之貌猶荀子所云綏綏兮其有文章也其實舒散與安閒意近要皆不如訓匹行者取與尤切合也

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毛鄭詩考正曰水紙注河水篇引段國沙洲記曰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經義述聞曰厲謂水崖也廣雅隒崖也又隒崖厲方也又邊崖旁隒方也隒崖厲皆在旁之名故皆訓爲方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爲淇水之崖非承上淇梁言之戴以厲爲梁屬非也承珙案

傳以厲爲深可厲之旁固明知此厲非深則厲之厲但厲必深水其旁水淺處亦可名厲實則此厲當爲瀨之借字史記南越傳爲戈船下厲將軍漢書作下瀨說文瀨水流沙上也楚辭卮瀨兮淺淺是瀨爲水流沙石間當在由深而淺之處上章卮絕水曰梁爲水深之所次章言厲爲水淺之所一章言側則在岸矣立言次序如此說文砅厲石渡水也或从厲作濿厲瀨同聲故厲卮渡水之砅與水流沙上之瀨義足相成聲亦同類而又與涉水之厲轉相引申故深則厲說文作砅此水旁之厲又借深厲之字爲之若但訓水旁與側無別傳云深可厲之旁者用彼厲以見此厲故也李集解引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則望文生義矣

木瓜

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漢唐宋諸儒皆從序說朱子請尊孟說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正用序說呂記引朱子說則但以爲尋常施報之言已稍變其義至作集傳乃以爲男女贈答之詞疑與靜女同類當時輔廣最爲篤信師說者尚疑此詩但見忠厚之意絕無褻慢之情以小序云云恐非後人揣度者所能及因疑是齊桓既歿之後衛文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而朱子不以爲然但謂美桓之說於經文無所據不知衛人戴桓之德實有難於報稱者故作此詩以致其意詩乃詠歌之文非紀事之史安得盡著實跡於篇中哉且此詩在衛風之末或如輔說爲衛文忘齊大惠而作則風刺之詩更不當直言其事何可以經無明文疑之劉氏瑾又駁序云齊桓之德豈可僅比于草木衛人之報何乃自擬于重寶不知作者之旨正以人當薄遺厚報故設爲瓊瓜不等之喻言若有厚于此者報當何如此尤詩人微婉之意也至靜女之詩如古序說本非男女贈答之作即謂美人靜女經有其言而此詩則有何明文可據乎且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孔叢雖非眞古書然如此等已先見於毛傳當必有所授之春秋昭二年左傳韓起聘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使果爲男女贈答之私則何以謂之行禮而名卿燕享安所取之若謂賦詩斷章則孔叢所引孔子之言自二南至采菽皆實據詩義與古序相

木瓜若桃李本皆木耳自不必復稱爲木詩言木桃木李者因上章木字以成文耳毛公無訓蓋即以爲桃李徐爰道謂別於羊桃雀李其說亦通若櫨子及模櫨皆與木瓜同類不應目爲桃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爲本桃足知木桃卽桃烏得爲木瓜之類乎

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正義曰以言瓊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此與應劭云瓊玉之華者同義說文瓊赤玉也段注云赤當作亦說文時有言亦者如李賢所引診亦視也鳥部鸞亦神靈之精也之類此上下文皆云玉也則瓊亦當爲玉名倘是赤玉當廁瑀瑑二篆間矣唐人陸德明張守節皆引作赤玉則其譌

本傳文作美玉者轉寫之誤呂記引傳段氏云說文琚珉瑤皆石之美者今說文瑤下亦作玉之美者誤周禮王獻玉爵后獻瑤爵禮記玉爵獻酌瑤爵獻大夫是其等差承琪案正義又云瑤亦佩玉名者冀設新書言佩玉捍珠以納其間大戴作蚍珠韓詩外傳作蠙珠然珠字從玉其初蓋以玉爲者後乃用蚌珠代之荀卿賦曰旋玉瑤珠不知佩也古人殆以瑤爲珠以充佩玉故知瑤亦佩玉名也

報之以瓊玖段氏云王風傳曰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今此傳作玉名乃玉石之誤耳玉石見楊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承琪案首章正義云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此瓊玖玉

名名當作石荼謂傳訓瓊玖爲玉石與瑤佩玉名瑤爲美石三者互文見義若作瓊玖玉名則與瑤佩玉名同不得云二者矣正義又云瑤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二者皆玉石雜也此玖言玉名亦當作玉石荼以瑤之美石玖之玉石證瑤雖佩玉名而亦爲玉石雜也今本正義瓊玖玉名玖言玉名二名字皆石之誤若此傳本以玖爲玉名則正義不當引邱中有麻傳以明玖非全玉矣

毛詩後箋卷五終

長壽李滋然初校

益陽蔡　芳覆校

毛詩後箋卷六

涇　胡承珙撰

王

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當爲作雅猶校勘記云閩本同由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承珙案鄭意似謂詩人之作自降爲風耳范甯誤會鄭意其穀梁序云孔子就大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因學紀聞已駁之即鄭謂詩人自降亦無此理陳潛室又謂雅詩多朝會燕饗樂章及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音節與列國之風同也然王風之首篇爲黍離即作于周大夫君子于役序亦云大夫思其危難以風是豈得謂盡出民俗歌謠乎黃實夫曰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此爲聲調之說亦近渺茫無已則惟孔疏以風雅之作各自有體者似爲近之正義又引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于諸侯之上黍離箋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于國風焉釋文云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似鄭亦同服義然詩譜謂之王城譜則王即東都王城亦地名也陸堂詩學曰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爲尊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黍離或曰周可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于城周日十二世敬王避子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日稱周則與周南混矣故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以王尊周者亦非也顧氏日知錄曰邶鄘衞王列國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于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衞采于殷之故都者則繫之王驥山之陽凡王之詩牽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以猶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僭于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誤矣

天王降爲風或是衰周時勢何至雅詩亦變爲風乎王室雖陵遲而雅詩誰能禁之不作且二南與豳雖爲風之終始而其爲國風則一也豈亦有升降之殊歟善乎夾漈鄭氏之言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非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自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于雅汪琬曰十五國風中有二南王豳皆天子之詩雅頌有賓筵抑戒魯頌皆諸侯之詩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或曰平王政教東遷故斥爲風行父請命于周然後有頌然則王之斥爲風也孰斥之王不自斥也作詩者不自斥采詩者必不敢斥其所得之詩以告于王也豳屬之詩猶列于雅而平王獨否是不逮豳屬也由三家之說

思之則王降爲風之謬顯然矣

虞東學詩曰先儒以王風係平王猶以周南召南係二公其先同也周爲周之南召爲召之南王則澗水東瀍水西之王城皆以地言不應從人立說曲言黍離降風也又曰白康成有不能復雅之云楊龜山據之以雅亡爲詩亡者也然攷趙岐注孟則曰太平道衰王跡止息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王魯齋則謂風雅頌俱亡而安溪詩所又特據風雅爲說論莫能一愚竊以爲都非要義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于詩春秋之作何與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難據即迂仲魯齋安溪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巡狩

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攷其得失而黜陟之若爲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載在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燭然若明一篇詩之典厥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刪定焉蓋鉄所以存王迹於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也刪諸儒所論詩亡者而折衷之則爲寧近蓋詩首風次頌之總名無庸舉彼遺此若疑國風今但有周魯頌亦名倍十加焉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否矣

黍離

序云黍離閔宗周也新序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

思之詩黍離是也王氏詩考以劉向所云爲魯詩說承琪案說苑奉使編載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爲太子奉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此蓋亦以黍離降風也又曰白康成有不能詩故倉唐於文侯父子之閒借以爲風新序說苑劉向一人之作其說詩旨趣當同但左傳衛壽窃旌先往是死在伋先安得有閔兄兒害之事且使黍離果爲壽作當列之衛風何爲冠於王風之首其不足據明矣詩考又引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令禽惡爲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大旨與劉向說同而事與八又異然尹吉甫在宣王時尚是西周不應其詩列於東都也

韓詩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戀不識
[illegible]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
七月豳風云思親者我言不分閔周者黍稷莫辨此用韓義而閔
唐又本毛序范氏祖傳詩氏名物鈔皆以覩黍爲稷釋首二句
惟李氏集解以爲不必如此說承培謂稷皆彼者止見有
黍有穉徧地皆然序所謂盡爲禾黍是也
序云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
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李氏本謂以事理推之未必盡然
所見黍離當在野外鍾氏夏祥亦謂岐周故地以封秦應
劭爲禾黍慶東學詩曰此感於鄭氏秦譜陳仁錫都八百里之
而不黍者也禾屬而黍者黍則禾屬而不黍者也對文則散文
說以爲秦不應毀廢宗廟宮室也案史記平王東遷以岐
則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陸璣曰

以西之地曰戎侵奪我岐豐秦能逐戎即有其地秦仁岐
以西豐鎬在岐東爲戎所據非秦有也終襄公世不[illegible]戎至
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至[illegible]
隸周境秦不得過而問焉特[illegible]戎殘破平王東周[illegible]帝不復加
葛銅駝荊棘固所不免耳史言殷墟城壞生麥則周[illegible]黍稷理
亦有之承琪案史記秦獻地于周在平王東遷後二十一年當
犬戎蹂躪之後至此而周始得有其地大夫行役因以經過故
都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此事之必然者廣東
之說足破季本謂詩人見黍穉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
雄天下而傷周室不競之謬論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鄭氏注三禮及箋詩不詳稷之形狀氾勝

[illegible]書鄭氏頗引其說亦不言稷集傳云黍似蘆者本陶隱
[illegible]與稷相似之語而陶說唐本注已辨之云黍不黏亦不
似蘆詩氏名物鈔互易朱傳黍稷之訓以爲得實陳氏稽古編
以黍爲今之黍子以黍之不黏者爲稷此說以稷爲稷非是說見下　陸氏稼
書引雷禮之說謂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小而稷大黍穗
散而稷穗聚黍有黏有不黏而稷性疏所辨似矣黏雷氏仍是
以稷爲今之小米其誤更甚其餘言人人[illegible]皆不名程氏瑤田
九穀考之精析其黍考曰說文黍禾屬而[illegible]者也以大暑而種
故謂之黍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illegible]者非謂禾爲黍屬
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illegible]屬對文則散文
則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illegible]曰[illegible]飯用黍之不黏

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illegible]粥[illegible]屬不黏者有[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名於是
黏者得專稱黍矣今山西人無論[illegible]與不黏統呼之曰[illegible]太
原以東則呼黏者爲黍子不黏者爲糜子[illegible]武邑人呼[illegible]之米曰
稷米北方粢穄音相近[illegible]專稷名承爲曰人論者因謂稷粢一
物而以黏不黏分粟稷安之矣諸書言[illegible]大火中是以
[illegible]至而種也說文稺幼禾以大暑而種蓋至[illegible]其正時
實夏至也段氏以[illegible]太字爲衍文案[illegible]也[illegible]者[illegible]其稷考
[illegible]說文稷齋也[illegible]之長齋稷也重文作粢[illegible]之黏者重文
[illegible]稀疏粟大名也黏者爲秫也分[illegible]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
謂之[illegible]文[illegible]劉熙釋名之類而[illegible]大[illegible]
稷苗似蘆粒亦大南人呼爲蘆粢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

八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次之高粱
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管子書曰至七
十日陰濕釋而蓺稷百日不蓺稷秦漢以來諸書竝冒梁爲稷
無論稷粱二穀缺一不可卽以管子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
之末今之正月也雖南北氣候不齊曾未聞有正月蓺粱粟者
而高粱早種於正月者則南北竝有之故曰稷爲首種首種者
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
乎故司農之官曰后稷凶之爲五穀之總名（廣韻稷五穀總名）因之爲
祭穀之總名也（鄭氏注周禮甸師職蠭掌祭稷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其黏者黃白
二種所謂秫也以秫爲黏稷於是他穀之黏者亦假借通稱之
曰秫崔豹古今注所謂秫爲黏稻是也不黏者亦白二種民俗

多種赤者故得專紅粱之名穀譜蜀黍一名高粱蜀黍爲秫之
緩聲秫爲蜀黍之合聲黍爲蜀黍猶葵類之大者名
蜀葵又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
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竝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
其形稷舉其名也承珙案黍稷名古今不易而高粱尚有木稷之
名卽南人謂之蘆穄者穄當亦稷音之譌程氏所言可爲定論
惟高粱正月下種而小雅黍稷方華正義以二
有此說然則毛傳歷道其見之云自因行役餱久而作此詩苗
與穗皆追溯之詞本不相妨也

繹文云離說文作穲承珙案今說文無此字王氏詩考亦引說
文作穲黃公紹韻會同未知二家係采繹文之說抑宋元時說
文尚有此字與否玉篇則云穲禾把也益取其稀疏適歷之意
故字从离聲毛詩作離離舊注謂編懸之磬

也鄭風狡童使我不能息兮傳云憂不能自息也此則經文並無
憂字而段亦云當作噎憂與黍離同尤非是

君子于役

序云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
風焉呂記曰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承琪案范氏詩
補傳云行役之人所憂者死亡耳飢渴則致疾病疾病則致死
亡所謂危難即疾病死亡也卒章祝其苟無飢渴蓋思其危難
所由致而風諭之使無飢渴以生患也此闡發序義甚明范氏
在南宋初必其時已有疑序之言者故爲此說蓋不始於讀詩
記矣

朱子詩序辨說以爲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集傳又以爲
大夫行役室家思而賦之其說微異豈欲扭合下篇君子陽陽
與此爲一人所作故俱以爲大夫妻歟然果何所據而知之至
室家之思王氏總聞已引班叔皮北征賦曰晻晻其將暮兮覩
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四句爲證不知
李善注文選於上二句引此詩於下二句引雄雉序曰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是則怨曠者竝不指此詩不得援以爲證

君子于役王城譙疏云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序皆云平王
是平王詩矣文選北征賦注引詩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李氏
集解嚴氏詩緝兩目錄皆作君子行役或據之以爲篇目當作
君子行役承琪案詩首句箋云君子于往行役往字明爲于字
作訓凡篇目多取詩首句自當仍作于役譙疏選注及李嚴目

序下君子行役之文而誤耳

傳云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其餘傳箋無說者自以便文不闕意義耳埤雅云羊性畏露故早出晚歸此說亦近於鑿

易其有佸傳佸會也說文人部佸會也引詩易其有佸蓋佸會疊韻爲訓故栝與髻檜與鬠皆同字又佸與括字異而義亦略同說文括絜也絜有約束之義凡物之總會者曰括故此傳云佸會也而小雅車舝德音來括傳又云括會也釋文括本亦作佸會與至義亦相因下文羊牛下括傳云括至也而釋文於有佸又引韓詩云佸至也是矣又案括與格聲亦相近易略例語成而後有格釋文云一本格作括尚書格其非心正義以格謂檢括格有至訓故括亦訓至矣

君子陽陽

序云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案此詩及中谷有蓷兔爰皆云閔周彼二詩皆有憂詞此獨言樂而亦云閔周者蘇氏詩傳曰君子以賤爲樂則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蓋此詩正中谷有蓷兔爰之所兆也陳氏稽古編曰序詩者其知本乎

朱子初解本從序說後疑此詩亦前篇婦人所作者因篇首俱以君子爲言耳當時如輔廣已疑其師說許氏名物鈔曰以大夫招其妻入於舞位亦或有微礙否毛詩明辨錄曰古者士大夫家有樂不自考擊卽幼習象勺成人之後亦不聞無故自舞若君子行役初歸雖有室家之樂亦何至執簧執翿聲容並肆承珙案此詩自當與簡兮同意徐氏與喬曰春官磬師教縵樂

燕樂之鐘磬注燕樂房中之樂也陽陽之君子其磬師鐘師皆中士下士爲之於論鼓鐘周何以盛執簧由房周何以衰論世者可以思矣

右招我由房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案房中對廟朝言之人君燕息時所作之樂非廟朝之樂故曰房中下章由敖箋云從之於燕舞之位者此燕亦燕息之燕非燕享之燕也虞東學詩據儀禮燕朝服于寢注謂燕於路寢駁正義小寢之說章氏易又謂執簧執翿樂舞既備不應作於房中皆誤

左執翿傳翿纛也翳也段氏云翳也之上當有纛字此爾雅翿翳翳也舞上有纛字考正義引爾雅翿翳纛也又引舍人曰翳翿也然後說之云故傳并引之正說傳用

爾雅而去其一蘸字之意考文古本反用添傳失之甚矣承珙
案說文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从羽殹聲詩曰左執翳此據集
文引詩作翿乃後人據俗本毛詩改據此知詩本作翳說文無翿字翿乃儔之別
體人部儔翳也从人壽聲徐鍇曰儔古與翿字同義蓋儔正字
或作翿經典遂通用翿若蘸字六書所無不但作蘸爲俗郎作
蘸亦非爾雅釋言當本作翳翿也後人多識翿少識翳
又別有作蘸之俗字寫爾雅者既以翿易翳復以蘸易翿而他
經傳亦往往有俗人據改者周禮鄉師執蘸及鄭注引爾雅蘸
陳風值其鷺翿傳云翿翳也皆當作翿詳見爾雅古義
爾雅本作翿翳也不作蘸翳也此詩當是左執翳傳當是翳翿
也翳也傳本用爾雅釋詩爾雅二句雖是以翿釋翳以翳釋翿
然翳翿聲義竝同故傳引爾雅中閒可省一翿字若爾雅本作
翿蘸也蘸翳也則詩文竝無蘸字何用幷引蘸翳也一句乎王風
正義仍引爾雅作蘸翳也自是後人因誤本改之至翳既爲翿翿既爲翳一義相承故
說文卽約之曰翳翳也若陳風經文則本作翿不作翳故傳亦
止引爾雅翿翳也一句耳

箋云翳舞者所持翳舞也虞東學詩曰宛邱箋謂翳舞者所
持以指麾此祥道引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言以蘸與旌引二
舞者其說信矣而此箋又謂羽舞按羽舞析眾羽爲之非蘸也
燕舞自用旄舞當以宛邱箋爲正承珙案此說非是周禮樂師
有旄舞鄭司農云旄舞者氂牛之尾飾旄是旄舞竝非用
於燕樂顧氏特以旄人有祭祀賓客舞其燕樂之文耳不知祭

敖猶周禮之囿游也此卽本之釋文但未悟敖游之訓卽毛傳

序云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
焉陳氏稽古編以集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用諸侯之師王師
止衞王室不以出征未知出何典記因歷舉周官大司馬諸職
所言偏兩卒伍之名蒐苗獮狩之法及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
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之明證見於書序與
外傳者又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卽見於詩不得謂天
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其說甚辨承珙案出征究與遣戍有別
經傳所言皆天子征伐諸侯之事從未有以畿甸之民而爲諸

戍戍守者此序言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固西周以前未有之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傳興也揚激揚也不言興意正義以鄭風揚之水傳云激揚之水不能漂束楚乎則此篇興意當同鄭箋於此篇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於下民於鄭風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飢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二篇興意略同而於唐風揚之水則云激揚之水潔淨鮮盛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云云取興與王鄭二詩大異承琪案若如鄭風傳義則揚之水二句爲反興而於唐風仍不明所興之意惟以經證經國風言揚之水者三不應異義鄭箋既云激揚之水淸

三國皆以其助已而德之耳此說於情事似近至篤信以
[illegible]信陽軍則梁氏益謂是楚靈王所遷在信陽州之方城
[illegible]非平王時之申矣又郡國志云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呂侯
國與地廣記蔡州新蔡縣故呂國王伯厚曰今以左傳攷之楚
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爲正王氏詩攷往往
雜引他說鮮所折衷獨此條所見甚確
不流東蒲傳蒲草也箋云蒲蒲柳釋文引孫毓云蒲草之聲不
與戚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盧氏考證
曰孫毓以蒲草之蒲讀平聲蒲柳之蒲讀上聲故以傳爲不協
箋義爲長不知古人同字異義無煩改音也承珙案說文蒲水
草也或以作席从艸浦聲是則蒲草讀從浦聲正與許協周禮

職方其澤藪曰弦蒲司農注蒲或爲浦堯時菙莆生庖廚論衡
作脯或亦作蒲古無四聲蒲浦本皆可與許協安見必爲蒲柳
乃協許韻乎孫毓朋王難鄭者此字獨從鄭箋強生區別殊屬
謬說陸作音義時已不能詳其所以異然卽蒲草與蒲柳異音
亦在四聲既分以後未足以評毛鄭也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傳蓷雚也馮氏名物疏曰案毛傳云蓷雚大車傳云
茯雚攷本草諸書充蔚子並無雚名豈毛以蓷爲茯乎毛又云
陸草生谷中傷於水據本草充蔚正生海濱池澤非陸草也魏
博士等以爲菴閭本草菴閭生雍州川谷及上黨道邊春生苗
謂浥爛百草經此皆菶邑而無色觀經於乾脩溼皆以暵言之
則必非乾義可該故傳以灘爲菶貌並非如暵之但訓燥也然

毛从艸雚聲詩曰中谷有蓷段氏注云萑當作隹各本皆誤王
[illegible]傳曰蓷雚釋草曰萑蓷雚爾雅本作隹與毛傳雚字同後人
[illegible]加艹頭耳茯亦一名雚皆謂其色似夫不也承珙案說文萑
亂也从艸隹聲胡官切 萑艸多皃从艸隹聲職追二字音訓絕殊
皆與蓷無涉爾雅之萑蓷雚之萑蓷自當祇作隹以別於萑萑艸多皃
人所加毛傳於大車訓茯雚也恐其與蓷相亂故又申之云蘆
之初生者也毛氏何嘗以蓷爲茯乎且爾雅釋言之茯雚也說
文之茯一曰雚及毛傳之蓷雚茯雚其字皆當作隹馬芻鳥芻
亦皆轉寫所加耳至正義引陸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
明皆云菴閭韓詩及三蒼悉云益母嚴緝據本草益母生海濱
池澤以毛傳傷水之說爲非不知蘇頌圖經又言充蔚今園圃

及田野極多是不必盡生水濱王氏總聞又云益母草在野甚
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則其性不宜水可知且凡隰草
固生於下溼若谷中水之所注亦不能生卽如菴閭在子虛賦
亦卑溼所生究未必能久浸於谷中之水而不菶也

暵其乾矣傳暵菶貌陸草生於水中傷於水諸家皆誤認暵字
故以乾爲乾燥溼爲卑溼不知說文暵下訓乾但引易燥萬物
者莫暵乎火竝不引詩惟水部灘水濡而乾也引詩灘其乾矣
是則詩本作灘不作暵可知毛傳亦必作灘云菶貌者說文菶
鬱也从艸於聲一曰殘也菶鬱者兼乾與溼言之乾謂槁瘁溼
謂浥爛百草經此皆菶邑而無色觀經於乾脩溼皆以暵言之
則必非乾義可該故傳以灘爲菶貌竝非如暵之但訓燥也然

文承上中谷言之故傳又以爲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葽谷中水之所注庶草所不能生既傷於水而病則或成槁瘁或成泥爛皆有菸鬱之形次章脩爲且乾者又介於槁瘁泥爛之閒也幽風子尾脩脩傳云脩脩敝也脩定本作脩訓敝與此義略同箋於末章云雖之傷始則溼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有薄厚孔疏衍之云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此由泥於乾燥卑溼之義而不知其同爲草病之狀乾固菸貌脩與溼亦皆爲菸鬱之形耳蘇氏詩傳以爲先燥其乾者終更燥其溼者以爲旱由漸而甚與夫妻之以漸而薄李解嚴緝皆從之然經文暵其與喟其條其啜其四其字皆連上一字作形容之詞非以其乾其修其溼二字相連也說文鵻不同暵但訓乾而曰水濡而乾者以鵻字从水說其本義此

乾與乾燥異義當如外强中乾之乾謂菁華已盡乾竭徒存許書此種訓義最爲微妙毛傳於三章云雖遇水則溼者此亦非乾溼之溼說文乙部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倝聲土部堨下入也从土曷聲則是與乾對稱者字本作堨水部溼幽溼也此與涪訓幽溼同幽即叔爲幽赤之幽廣雅鬱幽也幽與鬱同義是溼亦當爲菸鬱之貌方言溼憂也注云溼者失意潛沮之名葢人憂鬱謂之溼物幽鬱謂之溼故在人則爲於邑後漢書馬衡傳日暗暗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在物則爲菸邑楚辭九辨葉菸邑而無色此其義也與泛言乾溼者不同不然遇水則溼凡物皆然尚何待於故訓乎

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何及二字文義相連嗟字自當在句首

寫者誤倒之今各本皆然從來無人是正序下正義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可知孔所見本已誤倒矣韓詩外傳二說菟絲本篇引詩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說菟同無嗟乎二字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王氏釋詞謂韓外傳兩引詩孔子語遂以嗟爲句中語助嗟字當皆作何嗟及矣而未檢所引此朱子初說後作集傳仍用此語戴氏續詩記曰東遷以來至于桓王伐鄭之在何字下非今本誤倒此說非是

兔爰

序云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呂記引朱氏曰爲此詩者葢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遂時之多難如此

時近七十年矣我生之初雖時已亂離尚未至此今禍患之興稠沓如此不如無生之爲愈也范氏詩審曰後序以此爲桓王詩朱子不詳其世攷桓王在位二十三年惟率蔡衛陳伐鄭一事見春秋傳他無所攷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則明爲平王詩也幽王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爲至犬戎入寇王死驪山禍始大劇東遷以後戎患未息平乃覩顏庶仇成申戎許征役不息非逢此百罹逢此百凶乎毛詩明辨錄曰此篇當是幽王時詩不必拘定平王葢我生之初正當宣王中興爲西周之盛我生之後正當幽王時遇此君弒國亡之亂故言逢此百罹若東遷已定民方安集不至於如幽之甚細繹之非痛定之思也序謂桓王失信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

歷艱難轉憶少不更事之時爲足樂耳如此說則不必較量於
平桓之世而皆可通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傳興也爰爰緩意爲網爲罹言爲政有緩
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
也案此箋善申傳意聽縱者謂解放之一切經音義引韓詩曰
爰爰發蹤之貌也蹤當作縱顏師古注漢書蕭何傳曰發縱謂
解縱而放之也箋云聽縱與韓詩義同躁蹙者正義云定本作
操此卽公羊傳操之已蹙之義釋文既音十刀反又云今作躁與箋義合非是正義曰
兎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兎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
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王心之不均也或謂政有緩急未爲大害
何至於欲寐而不動以死不知政刑乖舛皆由于緩急失中解

縱則法制日隳操切則禁防益羸斯民之視聽無所從手足無
所措百樂叢生未有不至於大亂者非所謂百罹百憂百凶乎
且尚寐無叱者不過欲付世事於不知耳原非如士燮叔孫婼
之祈死故黃氏日鈔曰人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叱無覺無
聽付理亂于不知耳近世釋以爲欲死者過也

葛藟

序云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案春秋文七
年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
比況國君乎杜注孔疏皆引此詩爲證則序說與左傳合無可
疑者集傳謂世衰民散有棄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於葛

蘋取興之意殊不親切翁氏詩附記曰序云刺平王棄九族故三章皆言終遠兄弟是此句實陳棄九族之事若作流民失所解則應首二章自云遠其父母而末一章乃云遠其兄弟方與謂父謂母謂昆義相比協不宜三章皆以遠兄弟爲說也

正義云定本作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釋文云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校勘記曰譜下正義云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攷此是集注本釋文本皆誤以皇甫謐所改入毛鄭詩承琪案皇甫不過因其次兎爰後而改之別無他據然自秦火之後篇帙散亡傳者失次先後之

序固有難以過執者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陳氏稽古編曰箋疏本謂葛藟得河潤而生長與已不受王恩葛藟之不如宋胡氏旦反其說以爲葛藟之宜生邱陵不宜生水畔以喻已之失所又引他詩詠葛藟語以爲葛性喜燥惡溼之證然所引諸詩惟旄邱誠爲高阜耳若檜木條枚蒙楚止言其附木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者爾雅以爲水注谿之名其近水更甚安得顧我乎傳訓終爲已正與亦莫我顧亦字相呼應言王已遠我雖謂爲父而亦如他人之莫我顧矣次章箋云王又無母恩傳文非是按勘記曰又者繫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謂有父道者必兼母道也三章傳云昆兄也文安得云又哉

段懋堂云小功以下爲兄弟篇中言兄弟者自其親疏言之謂一名燕蘡好生河滸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青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邊也此言藟名燕蘡與陸疏云藟名巨瓜似燕蘡者微異然云好生河滸邊與別錄千歲藟不生大山川谷谷則非性不宜水可知　姚氏識名解亦駁胡說云河滸河涘河濱乃近水高出之地葛藟非水中正葛藟之所託以生者而曰必生於山谷邱野而不生於水厓吾不信也李集解又引王氏說謂水所盪危地也潤澤葛藟而生之亦所以自固陸氏埤雅卽用其義此則節外生枝殊可不必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辭其下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後儒解此異於箋疏者有二說焉一說厈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謂他人爲父呂記所引王氏李氏蘇氏之說是也然指厈過甚恐無是理一說風王以一本之義嚴氏粲郝氏敬張氏彩之說是也此則謂王不順惟箋疏以父母不顧父母直自視如他人之父母亦於理不順惟箋疏以父母昆皆指王言益九族之戴王本所謂天地父母者乃王已遠棄族親則雖戴王爲父而不異謂他人爲父矣夫謂他人爲父尚安肯顧我乎傳訓終爲已正與亦莫我顧亦字相呼應言王已遠我雖謂爲父而亦如他人之莫我顧矣次章箋云王又無母恩此本箋語正義標起止不誤今各本脫去句首箋字遂屬之傳文非是按勘記曰又者繫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謂有父道者必兼母道也三章傳云昆兄也文安得云又哉

段懋堂云小功以下爲兄弟篇中言兄弟者自其親疏言之謂

情止乎禮義者詩人抑揚之詞何可固執范氏祖禹傳曰據詩所陳當禮義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行露美召伯之意略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其息訟雖同而所以息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明也曰不敢者德威惟畏也明與威皆出于德其可美均也此說得之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傳大車大夫之車毳衣大夫之服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決訟箋云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嚴緝引曹氏曰毳衣冕服也享王於廟及助王祭禘則服之未有服以聽訟者陳氏啟源曰毛謂服毳冕以聽訟當本於師說也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

或古制爾耳康成好以禮釋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承珙案毛意亦祇以大夫出巡邦國決獄獎訟故因車服以指目其人謂乘此車服此服而來者爲出封聽訟之大夫如漢遣直指使者衣繡衣巡行郡國稱爲繡衣使者之比不必泥於毳冕助祭而非聽訟之服也

毳衣如菼傳菼也　旗下當脫玉字陳氏稽古編曰說文引詩菼作綩云帛雖色菼則引詩毳衣自當同大鄭周禮注以毳衣爲綩毛則引詩毳衣如菼說文所據異義其糸部云綩帛雖色也從糸劉聲詩曰毳衣如綩此所據亦與毛傳不同疑皆三家詩說蓋謂扇衣之雖色如綩帛之雖色耳但西胡毳布究未必以爲冕服則當以後鄭周禮注爲正

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箋云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正義引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

來賢大夫承珙案漢書哀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彀則異室死則同穴附葬之禮自周興焉此西京詔書將以太后合葬定陶恭王而引此詩足知詩所陳者必夫婦之正禮此詔與毛義正合箋疏之言皆爲有本若係淫奔者約誓之辭何至用以比太后之葬且天下有生不得爲夫婦而死可合葬以同穴者乎　晏子春秋諫上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欲葬其母於其牖晏子言之景公許之引詩云彀則異室死則同穴此亦謂是夫婦之正禮也

邱中有麻

彼留子嗟傳賁大夫氏嚴緝引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說文有鎏無劉然鎏劉瀏皆从劉聲故或疑許書脫劉篆或疑鎏之邑下本作刀轉寫誤田竊意劉即鎏之別體鎏又省作留

故酋氏卽劉氏路史以酋爲國名唐堯長子監明之後妘姓潙
地隸彭城陳氏稽古編較之曰酋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
聚者是若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
厥後八十餘年而酋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豎子嗟
之遭放逐幷失其酋邑平承琪案括地志云劉聚卽劉累故城
蓋在夏爲劉累邑在周則爲周大夫酋氏之邑漢書地理志河
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洛水注云合水北與劉水
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注於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
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諸書所言皆合春秋劉康公見成十
之後有劉夏襄十五年劉摯卽劉公劉狄卽伯盆公子皆食采於此雖未知
其卽子國子嗟後人與否要皆以邑氏者襄十五年公羊傳云劉者邑也其稱劉何

氏邑也若桓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於酋及遷鄭焉而野
酋至蔡仲省酋而爲宋所執此則地與宋近卽水經渠水注所
引孟康曰酋鄭邑也後爲陳所幷故曰陳酋者至路史所云彭
城之酋則左傳襄元年楚子辛侵宋呂酋者皆不足以證王風
之酋也

傳以子嗟爲大夫字子國爲子嗟父正義云毛時書籍猶多或
有所據承琪案不但毛公必有所據鄭箋從毛竝無異說亦必
其時古籍尚存有可徵信者歐陽本義謂其人其事不見於春
秋史記以毛爲附會善乎李氏集解曰此猶陳風所謂子仲之
子豈必求於他書益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跡不必於春秋史記
中求之也至正義云子國是子嗟之父不應同時見逐又不應

往往爲人所改江南者多善本如有杕之杜駉駉牡馬等則此之單爲施不
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若以毛鄭皆重文爲疑則傳箋每正文
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如邶谷風有洸有潰傳箋竝云
洸洸潰潰十月之交噂沓背憎傳箋云噂噂沓沓皆是承琪案
臧說是也又釋文云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正義述毛
云彼酋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此所謂讀將如字也然
依此則經文當作其將來不應作將其來矣竊謂毛讀將如字
若箋訓將子無怒之訓將爲願將其來者願其來正序所謂
思也釋文云鄭七良反是謂鄭訓將爲請然次章箋云言其將
來會是鄭意讀如鬳兮方將萬舞之將訓當爲且非訓爲請而
讀七良反也

邱中有李箋云邱中而有李又雷氏之子所治陸氏埤雅曰三章皆邱中也則雷子之政脩廉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皆邱中也則雷子之政脩矣此人之所以思也法言曰男子咼婦人桑之謂思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邱中有李又能使人不盜也承珙案此說最合詩旨篇中思人愛樹之意與甘棠略同其人必能勸農桑教樹藝如循吏傳所稱桑麻滿野麥秀兩岐者蓋賢大夫之有惠愛者故去而國人思之如此何氏古義乃以陸說爲不識比興之意過矣

廣雅書局栞

毛詩後箋卷六終

黟縣黃士陵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鄭

緇衣

毛詩後箋卷十

毛詩後箋卷七

此正所謂宏世居卿士之位者也

將仲子

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公穀二家皆謂是甚鄭伯之惡左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范氏補傳謂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道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莊公本不得爲大惡特以庸闇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故聖人以恕待之陳氏稽古編卽用其說云公穀二子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以爲殺彼特據傳聞以爲戀斷耳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今觀兩叔于田詩段所長祇在飲酒田獵馳馬暴虎耳莊公機險百倍於段心固未嘗忌之祇以母所鍾愛遠嫌避讒不加抑制詩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致段不克令終莊公不得無罪焉若以爲有意殺弟恐未必然也嚴緝言將仲子首序必經聖人之筆故意與左氏合良不謬矣承珙案序首言刺莊公已具春秋褒貶之法其下云云乃就詩詞言之蓋詩人託爲公拒祭仲之詞其時實祇以母所鍾愛順母私情恣其寵榮初非有心殺害作詩者以此爲諷不失溫柔敦厚之意序亦因而明之不必牽合後事過爲誅心之論也

無折我樹杞傳杞木名也承珙案詩言杞者凡七惟此言木名不必別爲山木南山亦當爲枸櫅其所據陸疏杞一名枸骨山材也云云姚氏識名解援崔豹古今注所言證陸璣乃釋下南山有杞非此章之杞其解甚確別見小雅是詩祇有二杞竝無三杞

之別也

無折我樹桑傳桑木之眾也下無折我樹檀傳檀彊刃作剛今本之木案二傳於木必兼言其形性者自以取興所在故箋申之云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然則所謂桑與檀者蓋皆以喻段可知桑以喻段之得眾所謂厚將得眾也段懋堂云此諸兄多言非是檀以喻段之恃彊所謂多行不義也李解引王氏以謂始曰無踰我里中曰無踰我園以言仲子之言猶峻而莊公拒之彌固也始曰無折我樹杞中曰無折我樹桑卒曰無折我樹檀以言莊公不制段於早而段之彌強也李迂仲騶諫莊公固拒則王說似於傳箋有合

吳氏肅公曰子展賦此詩見左傳襄二十六年取兄弟相讬之意則豈淫奔語乎承珙案子展之賦此詩杜注雖云義取眾言可畏然實以全詩皆有關于兄弟竝非斷章惟晉語姜氏勸重耳歸國專引卒章末三句此則斷章取義耳

叔于田

序云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陳氏稽古編曰叔段善飲酒工服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猶誦宣姜爲邦媛皇父爲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人虛譽之詞嚴緝謂京城私黨談說之稱爲美仁猶河朔之人正輩但以此爲私黨美段之詞則於莊不合是猶泥於詩中仁武等語不知所謂仁武美好者不過飲酒服馬之事蓋以爲舍是皆無足道者故許氏詩鈔亦云詳味其辭非小人黨惡者之言乃君子知幾者所作也

何氏古義曰朱子于此詩既從序矣而又云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辭則胡不思後篇獻于公所之語其爲叔段之事鑿鑿明甚夫猶此叔于田也此而可疑孰不可疑邪承珙案詩序辨說泥于詩中巷字謂段以國君貴弟不應出居閭巷下雜民伍不知傳訓巷爲里塗郎說文所謂巷里中道也鄭箋但言國人不復言巷猶云傾城出觀里巷爲空耳且謂從叔者巷之人非以叔爲居此巷也明乎此可無所用其疑矣

劉氏詩益曰美且仁對居人言益巷居者宜相仁愛也次章冬獵曰符承首章于田而申言其時美且好對飲酒言益飲酒者宜好會也三章郊外曰野承前二章于田于符而申言其地美且武對服馬言益乘馬者宜有武容也

大叔于田

序云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嚴緝云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首序以爲刺莊公益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首序經聖人之手矣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爲美叔段叔聊爲美桓叔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承珙案二詩皆祇言叔之材藝武勇詞似[illegible]之實則形容其輕揚麤暴之氣習知其不足以有爲而且將乃

于禍故意又似乎戒之然言外見公之於叔不早諫教卒使陷
于不義所言在此所刺在彼此風人主文譎諫之義也
大叔于田阮氏校勘記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有大字此
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
云大叔至傷女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
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二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
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
首句有大字揆序入詩耳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珙案顏師古注
漢書匡衡傳引詩將叔無狃而釋之曰叔莊公之弟大叔也可
見小顏所據詩本與釋文同章首無大字故於將叔字作此解
開成石經則據正義本耳蘇傳云二詩皇曰叔于田故加大以

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於首章失
之矣此謂首章不應加大是也而讀大爲大小之大非也上篇
叔于田傳云叔大叔段也釋文太音泰後大叔皆放此然則此
序加大以別之者自以段有大叔之號故卽以爲別耳嚴緝云
短篇者止曰叔于田長篇者加大爲別亦是以大小爲說有是
文理乎
兩驂如舞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
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皆說兩服兩驂知此經
所云亦總驂服董氏逌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
舞也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承珙案周官保氏注
駕卽謂前駕大雖下武箋云下猶後也是上爲前下爲後古人自有此稱　諸家因箋說而以

上匪解之非是或引說文驤馬之低卬以襄車裹亦可不必
火烈具揚傳揚揚光也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箋古編曰玩疏語傳衍一揚字呂記嚴緝引此亦無下揚字承珙案陳說是也毛益以揚光二字連讀卽蒙經文揚字作訓不必更疊揚字如北風傳虛徐也卽蒙經文其虛其邪訓之此所以簡奧難通也
控引磬控忌抑縱送忌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黃氏元吉曰考磬控縱送之義孔氏申毛謂無正文朱傳磬控縱送千而縱送別解則以上言善射良御而分以應之耳然此章言射者只一句下三句言御馬之良下章言馬者只一句下三句言射舉之專體如羅文又未嘗不相配也承珙案朱傳言作騁益毛詩特借騁爲騁耳說詩者謂馬名取諸鳥以其毛色

舍拔曰縱覆踊曰送二語本蘇氏詩傳舍拔見秦風駟鐵覆踊二字殊不明晰許氏名物鈔云覆倒也踊弓頭稍劉差斜似簫故亦謂爲簫射者既發矢則弓隨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此說非是凡張弓稍皆內向僅一發矢亦不至傾倒指前若如所言乃所謂翻其反矣者小雅角弓正義云北狄角弓弛則體反故惟弛弓始有覆踊之象此則獵畢之事又當在行比喻略同此似箋勝於傳正義申之是也
兩驂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之兩手相佐助也
相似如後世宋燕晨鳧之類顧氏詩本音第引廣韻騁烏驄爲證皆不知說文本有騁字也
正義曰鄭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承珙案箋前章上襄義同兩服在前而齊其首兩驂在後而如夫手則如手與上雁行比喻略同此似箋勝於傳正義申之是也
火烈具舉傳舉盛也下文叔馬慢忌叔發罕忌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夫田事既將畢矣何以復言火盛承珙案首章火烈具舉傳以烈爲列箋云列人持火俱舉正義曰火嫌爲火猛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炤之陳氏禮書

經文三具舉具揚則宵田之說爲近且若係火田則周官大司馬誓田火禁注云火禁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則獵畢之時其火將止不應復言火盛此詩自是宵田用燎首章初獵之時其火乍舉次章正獵之際其火方揚末章獵畢將歸持炬炤路其火自當更盛故知箋疏之說不可易以爲證

八

公漪人刺文公也案序以此詩爲公子素作亦如王風毛傳必有所據漢書古今人表之公孫素當卽其人何二年傳云鄭伯素惡高克或因素字偶同遂謂鄭

毛詩後箋卷七

伯未惡高克此於序文上下皆不順其說非也

邶風　漢書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劉昭補注一統志遇于清杜預曰滎陽有清陽亭此語誤甚左傳閔二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云清衞邑濟北東阿縣乃云前驅在車之右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矛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鄭義相戾總之考工記言兵車六等之法與盧人言六建也承珙案伯兮箋引考工記兵車六等亦無夷矛此箋爲酋夷正義申之謂禦狄於竟爲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六等是也然伯兮詩爲王前驅則是攻國之兵故箋不言夷矛是酋矛皆以四尺爲差

毛詩後箋卷七

鄭可建於車上但其長至三尋自非車上所利用惟守國之兵車之六等不數若

清人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矛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爲重
自與魯頌但言二矛者義異此疏及魯頌疏釋箋皆當惟伯今
疏牽於六等六建之文致生轇轕耳
王氏詩稗疏云兵車所載之戎器有酋矛夷矛之長
二丈四尺當漢尺一丈八尺所謂丈八鏦音委蛇矛
西健兒歌丈八蛇矛左右盤鏦蛇夷三字通用今尺丈六
尺四寸後世步騎或用之古者惟用以守若建於車上則不
而易搖持之以刺則礙于車後之籓而舉之必後舉之後
里而無力故不可以攻而惟用以守望守者步卒操之進
也車無夷矛而云二矛者二俱酋矛
所謂長兵短用者也
毛詩後箋卷七
將執弓右用矛臨敵則惟所便用二矛猶小戎之有二
而弓備將執弓而矛備因勢之遠近則隨用承珙案
無義矛雖與鄭異然夷矛之建車與否經無明文
之以備一說至謂二矛一爲車右所持一備將帥之用
矛建於車右而將居車左所備之矛又當建於
無由見其爲重是與經文重英重喬之言相背
以爲荷葉則非惟沈重音胡可反而云兩矛之飾相負荷者得
之正義釋傳引候人傳訓荷爲揭二矛重累如相負揭其釋箋
謂題識者所以縣毛羽皆是而又云縣羽重累爲累荷則與箋
說不合馮氏名物疏云重喬猶云重英諸說紛然不如直從毛
氏陳氏稽古編曰重英重喬均當以毛傳爲正箋云畫飾疏云
畫飾誤善述毛意者也兵車六建之中二矛最出其上人舉目
之故指以爲言首章言其朱畫之飾次章言其有揭之形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闕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正義以此爲士卒兵車尚書甘誓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左車左右車右孔疏以爲凡兵車甲士三人所主者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王氏詩稗疏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迭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靭而舒敏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羅尹中之理周禮大馭掌馭玉路犯軾王自左馭馭下祝其曰

王固左馭吉自左而鄉中也馭犯軾斂轡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軾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即戎且不居中而說將乎鞏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侯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左之明證（案王氏肯之經傳疏證特錄之惟此條立爲四證惟此條）朱殷則似卻克居中而御者左要之杜預所云自非元帥御者中將在左之言既無典據而卻克或以傷夷易位未可知也

鴛則左旋右抽者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車回旋演戰之法耳毛傳曰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是已蓋兵車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

序云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詩明辨錄云鄭之羔裘美其大夫較羔羊之美在言外更爲著明何以在列國則爲變風蓋王化之行如羔羊雖流其衣服威儀之合度舒徐

羔裘

而已其他無溢美之詞與茅茨梁桷桃夭同一平談斯其所以爲盛與只此便分正變如小序於變風中有頌美者皆云思古之盛以刺今之不然則是變風有刻而無美豈理也哉承珙案此說非是此詩所陳純是思古之美而其意則以刺今序所言者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耳許氏詩深曰刺朝如宋人諫院記及待漏院記之類此就衣服言之彼就官與地言之皆以風刺其同朝非有所顯斥之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此說得之沈氏又云如序說則變風有刺而無美亦不然淇澳緇衣車鄰駟鐵諸篇序何嘗不言美乎

洵直且侯傳洵均侯君也毛義皆本爾雅韓詩外傳洵作恂與毛云皆直且侯韓云信有時以澤澤李軌音釋澤與舍義並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承珙案釋文舍音赦此因箋訓舍爲

直且侯義並可通釋文又引韓詩云侯美也如大雅文王烝哉毛本爾雅訓烝爲君釋文引韓詩訓美此則義異不可強同案洵直且侯似宜從韓

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已之子（新序節士義勇兩篇亦皆作彼已）左傳襄二十七年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益古人於此等以聲爲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天叔于田之忌箋云忌詰如彼已之子之已崧高之迈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皆然然其字亦必各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洳椒聊侯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已汾沮洳彼其之子韓詩外傳節士篇引作已是也若文選陸士衡吳趨行及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彦兮又謝元暉苔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已之子美無度此毛詩恐皆韓詩之誤

舍命不渝傳渝變也惠氏古義曰箋云舍猶處也王肅云舍受也案舍猶釋也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周頌其耕澤澤爾雅作釋釋康成周禮注曰舍即釋也士冠禮注云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即舍命也益古有是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戴氏詩攷正曰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澤李軌音釋澤與舍義並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承珙案釋文舍音赦此因箋訓舍爲

處故爲作音又云沈書者反是沈重意以舍爲舍釋之舍宍然鄭雖訓舍猶處而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是以命爲軰命之命韓詩外傳云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晏子曰子不與吾殺子直兵將鉤之晏子曰吾聞嗣君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其下引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新序義勇篇同此蓋以舍命爲授命與鄭義合戴氏用王肅之訓以爲受君命非也

羔裘豹飾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姚氏識名解曰正義以君裘用此詩褒飾異皮爲臣之服引唐風作證謂緣以豹皮爲祛褒二尺長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引玉藻豹褒豹

飾異文明飾非裒傳所謂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愚按飾義通用凡緣領緣褒緣屨皆謂之飾豹飾自指褒袪而言裘惟有緣之制未聞有緣領者玉藻以豹飾爲君子之服亦指士大夫言未嘗專指人君之服也承珙案姚說是也玉藻首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下乃言君子狐青裘豹褒羔裘豹飾之等其下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分析甚明故鄭注以君子爲大夫士正義以君子狐青羔裘君皆用純大夫士雜以豹褒豹飾爲異義皆小異是孔所見說文本有摻字訓斂與方言同（方言摻細也斂物而或曰摻）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幠正足證豹飾爲人臣之服而以爲非古過矣嚴緝云或謂檜羔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羔裘兼刺君臣然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服舍命不渝及司直邦彥皆臣事也止當爲刺在朝之臣自稱爲好手者乎

自戕其木者乎

遵大路

摻執子之祛兮傳摻擊祛袂也毛詩寫官記曰摻既爲擊何又云執摻當爲摻摻女手之摻以摻然之手而執子之祛也若宋玉賦云遵大路兮擊子祛則以擊爲執原無摻情承珙案姚說是也玉藻首云君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分析甚明故鄭注以君子爲大古義已有此說謂說文無摻字宜通作攕云好手貌不知此詩正義明云說文摻字參聲訓爲斂也操字桑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是孔所見說文本有摻字訓斂與方言同（方言摻細也斂物而或曰摻）毛訓摻爲擊者說文擊撮持也撮亦與斂義近總之摻執二字義本有別不必改爲好手之攕天下有執袹踽人而自稱爲好手者乎

王氏稚疏曰毛傳云袪袂也案玄端之制士之袂二尺二寸大夫以上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袂祛殊裁袂聯腰腋之際而袪則袖口也唐風羔裘豹袪蓋以豹皮飾裘之袖口若以袪爲袂則橫施異飾于肘腕之閒甚不類矣後世文人不審而有聯袂分袂把袂之語皆沿毛傳之誤承珙案正義引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袪袂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此釋傳義甚明經傳或言以袂拂几（儀禮有司徹）或言反袂拭面（公羊傳）皆指袖口而言是袪未嘗不通稱袂王氏不察而以之譏傳妄矣（王逸注楚辭哀時命云袪袖也此散文得通之證）

無我惡兮不憗故也傳憗遬也箋云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我以莫裘是莫飾之說原本毛公而以之駁傳豈非蠹生於木而

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承琪案箋云不速於先君之道者言不急急於先君之道遂聽君子之去而不顧耳以先君之道釋故字非讀故爲是故之故孔疏衍之乃云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殆誤會箋末使我然三字以爲釋經故字耳殊不思下章箋云好猶善也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是明以先君之道釋好字使我然三字於經無當矣宋儒不能通鄭箋之意而欲變其說如李解云言君子無惡我也我之故惟願子之不速去也呂記引朱氏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遽絕也揆之經文皆於慝故二字倒置嚴緝云莊公失道君子惡之遵循大路而去其國人欲擎持其裾袖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於故舊也言棄去之徒以之自享古之賢婦善相其夫爲酒食以待賓友延譽者史

速也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辭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風之庶其或留也范氏補傳云詩人謂君子何忍舍我君遵大路而去我欲擎其袪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爲可惡不敢速忘故舊之情也我欲執其手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爲可醜不敢速忘昔日之好也既欲擎其袪又欲執其手以見爲王留行之意甚明既陳故舊之情復陳昔日之好以見詩人述已之私情期君子之必聽非愛君憂國者安得此言哉承琪案唐風羔裘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與此詩故也好也正同鄭彼箋云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又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以彼證此固當以嚴緝范傳之說爲長

女曰雞鳴

序云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陳氏稽古編曰首二章士弋晏雁女則宜之以爲燕賓之用皆陳古說德事也歐陽氏以勤生解之夫勤生者小民之細行耳以此爲賢將白圭猗頓皆可升堂入室邪況夫婦相燕樂而不及賓客則與說德何關夙寤晨興祗自謀口腹之需斯乃飲食之人與留色者相去無幾幷不得謂之勤生惡得謂之賢始信古注之義長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箋疏皆指賓客與首章差殊爲未當今案子字應是女曰士之言與子宜之女爲士宜之也與子偕老承飲酒言則所燕之賓與士相親愛老而不衰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承琪案陳說是也女主中饋惟酒食是議豈徒以之自享古之賢婦善相其夫爲酒食以待賓友延譽者史

傳多載其事此詩已先之矣唐李華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義本傳箋何等正大歐陽本義泥於偕老二字以爲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益見鄙風君子偕老哉詩及爾偕老皆夫婦之詞然擊鼓之言偕老即爲卒伍約誓之語安見賓客必不可言偕老況以婦人而願其夫之賓友白首如新尤足見其賢智至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云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宋儒必以爲夫婦親愛之意者亦泥於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類耳獨不思鹿鳴又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邪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箋云所弋之鳧雁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埤雅云加與元鶴加加雙鶩之意同弱弓

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承琪案陸說是也弋言加之專言弋下宖之方言者自不應以加之卽爲加豆蘇氏詩傳亦引史記骫弓微緻加諸扈雁之上呂記朱傳竝從其說此弋之承上弋字傳於宖下宖言之宖亦當承上宖字傳於宖之訓者而下宖字無訓則爲同義可知箋云宖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正義謂與上宖者別王氏述聞謂不當與上異訓爾雅宖者也李巡注云宖飲酒之者正義引是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稽古編曰佩玉瓊琚傳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橫貫璜下垂衝牙在兩璜中央衝突前後琚瑀則納於眾玉與珩之閒孔疏說是也

卽言亦略相同而不及琚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言之詳也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有瑵衡衡衝牙也大戴禮保傅篇作雙衡漢書賈誼傳顏師古注魚豢魏略及一禮圖竝同皆從之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疏云詩傳謂韓詩衡橫也謂瑵玉爲橫梁下以組懸于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半璧曰璜乃邊璧記文見大宗伯注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于衡之中央於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衡牙案毛詩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哀係衡之兩頭組末係于璜蠙蚌也蚌珠故曰蠙珠納其閒者組繩有五皆穿於其閒故也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朱子集傳錢氏詩詁皆祖其說但朱以琚瑀皆爲佩名琚在旁組之中瑀在中組之中錢以琚爲佩名瑀乃石之可爲琚者非佩名也又

竝非以瑀石爲琚佩大戴禮保傅篇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韓詩傳言蠙珠不言琚瑀毛傳言琚瑀不言蠙珠大戴則玭卽珠琚瑀竝稱是所佩有玉有石有珠非一類故曰雜正義申傳云佩玉之名未盡于此故言之類以包之王氏稗疏謂琚瑀卽玭珠而玭珠專名雜佩亦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集韻來字贈字皆叶入聲然來字或可讀入聲贈字斷不可讀入聲姑闕之段氏詩小學云戴先生曰當作貽貽與蒸登韻相通之理此來贈爲韻古人九人徵召爲宮徵得來爲登來仍孫爲耳孫詩訓爲承皆之當改爲貽孔氏詩聲類云之咍爲蒸登之陰聲若乃之與凝徵訓火音則音祉上林賦蘅芷葺洲杜若蘼蕪登與咍通之證也之與仍之與疑在中組之中錢以琚爲佩名瑀乃石之可爲琚者非佩名也又

等字率爲多改反朕字在登韻則爲噳蛇之朕在德韻則爲螣
朕之朕能字四收於登韻咍韻等韻代韻詩則惟一與又協一
與忌協樂記人不能無樂注以爲古書能字能可以詩耐朕可
以讀朕則朕亦可以讀識又何足爲異曾之言則也則之 載
色此 書轉注之道也承珙案改賠爲貽始於雪山紹聞蓋疑
一字形近致誤然貽字雖見於漢碑經典祇作詒賠之與詒形
不相近段氏孔氏以來賠韻本可通所辨極確今更考得說文
倆讀若陪劖讀若陪德訓爲升漢書周緤傳注憑陪聲相近亦
皆之咍職德與蒸登相通之證也

有女同車

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有功

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
故國人刺之正義云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
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
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
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荅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
姜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
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復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
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
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承珙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
氏至自齊卽文姜也六年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是時
文姜歸魯已久則所謂齊侯又請妻之者其非文姜明甚至稱

孟姜舊古者男女異長嫡長稱伯宋伯姬是也庶長稱孟齊孟
乡是也或文姜是嫡出孟姜是庶出耳
陳氏奐古編曰鄭詩二十一篇其六篇皆爲忽而作計忽兩爲
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奔衛其繼以桓十五年
六月歸至十七年遇弒前後在位不及三載事至微矣而國人
閔之刺之惓惓無已哲豈非以其世子當立而不克令終故獨
加憐惜歟案忽六詩孔氏以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爲作於前立
時以山有扶蘇隰兮狡童揚之水四篇爲作於後立時今合之
鄭事殆不謬也忽之立而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彎起於
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當時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鄭突不
能恃宋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褰裳之思見正皆汲汲於

外援也忽之歸而復見弒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於
內也使忽能用賢去奸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良士
共圖國政則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
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變在內也然則前立
二詩其作於忽之旣奔後立四詩其作於忽之未弒乎旣奔故
多惋惜之情未弒故多憂危之語詩人忠愛之思千載如見矣
承珙案呂記引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於齊未爲失也而
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昔於大國長
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名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
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illegible]能懲創而
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illegible]不能奪不能烏也又

固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偽不
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陳氏之說蓋本於此而推闡情
事尤爲曲暢

趙氏文哲有斠雅堂別集曰朱子以忽之辭昏未爲不正其失國以勢
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故力斥序爲失是非之正害禮義之
公而疑此詩亦淫奔之作則旨攸之忽之辭昏有二始以非耦
爲辭繼以師昏爲辭其守義不可謂不正特是鄭莊之時內多
嬖寵外有權臣羣公子交構其閒禍亂之萌已非一朝夕之故
忽以守小節而亡大援以致失國國人自擊心傷形諸嗟歎亦
未失忠厚之遺也且忽之辭昏祭仲不言之乎君內多寵子無
大援將不立忽不能聽君子譏其善自爲謀而謀不及國是當
於前娶之不當殊

時鄭之廷臣及後之據經作傳親承孔子之教如左氏者皆以
其辭昏爲失豈作詩者與序詩者一人之私言乎至以爲淫奔
之詩者朱子特以鄭風而膾之耳今就經文詮之同車者親迎
之侯也曰佩玉是有矩步之節
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彼溱洧之相謔桑中之相要有如是之
威儀盛飾昭彰耳目者乎虞東學詩曰左傳昭十六年六卿餞韓宣
子于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摽兮皆有求助大國相與唱和之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傳佩瑀所以納閒校勘記云女曰雞鳴
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玖此據宋本今本皆作珮玫女曰雞鳴傳云雞鳴不
璜琚瑀衡牙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而證其爲佩則衝
牙及珩引玉藻璜琚引列女傳琚引此經惟瑀獨無所證故先引
毛公禹玖石次玉後引邱中有麻云貽我佩玖而云然則琚玖

與瑤皆是厄次玉玖是佩則瑤亦佩也若此傳作瑤則傳自有
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爲譬況矣作玖者是也承珙案上篇傳
言琚瑀此篇傳言瑤玖古人注經原有互見相足之例按勘記
是又李華書云詩曰將翱將翔佩玉瓊瑤此秦舅姑助祭祀之
儀也亦可見此詩是極言昏禮之美唐人說詩其恪守傳箋不
敢橫生異義如此

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道其德也按勘記云近本誤作
小字本作傳道其德也爲傳其道德又脫也字
是繹文以傳道作音可證呂記引長樂劉氏曰德音謂齊侯請
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此蓋疑於所指者爲文姜不足當
德音之美不知孟姜本非文姜安知其必無賢德嚴緝云言齊
女有賢譽至今使人不能忘恨不娶之也車舝德音來括言其
名益綏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扶蘇即扶木耳

毛詩後箋卷七

毛傳以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箋云扶胥
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
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承珙案傳意高
下謂山隰大謂扶蘇小謂荷華正言以刺忽二章一例皆謂
各得其宜箋互易其小大義近牽強以荷華喻美德不宜置于
下位豈欲樹荷于山上乎且首章既以扶蘇喻不美荷華喻美
下章又以喬松喻美而游龍喻不美使山隰倒置比物錯互非
也

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嚴緝云世稱美好之人爲子
都孟子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美人
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也詩彼姝者子兩出一爲賢者一爲

女子也若以此子都爲美貌則與狂且意義不貫承珙案子都子充皆假言賢者不必實有其人易林蠱之比云視闇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益不見者謂有所蔽則雖美而不見下乃見狂且則所美非美耳後儒因左傳公孫閼字子都遂附會爲此詩之子都而子充無所考豐坊乃造爲瑕叔盈字子充之說并以宣十二年左傳之宋大夫名狂狡者爲狂且狡童之稱皆無稽之言不足與辨

稽古編曰首章子都狂且鄭以美惡妍媸爲君子小人之喻次章子充訓忠良狡童訓有貌無實則正言之兩章一喻一正文義差殊未爲盡善承珙案序下正義云箋傳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據此是一本有作美人者

但云有貌無實則卽以目昭公原不爲刺子指斥彼狡童兮自指昭公而言但此詩首章狂且傳祇訓爲狂人未嘗明指昭公兩章文義竝同不應異訓故正義并以狂且指昭惟序云所美非美則子都子充爲美而狂且狡童爲不正與經文脗合箋義實勝於傳不必曲爲解說 汪氏毛詩異義曰孫毓謂傳以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不若箋指小人爲長其言是矣然以傳義未之疑傳文有誤也傳以章首二句爲反興則下二句義當接成傳釋子都爲美好子充爲良人正指君子則狂且狡童當指小人所舍失當反正對言合序所美非美之義無由以狂且狡童目昭公也傳如以目昭公亦必於釋狂且下著之不應於下章始言又上章解狂且之義而狡童之義於狡童篇釋之似此傳狡童昭公也係彼傳上文後脫誤移於此耳彼序刺忽不與賢人圖事爲昭公之言故曰狡童昭公也昭公有壯狡之志傳以狡童之義在後總釋此因略而不言不然於此言其人於彼言其義傳文何礙乃爾彼此參校知不如是也承珙案此說雖無明據然細繹文義固是通論

游龍應此五位之土也淮南言水草之始海間生屈龍龍生於容華容華生蔇蔇生莘藻莘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茭者生於莘藻屈龍豈亦此龍草邪姚氏識名解云淮南逆流浮草所自必是從其始生微者言之豈有紅龍之大而生莘蔇細物者邪羅端良以屈龍爲游龍未可據也承珙案淮南墜形訓歷言人物所生皆取其類之相近者言之蓋謂同類者相聚以生非必以彼物生此物也況高誘注云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字之誤然則其說不始於羅氏矣

乃見狡童傳狡童昭公也稽古編曰子都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鄭說是也毛以狂狡目昭公失之矣惠氏定宇曰狡童序以爲刺忽毛說不爲無據承珙案狡爲狡好之狡鄭箋亦

揼兮揼兮風其吹女傳揼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李氏集解云君倡臣和理之常也今君弱臣強專命自恣不稟於君不待君命而動詩人所以刺之也蘇氏詩傳則謂此憂懼之詞而非倡和之意呂記嚴緝皆本之以風之吹揼喻國將危亡以倡予和女爲大臣相約倡和以謀國難或且因寒裳序云思大國之見正并謂倡者望晉之倡義納忽以此詩叔兮伯兮與旄邱同承琪案風喻號令本屬古義君出令臣行令又係常經仍當以傳箋爲是若謂思大國之倡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之女是指大國而言而風其吹女之女不得指大國又當自喻其國是兩女字異義非也

稽古編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爲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予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爲羣臣相謂之詞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然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康成之意徒以叔伯爲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相謂耳案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彄爲叔父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此方言動相指斥不必未成人者始可加之也史記箕子過殷墟作麥秀之歌（尚書大傳以爲微子作）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可目紂則此不嫌於擬忽矣朱子又云忽無大罪國人不應數刺之然昭公之復國也祭仲擅權而不能制高渠彌發難而不能察突居鄭別都而不能討外無強援內無良輔以至於亡則固多可刺之道矣聖人錄此等詩以示戒萬世豈私一鄭忽乎哉

強場相服將倡者叔而和者伯乎抑倡者伯而和者叔乎於文義殊不明晰

承珙案桓十七年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孔疏云韓子以爲言君子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知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此與桓六年傳君子謂忽善自爲謀者皆不足於忽之詞蓋忽之爲人殆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者故山有扶蘇隰有萇楚以致身弒國危而不悟也

錢氏竹汀曰古本狡當爲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狡猾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只是少年通稱非

甚不美之名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樸不以爲嫌段氏詩經小學云壯狡與月令之壯佼皆當作姣姣好也有壯狡之志正義以童心釋之是也承珙案狡童是少年通稱非壯狡呂氏春秋作壯狡詩碩人箋長麗佼好還箋猗嗟箋昌佼好貌月出佼人僚兮釋文並云佼本作狡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據此則箕子以狡童目紂者亦止爲形貌佼好之稱明甚且此傳云壯狡之志則又非徒形貌高注呂覽云壯狡多力之士是壯狡與雄武意略同昭公志在自奮而所與圖者非其人故惟有壯狡之志而闇于事機終將及禍愈使人思其故而憂之至不能會息焉然則謂毛以狡童目昭公爲佞理者皆不達古人文義者也

褰裳

序云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昭十六年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昭也而不知早誅焉以能終乎朱子以爲詩序之失本於左傳而未察其斷章取義意不知斷章取義者如詩本爲鄭忽而作而歌詩者爲晉荀偃即是斷章取義矣若謂以本國淫詩而公然歌於聘卿祖餞之際必無是理且如所言則狂童之狂乃斷章以譏韓宣天下有如是之唐突者乎呂覽求人篇曰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觀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

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此尤義例事白無庸別生歧說爲之詩即謂誦其詩耳

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承珙案狂童箋疏皆以指突蘇氏詩傳謂狂童爲忽固非或又以爲指祭仲高渠彌者亦未是祭仲等固屬亂臣而箋謂突篡嫡賢庶戎首春秋桓十一年書突歸于鄭穀梁曰曰突賤之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曰突何以名篡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曰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夫突爲篡正忽爲復正與序云思見正者合然則所謂狂童非指突而何玉篇云僮幼迷荒者詩云狂僮之狂也且傳曰狂行僮昏所化也字皆作僮今毛詩作童者乃借字耳褰裳涉溱釋文云褰袴也承珙案

說文衣部褰下引春秋傳徵褰與蹇冒是褎爲本義毛詩借爲摳衣之字段注說文於褰下云古褰衣或作故云然耳又手部摳摳衣也从手褰聲段云詩言褰裳當作此褰褰訓褎非其義也亦有作蹇者謂虧其下體之衣較作褰也作蹇亦以聲同故借以手摳衣不必有虧損之義也白虎通云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此謂褰裳與摳衣同義則褰當爲摳可知嚴緝引釋文云褰摳也摳挈也摳恪矣反此正用說文摳字之訓今釋文無此語益有脫誤宋本釋文本或作褰下有

非字是陸亦不以爲當作蹇也

傳溱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溍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溍與洧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湟从水秦聲廣韻溍水南入洧詩作溱洧誤也按秦聲在今臻登韻此詩一章溱與人韻二章洧與士韻出鄭國之水本作溱外傳孟子皆作溱說文及水經作溍誤也又注說文溱字云地理志鄭水作溱粵水作秦又方輿紀要引舊志云溱與洧等同音故水經觀峽亦名秦峽也據此可證溱水讀如秦國前志秦爲古字其注溍字云按曾聲在十六部而經傳皆作溱秦聲側詵切則十二部鄭風溱與人韻學者疑之玉裁謂說文水經皆云溍水在鄭溱水在桂陽益二字古分別如是後來因鄭風異部合韻遂形聲

俱變之耳說文引詩爲溍字之證知今經傳皆非古本廣韻曰詩作溱洧誤承珙案段氏注說文與詩小學異溍下注又與溱下注異不知何以舛錯如是仝氏謝山曰按溱水說文以出桂陽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溱水若其出鄭縣者說文以爲溍水其音如溱其字不作溱也不知何時誤毛詩國語孟子史漢諸書之溍皆改爲溱猶幸水經存其舊耶說文之學承珙又案溱溍雖異部殆以音近而通小雅宝家溱溱與閟宮烝徒增增皆爲衆盛之義爾雅烝塵也圖風傳烝寘也箋云古聲寘填塵同此眞臻與蒸登二部中字自有可通轉者故溍與人亦韻經傳作溱說文水經作溍蓋皆不誤也錢氏養新錄曰溱洧之溱本當作溍今毛詩作溱者讀溍如溱以諧韻耳溱即溍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

又說文淩司馬相如从遴

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正義云齊晉宋衛諸本衛作是蓋宋衛乃本是二字之誤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荊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義亦通按勘記云據此是正義本箋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告齊晉宋衛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衛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承珙案正義又云春秋突以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諸侯納厲公也則是諸侯皆助突突由

字也叔兮伯兮便文連稱不知其字之闕陳非不知其人也或曰二字左傳穀梁無之是齊不在助突之列箋當止言齊晉必不兼及宋衛定本有宋衛者非是嚴緝云舊說謂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爲悠緩之詞非告急之意當云子不我思則豈無他國思我者乎何爲皆不來也望大國之正已其倚甚切不主一國也蘇氏詩傳則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我恐他人之先子也是則激之之意二說似皆可通

豈無他士傳士事也段氏懋堂曰經當本作他事傳當作事士也謂事卽士之假借字轉寫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果是士字何須傳乎前文士曰昧旦何以不傳也吉士誘之無與士耽皆不傳承珙案傳訓士爲事者正謂與泛言士者不同猶云子不我思豈無能任其事者乎葢士本訓事其稱人爲士者亦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北山借借士子傳云士子有王事者也皆因文立訓使與本義相比附故此傳訓士爲事與新父子王之爪士傳同段氏於彼亦云經當作爪事與東山勿士行枚敬之陟降厥士桓保有厥士直訓士爲事者義異故箋申之云他士猶他人也

丰

序云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戴氏東原曰此坊記所謂親迎婦猶有不至者也葢言俗之衰薄婚姻而卒有變志非男女之情而其父母之惑也故託爲女子自怨之詞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己之不得自主而意終欲隨之後二章望其復迎已以行昏禮以名通在女子不必知其夫之

送故當與桑中言送者相似承珙案送猶致也荀子富國篇云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注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春秋言致女者卽以女授壻之謂此女悔其不行故託言於其家之不致非自謂其不送男子也傳以違而不至釋之葢卽以送爲致女之意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毛傳卽用此語鄭彼注以違爲夙夜無違命毋違宮事之違以不至爲不親夫以孝舅姑解殊迂曲陳風東門之楊序云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傳云期而不至也正與丰詩相類匡謬正俗謂康成詩箋爲得其義何爲注禮乃更妄生異說不知鄭先注禮後箋詩

固當以詩箋爲定論但於鄭風云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於陳風亦云女留他色不冝時行其實違而不至變故或非一端未必盡由未嫁之女先從奔誘而然耳

俟我乎堂兮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校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士禮而相奔者獨取其得解乃今詳繹諸家之說而知序說亦不如此也毛傳本渾言男女交際之難易初無女奔男之說惟以也無踐踐爲淺疏以爲無明解準上章亦難易爲喻踐淺疏以爲無明解文據爾雅釋言俟也無踐文李樗曰此詩最難曉此是思古之詩當時既不待禮而奔故思古之人能以禮自防也東門之墠言東門除處之地易往也而有茹藘在阪焉言其難行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

言其人雖甚近卓然有不可犯故曰甚遠如晉人所謂室邇人遐者鄭謂望其來迎已則曲說也陳氏稽古編曰墠平易踐阪峻難登毛義本無不通鄭箋則爲淫奔之說濫觴矣承珙案此詩每章下二句實與漢廣之不可求思靜女之愛而不見相似皆有可望不可即之意傳以墠阪之遠近難易喻禮與非禮之別比興深奧其義甚精若但云門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則是任意指目意味索然矣劉氏克詩說曰此詩之意大抵與丰相似無淫奔之風婦人女子猶知所守而不輕從者也出其東門亦同此非難踰之物特義不得往耳室既遠矣人之遠者不容越禮而行有禮以限之也此說亦足以發明傳義

東門之墠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正義云徧檢諸本於右墊庶老坐於左墊漢書食貨志亦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又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此可見一里之巷巷外有門門側有堂親迎者既出寢廟之門始

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校勘記云釋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墠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以下乃依定本作墠盧召弓云惠氏棟余氏蕭客所據唐石經作壇今據唐石經亦作墠　承珙案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墠之以威之僤字亦或爲墠據此知古墠字多作壇毛詩古文故作壇韓詩則作墠華嚴音義引韓詩傳曰墠猶坦是也毛云除地町町者町町平意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荊軻之閒謂平夷其地韓詩訓墠爲坦亦平易之意也

茹藘在阪傳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

據正義當無而易二字今各本俱衍

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　如字據相臺本增　茹藘在阪毛詩寫官記據雅書局本

據易林作茹廬以爲是菜廬故曰其室又曰有踐家室汪氏栝鳳曰此因漢書菜茹有畦以成易林之誤不足據也承珙案鄭詩兩言茹藘蓋茅蒐是其地產古字藘廬可通不當改藘爲廬爾雅釋地陂者曰阪說文作坡者曰阪从阜反聲一曰澤障一曰山旁也禮記月令阪險高誘注呂覽云阪險傾危也書立政阪尹鄭注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是阪者險遠之地故傳以喻遠而難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案易林之鼎東門之壇茹藘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此正用毛氏得禮不得禮之說淮南說山訓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誘

注云詩所謂室邇人遠亦與傳義相合卽如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厓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卽此亦可見詩言爲可望不可卽之意其非淫奔之詩決矣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云靖善也太平御覽引韓詩云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據此與毛傳言男女之際者正同既曰善人必非淫奔之謂或謂與下風雨思君子同者則又未必然耳

豈不爾思子不我卽傳卽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正義述毛亦云貞女謂男子曰我豈不於女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

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承珙案首章下二句傳謂不得禮則遠此章下二句自當謂無禮則貞女不從但經文曰爾曰我當爲男子目女之辭尤足見正言以刺亂之意且與上章室邇人遠文義相同一貫也

風雨

序云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毛氏大可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證者甚備鄭康成箋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辨命論云詩風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廣宏明序云梁簡文於幽縶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自淫詩之
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即漢後史事其於經典有關合者
一概掃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之使走粲
雖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
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
之可思不謂淫說一行而此等遂闇然即造次不移臨難不奪
之故事俱一旦歇絕無可據已承珙案文選陸士衡演連珠云
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亦是用
序意也

風雨淒淒傳風且雨淒淒然說文作霋云水流霋霋也从水皆
聲一曰霋水今本作霋霋此從宋本 寒也詩曰風雨霋霋段注云今鄭風

祇有風雨淒淒邶風傳曰淒寒風也許引詩證寒義所據與今
本異或是兼采三家承珙案玉篇亦引詩曰風雨霋霋疾貌一
說文亦必當時有本作霋霋者矣

風雨瀟瀟傳瀟瀟暴疾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瀟水清深也
水經注湘水篇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游洞庭之淵出入瀟湘
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瀟字云瀟者水清深也用說文語今俗
以瀟湘爲二水名且瀟誤爲瀟矣羽獵賦風廉雲師吸嚊瀟率
西京賦飛罕瀟箭流鏑擪撮皆形容欻忽之貌與毛傳暴疾意
正合思元賦迅疾瀟其騰我舊注瀟疾貌李善引字林瀟深清
也此即深衣所謂曲袷如矩者注以袷領連言正同毛義袷當
從漢石經作裣裣之別體或作襟玉篇云裣衣交領也與襟
同然不當作袷袷乃是紟之誤字張有曰紟古作絵別作袷非說文紟衣系

也士昏禮施衿結縭又云視諸衿鞶皆非衣領之謂爾雅衿謂之袸與上衣皆謂之襟迴非一事郭注於衿謂之袸云衣小帶於佩衿謂之裾云佩玉之帶上屬此皆與說文衣系義近系為繫衣為衿又以聲同假借為稓經典相承通用遂致稓襟衿二字不分說文稓交社也社本所以掩蔡際者稓為交社在領之下而謂之領者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是也正義云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家訓亦云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鄭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今案釋文云青青如字學生以青為衣領緣衿也此其作往作來故知挑達為往來貌承珙案據此則正義本傳文

亦似以青衿青領為二益深衣自領及社皆以青緣之總謂之青稓說文襮稓緣也經文言稓者以與心協韻傳以稓統於領故舉領以見稓說文言字之本義故但曰交領其實義相成耳爾雅釋文引孫炎注爾雅用毛義故子寧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承珙案傳訓嗣為習習者習與襲同皆有因繼之義引申為學習故訓嗣為習即學記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也釋文云嗣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詒嗣音本相近尚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見史記集解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亦與毛同其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中說房元齡問於辭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

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此蓋謂從師修業不宜廢墜之意其引詩猶用毛義也

惠氏詩經古義曰墨子公孟篇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謂三百篇可誦可弦可歌可舞也其說與毛詩合學者不察遂謂詩有千二百篇矣

桃兮達兮傳桃達往來相見貌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作往作來故知桃達為往來貌承珙案據此則正義本傳文似無相見二字釋文云桃達往來見貌無相字當本作往往來貌古貌字作皃或誤為見淺人因於見下添貌字耳桃與佻同說文辵部小徐本引詩作佻兮初學記十八引詩亦作佻小雅大東佻佻公子釋文引韓詩作嬥嬥往來貌毛彼傳云佻佻獨行貌此傳云桃達往來貌正與韓詩大東傳同其實往來者謂其避人游蕩獨往獨來二義自相足也說文辵部泰滑也太平御覽引詩達作撻般武傳云撻疾也疾速亦滑又達行不相遇也詩曰桃兮達兮此達與泰音義皆同說文水部泰滑也太平御覽引詩達作撻般武傳云撻疾也疾速亦滑利之意許云行不相遇毛謂作往作來皆狀其滑泰耳

在城闕兮武氏虛谷曰說文斁字注古者城闕其南方故謂之斁審是則城故有闕見于南方矣定十二年公羊傳注天子闕

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許氏說合鄭爲侯國其城制宜闕南方詩人目驗知之發於刺文如此段氏說文注云案毛詩傳曰闕曲城也闕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闕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無臺謂之缺詩子衿所謂城闕也三面有臺而南方無臺故謂之缺猶軒縣之缺南方泮水之缺北方不敢同天子也毛詩城闕當作缺闕其假借字非象闕之闕也傳曰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明非城牖不完如公羊疏所疑也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鄭氏仲興曰國風揚之水有三皆微弱之比一王風與葛藟同已與維文法正對言已無兄弟之恩矣雖有我與女同心耳如此則不必以終爲終竟然李密陳情表云既無叔伯

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昭侯不能制曲沃也一此篇比昭公不能制突也昭公之于突與昭侯之于曲沃其事同故其比同突與子儀子亹皆忽之無助也何氏古義曰鄭突奪適非正然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何氏古義曰鄭突奪適非正然其出奔也諸侯尚有會師而謀納之者忽以世子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迄於被弒外不聞鄰國之援內未有臣民之戴宜其人必多猜喜忌于物無親者讀此詩可想其概朱傳改爲淫者相會之辭而于兄弟難通則曰兄弟昏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或又云兄弟如所謂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者益親親之辭然章首揚之水一句當作何解承珙案以兄弟爲昏姻非獨章首一句難通卽本句亦自不協兄弟可以多寡言

終鮮兄弟嚴緝引曹氏曰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亹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鮮猶司馬牛曰人皆有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益昭公兄弟雖眾無與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承世案戴氏纘詩記曰忽兄弟多矣謂之終鮮猶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是也嚴以終爲終竟益本鄭箋云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今案王風終遠兄弟毛傳云已遠兄弟是以終爲已此終鮮之終雖無傳其意當與葛藟同已與維文法正對言已無兄弟之恩矣雖有我與女同心耳如此則不必以終爲終竟然李密陳情表云既無叔伯

終鮮兄弟益亦同鄭箋以終爲終竟矣

出其東門

序云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承珙案傳以有女如雲爲眾多以匪我思存爲思不存乎相救急以末二句爲願室家得相樂解經本極平正箋乃云作者之妻時亦棄之心不忍絕轉非經文聊樂聊娛之意益將棄復留在經文本不見有此意且如所言則於時方悲哀之不暇又何娛樂之有

匪我思存陳氏奐曰毛以存爲存救則思應如字讀鄭箋以爲思之所存則思應讀去聲毛義在思存鄭義在思也下章因我思且繹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

毛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別後反錄云劉九
振誦家承珙案此說非是匪我思存傳云思不存予也故箋
云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毛鄭皆訓存爲在其義一也
釋文爲思字作音乃謂毛音如字鄭息嗣反其實存義不殊思
音當亦無異陸氏強生分別耳正義於上章述毛云言其兒棄
既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
此解不誤下章又云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陳氏遂據
此以傳訓存爲存救不知傳文是存乎相救而非相爲存救不
得謂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箋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
也鄭以毛無訓故表明之釋文音且爲徂引爾雅徂存之訓正
所以證明鄭箋思且猶思存之義其又云舊予徐反者乃引他
家舊音讀且如既亟只且之且益以爲助語辭耳然而非鄭義
也

縞衣綦巾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說文作綪
云帛蒼艾色从糸㚔聲詩曰縞衣綪巾未嫁女所服承珙案說
文蒼艾色之訓本之毛傳夏小正九月元校傳云校也者若緣
傳本作緣誤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緣色即蒼艾色也說文義與小
正傳同足徵其來甚古至未嫁女所服則或出三家詩說與毛
義異毛云願室家得相樂當即閔亂者自言其室家縞衣綦巾
思得相保箋謂棄而復留固屬衍說正義述毛言詩人閔被棄
之女眾多不可救拯故言彼縞衣之男綦巾之女是舊時夫妻
願其還自配合似非毛意何以明之次章傳以如荼爲喪服又

出其闉闍傳闉闍曲城也闍城臺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
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閣在城門
之上今注疏本在上衍不字非是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
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
承珙案說文闉下云闍城曲重門也此依正義所引今說文曲作内誤从門
聖聲詩曰出其闉闍又闍下云闉闍也从門者聲毛雖以曲城
城臺分釋闉闍然臺在城門之上亦即統于城門故許氏但以
城曲重門釋之出其闉闍猶言出其重門不必以臺中不可言
出爲疑況闍在城上而出於其下亦可謂之出如闕在門上豈
不可云出於闕下乎鄭讀闍爲都謂曲城如今之甕城此地容有市廛然壯其闉闍文義自通不必改讀

有女如荼傳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荼茅秀正義以爾雅荼苦菜爲邶風誰謂荼苦之荼蓼莪又引周禮地官掌荼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則如荼者乃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姚氏識名解以釋草蔄蓉荼爲卽此詩之荼承珙案蔄蓉荼郭注云卽艿蔌艿注云皆艿荼之別名蓉醜艿注云其類皆有艿秀是爾雅此三句相連皆言蓉類之秀此乃泛風將荼之荼彼傳云荼荏苭也疏云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毛此傳云英荼者英言其白正義引六月白旆英英證英是白貌攷小雅白華傳亦云英英白雲貌是毛傳但以爲白荼如考工記所云荼白者未明言其爲茅爲亂故箋以茅秀申之詩有白茅包之白茅束兮又云白華菅兮

菅則英荼爲茅菅之秀信矣廣雅苭荄茅穗也苭卽荼之別體至毛傳以如荼言皆喪服皆者眾多之意與上章如雲一例故正義述毛云雖則眾多如荼是傳意仍重在眾多不在喪服埤雅云雲言盛荼言繁傳曰秦網密於秋荼王氏總聞范氏補傳亦皆以如荼爲密如此乃於下文雖則義協若但取喪服之義則下文當云雖則喪服非我思所存救於文義終不順也

野有蔓草

序云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案此詩及出其東門朱傳皆以爲淫詩遂謂如雲爲治游之女野田爲苟合之區後儒多疑其說今案漢書地理志云鄭國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

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此其風也太平御覽引韋昭荅問云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此漢晉人詩說益出於三家者實爲朱傳之濫觴然揆之溱洧文東門有聊樂之言則於閔亂爲近蔓草爲偕臧之語則於遇時爲宜故知毛詩所傳爲得其正

零露溥兮釋文溥本亦作團徒端反校勘記云考文古本溥作團采釋文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本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圓之團者卽謂此承珙案說文無溥字玉篇始有此溥兮古只作團藝文類聚卷十八引正作團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之郡詩火閔團朝露謝朓京路夜發詩猶寤餘露團陸士衡苦寒行飢待零露餐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詩團團滿繁露江淹雜體詩詹前露已團李善注竝引詩零露團兮此必六朝古本作團顏氏以後人改溥爲之非也

溱洧

方渙渙兮釋文云渙韓詩作洹音丸說文作汍音丸藥之丸若作汍音父弓反則音義俱非說文云汍當作汍音丸藥之丸若作汍音父弓反段注汍汍蓋汍汍之誤汍汍與洹洹同漢志又作灌灌亦當讀汍汍皆水盛沄旋之貌承珙案段說是也玉篇汍爲洹之重文胡端切可證汍洹一字文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汍瀾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涕垂睫而汍瀾李善注兩引漢書息夫躬傳涕泣流兮霍蘭又云霍與汍古今字同此足證漢志灌灌與汍汍亦同字

方隸蘭兮傳蘭蘭也釋文云蘭古顏反蘭香也韓詩云蘭也鄭箋澤陂云蘭當爲蓮可證蘭字不
得訓蓮也太平御覽引韓詩蘭蘭也方執蘭而拂除後漢書注
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文選注皆引韓詩秉執蘭草
此蓮也當作蘭也今注疏本毛傳蘭蘭也亦有譌釋文本毛傳
必本是蘭香草也故又引韓詩之蘭以明同異後人據注疏本
以改釋文其誤遂至於此下文贈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草也
則此傳亦當作香草今作蘭香無理之甚此臆改之驗也正義
引陸璣疏云蘭卽蘭香草也蘭卽蘭此用韓詩香草也正本毛
傳若傳本作蘭蘭也陸璣何煩言蘭卽蘭乎承珙案臧說是也

毛於此傳云蘭香草也於陳風澤陂傳云蘭蘭也益互相足若
此傳已作蘭蘭也則於澤陂無庸發傳矣鄭箋云託采芬香之
草卽承傳香草言之至澤陂箋乃謂毛傳之蘭當爲蓮耳今注疏本
箋云蘭當作蓮蘭乃蘭之誤記詳陳風·若韓詩說以此詩爲三月上巳祓除此時
實得有蓮此固可不辨而明者也

有可證者神農本經蘭草在上品澤蘭在中品卽太平御覽引
范子計然云大蘭出漢中三輔蘭出河東宏農此其別也今閩
廣所產之蘭不宜於西北何由而入詩人之詠晏子春秋云今
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縻醢而賈匹馬宋玉說苑雜言篇同家語作湛之
以漉酒既成則易以匹馬注云本根也投物水中曰湛澄酒曰
漉以酒啜口曰酳姜氏廣義曰夫惟蘭之根葉俱香故投于酒
而香洌其貴敵匹馬若今蘭之根投之酒中立見敗腐矣可爲
今蘭非古蘭之證
王氏詩稗疏云此所秉之蘭非紫莖香葉之都梁所以然者勺
藥春榮都梁秋秀不同時矣蘭與蕑通本草謂之茅香周禮男
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風俗通曰此祓禊之始則秉蘭之爲

香茅可知又不容與都梁蘭草亂也承珙案王說蓋因漢書地理志作方秉菅兮故附會爲茅不知漢志菅乃蘭字之借山海經西山經天帝之山多菅蕙菅卽蘭也郭注以菅爲茅類亦非若以菅茅爲蘭別無所據況都梁之香在莖葉無庸以八九月方華疑非春游所秉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陳氏稽古編曰疏引陸璣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東萊謂香不必在柯葉故以藥草之勺藥當之朱傳嚴緝皆從其說然古人以香草爲佩亦以贈貽往往取其柯葉之香華不與焉蓋佩欲其久柯葉之香雖矮不歇華則否矣況上已祓除時安得有勺藥華乎集傳以爲三月開華始據閩中風土非所以解鄭詩也宋董氏因韓詩

離草語遂疑勺藥是江離雖屬肌見然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蘼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牀而香騷人取以爲譬則士女相贈容或以之又案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草多勺藥芎藭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草多葌勺藥蘼蕪芎藭夫蘼蕪芎藭本與江離同類而經與勺藥並稱董以勺藥爲江離或非誤承珙案說文亦云江離蘼蕪但呂記引董氏云唐本草可離江離今本草諸書並無此語則以勺藥爲江離恐未可信王氏裨疏云古人以勺藥爲和味故曰勺藥之和則必其香味之足咀若今之所謂勺藥者味酸苦而臭初不足以和味廣雅云勺藥攣夷也攣夷者楚辭之所謂蔣夷也山海經繡山多勺藥郭璞注曰勺藥一名辛夷是則攣

夷亟記作流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揖著廣雅又以留音轉則攣夷卽新夷故郭注山海經卽本之以勺藥爲辛夷服虔注漢書辛雉雉夷聲相近亦皆云香草則辛夷自是草類非今之所謂木筆者裨疏以此爲勺藥亦非無據然陸疏已不知勺藥爲何草惟引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楊雄賦云甘甜之和勺藥之美以此知其爲和味之草而已高誘注呂覽本生篇云鄭國淫僻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和亦當謂鄭詩之芍藥爲香草之可以和味者至文選七發勺藥之醬南都賦香稻鱸魚以爲勺藥七命和兼勺藥論衡譴告篇猶人勺藥失其和諸言勺藥者或別爲調和五味之通名要與詩言香草者有別若但是五味均調而曰贈之以調和有是文義乎

毛詩後箋卷七終

黟縣黃士陵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毛詩後箋卷八

涇　胡承珙撰

齊

雞鳴

序云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釋文警居領反本又作敬承珙案箋於首章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次章云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三章云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于子戒之也此正用序敬戒二字毛傳亦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孔叢子引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據此知序警當作敬釋文正義本始皆作警耳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雞鳴讒人也又引薛君章句曰雞遠鳴蠅聲相似也韓詩序雞與毛異義而薛君說匪雞則鳴二句正與毛同黃氏日鈔曰古說皆以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晦菴云

序下正義云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至經下正義又云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乃言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己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次章經下正義略同亦以上二句爲夫人告君之言下二句爲詩人敘述之語承珙案細繹經文首次兩章上二句自當爲夫人之言下二句乃詩人推原夫人所言之時實景如此而其恐晚之心愈見若如序疏以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則是夫人自以爲尚早非經意矣此序下正義恐有誤照耳

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眞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爲蠅聲嚴緝則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岷隱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耳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耳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二章之義聯貫承珙案雞鳴蠅聲諸說紛紛不一季氏詩說解頤曰蒼蠅之聲此疑其已遲之詞也月出之光此幸其尚早之詞也范氏詩瀋曰言非但雞則既鳴蒼蠅似將作聲矣可安寢而怠朝故次章言若非東方之明豈猶是月出之光乎警之愈切也毛氏圖風省篇有三說一說謂雞既鳴矣其實乃蠅已有聲不但雞鳴也是既莫矣而以爲夙也東方明矣其實乃月出之光東方未明也尚夙也

而以爲莫焉所謂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刺興居無節也一說以爲刺婚亦以下二句爲其君之言與戴氏說略同孔疏軒經學卮言曰此篇與東方未明所刺同意首章以夙爲莫也諸臣聞雞鳴之聲既盈於朝君猶曰莫矣蒼蠅之聲矣次章則又以莫爲夙東方明矣君曰是月出之光耳此與毛西河前說略同而詞意又微異毛前說兩匪字文同義異孔說首章於既字不合至以爲哀公託辭者虞東學詩駁之云據曹說是蠅聲晚雞聲早哀公既不欲早起何反以聲之早者爲晚其說顯自矛盾白雲許氏又以一章爲賢妃之相警二章爲國君之相拒安溪李氏復疑月出之光爲日出之光此本集傳不知詩人摹擬賢妃恐晚篇而混邪雞鳴又無譏人之意簡編紊缺無以定之神情恍惚疑似蠅聲月光皆歸想像無容泥滯承珙謂虞東之

說較勝諸家然諸家皆因疑於蠅聲不先雞鳴故不得不曲爲之說其實蠅雖不夜飛或人起驚觸或火光所照宿蠅亦有時羣飛作聲北方多蠅夜起每逢此景毛辭以爲似遠雞鳴者實工於體物之言況蠅以驚飛作聲惟夜靜乃聞若天明羣籟俱動轉未有聞蠅聲者此詩首次兩章下二句文義竝同不必別爲周旋轉多室礙若因蠅聲之故而并改次章之月出爲日出尤爲武斷矣

呂記引王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二語繹經義極正大傳箋本皆以此章爲賢妃告君之語何氏古義以爲君告其妃之詞聞妃言而能自克若此嚴氏經義述聞云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錢以茂與昌亦爲地名又引爾雅昌邱皆非也

朝即歸庶無爲子所憎此兒女暱暱恩怨頗汝之辭承珙案此二說皆可不必

會且歸矣季彭山曰蘇傳云羣臣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此毛說也集傳云俟君不出將散而歸恐無此理徐氏常吉曰不言以我之故及君其言溫厚和平承珙案二說皆極有理趣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人玉海詩考云一本作說人也沈氏淸瑞韓詩故曰御覽又引韓詩外傳溱與洧說人也考今外傳無此文疑本溱洧序文也雞鳴之說人豈因二篇而混邪雞鳴又無讒人之意簡編紊缺無以定之

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猱之閒兮傳還便捷之貌猱山名說文猱山在齊地詩地理考云水經注作獶案今水經淄水篇仍作獶御覽九百九又引作猱方輿紀要靑州府臨淄縣南十五里有猱山漢書地理志臨甾名營邱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閒兮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字或作猱音皆乃高反釋文引崔集注本亦作嶩錢氏竹汀曰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即此詩之昌與范氏拾遺云或謂營邱故城即濰之昌樂茂即泰山之牟牟茂古字通王氏經義述聞云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錢以茂與昌亦爲地名又引爾雅昌邱皆非也

鄭風子之丰兮子之昌兮豈得亦以丰昌爲地名乎承珙案王說是也讀詩記引崔集注已以還茂昌三者皆地名而未實指其處此詩三章第一句皆言猶若還茂昌爲三地何以每往輒遇于猶此不煩言而破者矣還韓詩作漩雖與毛異亦不以爲地名也

竝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姚氏識名解云陸農師以爲一章言肩二章言牡三章言狼蓋狼物之尤暴戾者故詩以爲後但以狼列後則前肩牡二者不知何獸而先言之羅端良又謂首章從狼之子次章從其牡末章又從其牝先牡而後牝者蓋鳥之類雄摯於牡以乳護其子非可得犯也總之先後之說不可以論詩如陸氏泛言肩牡而謂以狼之暴掌共六獸辨其名物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麏野豕兔鄭康成

戾者列後羅氏又以肩牡屬狼而必別其子母牝牡之序作者之意豈暇及此郝承珙案傳云獸三歲曰肩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正與毛同說文豕部引此詩作豜幽風之豜周禮注引又作肩可知肩豜同物幽風傳豕三歲爲豜彼以豜與豵對故屬之豕此但言獸三歲者或者豵豜等本爲豕名因而廣爲凡獸之通稱故廣雅云獸一歲爲豵三歲爲豜三歲爲肩四歲爲特是凡獸之大小皆可名之幽風獻豜于公是肩爲大獸故此篇首章舉其大者言之秦風奉時辰牡則田獵貴牡故次章舉所貴者言之陸疏云狼猛捷自是難獲之獸故末章舉最猛者言之此所以互相參舉以爲戲樂詩意止於如此不必過爲穿鑿

揖我謂我儇兮箋云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承珙案揖耦者謂以揖相親耦也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引論語注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據此各注所言人偶猶曰親近所謂同則相親者字當從二伐爲耦說文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諸注多借桐人之偶爲之此箋作耦乃正字

竝驅從兩狼兮陸疏云狼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周禮庖人掌共六獸辨其名物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麏野豕兔鄭康成

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又獸人注狼膏聚麋膏散正義亦引內則狼膕膏爲證昭二十五年左傳爲六畜五牲杜注云五牲麋鹿麏狼兔正義引服虔云麏鹿熊狼野豕陳祥道云考之於詩及禮內則少儀諸文當有野豕無狼承珙案內則白狼膕膏外又有狼去腸語是狼實古人供膳所用至熊羆雖見經傳其物珍貴非田獵所常有不可以充庖故周禮六牲當以後鄭爲正

著

漢書地理志引詩云俟我於著乎而顏師古曰著地名即濟南郡著縣也范氏拾遺曰此蓋三家說承珙案顏於上文子之營兮明言齊詩作營此則不言所據未必出於三家且濟南之著

音弛若反乃著龜之著字魏晉碑地形志亦作著顏氏乃音
直反以韋昭爲失竝謂卽齊風之著皆非也
[illegible]學詩曰朱子集傳及呂記引昏禮俟于門外以下之文爲
著庭堂之證竊有未盡釋然者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陳氏禮
書言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葢簾帷之爲
蔽限亦謂之屏既以著爲宁則賈疏所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
此據天子言　李巡所謂正門內兩塾間以下言　韓詩說所謂門屏
之間曰閭皆不在大門之外而儀禮注門外謂壻家大門外則
俟於門外非著也當時古禮盡廢既無壻往婦家之節而婦至
壻家其禮亦復簡略曰俟著不復行俟於門外之禮矣曰俟庭
不復行寢門揖入之禮矣曰俟堂不復行升自西階之禮矣節
節與記傳所引者相反故詩人連下九乎而字言不過如是云
云也逸齋有其說而於俟著俟門猶似混併爲一今爲剖別而
著其義如此承珙案集傳之說本之呂記呂記又引張氏曰著
夫家之著也但以俟著當昏禮之俟於門外與此詩節次不合
虞東之說略本范處義補傳而辨析尤詳若毛傳祇云門屏之
間曰著未嘗明指夫家或婦家序下正義謂毛意是受女於堂
出而至庭至著乃以鄭義述毛不知傳以三章一格人則俟著
俟庭俟堂本非一人一事無容疑於先後失次惟箋疏以此爲
壻在婦家相待之事則不應先外而後內穀梁傳曰禮送女父
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廟門謂之祭門爾雅
觀謂之闕諸侯以雉門爲闕門是則壻在婦家於著庭堂皆無

侯婿之事葢是時閾門以內猶有送者故士昏禮壻乘其車注
謂壻車在大門外此詩若從箋疏解爲一人一事則以婦至壻
家自著而庭而堂相次爲順若隱二年公羊傳注云夏后氏逆
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以爲書傳文者尤與此無涉
矣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箋云君子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
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
云正義引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郎所謂瑱縣當耳故
謂之塞耳縣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謂之爲
紞耳孫意是毛非鄭孔疏謂其不然承珙案王基云紞今之條
色不雜不成爲條夫條既雜色織成何以獨先見素正義謂取

其韻句殊爲無理故當從毛以每章一人者爲正我當爲詩人
我嫁者非嫁者自謂也至尚之以瓊華乎而毛於尚字無訓但
以瓊華爲士服瑩爲卿大夫之服瓊英爲人君之服正義述
之以爲見其身之所佩者葢以傳言服當爲衣服之飾不知冠
冕皆可言服南山傳云冠緌服之尊者可見此經云尚之則瓊
華瑩瓊英疑卽冕弁之飾禮人君冕而親迎儀禮士昏服爵
弁周禮冕弁皆用玉則瓊華等自是冕弁之飾故曰尚之充耳
在冕弁之下而加之以瓊華曰尚若身之所佩不得言尚之矣
虞東學詩云陳祥道曰弁師王五冕皆五瑱而詩於衛夫人言
玉瑱則不特施於男子也冕服用瑱而詩言充耳琇瑩會弁如
星則不特施於冕也何元子謂惟冕服用充耳一命以下不得

庶卿士喪禮所謂瑱用白纊擅弓所謂練角瑱者何氏殆未之詳歟明瑱之不獨用於冕則異說可以息矣承珙案小雅彼都人士充耳琇實此尤爲士庶人用瑱之明證說文紘冕冠塞耳者此雖當作所以縣塞耳者不應以紘爲塞耳然言冕又言冠則雖冠亦有紘有瑱可知況昏禮主人爵弁何士不可用瑱之有

尚之以瓊瑩乎而傳瓊瑩石似玉者此與上章瓊華下章瓊英同義嚴緝引曹氏曰英華瑩皆光采是也但傳以瓊華爲美石以瓊瑩爲石似玉以瓊英爲美石似玉語有深淺益即以此爲君卿大夫士之別次章云瓊瑩者謂石色如瓊玉之瑩猶淇澳琇瑩耳必非以瓊瑩爲二物毛傳三章皆石瓊不可以爲石故

當連華瑩與英釋之非謂華瑩英皆石名也說文瑩玉色也从玉熒省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今本說文省聲下多一曰石之次玉者七字此後人因毛詩傳不知說文引論語如玉之瑩正證明玉色之義不應中闕雜入石之次玉一語於理室礙段注謂是字義別說非是次章箋云石似玉語遂以瑩亦爲石名當本作之鄭以似瓊之瑩申毛意正義本誤作似瑩遂云瓊瑩俱玉石名故云似瓊似瑩觀其引定本末章箋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可見瑩與華英一例定本次章箋必不作似瑩正義反以定本兼言瓊瑩者爲衍字非也

東方之日

序云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案毛傳以日月在東方皆言君臣明察之盛所謂言在此而意在彼主文而譎諫者也序又以男女淫奔歸於君臣之失道亦是推本之論毛以每章下四句皆陳昏禮之正以刺今之不然其云姝者初昏之貌葢與靜女之姝同乃指女子之美下句室爲男子之室履禮也即就也言彼姝之子所以在我之室者由我以禮聘始來就我而爲昏也次章闉亦男子之闉發行也言我以禮迎始能歸我而行夫婦之禮也如此釋傳文理皆順若箋以彼姝者子爲男子來在女室則是強暴矣天下有遇強暴而尚以美好稱之者哉下又云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天下有強暴在室而尚望其以禮來者哉宋儒因之并謂是女子淫奔來在男子之室夫謂之淫奔而日出輒來月出卻去尤爲不近情理矣

東方之日兮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次章東方之月兮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承珙案楚辭曙曦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日始出東方其容曦曦而盛大也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故傳以日月在東方皆爲明盛呂記引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此說最合傳旨箋以日月在東方皆喻不明義殊迂曲文選注引韓詩辭君章句謂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其義淺矣

在我闥兮傳闥門內也說文無闥字門部閨樓上戶也段注以爲即今閨字引西京賦說神明臺曰上飛閨而仰眺西都賦說

二引孫樓曰排飛闥而上出此二闥皆樓上戶在高處故名之曰飛承世案賦稱飛闥以爲是樓上戶之闥於義似近故辭注西京賦飛闥云突出方木也玉篇闥訓門內用毛義又云飛闥突出方木也則與辭同然西京賦又云重閨幽闥辭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閨此則與闥爲樓上戶者不同或別有闥字或通作達東京賦八達九房達卽闥字漢人多作闥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闥宮中小門後漢書臣者傳注引爾雅曰小閨謂之閤與今本爾雅不同此所據當是古本毛訓門內者以與上室字同義葢切言之則閨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爲閨釋文引韓詩門屏之間曰闥亦是謂門以內也

東方未明

毛詩後箋卷八

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子辨說云刻漏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黃氏實夫曰詩人微其意以責臣而作序者原其本以責君也嚴緝云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杜蕢酌而飲師曠李調乃所以規晉平也郝氏仲輿曰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承珙案以上諸說皆足以解辨說之惑若許氏名物鈔云詩無明刺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而於序下言之今案傳於三章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許氏何以未見序下箋云挈壺氏掌漏刻者何以又誤爲傳許氏竟似目未見注疏者大奇

韓氏怡讀詩傳謁曰竹書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沈約注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據齊世系哀公適當懿王之時是齊廷之顚倒化起於周王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承珙案孔疏以哀公當懿王時不誤沈約注竹書用東方未明之序殆以懿哀相值故移之於王朝歟然齊之挈壺失職當不止哀公一世序既不斥何公是當時已不能明其世次無庸肊爲之說

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顚之倒之自公召之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後遣趙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顚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據此人臣朝君未明求衣自是常禮但自公召之則於時過早故箋云漏刻失節君又早興至未章不夙則莫而興居無節之變始盡見矣

不能辰夜傳辰時案莊子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此葢以時爲伺如孔子時其亡也之時謂察候夜之早晚傳但以辰爲時只當如正義云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必又轉時爲伺若集傳云辰夜之限甚明則誤以辰爲晨矣正義云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

然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齊南山案水經注淄水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方輿紀要南郊山在臨淄縣東南一十五里一名南野山此當即詩所謂南山者歟

雄狐綏綏傳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李氏廷仲曰孔疏雄當配雌今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此非也雄狐亦如雄雉于飛言鳥獸之雄者惟雌之匹而無別也承珙案李說最得傳旨傳云雄狐相隨者非謂二雄相隨謂雄狐但與其類相隨鳥獸之性淫不避親配非其正故曰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惟以狐在

山上合二句爲一喻與傳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者異義其云雄狐行求匹偶形貌綏綏然則意與傳同正義謂箋以狐無二雄相隨之理其實傳本不謂二雄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冠緌雙止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及姪娣與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承珙案毛於上章南山雄狐各自爲喻此葛屨冠緌亦各自爲喻謂葛屨賤服而下有五兩之多冠緌尊飾而上有成雙之美貴賤各有其耦如此箋說迂曲孔疏强爲申之皆非是後儒惟蘇氏詩傳云葛屨五兩則屨具於下矣冠緌雙止則緌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襄公有耦於齊曷爲又相從哉又呂

氏大臨曰屨與屨爲耦雖五兩各有耦冠緌之雙亦自爲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二說皆能得毛意至葛屨所以言五兩者放齊詩說引周禮屨人注有繶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爲五兩姚氏識名解謂屨惟夏用葛爲便於時其繶黃白黑諸色未必皆以葛爲之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變皮言白可見葛屨惟用本色故喪服不易其稱安得有五者之異承珙又案士冠禮記云屨夏用葛其下即云元端黑屨素積白屨舃則是葛屨未嘗不可備繶黑諸色曹氏之言不爲無據或又據說苑言親迎之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然則葛屨五兩親迎之禮也二兩當作五兩大夫以下二兩則諸侯五兩明矣今案下二章方言取妻

此章恐未及親迎之事且於冠緌又將何說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正義云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衡獵之從獵之謂既耕而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椎耒耜而耕不岦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承珙案獵經典亦通作躐疏以踐躡槩摩言之自與耕田不同箋云必先耕治其田者約略言之亦非謂縱橫耕田坊記引詩橫從其畝注云橫從游行治其田也此縱釋文今注疏本作橫行治其田非是游行者往來踐治之謂亦與此傳言獵意同也

段氏詩經小學云賈思勰齊民要術曰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無葉也此正合毛說獵猶躐也治也衡治之縱

治之乃種之然後得麻韓詩從作由由亦從也古隨從與縱橫不分二音承珙案釋文引韓詩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一切經音義又引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可見韓詩字雖作由訓仍爲從正與毛同耳

取妻如之何釋文取七喻反段云衆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元應所據毛詩與陸異或是韓詩承珙案白虎通義引詩亦作娶妻如之何當是用三家詩即如坊記引下章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與今毛詩不同疑亦三家字異耳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正義引曲禮齋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圍布几筵之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以證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又云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按昏禮婦家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爲神布席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承珙案士昏禮親迎以前不言告廟之事白虎通義因有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之說其實他經言告廟者甚明傳說自不可易鄭君蓋亦主不告廟之說故解左傳先配後祖以祖爲載道之祭其說已爲孔疏所駁至注曲禮之告神又以女家之布神席當之然曲禮之意實主男氏而言觀上下文可見至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廿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蘇傳既告君必先告廟是則鄭君本未有定論矣

甫田

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序廣義曰古人云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楊子修身篇亦引此詩蓋言詩之用而此詩之作實指齊襄以詩之言遠人者證之春秋傳襄公討鄭而殺子豐伐衛而納惠公侵紀而滅其國乃兄弟之間弗能防以至篡弒此忽近圖遠之明證承珙案詩序辨說以此未見其爲襄公之詩故泛指爲戒時人而作夫詩無達詁讀詩者原有引伸觸類之法故楊雄法言引之以說修身李和伯於此悟進學見田間未爲不可而風人當日則實有所指必非泛作格言了無關

係鹽鐵論地廣篇云夫治國之道緜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郤外今中國敝蔡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此所引證乃詩本義何氏古義反以爲舊說相傳與詩不合何也

此詩首次兩章傳箋皆以上二句興下二句詞旨明白無可疑者集傳改爲比若以田甫田之難獲比思遠人之徒勞尚屬可通而乃云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以每章四句平列爲比則所比之意在於言外非比顯顯隱之謂矣至末章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廿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蘇傳既告君必先告廟是則鄭

呂記皆從其說集傳亦因之范氏詩緝乃謂童子冠弁爲襄公躁求之喻說自可通然不如箋疏之深婉矣

維莠驕驕毛傳無訓次章維莠桀桀傳云桀桀猶驕驕也法言作喬喬承珙案驕蓋喬字之借爾雅喬高也下文桀桀亦高出之義載芟有厭其桀傳云言桀苗厭然特美也箋云桀先長者故此傳云桀桀猶驕驕也潘安仁射雉賦何調翰之喬桀邈儁類而殊才與此驕驕桀桀意近

勞心忉忉傳忉忉憂勞也說文無忉字當通作惆惆之爲忉猶朝之爲朝耳說文惆失意也荀子禮論篇惆然不慊楚辭九辨惆悵兮而私自憐玉篇惆悵恨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字林作卓又假借爲金玉樸之礎皆於其雙聲求之讀周禮者徑謂卓即礎字則非矣又或云與角卜之字有別亦誤承珙案段說是也或據一切經音義礎古文砧同是說文石部之卜當作砧不卜果是古文礎則鄭何必云之言賈何必云此官取金玉於卜字無所用故說文朗字古音如闕亦如鋸引伸爲總角卜兮之卜又假借爲金玉樸之礎皆於其雙聲求之讀周禮者徑謂卜即礎字則非矣又或云與角卜之字有別亦誤承珙案段說是也或據一切經音義礎古文砧同是說文石部之卜當作砧不不必轉卜爲礎矣或又據高誘注呂覽本味篇云丸古卵字不應又有卜爲古卵字不知高注謂古字或以丸爲卵是以聲義相近假借非以丸爲卵之本字也卜訓幼稱猶後人以稚子爲雛之意嚴緝乃云兩角如卜字之形鑿矣

知鄭注明以卜礎爲一字若果有從石之砎則周禮多古文注序云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何氏古義曰國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載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郜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于貝邱此足爲襄公好田之明證承珙案後儒說詩者多謂此詩與還意略同不信序陳古以風之語不知還詩揖我

盧令

謂我等語是自夸其從禽之事故通篇直刺其荒此詩云其人
者是想望之詞故以爲陳古首章傳云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
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
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傳文多簡而此獨詳者自以
序刺襄公故詳述人君之事足知序傳所言必皆有所受之正
義引孟子爲證此善申傳義者也

盧令令傳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說文犬部獜健也詩曰盧獜
獜承珙案呂記引葦迫曰韓詩作盧泠泠此雖與毛異字然泠
泠當亦指聲言若說文作獜而義爲健殆據齊魯詩歟下二章
言重環重鋂則此章作環聲爲是蓋田犬頸下有環必先聞其
聲而後見其狀故於首章言令令情景最合玉篇獜獜聲也亦
健也郎丁切以爲犬聲尤非是正義

作鐐則不明爲何聲廣韻獜獜犬健也出說文今說文健上脫犬字力珍
切又青韻引玉篇獜獜犬聲也郎丁切以爲犬聲尤非是正義
作鈴鈴者以今字明古字易而說之疏中每有此例非別有本
作鈴鈴觀序下正義云盧令三章章二句經下云盧令至且仁
皆作令不作鈴可見

其人美且鬈傳鬈好貌承珙案還詩揖我謂我儇兮釋文引韓
詩作嬛音權好貌陳風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
婘合之此傳是婘與鬈同又省作卷說文髟部鬈好貌詩曰
其人美且鬈此鬈之本義雜記燕則鬈首管子百工商賈不得
服長鬈貂長鬈謂毛長也皆與說文本義相近此傳但言好貌
則是由髮好引申爲凡好之稱耳箋讀鬈爲權五經文字以爲

好貌不云髮也左傳杜注云于思多鬚貌釋文正義載賈逵云
白頭貌皆不云髮且合于思二字爲義非偏釋一思字也

敝笱

序云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
淫亂爲二國患焉陳氏櫧古編曰序以爲惡魯桓微弱是也朱
傳以爲刺莊公失之矣案女子之歸有三子歸也歸寧也歸窆
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于桓末年耳時僖公已卒不得
言歸窆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無
疑然于歸時文姜淫行未著也末年如齊桓即薨於彭生之手
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爲刺哉葢考之矣魯桓弒君自立惟
恐諸侯見討急結婚於齊以固其位故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于

嬴以成婚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之譙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桓既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與內養成驕婦之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年發之耳然則筍之傲也不傲於彭生乘公之日而傲於子糾逆女之年矣詩人推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悕深哉承珙案首序言刺文姜是全詩本旨其下云齊人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則因傲筍之與而推原文姜淫亂之所由來呂記引胡氏楊氏之說皆從序以爲惡桓集傳始改爲刺莊又疑於子不宜制母而以爲當制其僕從其說牽牽不如序義之長或又泥於序首之言以傲筍比文姜尤非詩旨

其魚魴鰥傳鰥大魚正義引孔叢子衞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爲證稽古編曰嚴緝謂鰥與魴鱮同稱非甚大之魚衞人所釣偶得其盈車者耳斯語良然然案本草鰥魚體似鯨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鱒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善吞啗故又名鰀魚鰀又名鰀魚鰀者敢也鰀者啗也則定非傲筍所制矣承珙案本草以鰀魚爲鰥乃李時珍說考上林賦鰅鱁鰀鰀魦郭璞注云魦鰀也一名黃頰山海經東山經減水其中多鰀魚郭注亦云一名黃頰說文魦侈口魚也玉篇魦黃頰魚廣雅魦魦鱸魦也陸疏又以小雅之鱨卽黃頰魚然皆不以爲鰥說文別有鰀魚亦不名鰥綱目之說似未可信總之毛傳云大魚者不過以見非傲筍所能制不必定是盈車若果盈車之魚雖强筍亦不能制矣馮氏名物疏云次章釋鱮亦云大

魚則鰥特魴鱮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車卽鰥之尤大者如今鱮亦有小有大鄭箋以爲魚子殊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筍邪

齊子歸止案南山齊子由歸箋云婦人謂嫁曰歸集傳從之而於此又從張氏說以爲歸齊虞東學詩云考莊二年至七年經書姜氏會齊侯者三亨齊侯及如齊師者各一皆以齊魯之境未嘗歸齊如下篇載驅所云是其事也此詩三言歸止惟桓十八年經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乃歸齊實事承珙案南山之曷又鞠止曷又極止固謂桓與姜氏如齊爲淫縱其欲而兩詩所云歸止者則皆謂于歸此詩本其初嫁言之以見文姜驕伉由來者漸非一日之積耳若南山之歸止爲歸魯而傲筍之歸

止又爲歸齊詞同義異恐非詩旨

其從如雲傳如雲言盛也案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大雅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傳皆以如雲言眾多鄭惟韓奕同毛於出其東門箋云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此與下文雖則義不甚協此箋又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夫從者之如雲如雨如水皆言其眾盛以見豪奴悍婢簇擁而來其驕伉難制之意隱然言外箋乃以三如字皆爲從者心意無定可善可惡之比正義遂云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非也

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釋文唯

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案毛韓字異而義同唯與遺皆有隨義唯本言語聽從之稱引伸爲凡物之聽從角弓莫肯下遺箋云遺讀曰隨玉篇瀡瀡魚行相隨廣韻瀡魚盛貌此蓋皆本韓詩又加水旁耳

載驅

序云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許氏詩深曰序詩之例鄭詩不書鄭齊詩不書齊而此篇獨繫之齊人正恐讀者但見詩稱齊子不辨其何以刺襄故加齊人以著之使知載驅若指文姜當其發夕于魯齊人何由見其薄薄惟屬之襄公則知簟茀者國君之路車非夫人之翟茀固以齊人目擊襄公之薄薄載驅遂

想見齊子之發夕魯道而後詩意了然可謂發淫人隱徹深痼之疾而善言其情狀矣承珙案齊人自刺其君其詞宜隱故簟茀四驪但言其車馬馳驟之盛無所指斥而以齊子對照出之所謂言隱而旨顯也至諸詩皆稱齊子而不稱姜其有諱惡之意亦復昭然詩與春秋相表裏豈不信哉

虞東學詩曰載驅刺襄公毛鄭俱以上二句指襄下二句指姜文姜文方貫也今案春秋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注齊地傳曰書姦也七年春會齊侯于防杜注魯地傳曰齊志也杜氏以爲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詩中四舉魯道兩言汶水始終不及齊境正杜所謂至魯地爲齊侯之志者況首

言載驅薄薄明已在道疾行末言齊子發夕明是閒襄來而暮夜啟行赴之若敘一人之事豈容先在道而後啟行傳箋無誤文亦無不貫也承珙案何氏古義引陳祥道禮書云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爲此男子婦人車蔽之別毛詩明辨錄又云婦人不立乘但乘安車駕一馬而無四驪其實亦不必盡然總之齊人作詩刺上不應反舍襄公而不一及耳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惠氏古義曰小宛詩云明發不寐辭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故熊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語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曰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三通爲發明發猶旦明也承珙案

毛義亦是以發爲旦自夕發至旦當本作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當本作明發夕至明亦傳寫衍發字祭義注以明發爲自夜達旦即所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言旦夕彼明發猶言明旦耳正義以此發夕爲夕時發行以小宛明發不寐爲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皆未悟傳意即以發爲旦耳

齊子豈弟傳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承珙案毛於蓼蕭孔燕豈弟直云豈樂弟易也此獨云於是云然猶言此何事也而乃於焉樂易乎樂易與下翱翔游敖一例蓼莪首章齊子發夕言其旦夕往來魯道爲一篇之提綱下三章形容其在道坦易舒徐豪無慙恥之狀而發夕豈弟翱翔游敖皆爲疊字儷句文義未嘗不

疏鄭箋讀豈爲閩以弟爲圍正義云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
爲然不知此樂易猶言流蕩豈得泥於强敎悅安之訓而疑文
姜不當言樂易乎段氏尚書撰異云鄭箋欲改豈弟爲閩圍與
發夕相儷而不知圍與濟不韻尚書之一作涕一作圍此古今
文絶殊非關聲誤者不當引以說詩承珙謂此說是也詩小學
又云方言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發郭注今通言發寫
也詩發夕猶言發寫此則用戴氏詩考正之說然下三章方言
在道不應首章先言解息車徒耳

鄘箋以水經注所謂文姜臺者當之毛詩明辨錄云莊二年會
于禚三年夫人姜氏如齊師師未出齊境亦文姜渡汶而往也四年會祝邱注云
汶水湯湯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鄘馬襄公與文姜時所會稽古
編欲以水經注所謂文姜臺者當之毛詩明辨錄云莊二年會
于禚三年夫人姜氏如齊師師未出齊境亦文姜渡汶而往也四年會祝邱注云
魯地而不知其所在五年如齊師師未出齊境亦文姜渡汶以
往七年會防防在金鄉是襄公渡汶而來再會於穀穀在東阿
亦文姜渡汶以往至鄭箋所云都爲何邑已不可考今以春秋
所紀會地按之或者祝邱在汶水之上邾承珙案首章箋云襄
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正義云魯在汶側齊在
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
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虞東學詩云原山之汶以今輿地考
之自萊蕪泰安肥城盬陽至東平入濟綿亙數百里或分或合
出入皆在魯境馬之貞臨清新聞記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岳之
陽諸山溪澗之水皆滙於汶魯之大川也據此知箋云汶上有
都者依序大都言之不必定在汶水切近之處嚴緝以春秋姜

氏五會齊侯無會汶之事諸氏錦曰此不必拘春秋可以補詩
之亡詩亦可以補春秋之闕也
汶水有二漢志於泰山萊蕪下注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桑
欽所言於琅邪朱虛下注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
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从水文聲桑欽說汶水
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班許皆以二汶竝列然水經於二汶源
流詳略迥異則以出萊蕪入沛之汶書詩春秋所稱皆卽此水
而朱虛之汶其流短促非經傳所言故也郭緣生述征記有五
汶之名曰北汶曰嬴汶曰柴汶曰浯汶合經流爲五所謂泰山
郡水皆名曰汶者也元和志以牟汶易浯汶爲五于欽齊乘曰
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謂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卽今大清河
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爲大承珙
案酈注水經雖不言五汶而所敘牟汶石汶柴汶等皆不過汶
水支流惟出萊蕪原山至安民亭入沛之汶在齊南魯北出入
二國之境此詩與魯道連言則必其在魯地者也王氏蘭泉曰
詩言汶蓋指大汶言之酈氏云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
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
水有文姜臺案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注龍在泰山博縣
西南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注嬴齊邑今泰山嬴縣哀十一年
會吳子伐齊克博壬申至于嬴然則嬴博以南屬魯界龍以北
屬齊界酈氏云汶水屈從博縣西南流經龍鄉故城南益知齊
魯往來要道實在嬴博當今盬陽東平閒故襄公之來會由之

抑搔之地卽爲大都通邑惜正義之未能詳指其地也

猗嗟

序云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王氏總聞以爲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歿文姜挾母之尊倚齊之强安可防閑其後郝氏敬胡氏允嘉鄒氏忠允黃氏櫆容皆於莊之不能防閑其有恕詞焉然則曷爲刺莊考莊公生於桓公六年至卽位之時幾十三歲耳固難責以防閑其母其卽位後二年至七年文姜屢會齊襄莊公身已弱冠責以不能防閑固已無所逃罪惟詩中歷言莊公容貌技藝之美非齊人熟觀而審悉之不能言之如此其詳而莊公二十二年以前其身實未嘗至齊詩人無由

興刺惟二十二年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二十四年如齊逆女穀梁一則曰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再則曰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蓋莊之忘親暱仇於此爲甚猗嗟之作當在此時觀末章猗嗟孌兮傳云孌好貌毛於甫田倏人之婉孌並訓爲少好貌獨此言壯好者豈亦以猗嗟作於如齊納幣逆女之時乎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承珙案抑美色者毛蓋以抑爲懿美也韋注國語懿讀曰抑是也此句與頎若長兮文法一例正義本作頎若定本作頎而頎爲長身之貌抑爲廣額之美故曰頎若抑若也美目揚兮此揚專指目而言與廣揚之揚不同集傳以揚爲目之動似不足以言美惟

廣雅引錢氏曰揚起也言目俊范氏補傳引禮記曰揚其目而視之謂其瞻視之明是也方言盱揚雙也蠪瞳子之字無之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限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毛云好目揚眉者揚眉猶言盱衡漢書王莽傳盱衡厲色李善注文選引漢書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然則毛傳正以揚眉形目美謂好目於揚眉見之故美目謂之揚揚屬目不屬眉末章清揚婉兮乃總上二章揚兮清兮而言婉者好也皆謂目之好毛云婉好眉目者渾言之其實揚眉卽揚目耳正義云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非毛意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義曰爾雅既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既

釋如此清又與目出文名既目上則清爲目下矣琪案說文顏眉目之間也是眉下目上爲顏若目下爲顴顏之際不得謂清竊謂此目上目下當讀爲視不上於袷之上不下於帶之下謂目之仰視俯視也爲名爲清卽所謂視容清明也下文儀既成之婉孌並訓爲少好貌獨此言壯好者豈亦以猗嗟作於如齊納幣逆女之時乎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承珙案抑美色者毛蓋以抑爲懿美也韋注國語懿讀曰抑是也此句與頎若長兮文法一例正義本作頎若定本作頎而頎爲長身之貌抑爲廣額之美故曰頎若抑若也美目揚兮此揚專指目而言與廣揚之揚不同集傳以揚爲目之動似不足以言美惟

注謂瞼藐者瞼藐猶眇藐也鄭綜注西京賦云眇眉睫之間藐

好視容也二字分釋誤矣至目下爲清卽清揚之清彼清與揚對揚爲舉目則清爲低目此清與名對名爲上視則清爲下視其義一也上視爲名卽明人目上視則多白說文眼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販字子明此亦一證說文又云瞏戴目也廣韻瞏人目多白也戴目卽上視諸書謂之望羊羊與揚通此美目揚兮當爲舉目之譌舉目也晉書阮籍能爲青白眼白眼卽下視也青與清同此亦足見清爲下視也

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正義以爲威儀容貌既備承珙案儀卽謂射儀也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淮南俶眞訓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泰族訓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此言莊公善射惟其射儀既備所以終日不出正也不當泛作威儀釋之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正義云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言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以上孫詒讓說以下孔駁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承珙案傳云外孫曰甥者爾雅文十四年公羊傳接菑箸出也不過如左傳云我之所自出耳獲且齊出也何休注以出爲外孫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儀禮喪服緦麻三月章有外孫傳以外孫爲甥正義所謂總據齊國爲言是也鄭箋姊妹之子曰甥雖不見爾雅正義以爲釋親文今爾雅但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或者鄭所見本有

舞則選兮傳選齊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承珙案爾雅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擇者選擇之事故選可訓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子選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又選從髮聲虞翻注易云巽爲齊是選之訓齊蓋從聲得義至舞曰齊者正義云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此用辭君章句釋韓詩舞則纂兮言其舞應雅樂也但此詩三章皆言射此舞亦當謂以樂節射之事卽禮所云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者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夫全詩美其善射不應雜此一語善舞或又謂供事于舞者皆極一時之選此則何與於莊公而與射則貫兮

竝言乎

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承珙案莊子田子方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釋文適丁歷反郭注箭適去復歌沓也列子作鏑矢復沓張湛注引郭象曰箭鏑去復往沓列子仲尼篇善射者能令後鏑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過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若銜弦視之若一焉韓非子曰夫新砥礪殺矢穀參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豪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此皆足爲箋說之證得其故處當卽五射所謂參連也釋文引韓詩反作變云變易周禮保氏五射五曰井儀疏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儀也此於韓詩變易之義爲近然此義

上章不出正今已足該之必如箋說乃爲更進一義耳

毛詩後箋卷八終

黟縣葉茂林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魏

葛屨

序云葛屨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姜氏廣義曰風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於褊急則不能無譏矣詩人之意正使後世驕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詩爲口實也張氏鳳岡詩貫曰此詩末二句直自標題目故不必別立詩柄褊與儉異儉本美德儉之失乃爲褊褊者瑣屑迫之謂瑣屑之至則與民爭利汾沮洳之所以作也蹙迫之至則貪殘

竊進頋鼠之所以歌也瑣屑蹙也而徒爲容好修飾威儀則有名無實此園有桃之所以憂也然比鄭衞之淫靡流蕩畢竟差

乃霜空秋氣之云非所以言屨者也

首二句毛不言興蓋以爲賦集傳作興則謂以葛屨之履霜喻女手之纖裳耳承珙案小雅大東亦有此二語彼以貧乏之此以儉嗇其意正同皆實賦其事不當爲興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說文攕好手貌从手戔聲詩曰攕攕女手段注云毛詩字當作攕俗改爲摻非是遵大路傳曰摻執也是摻字自古本義孔正義引說文摻參聲此音反訓爲斂操桑聲七遮反訓爲奉是唐初說文確有摻字之證淺人摻操不分而奪摻纂知摻之有本義則知用摻爲攕之非矣承珙案說文戈部戔下云讀若詩攕攕女手玉篇引詩亦作攕即本說文耳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攕此指漢石經則是魯詩亦作

攕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韓詩作纖毛傳云糾糾猶繚繚摻摻猶纖纖者皆以今語釋古語糾繚疊韻摻纖雙聲韓詩作纖乃以訓詁字代經文耳楊氏旭以摻爲攕之俗字由不知說文本有摻字也段氏謂俗改攕爲摻但毛詩多假借或者假摻爲攕亦未可定耳易林摻摻女手紘績善纖字亦作摻

要之褭之好人服之傳要褭也褭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爰云服整也褭也領也在上好人倘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正義曰士喪禮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執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褭也要是裳要則褭爲衣領說文亦云褭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

整治屬著之按勘記云案要領皆統於衣不得分褎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褎爲裳要此語陋甚定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承珙案箋云褎也領也在上自當專指衣言裳爲男子之下服斷無又分別裳要爲上者士喪禮及襍記所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皆指衣之要領竝非一手執衣一手執裳孔疏誤讀禮文乃爲此說呂記嚴緝皆本之以要爲裳要惟李氏集解曰士喪禮左執領右執要蓋衣之要也說文褋衣領也皆是衣之上也有好人之所事而乃使之縫裳失其宜矣

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褎也當本作要也淺人加衣耳如禮記玉藻深衣等篇言衣服皆作要禮喪服注曰衣帶下者要也字不從衣傳本謂此要乃人衣帶下之要非人身要領之要古人傳注有此義例郝風傳虛虛也亦此例此說集里堂已有駁正見毛詩補疏承珙案古人訓詁固有卽用本字之例獨毛傳此二條則未必然北風傳仍當作虛徐也葢虛徐曼韻是當時有此語毛謂詩之虛邹卽漢人之言虛徐也辨已見本篇此傳要褎也褎字雖不見說文然玉篇云褎襜也襜帥下系廣韻褎於霄切褎襜又襜普患切衣襜集韻褎衣襜也或从系又衣系曰襜類篇同據此褎爲衣系猶今人言紐非衣裳之要葢褎與領皆衣之所有故箋云在上又皆以他物聯合於衣者故箋云屬著之若衣身之要但當云縫紩練緝之不得言屬著矣且領與褎襜是用功少猶今人縫衣者亦以領紐爲易事也說文以小篆所無故不收此字或漢時通用有之故毛公用以釋詩觀鄭箋褎也領也卽承傳文

文嫕諦也又用傳義又云褽嫕也从女規聲讀若癸秦晉謂細要爲褽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細而有容曰褽承珙案楚辭七諫西施嫕嫕而不得見兮王逸注云嫕嫕好貌也詩曰好人嫕嫕漢書敘傳姁姁公主顏師古謂與詩好人提提音義同說文姁美女也是古人皆以嫕嫕爲女子好貌矣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云安舒貌引詩好人提提蓋毛詩作提者嫕之借字禮記作折者又提之譌字也

汾沮洳

序云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陸氏以有子字者爲正矣正義云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亦作君子儉以能勤惟定本

直云其君承琪案毛鄭釋此詩並無一語及君顏師古等定本每有異字然輒多乖謬孔疏反據之以爲魏君采桑而嚴緝從之虞東學詩且謂康成泥於其君立說豈竟未一檢傳箋乎

嚴緝云或以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樂邶鄘皆爲衛風而魏與唐異知魏風非晉矣園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姜氏廣義曰地理志汾水出太原西南入河王氏謂入河之處即魏舊國所謂南枕河曲北涉汾汾水也安得言汾者即爲晉地哉吳有太宰陳鄭宋魯亦有太宰鄭有少正魯亦有少正晉有公行齊亦有公行安見晉有是官而魏必無之承琪案顏濳詩傳以魏風爲晉詩范氏處義遂據此詩汾水晉地公行晉官爲言葉可爲羹未及其實不得因乾絳之名附會爲苺齊民要術

說然班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魏譜正義引此側作干此爲詩作於魏世之明驗齊之公行亦見於荀子大略篇有公行子之之燕楊倞注孟子公行子趙岐注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自不得因此二者斷此詩爲作於晉既幷魏之後也

則以莫爲爾雅之蓁月爾引詩義疏云蓁菜也葉狹長二尺食之微苦卽今莫菜也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此所引義疏未知何家以莫爲蓁亦無他證惟錢氏潛揅堂荅問曰爾雅無莫草孫淵如校本草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酸摸卽爾雅之須蘇蕪亦卽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爲無規模字亦作嫫孫說得之

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韓氏怡曰案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無度則不知足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可限量皆由其君儉不中禮是以居官者亦不知足世俗且以爲美而詩人美之正所以刺之承琪案美無有度卽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

主盡事之詞下二章美如英美如玉猶言虛有其表也孔疏以爲其美如是信無限度殊失箋意王氏總聞曰采莫采葑賤之事也賦主美之容而躬窮賤之役殊不似貴族詡之之辭也韓詩外傳引此詩極言君子之美有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語何氏古義遂以彼其之子爲指賢人刺晉君疏公室而信任卿族故因汾水之間有隱居不得位者以采莫采葑采葑喻起興然外傳斷章似非本旨田間詩學曰春秋世卿雖有賢者在下豈能驟用之於上位其信任卿族不獨晉爲然也何刺之有

之官因謂傳有公族餘子公行詩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陶定山曰周官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據此諸侯亦疑分公路公行爲二官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左傳宦卿之適子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晉有餘子公族公行而無公路故疏疑公路爲一官公路箋引趙盾爲軏車之族案軏車是兵車非路車兵車主行路車主守或即以餘子爲公路觀周官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可見承珙案公路公行當是兩官軏車服度以爲戎車之倅路爲車之大名主軏

一章乎承珙謂公路公行周官無文不得不以左傳釋之然魏制亦未必盡同於晉惟三章自當各爲一官必謂公路即公行則孔疏之泥耳

言采其蕭傳蕭水鳥也正義曰釋草云蕭牛唇郭璞引毛詩傳曰水鴈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鴈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稽古編曰爾雅蕭牛唇郭注不用陸璣澤鴈之說爾雅別有鴈鴈蓋明以陸疏爲非也孔疏兼存郭陸之言呂記朱傳亦因之惟嚴緝引曹氏語辨之甚悉以爲蕭非澤鴈其說當矣承珙案李氏集解亦引陳鴈注本草謂蕭非澤瀉然神農本經澤瀉一名水鳥與毛傳糧蕭者同說文蕭水鳥也正用傳文陸疏自爲

有據蘇頌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此爾雅牛唇之名以其形似耳爾雅一物數名者甚多不得因既有淪藒遂疑非澤瀉郭注云如續斷寸寸有節者不知當今何草王氏稗疏以爲牛膝亦未見的據不如陸說爲長

園有桃

序云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談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正義雖云國小而迫以下於經無當然序不過推原作詩之由耳鄭箋乃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承珙案魏風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與碩鼠刺重斂跡似相反而實相因蓋褊嗇者性必貪其勢然也若果薄稅聞朱傳嚴緝與相臺本同當從唐石經爲正

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承珙案鄭風豈無他士傳云士事也此不言者當卽以士爲人臣之通稱箋釋爲事者蓋以序言大夫憂其君不當自稱爲士然古者卿大夫皆可稱士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注云士卿士也是公士猶言公卿尚書秦誓疏云士者男子之大號臣通稱之下章士也罔極與哽詩語同傳皆訓極爲中彼以士與女對此自不當訓士爲事季氏本以士爲未仕之稱亦可不必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正義曰夫人卽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何爲卽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爲也

承珙案毛以彼人指不我知者則子亦當斥彼人謂我之謂釋經曰字其釋文音基何其與何居同史記集解引鄭注尚書若之何其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與檀弓何居注云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正同毛意蓋云彼人豈果是哉而子乃謂我欲何爲乎正義述毛以爲彼人又言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既於經文是哉上增君之行三字又代彼人目憂者爲子皆失毛旨鄭箋乃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若偷而嵩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此解迂曲不如傳義爲勝而嵩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爲以自止也鄭意似以宜釋蓋蓋與盍古字通爾雅釋詁盍合也趙注蓋當反王道之本蓋當猶合當也與此訓蓋爲宜同蓋亦者猶盍亦也王氏經傳釋詞曰凡言盍亦者以亦爲語助左傳僖二十四年盍亦求之盍求之也昭元年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盍遠績而大庇民也吳語王其盍亦鑑於人盍鑑於人也孟子盍亦反其本矣蓋反其本也據此蓋亦勿思爲作詩者自言其止而勿思耳後儒則皆以勿思指不我知者言之義亦可通

陟岵

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許氏詩深曰詩稱猶來無止忠允曰采薇以公義言故曰我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故曰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陟彼屺兮毛傳岵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屺（二蒼字林聲類並云岵似卽屺字）說文釋名皆與爾雅同與毛傳異詩正義以爲傳寫之誤釋文云王肅依爾雅後儒亦多以爾雅爲是段氏詩經小學云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荼滋也岵有陽道故以言父無父何怙也屺有陰道故以言母無母何恃也毛公所據爾雅似勝毛又曰父尚義母尚恩則屬辭之意可見矣許宗毛者也疑有無字本同毛後人易之承珙案段說是也

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丐詩說云山無草木曰岵此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此說申毛亦善終南有紀有堂紀崔集注本作屺（見正義）毛傳訓紀爲基基者根基也易箕子釋文引劉向作荄滋史記律書云箕者萬物根棋此亦可爲有草木名屺之證

父曰嗟予子顧氏詩本音引李因篤曰父曰毋曰兄曰皆至行役爲句而子季弟於句中爲韻各協下音猶之半句爲讀也承珙案此有見於子季弟之爲韻而仍以父曰至行役爲句所云句中爲韻詩中似無此例不如段氏曰此五字句父曰嗟予子子與已止韻次章季寐棄韻三章弟偕死韻行役夙夜無已六字句此說直截

行役夙夜無已箋云無已無解倦承珙案鄭以此詩三曰字爲

行役者思其父母兄戒己之言無解倦也觀次章傳云無寐無著寐也其爲詞尤明箋意實本於傳集傳以爲其父母兄思念之詞夫無已無寐尚可爲閔其勤勞不得止息至二章云必偕殊與閔勞語意不合此自是以失伍爲戒而乃云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語殊牽強故當以傳箋之說爲長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作毋已是魯詩亦以爲禁戒之詞毛詩假無爲之耳

上愼旃哉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嚴緝云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上官上工之上姜氏廣義曰旃之也上愼旃猶云往愼之不必改爲尚承珙案隸釋載石經殘碑作尚是魯詩本作尚尚者庶幾也毛詩以上爲尚之假借儀禮鄉射禮上握焉注木朱傳卽本此爲說呂記則云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此不過以見其國之小耳鄭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制小之甚蘇傳疑一夫十畝無以爲生橫渠張氏謂周制國郭之外有瑣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蓺草木朱傳卽本此爲說呂記則云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豈容尙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爲定數也嚴緝又云或謂井廬邑居各二畝半合爲五畝之宅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其有二十畝之桑今止有十畝是削其半要之詩人情性之言亦不必屑屑求合李氏集解曰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壑有孑遺言廣則曰曰闢國百里言窄則曰一葦杭之十畝亦此類也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承珙案下章泄泄爲多人之貌此閑閑義當略同惟其地隘人多故閑閑然男女

十畝之閒

序云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風言刺時

閒別兒子秀物論大知閒閒小知閒閒釋文引簡文云閑閑廣博之貌閒閒有所閒別也然則廣博者無所閒別與此傳閑閑爲無別義亦有合皇矣臨衝閑閑傳云閑閑者動搖也此閑閑往來者亦羣動紛紜之意故廣雅云閑閑盛也

行與子還兮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行來者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承珙案此疏極是毛傳每有此法

歸下云遊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承珙案此疏極是毛傳每有此法

前以閑閑爲往來貌往來卽合下還兮遊兮而總解之且男女無別卽可見其多人泄泄多人又可見其無別二傳亦互相足也正義又云言之閒則一家之人下章之外地遠路行非一家故泄泄爲多人貌此則未必然耳

毛詩後箋卷九

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說文呰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泄呰言部詘多言也引詩無然詘詘毛詩大雅作泄泄傳云泄泄猶沓沓也與孟子同說文曰部沓下云語多沓沓也然則泄泄沓沓皆爲多言之貌多言由於多人故此傳又以泄泄爲多人也

伐檀

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范氏三家詩拾遺曰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而後其食謂治身也文選曹植求自試表潘岳關中詩注引韓詩傳咸贈何劭王濟詩群君章句曰何以爲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又司馬相如上林賦注引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案孔叢子董仲舒及群儒之說皆與孟子苔公孫丑意同毛詩序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承珙案范說非是董群諸義皆止說章末二句耳全詩之旨自以序傳爲正漢書王吉傳吉上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宏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王吉學韓詩者見儒林傳其以伐檀爲刺不用賢正與毛詩義同不獨張揖也

毛於章首三句雖不言興然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則其爲興體明矣箋本序文以首三句爲君子不得進仕中四句爲在位貪鄙無功受祿末二句君子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宜受祿詞旨明白無可易者後儒或謂伐檀河干玩清漣以自樂呂記嚴緝皆同或謂伐檀河子遇清漣而無用范傳朱孝廉同直以首三句爲賦意味索然矣又謂中四句爲君子厲志之詞則於曰胡曰爾詰問指斥語氣不合且既爲自耕而食安得有三百之多乎末二句又以伐檀食力爲不素餐則於義甚隘與孟子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之言悖矣考義玩辭故知傳箋不可易也

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放齋詩說曰三百廛爲田三萬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廛當四萬五千石許氏詩深曰三百廛大國之卿田也每井八夫每夫一廛助耕公田八十畝而制祿出焉故以廛計之重民力也大國卿田三千

二百畝共三百一十塵言三百舉成數也何氏古義曰易云其邑人三百戶論語柳伯氏駢邑三百蓋下大夫食邑制也此云取禾以食邑所入言耳承珙案三百塵自祇舉其所食有三百夫之人約略言之若如放齋云三萬畝固非人臣之制即如許氏準以大國之卿而魏在當時又不得爲大國也

胡瞻爾庭有縣貆今傳貆獸名箋云貉子曰貆貉當依爾雅作貈說文豸似狐善睡獸也段注云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此豸字今字乃皆假貉爲豸造貈爲貉說文貉豸種也竝非獸名又云貆貉之類則由轉寫譌舛釋獸曰貈子貆然則當云貆豸之類矣陳氏稽古編曰李時珍本草云貆與貛同今狗貛也彼見埤雅言貛貉同穴而說文以貆爲貉類故爲此說耳不知貛乃

野豕亦見說文貛卽爾雅之貙耳非貆也承珙案今說文貙獸也貛野豕也段注據凡部引爾雅狐貍貙貜醜貙作貛知貙貛一字貛乃貙之或體野豕也三字後人所加今考鄭注地官草人云貆貙也賈疏引爾雅豸子貙或曰貆然則李氏以貆爲貛似非無據

胡取禾三百億今傳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正義云詩內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傳箋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爲釜斛之數漢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者十十變之若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曰京也甄鸞注云詩云胡取禾三百億今毛用中數鄭用下數鄭注以數爲多故合而言之韋昭注國語曰賈唐說皆以萬萬爲億今數也後鄭十萬爲億古數也證正義因謂傳以時事言之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合古數言之王制正義云尹文子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鄭氏所用毛詩傳數萬至萬爲億此周頌傳文是大億也承珙案三百億爲禾秉之數蓋指其露積者而言楚茨我庾維億傳云露積曰庾疏以一庾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非倉所能容故爲露積然則三百億者亦極言其露積之多萬萬十萬皆屬約略其辭不比出於田而貯於倉者數有定限無庸疑其與上廛下囷之數相遼絕也

胡瞻爾庭有縣特今傳獸三歲曰特齊傳曰三歲曰肩幽傳曰三歲曰豜矣則此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承珙案盧說是也古字三三皆積畫故傳寫多誤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爲特四歲爲肩此或別有師承與毛互異耳

不素飧今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鄭以爲魚飧之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承珙案小雅祈父有母之尸饔傳云熟食曰饔又豈謂禮

倉之奢乎蓋毛於奢殽皆謂熟而可食者若掌客之殽奢與常
豈不同且多生腥不盡熟物也故大東有饛簋殽傳云殽熟食
謂黍稷也此殽自指客禮然毛必以熟食專屬黍稷正由牲牢
不皆熟物故耳尤可見此但言熟食者必非指禮食之殽矣釋
文引字林殽水澆飯也正義以此爲說文今說文殽餔也从夕食且言殽
爲飯之別名試即以飯言之又豈得謂非熟食乎傳義本通無
庸改易

碩鼠

序云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
而畏人若大鼠也臧氏學標曰韓外傳於接輿去楚伊尹去殷
田饒去魯並引此詩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擊牛角疾歌高誘
注云歌碩鼠也馬融傳注引說苑甯戚擊車輻而歌碩鼠今說苑
說篇作歌鼫見以上下文義求之鼫見自是碩鼠之鵲　蓋相傳以此爲賢人去國之詩承
琪案鹽鐵論取下篇周末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潛夫論班
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此詩正意自因重斂民不堪命甘
心流亡其引以證賢人去國者緣詩中有適彼樂土云云耳未
必爲此詩所由作也至史記集解引應劭所稱南山矸白石爛
者以爲甯戚之歌其詞氣似是後人擬作藝文類聚刷載甯戚
歌一首末云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亦僞託之詞
劉向高誘以所歌爲碩鼠必有所據碩鼠在齊桓時已有亦可
事義魯詩作宦仍當同毛義爲事耳　婁壽碑謂宦即貫字
證魏詩之不作於晉世矣
碩鼠碩鼠箋云碩大也案碩鼠即爾雅之鼫鼠亦即易之鼫鼠

章疊適彼樂土二句次章同新序節士篇引三章亦同宋氏綸初以今毛詩作樂土樂土按文從韓詩爲得承珙案嚴緝云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其辰苦於此也今謂古人疊句乃長言咨歎之意祇疊樂土二字九見悲歌促節不必改毛從韓

爰得我直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載氏詩考正曰箋與傳相足其說是也論語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違生人之正道或謂什而取一取民正道得我直謂不重斂也說亦可通集傳訓直爲宜未知所本

莫我肯勞箋云不肯勞來我集傳云勞勞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而案繹文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是當讀爲勞還帥之勞若謂不以我爲勤勞還帥我也則不通矣

豐縣葉茂林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唐

蟋蟀

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陳氏稽古編曰漢傅毅舞賦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局促之義正與序儉不中同云云是也

即序所謂閔之也傅毅明帝時人古詩亦名雜詩丁寧勗誡即爲枚乘作乘景帝時人文選十九首昭明列於蘇武李陵之後爲西京時人作也此時毛學未行而詩說已如此時代自可知矣承珙案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蟋蟀見陶唐氏之遺風云云是其證

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以冬夜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門思晏樂之中念死生之慮可見諸詩皆欲其奢儉得中原注奢爲刺儉後漢書馬融上廣成頌云臣聞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大雅

之節顏師古注言僖公以大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融傳毛詩者其言與班志合益此詩因刺僖公儉不中禮故發此爲例以後傳載於前經書於後皆準諸此豈可云晉用夏正且告有遹速亦有即告於當時者僖五年經書冬晉人執虞公傳亦言是年冬十二月也二十八年經書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城濮之戰經云四月己巳傳年月日無不同知晉自叔虞以

至春秋之末皆用周正因以闢竹書之說及羅泌所云傳據晉史經據周厤之誤承琪案葵者晚也九月以後自秋徂冬歲事已晚不必定謂歲終似可無泥於周正夏正之異卽以晉詩而論綢繆之三星在天毛以三星爲參在天爲始見東方謂秋冬之蓋三正通於民俗十五國風皆然非必由莊伯改用夏正之故也

職思其居傳職主也稽古編曰十月之交箋云職競由人左傳鄭子駟引逸詩云職競作羅晉范宣子責戎云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職皆訓主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職也語本渾成集傳既訓職爲主復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又以爲職任之義自相戾矣承琪案歐陽

本義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蘇氏詩傳云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蓋皆以職爲職事爲集傳之所本然經言職思其外不言思其職外若以職爲職事則經文爲不辭矣

山有樞

序云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呂記曰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所以激發之非勸其爲樂也呂祖謙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末章尤可見胡氏允嘉曰是時昭公弱不自豎桓叔强且漸逼若朝生之菌夕而卽落識者傷之以甚愚之主至急之勢百務積廢不舉之時而欲告之以保身寧家之道則其說也長而其人也迂故喟然曰與

山有樞釋文樞本或作蓲烏侯反爾雅蓲茎郭氏引詩作山有蓲漢地理志山蓲師古曰蓲音區段氏詩小學曰石經魯詩作蓲毛詩當作蓲亦作蓲唐石經譌爲戶樞字而俗本因之校勘記云說文蓲下云草也不爲以樞茎字是毛氏詩作樞也爾雅釋文或作本非也亦不作蓲故說文艸部本部皆無蓲字承琪案校勘說是也隸釋載魯詩作蓲者亦字之借蓲本草名非木類說文蓲艸也爾雅音義引說文烏蓲艸也廣韻烏蓲草名本說文郭璞注爾雅莢蒾云江東呼爲烏蓲此不得言山有明矣爾雅作蓲者其从艸是後人所加然則此字毛詩本用戶樞之字但其詩則烏侯反此以音爲別者耳

弗曳弗婁傳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婁牽也盧氏召弓曰孟子

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劉熙注樓牽也玉篇手部引詩邶曳娄摟據馬融訓牽則毛詩蓋本作摟承珙案曳者說文云曳曳也夾曳卽牽引之意說文又云摟曳也是摟有曳義故傳云婁亦曳也

宛其死矣傳宛死貌案宛與蘊與鬱聲義皆通宛有蘊結之意又近鬱幽之稱故傳以爲死貌釋文云本亦作菀淮南本經訓百節若菀注云菀病也菀讀南陽之宛也又倣眞訓形菀而神壯注云菀枯病也菀讀南陽宛此尤足爲毛傳死貌之證秦風宛在水中央箋云宛坐見貌此爲思見其人而言之集傳乃用以釋此篇之宛於義疏矣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臧氏經義雜記曰

漢書地理志引詩它人是媮文選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薛綜注引詩同說文愉薄也恍愉也鹿鳴傳亦云恍愉也定本作偷是愉爲偷之本字說文媮巧黠也義稍別而國語晉語媮居幸生賈山至言媮合取容及漢志張賦皆以媮爲偷葢康成時以愉爲愉樂字恍薄字則作偷或作媮故鄭隨俗改愉爲偷使人易曉猶召閔不云自頻卽水顠字之省而鄭依俗改爲濱也承珙案說文心部恍愉薄也人部佻愉也無恍字臧引作恍愉也誤又媮訓巧黠當爲偷之本字亦誤考說文憪愉也愉薄也憪本閒靜之意則愉薄也當如段注作薄樂也故愉下引論語私覿愉愉如也愉愉者和氣之薄發於色也引申之爲凡淺薄之稱故既又訓愉如鹿鳴示民不恍之訓

愉周禮巫氏不愉皆是若女部媮爲巧黠故引申爲偷盜古無偷字當卽作媮毛於此詩訓愉爲樂是用其本義鄭自以三家詩有作媮者遂讀愉爲偷然毛於首章言樂次章言樂次章言宴語有次第鄭以是愉爲偷取是保爲居則次章與末章入室意義無別故應從毛爲正

山有栲傳栲山樗也樗稽古編曰案栲山樗也樗臭櫙也櫙乃杶之或體書禹貢作杶左傳作椿俗書爲椿見莊子別一木椿樗又名樞武門切椿樗樗三木同類而微分本草綱目云椿皮細肌實而赤嫩葉香甘可茹樗皮粗肌虛而白其葉臭樗生山中亦虛大爪之如腐朽陸謂山樗不名栲然栲之爲山樗爾雅說文毛傳皆同不誤也又案說文栲作槁云从木尻聲苦浩切陸疏云許愼栲讀爲糗則栲而實非樗類郭注爾雅云似樗者或謂其葉及皮色之似耳幽風小雅毛傳皆云樗惡木也此詩取興於山陽之木可爲材用不應及樗且此及小雅皆以栲栩並舉栩既彊韌中爲車輞則陸疏以栲爲栲櫟皮厚數寸可爲車轅者近之陸氏又言許愼栲讀爲糗今人言栲者失其聲不知槁从尻苦刀切聲未嘗不可讀栲亦未嘗不與栩叶也

隰有栩傳栩也說文無栩字櫟說文作櫪云柞屬大者可爲棺槨小者可爲弓材與考工記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櫪次之合先鄭注周禮櫪讀爲櫟萬之億與陸疏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者合或謂說文自有櫪字云梪也从木意齋純下云本也从木

屯聲夏書曰杶榦栝柏或从熏作橚又云栘古文杶檍既爲杶杶又作栘故爾雅毛傳皆云栘檍段懋堂曰玉篇杶下無栘字依汗簡所載當卽杶之變體屯旁側書作丑非从子丑之丑韻會云說文作檍今文作檍可知栝檍爲一不必別有檍字許無栘字豈其字正作紐俗作栘與承珙案爾雅毛詩之栘古人蓋卽借手械之杼字爲之後人始寫作栘然郭注爾雅云關西呼栘子是之詩人所詠至晉尚有其名郭又云栘似棣細葉材中車輞一名土橿考山海經英山其上多栘橿大時之山下多柟檀往以栘與橿連言說文橿枋也枋木可作車然則栘與栲亦通爲彊韌有用之木可知

毛詩後箋卷十

杕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據此是陸據定本孔疏或作本今注疏本乃以陸改孔耳盧氏召弓曰文選二十六李善注引詩弗擊弗考承珙案御覽五百八十二引山有樞曰子有鍾鼓不擊不考此皆同或作本毛傳考亦擊也與上文婁亦曳也同例陸必以或作本爲非恐未然也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承珙案詩所謂刺其不徒刺之已也必實有愛君憂國之心而事有不容顯言者故其慮深其情切而其詞轉隱或且有詭詞以託意反言以著事者如此詩託爲叛者之辭云既見桓叔而樂又反言曰鄙命而不敢告乃正所以告之也

秦氏詩測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褚炤所云子不知汝家司空以一家物復與一家亦復何謂也云何不樂云何其憂則如徐廣

所云君爲宋朝佐命身爲晉朝元老悲歡故是不同前二章已有微詞不特末二語爲發潘父之耶謀也凌氏濛初云素衣朱襮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虞敗乃公事耶謬意此陽雖爲沃陰實聳晉猶厭奢卒所云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承珙案以上數說似皆得詩人微婉之旨集傳以爲叛者所自作天下有欲叛之人乃爲此以自彰其事孚且叛人之詩又何錄焉此不煩言而知者也

素以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案傳似當作襮黼領也用爾雅文說文襮黼領也從衣暴聲詩曰素衣朱襮卽全用毛義毛既訓襮爲黼領故下卽引郊特牲之繡黼丹朱中衣而已去刺方領繡服是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領下施衿領正方

據此知黼領之制如小兒次衣蓋別以綺縚爲之加於領上故謂之褾領又謂之襮亦取義於表襮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衫元纚笄被纁黼注云纁黼也士妻始嫁被禪黼於領上言被明非常服此可見婦人黼領亦別施於衣上與男子同也說文糸部纁絳色也

於次章之素衣朱繡但云繡音秀衆玉篇作領連謂與襮同字領連者黼領於衣卽褾領之義也

繡字義亦通也此疏申傳甚諦鄭據魯詩素衣朱綃破繡爲綃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水經注涑水又西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故城正義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五采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

于鵠者也承珙案此說微誤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左邑莽曰兆當作桃亭閒喜故曲沃晉武公武公當作成侯自晉陽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考武帝本紀云將幸緱氏行至左邑桐鄉閒南粵破以爲閒喜縣今左邑在閒喜縣東三十里桐鄉在今平陽府

詩沃縣西南四十里蕭注以左邑爲詩之鵠則是以爲卽於沃非也但二地相去不遠故傳祇以鵠爲曲沃邑正義謂都今之矣段氏詩經小學云荀子臣道篇迫脅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段氏詩經小學云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竊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遠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按所引卽此詩異文前二章皆六句此四句殊太短左氏定十年傳言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者漢初相傳有脫誤臧氏在東曰杜注左傳云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是杜以一字爲一言也承珙案關雎正義云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此又與杜注異且以四言爲第四句非謂一字一言似較杜注爲合然傳箋皆云不敢以告人此所引無以字不知傳寫脫誤抑別有此本歟

椒聊

序云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嚴緝云此詩言桓叔之强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爲美桓叔可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助謬矣毛傳云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脫椒字鄭箋云一椒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椒也之訓矣爾雅云椒榝醜菉菉卽椒也又云朷者榝亦卽椒也詩兒觝其說至何氏古義云檗梅名朷其朷者名聊聊卽朷之高者與椒

爲二物此說九爲肊撰

蓁衍盈升文選景福殿賦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李善注並引詩作曼延盈升此所引疑三家詩蓁延與蓁衍聲同字通耳又李注兩引詩下皆有美其繁興四字疑亦三家詩傳之語古人取意次章碩大且篤傳云篤厚卽鄭子封謂叔段厚將得衆之意也引漢官儀云皇后稱椒房取於椒者祇以其蓁衍如後漢紀注引漢官儀云皇后稱椒房取其蓁實之義又第五倫傳注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皆是鄭箋欲合沃盛反常之喻轉謂椒性少實蓁衍者非其常恐非詩意

箋云今一椒之實蓁衍盈升謂一椒之實裂爲三四瓣各有子數合之多耳非一實有三四子也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幾斛一實又不足滿升驗今椒實一裹之內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椒滿升假多爲喻也承珙案爾雅菜櫬醜菜與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承珙案爾雅菜櫬醜菜與櫟其實梂之梂義同而微異櫟之梂彙自裹者一梂祇一實若椒椒之菜則郭注云菜莢子聚生成房貌說文菜菜椒裹如蠶繭也皆謂其實叢生攢簇爲菜耳鄭樵注爾雅云此類結子成毬朵是也箋云一梂者乃借櫟實之梂爲之孔疏誤以一梂卽今椒之一粒故云一裹之內惟有一實則所謂實者乃椒目矣夫椒之一粒爲得言菜今椒與菜莢皆多實結聚成菜詩人正因其蓁衍故以取興何得云假多爲喻非實事乎

頌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故是詩先言升後言匊相備而已考今廣雅無兩手謂匊語當卽小爾雅文然賈疏所據二升爲匊必二反鄭云不朋黨前申毛作毗至反正義引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擊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爲能均平而不朋黨斯不然矣承珙案孫氏之論極爲正大傳以朋爲比無比者卽陳敬仲占辭莫之與京之與卽比也傳非申毛作毗至反孔述傳明比謂無朋比之行誤以鄭義爲毛義乃駁孫毓云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別封於沃自是鄰國不得以傾宗阻邑爲罪此眞悖理傷教之言豈可爲訓

椒聊且遠條且傳條長也按勘記云案正義云倘書稱厥木維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其說非是此傳以長訓條乃謂條爲脩之假借古字條脩相通如漢書脩侯之比考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之不以枝言之也下章同考文本改經二條字皆作脩及依長也之訓而爲之耳非有所本此經自正義及唐石經以下各本俱作條也

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稽古編曰宋董氏引崔集注謂匊大於升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祥道呂氏大臨亦言二升曰匊周禮考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陳呂之說應本於此承珙案埤雅云先盈升後盈匊則古者匊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故是詩先言升後言匊相備而已考今廣雅無兩手謂匊語當卽小爾雅文然賈疏所據二升爲匊必當不誤自御覽諸書引孔叢子兩手爲匊荔宋以後已誤二升爲兩

手此傳及小雅采綠傳皆當本作二十八改爲兩手耳

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阮氏學經室集曰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概以聲聞故說文曰聲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古文磬又曰䎽聲也从只㠯聲讀如聲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衡方碑亦借聲爲聲矣段氏詩經小學云一章曰遠脩且傳曰脩長也二章遠條且傳曰言聲之遠聞也今木前後章皆作條則毛不應別爲傳矣而足利古本尚可證經言脩者枝條之長條者芬香條暢之謂傳聲字今譌聲校勘記云考此條與上章同皆訓長爲脩字之假借非有異也不宜更爲之訓此傳言聲之遠聞也乃篇末總發一篇之傳謂此椒聊詩乃言桓叔諸第二章遠條且一句而疑其不可通也承珙案校勘說是傳於上章云條長也是總兩章條字釋之次章云言聲之遠聞也是總兩章遠字釋之且上章解言椒氣之長次章解喻桓叔聲聞之遠此訓詁互相足之例不嫌於經同而傳異也王衡方碑耀此聲香聲自是聲字之借漢志郊祀歌遣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鵜此歌上文多言樂聲則聲氣必非聲氣遠條二字又與詩同則此傳聲字似不必改作聲自作聲與此不同

綢繆束薪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興義明白不可改易賴濱詩傳故齋詩說皆能發明毛說鄭箋乃謂束薪於野爲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故云不得其時則以束薪爲賦矣集傳既從毛爲興而又云詩人敘其婦語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似此夫婦自爲束薪之事無論昏夕負薪不合情理且束薪既爲實事則所謂興者又何指也

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毛以秋冬爲昏姻正時十月參見東方自此至正月皆可嫁娶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亂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爲心心爲大火三月火始見則時已晚矣疏家於毛鄭昏期異說內外傳無不指其見者言之從無既指某星爲候而又取其將見未見之時以言之者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一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是總兩章遠字釋之且上章解言椒氣之長次章解喻桓叔聲聞之遠此訓詁互相足之例不嫌於經同而傳異也王衡方碑耀此聲香聲自是聲字之借漢志郊祀歌遣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鵜此歌上文多言樂聲則聲氣必非聲氣遠條二字又與詩同則此傳聲字似不必改作聲自作聲與此不同

綢繆束薪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興義明白不可改易賴濱詩傳故齋詩說皆能發明毛說鄭箋乃謂束薪於野爲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故云不得其時則以束薪爲賦矣集傳既從毛爲興而又云詩人敘其婦語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似此夫婦自爲束薪之事無論昏夕負薪不合情理且束薪既爲實事則所謂興者又何指也

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毛以秋冬爲昏姻正時十月參見東方自此至正月皆可嫁娶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亂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爲心心爲大火三月火始見則時已晚矣疏家於毛鄭昏期異說內外傳無不指其見者言之從無既指某星爲候而又取其將見未見之時以言之者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一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何以爲候古人觀象授時所以明民所不見何以示之孔疏曲爲申釋云左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說過於紆回故知毛義不可易矣

見此邑人傳邑人美室也正義曰小戎云厭厭邑人妻謂夫爲邑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邑人爲美室邑訓爲善故稱美也諸家皆以古無稱女子爲邑人者儀禮

良席在東？此子其良人出鄭注婦人稱夫曰良是也承珙案良既訓善則良人男女皆可通稱戰國策賣僕妾售予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嫁於鄉曲者良婦也此婦人稱良之證漢書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師古曰良善也此良人當卽因詩而有此稱可見毛公以前經師已有訓此良人爲美室者矣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嗟茲卽嗟呰說文呰嗟也廣韻呰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呰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良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士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呰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呰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茲鄭箋謂子兮子斥娶者始失其義承珙案說文言部譽咨也段注謂咨當作呰今考爾雅釋詁嗟咨嗟也此嗟咨亦當作嗟呰鄭箋以子斥娶者固誤然猶謂詩人子此娶者集傳言男女自謂曰子兮子兮則從古無自稱爲子者矣

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稽古編曰鄭野有蔓草傳不期而會曰邂逅此云解說之貌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鄭風釋文云邂本亦作遘此釋文邂本亦作解逅本亦作覯此字形互異略可見者也案說文不期而會是邂逅本訓鄭詩正當此訓唐詩

遘會與韓詩不固義近總之解覯大旨是會合無分期與不期皆可稱也

杕杜

序云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翁爲沃所幷爾稽古編云綢繆杕杜羔裘三詩序不言刺何君子疏以其在椒聊鴇羽之間槩判爲昭公詩殆非也鴇羽序云刺時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後始作鴇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承珙案序但云刺時自以非一君之世故不能定指某公總之爲昭公以後曲沃日盛晉國日衰詩，憂時感事之作明白無疑郝氏仲輿曰晉自昭公被弒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詩人以杕杜特生比晉椒

聯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
葛屨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爲泛泛行道之語乎
自汰之杜其葉湝湝傳興也杕特貌杜赤棠也湝湝枝葉不相
比也此傳杕特貌宋本作特生貌釋文引傳但云特貌無生字
顧氏家訓引傳云杕獨貌亦無生字說文木部杕樹貌當作
特卽　毛傳然家訓引說文已作樹貌其誤久矣釋文湝湝下
云不　卽比次也是傳文比下有次字疑卽取經文胡不比焉胡
不次焉之義朱氏邁行曰讀以獨生之杜猶葉茂起獨行之人
終無與比反興也廣東學詩曰毛取正興當從集傳取反興承
上條正義引此詩作煢王逸注楚辭九思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皆
作煢毛於此傳訓無所依於小雅正月哀此惸獨周頌閔予小
子嬛嬛在疚皆無傳蓋以嬛惸爲一字矣正月之惸獨孟子
作煢煢鴈閔子小子之嬛嬛釋文引崔集注本作煢似毛詩本
皆作煢煢也引申爲煢獨回疾也段注云回轉之疾飛也引申爲驚親也引詩獨
以杕爲特貌凡樹木必枝葉相兼始見扶疏茂盛之狀特生之
杜有榦無枝雖其葉繁密而枝條稀疏不相比次其榦之孤特
自若也猶獨行之人宗族雖多而離心離德不相親附其身之
孤立自若也故傳仍以湝湝菁菁就經文言葉之盛而以不相
比次形容有杕卽以影合興意可謂善於體物且亦是反興非
正興也箋以菁菁爲希少之貌則與緣竹菁菁及菁菁者莪諸
言盛者訓義乖異疏曲爲申之云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宏以
盛爲榦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希少者葉密則同一色由希少
故見其枝不取葉爲興目語多牽強於文義殊不順也

菁菁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榦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此疏申
傳甚諦蓋傳意湝湝菁菁皆爲葉盛其云枝葉不相比次者則
以申傳加此云湝湝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
杜有榦無枝雖其葉繁密而枝條稀疏不相比次其榦之孤特
自若也猶獨行之人宗族雖多而離心離德不相親附其身之
孤立自若也故傳仍以湝湝菁菁就經文言葉之盛而以不相
比次形容有杕卽以影合興意可謂善於體物且亦是反興非
正興也箋以菁菁爲希少之貌則與緣竹菁菁及菁菁者莪諸
言盛者訓義乖異疏曲爲申之云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宏以
盛爲榦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希少者葉密則同一色由希少
故見其枝不取葉爲興目語多牽強於文義殊不順也

胡不佽焉傳佽助也箋云何不相與助之正義曰佽古次
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承琪案呂記引崔靈
恩集注云佽作次車攻決拾既佽箋云謂手指相次比也亦是
以佽爲次次與比本互相轉注詳綜注東京賦云次比也鄭注
周禮云比次也此胡不佽與上胡不比同義比訓輔次亦非不
可訓助也焦里堂曰次且一聲之轉佽之爲助猶趙之與趄箋
推明佽正是以推佽故言僪行注推舉也舉猶與也與猶助也以
以助明佽耳

獨行煢煢傳煢煢無所依也釋文煢本亦作煢又作煢書洪範
正義引此詩作煢王逸注楚辭九思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皆
作煢毛於此傳訓無所依於小雅正月哀此惸獨周頌閔予小
子嬛嬛在疚皆無傳蓋以嬛惸爲一字矣正月之惸獨孟子
作煢煢鴈閔子小子之嬛嬛釋文引崔集注本作煢似毛詩本
皆作煢煢也引申爲煢獨回疾也段注云回轉之疾飛也引申爲煢獨取
此回轉一意其說亦通又說文嬛下云曰驚視也引詩獨
行煢煢字同今詩而訓與七徵異然無依之人獨行多懼義亦
未始不相通耳

外姻同姓傳同姓同祖也案古稱同姓有親疏之別周官司
儀土昏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庶姓無親者異姓昏姻
也則此同姓乃統宗族言之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注云
所出王之廟此同姓亦統言之禮記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殿單于
下昏姻可以通乎疏云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己兄弟同承

高祖之後相報緦麻是服盡于此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其庶姓別于上者五世以後庶姓別異于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民族不其高祖別自爲宗是別于上也庶眾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眾多故曰庶姓也據此則以共承高祖者爲同姓高祖以上爲庶姓此詩對他人言之則同姓當謂共始祖者上章同父舉其至親下章同姓舉其至疏所謂以兩頭該中間也傳以同姓爲同祖乃統宗族言之非即以祖爲祖父正義云上云同父故云同姓爲同祖非是若謂曲沃亦晉同姓服屬未遠爲疑則虞東學詩云桓莊武三世絕逆律以春秋之義絕不爲親詩人所言同父同姓義別有屬不得疑此謂非爲沃事也

羔裘

序云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案呂記引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是朱子初說本從序也及著集傳以居居究究義未詳不敢強解夫爾雅爲釋詩之祖又興於中古在毛鄭之前此而不信是古書無可證據者矣毛詩寫官記乃又以居居究究爲美其大夫夫苟蔑棄雅訓而徒憑肊決亦復何所底止乎

羔裘豹袪傳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按勘記云釋文袪下云袂末也正義云此解直云袪袂末與禮合定本云袪袂末與正義云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無取於袖也袪爲袂本當以正義本爲長承珙案遵大路傳已云袪袂也箋云袪之貌箋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之貌箋云其役使以袪爲袂末別之仍當從定本爲是

自我人居居傳自用也居居懍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正義曰釋詁云由用也案左傳昭八年疏亦引爾雅由用也今爾雅無此語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大雅緜自土漆沮傳云自用也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此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承珙案毛於執競自彼成康傳亦云用彼成康之道鄭箋大雅江漢自召祖命及注尚書自服于土中皆云自用也益此訓雖不見爾雅實爲經傳通義但此詩毛祇訓自爲用而我人二字無釋箋既云役使我之民人又云不恤我之困苦上我似詩人自我下我又民自言我語意不順今謂自者詞之用也我下句他人言之乃指其在位者云叱羔裘而豹袪者我人也乃用是居居然懷惡不相親比何也自我人居居猶言我人自居居倒裝句耳下乃云豈無他人能恤我者乎念子故舊之人而不去如此似於文義較順

正義引李巡注爾雅云居居不狎習之惡與毛義合案說文居處字作尻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與倨通說文倨不遜也倨敖無禮故爲惡也

羔裘豹袪傳袪袂也正義云袪袂末也正義本爲長承珙案遵大路傳已云袪袂也箋云袪之貌箋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之貌箋云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正義曰釋詁云由用也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大雅緜自土漆沮傳云自用也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此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承珙案毛於執競自彼成康傳亦云用彼成康之道鄭箋大雅江漢自召祖命及注尚書自服于土中皆云自用也益此訓雖不見爾雅實爲經傳通義但此詩毛祇訓自爲用而我人二字無釋箋既云役使我之民人又云不恤我之困苦上我似詩人自我下我又民自言我語意不順今謂自者詞之用也我下句他人言之乃指其在位者云叱羔裘而豹袪者我人也乃用是居居然懷惡不相親比何也自我人居居猶言我人自居居倒裝句耳下乃云豈無他人能恤我者乎念子故舊之人而不去如此似於文義較順

正義引李巡注爾雅云居居不狎習之惡與毛義合案說文居處字作尻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與倨通說文倨不遜也倨敖無禮故爲惡也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與居居同亦謂其有倨敖之色也魯頌駉以車祛祛唐石經作袪袪傳云祛祛強健也方言袪謂之褾郭注云褾或作袪亦以居爲倨

意無他人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正義曰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承珙案疏申箋義是也後儒有謂他人指曲沃者姜氏廣義曰曲沃之君民已讐之屢世豈以上不見恤而萌事讐之心箋泛指他國是也故者謂祖父以來已相服屬一旦去之誠所不忍且子爲舊君之臣猶足以繫人心好者言子在故國而無異志亦足爲人所親愛皆忠義感發語聖人存羔裘見唐民有不渝之忠義亦見君臣無立國之經猷也

曰我人究究傳究究猶居居也正義引孫炎汪爾雅云究究窮也人之惡承珙案王逸楚辭九歎章句曰究究不止貌也其訓皁或言皁斗其殼爲忖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

與孫炎窮極義相通傳以究亦爲惡故云究究猶居居是於雙聲取義蘇傳以究爲久嚴緝以究爲察皆可不必

鴇羽

序云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政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稽古編曰鄭箋以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爲五世此非也序既云昭公之後不得併數昭公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承珙案以孝侯至緡爲五世屬正與陸疏云木蓼子房生爲梂者合然則許意謂櫟爲木蓼也艸部草斗櫟實也當作柞櫟實損柞字耳草下之櫟非木部之櫟許意櫪柔樸草爲一物是名柞櫟亦名櫟而非柞也亦非

櫪字惟木部櫪下云木也梂下云櫟實段注云許櫪梂二篆連屬正與陸疏云木蓼子房生爲梂者合然則許意謂櫪爲木蓼也艸部草斗櫟實也當作柞櫟實損柞字耳草下之櫟非木部之櫟許意櫪柔樸草爲一物是名柞櫟亦名櫟而非柞也亦非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公於翼桓八年冬王命虢仲立哀侯

子林生之樸也柞與械爲類樸似檄椒艸部以茉系諸樸檄椒案段說分析甚細詩單言柞或連言柞此則以茉系諸樸也今案段說分析甚細詩單言柞或連言柞械者自與柞樸不同若苞棚苞樸則同爲柞樸即說文別以木參爲樸然本非詩所有也

王事靡盬傳盬不攻致也箋云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正義曰此云盬不攻致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經義述聞云如毛鄭所解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藝稷黍云殆失之迂爾雅棲遲偃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藝稷黍也所解似較直截承珙案正義以盬與盡同於義爲近周易山風蠱正義引褚氏曰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之不當舍羽翼而別求解埤雅鴇羣居如人自然有行列之說非詩意也

肅肅鴇行傳行翮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行翮求諸雙聲合韻詁訓之法如此羽翼翮以類相從不釋爲行列也承珙案訓行爲翮疑謂行爲翮之假借說文翮本也翮羽莖也二篆相次雖似微別然爾雅云羽本謂之翮鄭注地官亦云翮羽本也是翮與翮析言之則別統言之則同也翮行雙聲之轉且詩以鴇羽鴇翼鴇行皆連肅肅言之行自當爲翮此及泮廢訓皆云肅肅羽聲也鴻雁釋文云肅本又作翮翮飛也總

序云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美字注疏本有作刺者此疑武公非所當美而唐譜正義有無衣有杕之杜皆刺武公語故以改此序美爲刺耳然序下正義屢言美武公則序本作美可知至不當美而美則正義明云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此可謂善於讀序張氏詩貫曰此詩人述其賂王請命之意似著其無王之心也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其與此詩語氣如出一轍也許氏詩義曰此詩之美晉武作者美之非序者美之也凡里巷淫邪之詩皆愚夫愚

無衣

序之書法亦如是而已韓氏讀詩傳譏曰此詩作自幽沃之大夫當其作之之始亦止據事直陳初不知其爲美爲刺也而序詩者特以爲美武公正以著幽沃大夫黨惡之情刺意不言自見聖人錄其詩所以傷王靈之不振欲使後世亂賊知所懼也序首國史所題其下推說意深且遠宏爲淺近者所訾議矣案諸說皆足以發明序義

不如子之衣子字毛鄭皆未明言所指正義曰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曰子之衣語意亦未明晰集傳以子爲天子則右無斥天子爲子者且武公雖有無王之心然方其請命必且謬爲恭敬何敢爲此倨敖之詞公然指斥或又以子指武公如公子蠆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諸侯之臣亦呼君爲子以此爲作於晉大夫美其君始得王命之時然使果謂武公服其命服安且吉兮則命服章數有定次章何復以衣六爲言故惟嚴緝以子爲指王使者得之但謂言六者變文成章則又非是孔氏經學危言曰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初無變七言六爲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則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即天子之使也因使者有六命之衣愧已未受服于王不如其衣安燠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使者之衣也大甫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

或不敢必爲侯伯亦情事之常但於子之衣三字總少著落耳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正義曰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鄘云則六玉冠則六辟積三公毳冕則孤卿絺冕衣一章裳三章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竝不云章周禮司服賈疏云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之卿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首章七兮云冕服七章

此但依與命文惠僕衣服以六爲節不言六是章數當以正義所申爲是賈疏小異之說似非毛意

有杕之杜

序云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姜氏廣義曰武公以簒弒得國國人以王命無貳心而超然于塵俗之表泥而不滓如後世申屠蟠管幼安之徒固自有人也豈以武公之飲食爲義而就之歟故采一刺武公無以得賢人之詩列于無衣之後以見鴻飛冥冥天子亂命不得而爲亂臣賊子不得而汙易曰肥遯無不利斯人歟此編詩之意也出門詩學云三國時賈謝謂袁紹使者曰歸語袁本初兄弟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遯爲逮訓逮爲及此訓噬爲逝之假借爾雅作遾方言云北燕曰噬釋文引韓詩作逝云逝及也則毛韓義同噬肓適我謂及今可以適我乎箋云彼君子之至於此國皆可來之我君所正義曰遯又別訓爲至此則與適

我來遊語意重複不如訓及爲善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孔氏詩聲類云好在幽部食在之部杕杜好與食韻乃之幽之通食音飢好讀近海去聲今歙縣方言有之九章妒佳治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謹妒人以自代承琪案王氏總聞已謂好音袒似切食音象齒切與好相叶然不如以兩之字爲韻之說爲正且好與好食與食二章亦可自爲韻也

生于道周傳周曲也案王氏詩考引韓詩云道周周右也是訓周爲右非以周爲右字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誤矣周右以疊韻爲訓毛則取周旋之義曲也

葛生

序云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焉箋云喪棄亡也承琪案此棄如猶來無棄之棄亡如說文云亡逃也故云夫從征役棄亡不反非即謂其死亡傳云亡喪棄也亦非死亡之謂此詩三章傳明有夫不在語則必不以爲棄婦之作故箋讀子美亡北之亡爲無能得傳意季氏詩解頤曰程子以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而華谷則直以爲悼亡今觀詩意角枕錦衾之粲爛夏日冬夜之懷思豈悼亡者之所宜言乎但曰子美亡北則知其或已喪亡而心猶冀其歸也其情亦可哀矣范氏詩濫曰晉自武公以後用兵之多未有過於獻公者序以爲刺獻是也古注及程朱皆不作悼夫之亡而嚴華谷獨主爲婦說今玩詩文意尚和緩似異於寡婦之嘵殺然曰予美亡

野與域而亡亦不當作死亡解矣

此詩與獨處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則唐人所謂其存其沒家室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侗晉明帝女主見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哀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何氏古義據此以爲悼亡之詩然傳箋竝無此說公主之不平殆以其詩緩慢孝標注引小序不過以肌解之未必六朝說詩者果有此義也

子美亡此誰與獨處箋云子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毛鄭詩考正曰漢書云不以在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

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生死未可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葛蔹之必得所依爲興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顧歎傷之辭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承琪案毛詩寫官記亦引檀弓以證此誰與爲婦人自問之辭是也若田間詩學陸堂詩學又謂此四字兩韻如易之匪寇婚媾則下二章獨息獨旦又非韻矣

葛蔓于域傳域營域也嚴緝云變野言域知爲征夫所死之地人我所美之人死於此地不得卒於牖下故何氏古義引詩箕云讀葛生蒙棘蔹蔓于域宛然荒塚纍纍祭埽悲哀之景承琪案三章言角枕錦衾而亦曰予美亡此則一二章此字不當指野與域而亡亦不當作死亡解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私妙簟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白虎通行事後儒多疑齊用角枕錦衾未見所出則王風正義有之毛時書籍尚多必有所據此語可爲讀毛傳者之通例固禮士附大喪共角枕喪大記小斂君錦衾此皆天子諸侯斂時則齊日用之如斂有明衣而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也然天子諸侯之所服用而此國人亦有之者豈庶人不婚上下如朝人傳云夫人嫁則衣錦加褻裨而丰詩又以衣錦褧衣爲庶人之妻嫁服乎至正義釋傳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物故覩之而思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物而藏之此無夫也傳又自明已意以禮夫不在斂枕簟衾席褥而藏之此無

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埤雅云苓生于
隰葑生于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也不必有葑其東也
故因已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
夫齊物感而增思是也此疏甲釋語皆明暢孔氏經學卮言云
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齊時所用而詩言之者婦人以夫不在
羈其常所與共寢之衾以禮自防有若齊然故亦用角枕錦衾
耳箋疏以爲攝夫齊祭乃演傳義而失之者今案此說過于迂
曲仍從箋疏爲得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後漢書蔡邕傳百歲之久歸乎其居注云
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承珙案今注疏各本居墳墓也
四字是箋非傳此殆傳寫脫誤當從章懷所引作傳益傳於居
應鵠突至此

采苓

序云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妍聽讒說焉案此序語簡意明後儒
從之皆無異義范氏補傳王氏總聞幷引申生事以實之呂記
引朱氏曰獻公妍聽讒說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
見也及作集傳則第以爲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於獻公時
郝氏仲輿曰事之可據孰有如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謂不信
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

采苓采苓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
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埤雅云苓生于
隰葑生于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也不必有葑其東也
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信矣爾雅翼云苓甘此誤以苓爲甘草故云然莽已見掫
風而苦若讒者之入人必先甘而後苦而葑則甘苦相半所謂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惡而上體美者也則讓人之所以嘗
試其君者無所不用矣此與范氏補傳略同承珙案諸說過於穿鑿不如
毛傳所云細事小行幽辟無徵其取譬爲切且於好聽讒義尤
合故呂記曰孔疏引申毛傳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
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段氏詩小學曰枚乘七發葍蓱芳苓楊雄反離騷煜煜之芳
苓曹植七啟摹芳苓之巢龜皆借苓爲蓮漢人蓋讀蓮如鄰故
頷聲相近假借是又借頷爲蓮也顏師古注漢書楊雄傳但云
苓香草名不知爲蓮之假借字李善注文選於七發直臆斷曰
古蓮字於七啟又曰與蓮同皆不指爲假借以致朱彝尊引李
注證唐風苓卽蓮其說曰水華而采於山顚喻人言之不足信
若然豈首陽之下必無苦首陽之東必無葑乎由六書之假借
不明也苓本大苦不得爲蓮承珙案義門讀書記亦誤以詩采
苓爲蓮其說與朱氏同爾雅翼知古字苓蓮通借乃以史記龜
游蓮葉之上卽此苓若水中之蓮則凡龜皆可游不足爲奇不
知龜策傳又云常巢於芳蓮之上故曹植七啟用之若苓爲大
苦不得言芳漢人多言芳苓故當爲蓮之假借若詩自言苓本

人之爲言箋云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釋文云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陸意因箋言爲人故讀經爲言如相爲之爲以詐僞之義爲非正義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故皆作僞言然又用箋義述毛云人之詐僞之言有宴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不知箋云爲人爲善言則鄭意爲言是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疏說既非鄭意而又以箋義通爲傳義承珙案詩以采芩首陽與人言之不可信傳以采芩細事喻小行首陽幽辟喻無徵夫無徵之言必僞言也則毛意似當作僞言與鄭箋異孔疏合而一之殊誤王氏經義述聞曰白帖詐僞類引

此作僞言晉語曰僞言誤眾是其義也

舍旆舍旆箋云旆之言焉舍之言舍也則毛意似當作僞言與鄭箋訓苟爲且訓然爲荅謂且無信受之且無荅然後儒因謂人言當舍亦且無遽舍之而徐以待其審察則是猶豫狐疑聽退也歐陽本義曰人之爲言四句以文意考之本是述一事而鄭分爲二其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舉舍旆舍旆知非二事承珙案此人之爲言只當作人之僞言箋云稱薦人之言則序本則此讒讒者言人之不善何反云爲善言以稱薦之鄭於爲言既誤解而於舍旆又云諛訕人與爲言分爲二事末句人之爲言乃云人以此言來則又總稱薦諛訕爲一揆之文義皆屬不合

苟亦無信苟亦無然傳苟誠也毛意以苟爲決詞荅然者是也無然者無是也皇矣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凡經言無然皆如是解 上

縣葉茂林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秦

車鄰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虞東萊詩曰附庸雖未爵命而自君其國則車馬禮樂侍御所宜有也而秦僻在西陲因仍舊俗至仲人仕王朝初備其制故序下言秦仲始大劉瑾何楷錢天錫及近日陸奎勳俱以秦仲時未必得備寺人之官因謂此詩作於秦襄之世愚謂仲初溺於戎俗及爲大夫得見周京聲物之盛效而爲之亦情理所有諸家泥定襄公爲諸侯鑿空改序不可訓也承珙案許氏名物鈔

又云秦仲雖嘗爲附庸之君自宣王命爲大夫蓋日與戎戰六年而从非可樂時也詩語不類姜氏廣義因之謂秦仲以初造之秦當猶獫之戎適以滋禍故以飲食燕樂告之蓋勸之以養晦之意此說尤爲支離鄭語史伯謂秦仲齊侯姜嬴之雋國大將興卽其世保西垂入仕王室豈遂無一日之樂而以爲與詩不類乎至下二章逝者云云不過及時行樂之意古人言樂者每及於日月易逝壽命無常樂府詩辭中多有之不必疑其於頌美之詞無端作此不祥語也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稽古編曰閽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嚴緝謂三代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今秦用寺人爲失夫侍御僕從豈給使令賤役者耶楊

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承珙案燕禮
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竝坐猶云皆坐非竝坐不橫肱
之竝呂記及戴氏續記謂竝坐爲簡易相親未有禮節之繁何
氏古義又云是伶工之輩與其儕侶竝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
臣竝坐此皆泥於竝字之訓耳

駟驖

序云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范氏詩牖
曰秦之爲大夫始於仲故上篇稱君子其爲諸侯始於襄故此
篇稱公承珙案陳氏禮書云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

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
田而子產止之然則前篇但言車馬禮樂侍御祇爲大夫所有
此篇盛稱其田獵園囿自是諸侯之事序一以屬秦仲一以屬
襄公當必有所受之矣

駟驖孔阜傳驖驪阜大也承珙案傳云驖驪渾言之也魯頌傳
曰驖說文驪馬深黑色驖馬赤黑色析言之也月令孟冬駕驖驪
注云驖驪色如鐵考爾雅釋畜無驖是驖本謂馬色卽因以爲
馬名如驪與黃亦皆馬色而詩有四驪四黃卽用之爲馬名是
已又說文引詩四驖孔阜今詩四作駟段注云詩言四牡四騏
四駱四黃皆作四下一字皆馬名也言驅介俊駟皆作駟謂有
所以加乎駟者駟謂一乘也故言馬四則但謂之四言施乎四

元年正義說文驖字下皆作四不誤
奉時辰牡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麛春秋獻鹿豕羣獸箋
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正義曰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
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獸
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驅時節之獸以待射此合傳箋
釋之其義已諦王氏經義述聞謂虞人驅禽以待射斷無冬但
驅狼夏但驅麛之理辰當讀爲愼周禮大司農注五歲爲愼是
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馬元伯又引後鄭注周禮愼
讀爲麎及吉日其祁孔有祁當作麎麎牝也此辰牡當作麎
牡與騂牝句法相似承珙案周禮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注

謂以网搏所當田之獸是獸人亦能取獸非但獻以供膳但下
文舍拔則獲言射禽之事故箋以爲虞人驅禽所以待射騶虞
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若泥於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麛
之理則騶虞之虞人何以豝雛必五也風人之詞不必膠執如
此古人田獵自有因時擇物之道如春蒐索取不孕者夏苗除
害苗稼者未嘗無所辨擇驅時牡以待射容當有之無容疑於
獵非一獸以駁傳義也
公曰左之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毛詩明辨錄曰逐禽
左者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尚右何以射禽必
左乃爲中殺蓋射必有傷以實鼎俎近於不虐殺其左而右體
祺盤仍是尚右之意古之逐禽射於車上與今騎射不同騎射

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射之此諸說會箋語箋云從禽之左射之若逐禽而出其左轉不便於射矣車攻正義亦云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亦誤但獸之來未必定在車左設出於車右而旋車向左則相背故公曰左之者蓋獸自遠奔突而來公命御者旋當其左以便於射耳

輈車鸞鑣傳輈輕也箋云輕車驅逐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軹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承珙案小雅庭燎鸞聲將將傳亦云將將鸞鑣

馬二鸞也又曰輈車鸞鑣知非衡也此主謂鸞在鑣與異義兩存故毛君不同當亦造說文時定論也詩言八鸞者四采芑烝烝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說不可取信集傳又引韓愈畫記爲據一以韓奕烈祖烝民兩以八鸞與四牡對文明係一馬二鸞尤足爲在鑣曰鸞之證

載獫歇驕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後世事恐難以證古歇氏詩緝引補傳謂歇驕非犬名以車載犬則以歇其驕逸爾雅改歇驕從犬以合毛氏耳此尤謬妄惠氏古義曰西京賦屬車之選載獫猲獢盛得謂以副車載犬耶文似相連而意不屬耳承珙案西京賦載獫猲獢語本在將

之前正與詩箋謂北園調習說合後儒謂田事已畢游于北園以車載犬休其足力夫田畢而游事所恆有但不必更載田犬以從耳或疑先言田獵後言調習文義不順李氏集解曰此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國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

小戎

序云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姜氏廣義曰或以秦有天下二世而亡因歸咎此詩此不識時務者之言也西戎殺秦仲盡滅犬邱大駱之族夫且弒幽王虜褒姒周轍遂東凡爲臣子不反戈而鬬孰無是心秦自莊襄以來歷世不豫其志殘山賸水以耕以牧卒致富彊襄公奄有鎬京通大國其子文公方以象地且軫之兩菊木加于軸故加軫與軹爲四尺若輿後橫木則不得言軫矣康成於軫圍既謂輿後橫木於加軫與軹則又通謂之輿未免自岐其說益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輿下橫木安得加軹軸之上乎且庇軫庇輿庇軹皆指左右兩菊而言非指輿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軫閒若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閒矣康成於軫圍既謂輿後橫木於加軫與軹則又通謂之輿未免自岐其說益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輿下橫木安得加軹軸之上乎且庇軫庇輿庇軹皆指左右兩菊而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軫爲輿後橫木也元案史記天官書曰軫爲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爲軫之明證益軫所以收眾材者故又謂之收中庸振河海而不洩注振收也軫振音義同晏子春秋幾軫之車而牝馬卽小戎義也案琪案考工記又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此亦車兩菊爲軫之明證易井收勿幕釋文引王肅云小戎駕兩馬者然下二章竝未別言車名而

輸也是井闌謂之收收有遮闌之義輇爲輿下四面材亦有闌
義故亦謂之收歟姚氏姬傳曰記云輇之方以象地葢輇六尺
六寸記曰三分車廣以其一爲隊葢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
廣如輇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毛公曰收輇也謂
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輇矣非謂輇名收也承珙謂此傳明是以
輇訓收姚說似非毛意

五棼梁輈傳五五束也棼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
束有歷錄王氏裨疏曰傳言束有歷錄則歷錄自爲一物集傳
云歷錄然文章之貌增一然字削一有字文意遂成差異古未
聞以歷錄狀文章者葢以因歷錄陸離聲相近而附會耳訓文棼
車歷錄束交也束交者束之互相交如畫卦交爻作乂也廣雅
棼之名而借以言車之棼也輈之束有五葢輈體不可枘鑿恐
致脆折故皆用束其上更以絲交縈如紡車之左右交縈務爲纏固此之謂歷錄何文章
之有邪承珙案王說皆是也廣雅本方言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轄
轄車轠子備高臨篇說跳連䡶車之法亦云以磨鹿卷收葢皆圍
繞纏束之名說文束部欒下云曲轅欒也讀若論語鑽燧改火之鑽字或作鑽此
字仍當作交爲是韻會引交作文恐誤
卽所謂五棼鄭司農云駟車之轅率尺所一縛是也然則梁輈
內入恐傷駕具故正義云旁纏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
軫當服馬之旁愛慎乘駕之具也
陰靭鉴續傳陰揜靭也靭所以揜車也鉴白金也續續靭也箋云

揜軓在軾前垂軜上鑾續曰金飾續軔之環藏氏考工記闓曰車前曰綺式前曰軓皆揜與軓也詩以揜軓詩謂之陰式前揜板前曰軓如約轂革而曰軓案呼之曰約軓阮氏車制圖解曰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軓之爲物蓋在輿前軫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軜身軜與輿之力在後軫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軫則有軓以銜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此陰板掩乎軜前空處下垂至軜上并軓亦揜之使不見故陰卽名揜軓且爲輿前容飾也或直命揜軓爲軓者誤矣程氏通藝錄曰軜侯起處正當前軫自於前軫下與軜侯起處牙錯相嵌而函之如是則範圍此軜全繫乎此故謂此處爲軓實非別有一物軫圍尺一寸軜圍較大相函不能

齊平正當輿前不可無以飾之此揜軓之所由設與承珙案阮程二說是也軓在輿下陰在軾前陰高於軓是名揜軓箋云揜軓在軾前垂軜上所言祇有一面正義謂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則似車左右亦有陰板恐非至陰靷者謂陰下之柔者所宎則正義云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或是白銅白銀未必皆白銀是也

靷正義謂靷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亦非也說文靷引軸也揚倞注荀子引說文靷所以引軸者也詩傳不言軸許云軸以著明之　哀二年左傳郵良曰我兩軷將絕吾能止之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驂在旁挽靷助之詩所謂陰靷鋈續是也蓋靷從輿下而出於軓前以繫於衡其革不能如此之長必須爲環以接續之故文茵暢轂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虎上脫文字爾雅斥山文皮謂虎豹之皮說文彪虎文也彪虎文也此皆虎皮爲文之證傳不釋茵者以人所易知也許愼則云茵車中重席汪氏梧鳳曰釋名文茵車中所坐也古者婦人及高年乘安車餘皆立乘竊謂大路越席大車簟茂車文茵皆車中之飾非所以坐也承珙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文虎伏軾則段

云虎上有文字者爲是至大雅滋幟卽以虎皮蒙軾原不盡爲
坐具然成二年左傳云丑父寢於轏中又襄二十四年傳張骼
軸轊皆踞轅而鼓琴服虔曰轊轊也是兵車亦有可箕踞坐臥
之處固未必無茵以藉之耳暢轂長轂者正義云大車轂長尺
五寸兵車轂長三尺二寸或謂大車轂長謂徑二尺五寸其圍
一柯有半是古箅法徑一圍三也兵車轂長謂圍三尺二寸依
古箅法則兵車轂徑一尺六寸有奇未可謂之長轂也柯長三
尺柏車轂長一柯是行山之車其轂乃長耳不知考工記明言
以其長爲之圍是轂長卽轂圍也何得以徑度爲轂長司馬法
曰成方一里出長轂一乘卽此所謂暢轂也毛詩明辨錄云車
之廣僅六尺六寸兩輪離車箱各七寸故軌以八尺爲度軸未

左右合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於靳驂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飾也大戴禮盛德篇六官以爲軜盧注軜在軾前斂六轡之餘詩曰銜以觼軜王氏稚疏因此謂以轡比六官則轡止於六而無八以軜比司會之均入則六轡皆納於軜中而非但二也故疑驂馬有兩轡以左右使而服馬僅一轡當項上其左右旋也聽命於驂馬耳承珙案此說非也說文軜驂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渠以觼軜荀子正論篇三公奉輗持納楊注納與軜同軜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盧注大戴云斂六轡之餘正指驂內二轡爲餘若車止六轡則但云斂六轡足矣何必言其餘不得據此爲四馬六轡之證也

俊駾孔羣傳俊駾四介馬也箋云俊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甲不堅密與俊者同實將徒人與俊者同實二俊字相近然清介甲也釋文引韓詩云駾馬不著甲曰俊駾此與管子參患篇人明言駾介成二年左傳鞏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甲之備豈反以不介爲詞可知韓義之不如毛矣

雜羽之名討與翿聲相近故箋申討爲雜釋討羽爲雜羽也

竹閉緄縢傳閉緄繩縢約也正義云說文紲繫也謂置弓弢裏傳寫弓弢誤倒以繩紲之因名弢爲紲承珙案鄭注周禮考工引詩竹弢注儀禮既夕記又引詩竹柲儀禮經文作柲者說文柲欛也欛積竹杖益凡戈矛柄皆積竹而謂之柲弓檠殆亦積竹爲之故亦得名柲毛詩作閉者閉猶欛也說文欛一曰叢木枲大記君殯欛至於上注云欛猶蔽也鄭意謂與檀弓蔽塗義同也左氏哀六年傳楚昭王卒于城父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史記楚世家索隱曰閉塗卽欛塗也欛與欛同是閉柲皆有欛義故毛詩作閉儀禮作柲其實一也傳云閉紲者卽訓閉爲紲非謂以繩紲弢考工記恆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矛當考工記之酋矛亦卽毛詩之矜矛案仇矜字固可通如國

之利也極角者謂竟其角達者謂長於淵榦若達於簫頭如此則其弓不利於引絃送矢其張之也如弛弓之常用繏然故曰譬如終繏是記所謂繏者卽弓轡也鄭注云繏弓轡此語不誤又云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若見繏於轡則似以繏爲繫故詩正義云繏爲繫名然於繫約義複矣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繏繫巧用則翩然而反蓋繫者藏弓定體之器繫繏同物以其能持弓謂之繫以其能縛弓謂之繏繏又名閉以竹爲之故曰竹閉繏字又作柅荀子非相接人則用柅注云柅繫柅柅也正弓弩之器也今人以柅爲舟楫之楫者楫輔船舷如柅輔弓弩猶柄弩以輔弓弩而船舷亦謂之柄也角弓正義以繏爲緷滕亦泥於繏繫之解誤與此同緷說文云織帶也段氏據文選注帶亦帶上補成字廣雅書局栞

繩之類耳滕說文云緘也周書金縢鄭注云縢束也是縢本約物之名因而所用以約者亦謂之縢魯頌朱英綠縢傳云縢繩也是也

此詩之韻首章當以江氏愼修所分爲是古韻標準曰首三句收輸驅爲一韻下則五人一去爲一韻鄒氏敬已有此說載馳首章驅字祛尤反則此處亦當音邱舊誤以驅字連下爲韻驅續毂騑皆有去入二叶音未安顧氏亦誤以驅字連下而轉續玉屋曲皆爲平聲尤誤顧氏不知十虞韻有一支通十八尤十九侯而侯韻字皆轉入模於是不得驅字之音又不知入聲別有轉紐意屋卽爲烏之入聲於是悉轉續玉屋曲爲平以叶驅此顧氏之蔽承珙案續字自當從繹文如字讀其引徐邈作辭屬反似已欲叶上驅字然不如江氏以驅韶收輸下七句六韻去入通用爲正段氏音均表引東京賦以驅燭屬爲韻又謂依詩三韻讀去聲者加楚茨內有舜字孔氏詩聲類又引詩中屋燭二韻之具奏祿角弓之木附屬柔柔之谷穀垢等爲證不知此皆去入通用古人原無四聲之別也次章孔氏分首二句爲一韻三四句中驂爲韻中讀如斟易比象傳中禽誡極象傳深中韻可證五六七八句合軜邑爲韻末二句轉韻期之自爲韻此所分是也七月油與陰韻蕩謹與終韻壺漢臨與躬韻　古韻標準曰中與驂韻此方音稍轉似陟林切舊叶諸仍反未的顧氏謂中字不入韻而轉下文合軜邑念爲平聲以韻驂不知合與軜邑自爲韻末二句期之自爲韻顧氏蔽於入聲通轉平上去之說其實驂何能與合軜

邑韻末二句韻本分明乃讀念字爲韻誤甚三章亦首三句羣錞苑爲韻與首章同苑本在二十阮而與羣錞則轉入十八吻猶都人士我心苑結之轉蘊結也此平上爲韻也下七句以膺弓騰興音五字一韻亦與首章略同江氏謂此以蒸登韻侵如大明之興林心爲韻從方音偶借段氏曰凡古曾之爲替與之爲廞堋之爲窓朋之爲鳳戴勝亦爲戴鴈仍叔亦爲任叔皆蒸登與侵鹽添關通之證錢氏潛揅堂答問曰小戎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案與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與其器注云與之言歆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與亦曰噫歆是與與歆通大雅維予侯興與林心爲韻此亦以興與音爲韻也承珙謂此

不獨與音爲韻魯頌閟宮乘勝弓增膺懲承與綏爲韻說文雁从厂省聲膺从雁聲故小戎膺弓滕與皆與音爲韻也

蒹葭

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案首章但云刺襄而其下乃有用周禮之說自必有所受之毛傳最簡此首章傳云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如此委曲發明序意亦足見序在傳前未可謂毛公未見詩序也趙氏文哲曰詩序辨說謂此詩不詳所謂而斥序之鑿於是後之說詩者如朱氏公遷朱氏善黃氏佐唐氏順之或以爲朋友相念之辭或以爲賢人肥遯之作都無確指試思作序者如果鑿空妄說則必依附詩詞若近世僞爲申公詩者謂此乃秦之君子隱於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於以欺天下萬世豈不易易不憑虛而創一襄公不用周禮之說與詩詞絕不相比附以自爲敗闕也是可知其必遠有傳授矣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正義云毛以爲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此用王肅說申毛非毛意也小雅白駒所謂伊人與此正同毛不復訓伊字自以已見此篇然其上文傳云宣王之時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毛意伊人卽指賢人可知彼箋亦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蓋所以申毛意也此伊人毛訓維者

大雅無競維人彼箋云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皆指賢人此箋破伊爲緊轉緊爲是雖不以爲語辭然其以人爲賢人亦所以申毛非與毛異也

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此道卽指道阻之道謂順禮之案傳言逆禮則莫能以至是本以經文道爲道路下文云順流則日道路漸移而近由一方而至中央蓋此岸對彼岸爲遠至中央則較近矣是雖人往覯道實不害道來迎人耳因其文義而異其詞耳

兼葭萋萋白露未晞傳萋萋猶蒼蒼晞乾也箋云萋萋猶采采晞猶滅也采采滅滅言物盛長至此時將成實斷無以人爲理者且此詩不過言逆禮則遠而難順禮則近而易遡求道求賢理本一貫然經云伊人云道阻自當爲求賢之路不得泛以理道言也

傳箋以遡洄二句爲逆禮則難而遠遡游二句爲順禮則易而近按之經文最爲脗合歐陽本義乃以伊人指襄公謂襄公如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正義云毛以爲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此用王肅說申毛非毛意也小雅白駒所謂伊人與此正同毛不復訓伊字自以已見此篇然其上文傳云宣王之時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毛意伊人卽指賢人可知彼箋亦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蓋所以申毛意也此伊人毛訓維者

洄溯游皆逆也在水際則可從在水中如何可從何氏古義又謂沿於功利必無見伊人之理初言在水中央或猶可以緣一葦凌茫然而改途以求至焉過此遡游不已則登岸何從勝有小於沚之坻爲之礙矣又有大於坻之沚皆各違舡說以求勝於傳箋試尋繹經文而可以知其未有當矣

在水之湄傳湄水隃也小雅巧言居河之麋傳云水草交謂之麋此用爾雅文以麋爲湄之假借也說文釋名湄眉皆同爾雅此傳獨以湄爲水隃者案說文隃崖也崖高邊也下文道阻且右則沚已在左此雖云水中之沚然已自右而左矣亦即所謂有所制止也然則小渚曰沚或亦因水出其右而名夫水出其右曰沚邵沚止也西方義氣明之傳云小渚曰沚釋名水出其右曰沚邵沚止也西方義氣濟下文宛在水中沚則言順禮而求乃不在右而在左矣何以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淚沚爲龍承珙案此言且右者疑亦有逆順之意謂右逆而左順也故禮皆祖左詩罪乃祖右言禮交相左悤禮交相右亦其義也此言道阻且右亦謂逆禮則莫能以舡說以求勝於傳箋試尋繹經文而可以知其未有當矣

在水之湄傳湄水隃也小雅巧言居河之麋傳云水草交謂之麋此用爾雅文以麋爲湄之假借也說文釋名湄眉皆同爾雅有所制止也然則小渚曰沚或亦因水出其右而名夫水出其右則沚已在左此雖云水中之沚然已自右而左矣亦即所謂道來迎之者故此章以沚與右相承爲義不當但謂其取韻也沈氏淸瑞韓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鯈雁映蘭詩李善注引韓詩章句大渚曰詩以證之俗本改詩中詩作時改注中所引作沚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寔嘗順爾雅沚注引潘安仁詩鯈雁映蘭詩沚與詩同據此知潘詩實作詩也詩既作詩則注亦作詩矣若仍作沚字是與毛同李善何不徑引毛詩證乎穆天子傳曰飲于枝詩之中郭璞注水岐成詩詩攻引亦未及校正其誤世不復知韓詩有詩字矣承珙案沈校是也郭注穆天子傳云詩即沚爾雅釋文亦云沚本作詩果詩沚同字則薛君所引亦爾雅文不應大渚小渚與毛相反若是考說文詩水暫溢且止未滅也此義雖不見他書要可識

在水之涘傳涘　也案說文涘水厓也厓山邊也益山邊水邊皆得名厓王風葛藟傳亦云涘厓也魏風伐檀傳云濆厓也葛藟傳又云濆水隃也段氏懋堂云爾雅厓夷上洒下濆夷上謂上平洒下謂側水邊者斗峭益平者曰厓高起者曰隃承珙謂厓乃總名濆是厓之別名葛藟以涘與濆分言故傳別涘爲厓濆爲水隃伐檀經但言濆故濆亦訓厓皆對別散通之例此傳以上章濆爲水隃與濆同訓則此章涘厓也者殆亦指其平者非卽沚字辭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迥異歟

終南

序云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承琪案詩文似美非戒而序言戒者蓋於頌美之中寓有規戒之意耳毛於首章傳云宏以戒不宏也毛雖不注序然此等傳文似皆爲序而發不然經文益無宏字傳語何從而來但傳箋止於兩章首二句起興語略見戒意以下則皆頌美之詞觀其君也哉箋云儀貌尊嚴也可見韓詩外傳云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兩望之不假言而宏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此與箋意略同嚴緝乃謂其者將然之詞哉者疑而未定之詞恐非詩旨至壽考不忘與小雅蓼蕭句同後儒於此語或謂戒襄公無忘周賜范氏補傳或謂願襄公不忘其初戴氏續詩記惟李氏集解云言衣服佩玉之美如此宏其有人君之道至於壽考而民不忘也此說與蓼蕭正義云四海稱頌之不忘同當爲正解中論爵祿篇曰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宏也貴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宏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此亦足證序受顯服而大夫美之之說

終南何有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主峯故班志注於武功下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則不專指武功可知蓋終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縣亙至廣平王以岐西之地賜襄岐周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北歐陽本義駁蕤葆序箋據史記言終襄之世不能取岐豐李黃集解亦疑此詩序與史記相戾不知岐之東西皆有終南不必定至岐東之地朱子謂襄公雖未能遽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史記載平王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故秦襄公塚中鼎銘曰天王遷洛岐酆錫公見通鑑前編其言正與詩序相應此大夫美其君能取周地始爲諸侯首舉周之名山舍終南將何所舉不必泥於襄地之未至終南且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是則襄公救周之後受服西歸道經終南大夫因以起興亦未爲不可也

有條有梅傳條稻何氏古義曰爾雅稻山榎又云柚條是則條自名柚無緣以稻爲條段氏詩小學謂毛傳條稻與爾雅柚條異此皆不知傳非訓條爲稻蓋以稻爲條之假借字也馬元伯曰爾雅柚條即稻條之異文故傳知條即爲稻以說文引詩右抽作右稻證由舀古字通用且斥郭注以柚條爲稻借必知非柚條之條者自以橘柚非終南所宜耳古字攸聲舀聲同音假琪案郭景純柚條之注原本說文不誤毛以條爲稻借以條爲橘柚之非承借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是其證例正義引孫炎注爾雅於稻山榎下引詩有條有梅可謂深通毛義矣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禭之案采色正義作采衣爲是據傳文則錦衣加於狐裘之上卽是在朝禮服箋引玉藻錦衣以禭之者錦衣卽是禭衣其

上更無他服正義引玉藻注謂君衣白毛之裘以素錦爲衣裘之使可褖此鄭氏注禮之說凡袒而有衣曰褖謂褖衣之外更有上服如皮弁祭服之等此在經文竝未明言且傳以錦衣爲采衣而玉藻注云素錦已屬不合又引詩衣錦褧衣明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有皮弁服不如衣錦褧衣婦人之服非以褖裘不當引以爲證皮弁服白布之衣古人不以帛裏布而謂可以錦裏布乎然則古人裘外止一禮服褖襲之說當以五禮通考蔡氏德晉之辨爲允至傳以狐裘爲朝廷之服正義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引曾子問以證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故視朔受聘服麑裘此雖臆度義或近之陳氏禮書乃以狐白裘爲人君燕服云終南其燕服有是理乎且先燕服而後祭服又何義也馮氏名物疏云古人之裘最重狐白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之難得可知故天子以爲朝服諸侯以爲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惟卿大夫得衣之又別其禒衣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素葢禮服之重者也陳氏以爲燕服疑矣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也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校勘記云正義曰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段氏詩小學曰定本非也此自兩崖言之故爾雅云畢堂牆若云平如堂則自道言之矣又箋云畢也當作基也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無基字而傳有基字定本箋亦有基字是也考工記匠人營國經塗九軌環涂以車軌廣八尺九軌七十二尺環涂亦七十二尺與邊雙轂大戴禮保傅篇注坐不邊趾列女傳作坐不踰席遲遲與畢同是畢即邊也故箋以畢爲終南山道名邊如堂之牆然焦里堂曰爾雅畢堂牆謂畢爲堂之牆堂爲畢中間之道中間道平如堂兩畔崖高如牆毛云畢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經之堂也箋因傳言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互相發明兩無不足堂本平定本作平如堂正義云畢道如堂有平字與召一也元和郡縣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三十八里詩注云畢終南之道名也書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是也

緅衣緅裳傳黑與青謂之緅五色備謂之繡正義云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緅皆在裳言緅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互陳氏禮書云爾雅裒緅也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著矣何氏古義曰九章盡於緅故以緅該之緅衣繡裳猶言此有緅之衣其繡之則在裳也承珙案傳但引考工記黑與青謂之緅是本不以此緅衣爲九章之緅鄭注考工記云文章黼緅繡五者言刺繡采所用也故爾雅黼緅彰也謂黼緅者文章之事原非十二章之黼緅又云裒緅也則直訓裒爲緅是緅衣猶言裒衣論語而致美乎緅冕緅冕猶言裒冕故鄭注云緅祭服之衣也詩緅衣與繡裳對言必非謂刺裳之緅傳但引續人而不言章次可謂善於解經諸家泥於九章之次必謂舉在裳之緅以該衣誤矣

黃鳥

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案左傳以三良之死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且以死而棄民專責穆公序說皆與之合正義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此說未允此非末減康公自以康公之罪不待言耳史記蒙恬傳曰昔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此亦但以三良之死歸咎穆公漢書敘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言今田橫不要而有從者故曰過之卽此可見三良之死由于逼迫而然初非願以身殉也自匡衡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注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衡學齊詩者此或齊詩之說楊雄法言蓬責三良復言而不近於義安得爲信其後李德裕謂三良之死殉榮樂非殉仁義與梁邱攄安陵君同譏焉得爲百夫之特東坡和陶詩卽用此說是且以詩言爲偵矣今考左傳及詩序於三良則哀之於穆公則刺之其爲穆公之要以死而非三子之樂從可知況經云殲我良人云如可贖兮足見其殉有甚不得已者若果許公以死何得云殲我又何必云可贖乎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興者喻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虞東學詩曰黃鳥止棘毛鄭以爲得所龜山駁之謂與出谷遷喬者異其說然也夫枳棘之棲昔人所歎以爲

得所可乎盍以黃鳥之失所止興三良之不得其死也承珙案左傳亦誤以黃鳥爲黃鶯故謂止棘爲失所而不知詩凡黃鳥皆卽今之黃雀鳥之至小者故此傳云交交小貌小雅傳云緜蠻小鳥貌小鳥性安靜木故棘棗楚皆爲得所禮記大學引詩皆變黃鳥止于邱隅注云如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疏云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蓊蔚棘與楚亦所謂草木蓊蔚者故知傳箋得所之興爲正戴氏纘詩記曰宋劉景素在藩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於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于心一何樂哉詩人觀物而有感亦此意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箋云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焦里堂曰箋謂三良自殺從死故以惴惴爲秦人臨視其壙者爲之悼慄然序稱穆公以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公毛訓惴惴爲懼自謂三良若秦人臨三良之壙止宜哀不必懼誠是三人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欲百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秦蒙穀對使臣云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三子非自殺也又何必云可贖乎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百夫之特傳興也特匹也箋云興者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審矣王仲宣曹子建均有詩曹以臨穴呼天爲三子之妻子兄弟皆從箋而推之耳承珙案序下箋云三良自殺以從死故不得不以臨穴惴慄爲他人然於章首取興之意又云黃鳥止棘求安喻臣之事君亦然則又與三良自殺之旨不甚相合故不如從左傳詩序以黃鳥爲秦之

殺三畐而惴惴卽爲三畐之臨穴悼慄也

晨風

鴥彼晨風傳鴥疾飛貌晨風鸇也案此鴥與鴥彼飛隼同韓詩外傳作鴥乃古字通用如回遹作回鴥釋文引韓詩滴水作汶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之類故鴥亦訓疾海賦鴥如驚鳧之失侶是也晨依字當爲鶏說文鳥部翰一名鶏鳳毛詩作晨古文假借耳戴侗六書故云晨風朝風也猶云朝雲夜雨鴥言風之迅也風迅而林木披靡故曰鬱彼北林若晨風爲鸇則當言集彼北林不得言鬱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古詩晨風懷苦心憯蟑傷局促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翔曹丕詩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若非鸇何以言鳥言翼何以與憯蟑竝稱乎姚

氏識名解曰李陵詩願因晨風發送子以瞭軀此晨風亦指鸇言發如宋玉言鯉魚朝發送子以瞭軀飛急疾故云願因晨風之發託賤軀以相隨耳不得以晨風爲朝風也承琪案易林小畜之革云晨風之翰又豫之咸云晨風文翰隨時就溫雄雌相和不憂危殆亦足爲鳥名之證

鬱彼北林傳鬱積也案鄭司農注周禮函人慤讀爲宛彼北林傳及說苑引詩仍作之宛此蓋三家詩有作宛者但今韓詩外傳及說苑皆木叢生者多舉草木爲言然風人之興亦未可盡拘其在一章者如召南之棘有樸樕野有死鹿據毛義似二文對舉與他詩言山有隰有杻有杞略同其在兩章者終南首章條梅次章乃言紀堂不必以苞棣樹檖皆木爲疑至傳不解六字正義引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恐未必然六字當爲聲之聲借六駮卽犖駮鷕爲名聲駮者言其文采犖犖光平樂觀賦禽鹿六駮白鳥朱首亦是狀

其毛色此獸因狀得名故廣韻直云六駮獸名易林无妄之觀云三穀六胖相隨俱行迷入空澤循谷直北經涉六駮爲所傷賊災都賦纂六駮劉淵林注卽引此詩一切經音義九云魏初三年六駮再見於野亦引此詩北史張華原傳爲兗州刺史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此皆以六駮爲獸名豈得謂諸言六駮者皆以所見有六而云然歟

隰有樹檖傳檖赤羅也說文作椋羅也爾雅云檖蘿字亦當作羅詩正義引爾雅檖赤羅多赤字卻氏以爲連引舊注之文耳何氏古義曰樹檖謂成樹之檖姚氏識名解曰此但增字成文以樹字代上苞字順言之則檖樹耳鶴鳴詩爰有樹檀文亦同也王肅云恐非毛意至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考唐風豈曰無衣六兮彼文正與此同豈曰無衣者言有衣也彼非無衣但以請命爲重猶之此亦非無衣但以同袍爲親耳故以經證經足知箋說之不合

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毛鄭於詩仇字義皆各異此傳以仇爲匹者蓋謂同仇卽同伍首章同仇謂聯爲軍伍次章與子偕作傳云作起也作如田與追胥竭作之作謂振起師旅末章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此則結隊前行也三章詞意相承軍興次第如此箋以仇爲讎怨之讎哭越春秋引詩亦作讎義自可通但與下二章偕作偕行語意不相類耳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汗垢阮氏校勘記云小

字本箋釋作澤案澤字是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發衣也說文作釋云絺也可作毛鄭異義而經字則同之證正義云故易傳作釋乃依鄭義易字以曉人非謂經傳字作澤箋字作釋也相臺本依之改箋者誤承珙案校勘記謂箋字亦當作澤是也釋文所據箋本自作澤正義則云易傳爲釋是孔所見箋本與陸不同周禮玉府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釋之屬賈疏引詩與子同釋則衽經字亦改爲釋矣然箋不云澤當爲釋說文釋下不引詩可知詩鄭皆未嘗以澤爲釋也李黃集解呂記嚴緝引箋時本尚多未誤者傳云澤潤澤也益本以澤爲衣名其曰潤澤者猶釋名云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傳文簡質耳箋云澤褻衣近汗垢正申傳潤澤之意校勘記以爲毛鄭字同而義異亦非也汪龍云曰箋云近汗垢與曲禮侍共衣不澤手之澤同

廣雅書局栞

渭陽

序云渭陽康公念母也案詩皆送舅之辭而序云念母則以經文悠悠我思一語斷之送舅而有深長之思非念母乎序每求作詩之意於言外所以不可廢也後漢書馬援傳建初八年有司奏防兄弟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謂馬光卦許陽侯思慟田廣之情北齊書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亦對之欷歔此皆見舅思母之意惟朱氏道行曰讀渭陽便見晉伯中原皆西秦羽翼春秋於秦晉交戰每主晉客秦多抑揚焉即錄詩渭陽之意此論尤爲平允

權輿

序云權與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姜氏廣義曰謝疊山責詩人禮貌衰而不去而說者因視爲彈鋏之意序下云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正義以不見爲不見文公之反國則與下二句文意不貫矣

列女傳云穆姬賢而有義死後其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君子曰慈母生孝子何氏古義曰孔疏以即位爲康公即位案左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即位無緣此時復述其事而著之詩詳味序意或祇謂重耳返國即位後而康公思之耳如此則與列女傳所記猶相仿佛孔疏誤也承珙案戴氏纘詩記亦疑即位爲晉文復國其說已開何氏之先姜氏廣義又云秦穆濟河焚舟晉師不出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志得意滿康公未嘗非此悠悠之思爲之激發也此則斷以爲康公即位後所作亦自可通總之令狐之役曲不在秦呂記嚴緝皆引張南軒之說謂康公怨欲害手艮心故說詩者疑其即位後無復因舅思母之意惟朱氏道行曰讀渭陽便見晉伯中原皆西秦羽翼春秋於秦晉交戰每主晉客秦多抑揚焉即錄詩渭陽之意此論尤爲平允

權輿

序云權與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姜氏廣義曰謝疊山責詩人禮貌衰而不去而說者因視爲彈鋏

無魚之類不知居倉但指一節不忍斥言其大者而但責其奉
養之小者亦忠厚之意歟且爲穆公舊臣與君共休戚諫不行
言不聽禮意漸衰而後翩然決去之乃知從前惓惓君國之意
正未忍遽絕也承珙案姜說是也後儒好爲議論而多失其實
如以無衣爲秦民强悍樂於戰鬬者平居相謂以權輿爲游士
倉客之所爲試思果如其說亦復何關勸懲而國史編之入樂
聖人錄之爲經乎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
始於我厚設禮倉大具以倉我其意勤勤然王肅述毛以夏屋
爲所居之屋孔疏申鄭以全詩皆說飲倉之事不得言屋宅故
知爲禮物大具至以夏屋爲大俎其說出於元人陰幼達而楊

升菴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
頌之大房惠氏詩說戴氏考正皆用之何氏古義則歷引檀弓
見若覆夏屋者楚辭大招夏屋廣大崔駰七依夏屋渠渠此據正義
文選注引七依作蘧蘧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蔀幪也以證古人
言夏屋即爲大屋楊說雖撏然不飲信承珙案毛於屋字無傳
自以屋室常語不煩故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惟鄭箋大具之
訓似於經文更合葢大具對下章每倉四簋言之彼謂常日授
粲此謂有時盛設故上章繼之以無餘下章繼之以不飽謂待
賢之意寖薄雖禮倉不足爲大烹至常倉則鮮可以飽矣夏大
屋具既有爾雅正訓不必援房俎太房以爲證也

毛詩後箋卷十一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

遵義鄭知同覆校

陳

宛邱

序云宛邱刺幽公也正義曰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承珙案序刺幽公而傳以經文子宇卉大夫後儒因疑毛公不見詩序然詩中就事指陳而序則推求原本者往往有之如此及東門之枌皆言士大夫之淫荒而實幽公風化之所行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未可謂傳與序異集傳以子爲泛指游蕩之人

則擊鼓舞羽至于無冬無夏似非閭巷細民之所爲且爾雅陳有宛邱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括地志以宛邱縣在陳城中卽古陳國考說文云陳宛邱也舜後嬀滿之所封則宛邱爲陳國都可知劉氏克詩說曰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僅一方之風土所可言序以爲刺幽公者非無自矣

子之湯兮傳湯蕩也惠氏古義曰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古文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魯論作坦湯湯是古皆以湯爲蕩或音他郎反者非承珙案莊子天地篇數如洗湯釋文引司馬本作佚蕩其實放蕩之蕩依字當作愓說文愓放也又像放也葬嚴經音義則以像爲愓古文方言娙愓游也江沅之閒謂戲爲娙或謂之愓經典多通作蕩古文或又借湯字爲之此傳正謂經借湯爲蕩初非以蕩訓湯呂記云湯雖訓蕩與徑庌爲淫蕩者辭氣緩急不同誤矣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矣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臧玉林經義雜記曰爾雅釋文宛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汗也郭於枌反謂穊聚隆高也下同元和郡縣志載爾雅舊注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與毛傳同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枌反讀爲菀音穊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邢疏云郭氏以

爲中央高者以其四方高中央下卽是上文水潦所止泥邱又下文邱上有邱爲宛邱作者嫌人不了故重曉之既言邱上有邱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案水潦所止之邱但頂上汙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廣雅釋言偃仰也承珙案臧說是也邵氏爾雅正義又引釋山宛中隆以證宛中當爲中央隆峻考漢晉春秋云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凡地必四方高阻中央窅下始可謂之中如相中涂中皆是若中央隆峻何以謂之隆中乎又爾雅邱背有邱爲負邱郭氏謂與宛中宛邱同不知邱背有邱者謂邱後別有

一邱如背負然非中央隆峻之謂至釋名中央宛宛如傴器者正形容中央下貌其又云涇上有一泉水者涇或爲陘字之誤說文陘絕坎亦謂中有坎窞也邵氏謂釋名與郭義同亦誤

坎其擊鼓傳坎坎擊鼓聲何氏古義曰坎通作鼕說文鼕舞也如舊說以坎爲擊鼓聲然則後章坎其擊缶又將爲擊缶聲乎按舞必應節擊鼓所以爲舞節故曰鼕其擊鼓後章放此承琪案說文訓鼕爲舞引詩鼕鼕舞我段注據韻會引說文仍作鼓此處自應同今詩作鼓爲是我又土部引詩坿坿舞我則此或用三家詩與毛異毛於伐木坎坎鼓我無傳自應與陳風同訓坎是擊鼓聲故傳以重文形容之下文缶爲瓦器凡革木瓦石聲多相近故魏風傳又云坎坎伐檀聲此又豈得以坎爲舞邪

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末章值其鷺翿傳翿翳也是傳意以鷺羽即下鷺翿故箋申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承琪案說文羽部云翌樂舞以羽翍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此與鄭司農注周禮樂師云翌舞者以羽冒覆頭上義同說文又云翳翳也所以舞也此皆謂執羽而舞翳者舞人所以自蔽之義古者舞人用翟故簡兮右手秉翟此用鷺羽者周禮舞師教羽舞鄭注羽析白羽爲之豈即鷺羽與爾雅釋鳥翳鷺也當本作翳翳也毛傳所引蓋古本不誤說見王風鄭注周禮引匠人執翿雜翿翳也毛傳所引蓋古本不誤說見王風鄭注周禮引匠人執翿雜記作執羽葆故郭注爾雅云翿今之羽葆幢此殆帥舞者所持以指麾之具或謂翳爲舞者之蔽翿爲舞者之導然大要皆舞時所用故傳以翳翿爲一而王風箋云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

與此箋正互見其義並非兩岐傳訓值爲持說文值持也即同毛訓今說文作俴揩也段注云揩者署也非其義依韻會所據正之韻會雖譌爲待然轉刻之失耳顏注漢書以值爲立益疑值爲植之借字李解引王安石說訓值爲遭遇謂是百姓厭苦之言然王風明云執翿自以訓持爲正不必更求別解也

東門之枌

序云東門之枌疾亂也許氏詩深曰前篇刺邦君此篇則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者男女無別則末章所陳是也序之以疾書者二葢楚疾恣讀之悽婉而知其音之哀以思此篇疾亂讀之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政乖民困之故可想矣

嚴緝云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經可載之下一一以胷決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爲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葢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爲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爲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邪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諷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承琪案嚴緝此條專指集傳葢集傳以末章視爾遺我今毛詩各本作貽我握椒據箋當作遺似兩相親愛之語故以爲男女自賦其事不知所云爾我者正由會聚之時而二人自通情好不以爲恥詩人疾

其如此故卽其言而爾我之以爲刺非必全詩皆男女之自述也

讀詩質疑曰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駁毛鄭以子仲之子莫可知其爲男女南方之原爲國南原野非陳大夫原氏朱子因之故集傳云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益其意不欲以南方之原從毛鄭作原氏之女而次章不續其麻絕無所承故不得不以子仲之子爲女但兩章皆言女而末章覩爾如菉薄猶我握椒又爲男女相說則於上下文之脈絡亦未見其爲妥帖也又首章婆娑其下次章市也婆娑皆指女言語亦煩贅又首章言東門之枌次章言南方之原既往東門復往南方之原於理不順又上言南方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娑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

在國門之外一在國門之內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娑於國中之市揆之情事俱未爲合案首章之婆娑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娑原氏之女也末章越以韐邁乃道其男女之相說贈物以結好則三章文意俱明曉通達而無錯亂複壘之病矣集傳又云此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亦未必然玩子仲之子明是他人之言不績其麻直是刺其廢業未有男女賦詩相樂而自言不績其麻者也承珙案嚴氏此條一準經文以申毛鄭其說甚確

何氏古義曰王符潛夫論案此見潛修篇云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婆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云云此詩所言婆娑正巫覡之事未有良家子女而

羣然歌舞子市中者況不績其麻一句潛夫之解更自明晰乎承珙案自匡衡有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之語班固地理志亦云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引陳風坎其擊鼓東門之枌二詩爲證鄭譜因之此皆推本之論益上有好之漸遺國俗酣歌恆舞成爲巫風耳然必以此二詩卽爲巫祝事鬼之作且以子仲爲男巫原氏爲女覡則又因事附會經無明文未可據信

子仲之子南方之原傳皆以爲陳大夫氏箋則申之以爲之子是男原氏是女正義引莊二十七年左傳季友如陳葬原仲爲陳大夫姓原之證路史注云子仲氏陳宣公子卽詩子仲之子馮氏名物疏云此詩作於幽公時在宣公前此說非是承珙案

新唐書世系表胡公滿後有仲牛甫仲爾金甫子仲氏豈卽其後歟總之傳箋於此類必有憑依斷非鄉壁虛造范氏補傳曰舉二氏之男女則下此者可知古人姓氏幸而留於經者不得而廢如邱中有麻之留氏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

穀旦子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日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士處釋文曰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承珙案韓詩作嗟或古字差通作嗟非必卽爲嗟義王肅直以且爲苟且差音吁嗟則經文穀且子嗟殊不成語徐邈讀且爲士曰旣且之且讀差爲七何反疑卽以爲屢舞僊僊之僊然於文義亦

殊費解自不如箋訓旦明差擇爲是但箋以擇爲相擇正義云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是也後儒誤以爲擇日黃氏日鈔云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旦不當曰穀旦子差差之言觀也與下章穀旦于逝詞意一同約以辰而往游觀也承珙又案差之言觀古無此訓箋以差爲相擇本謂擇人竝非擇日不煩改訓正義云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承珙案此似非箋義原氏之女居在南方何以見其必爲一國最上之處揔風在前上處箋云在前列上頭也疏以爲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竊意此箋上處亦是謂舞列之上頭也南方原氏之女容美藝嫻可以居舞列之上頭耳陳氏稽古編曰陰晴未可預期豈容人擇箋謂擇善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

也承珙又案箋謂擇人亦非擇地此說亦未合

集傳於南方之原下云無韻未詳顧氏詩本音亦不入韻孔氏詩聲類曰戈韻爲寒原之陰聲二部每互相轉詩皇矣度其鮮原與上阿池韻生民時維姜嫄與下何韻與此原字與麻娑韻同他如左傳殷民繁氏之繁步何反漢沛鄭縣之鄭才何反說文引嘽嘽駱馬字作疹周官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漢書音義如淳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其餘偏旁尤多出入若槃从般裸从果驒矗从單皤嶓从番之類承珙案王氏詩總聞云原今人猶呼御靴切未嘗不叶也益已見及於此但僅據方音未能旁引曲證今更考得鄘風瑳兮瑳兮（釋文七我反亦與下展絆顏媛爲韻史記曲沃桓叔子鱓索隱音善又音陀高

桓功臣侯表鄚侯蘇林鄚音多說文崔讀若和水經注云蠻麻聲相近司馬相如子虛賦馬融廣成頌竝以蠻與鼉韻此皆元桓與戈歌通轉之證也

穀旦于逝越以鼓邁傳逝往鼓數邁行也正義曰鼓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鼓爲數王肅云鼓數績麻之縷也承珙案布八十縷爲綷王肅之意謂傳以鼓爲綷之假借耳然上文既云不績其麻矣何又以麻總而行竊疑毛意訓鼓爲數蓋讀爲數罟之數胸風九罭傳綷罟小雅魚麗傳作數罟知綷有數義數者促數爲攢湊總會之意故商頌鼓假傳又云鼓總中庸作奏假奏猶湊也會聚之義然則此傳鼓數邁行者本謂男女促數會聚而行鄭以數義難明故以總訓申之非與毛異玉篇

俊數也詩曰越以俊邁此或據三家詩从彳作俊必非麻縷可知其字雖與毛異義亦當同耳

覩爾如菉傳菉荼也爾雅菉蓼蕸郭注今荊葵也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承珙案廣雅陸疏皆以菉爲荊葵所本惟崔豹古今注以茈茹一名戎葵一名荊葵一曰蜀葵然爾雅本有扃戎葵郭云今蜀葵也自是別草與茈茹異崔氏混荊葵蜀葵爲一羅願爾雅翼駁之極是羅氏又云菉荊葵益戎葵之類比戎葵葉小故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也華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紋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菔華故陸氏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其文采相錯故陳風男于悅女比之曰覩爾如菉言如戎葵之華小而可愛也此

說近之馮氏名物疏引濮氏說以爲柴荊毛詩明辨錄又以爲蕎麥皆無稽不足信

衡門

序云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范氏補傳曰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姜氏廣義曰此篇宅小雅鶴鳴篇同純用比體而正意宛然言下惟鶴鳴如易之取象詞氣莊重故序曰誨此則極淺近極風致而至理躍然使人入耳情怡而感發興起序之所以爲誘也承珙案序於十五國風曰美曰刺曰勸曰惡曰思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曰憂其旨多矣

而言誘者獨見於此篇序言僖公愿而無立志實與詩意脗合歐陽本義云詩人以僖公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首章言小國亦可以有爲下二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說善申序意朱子謂序詩者因僖公之證而配以此詩故改爲隱居無求者之詞然三百篇之作吟咏情性以風其上若徒爲詩人自適亦復何關政教且作詩時世雖不可盡知然序所指者必皆有所依據決無以論法强配欺天下後世者

衡門之下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門之深者有阿墊堂宇此唯橫木爲之形聲言之殊非其義蘀字當從疒下作寮說文云寮治也寮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爲門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藥飢釋文樂本又作藥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呂記引釋文逸作晚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

流之義說見鄘風嚴緝云毛以彼泌與此泌字異義同亦當爲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爲泉水也王氏詩總聞云泌在南陽泌陽縣今考漢志南陽郡有比陽縣應劭曰比水所出水經亦作比呂氏春秋作沘皆不作泌酈注水經瀙水篇又云有泌水出淯陰縣旱山然竝不引詩則衡門之泌非水名審矣寰宇記唐州泌陽縣漢舞陰地後魏立爲上馬縣天寶元年改爲泌陽以地有泌水經其陽故以名之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在邑界案此但後人附會恐未可信

或癢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癢下注放此盧召弓曰自案說文以下陸語也韓詩外傳二引詩可以療飢臧生鏞堂云鄭作癢飢不云樂當爲癢是經本作癢也據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本作癢飢矣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唐石經後改刻足利古本樂皆作癢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飢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肅所私擬而孫毓從之也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經文皆作樂唐石經初刻同後加疒作癢用鄭義也沈云舊皆作樂字陸意不從沈而不云檢舊本不如沈言則作樂審矣正義云定本作樂是正義本即作癢標起止云至樂飢或後改耳釋文又作本及正義本皆沈所謂晚本也沈但當如正義所云覩此傳亦作樂以證毛氏詩是樂字不當誤論形聲以致陸駁然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癢斯不然矣鄭非於毛外別有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陸欲調停晚本失之考文古本作癢采正義釋文也此箋不云樂讀爲癢者以樂爲癢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惟傳中樂道字不容改近盧文弨遂以傳中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一句屬之王肅而議刪之矣其誤實由於晚本惑之且不得鄭箋改字之例故也承珙案校勘說是也列女傳老萊妻傳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李注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皆作可以療飢或三家容有作療字者鄭據之以爲訓釋然未必輒改經字臧玉林以此列於後人據鄭箋改經字之條當矣吾友洪筠軒讀書叢錄云隸

釋繁陽令楊君碑徘徊樂志蔡邕焦君贊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皆本於此盧召弓說非是承珙又案唐風蟋蟀傳云休休樂道之心亦足證樂道之言爲毛公常語又韓外傳二子夏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引詩雖作療而其云有人亦樂無人亦樂則與毛傳樂道忘飢義合疑外傳引詩亦本作樂飢療字後人所改耳

東門之池

序云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與邶靜女齊雞鳴小雅車舝諸詩大旨略同集傳以爲男女會遇之詞張氏次仲曰淑姬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浪笑傲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善入承珙案列女傳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引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又晉文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引詩曰彼美孟姜可與晤言此謂晉文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之事尤與此詩賢女切化意合淑姬作孟姜者或傳寫之誤或因齊姜氏牽引有女同車之詩耳總之皆非淫詩可知且既云男女會遇而經文曰彼美豈是靚面之辭卽以詞意而言亦可見其不類矣

東門之池傳池城池也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承珙案水經渠水注

陳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元和郡縣志亦云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此皆後代遷居已非故跡若毛云城池故當在城外也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呂記引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承琪案孔疏引左傳姬姜之言最爲確據董氏反譏其無考而謂陳女稱姬以大姬之故天下豈有女子冒母姓以爲稱者乎妄陋甚矣

東門之楊

序云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案此與鄭之丰略同彼云刺亂此云刺時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其故似非一端鄭箋於丰云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於此云女留他色不肎時行此莫須有之事未必盡由於此毛傳於二詩皆無此語箋所言似未合序意姜氏廉義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時已莫春失婚姻之候久矣而女不至者非既奠雁而酒不至也納吉納徵之後女家復有異志不許其迎而婿待之也此亦未即是淫女或以勢利寒盟以他故棄約則父母之命難憑媒妁之言莫據弃信不顧風俗之敗壞視唐之綢繆風愈下矣故詩人述其言以刺時也承琪案姜氏以不至未必即是淫女其說甚是云非奠雁而不至則不信序親迎之說若毛傳但云期而不至未嘗云迎而不至語本渾融范氏補傳云當時婚姻以有故而失時則男女多失禮不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已有成約而女復有異志而不至云云益已不信序之說然序與坊記同乃極言其敝謂親迎而猶不至則不親迎者可知矣總以見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舉多所以可刺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曰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興晚於正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待秋冬也承琪案楊葉秋冬焉得生而云初生爲正時乃鄭義非毛義也

毛意但云楊葉既盛已非秋冬嫁娶之時耳李解引程氏曰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又引陸氏曰楊之發拆首於衆木昏姻失時則木之不如二說略同只此發明興意已足范氏補傳乃云楊葉雖盛漸至凋落喻男女失時正如東門之楊竟至衰落惠氏詩說因之據易大過枯楊生稊枯楊生華二五皆陽以楊象之則楊所以比男子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於女也然楊易老始而牂牂繼而肺肺終則至於枯落故曰後時也今案經文並無衰落之意此說殊可不必

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正義申之曰鄭以婚姻之月惟在仲春其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李解駁之

云據詩言歸妻則實已迎女安得以爲請期承珙案李說是也
邶風請期以旭日之旦歸妻在冰泮之前明係二事鄭箋乃合
而一之此又以毖祥爲三月中者皆自圖其仲春之說然卽二
月楊葉亦未始不盛何得沾沾乎此數日間而遽以爲失時乎
其葉肺肺傳肺肺猶毖祥祥也案易林革之大有南山之陽葩葉
鏘鏘陽一本作楊將與此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正同禮記內則注云將當爲牂聲相近詩檜木破斧
正月箋傳竝云將大也北山傳將壯也此傳毖祥然盛貌正與
壯大義近爾雅釋天在午曰敦牂開元占經引李巡曰言萬物
皆茂壯阿那其枝故曰敦牂敦茂也牂壯也又引孫炎注曰敦
盛也牂壯也將牂壯竝以聲近故義同肺疑爲朱之假借說文

朱部云朱艸木盛朱朱然象形八聲讀若輩又艸部莪艸葉多
莪字又作施此亦與肺聲相近故肺肺亦爲盛義生民莪莪施
長也音義亦同何氏古義謂毖羊爲赤羊肺石爲赤石言霜降後則楊
葉赤以附會秋冬昏期之義殊爲穿鑿無謂

墓門

序云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
烏承珙案序云無良師傅傳於夫也不良云夫謂傅相正依序
說則序在傳前明甚蘇詩傳及呂記皆從序說而蘇呂則以
夫指陳佗不用毛義不知此詩乃作於桓公之時自以佗傅不
良恐陷於惡故豫告桓公欲令早爲諭敎此詩人忠厚之意觀
左傳佗能勸桓公親仁善鄰似非昏愚之質及至如鄭莊盟而

歃如忘洩父知其不免數年之間情性變易如此則其無良師
傅可知經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與論語三已之孟子王
曰已之已字同謂黜退也正指師傅而言若指陳佗則當桓公
在時佗惡竝未彰著而遽勸之黜去其弟鄭手足以安子孫恐
無此理末章顚倒思予乃詩人先見之言逆料其必至於此猶
云後君噬臍他日請念之類序云至於不義惡加萬民則作序
時要其終而言之非此詩作於陳佗弒逆之後也若在桓公卒

後則佗已身爲大逆而尙鰓鰓然追咎於其傅之不良縱罪魁
而誅黨惡無此斷獄之法尙得謂與春秋相表裏乎
虞東學詩曰詩末三句舊主告佗愚謂佗既爲弒君之賊矣則其
佗之悔悟則詩人爲黨逆矣承珙案佗既爲弒君之賊矣則其
歌用誶其非用之於佗明矣但傳箋之意止言陳佗無良師傅
以陷於惡竝未嘗以知而不已爲欲佗之去其惡師也惟孔疏
誤會經義一則曰陳佗旣立爲君此師傅猶在仍用其言必將
至誅絕再則曰欲令佗誅惡師殊不思箋云陳佗由不親賢
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疏既云弒君之賊於法當誅
其身絕其祀則佗旣弒君已當誅絕何以云仍用惡師將至誅
絕乎豈於弒君之賊而猶望其晚蓋也故蘇傳以後說詩者多
因墓門興刺以爲追咎先君較疏義爲勝然云告佗者乃疏誤
傳箋原未嘗誤也至墓門傳止云幽閒希行用生此荊棘益不

指桓之墓門下章明云歌以訊之訊毛云告也韓云諫也此卽謂告諫桓公耳下文又云顚倒思予皆非追刺之語

墓門有棘傳墓門墓道之門王氏經義述聞云襄二十年左傳曷自壞門之瀆入杜注曰墓門卽城門此墓門益亦陳之城門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云過陳之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列女傳益三家詩中有此說也承珙案王氏質詩總聞已據左傳鄭之墓門謂此亦是陳城門然城門豈可行淫泆之地況天問上文云昏微遵跡有狄不寧王注云人循闇微之道爲淫泆之流離也所謂少美長醜倉毋而飛者也鴞是物異也其在詩則梟者梟門之鴞也所謂惡聲之鳥如班鳩緣色者也爾雅之鸙鳩郭注既不從巧婦之說而以爲鴟類當卽此禽矣今據爾雅以合之詩則流離及瞻卬之梟卽爾雅之梟鴟鴞也墓門之鴞卽梟鴟風之鴟鴞泮水之飛鴞卽爾雅之鸙鳩也承珙案此說分析梟鴞之異語甚簡當惟爾雅鸙鴟鴞乃凡鳥少美長醜者之通名詩之流離不當爲梟說見邶若鸙鳩則郭注以爲鴟類不誤說文鴞鴟鴞也是鴟鴞可單稱鴞卽陳風之有鴞萇頌之飛鴞皆爲惡聲之鳥豳風傳以鴟鴞爲鸙鳩亦係惡鳥與巧婦名同而實異說見幽風詩或言鴟或言鴞或言鴟鴞皆一物也陸疏云鴞大如斑鳩綠色莊子天地篇云鳩鴞之在於籠太平御覽引廣志云鴞楚鳩所生此鴞大如鳩之證郭璞西山經注云鴞似鳩而青色亦與陸說合內則云鵂鶹脾莊子齊物論見彈而求鴞炙故陸乃感慨之詞非指桓公之時爲昔至檀弓曠昔之夜不過謂前

云其肉甚美周禮若蔟氏夭鳥注云惡鳴之鳥若鴞鵂賈疏雖以鴞鵂爲二鳥然史記賈生傳云楚人命鴞曰服故陸以爲惡聲之鳥卽賈誼所賦鵩鳥也

歌以訊之釋文訊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廣韻六至引詩歌以誶止王逸注離騷引詩誶子不顧江氏古韻標準戴氏詩考正錢氏養新錄段氏詩小學皆據此以訊爲誶之誤顧氏詩本音則謂古人以訊誶二字通用歷引詩皇矣禮記樂記及莊子文選後漢書等訊一作誶誶一作訹又荀子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與偪塞忌置爲韻張衡思元賦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訊與匱粹等爲韻王氏經義述聞本之謂訊誶同聲故二字互通引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或爲訾訊聲與訾相近故通又引吳語乃訊申胥說文引作誶申胥莊子徐無鬼篇察士無凌誶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誶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誶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漢書訊作誶又賈誼傳立而誶語賈子時變篇誶作訊楚辭九嘆訊九魁與六神王注一本作誶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誶爾以吉象兮文選誶作訊凡此者或義爲誶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用誶未必盡爲甫田傳云勿忉憂勞也此詩忉忉無訓次章傳云惕惕猶忉忉也此固以惕惕爲憂讒之意韓詩以爲說人者蓋因予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諆字作音若小雅莫肯用訊並無一本作誶而釋文亦載徐息悴反是徐邈已讀訊如誶不始於陸也古人於訊迅等字每書作誶逕者似从丮之字本可讀若卒音未必盡由草書偏旁相似之誤國氏毛詩證誶曰說文一引而丄行讀若退可證訊得讀誶爲一音之轉非字誤今又攷得說文云作好歌以訊之當卽从囚得聲此亦可爲訊誶聲通之例成伯璵毛詩指說引梁簡文或从因宰作脖是囚有宰聲且囚息進切而佝恩泊紲皆用此詩亦作訊不作誶

防有鵲巢

序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王氏總聞據史記宣公嬖姬生子黔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以此爲宣公信讒之證集傳乃以子美指所與私而定爲男女有私憂或閒之之詞陸堂詩學曰宣

公之殺太子其事與衞急子晉申生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豈可指忠貞爲淫慝乎黃氏元吉曰男女有私聖人何取其無閒而於鄭錄揚之水於陳又錄此詩乎承珙案爾雅釋訓柢柢惕惕愛也郭注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故曰愛也集傳蓋據此疑爲男女之詞毛詩於甫田傳云勿忉憂勞也此詩忉忉無訓次章傳云惕惕猶忉忉也此固以惕惕爲憂讒之意韓詩以爲說人者蓋因予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此詩首二句毛傳以爲興箋云防之有鵲

巢邛之有旨茗處勢自然與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譏
人李氏集解歷引程氏蘇氏之說以爲皆不如歐陽氏說考本
義曰譏言惑人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又
如茗饒蔓引將及於我中唐有雙亦以積累而成旨鵲綏草雜
眾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呂記嚴緝及戴
氏震詩記皆從其說然此說亦近鑿而以邛爲卬訓我尤非虞
東學詩云范逸齋補傳謂如采芣首陽之意善矣而謂中唐無
甚其理不行補傳云防以止水必無鵲邛高卬之地必無茗鵲
堂途之閒人所城除必無旅饒近方望溪說詩卽用此義承珙案此詩之爲憂讒卽誰伻予美一語可爲明證毛傳
用爾雅伻張誼也說文伻有廱蔽也誼惑壅蔽義本相因此蓋
云邑中之樹有鵲巢則仰而可見者也邛上之草有旨茗則俯
而可見者也中庭之督有令適則近而易見者也邛中之地有
旨鵲又遠而易見者也俯仰遠近苟無所蔽則皆能見之誰欺
誑惑壅蔽我所美之人令其多所不見而我憂讒畏害之心能
不忉忉惕惕乎漢書中山靖王云白日曜光幽隱皆照明月曜
夜蠝窳皆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拖覆昧不見泰山何
則物有蔽之也斯言其卽此意與

毛詩後箋卷十二　三十　廣雅書局栞

防有鵲巢傳防邑也續漢書郡國志陳縣注引博物記曰邛地
在縣北防亭在焉集傳用王安石說以防爲捍水之隄夫隄防
非鳥巢之所何氏古義引爾雅翼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之
說曲爲附會其實古書祇云鵲知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
枝不聞有水小巢卑之事也

毛詩後箋卷十二　三十一　廣雅書局栞

誉誉豆或作蠋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
也承珙案說文茗艸也卽本毛傳毛既以此茗與茗之華異訓
自當以陸疏所言茗饒爲是廣韻云茗菜引詩邛有旨茗與陸
說可生食合何氏古義曰四句既皆比讒人則茗鵲二物不應
以旨稱之不知經文四有字皆舉卽目可見之物絕無可眩惑
壅蔽者以反興誰伻子美句竝非以比讒人何不可言旨之有
邛有旨鵲傳鵲綏草也爾雅釋草作鶡毛詩作鵲者假借字呂
記引董氏曰鵲舊作鶡說文引詩亦爲鶡承珙案類篇引詩又
作旨鶡鶡鶡三字聲同邵氏正義曰上文旨茗陸疏以爲茗
可生食此云旨鵲亦當爲可食之草今案旨訓美不必定是味
美卽文采可觀亦得爲美據陸疏云鵲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或以其文采之美曰旨鵲歟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嫽同音了唐石經佼作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九皆引詩姣人嫽兮承珙案毛詩佼爲姣之借字說文姣好也小徐引史記長姣美人是也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作姣成相篇君子由之佼以好又作佼是二字本多通借說文人部僚好也从人尞聲此其本義也女部嫽女字也與僚異義方言好青徐海岱之閒曰釗或謂之嫽蓋假嫽爲僚耳

舒窈糾兮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案此詩每章第三句皆有舒字又皆以疊韻字形容舒之狀貌史記司馬相如傳青虬蟉蟉舒夭紹兮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麗服颺菁注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盛要紹便娟又靈光殿賦曲枅要紹而環句注云要紹曲貌此諸言要紹者皆與夭紹同合上下觀之則第二章舒優受兮文例正同釋文云優於久切舒貌玉篇心部云憂受舒遲之貌廣韻同集韻類篇亦同竝引詩舒憂受兮凡此疊字形容卽梁冀傳所謂愁眉啼妝折腰齲齒以善爲妖態者也虞東學詩曰集傳謂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似於語外添綴成文稽古編曰三詩皆兩字連綿幷爲一義集傳以窈糾二字分爲兩釋尤屬臆見

蝃於東箱正義云蝃蝀行動之貌也又驫赤螮青虹之蟉蟉婉蜒蝃蝀蟉蟉皆與窈糾同卽洛神賦所謂矯若游龍者也末章舒夭紹兮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麗服颺菁注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盛要紹便娟又靈光殿賦曲枅要紹而環句注云要紹曲貌此諸言要紹者皆與夭紹同合上下觀之則第二章舒優受兮文例正同釋文云優於久切舒貌玉篇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毛詩後箋卷十二　三五　廣雅書局

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箋拒之辭稽古編曰首章上二句胡爲乎是問辭下二句匪字是諱辭各二句爲一意適株林卽是從夏南非以株林目其母夏南目其子也疏云婦人夫死從子故主夏南言之是已朱傳曰君胡爲乎株林從夏南也其然則匪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夫夏南本

在株林既從夏南矣尚以爲非適株林乎文義殊有礙承珙案據箋首章每二句作一氣讀曰胡爲乎適株林而從夏南乎曰非適株林而從夏南也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荅前人故假爲觝拒之辭非是面爭此說是也又曰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爲長詳王肅以爲反覆言之者不作問荅之辭若云君胡爲乎適株林豈爲從夏南乎乃匪適株林實是從夏南也此則將首章每二句頓斷讀之蘇傳李解皆本此爲說而集傳因之然適株林即是從夏南陳氏駁之當矣呂記又云鄭既曰非適株林則不得云從夏南陳氏駁之當矣呂記又云鄭不當以爲靈公觝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觝拒之有故以爲詩人代爲隱諱之辭嚴緝亦從其說今案袁袒之戲以騎爲亦作正義則竝作駒誤矣說文馬高六尺爲騎引詩我

洩洽一諫而卽殺之當時有所忌諱亦情事之常況詩本設辭卽以刺其飾非拒諫不必改鄭也

胡爲乎株林傳株林夏氏邑也承珙案國語單襄公假道于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民將築臺于夏氏之邑在國都外韓氏怡曰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此言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各十里序言朝夕而往似不宜若是之遠承珙又案寰宇記夏亭城在陳州西華縣西南三十里是夏氏之邑去陳國本遠若元和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柘城在宋陵縣南七十里此又在陳之東北前漢志淮陽國有柘續志同然劉昭補注但於陳縣下云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於柘下不言卽株襄宇記以柘城縣爲春秋時陳之株野而於下邑縣又云或以爲陳之株林此雖傳疑不定要可見株野株林必非一處故靈公稅其乘馬於株野而後變易車乘以至株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臧氏經義雜記曰釋文乘騭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據此如此及小雅皇皇者華竝作騏其作駒者後人所改陸氏於此從沈作騭於皇皇者華云維駒作駒本亦作騭以騎爲亦作正義則竝作駒誤矣說文馬高六尺爲騎引詩我

馬維騏則沈說當矣鄭箋與說文合尤可爲本作騎之證案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畧同當出古傳記駒必騭之譌徐疏引詩皎皎白駒則唐時本已誤矣又說文引詩馬二歲曰駒則知二詩作駒非也段懋堂曰騎株合韻也鄭云馬六尺以下曰騎卽南有喬木之五尺以上曰駒也然則喬木亦當作騎矣承珙案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此乘字當依經作駕觀正義云君何爲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可知箋本作駕字蓋駕者馬在輒中容有駕而不乘者此言靈公但駕之而往至株野卽說焉而共所自乘者乃騎也故二文駕乘不同君乘馬乘君乘騭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騭蓋株林卽株乃夏氏邑在株野之外魯頌傳郊外曰野野外曰林說文同是由國中至株林必先經株野然則駕我乘馬者謂靈公本以諸侯車騎出至株野託

言他適乃舍之而乘大夫所乘之騎以至于株林則已永夕永朝淫蕩忘返國語云南冠以如夏氏是靈公當日實有易服微行之事故箋云變易車乘者實得經傳微旨王肅見傳云大夫乘駒遂以爲乘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不知序但云刺靈公並未嘗及孔儀也

澤陂

序云澤陂刺時也案首章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蓋刺者刺男女相說之私傷者傷時世淫泆之變傳意正與序相應如之何者猶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也下二章頌大且卷頌大且儼言其有美容而無貞性亦傷之也惟其爲刺淫之詩而非淫者所自作故聖人存之以立教自鄭箋以傷爲思謂思此美人如之何而得見正義謂孫毓以箋義爲長此已開後儒說詩者

視同玉臺香奩之漸然郭注爾雅引魯詩陽如之何證陽爲予詩考以爲卽此篇傷字異文然則魯詩亦似有思而不見之意又爲鄭箋之所本要皆不如毛義之正大也

有蒲與荷傳荷夫渠也正義云傳正解荷爲夫渠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其喻美人之貌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又云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又云自鼻也象鼻形據此泗爲鼻液與咽爲鼻息音同義近滂沱者易蕭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離云出涕沱若是也

虞東學詩曰許白雲謂月出男子思婦人澤陂婦人思男子錢天錫亦謂是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承珙案嚴緝云衞風以碩大稱莊姜車舝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人疏申傳意是也箋云與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婦人多矣何氏古義又疑儼爲矜莊非淫泆之婦人所宜稱不知其爲男爲女其說不可通矣箋又云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正義不言同姓之故案箋意蓋因序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靈公乃宣公曾孫御叔之子夏姬是爲僖伯之孫於靈公爲從祖父靈公淫於夏姬是爲宣公之孫於靈公爲從祖父靈公淫於夏姬亦稱公孫窟是靈公同姓故箋有同姓之說然於興意終鑿未必果合經旨

箋又云蒲柔滑之物夫渠之莖曰荷生而佼大正義云如爾雅則夫渠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云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承珙案屈原云製芰荷以爲衣兮芙蓉以爲裳楊雄則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漢書注引張揖字詁云茄亦荷字是也但說文茄夫渠莖荷夫渠葉本屬二字爾雅以荷芙渠建

首當以芙渠惟葉最先見故以荷爲大名而後分莖華實根之異爾雅別有其葉蕸釋文云衆家並無此句案無者是也傳云荷夫渠也正同爾雅箋以荷爲莖則以茄荷字通詩荷卽茄耳

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承珙案爾雅咽息也說文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又云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又云自鼻也象鼻形據此泗爲鼻液與咽爲鼻息音同義近滂沱者易離云出涕沱若是也

虞東學詩曰許白雲謂月出男子思婦人澤陂婦人思男子錢天錫亦謂是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承珙案嚴緝云衞風以碩大稱莊姜車舝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人疏申傳意是也箋云與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婦人多矣何氏古義又疑儼爲矜莊非淫泆之婦人所宜稱不知其爲男爲女其說不可通矣箋又

知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一本作婘廣雅婘好也卽用傳義檀弓執女手之卷卷然柔弱是非女子而何碩大且儼傳云儼矜莊貌以上傳例之亦不過謂其儀狀端好耳太平御覽引韓詩且儼作且婘薛君章句曰婘重頤也淮南子脩務訓醜輔揣高誘注醜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醜輔在頰則好注醜輔者頰上奎也曹子建洛神賦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王粲神女賦曰美姿巧笑靨輔奇牙此皆與韓詩婘義相近說文婘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婘此引詩者以證其字爲經典所有不謂詩有含怒難知二義也女部又云嫵好也此亦與婘音近而義同廣雅云婘美也總之皆謂婦人之貌也

有蒲與蘭傳蒲蘭也箋云蘭當作蓮蓮夫渠實也段懋堂曰鄭欲改蘭爲蓮意在三章一律蓮與荷菡萏皆屬夫渠其實詩人不必然也承珙案此箋是謂傳蘭字當作蓮非改經蘭字爲蓮觀正義可見疏申箋義謂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此由誤認蘭爲山蘭故云陸草不知神農本經蘭名水香別錄又名蘭澤草且鄭風秉蘭卽在溱洧之間不得謂非澤中物也或又疑蘭與夫渠不同時亦由不知爲澤蘭故耳蘭說詳見鄭風

碩大且儼釋文儼本又作曮魚檢反承珙案曮字當作嬓玉篇嬓女好貌魚檢切釋文一本所作卽此字無疑傳寫誤作曮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作婘宋本釋文有誤作睠者是也

南海潘乃成初校

遵義鄭知同覆校

檜

羔裘

序云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黃氏櫰曰好絜其衣服亦非大惡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檜君必有大不可正救者不止於此大夫不忍言其君之過而特曰逍遙遊燕此其微意也作序者謂大夫以道去其君可謂深于詩矣姜氏廣義曰檜國褊小迫于強大王室衰微漸相幷吞觀鄭桓公之欲逃死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逍遙遊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

時般樂怠傲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以冀君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虞東學詩曰此篇序下之言有功於序者甚大序稱大夫以道去其君而詩言其君服御之美而已非有大無道之事不能一朝居之勢也何以切切然憂傷是悼哉讀後序云云乃知檜君直安樂公之流其後人恃險驕侈益其家法使然大夫有心能無去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彊於政治虞東學詩曰箋據玉藻皆游燕也劉氏詩益曰末章但言羔裘不及狐裘者見其逍遙游燕之日多而視朝之日少耳或曰狐裘視朝雖非正服然尚爲政事而設若羔裘逍遙已失益甚故末章惟舉其重者言之檜君用以視朝案鄭注狐白止言天子其謂諸侯朝天子亦然

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正義曰哀悼者心神感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承琪案氓詩躬自悼矣傳云悼傷也方言廣雅皆有此訓此傳云悼動也則從雙聲爲訓鼓鐘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妯亦與悼聲義相近此傳訓悼爲動疏謂心神震動似與說文悼訓懼有合然箋以哀傷申之似非懼意竊謂古慟字只作動論語子哭之慟釋文引鄭注云變動容貌周禮大祝九拜四曰振動杜子春云動讀爲哀慟之慟葉鈔周禮本二慟字皆作動然則悼動也卽慟字故鄭申之以哀傷歟莊子山木篇振動悼栗

素冠

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此詩毛鄭異說毛以首章素冠爲練冠次章以素冠故素衣末章素韠則無傳鄭以三章皆言大祥當刺而申鄭又云朞卽釋服違禮已甚今玩詩言傷悲蘊結其感甚深若果三年將終僅少月日則魯人朝祥莫歌夫子亦但曰踰月則善詩人顧見之意亦何至如此其急急乎又案毛於

素韠無傳者自與素冠素衣同例皆爲練後所有不得以禮文不備疑爲練服之所無孔疏謂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此未必果得傳旨卽如所云亦以首言既練終言大祥從初嚮末爲順若箋說素冠在大祥之後素衣素韠當祥祭之時疏謂先思祥後卻思祥時殊於文義不順

勞心慱慱兮傳慱慱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虞東學詩曰舊以慱慱屬詩人然三句文勢直下正言素冠之人思慕專一有終身之痛也傷悲蘊結乃詩人自言故以我字別之承琪案勞心傳不明所指鄭箋乃屬之詩人然傳以素冠爲練冠則服稱素明矣且暮而小祥乃服練冠至大祥始除詩人不欒欒慱慱者正所謂練而慨然也毛意似當以憂勞指素冠之人孔疏乃誤以鄭義爲毛義耳

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案歸當讀如吾誰與歸之歸孔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詩蓋言欲得行三年之人與之同歸於厚下文聊與子如一猶言與之一志同心行此禮以救敝俗耳箋以爲歸其人之家固泥正義繹傳又謂同歸已家觀末章傳引子夏閔子騫事以過不及者皆當一之以禮知上文同歸必非歸家之謂箋以如一爲與之居處觀其行亦非

聊與子如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正義曰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竝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檀弓疏云家語及詩傳與此不同當以家語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熊氏以爲子夏居父之喪異故不同也承珙案淮南繆稱訓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甘其聲切切而哀正與毛傳合詩疏所云父母異時則熊氏說也說苑修文篇引此事亦與毛傳略同但又以子路爲子貢許氏名物鈔云夫子於門人未有稱其字者恐毛公所傳或誤不知此由記事者便文致然耳古書經秦火後傳聞異辭不必執此以非彼

隰有萇楚

序云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正義曰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承珙案序下箋以狡狹淫戲解恣字首章箋亦但云疾君之恣則似鄭所見序本無淫字但詩以無家無室爲言故序謂思無情慾者自困學紀聞云槍有疾恣之訓引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妘何氏古義陸堂詩學遂緣此立說欲求所疾之人以實之鑿矣

此篇傳語甚簡詩旨難以遽明惟以首二句爲興訓夭爲少沃沃爲壯佼則子字自當指人不指萇楚可見者如此而已鄭箋申之興意自瞭但以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安尋蔓草木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則全篇皆屬正興取義稍迂惟呂記謂萇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爲所牽蔓則於文義較順戴氏續詩記曰隰有萇楚疾其君慾欲至于弱不自持也漢成帝欲老於溫室萇楚始生其光沃若及其有枝有華牽蔓輾弱不能扶持但見困苦憔悴爾夫亦何樂之有此與呂記略同而尤爲融洽集傳

謂政煩賦重似與王風兒爰小雅苕華意近但以爲賦體而謂民歎不如草木之無知則以子指萇楚而無家無室語意難通黃氏日鈔已辨之矣嚴氏虞疑曰有孤之子集傳亦卽指孤孤無衣裳萇楚無室家說皆未可通

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嚴緝引陸疏葉字下多如桃而尤大五字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承琪案中山經豐山其木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可以爲皮張郭注云一名鬼桃治皮腫起神農本草經羊桃一名鬼桃一名羊腸名醫別錄云一名萇楚一名銚弋一名御弋一名陶注云山野多有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詩云隰有萇楚者卽此也蓋萇楚之爲羊桃固無岐說惟陸氏云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與鄭箋不妄尋蔓正相反陸氏又云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蒼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陸所言甚詳當得其實鄭箋取喻迂闊且與所言其枝猗儺而柔順者又自相戾矣

猗儺其枝傳猗儺柔順也經義述聞曰萇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竝以猗儺爲柔順而亦云猗儺則不得言柔順而實不得言柔順也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辨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爲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詩也至潛夫論云匪風

序云匪風思周道也首章傳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詩序辨說從歐陽本義謂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之周道倭遲耳序蓋不達此意李氏集解曰據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不應爲道路之道此語足以斷之何氏古義曰此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至潛夫論云匪風

冀君先教也古義云所謂先教未詳其旨承珙案王符此論誤以逸周書所云高辛氏有鄙之君當國風之檜其本已語尚何足信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惙兮師古曰惙古怛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此所引說蓋即內傳之說與毛義合一以爲非古一以爲非有道皆傷今而思古也李解謂毛氏強增有道二字非詩本意不知傳有道即指周道言之何云強增乎宋人於此詩各自立說張子曰人之不安如風中車上歐陽謂顧瞻周道非率彼曠野之意然毛韓師說相承其誼甚古不宜妄改又韓詩外傳云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洽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古義引此作揚字此據說本檢影鈔元刻本仍作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可見此詩言風言車皆與周道關係非泛言不安之狀或又謂古字匪彼通用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意義殊淺不如從傳爲得

何氏古義曰說文無偈字當依前漢書作揭云高舉也車升高則在車上者必震盪而不安此亦車中卽事之語承珙案廣雅

亦云偈疾也衞風伯兮揭兮韓詩作偈文選注引韓詩曰偈桀俠也疾驅貌與毛此訓正同白帖一引此詩又作匪車揭兮可知揭偈古同字說文揭去也疾驅者有去義則此偈字或當爲揭之借字卽從漢書作揭而以爲高舉亦謂其疾驅揚起耳非有異義也

誰能亨魚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稽古編曰周自文武以來以優柔寬簡爲治此周道也厲王時變爲嚴急監謗崇利民焦然不安生故詩人思得一仕於西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亨魚之法爲治民之道也老子云治大國若亨小鮮意與毛傳正同後儒言詩略於訓義亨魚之說箋疏俱無發明遂無有過而問者劬氏附記曰陳氏此說甚揚然二章匪風匪車二句俱宜重讀若如集傳之說則皆不著重首句矣

溉之釜鬵傳溉滌也鬵釜屬釋文溉本又作摡古愛反案溉乃水名非滌義說文手部摡滌也引詩摡之釜鬵是毛詩本當作摡正義曰釋器云鬴謂之鬵鬵鈁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州謂甑爲鈁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會器故連言耳釋文引說文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陸意從許以合毛傳鬵爲釜屬之訓卽說文一說爲鼎亦曰若甑而非卽甑不必如孔疏

亨魚用釜不用甑之疑楚辭九歎云曩王謬於中宇王逸注云
謬釜也亦與毛許義同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
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
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承珙案說苑善說篇襄
伯玉使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及見楚王曰楚最多士而不能
用云云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車二乘追子皙濮水之上子皙
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謀孰能西
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此亦謂求賢輔治之意與傳箋義合

南海潘乃成初校

遵義鄭知同覆校

曹

蜉蝣

序云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云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校勘記云集注是也觀前譜正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因此而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毛革韓鞠之比陳氏稽古編曰每章第一句以蜉蝣起興第二句即指昭公若作比體以全章皆指蜉蝣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複乎且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會五采鮮色引詩曰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說文黼會五采鮮色引詩有作黼黼者如黼段注云黼其正字楚其假借字也蓋三家詩毛革韓鞠之比陳氏稽古編曰每章第一句以蜉蝣起興第二句即指昭公若作比體以全章皆指蜉蝣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複乎且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會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之者也黃黑色而云如雪可乎承珙案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高誘注楚服盛服此即用詩楚楚之義次章采采衣服群君曰采采盛貌采衆多也文選鸚鵡賦注引韓詩采采衣服傳云采采衣服傳云采采盛貌亦必非指蜉蝣之羽可知蓋集傳於此以興爲比誤與周南螽斯篇同

何氏古義曰范蔚宗云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賒與奢通范氏補傳曰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我歸處翁氏附記曰每章末句諸家皆未明白箋疏云君將於何依歸此於我字竟拋荒矣且以我字指我君言文義未順呂記嚴緝皆云其於我歸處乎竟似欲以作詩者自任爲君所倚尤未安矣朱氏鶴齡引鄧元錫說謂末句是約奢之義則奢愈甚則儉愈奢儉愈歸處歸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於語意更不協惟蘇潁濱曰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處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處此說得之承珙案此但將一句連讀自明謂心之所憂者於我乎不知所歸處也表記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正義云此詩言曹君好潔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人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解詩於我二字文義最合詩疏乃依箋爲說耳至三章於我歸說箋云說舍息也釋文說音稅此鄭義也又云協韻如字則讀爲言說之說故黃氏佐凌氏濛初皆謂欲其人之依歸於我而教誨開喻之夫在朝者既皆小人矣尚何誨諭之有至表記引此詩注云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釋文說音悅正義以爲引詩斷章承珙案表記引詩之意承上問寒問飢之類言有口惠者必有其實故云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猶言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也所引是孔所見他本箋有作鮮閱者故釋傳容閱爲形容鮮閱但傳云掘閱容閱則容乃解經掘字何得謂爲形容段以容閱爲容悅與正義閱者悅懌之意相近亦非是鄭箋掘地解閱掘當訓穿閱當讀脫謂穿地解脫而出卽說文引作堀云突也亦謂穿地突起若如段說掘閱但作孔穴解則蜉蝣孔穴殊不成語蓋解閱猶言解蛻說文蛻它蟬所解皮也廣雅釋詁蛻解也山海經中山經峽山多空奪注云空奪卽蛇皮脫也然則傳云容閱者容疑作空閱亦讀脫掘空閱脫以聲爲訓傳箋義同非有異也

詩歸說仍當作稅舍解康成注禮似不如箋詩之當毛傳但於末章訓息爲止而歸處歸說皆無傳必以其義大同舉中以該上下耳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埤雅蜉蝣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掘閱得玉王氏總聞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廣東學詩曰箋云掘地解閱猶言解蛻說文蛻它蟬所解皮也廣雅釋詁蛻解也山海經中山經峽山多空奪注云空奪卽蛇皮脫也然則傳云容閱者容疑作空閱亦讀脫掘空閱脫以聲爲訓傳箋義同非有異也

麻衣如雪傳如雪言鮮絜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何氏古義曰諸侯夕深衣所以言麻衣者蜉蝣朝生莫死君服麻衣則薄莫之時而蜉蝣之生亦不久矣甚危之至也承珙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蓋古者布衣皆謂之麻衣諸侯朝玄端夕深衣此本禮之定制未見其奢箋以朝夕變易衣服爲奢非是惟深衣以十五升

布而鍛濯灰治之詩言如雪者見其功之至精猶檜風刺好絜衣服而云羔裘如膏羔裘亦人君所宜服但狀以如膏則見其君不留意政治而惟於衣服之閒力求精粹修心之萌卽在於是若非所當服而服之是僭而不徒奢矣

候人

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陸堂詩學曰石林葉氏言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語蓋衞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人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若以國語參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案

楚成王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十四年左傳鄭子臧好聚鷸冠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記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其雖爲同時然豈有曹之新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祓詩曰何戈與祓禮記樂記行其綴兆詩而楚君已成誦在口者候人之刺共與蜉蝣之刺昭序說似當時君子之語亦正與曹共公同時又何疑於楚王之成誦乎皆未可從承珙案葉氏之說與六經奧論詩序辨語同陸氏更至宋儒據范氏謂詩序出於衞宏遂疑此序乃宏附會左傳爲據國語以疑刺共之說不知風謠之作列國流傳曹詩偶傳於之不知毛傳於三百赤芾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經文惟言赤芾而傳益以乘軒與左傳合足見毛以前經師相承爲刺共之亦及也說文祓及也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祓詩曰何戈與祓禮記樂記行其綴兆汪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疏以爲齊魯韓詩呂記引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亦作綴承珙案祓字从及祓之爲及其本義也許氏以其从示聲故又有高縣羊皮一義縣羊皮者蓋卽用及懸之以爲揭示卽表也祓有表綴之義三家詩或有借綴爲祓者而鄭氏注禮卽用以證綴之爲表旨實則

其器爲殳其名爲殽其義爲綴非殽與綴有二物也國語單襄公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則是何戈與殽者卽負弩矢先驅之意然曰爲導則戈殽不獨以防姦或幷用以表道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烏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禮記表記注云鵜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正義云詩注言鵜鳥在梁必濡其翼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所注不同也承珙案經文不濡不稱語意相應以鵜在梁則當濡其翼而乃不濡之子在位則當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嫌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引白虎通義云嫌厚也重婚曰嫌也故詩疏以重昏嫌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不稱其服者此亦非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嫌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引白虎通義云嫌厚也重婚曰嫌也故詩疏以重昏嫌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不稱其服者此亦非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嫌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引白虎通義云嫌厚也重婚曰嫌也故詩疏以重昏嫌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不稱其服者此亦非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嫌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引白虎通義云嫌厚也重婚曰嫌也故詩疏以重昏嫌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不稱其服者此亦非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嫌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引白虎通義云嫌厚也重婚曰嫌也故詩疏以重昏嫌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不稱其服者此亦非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嫌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引白虎通義云嫌厚也重婚曰嫌也故詩疏以重昏嫌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

裨其服而乃不稱蓋用物理反常爲興也禮注似非詩旨傳云梁水中之梁見鵜旣在水中無不濡其翼咏者興意重在不濡不必更於梁求解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丐詩說云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歐陽本義卽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從之然就梁竊魚亦非詩中本旨不如傳箋取興爲合又案表記注以鵜之不濡其翼爲善似以不濡反興不稱故李氏詩所云水鳥而在梁則能不濡其翼設他鳥居之則濡矣以興不稱其服者此亦非是漢書五行志云鵜鴂卽污澤也或曰禿鶖小雅白華有鶖在梁箋謂鶖性貪惡北史魏明帝獲鶖於宮中養之崔光諫云貪惡之鳥埜澤所有黃初中鵜暫集而去猶以爲戒云云可知鵜

與禿鶖同爲惡鳥此詩取興必非以鵜爲善禁辭九思云鵜集令帷幄章句言小人在尊位亦是以鵜喻小人也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李氏集解曰歐陽破毛鄭以謂偏考前世詁訓無久厚之訓然歐氏之說則以爲婚媾之義貴賤匹耦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從羣小居卑賤而越高位是處非其安而失其類也其說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不稱其服者此亦非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嫌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引白虎通義云嫌厚也重婚曰嫌也故詩疏以重昏嫌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不稱其服者此亦非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嫌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引白虎通義云嫌厚也重婚曰嫌也故詩疏以重昏嫌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不稱其服者此亦非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嫌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引白虎通義云嫌厚也重婚曰嫌也故詩疏以重昏嫌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不稱其服者此亦非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嫌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引白虎通義云嫌厚也重婚曰嫌也故詩疏以重昏嫌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

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既饗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放郵又甚矣放郵非義也（韋注云媾厚於郵過也）詳楚子引詩之意蓋謂九獻庭實是厚也而又殺之是不終其厚與曹詩所云不遂其媾者其過同矣故其下云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是則所謂終其厚矣據此則此詩之解自以毛鄭爲正言小人竊祿高位可謂厚寵然而無德以居之將不能久厚於其寵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傳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敎稽古編曰詩兩言朝隮蝃蝀之朝隮虹

也爲將雨之徵侯人之朝隮雲也爲小雨之驗木華海賦蒼蔚雲霧正用曹詩語張子厚解朝隮爲登山伐木誤矣至蒼蔚正指朝隮婉變正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蒼蔚爲草木朝隮爲雲氣亦未當承珙案末章四句自傳箋外諸家之說多以上二句喻小人之繁盛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但於蒼蔚必取草木鬱盛爲義蓋因二字皆從艸故云然耳說文蒼蔚多兒从艸會聲詩曰蒼兮蔚兮此字與毛同而義仍異毛以蒼蔚爲雲興者謂南山朝隮如草木蒙茸朱氏通義引呂覽山雲草莽爲證是也說文女部云嬓女黑色也从女會聲詩曰嬓兮蔚兮此或三家詩本有作嬓者或本作薈若詩曰蒼兮蔚兮而今說文有脫誤要之於詩義無當也

鳲鳩

序云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張氏誩曰凡詩稱君子者單言已足淑人與君子並稱惟小雅鼓鐘與此篇耳蓋非實指其人故連舉淑人君子以寓其懷念之情則當定爲思古人之作而非現在也稽古編曰援古刺今詩之常體及在梅在棘皆爲鳲鳩用心之不一謬矣不獨鳲鳩然也晦翁以爲是美非刺徒以詞而已況末章曰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何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傳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承珙案箋語非傳語今本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承珙案段說是也儀之爲義毛時通用故不更爲儀字作訓後漢時則禮義之義與威儀之儀截然各異故鄭於人而無儀則云儀威儀也於

此儀則云儀義也悉爲分別如此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作其義一兮此殆因箋說而改然惟言執義一則所包者廣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其末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有明證後儒多以容儀解之陋矣且在次章其帶其弁乃言其容儀服飾耳

其儀不忒傳忒疑也案忒之訓疑他無所見惟爾雅釋詁有資疑也古忒字多借貣爲之或轉譌爲貳亦譌爲貸說文貝部貳副益也貸施也貳从人求物也皆於疑義不相近心部忒更也悠失常也忒悠蓋本一字故釋詁貳疑也字當作忒或以聲近

借貳又以形近譌貳郭注釋詁遂謂有貳心者皆疑惟毛所據兩雅本作忒故直訓忒爲疑陸氏於釋言爽忒也始爲忒字作音則所見釋詁必作貳疑也可知詩正義以忒疑爲釋言文者不必改訓爲長

下泉

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詩序辨說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承珙案此非通論也其公寵任小人羣邪用事則其侵刻下民勢所必至獻狀之討固由自取然晉人執其君分其田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虐亦甚矣詩人憂之而思明王賢伯者所謂蔑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何得云天下大勢非曹公之罪耶呂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檜曹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

民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勝
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
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

洌字從氵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段云大東傳洌寒意也唐石
經誤作洌詩本音從之考易井洌字从水列聲清也詩洌彼下
泉有洌沈泉字从氵列聲寒也東京賦元泉洌清薛注澄清貌
李注引洌彼下泉誤承琪案詩取興之意重在養泉之浸物故
大東亦曰有洌無浸許氏名物鈔云泉以潤物然必於春夏之
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適於用而徒以浸彼稂蓍草而又
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此說頗合詩

旨嚴緝乃謂此洌字當從水與大東異誤矣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說文莠禾粟
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莠段注云當作禾粟之莠詩爾雅音
義皆引說文采作莠當據以訂正生而不成謂不成莠也不成
謂之童莠已成謂之莠此莠一字連屬之義云禾粟之莠者
惡其類禾而別之也陸璣疏云禾莠爲穗而不成前疑然謂之
童梁今本莠作秀誤承琪案段說是也說文莠下又云禾粟下
莠之稂嚴緝則謂泉流不灌良苗而所浸乃稂莠蕭蓍之野草
詩所貫遂皆以爲惠及小人之喻不知經文但以下泉曰洌
則不如陰雨之膏苞稂曰浸則異於黍苗之芃兩相比照其義
自明稂蕭蓍黍皆以喻民政異而民非有異也至箋破稂爲涼
正義曰釋草未見草名涼者不知鄭何所據考釋文稂徐又音

莠郭注稂童梁以爲莠類是已邵氏正義云稂爲穀之有秕而
無米者南方農諺謂之扁子禾不能成實則爲稂豐年則無之
大田所以言不稂也稂雖無米亦稍有米皮今南方用以飼騾
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歲不過稂莠也至於下泉之詩則舉童
梁之得水而病以見嘉禾之不殖幷及蕭蓍以見庶草之盡卒
童言黍苗之盛陰雨之膏嘉穀自無稂莠此詩人追思盛治所
由寤歎而不能忘也今案稂爲莠類左傳伯有之門上生莠其
爲陸草可知故毛云非溉草得水而病也邵氏云農家穫稻簸
而揚之以去其稂則誤稂爲稻種若本係稻種正與水相宜不
當取爲民困之喻總由誤以稂爲禾之秀而不實因又誤爲稻
種耳

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正義謂下章蕭蓍皆在野草此
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稽古編曰孔申鄭
義尚有未盡下泉浸物本喻虐政困民蕭以祭蓍以筮皆草之
可貴故恐其傷稂爲害苗之草鋤而去之唯恐不盡何反以見
傷爲虐乎鄭意或因此故破稂爲涼涼草名無他典可證康
成當別有據耳承琪案陳氏以蕭蓍爲可貴之草故疑稂非稂
莠之稂嚴緝則謂泉流不灌良苗而所浸乃稂莠蕭蓍之野草
詩所貫遂皆以爲惠及小人之喻不知經文但以下泉曰洌
則不如陰雨之膏苞稂曰浸則異於黍苗之芃兩相比照其義
自明稂蕭蓍黍皆以喻民政異而民非有異也至箋破稂爲涼
正義曰釋草未見草名涼者不知鄭何所據考釋文稂徐又音

艮說文葭艸也从艸叚聲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湿則生葭蘆
兼葭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葭葦尾艸也索隱引郭璞云葭尾似
茅爾雅孟貍尾注云似茅今人亦以覆屋然則葭尾即貍尾矣
陸疏云蘭一名牛尾蒿狠尾牛尾二草蓋彤相似者說文云蘩
蒿屬陸疏云蘩似蘄蘭則蘩與蘭葭亦同類相似鄭云涼草蘭
蘩之屬者豈即爾雅之狠尾歟

四國有王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
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
諸侯朝聘天子承珙案傳釋有王云諸侯有事是四國有王言
四國有勤王之事凡會盟征伐皆是而朝聘亦在其中商頌莫
敢不來王左傳宋公不王國語荒服者王此謂朝覲也襄十九

年左傳云以蕃王室王事無曠則凡勤王之事所包者廣矣惠
氏詩說曰風之言王者五衞詩曰王事靡盬我又曰爲王前驅晉
詩曰王事靡盬秦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
皆編詩之微旨也下泉序謂共公於魯僖九年卽位是時
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
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
思王與鄀伯也

鄀伯勞之傳鄀伯鄀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鄀侯文王
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曰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
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鄭云州伯謂爲牧下二伯
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

南海潘乃成初校
遵義鄭知同覆校

毛詩後箋卷十五

涇 胡承珙撰

豳

七月

序云七月陳王業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后稷封棄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承珙案此因言周秦風俗而連類及之非以七月一篇兼有文武時事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此實周公上述豳俗以明農桑爲王業之本與大雅公劉尚書無逸同義而其後創制周禮遂以播之籥章專官守之若非追陳豳俗何以名之爲豳若非周公所作又何以鴟鴞以下六篇皆周公之詩而附於其後耶

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則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注以七月之詩當之其箋詩卽自用其說而集傳非之以爲風中不得有雅頌又一詩之中首尾相應剟其一節而用之恐無此理於是備列三說謂本有是詩而亡之者王氏安石也謂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者饒氏魯也謂楚茨諸篇爲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頌者或說也王氏詩總聞又謂本七月一詩而和器之聲有不同陳氏稽古編一一取而駁之而於王雪山雜引笙師眡瞭以釋豳雅豳頌之說攻詰尤力謂宋人諸說無一可通然陳氏猶沿疏家謂鄭氏三箋詩於殆及公子同歸以下繫云是謂豳風以介眉壽以下繫

云是謂豳雅豳頌之例而不知鄭氏實未嘗有此一官專掌以籥歙豳別無他詩亦別無他器鄭注籥章引明堂位曰土鼓蒲搏葦籥伊耆氏之樂秋官伊耆氏注云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蓋八蜡皆爲農事此歙豳亦多爲農事故爲伊耆氏之樂耳其所謂豳詩豳雅豳頌者舍七月一詩更將誰屬鄭注歙豳詩云豳風七月也歙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細繹注意蓋籥章於每祭皆歙七月全詩而其取義各異取迎寒暑則曰豳詩取言耕作則曰豳雅故注云謂之者言因此義而謂之雅因彼義而謂之頌耳又曰歌其類者卽左傳歌詩必類之義鄭撮舉詩詞正指類以曉人則凡篇中言鑿冰肅霜類乎寒暑之氣者皆謂之風言婦子入室類乎男女之正者皆謂之雅其餘所不言者以類推之而已至箋詩於殆及公子同歸以下繫云是謂豳風以介眉壽以下繫

云是謂豳雅萬壽無疆以下繫云是謂豳頌是謂者猶禮注云謂之雅謂之頌也益以七月全篇備風雅頌之義篇章歟之以一時而其三用如二南爲房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爲鄉樂用之邦國則爲燕樂皆比類以取義竝非截然分首二章爲風六章以上爲雅八章以上爲頌也孔氏不善讀箋注妄爲分別致後人以三分七月之說歸咎鄭君夫篇章所掌豳篇明是總括之辭在當日如何采詩入樂以成節奏後人已不能知又安能判某章爲風某章爲雅爲頌邪惟明乎鄭氏歌其類之義則知篇章止言歟豳必不當求諸七月之外篇章言豳詩者正謂豳風以其詩固風體也其曰豳雅豳頌者則又以詩入樂各歌其類合乎雅頌故也此可見詩與樂各有取義亦非於一詩之中

隨事而變其音節且風詩義兼雅頌猶雅詩亦兼風與頌大雅崧高云其風肆好又云吉甫作頌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鹿鳴經首已見餘皆國風而謂之雅又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而伐檀騶虞皆風詩則不得謂別有豳雅豳頌而亡之矣

歐陽本義謂齊魯韓詩無七月後之作六經奧論者因之案齊魯詩宋時久亾即韓詩在宋儒已有見有不見者故歐公謂祇存外傳則何由知三家之無七月此不過傳聞謬說未檢繹文義而言七月流火者據周公所見而言也承琪案豳詩皆用夏正不應據周時之星象以述夏初之豳風堯典中夏日永星火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所引韓詩明明有七月耳明人豐坊僞爲魯詩世學妄改七月名邠風而不知昭四年左傳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篇名顯然此眞所謂眯目而道黑白者矣

潛夫論云七月之詩大小敎之終而復始案大小者謂上自朝

廷繹武鑿冰下及閭閻衣食瑣屑之事終始者謂卒歲改歲終始循環無有休息也范氏補傳曰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爲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時以農爲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蓋其意欲使之預備無後時之悔此說本之程子於七月名篇之意言之頗諦而篇中四序錯陳彼此先後從無言及者惟虞東學詩引蔡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卽承二月言之承琪案何氏古義曰春日孔以爲建辰之月案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二月采蘩則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也三章卽繼三月言之承琪案春秋考異郵曰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四章以四月爲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爲始而推

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爲始而推至九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言之八章宜繼以一之日矣舍一言二者豈當豳發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論雖無關大義而推索極細故錄存之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劉氏瑾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周公時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日在鶉首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此詩上述豳俗而言七月流火者據周公所見而言也承琪案豳詩皆用夏正不應據周時之星象以述夏初之豳風堯典中夏日永星火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所引韓詩明明有七月耳明人豐坊僞

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皆在五月午位則六月尚在未位已午位俱屬南方直至七月而火在申位始流於西耳況傳以火爲大火或卽以大火之次言之孟秋之月初昏在申位故爲西

流正義引鄭志荅孫皓問以堯典星火謂大火之次與七月之火爲心星別此亦但謂心爲季夏中星初非以七月所言必是周初之星宿也

戴氏詩考正曰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以言月言日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繭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

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月若云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也承珙案此說本宋張氏謂言日又言月別無義例只是文順然三百篇固多用夏正而此篇設文獨異未必全無意義如但以隨文便稱則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以不辭而改爲一之日二之日可也若云正月于耜二月舉趾未爲不辭也而何以必曰三之日四之日乎蓋以周公而陳豳公之事若用周正而以子爲正月則非追述夏時之義如以寅月爲正月則又礙於周王之正朔故不得不變其文例於子丑之月以

數紀之然使言一月二月則仍混於周正且與下四月五月等稱夏時者不合故又變月言日謂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也至於寅卯之月既不可云正月二月又不得再言一之二之故遂因乘上數稱爲三四雖云便文亦卽所以避周正夏正之名而因見其義也傳云一之日十之餘也蓋以十者數之終十月之後當復起數連十言之則爲十有一除十言之則直謂之一耳可見傳先言此者正欲人知經文但以數紀之意蓋非以此爲周正所自起其下又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正月也不過指類以曉人亦非謂豳詩通用三正也或謂尚書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劉歆三統厤見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是子月可稱一月不

知史文據事直書自當稱月詩則因詞託事其體不同故可變月言日況泰誓武成專以周正起數豳風以周公而述夏時焉可比例但必如正義陽生稱日陰生稱月之說則誠未免穿鑿耳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傳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段氏詩小學曰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凓凓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文選長笛賦注引毛傳凓寒也今本誤凓風賦注引毛傳凓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注引毛詩二之日栗凓毛萇曰栗凓寒氣也說文凓寒也玉篇凓凓寒貌凓凓寒氣也按五經文字亦部有凓字知七月作凓也今說文無凓字有凓沈泉正義引說文凓寒貌是唐時說文唐賦注引字林凓寒風也嘯賦注引字林凓寒貌高

字林均有洌字今說文洌訛爲瀨釋文云栗烈說文作颲颲考風部不引此詩又按澤汝溧洌皆屬韻字以說文爲正澤汝字在第十二部汝洌字在第十五部說文火部煜火皃上字十二部下字十五部如氛氳壹鬱之類鬱發栗洌皆音之譌小雅鼛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潏沸一作潏滭古文詩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煜燭火皃上字十二部下字十五部正與澤汝潏沸同鬱从勹鬱聲當爲汝沸字之假借且其字不古雅當從說文所引作潏汝爲正承珙案段說是矣然毛詩字多假借鬱發疊韻栗烈雙聲說文潏風寒也毛詩卽借吹角之鬱爲之猶鬱築亦通作篫築也發釋文云如字詩中如匪風之發兮四月之飄風發發皆以發爲風是也栗烈釋文亦云竝如字下泉大東正義雖俱引七月作栗洌然四月篓又云烈烈

猶栗烈也則毛本未必非如字呂記引董氏云栗烈集注作溧洌烈從火不得爲寒氣泥矣釋文又云栗烈說文作颲颲今說文颲讀若溧颲讀若烈而不引詩或陸所據本有之總之許書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傳豳土晚寒案毛言晚寒者唯此一條箋則於七月鳴鵙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於二之日其同云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正義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合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承珙案釋文於毛傳晚寒云謂節晚今本作晚節誤而氣寒也此語最當嚴緝本之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孫毓申毛以爲雖晚猶寒實勝鄭箋寒氣晚至之說七月鳴鵙或非舉其始鳴載纘武功亦可行於丑月皆不足爲寒晚溫晚之驗至正義於傳箋外以月令校之豳地之寒晚於中國者又有六事然如倉庚之鳴草木之落非一鳴而輒止一落而遽盡紀其始則早詠其繼則遲何必盡同季秋入室乃言出令之初未必限於本月嘗稻嘗麻乃屬天子之制豈必同於農夫季冬取冰卽是二之日鑿冰藏之或遲一月且月令亦未明言藏於何月也以上多本稽古編故當但如傳意雖晚猶寒則地氣物候皆屬可通正義又以穫稻晚於中國爲寒氣晚至然四章又言八月其穫自是穀種不同非由於寒來晚也

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爲言勸勤毛本作勤誤其事又愛其吏也正義曰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爲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承珙案釋文云王肅申毛如字毛於小雅天保大雅泂酌始訓饎爲酒食則此自當如王肅所申鄭箋破喜爲饎或因古本爾雅饎有作喜者釋文引舍人本如是然此箋云爲田畯設食而於莆田大田兩言田畯至喜又

以爲曾孫設饋以勸農人司嘗至則又加之以酒食三詩文同而義異宜其竝爲孫毓所短孔疏皆曲爲回護非也

有鳴倉庚傳倉庚離黃也正義謂卽葛覃之黃鳥非是（辨見葛覃姚氏識名解曰舊謂關西呼倉庚爲黃鳥按豳土屬雍州爲關中之域與關西接壤而此詩及東山出車何以皆不言黃鳥而言倉庚則當爲兩物明矣承珙案倉庚與黃鳥固爲二物而爾雅之倉庚鸝黃鸝黃楚雀倉庚商庚則同爲一物但毛傳作離黃月令注又作驪黃惟說文離黃倉庚也與毛字同說文雛下又云雛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亦用爾雅與離黃倉庚竝指一物段注以豢不類廁而疑之非也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傳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案小雅出車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毛傳更無所釋以與七月文同則義可知此言南仲旣平玁狁其戍役歸者喜見時物以及其事正義卽引七月之篇以采蘩爲蠶生所用而范氏補傳則謂蘩乃婦人采爲祭祀之用夫召南之采蘩本爲豆實集傳引或說謂所以生蠶七月之采蘩祁祁爲洗蠶而范氏又疑爲祭祀之用其好爲立異有如此者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輔氏廣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爲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爲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失之僭且於下爲公子裳爲公子裳有礙承琪案傳但以傷悲爲感事苦其又云物化者亦祇謂見時物之變而動其勤苦之心耳所云幽公子者卽指幽公之子雖男女通稱公子其見於春秋傳者桓三年左傳公子則下卿送之莊三年傳公子梁氏女公子視之昭三年傳公孫蠆以其女更公子而嫁公子昭三十一年公羊傳頹淫九公子於宮中注云女公子也尚不僅如正義所云然傳意似非指女公子鄭箋所言恐非毛指至集傳云是時公子娶於國中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稽古編謂于歸止是女子不得言同歸且古國君不臣妻父往往娶於鄰邦卽如周之大姜有逢氏女大任摯國女大姒莘國女安得幽國大家連媚公室乎徐位山曰此治蠶之女果卽幽公之婦乎且采蘩祁祁旣曰衆多而女心傷悲此章求桑采蘩專言春日蠶事之勤故傷悲者言勞者之作歌同歸者見貴人之習苦如此則於經文傳意皆合而亦別無窒礙矣王氏詩總聞曰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毛詩寫官記曰言歸妻者惟之子之歸之也未聞曰同歸者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泮而婚禮殺未聞公子而失時焉者蓋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而公子之來游者又將歸矣夫以遲遲之日祁祁之采蘩而暮歸之又將及也是可悲也甚矣夫春日之難留也故傳曰春女悲

蠶月條桑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段氏詩小學曰條桑箋各本不同今本云枝落之采其葉馬應龍本無之字惟初學記引作支落其葉桑柳醜條鄭云枝落其葉者落如我落其實之落僮約云落桑皮櫌毛於條桑無傳於遠揚曰遠枝遠也揚條也強者爲枝弱者爲條此云條桑者條其下垂不揚起之條采其葉也斧斯伐遠揚者伐其遠人之枝揚起之條也毛意條桑伐遠揚爲二事鄭箋則取彼斧斯二句爲條桑之實要之皆不改經條字爲挑也玉篇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此最爲俗本承珙案釋文云條桑枝落也不備取耳此亦謂條爲挑撥而取之故云不備取蓋條有挑義字或作挑玉篇所據亦未必定俗本也總之條桑若以爲落其枝則下不應復言伐若謂不落其

枝而采其葉則又與猗女桑同竊意蠶月條桑一語乃總下文伐遠揚猗女桑二事皆爲條桑條者取也釋文條沈暢遙反此蓋讀條爲鈔說文鈔取也蓋條桑者取桑之大名曰伐曰猗正條桑之事當以沈重所讀爲正

猗彼女桑傳角而東之曰猗女桑黃桑正義本作柔桑非是當從定本作黃箋云正義引襄十四年左傳晉補謂爲布穀丹鉛錄謂爲桀桀諸說不一至顏注漢書以爲子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襄十四年左傳晉規不知子規一名鵙鴂史記之鵙鴂乃子規麻書鵙鴂先濕索隱云鵙鴂鳥春氣發動先出蟄澤而鳴是也離騷之鵙鴂則伯勞文選思玄賦鵙鴂鳴而不芳李善注引服虔曰鵙鴂一名鵙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通雅又謂鵙卽苦鳥不知正義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鵙鵙之與苦苦不相類矣若月令仲夏鵙始鳴夏小正五月鵙

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鶡始鳴及呂覽淮南等注皆云五月夏至後鶡應陰而鳴與左傳伯趙司至悉合此詩云七月者或據周正言之然詩文皆用夏正不應於此獨用周正王肅以古五字加七經文七月乃五月之誤然趙注孟子引詩亦作七月未必經文果誤王氏經義述聞曰是詩紀一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必轉讀以別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讀以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四月秀葽取彼斧斯爲讀四月秀葽與五月鳴蜩讀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蘀爲讀益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間甚遠故必轉讀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鶡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讀復無別於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總之月令諸書言五月者紀其始鳴詩則但言其鳴爲將寒之候以起下文載績故以七月八月連言之不必定指始鳴況鳥物之候容有不同鄭箋說亦可通如蘁

文類聚引通卦驗云伯勞夏至鳴而今本通卦驗云小暑伯勞鳴則又爲六月蓋伯勞以夏至鳴冬至去五月以後皆其鳴時其去也蓋化爲鼠說文鼩地行鼠伯勞所化是也鶡字當作鶡作鶡者字之譌耳

四月秀葽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蒭作鶡者字之借作鶡者字之譌耳

五月鳴蜩傳蜩蟬也嚴緝云蕩詩如蜩如蟬不得爲一物毛於彼傳云蜩蟬也蟬蜄也蜄蜄也其說是矣此云蜩蟬也恐字有誤承琪案夏小正五月良蜩鳴又蟬蜩鳴爾雅蜩螗蜩蟬蜩蟬謂之蜩陳鄭之閒謂之蜩蜄宋衛之閒謂之蟬蜩是蟬可名蜩蜩亦可名蟬蕩傳以對文則別此以散文通稱小雅鳴蜩嘒嘒傳又云蜩蟬也亦散文通稱之例不必執彼以非此

十月隕蘀傳隕墜蘀落也黃氏日鈔曰說文乾葉爲蘀此約說文意非本文如是當從之注云蘀落也與隕字何別承琪案鶴鳴其下維蘀

傳亦云樸落也廣雅釋木樸落也正用毛傳鶴鳴傳又云尚有樹檀而下其樸是明以樸爲乾葉蓋落者爲樸卽訓樸爲落貌古訓詁多有此類鄭風樸兮傳樸橞也彼橞謂橞葉猶此落謂落木毛語簡質無庸更加木葉字鄭箋於樸橞也申之云橞木葉落也此訓詁繁簡因時之變荀子王霸篇議兵篇皆云若振槁然振槁卽漢書汲黯傳之振落然亦但言槁言落此可以悟毛傳之訓樸爲落非零落之落矣

一之日于貉取狐貍傳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稽古篇曰傳語簡貴讀者多誤于貉二字當讀音逼謂取一字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待飛也馮氏名物疏云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迴然三物也朱子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其誤起於程正叔而正叔之誤又起於崔正熊正熊混言皮皆以補爲釋也且狐貍言皮明貉之爲皮可知矣康成善會毛意故不更解但云別用裘之不同耳仲達誤讀謂取狐貍皮爲一句故其申毛詞多牽合幸不失鄭意耳呂記解貉爲狐貍之居因强合北狄貉字爲一義卑雅以于貉爲周禮祭表貉之事皆誤讀毛傳者也承珙案陳說是也篇中言于者如上文于耜下文于茅皆實有其物則于貉爲往取貉無疑正義云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補之而取其皮語意瞭然況傳引狐貉之厚以居則貉與狐貍爲三物明矣集傳誤以爲一物猶之下章誤以斯螽莎雞蟋蟀爲一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傳斯螽蚣蝑也莎雞蝑蟖也箋之中自相矛盾殊不可解

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榜雞一名絡緯今小兒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菓之屬崔豹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蟖案蟋蟀與促織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孫炎解輸天雞以爲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據正義引此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蠷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馮氏名物疏云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迴然三物也朱子云一物隨時變化而

異其名其誤起於程正叔而正叔之誤又起於崔正熊正熊混莎雞蟋蟀爲一正叔又混入斯螽可謂誤中之誤羅氏辨之精矣承珙案月令疏引蔡氏說亦以蟋蟀爲斯螽其誤不始於程氏然斯螽莎雞蟋蟀之當爲三物卽以經文核之已明一曰動股一曰振羽豈有一蟲而先以股鳴繼以翼鳴者卽謂隨時變化則斯螽一月而變爲莎雞莎雞一月而變爲蟋蟀蟋蟀又何以歷八月九月十月而不變耶又羅氏云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而說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爲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爾此申箋說是也而莎雞條下又云幽風七月在野三句皆謂莎雞寒則近人一

窈窒熏鼠塞向墐戶傳窈窕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葦戶篳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承珙案窈窕窒謂窮極室中之穴隙而塞之以禦寒氣所謂風雨攸除也其穴有鼠者更熏而去之則所謂鳥鼠攸去也與塞向墐戶自爲四事說文窈窕也窒寠也二字訓義皆同毛傳鄭東山箋亦云窈窕窒塞而又云窈窒鼠穴也似即謂窮塞鼠之窟穴則與此箋四事之言相謬戾矣六月食鬱及薁傳鬱棣屬薁蒩也案傳云鬱棣屬是以鬱爲唐棣之屬蓋惟唐棣得專名棣故秦風山有苞棣但言棣而傳即訓爲唐棣七月正義引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含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此疏是也鬱本棣屬故陸疏唐棣有雀李車下李之名而廣雅即以爵梅爵李爲鬱李齊民要術引廣志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又名棣亦名奥古人多以鬱與棣竝言史記司馬相如傳隱夫鬱棣漢書作薁棣太平御覽引曹毗魏都賦若櫰郁棣此所謂棣皆唐棣郁皆鬱之通轉唐棣單稱棣而鬱乃棣之類一種之中又微有別故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一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此薁李即鬱與薁之薁不同正義乃謂車下李即鬱薁李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果有此說文於薹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鐵山韭也可見許所據爾雅本不作薹而所郎薁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則誤矣

傳薁薁說文作嬰薁字不作薁玉篇始有薁字但云草也廣韻則云薁藤也廣雅燕薁薁舌也王氏疏證云郎薁薁燕薁薁舌也段氏曰此謂剝郎支之假借也故釋文薁

不知薁李係木生薁薁係蔓生耳山海經中山經云泰室之山有草焉白華黑實狀如薁薁亦與詩義疏實大如龍眼黑色者合然則薁薁之爲草而非木信矣

說文萑草也詩曰食鬱及萑段氏詩小學曰掌禹錫等本草蘇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鬱及萑而韓詩訓以爲爾雅萑山韭承珙案韓詩萑山韭之說見爾雅郎疏此蓋郎景見萑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果有此說文於萑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鐵山韭也可見許所據爾雅本不作萑而所引詩又未嘗以爲山韭不得合爾雅韓詩爲一也宋書謝靈運傳注引詩作食鬱及薁乃薁字之壞耳

八月剝棗傳剝擊也段氏曰此謂剝郎支之假借也故釋文之

木切攴今字作朴承琪案夏小正八月剝棗傳云剝也者取也此渾言之也毛云剝擊也此切言之也莊子人閒世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剝亦爲擊義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則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

采荼薪樗箋云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耕農夫之具案荼爲苦菜春夏已成此采荼雖承九月之下非謂至是始采謂所采之荼所薪之樗於是時皆可爲助養農夫之用故箋云乾荼之菜也或疑苦菜非九月所采此荼卽王肅所云荼陸穢者如左傳穀之薪蒸與樗爲一類非也

十月納禾稼案此禾稼者統言之也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莖禾雖專名嘉穀引申之亦爲凡穀之通稱下文黍稷重穋皆禾屬故箋云禾稼重穋如閟宮之穜稺菽麥亦非以先種後種指菽麥也至禾麻菽麥正義云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粱之屬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此說是也下文我稼既同又但言稼不言禾者箋云既同又但言已聚也蓋納之囷倉爲已聚說文稼下云一曰稼家事也此其義矣

上入執宮功傳入爲上出爲下案傳云云者卽漢志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于邑也而宮功無傳箋以執宮功爲民自治宮中之事則與上塞向墐戶意復故不如范氏董氏以爲宮室

官府之役者是也下文于茅索綯乃又計及于野廣之事所謂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

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經義述聞曰索者糾繩之名綯卽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箋云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爲繩索之索爾雅訓綯爲絞而郭注曰糾絞繩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宵失之矣承琪案正義引李巡注爾雅釋言綯繩之絞也蓋謂繩之絞者爲綯郭璞注方言亦云綯亦繩名儀禮喪服傳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卽繩傳云綯絞也猶綯繩也索本亦繩名而此詩則是索之爲綯猶繩本物名而爾雅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是也但鄭云夜作絞索乃以絞釋索以索

釋綯義與趙岐正同非是以索爲繩索也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乘治也承琪案乘之爲升常訓也箋訓治者所以申成毛義荀子大畧篇引詩亟其乘屋楊倞注云升屋治其敝漏卽兼二義言之疏云鄭以乘爲治與毛異非也乘之訓治古書不多見惟漢書魏相傳云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顏注訓乘爲治

其始播百穀箋云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承琪案毛無傳者自不過謂經冬、入春農事方興故當急治其屋耳荀子大畧篇子貢曰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鼏耕鎡可息哉此亦第以播百穀爲耕事耳毛詩出於荀卿當與之同正義曰毛以爲豳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

殺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修廬舍此亦以鄭義述毛未必得毛意也趙注孟子引詩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云及冬閒暇亟而乘墓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其說亦與鄭異

二之日鑿冰沖沖傳沖沖鑿冰之意正義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說文沖涌繇也从水中聲讀若動承珙案繇與搖同涌搖者狀水之動此鑿冰沖沖亦是狀冰凌被鑿動搖之意正義以爲非貌非聲是也小雅蓼蕭傳革沖沖傳云沖沖垂飾貌亦是謂垂飾動搖七月釋文沖沖聲也初學記亦云聲也專以聲言於義爲偏枯矣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眾也正義曰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段氏懋堂曰細繹正義知傳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複而脫落數字古書類然承珙案段說是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郎本毛傳葢七月詩歷言幽民農桑之事於其畢也終歲勤動乃得斗酒相勞故此饗斷爲民自飲酒正義又引周禮黨正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故謂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公堂卽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之序謂黨之序學也卷耳正義亦云鄉飲酒大夫之饗禮饗末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此皆善申毛義

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眾也正義曰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段氏懋堂曰細繹正義知傳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複而脫落數字古書類然承珙案段說是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郎本毛傳葢七月詩歷言幽民農桑之事於其畢也終歲勤動乃得斗酒相勞故此饗斷爲民自飲酒正義又引周禮黨正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故謂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公堂卽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之序謂黨之序學也卷耳正義亦云鄉飲酒大夫之饗禮饗末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此皆善申毛義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飲酒也正義曰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段氏懋堂曰細繹正義知傳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複而脫落數字古書類然承珙案段說是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郎本毛傳葢七月詩歷言幽民農桑之事於其畢也終歲勤動乃得斗酒相勞故此饗斷爲民自飲酒正義又引周禮黨正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故謂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公堂卽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之序謂黨之序學也卷耳正義亦云鄉飲酒大夫之饗禮饗末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此皆善申毛義

而其申鄭又據月令大飲烝注引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卽頌大飲之詩知此斯饗爲國君饗羣臣之事則與上文滌場不相屬矣或謂萬壽無疆當爲人臣祝君之詞不知舉觴稱壽乃人飲酒之常禮士冠禮祝詞有曰眉壽萬年亦不盡爲祝君之語況月令注又引作受福無疆此或據三家詩本幷不作萬壽亦可見斯饗不必爲國君之饗臣矣劉瑾曰古器物銘所謂萬年用勤眉壽葢公孫之類皆爲祝之辭

鴟鴞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序悉與金縢合則全詩大旨必當以金縢爲據金縢我之弗辟鄭注本馬融以辟爲避史記亦以辟爲避然是謂武王崩成王幼

故弗避攝政之嫌與鄭異義東晉孔傳以辟爲法釋文引傳作治說文作法今本說文辟部云辟治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辟王氏尚書後案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段氏尚書撰異謂釋文以治繫孔以法繫許不誤今本說文作治非是承珙案尚書弗辟之辟義當作治卽說文辟訓法亦謂以法治之耳葢周公初聞流言自不容遽興問罪之師而宗親大臣受遺輔政又不可引嫌退避不顧社稷之安危故辟者謂當體察虛實推究主名所以出而鎮撫東方就近控制越絕書云周公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而讒之成王周公辭位出巡空干邊此語與當日情事最合葢辟非誅殺之名亦非退避之義尚書史臣之文據事直書曰居東必非東征曰罪人必指叛者曰得必尚未伏誅斷無出師

東征而書之曰居東周公之心[illegible]屬本無罪因成王意而書之曰罪人管叔武庚既誅之後不曰誅而曰殺而書之曰得者此尚書文義之灼然者也鄭氏注禮箋詩每多異同獨鴟鴞箋與其所注金縢最相脗合核之毛傳惟以忠此詩爲作於管蔡武庚未誅之前義與毛同其以稚子爲成王雖亦同毛而以閔斯爲成王宜哀閔其屬黨之先臣則殊非毛義其餘非惟與毛殊旨亦幷與序不符序言救亂自是謂羣叔流言以王室將亂恐成王不知故作此詩以救之若如箋說則全詩皆爲周公自救其屬黨耳何以謂之救亂鄭於他詩往往依序立義獨此篇皆自用其說于肅駁難已見正義歐陽本義更立辨其非然以毛鄭竝譏尚欠分曉毛於首章傳曰窟穴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曰窟亡曰不

可皆預計之詞非事後之語傳意以鴟鴞喻武庚子指管蔡室謂王朝蓋周公居東二年深知流言之來實由管蔡武庚煽誘爲亂所謂罪人斯得也既取我子者管蔡爲武庚所陷也無毀我室者社稷爲重將以大義滅親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所以殷殷愛惜於王室者爲主少國疑遭三監之變足以病我孺子王故也毛意悉與鄭殊而實合經旨經文曰迨天之未陰雨曰或敢侮予皆所以防於未然而憂其或然詞意明白若於既誅之後必不作此語矣王肅注詩亦誤以爲既誅武庚而作正義又引肅注或敢侮予云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其實傳意未必如是也集傳亦以此詩在武庚誅而又以鴟鴞比武庚夫其人既亡而猶呼而告之有是理乎

鴟鴞鴟鴞傳鴟鴞鵂鶹也正義引陸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葦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鵂鶹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雀古編已韓詩謂鴟鴞之愛養其子適以病之不託於大樹茂枝而託於葦萹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合趙岐注孟子亦以鴟鴞爲小鳥與陸疏說皆同惟王叔師楚辭注云鴟鴞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郭注爾雅以爲鴟類殆祖王說而增之桑飛廣雅之鵂鶹力證其是公用之承珙案爾雅以鴟鴞爲鵂鶹而方言之桑飛廣雅說文同毛又竝雖有鵂鶹之名然竝無鴟鴞之目毛傳用爾雅說文同毛又竝未明言鴟鴞是小鳥然則鴟鴞名鵂鶹與巧婦名鵂鶹者實爲二物陸疏乃因韓詩之說誤合爲一耳郭注方言鵂鶹云爾雅注云古堯反土梟也下爲驕反字林鵂鶹也形似鴞而青白出于山卽惡聲鳥也楚人謂之鵂鶹山東名鵂鶹俗名巧婦此注形似鴞鴞當作梟上文既以土梟釋梟其下所引字林鵂鶹之訓自是釋鴞故當云形似梟不得云似鴞非此小雀區別甚明一切經音義佛本行集經標目鴟鴞鴟鴞與說文鴞下訓鴟鴞鵂鶹者合又以爲鴟類與郭注爾雅合又云俗名巧婦可見此鳥因鵂鶹名同遂致溷于桑飛大小善惡之不辨耳楚辭九歎云葛藟（任氏字林考逸引此字林作梟字下又隨誤形似鴞皆非）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其上文云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玩之堅藏同驚贏與棄駔兮雜

班駁與鬧甚身下文云侜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此皆有美有惡之辭故王叔師謂鴟鴞貪鳥而集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顯位貪佞丹爲公卿也史記賈誼列傳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漢書作鴟鴞翱翔蔡邕弔屈原文云鵾鴟棄鸞鳳拌咎然則爾雅之鴟鴞鸮鵂鴟漢儒亦多以爲梟鴟之屬郭注可謂有據箋於末章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是卽用毛義實與詩之義後儒輒謂毛鄭皆以鴟鴞爲小鳥而不知毛義實與不同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經中並無大鳥字則所謂大鳥卽指鴟鴞難卽指取子毀室可見鴟鴞鴟鴞是呼而告之與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小雅黃鳥無啄我粟文例正同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illegible]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六　廣雅書局刊

也直以既取我子以下爲鴟鴞之言非毛意也陸佃埤雅謂詩章三句似戒鴟鴞之詞卽非鴟鴞自道昔賢云鴟鴞恤功愛子矣室誤矣（呂記嚴緝皆從陸佃力主郭說）何氏古義曰次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望成王之圖之也舊說謂周公自述其締造周密則於末章予室翹翹難通且汲汲自多其功于忠淺矣前以毀室屬鴟鴞而此以予屬下民者蓋室一毀則採穀取卵之事必有起而乘之者矣以武庚蠢動而四國亦洶洶不靖也姜氏廣義曰詩通篇子俱指鳥俱周公自比非前則喻先王而後忽自況也方氏苞二章與末章意正相應自言所以獨操國事畧不自嫌欲及雨之未至而綢繆牖戶耳不謂牖戶未完而風雨已至大懼遁蓋藁之誤爲其來久矣

詩釋文引韓詩曰拮据然經文本以拮据屬手二字又皆从手則當如毛義但以攜掘訓拮据也

子所蓄租傳租爲何氏古義曰租通作藉說文藉祭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苴以白茅周禮音義藉亦作租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于窠中以爲之藉蓋作窠之始事也承琪案傳以爲訓租者爲疑藁字之誤篆文爲作[illegible]藁作[illegible]藁字形相近說文引禮藉以白茅白虎通義獨斷皆作苴以白茅鄭注士虞禮云苴猶藉也毛訓租爲藁者猶說文之且藁也韓詩訓租爲積積聚所以爲藁藉義亦相近釋文租又作祖者乃古字通借正義謂祖訓始物之初始必有爲之者故云租爲解釋迂迴蓋藁之誤爲其來久矣

曰予未有室家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云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也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承琪案上文四予字皆爲周公自我以鳥之作巢勤苦爲喻而繼以曰予未有室家則曰字正自明其作苦之由不應忽接以侮之者之語小雅雨無正曰予未有室家故不肎遷則此亦當是自遷於王都也彼文是自言其無室家故不肎遷此本經傳作消消也以定本作悄悄推之正義本當作悄悄矣承琪案沿革例引正義云定本作修修呂氏讀詩記引言所以手口俱病者爲我前此未有室家之故如此承上四仳文義亘戡正義本王肅以述毛恐未必得毛意也

子羽譙譙傳譙譙殺也釋文譙字或作燋同在消反殺色界反又所例反承琪案譙譙即噍殺之義故傳訓爲殺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注噍謂也釋文噍子遙反徐在堯反沈子堯反謂也謂急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又志微噍殺之音作正義曰噍殺謂樂聲噍蹙殺小此噍殺字說苑修文篇作憔悴漢書禮樂志作癄瘁顏注癄瘁謂減縮也左傳成九年無乘蕉萃後漢書應劭傳注云蕉萃憔悴古通字國語吳語而日以憔悴韋注憔悴瘦病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憔悴作顦顇說文顇顦也又醮面焦枯小也此皆譙譙訓殺之聲義也釋文字或作燋者淮南汎論訓燋而不謲高注燋悴也毛傳殺也之殺又同鍛同淮南俶眞訓覽冥訓俱云飛鳥鏃翼李善注文選罰郴賦

脩脩說文無脩字當以脩爲正王風暵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此脩脩訓敝者敝亦謂乾敝也

東山

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案鴟鴞序云救亂也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周公於親迎還周以後必有所以綢繆牖戶者故書傳云救亂與鴟鴞序合其攝政之年即奉命東征圖譜正義云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是書傳所言三年踐奄者亦是合居攝之初年數之首尾共三年與此序亦合蓋居東與東征本非一地二年亦非一時鄭注金縢惟以弗辟爲弗避及罪人爲周公屬黨二者於義

不合其謂武王崩後免喪周公始遭流言出居於東成王感風雷之變迎還攝政乃作大誥東征殺武庚管叔三年而歸所敘歷歷不誤王肅注金縢以居東卽東征以書之二年合於詩之三年謂武王崩後明年改元周公卽攝政遭流言遂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書言其罪人斯得 下詩言其歸之年東晉尚書孔傳卽同肅說書正義曲爲迴讓謂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二年書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曰二年皆與鄭說異案之金縢若居東已誅三監則鴟鴞可以下作成王雖至愚何至叛人已誅尚未能悟而猶曰王亦未敢誚公必待風雷之變金縢之啟始釋然平書又曰惟朕小子其親 及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云云夫風雷一時之事若東征班師而歸則

商奄去鎬京不啻千里安能立刻迎還令王出郊相見乎情事種種不合其不足信明矣

我徂東山傳箋皆不言其地嚴緝云屯軍必依山爲固故以山言之王氏詩考曰商故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爲山東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卽商地季氏詩說解頤東山卽魯之東山魯益古之奄國書序謂王來自奄卽東征之事也承珙案詩考所言究是山東非水山惟季氏說近之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尚書大傳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沒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一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祿父左傳昭九年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又定四年 因商奄之民說文

郇周公所誅郇國在魯卽注多方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趙岐孟子注云奄東方國據此可知孟子登東山而小魯卽詩之東山也宏明集引宗炳明佛論云孟子登蒙山而小魯閻氏四書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然則東征踐奄已入魯境東山當是師行所至之地故曰我徂東山

慆慆不歸傳慆慆言久也案慆疑滔之假借說文滔水漫漫大貌江漢武夫滔滔傳滔滔廣大貌大與久義相成故楚辭謬諫云年滔滔而日遠兮正言久也此慆慆不歸太平御覽三十二引作滔滔不歸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秦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正義曰

箋以此爲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承珙案鴟鴞東山二詩皆未嘗明言其事益周公於骨肉之變有不忍言者故鴟鴞但託鳥言以述其艱難危急之情而不及流言之故惟於旣取我子一句微露其詞東山但爲軍士歷敘其勞苦思念之事而不及定亂之由惟於我心西悲一句畧致其意傳引文王世子解經西悲呂記謂其能知周公之心箋以爲軍士在東念西而悲說固可通於義淺矣孫毓申之謂踰年不必西悲拘滯尤甚李氏集解謂首四句言征夫在道遇雨濛濛而下言制彼裳衣不應以周公之西悲閒于其中不知章首二我字乃周公自我見得振旅言旋身在行覩

零雨沾溼故深知士卒苦下文二我字仍自述其心曲語氣一貫以後制彼敦彼乃指軍士而言耳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非箋云以下載定本之箋經義雜記欲改此經作銜及毛說今皆不然故知經本作銜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詩

勿士銜枚與孔合自王肅改銜爲行定本誤從之遂以箋行陳爲釋經之行銜枚爲釋經之枚釋文既同定本音箋行爲戶剛反則經亦當同乃以經行字戶剛反爲王肅音而別爲鄭音銜則經注乖違上下難通矣校勘記前一說云考釋文鄭音銜者謂箋之銜枚卽經之行枚卽以行爲銜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箋例每如此釋文得之其箋之行陳是說銜枚所用非經中之行如般其纛傳箋之此非經中之斯箋菁者義傳箋之載非經中之載其比也故釋文云無行戶剛反亦是誤認不成文義段懋堂云周南傳枝曰條榦曰枚是本義此枚微也明非經中之行也正義定本讀經讀箋皆爾絕無異說正義已云定本勿士行枚無銜字者必當時或本經於勿士行枚之字與閟宮傳枚枚聲密也皆是假借謂枚爲微之假借也謂之微者兵事神密也一章言其完故曰勿士行微承琪案以行枚爲行微語殊費解竊謂傳云枚微者蓋訓枚爲徹徹也鄭注周官大

司馬云枚如箸銜之有繴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又注銜
枚氏云銜枚止言語聽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繴結於項
賈疏云繙謂以組爲之繫箸兩頭於項後結之顏注漢書高帝
紀引作繴郭於項云繴者結礙也爲結紐而繞項也老
說文無繴字支部敲戾也玉篇憿乖戾也合言之則爲敲憿廉
雅釋訓敲憿乖剌也又作緯繴離騷忽緯繣其難遷王注緯繣
乖戾也又作徽嬇馬融廣成頌徽嬇霍奕別驁分奔是則銜枚
於口組繫兩頭分紐於項有違戾結礙之意傳讀行爲銜訓枚
爲徽行枚者謂銜徽徽取徽嬇亦取止義爾雅釋詁徽止也枚
所以止言語聽讙者故亦可訓徽今本傳作微者徽微字通廣

韻二十一麥云徽嬇乖違也而十五卦又云繴微乖違集韻繴
有古賣胡賣胡麥三切竝云徽也類篇則皆云微也是已益制
彼裳衣謂其時釋介胄不用更制在途及歸家之服而亦無事
於行枚矣箋以裳衣爲兵服非是
蜎蜎者蠋傳蜎蜎蠋貌蠋桑蟲也正義曰釋蟲云蜎烏蠋樊光
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言在桑野知是
桑蟲爾雅翼云說文蜀葵中蟲也古人有言蓼蟲不知徙乎葵
葵菜之甘者也今蜀會葵之甘故其體肥大亦會於藿而不
會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乃桑野之地也承珙案陳
家皆執今本說文蜀葵中蟲之說疑蜀非桑蟲然爾雅釋文引

說文本作桑中蟲也與毛傳合今本說文葵乃桑字之誤
蟲也似所見說文不誤
廣韻引說文已同今本毛公必非因桑野之文望而生義莊子

庚桑楚篇奔蜂不能化藿蠋釋文引司馬彪云藿豆葉中
青蟲也考韓非內儲說云蠶似蠋淮南說林訓亦云蠶之
狀相類若小青蟲則與蠶不類今桑樹中有蟲色白大如指
乃眞似蠶其在葵與藿中者色皆青且小謂其亦有蠋名耳
必謂蠋不得爲桑蟲則非也
町畽鹿場傳町畽鹿迹也諸家多以町畽爲泛言舍旁畦隴
說文町下云田踐處曰町畽下云禽獸所踐處也詩曰町畽
場段注町字多謂平坦於踐義不相涉又注畽字云獸足蹂地曰
諸書町字多謂平坦於踐義疑人所增廣韻青韻町但曰田踐
云其所蹂之處曰疃本不專謂鹿詩則言鹿而已毛傳町畽鹿
迹也謂鹿迹所在也楚辭九思鹿蹊兮躊躇與疃葢一字之

又有圖字云踐處也集韻作躊疃亦作暖郡國志廣陵郡東陽劉昭注云縣多
麋引博物志十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暖今後漢
書譌爲畯埤雅引此又譌暖然因埤雅可以校正也承珙案町
雖義爲平坦然亦可爲踐處踐字未必後增若祗云田處似不
成文義埤雅又引小爾雅云鹿之所息謂之場葢其所踐者乃
其所息之處故曰町畽鹿場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曰釋蟲云螢火卽炤舍
人云螢火卽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
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愼云謂兵死
之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
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暵

雨在於秋日熒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亦有明驗衆說並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段懋堂曰毛云熒火與列子天瑞淮南氾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皆合謂鬼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熒火卽炤當之又改其字從虫其誤益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異承珙案段說非是廣雅景天螢火蟠也字作蟠與釋文燐又作蟠者合爾雅螢火卽炤字又從火者燐與熒皆火光傳於炤燿燐也下必增燐熒火也正以燐爲鬼火恐人誤會故以熒火明之猶小弁之惸卑居卑居雅烏也一例以熒火之蟲雅烏之鳥人所易知耳不然經文但言炤燿與惸則以燐卑居釋之足矣毛傳本簡冃如此辭費乎王氏念有實炤燿之爲螢火實也炤字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

雅疏證云鬼火有光謂之燐螢火有光亦得謂之燐說文燭之光鐙燭有光謂之熒螢火有光亦謂之熒若謂螢火與鐙燭之光亦不得同名熒乎若已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楚王作論乃駁炤燿之爲鬼火而非難螢火之名燐辨韓詩章句詩作潦力菊反衆薪也段氏云廣韻潦同蓼蕭蓼莪之蓼毛意而非詩意矣承珙案傳於烝在桑野云烝寘也此又云烝之疏而非敎毛公詁訓之失此說是也螢火爲燐毛公亦自陳思王論外如文選張華勵志詩此二句於六詩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衆苦瓜之譬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之意鄭箋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興故當念其久此承我征聿至之後瓜爲在家之所見故不言久據若詩炤燿宵流今本作燭燭誤潘岳秋興賦燿螢於階闥公子之時蠋爲在野之所見而言衆婦人見衆瓜之繫緻於栗薪猶征人之繫屬於軍旅也鳴乎軒屏此皆義本毛詩李善引崔豹古今注曰燭燿螢火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曰燿夜腐草爲之食蚊蚋益魏晉人皆知燭燿爲螢火又毛傳之燐與熒卽螢火益不以爲鬼火也集傳以燿爲貌益欲與四章燭燿其羽字義畫一楊氏愼曰古人用字

薪衆掌行舊文本衆又作衆　薪衆則在薪者必非一瓜是韓詩亦當以衆爲衆也

陳氏稽古編曰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人文義承珙案陳說是也序以三章爲室家之望女故于室以下六句皆敘婦人歎辭兩我字皆代婦人自我言以

毛詩後箋卷十五　三八　廣雅書局刊

爲征人之言則與二章言其思者複矣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之周禮媒氏賈疏引孔晁申毛義以熠燿爲喻嫁娶之非紀時承珙案此說是也東山一篇所紀時物如伊威蠨蛸皆及果蠃苦瓜之類多是夏秋皆非春日則此倉庚亦斷非仲春之時毛於其新孔嘉二句傳云言久長之道也蓋謂娶士有新昏者初來甚善當更思所以久長之道耳箋以倉庚于飛爲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毋戒女施衿結帨爾雅衿謂之袸郭璞解袸爲衣小帶也然則衿者纓之帶繫衿之緌先施衿而後結其繫總是一事而孫炎孔穎達泥禮文以結繫爲結帨誤矣虞東學詩士此說今考列女傳云母譏房之中結其衿繫後漢書馬融傳云衿結繫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帶庾恭中饋注引與此占字通　此皆用士昏禮文皆以繫字代帨字然則繫之爲帨明矣

禮書之說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顧夢麟謂首章歸字隔二句與下歸悲衣枚叶如生民三章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古樂府

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有獨韻起者李氏因篤曰二章之實室三章之垤室室至四章之飛歸皆與歸字相應是未嘗無韻也承珙案此詩本屬變調一章之蠨蛸二章之實室四章之飛歸皆隔韻則章首歸字卽如李說各與下文隔韻相協亦未始不可也

破斧

序云破斧美周公也白虎通義巡狩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也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云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楊雄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於西國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而還歸在鎬乃述文王武王之事以戒王作大誥又以周公攝政之事戒王作微子之命又以康叔初國之事戒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是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也王肅云四國是管蔡商奄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侯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李氏毛詩集解曰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孔傳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則是奄者遠於中國亦不得爲諸夏之國蓋淮本卽奄也王氏尙書後案曰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者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注成王政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據此則奄與淮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奄與淮夷皆附屬故說文邑部云郇國在魯者非必卽是一處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未可信書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踐奄奄似遠于淮夷亦未可信也何氏古義曰集傳以四國爲

四方之國然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之非泛指四方明矣朱氏通義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奄爲四國之一明矣毛解與尚書合當從之承琪案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其下云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然則當時東方之國畔者尚多周公所征不止管蔡商奄言四國者舉其重者耳

傳皇匡也正義曰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爲匡鄭箋又轉爲正段氏云此謂皇爲匡之假借承琪案爾雅皇匡竝有正義故皇又可訓匡古人於字義同者得轉相爲訓此類甚多不必以皇爲匡借呂記引董氏曰皇齊詩作匡賈公彥引以爲據考周

禮大司馬疏引詩四國是遹與今詩異與董氏所見疏本亦異卽古本齊詩作匡者亦是與毛義同字異非齊用正字毛用借字也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鉏鋤也从金奇聲又鋤鉏也从金御聲錯鋤或从吾段注云齒部齟齬齒不相值也鉏鋤亦器之能相抵拒錯摩者故廣韻以不相當釋鉏錯齟齬風又缺我錡盍鼽所謂鉏鋤者與承琪案段說是也考工記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注云射其外鉏牙疏云言其外八角鋒是前器之有鋒棱錯互謂之鉏牙猶鉏鋤也（徐鍇注說文云鉏鋤猶犬牙也）雒釋樂注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亦取如齒不相值少義故爲固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不安故易之釋詁

柔字之誤說文柔兩刀面也从木艹象形宋魏曰柔也从弓方言面宋魏之閒謂之鏟柔鏟蓋古今字今人猶謂之鏟鑿釋名面插也掘地起土也鉏蓋亦起土之物故大雅棫樸之陾箋云棫樸也說文捋引取土也棫與鉏皆從求得聲所以助土者謂之鉏因而取土亦謂之棫管子輕重乙云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鉏一鑿一鉏然後成爲車周禮鄉師法引司馬法云甲一斧一斤一鑿一鋰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賈疏云鋰或解爲面或解爲鋤鋤面亦不殊然則司馬法之一鋰或卽管子之一鉏皆鋤面之類故傳以鉏爲柔屬歟

雒釋樂注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亦取如齒不相值少義故爲固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不安故易之釋詁

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承珙案商頌百祿是遒傳訓遒聚也彼遒說文遒迫也揫引作揫此四國是遒董氏引崔集注本亦作揫說文遒迫也揫束也迫與束義畧同堅固斂聚皆迫束引申之義箋申傳非易傳也

伐柯

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幽譜正義云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在破斧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後終以狼跋今皆顚倒不次者張融此說魏傳士見唐書藝文志行沖傳非六朝張融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審

琪案張說是也尚書大誥次金縢後其次不誤以後亦有倒鄭注書序作成王政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事其編篇於此未聞是鄭意亦以爲簡編失次矣正義又引肅說以爲周公東征既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又追刺成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其說非也

序云九罭美周公也何氏古義曰金縢子小子其親迎我國之禮亦宜之孔穎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繡裳是也伐柯言其饗禮迎公九罭言以冕服迎公也周公攝王安危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承琪案伐柯但美周公與序首句合序言刺朝廷之不知乃作詩者言外之意耳箋以於言刺遂以伐柯用斧爲以類求類喻迎公當使賢者先之中未見迎公之意此詩首尾皆言衮衣是欲王以上公之禮迎公也

九罭之魚鱒鮪傳興也九罭縰罟小魚之網也鱒鮪大魚也正

義曰王肅云以興下士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箋辨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承琪案此疏非是玩箋意是謂鱒魴大魚當以大故言物各有器非小網大魚之謂意實與毛異也

歐陽本義云九罭之義以文理考之毛說爲是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緵罟謂之罭前儒解爲囊謂緵罟百囊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罭之多少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九罭自爲小網則毛說得矣承琪案爾雅但云緵罟謂之罭其百囊之名郭璞自取時驗然緵罟即數罟魚厨傳集注緵罟定本即作數罟爾雅緵罟專指九罟之罟不得以爲大網之界畫祇云其爲促目小網可知孔疏云以其緵促網目小得小魚不謂網身小此第泥於百囊之說耳其實既畢小也疏又言鱒魴非大魚不宜網即網目網身皆當小也疏又言鱒魴非大魚不宜網言之則爲大矣張衡賦布九罭羅鱒魴以爲久故以近鱒魴處之當爲大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韓詩章句曰九罭罟魚之小者其取興皆良王也然則韓詩亦以九罭爲魚罟之小者其取興皆良王也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循渚而飛而循渚段氏云說文曰鴻鴈也鴻鵠也黃鵠也一曰鴻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圓方見楚辭惜誓最爲大鳥鄭箋

而有四海之心則爲大鳥可知陸但云肉美如雁是亦以鵠與鴻雁爲一也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讀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正義述傳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之又述箋云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易傳以信爲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遥信故易傳以信爲承琪案箋蓋因詩有二女字而爲此解耳其實傳云周公未禮也與末章傳云無與公歸之道也皆直指未逆周公時事也

非既歸攝政後設爲追刺之辭故云鴻不宜遵藩稱公不宜東也不宜居則公應歸矣而未有所也故猶於東信處耳公二字畧逗無所猶孟子云無處於女猶言於東不必定與東相爾汝也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也訓復爲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承琪案毛傳未嘗以居東即爲東征此孔疏之誤其引王肅訓復爲反蓋小雅言歸斯復傳云復反也但訓反則公歸二字亦須讀斷公本應歸而不得所以反之道乃與上無所一例否則既勻又曰不反不可通矣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詩首尾兩衮衣毛於衮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末章傳云無與之道也二語正相應言衮衣固爲見公之服然周公以道者也使無所以迎之之道而徒以其服是以有此衮衣兮與公歸之道能無使我心悲乎蓋即前章衮衣之語又加深層傳文雖簡質然讀無以之語增之道二字意已明毛蓋謂是以一字緊承上二章公歸無所公歸不復而言無與公歸之道故以是以二字直接下文雖有服而無其道也鄭箋以末章爲東人留公之辭集傳則謂全詩皆東人語然二三章既云於女則必非出自東人之口即末亦不必爲東人之言也

狼跋

序云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方大夫多去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傳言進退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止是也承琪案首章傳云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段注曰釋言云蹇跲也廁風毛傳同足部躓跲也以大學傳亦作憼推之則蹇即躓字音義皆同許不說殊其義者依字形而爲之說也如許說則爾雅毛傳例足部引詩載躓其尾必三家詩之異也或同一周禮故書儀禮古文而或有異文承琪案正義引詩頭丁千反跲躓竹二反躓即蹇也此謂躓義同蹇耳邶風匏有則蹇傳訓與此同蓋蹇爲礙躓亦爲礙列子說符其仁足礙傳即以跲訓蹇三家詩或有作躓者毛詩當即作蹇不必假借也

專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頌大膚美也正義曰箋
王以其是幽公之孫也頌大釋詁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

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呂記引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亡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朝廷無賓猶當於燕立賓禮云仕而未受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享君此亦不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承珙案經文但嘉賓故序以羣臣言之明詩所謂嘉賓卽羣臣之爲賓也義曰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子可知此言得之矣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引公食大夫禮公授宰夫束帛以侑又聘禮束帛以侑幣又曰致饔以酬幣亦如之明親食有侑幣親饗有酬幣故此箋以飲爲饗禮食爲食禮承珙案侑義通左傳莊十八僖二十五云王饗醴命之侑是饗食皆於此亦因序言幣帛筐篚故通言之大法其羣臣皆止言燕諸侯則兼言饗食一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一則曰燕樂之久益燕以示慈惠湛露有匪傾宮之燕亦可見是燕之久卽此亦可見是燕體解節折而共飲之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傳興也芩辛辟蒿也

鄭詩譜云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正義引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故鹿得芩草以爲飲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疏此駁必是許稱經師舊說如疏所云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爲羣臣相呼以成君禮者與毛異義實不如毛義之長姚氏識名解曰野有芩必相呼而共食興君有承筐必笙簫以相將詞旨瞭然舊以鹿呼同類如君呼臣子嫌於鳥獸爲比然古人無所拘忌也若魚藻明以魚在王在相對言之豈如後世必以稱羣美鳳爲頌禱耶

箋云芩蘄蓄也正義曰易傳者爾雅云芩蘄蓄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

麋冀云古人以水草之交爲麋麋鹿亦會水草今鹿豕亦就水有會又人家養豕皆以萍會之何嫌於鹿不會乎下章會蒿自通草耳姚氏識名解以爲曲通傳說究屬强解承珙案說文云。者神人以鷹遺黃帝帝曰何會何處曰會薦夏處水澤冬處山柏莊子齊物論麋鹿會薦漢書景帝紀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如淯注引莊子麋鹿會曰薦是麋鹿未嘗不會水草黃山谷帖云胡居士言鹿會九草其中卽有水芹羅氏之說似非無據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熊朋來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對言之古者堂上樂受笙均瑟與笙有正如車鄰以鼓瑟鼓簧對言之古者堂上樂受笙均瑟與笙有相關者鄉飲未合樂之前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其初工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笙由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故易傳也承珙案此疏申箋實多強言賓言人便文無義而謂有異豈以賓之列位者非嘉賓乎示視古今字篇中互見者聲義皆通故可兩用周頌示我顯德至合樂歌周南石渠始行與此正同無容改字至周行毛傳三處不同言各有當說見周南鄭注禮記緇衣引詩以爲示我忠信之道注鄉飲酒燕禮云嘉賓示我以善道此皆在箋詩之先當是用三家詩說正與毛合至作箋時乃泥於卷耳之訓概以周行爲列位不知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乃導情通款冀聞善言之意與次章相應德音孔昭則所示周行之實也必謂本其所用皆賢故當饗食取義迂曲似非詩旨

視民不恌傳恌愉也箋云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黃氏元吉云杜預注左傳曰恌愉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林堯叟因謂君子德聲孔甚昭明視民如傷不敢愉薄則視作以目視歡耳此但可略依燕禮不得泥後制之禮以釋先有之詩也

德之視言嘉賓之視民甚厚蓋不敢薄待斯民之意雖不破字而義未優矣承珙案嚴緝引曹粹中說亦謂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黃實夫亦云視民不恌言其視民之不薄也如薄己以厚民之意皆與杜解略同然此句止當言君子之德音可以使民歸厚故當爲人所則效若如杜解則於詩上下文義皆不順左傳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服注見本詩正義示民不愉薄與鄭義合勝杜解多矣

君子是則是傚傳言可法傚也箋云是乃君子所法傚承珙案君子即嘉賓傳云可法傚者謂君子可爲民所法傚鄭注鄉飲

酒燕禮皆以爲嘉賓有明德可則效而箋詩乃謂嘉賓爲君子所法傚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此引詩意亦謂君子可爲人則效非君子則效人呂記引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明示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此與左傳義合朱子集傳從箋誤矣

食野之芩傳芩草也正義曰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貞俗誤作眞今依校勘記牛馬亦喜食之承珙案芩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弱心聲色內顧如后設亡釋草無文惟廣雅莞蓫黃文內虛黃芩也或即以爲此詩之芩然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黃芩二月生赤黃葉兩兩四四相值空中或方員高二四尺四月花紫紅赤與陸疏所言不合詔之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詠之

以感之庶幾可復此明是周衰無復鹿鳴養賢之風大臣援琴而彈古詩以風其詞旨明白無可疑者其他伐木采薇以爲朝詩者皆同六月序云自鹿鳴廢以下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亦卽此意也

經義雜記曰漢書藝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卽晉書杜夔傳所云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者也魏武時尚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白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後又改之稱王仍在於岐故也或疑使臣越國所歷非一此既爲文王諸侯使朝聘之詩何爲僅言其本國之道且文王以百里不爲遠故程氏以爲通途朱傳以爲大道承琪案呂記云使臣

傳以爲行不止之貌也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正義曰以時者總之匪匪翼皆取飛義籀文翼字從飛作𦐇考工記旨匪色必似鳴矣故書匪作飛詩騑騑卽匪匪與飛同聲同義曰騑騑翼此所引少儀皆從鄭讀易字非禮記本有作匪

四牡騑騑傳騑騑行不止之貌正義引少儀曰車馬之容翼翼承琪案少儀本作匪匪翼翼鄭注匪讀如四牡騑騑之騑是匪匪翼翼卽騑騑之容故傳以爲行不止之貌也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正義曰以時稱王仍在於岐故也或疑使臣越國所歷非一此既爲文王諸侯使朝聘之詩何爲僅言其本國之道且文王以百里不爲遠故程氏以爲通途朱傳以爲大道承琪案呂記云使臣

發蓋自岐周往故以周道言之其義已了況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則此勞使臣之事屬文王而詩作於周公故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法當武王周公之時普天下莫非周道矣

倭遲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薛君章句曰威夷險也與毛傳歷遠義近說文倭順皃引詩周道倭遲又足部逶下云逶迤衰去皃文選謝莊宣貴妃誄注引毛詩作周道倭遲白帖三十五引同倭訓順逶訓衰去似與險遠不同其實義亦可通楚辭遵曲江之逶移文選登樓賦路逶迤而修迴皆卽詩倭遲之義而變其字耳廣雅釋訓委蛇逶衰也甘泉賦蹵不周之委蛇此則幷召南之委蛇靡風之委蛇皆與倭遲相近蓋古人凡雙聲疊韻形容之

四牡

四牡此一篇也

語宁多不同義每相近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周道郁夷此或三家詩宁作郁夷威郁皆一聲之轉後人以此名縣耳非詩之周道定在於此

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稽古編曰傳訓嘽嘽爲行不止貌嘽嘽爲喘息貌駾駾爲驟貌皆取疲苦之義故又云馬勞則喘息葢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也朱子見采芑嘽嘽毛云衆也常武嘽嘽毛訓盛貌遂合彼兩傳以訓此詩曰嘽嘽衆盛之貌與勞使臣義不相蒙矣此爲勞突彼皆出軍義各有當訓解亦殊始知古人繹經用意精密也了系嘽嘽字原從口旁說文嘽喘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承珙案通篇詞旨皆勞苦之言自不當於此獨詮其衆盛說文疒部疿馬病也引詩疿疿駱馬此葢據三家詩字雖異而義實與毛同廣雅釋訓亦云嘽嘽疲也漢書敘傳注又引作驒驒駱馬說文手部擅引詩若行遲驒驒此亦即詩之嘽嘽駱馬其曰行遲義亦與疲勞喘息通均不遑啟處傳遑暇啟跪處居也案采薇出車皆作不遑啟居采薇又有不遑啟處處是處與居義略同故傳以居釋處啟跪釋云文左傳疏引李巡啟小跪也釋名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隱也啟起也啟一舉體也此析言之其實啟即是跪居本當作尻尻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大約古人有危坐如今之跪詩所謂啟也有安坐乃說文之尻詩所謂處也若居則今人之蹲說文居蹲也足部蹲踞也段云踞當作居段懋堂曰古人有坐有跪有踞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脽聳其刻曰蹲若跂踞則祥著席而伸其脚於前爲大不敬三代所無此解分別甚析廣雅釋訓敬踞也恐非其義

翩翩者鵻傳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惷謹者爾雅鵻其夫不陸云鵻其今小鳩也一名鶻鳩幽州人或謂之鶻鵴梁宋之閒謂之鵻揚州人亦然又云斑鳩項有繡文斑然鶻鳩一名斑鳩似鶻鳩而大鶻今本作鶻誤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此疏以鶻鳩爲鵻是鳩之小者卽此詩之夫不以斑鳩爲鶻鳩是鳩之大者卽小宛之鳴鳩說文鶻鳩鵴鳩也鵴鳩也雖祝鳩也雖不言大小當亦如陸所分廣雅鶻鳩鴿鳩也鴿鳩鶻鶻鶻鳩鵴鶻鳩也此本方言云鶻鳩謂之鶻鶻之閒謂之鵻鶻部注云鶻音班鶻鳩今荆鳩也方言惟以鶻鳩梁宋之閒謂之鶻鳩或謂之鶻鳩或謂之鶻鳩或謂之鶻鳩其大者謂之鴿鳩其小者謂之鵻鳩亦爲鳩之小者與尸蟈異其餘則陸疏廣雅皆與之合云鶻小宛之鳴鳩爲鶻鵴鵻則其分別當以陸氏所疏爲合云鵻小宛之鳴鳩爲鶻鵴鵻則其分別當以陸氏所疏爲合云鵻雅有十四名焉嗣宗謹案以下疏之鵻鵻方言之鵻字也凡名中鳩乃鶻之假字也鳩即茅鴈不當分而今者也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諗念也箋云諗告也正義述毛云是母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是以作歌爲上之所作也鄭箋云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亦曰我豈不思歸乎我

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正義曰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心臣之辭實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爲使臣作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勞心曰勞告哀曰以來皆以待爲念也承珙案毛詩本謂左傳　江公因里革斷罟命司歲之曰使夫無忘乃　記爲告勞即謂念此不忘義亦可通臣鉉等曰詩中多有比興設文所無因作歌之文諷當訓告至箋云人之思慮思其情也解經已爲了當後儒或言告君獨曰將母者今俗自通母則不能或又以來諗爲告於其母父猶知大義母不免產

於私情凡此皆贅說也

皇皇者華

序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稽古編曰詩之次第雖間有倒置者然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見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序其先後不可易矣李氏集解以爲先遣後勞皇華當在四牡前眞謬說承珙案譜下正義云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有勞而見知則雖勞不怨其事重故先之此曲說也又云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一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此則圓通無閡葢先後本無定例不必深求顯濱詩傳據儀禮工歌先四牡以爲聲有先後虞東學詩云編爲樂章鹿鳴三詩同歌堂上先

愼其情後勸以義燕示慈惠故也二說皆可不必駪駪征夫傳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說文駪馬衆多貌駪又云衆盛貌讀若詩曰莘莘征夫國語說苑引詩皆作莘莘韋注國語莘莘衆多也此葢三家詩與毛字異而義同者王逸注招魂引作侁侁征夫云侁侁行聲也亦以行者衆多故有聲耳毛以駪駪爲衆多貌者以文連每懷懷者和也和非一人之事必以衆見每懷廢及則謂衆人雖和猶恐知有不及故必周爰咨諏文義相承一貫集傳於衆多下增疾行二字此雖本國語夙夜征行猶懼不及之意然首章廢及正起下四章諏謀度詢墨子尚同中云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謀度又曰我馬維駱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可見廢及當爲知有其見淺矣

每懷廢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本皆如此此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卒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馳驅而咨諏之又云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廢及

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駘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匪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定本亦有每雖陳碩甫曰釋訓每雖也毛所本也今本爾雅作每有雖也衍一有字莊子庚桑楚篇每發而不當釋文引爾雅每雖也不誤玉篇廣雅皆曰每雖也常棣曰每有良朋又曰雖有兄弟是每有卽雖有也彼箋云每有雖也有亦衍字可據此傳訂正承珙案陳說是也常棣箋各本皆作每有雖也惟相臺本每下無有字當係古本此疏云下篇有每雖之訓是所見常棣箋亦但作每雖彼箋又卽用此傳也

稽古編曰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爲每懷韋注引鄭後司農云和當作私是則魯語原文本作和其作私者亦卽鄭說耳惟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懷私恐非毛旨又末章傳云雖有中和之當自謂無所及正首意每雖懷和之解王肅卽用以述毛於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既破和爲私又强解中和爲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說也陳碩甫曰懷和雙聲得義外傳以懷和釋懷毛傳卽以和釋懷是本之外傳也鄭箋改和爲私孫氏同蓋鄭誤耳毛曰雖和若作雖私文不可通孔疏疑每雖後人所加曲爲鄭諱又據晉語姜氏引此詩以證懷私不知姜語義取征夫無及不可懷安故復取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以戒重耳與詩每懷本不干涉王孫申毛謂雖有中和卽每雖懷和之義得其旨矣中謂禮和謂樂必達夫禮樂之原乃能通中和之德傳曰中和與序曰禮樂意正合言使臣雖有中和之德猶自謂靡及必將周咨之

承珙案烝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傳云捷捷樂事也據此則傳意亦必以懷爲和雖和而猶恐無及正見其樂事之實故下句無傳者以與皇皇者華同也箋云衆征夫捷捷然至而於每懷句仍自用其說則上句方言征夫樂事而忽戒之以每人懷私而相稽弼於詞義不順故以經證經足知箋不如傳說苑奉使篇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之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謂何不書其柱邪王曰天有燥溼弦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之不可書也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此本韓詩外

大旨謂使者因時制宜不可豫定卽此雖有中和自謂無及當谷諏之意要與懷私渺不相涉也

末章傳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容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務也

編曰六德之說毛義誠勝但孔疏之言猶未盡也外傳之六德本文亦自明矣云懷和爲每懷容才爲諏容事爲度容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義

則所謂六德卽上六語是矣忠信爲周言容於忠信之人卽內傳之訪問於善爲容耳周容一義韋分爲兩德是其誤也懷和爲每懷在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及傳以備六德之一與

外傳義正相符不可易矣且穆叔以懷和爲一德而康成破和爲私懷私可謂德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而指爲六德之一其誤與韋等孔疏雖曲爲回護然不能掩其失也承琪案傳於篇末總發全詩之旨謂使臣兼容諏謀度詢之五善由其雖和而自謂無及故能成於六德乃總括內外傳而用之王肅孫毓皆以毛傳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鄭箋以傳之中和爲周而又謂雖得此五者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不知經文首章言靡及下四章乃言容諏謀度詢惟靡及古矣或疑左傳召穆公亦云乃承上文以親屏周一穆公所作常棣之詩然其上文又云周之有懿德此則尤爲周公作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則又以容諏謀度詢五者爲已之兄弟杜注云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此則與內外傳本無異同也後儒又以魚麗序云文武德其經愈曲愈晦孔疏謂其贊成毛義未必然也

常棣

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引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明此爲周公所作以親兄弟又引左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注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二叔卽管蔡也不咸卽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承

瑞案此疏融會內外傳以常棣爲周公之詩其說甚當杜注左傳以二叔爲夏殷之世蓋用馬融說與鄭志答張逸所云周伸文說同左傳疏謂封建之中方有管蔡不得云傷其作亂始封建之不知下文所敘十六國有管蔡者特推本封建之全局而言之耳不當因此別生夏殷之說箋以鄭眾賈逵皆指二叔爲管蔡故云注此序似不可易藝文類聚引韓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董氏以爲此韓詩序文則宅古矣或疑左傳召穆公亦云乃承上文以親屏周一穆公所作常棣之詩然其上文又云周之有懿德此則尤爲周公作兄弟杜注云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此則與內外傳本無異同也後儒又以魚麗序云文武

天保以上治內常棣爲周公在成王時所作不應入天保以
不知鹿鳴以下皆文武之事而周公作樂以
傳云周公六　　人王之道爲後世法此爲小鹿鳴至
魚麗之總例范氏補傳曰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王
兄弟如此故作是詩蓋閔之也然則謂文武燕兄弟
公追詠其事於後於理亦可信呂記引朱子初說曰文武之際
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
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
蔡者周公之心也二說皆爲得之
常棣之華傳興也常棣棣也釋文本或作常棣棣案爾雅唐棣
棣常棣棣作棣者非承珙案傳文正當以作棣者爲是陸氏轉

以爲非誤矣常棣一名夫棣故晁氏詩說王氏詩考並據韓詩
序云夫棣燕兄弟也詳見召南陸疏釋常棣以許愼謂爲白棣樹雖
誤然其云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葉
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
隴西多有之所言與郭注爾雅常棣正合陳長發云棣小如櫻
桃是以常棣可單稱棣則誤其云先儒釋常棣並無言其名蔓
李者則是也至注本草諸家言常棣者皆祇言其子惟齊民要
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蕚其實似櫻桃蔓李麥時熟會美北人
呼之相思也又蘇頌本草圖經云今汴洛人家園圃植一種枝
莖作長條華極繁密而多葉者亦謂之郁李據此所言即常棣
而云亦謂之郁李則可見其本非郁李矣今京師西山中有白

櫻桃其形狀與朱櫻同即此詩之常棣朱櫻春初開華繁盛如
雪而此樹亦如之所以云鄂不韡韡也
鄂不韡韡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段氏詩經小
學云鄂字从丌咢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鄂者誤也馬融長笛
賦不占成節鄂李善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
字林鄂直言也从丌咢聲之字與从邑咢聲迥別坊記注子於
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郊特牲注沂鄂典瑞注鄭司農云圻鄂
緣起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萼字韡下引萼
不韡韡鄂之誤也段注說文云各本作萼俗字也今詩作鄂亦
非毛云咢猶咢咢然言外發也鄭云承華者曰咢皆取咢布之
意承珙案二說以後說爲是鄂萼皆俗借之字但藝文類聚及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
始開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歐
陽本義曰毛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爲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
世之誦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即爲今爾此義雖不解亦可
毛鄭皆衍說也承珙案歐說非也此詩首章方以常棣起興而
卽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前此後此之人皆不必厚於兄弟
乎毛蓋以此詩閔管蔡之事而不欲明指故假著此語規痛定
思痛聖人之心行不能不抱憾於終者了作詩以爲世法則
勸戒之意存焉故傳箋門箋以閔常棣之言爲今言外有追

傳曰矜仁　鄭箋之意亦皆申傳旨而正義引王肅述毛曰矜寡之辭也二句林誌效而閔常棣之歌爲來今語意尤爲明晰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七案經求字在兄弟下而傳倒之者正其善於解經蓋謂人雖聚於原隰之中而其所求者惟自求其兄弟此爲平常之時與土炁喪爲二事何氏古義云上章所謂莫如兄弟於此兩者驗之是也鄭箋以原隰與兄弟孔疏幷衍其說以爲毛義誤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嚴緝謂脊令良翰卽汝有良翰民勞我雖小子卽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我汝同音吳氏改務爲蒙而不顧左傳引詩之文失之矣江氏古韻標準曰案我有汝義遂有汝音此音韻之變非可以例求者陳氏疑我爲武字之誤姑存一說段氏音均表以我韻務爲合韻孔氏詩聲類則以常棣之我讀爲仍以與朋韻而常武之以我我爲無韻江氏有諧詩經韻讀曰考全詩通例第三句與第四句韻者數章益見恆在前章皇華之載馳載驅與二章韻不與三四五章韻宛邱之無冬無夏與二章韻不與三四五章韻此詩每有叶朋句既見於三章不應四章反與末句爲韻且詩中四句成章從未有三句起韻者此必是武字傳寫誤耳常武之以修我戎亦當作武承珙案謂說當以能氏顧氏爲是也

人當自有汝音非以訓汝而讀爲汝　仁案雅戎捷也推挽者相助之意說文引爾雅作戎　九　廣雅書局栞

非水中之鳥以箋說爲非承珙案說文雝石鳥一名雝渠一曰精列廣雅鴝鳥精列鸛鵝鴝鵒也雝渠與爾雅同精列寶脊令之轉聲上林賦煩鶩鵱渠鴰鵱鸀鵱盧鶇浮乎其上鵱渠亦卽雝渠則其爲水鳥明甚漢書東方朔傳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辟若鸛鴝飛且鳴矣顏注云鸛鴝雝渠小青雀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毛傳不能自舍亦祇狀其勤苦之意鄭箋乃因經文在原更推其飛鳴求類之故二義實相成也

況也永嘆傳況茲永長也段懋堂曰出車況瘁箋云茲益憔瘁戴氏云茲今通用滋說文茲艸木多益也滋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嘆而已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玉裁謂此與桑柔召閔傳及今文尚書毋況曰則兄自正同作兄

申以刃者大親射其肘高注云軵擠也讀近胥急呼之
甫如勇切推車也是軵與㧐聲義並同而淮南說林訓注
軵濟之軵覽冥訓注又云謝猶射也讀若胥亦以付爲
觀於軵之讀甚可無疑於戎務之協矣孔氏詩疏仍以與
協考爾雅釋文引沈旋音戎如升反類篇以扔拔戎三字並如
蒸切似非無據但以讀常武則不可通耳至劉原父欲改戎爲
戍陳第欲改戎爲武尤未免强經以就我矣

儐爾邊豆飲酒之飫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段懋
堂曰傳當作飫燕私也脫屨升堂謂之飫燕私晁楚茨湛露脫
屨升堂惟燕私爲然飫韓詩作饇其說曰脫履升席曰宴能者
飲不能者已曰饇宴饇是一事毛公渾言之毛謂飫乃饇之假
借也左思賦曰愔愔饇讌以古韻訂之从酉匽聲乃與豆具孺
叶韓用正字毛用假借說文會部䞓爲厭䞓與飽餉饇餘諸篆相
引詩說假借也燕會者安會也䞓引詩飲酒之䞓此
屬非毛傳脫屨升堂之䞓酉部醧私宴飲也私宴當作宴私徐
堅初學記引韓詩說最詳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席者謂之醧
故舊其實皆朋友也故六月序但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序下
禮此句禮當作飫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醧
正義以二章卒章上二句爲燕故舊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
許云醧宴私本韓詩爲說而毛詩常棣醧作飫爲音近假借字
無遠爲燕朋友非是二章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
爾雅釋言飫私也葢作爾雅時常棣詩已作飫矣毛公知詩飫
族本無宗字族之仁者亦祗言朋友而故舊自在其中周禮大宗伯
非國語之飫也故足之曰脫屨升堂謂之飫即韓之脫屨升坐
以飫會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士相
謂之宴也宴醧是一事言宴而醧在其中言脫屨升堂而能者
朋友故舊則并兼宗族兄弟言之但其所謂兄弟乃儀

小功以下爲兄弟者固與常棣之兄弟不同耳

言自天子至庶人乃泛論求友之道通乎上下非只此等亦用於庶人也傳於陳饋八簋云天子八簋明以此爲王子朋友故舊之詩矣其又言國君大夫士之友者亦因天子而推言之猶序義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不過借庶人之事以見耳文選閑居賦注引韓詩序云勞者歌其事樂友朋貴賤一致又謝混游西池詩注引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此則似以伐木爲庶人之事鄭箋云言昔日未在位居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其說益木於韓詩然以伐木爲賦於義淺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歐陽

本義曰是詩主以鳥鳴求友爲喻爾至其下章則不及鳥鳴之意但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迸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相類蓋失其本義矣當闕其所未詳以俟深於詩者承珙案首章因伐木而感鳥鳴正義謂如葛覃因以黃鳥爲興是也二三章但言伐木不及鳥鳴猶葛覃次章不言黃鳥也呂記引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

稽古編曰此鳥鳴先儒莫晰爲何鳥宋羅願以鶯當之引禽經鶯鳴嚶嚶爲證又言鶯是墊鳥冬以泥自裹至春破土而出此正出谷遷喬之事案禽經僞書不足據信惟玉篇云鶯有友鳥爲鶯其來古矣承珙案李綽尚

殆指詩求友語則以伐木之鳥爲鶯其來古矣承珙案李綽尚書故實曰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人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鄭王林野客叢書引東皐雜錄曰詩正文與注皆未常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鸎鶯門中洪駒父稱禽經鸎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張平子東京賦睢鳩鶺黃鸝鶊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鸝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葉大慶考古質疑曰綃素雜記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皆循唐人之誤惟漢梁鴻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眞得詩意大慶按詩嚶嚶雖非指鶯然漢張衡歸田賦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又東京賦睢鳩鶺黃鸝關

關嚶嚶蓋倉庚鸝黃卽所謂鶯也張衡皆以嚶嚶言之則唐人以嚶嚶爲鶯又未必不本於此又梁元帝言志賦間鶯而懷友陳楊謹從祀蘆山廟詩窗幽細網合階靜落花明簷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自梁陳已用遷鶯事而曰承襲唐人之誤非也承珙謂漢賦言關關嚶嚶者似是泛舉鳥聲未必分屬二鳥且如才獵賦又云鴻雁嚶嚶矣卽玉篇鶯字注云鳥有文此木桑扈傳稽古編作有友鳥友恐文字之誤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亂嚶聲于緜羽李善注雖引詩鳥鳴嚶嚶又引詩緜蠻黃鳥本文究無鶯字惟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姑洗二月啟曰啼鶯已爭傳求友之聲始明出鶯字唐人殆沿此而誤耳

伐木許許傳許許柿貌承珙案柿字當作柿說文柿削木札樸

也字又借作肺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序云諸侯子弟若肺腑
索隱曰肺音芾肺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尺之依本之
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漢書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
師古曰一說肺謂斫木之牌札也自言於帝室猶牌札附大材
木也又田蚡傳蚡以肺腑爲相注略同史記正義雖訛顏說爲
非然太玄親次八曰柿附乾餟注云削曰柿此正用毛詩義疑
古說詩家或有以伐木之柿喻親舊之依附者故太元用之也
許許者削柿眾多之貌如晉書所謂木柿蔽江而下也後漢書
朱穆傳注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詩皆作泈泈唐石經初刻亦作
泈此蓋本無其字依聲託義猶韓奕傳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
之類說文所伐木聲也引詩伐木所丁所惠氏古義曰許所古通

字禮說曰所者削柿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從斤說文依毛詩
而曰所所伐木聲尋詩意毛說爲長承珙又案許說蓋出三家
許許囷柿貌而削柿亦當有聲義本相足正義曰伐之爲聲而
有柿是也惠半農云朱傳引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然邪許
者舉木之聲一作邪軒見文子一作嘘唏見劉子一作與謣見
呂氏春秋挽車者呼邪軒牽石拖舟者歌嘘唏舉大木者呼與
謣皆勸力之歌前呼後應非伐木聲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
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耳箋以經傳無明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
食也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義氏廣義曰人君無買
酒之禮今乃孔子時乃有酤酒市脯有酒當潸之無酒當釀之此
命有司之詞總不可以有無爲辭而況乎其已潸也嚴緝云末
句仍言飲此潸矣知不待酤也承珙案漢書食貨志王莽時義
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
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
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弗誠是以疑而弗食此雖亦訓酤爲
買然正爲莽時權酤而設所謂文六藝以飾姦者其言豈足爲
據說文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以買酒爲別一義蓋以其非
古耳說文醴酒一宿孰也周禮酒正注曰醴猶體也成而汁滓
相將如今恬酒矣蓋上傳云以藝曰潸潸舊之也埤蒼曰潸潸
美也是有酒潸我謂久釀之酒已經沛舊則清潸而美此無酒

酤我謂始釀之酒未經澄漉所以應倉卒之求而已小徐注說
文云一宿酒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是也尋文考義當
以毛說爲長

稽古編曰此詩毛分爲六章章六句呂記朱傳從劉氏說分爲
三章章十二句劉氏以三伐本爲章首故分爲三章其說良然
然此不自劉氏始也案凡傳箋下疏語統釋一章者例置每章
之末此詩若從毛當六句一疏分爲六條今乃總十二句爲一
疏作三次申述又序下疏指伐木許許爲二章上二句伐木于
阪爲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爲二章兄弟無遠爲卒章是
此詩三章章十二句孔疏已然不始於劉氏也孔疏釋詩事
遵毛鄭何此詩分章忽有異同又不明言其故劉欲改毛公章

劉盼遂孔疏爲說而竟以己意斷之朱呂亦止云從劉俱若未見孔疏者此皆不可解阮氏校勘記云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本六章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即一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天保

序云天保下報上也鄭忠允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逸周書王云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遷於伊汭云遂疑此詩爲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即用其說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者不過謂天之保周與詩篇名偶同耳序云天保下報上也鄭忠允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逸周書王云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遷於伊汭云遂疑此詩爲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即用其說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者不過謂天之保周與詩篇名偶同耳序云天保下報上也鄭忠允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逸周書王云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遷於伊汭云遂疑此詩爲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即用其說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者不過謂天之保周與詩篇名偶同耳

云下報上自是祝頌之辭前三章皆稱天保者如召誥所云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韓詩外傳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此雖與經無當然其義自精若潛夫論慎微篇以天保定爾作天祿定爾此不過轉寫字誤何氏古義列爲異文誤矣

俾爾單厚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翁氏詩附記曰說文單大也从吅甲吅亦聲闕按此从甲非單卑之卑今所行說文板本於中閒橫畫左旁加點謬也辛紹業曰此卽甲之隸體驗鼎字从鼻小篆省从畀今鼻隸皆作鼻可證也愚按鼻卽厚也此注甚合古義爾雅訓大義尤切單厚二字相連猶敦厚博厚之相連耳毛恐專主此說致後人易啟複壘之疑故列此於第二條而先訓以信耳單亦與亶同故以大爲訓般庚誕告用亶其有眾亶字兩見一云亶誠也一云亶厚也注云見詩疏云小雅俾爾單厚周頌單厥心皆厚也則單訓厚義無疑承珙案釋詁訓信訓厚二者皆作亶潛夫論慎微篇引詩作俾爾亶厚爾雅疏引某氏注亦稱詩亶厚故說詩者疑毛兩釋皆以單爲亶之假借考說文亶訓多穀單訓大引申之皆得有信厚之義故桑柔逝天僤怒傳亦云僤厚也至單既爲厚而經以單厚連文卽如孟子義謂以厚德厚天下亦不嫌於文義複疊耳

俾爾戩穀傳戩福穀祿稽古編曰集傳取閒人滋之說謂戩與翦同而訓爲盡呂記嚴緝皆從此解案閒人氏之說祇因說文戩字引頌實始翦商爲證故合戩翦爲一耳然說文戩字注云滅也轉滅義爲盡義迂矣況福義本可通何必求新段注說文云天保俾爾戩穀朱子曰戩盡也穀善也此注甚合古義爾雅厥戩祓福也此謂樛木之福履天保之戩穀卷阿之祓祿（郭注引卷阿作茀）皆得訓福履本不訓福與福連文則可訓福矣戩祓本不

訓福與穀祿連文則亦可訓福　皆於兩字摘一字以釋兩字之義毛公仍之曰戩福也而屢　祿也弗小也則不相襲矣古人之文貴善詁之所謂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許於戩不襲爾雅斯善讀爾雅毛傳者也承珙案說文戩滅也乃戩字本訓若爾雅之戩福當時自有此訓生民疏引孫炎云祓除之福爾雅釋文又引孫炎云戩音箭此從晉轉聲祓既爲祓除之福則戩當爲薦進之福古人本有此故訓之法毛傳之用爾雅多因詩文立義如樛木福履連文則用釋言小也以弗爲弗之借而不用釋詁之履福卷阿訓弗爲小則用釋言小也以弗爲弗之借而不以爲祓之借獨於此戩訓爲福者當由下文馨無不宜馨乃訓盡不應戩亦訓盡故以戩穀爲福祿而下文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正承此二字申言之耳方言云福祿謂之祓戩此似又以戩爲祿可見戩字本兼福祿之義漢人尚有此方言不得以說文滅字一訓盡之也

毛詩後箋卷十六　三十六　廣雅書局栞

子公先王傳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稽古編曰周之追王雖止大王王季然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書武成稱后稷爲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皆稱先王外傳不宕稱先王又數后稷至文爲十五王此詩言先王足兼諸盩以上傳義不必易承珙案上文論祠烝嘗時享止及親廟本非徧及先公周初親廟雖有先公在焉然祭以天子之禮自可概稱先王故毛傳謂以四時之祭事其先王何等直截若如鄭箋以公爲先公無論時祭不盡及先公且必如正義云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

如月之恆傳恆弦箋云月上弦而就盈釋文恆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恆反稽古編曰恆字據釋文反切似本與訓常之恆音義各別嚴緝謂恆無弦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爲常盈而不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乃以稱願其君乎按恆本作恆說文云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閒胡登切天保恆訓弦古恆切生民恆訓徧古鄧切其皆借乎然說文又云古文恆从月作死因引詩如月之恆則恆字原以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段注說文云此篆轉寫譌舛既云从月則左當作月不當作夕按門部之

古文閒作閟蓋古文月字略似外字古文恆直是二中月耳引詩者說从月之意非謂毛詩作死也傳曰恆弦也詩之恆本亦作緪謂張弦也月上弦而缺盈於是有恆久之義故古文从月承珙案正義云緪字集注定本作恆是正義同釋文亦作本也白帖一引詩亦作恆則毛詩字亦本作恆而傳訓爲弦自以恆爲緪之假借耳又下傳云升出也言俱進也以此例之則經謂如日之方出月之將盈皆喻方盛之象恆久非其義矣

采薇

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檀白編曰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序自有取義不以作詩時世爲斷如小雅文王詩九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義各有當非苟而已常棣詩雖作於成王時既在治內之列則不得不先又詩譜推其故以爲周公閔管蔡被誅若在成王誅中則明彰其罪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王肅亦以爲然二子所見良不妄也朱子因常棣一篇是周公作遂謂此後諸詩皆非文王事左矣采薇詩序云云朱子力詆其說不知伐玁狁曰于襄于夷而不言平西戎者程子曰用師專在玁狁而西戎不兵自服蓄手在此收效在彼兩事不煩再舉也然則采薇三詩是言當日之事故重玁狁緜之篇單言德化故止爲見於逸周書序其言曰文王平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非伐玁狁之一證歟姜氏廣義曰采薇出車杕杜序傳皆云文王所作而周公定爲樂歌荀子云天子所謂我來矣辳與就馬禱也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然未明言誰爲天子文爲諸侯也史記漢書匈奴傳皆言文王伐昆夷而史記混出車六月兩篇爲一詩又入周襄王紀漢書以采薇爲刺懿王詩出車爲美宣王詩人物表以南宮中爲南中蔡邕讀伐鮮卑議亦以南仲吉甫同爲宣王時人何氏楷據竹書以一月三捷爲實事而爲季歷之詩鄧書燕說何所適從按周世居戎狄之閒其西爲昆夷即西戎也後此伐周弒幽王者也其北爲玁狁顏師古曰葷粥玁狁皆匈奴別號即前此追

逐大王以遷岐者也文王伐昆夷大雅孟子皆言之但無伐玁狁之文後人遂疑文王無此事因以此爲宣王詩然以經證之六月篇宣王時之大將爲吉甫非南仲也豈同一事而南仲吉甫並爲大帥作一詩美南仲又一詩美吉甫乎若以爲武王後詩考武王伐殷如西之羌蜀髳微北之纑彭南之庸濮皆至牧野成王通道于九夷八蠻康王以後蠻夷賓服至厲宣而復熾皆不得以此三詩屬之可知傳以南仲爲文王之屬不可易矣孟子大王事獯鬻鄧玁狁也緜之詩混夷駾矣則玁狁之服可知伐玁狁曰于襄于夷而不言平西戎者程子曰用師專在玁狁而西戎不兵自服蓄手在此收效在彼兩事不煩再舉也然則采薇三詩是言當日之事故重玁狁緜之篇單言德化故止

及昆夷義各有當也況玁狁叛商文王奉天予之命遣將伐之臣道無成周公頌德安得以商王之功爲文功也哉此大雅詳言伐密伐崇而不及伐玁狁也承珙案史記匈奴傳云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子帶爲天王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不獨混六月出車一并魯頌亦牽引及之蓋其時詩始萌芽經師抱殘守闕太史公雜采衆家每多牴牾本不足怪漢書以采薇爲懿王時詩此或三家之說然其云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或以傷今思古如嗣雖刺時作諷之類耳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朔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蓋亦以二詩爲傷今思古之作其又云宣王出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鹽鐵論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亦引此四句則皆同史記混六月出車爲一此皆沿元朔元年封衛青等爲侯詔書引此二詩然引詩爲美者漢詔之常益無宣王襄王明文史漢又誤從而實之耳後漢書西羌傳云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無余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范蔚宗此傳亦必本華嶠謝承等書所言周初戎狄之患與孟子逸周書竹書紀年皆合蓋毛詩序傳至後漢時始大著明其事蹟不慨

經中薇作薁依遣戍已在仲春何嘗徧歷有陽之月乎然則陽月正指當年之十月鄭箋乃承毛義而申之曰十月爲陽盛貌說詩作薁亦云華盛貌彼爾爲華盛之貌而非卽華與毛異義陳氏稽古編專宗毛者而於此亦誤沿孔疏謂毛鄭異義鄭說爲長此可見善讀書者之難也

彼路斯何正義以路爲路車歷引左傳晉賜鄭子蟜王賜叔孫豹大路以爲卿車稱路之證承珙案上文彼爾爲華盛貌說詩作薁亦云華盛貌彼爾爲華盛之貌而非卽華名則彼路亦當爲車大之貌而非卽車名可知爾雅釋詁路大也書疏引舍人注云輅車之大也此詩之路以爲車之大則可若實以爲車名則與彼爾之文不相稱矣

小人　舸傳脽辟也箋云脽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

成役之所莊倚正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爲庇稽古編曰腓字三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於彼兩詩皆從毛獨此詩破字夫以辟爲避患王之述毛然耳其實毛意未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何嘗非避戎車乎案腓亦作芘音肥又房未反班固幽通賦安愔愔而不芘文選注曹大家訓芘爲避漢書注鄧展亦訓避義正與毛合至程子隨動之說呂記嚴緝皆用之不知腓乃躁動之物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良兩卦注疏及本義皆取躁動之義程子得則於咸訓躁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承此注較勝李巡郭璞盖兩頭而漆者得弓之大名則謂之弭骨飾兩頭者爲弭卽指弓兩頭之名非以弭爲弓之名亦非謂此弓皆用骨也其下文云以金者謂之銧以蠆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琫珠飾也郭注爾雅無緣者謂之弭云今之角弓也藝文類聚六引郭璞毛詩拾遺云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御覽三百四十七又引拾遺云左傳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此自用其角爲弓者耳于氏詩稗疏謂弭者角弓不纏之名亦承郭氏之誤者也又云服傳魚服魚皮也箋云服矢服也姚氏識名解曰魚獸書不見於傳亦但訓爲魚皮不言獸也惟左傳歸夫人魚軒服

琪案陳氏謂腓通作芘說本顏注漢書顏師古漢書敘傳注芘字本作腓及集韻芘又駁程傳腓隨足動之說皆是惟解辟字以爲辟不敢乘則詳玩經文兩所字正當言戎車爲君子小人同其利賴此時無暇及等威之義傳訓腓爲辟者辟爲隱避之意何氏古義曰腓卽厞字厞說文爾雅皆云隱也楚辭隱思君兮厞惻禮記取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皆訓爲隱此曰小人所腓者言庶士亦藉是車以自隱蔽也令案何氏此解甚確文選東京賦設三乏厞司旌薛綜注亦引爾雅厞隱也隱與避義本同蓋兵以戰危兩軍相當士卒之受患最甚惟戎車戰則馳突止則營衛馬法一車有步卒炊家子固守衣裝諸人皆倚此車以爲隱蔽故王肅避患之解善得毛旨鄭箋芘倚亦所以申傳辟字芘蔭

虎注云魚獸名而陸璣以爲庶獸似豬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雖乾燥爲尸鞮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與博物志所載東海牛體魚狀如牛之說合又周益公言周麟之使北塞得鮫牛魚歸皮應潮當即是也則疑亦是魚屬或江豚類也羅端良以魚爲鮫魚謂其皮有珠文而堅勁可飾刀鞘諸飾多以其皮爲之按今刀鞘諸飾是也不聞有用魚獸皮者故斑駁如沙石最堅緻世所稱沙魚皮者皆可爲之不必定魚獸也陳祥道云所謂魚服者魚皮之堅者以爲之不必定魚獸也又釋名云矢其所受之器以皮曰箙謂柔服用之也初學記云箙織竹曰笮以皮曰箙今傳直訓魚服爲魚皮則似以皮訓服矣承珙案傳云箙服魚皮也魚皮專釋魚字傳語簡奧不言以魚皮爲箙服非也

毛詩後箋卷十六

皮爲服耳箋故以服爲矢服申明之矢房本當作箙字从竹經傳特借服爲之耳姚氏謂傳以皮訓服非也

豈不日戒箋云戒警勑軍事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釋文云曰戒音越又人栗反按勤記云唐石經初刻曰後改日釋文音越是也後一音卽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曰字承珙案此校非是玩箋意正當作日若作曰不必言相矣

漢書匈奴傳引詩豈不日戒顏師古注豈不日邑相警戒乎一切經音義六亦引詩豈不日戒知作日是作曰非也

楊柳依依傳楊柳蒲柳也姚氏識名解曰釋木柳類甚多有河柳澤柳蒲柳諸名而楊僅列柳之一則楊爲柳屬柳不可言楊乃因成守之師移而用之故箋揭序（言之可見三家舊說或以柳爲水楊又以楊爲柳之楊起者竝誤此傳

往來時月似有參差其實則一經曰往城于方卽下文昔我往矣之往蓋前三章但言出車城方不明何時故四章明其所自而言之凡始行及在道皆可曰往采薇之昔我往矣謂始行之時此昔我往矣謂在道之時范氏補傳云黍稷方華作道所見是也箋以方華爲六月時則黍稷種植有早晚此云方華方者甫也似言其早不必定在六月至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亦是謂歸而在道之時惟采薇遣戍之時期以歲莫言歸而今至首春凍釋猶然在道者則以城方之後別有戒命故四章又云王事多難乃爲移伐西戎起語謂築城旣畢卽已懷歸復被簡書西戎助虐受命徂征自北而西歸計轉緩故五章卽接言西戎諸侯之嚮往末章乃結言春晚還歸之時物五章之末云薄伐西戎者以終四章簡書之言六章之末云玁狁于夷又以終三章城方之命而首章二章之出車建旐則北城西伐皆在其中矣如此似於本詩敘次分明而與采薇亦無不合箋以昔往爲出壘而伐玁狁今來爲平戎而反朔方按之經文殊爲不順孔疏依之義甚迂曲嚴緝亦見及此而於昔往仍言自朔方往西戎雖稍變箋疏之說然亦與經不合

我出我車何氏古義曰此詩言我者不一首二章言我者文王之辭中二章言我者代爲南仲之辭承琪案首章我出我車箋云此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箋云此我成役也詳采薇序云文王以天子之命將帥遣戍役則首二章之我當是文王益六章之我當專征伐既承王命出征之屬矣一年而平二寇在卽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復自命其屬帥以勤王觀毛傳於首章云出車就馬當指文王言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據此則出車就馬亦是謂文王非我文王而何三章王命南仲毛以下文又云天子命我知之疑王爲文王故特著之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羣臣命南仲謂文王以王命命之猶尚書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也其下天子命我乃代南仲自我言其受命於方伯猶受命於天子至四章之昔我亦我南仲五章旣見君子是斥南仲我心則降自是我西戎之諸侯此則傳箋雖未明言其意當同耳

王命南仲稽古編曰南仲之名見出車常武二詩此傳云文王之屬未詳其譜系也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均爭權而國分南仲卽其後泌語本周書史記解其以爲禹後則見史記夏本紀贊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是也泌子華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赤龍孫仲爲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不知出何典殆妄也又曰南仲之名不見他典惟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詠事也又據紀年文王以文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書序言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則亦爲初年事二書語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如春秋所書王人會伐之事歟玩詩云自天子所又王命南仲又天子命我云則紀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屬矣一年而平二寇在卽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

與毛鄭本說姑記以備考承琪案紀年所云卽尚書大傳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民侵周之事但所紀年歲參差耳其云王命南仲正同詩文因其爲王事出師卽文王之臣亦奉殷天子之命不必因此疑南仲爲殷王之臣也若鄭箋以出車之南仲爲文王之臣而常武在宣王時已爲大師皇父之大祖毛傳則文王宣王時各有南仲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考文王時本有南宮氏國語云謀于南宮是也逸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史記忽作括）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與論語八士名合則文武之時本有南宮氏爲臣傅古圖之南宮中與今焦氏鼎銘之司徒南仲皆周之南宮氏安知非卽仲突仲忽之流葢南宮氏也正義云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宅朔方朔北方也皆其廣號稽古編曰傳與疏皆不指朔方爲何地朱傳始以靈夏彼乃秦仲也與此無涉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又城彼朔方傳朔北方也正義云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宅朔方朔北方也皆其廣號稽古編曰傳與疏皆不指朔方爲何地朱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宋靈夏今寧夏衛在漢爲朔方郡似矣然漢自借詩語以名郡耳豈可援漢郡以釋周詩哉又靈夏爲陝之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地皆淪於戎狄南仲雖良將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到北陲連平二寇乎朔方之爲靈夏吾未敢信也漢置朔方郡在武帝時賈鄭孫王諸儒豈不知其事而不用以釋詩良有見矣承琪案史記衛青傳元朔元年蘇建築朔方城其時詔書卽引詩城彼朔方志經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云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是其說不始於朱傳惟班志於朔方縣下益未明言卽詩之朔方知詩所云朔方大略指周之北界接於玁狁者故傳以方爲朔方近玁狁之國又云朔方北方也其地要在今之榆林寧夏一帶自此以北卽戰國

時雲中九原之地正獫狁之所出沒文王奉殷王之命命將率往城當在于此至宣王時獫狁孔熾侵鎬及方亦即謂此朔方漢詔所引豈盡無稽傳箋不言者古人繹經謹慎不欲以後證前耳

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集傳簡書載二說前說同毛氏後說云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本於長樂劉氏門人潘時舉疑之荅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

載前前說據左氏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承珙案簡書仍當以左傳爲據說　纘按也牒札也翻譯名義十引文選注大竹名策小竹名簡今古竹編竹爲策不編爲簡字多書之于策字少者書於簡簡一札爲之國有急難不暇聯簡爲策但以單札相告故謂之簡書若策字本當作冊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者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後人多假策字爲之此詩簡書正指鄰國告急蓋上文王命祇有朔方一事薄伐西戎確是城畢移師雖亦由于王命而義實臨遣之策命則經文何以但云命救鄰故但云簡書若謂是臨遣之策命則經文何以但云命我城彼朔方乎　毛義爲長無庸別解

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據此是以君子爲賢臣可知鄭箋謂君子斥南仲草蟲阜螽喻西方諸侯之嚮望其說有所自來章懷注以所引詩爲草蟲而不知草蟲乃亦既見止亦既覯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文句不同誤矣　鹽鐵論論誹篇堯得舜禹而猶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壽肩詘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此引詩亦以君子爲賢臣也

執訊獲醜傳訊辭也箋云訊言醜衆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陳碩甫曰釋言云訊言也正月傳曰訊問也此釋訊爲辭辭者謂所生得敵人而聽其辭小司寇曰附于刑用情訊之又曰求民情一曰辭聽辭聽者聽其辭以弊其罪此傳義也皇矣執訊連連無傳與此同此篇獲字無傳蓋義見于皇矣也皇矣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彼傳

釋戠爲獲則此詩獲字卽爲戠之假借字生者訊之殺者戠之執訊獲醜言訊戠者衆也此箋及采芑箋竝以獲爲得者失之

杕杜

稽古編曰首章曰月陽止卽采薇之歲亦陽止謂遣戍年之歲莫也次章卉木萋止卽出車之卉木萋萋謂遣戍明年之春莫也三詩一遣二勞語意相應出師之初告以歲莫卽歸至期而望之情也此陽止之時女心所以傷也然連平二寇未獲遽歸踰期至春莫則卉木萋矣勞還兩詩皆實紀歸時之景色也故首章云征夫遑止僅言可以歸耳次章云征夫歸止則實欲歸矣前雖望之明知其未歸後則知其將歸而望之益切也一傷一悲情同而事異矣次章傳云室家踰時則思正謂踰曰歸之期以望君子嚴緝曰箋疏皆不明言杞爲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也姚氏識杞呂氏朱氏以爲春莫杞可食杞之可食者惟枸杞也姚氏名解曰集傳有春莫杞可食之語說詩者遂謂采杞又過於木姜之時或辨之云采杞當卽在卉木萋止之日特期而未至故借此以致其想望耳愚謂采杞託言原不當泥時爲說蘇頌謂枸杞春夏采葉秋采莖實冬采根彼雖爲藥籠之須然亦足見其隨時可采不必拘于春初春莫作時物之變觀也

毛詩後箋卷十六

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田閒詩學曰繼續也嗣者續之無已也自閩人之屈指歸期日復一日而言也葭往役之始其日爲王家之日及期以後其日則我之日也故曰繼嗣我日承琪案下文日月陽止卽承此謂積日爲月而至於陽也十月爲陽月而兼言日者謂陽月之日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嚴緝曰箋疏皆不明言杞爲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呂氏朱氏以爲春莫杞可食者惟枸杞也姚氏識名解曰集傳有春莫杞可食之語說詩者遂謂采杞又過於木姜之時或辨之云采杞當卽在卉木萋止之日特期而未至故借此以致其想望耳愚謂采杞託言原不當泥時爲說蘇頌謂枸杞春夏采葉秋采莖實冬采根彼雖爲藥籠之須然亦足見其隨時可采不必拘于春初春莫作時物之變觀也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相應彼戍役自憂其外亡而不反此室家念其不至而甚憂也又首章有杕之杜有皖（據釋文皖字從白作皖者非）其實傳云皖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然則次章之其葉萋萋亦卽杜葉蕃盛之貌以爲興耳卽謂因婦兒而爲言亦當以實在去年之秋葉在次年之春呂記引邱氏以萋萋爲新葉者是也范氏補傳以有皖其實近于十月其葉萋萋在十月以後實已落惟有葉耳此與孔疏釋卉木萋止之盛也

止我心傷悲而此獨云憂我父母也承珙案此說亦通
檀車幝幝傳幝幝幝敝貌稽古編曰說文幝車敝貌引詩檀車幝幝幝旨善切繾偏緩也尺善切音正同釋文幝韓詩作繾然則偏緩者其車敝之狀與廣雅繾繾緩也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嘽嘽音同恐誤段注說文云按古本當是巾敝貌故從巾詩以爲車敝者則其引申之義也釋文引說文巾敝也從巾單今本釋文乃巾譌車殊失陸意承珙案段說是也幝爲巾敝之名詩之車敝益本無其字假幝爲之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詩作檀車嘽嘽則又假嘽爲之矣徐楚金繫傳謂車敝若敗巾故從巾殊屬附會

匹牡痯痯傳痯痯罷貌何氏古義曰爾雅痯痯病也說文無痯字當通作矎破也承珙案大雅板云靡聖管管傳云管管無所依也廣韻十四緩引詩傳作悗悗無所依也是毛詩管字乃悗之借此痯字當亦悗之借說文悗憂也引申之爲無所依又引申之爲罷憊其義皆相因耳廣雅管管浴也浴字於義不可通竊疑爲悗或惋字之誤說文人部悗傲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作傲弇郭璞注弇疲極也司馬彪云弇倦也方言傲倦也悗卽惋字倦卽倦字說文心部憊勞也亦與悗同義蓋寫廣雅者或悗省爲俗或惋省爲悗集韻或作俗輾轉遂譌爲浴然則張揖訓管管爲悗正與毛傳痯痯罷貌有合矣

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筮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旣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于兆卦之繇也禮旅占必三人孔顨軒曰按會合之字皆从人說文人三合也會於文似便於訓會有二義故云會人占之若但以爲卜與筮會未精

魚麗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朱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嚴緝引或說云始於憂勤言其心終於逸樂言其效此說是也其云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以終于逸樂爲作詩之意美其治化之盛何容以文害辭疑其開逸樂之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在西京之初已用此序嚴氏以爲後人衍說過矣

後序衍說開後世人主怠政之漸案此則過泥序云始憂勤終逸樂者不過如書傳所言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耳乃序者推本魚麗于罶傳麗歷也承珙案麗歷疊韻爲訓爾雅歷傳也傳與附同謂附著也周禮大司寇注麗附也麗歷皆有附著之義故以爲訓詩總聞曰鄭有魚麗陳前後左右中各五陳每一陳具五陳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相小道錯綜橫布之常使試之於地頗類陳形承珙謂桓五年左傳爲魚麗之陳注家未明言其法後人以先偏後伍之言故爲五陳以效

之耳未必取於詩之魚鼈也然淮南兵略訓云羊腸道發笱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高注云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則軍中行陳自有布置如魚笱者但不必用以釋詩耳

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爲罶是罶曲梁也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爲罶也釋器注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承珙案釋訓凡曲者爲罶此似非專指魚器謂凡以曲薄爲之者通得罶名如說文簍竹籠也亦是以曲爲之者婁罶聲同字通故罶字亦或作簍惟釋

訓以罶爲凡曲者之大名故釋器寡婦之笱謂之罶由其亦以曲爲故亦得罶名耳毛傳罶曲梁則分別以曲爲梁者專屬之寡婦之笱非用釋訓凡曲者爲罶之罶也說文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廣雅曲梁謂之罶皆本毛傳邶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傳云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先鄭注周禮敹人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以絕水遏魚使入笱者笱以承梁而取魚者但梁與笱不皆以曲爲之故衛風傳云石絕水曰梁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惟以薄爲梁以笱承之者則謂之寡婦之笱段注說文云曲梁以別於凡梁寡婦之笱以別於凡笱是也笱與罶本非一物以其相爲用故爾雅云寡婦之笱謂之罶耳

鱨鯊傳鱨揚也鯊鮀也正義曰鱨揚者釋魚無文惟陸疏云鱨一名黃頰魚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鮀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鱨鯊之大魚是眾多也承珙案山海經之鰼郭注以爲黃頰魚鰼魚之健者似與陸疏有力說合稍古編引孟詵食療本草有黃顙魚一名鮎魚以爲即此詩之鱨考廣雅有鯚魚也廣韻魚鮎魚名李時珍云身尾俱似小鮎無鱗腹下黃背上青黃腮下有二橫骨兩鬚有胃希游作聲然此魚似即今所謂參鱵者所在有之長不盈尺與陸疏大而有力之說不合鯊鮀則陸疏郭注皆以爲吹沙小魚者不誤後漢書注亦引郭義恭廣志曰吹沙大如指沙中行說文鈔出樂浪

潘國者此別一種非詩之鯊鮀也又正義以爲鱨鯊特對寡婦之笱言之耳嚴緝云孔氏以鱨鯊皆爲大魚陸璣以鱨爲大魚鯊爲小魚山陰陸氏又云鱨小魚鮒體中魚鰓鯉大魚又有黃青玄白赤及方圓俯仰浮沈諸說俱見埤雅然詩人言此不過如潛頌言有鱣有鮪鱨鰋鯉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必一一爲之說則潛六魚又豈皆有說乎鱨鯊大小猶未有定說不必泥可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釋文云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則似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下二章皆疊上章

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稽古編曰集傳於酒字斷句句法較渾成但旨多多旨旨有六字皆承酒言下三章文義未順陳櫟言多旨有三字上言酒而下言物者見物與酒稱不知此篇言萬物盛多酒成於人雖多有限物僅與之稱安在其盛多乎源謂有酒斷句多旨有三字仍可說魚三章各末句結上三句耳酒既旨多有魚又多旨有中但用旦字關兩意下三章遂承魚而言句法與文義皆無礙也虞東學詩曰此詩義解新舊不一惟李迂仲之說爲善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爲句以就箋訓其實康成未嘗作此句讀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明以下三字爲句矣以多屬魚者其意以下章物字當爲魚也潁濱則以旨多皆是定本始依郭璞改作鯛陸孔皆誤同定本耳說文以醴爲鱧以鰏爲鱧與毛師承不同然竝不以鯛爲鱧其云鯛一曰鱳也鱳鯛也鱳與鱧異物異字鱳本草經作鱳陶隱居云鱳今皆作鱧字此由郭璞誤以鱧爲鯛後人遂皆以鱧鱳爲一魚而不知

鱳鱧傳鱧鯛也正義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鯇鯛也檢諸本或作鱧鰱或作鱧鯇若作鯛假借耳與鰱音同校勘記云考此正義引舍人曰鱧名鯇下正義引孫炎鱧鯇一魚釋文鮎下云毛及前儒鱧爲鯇是傳正取爾雅爲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鯇爲是作鯛者乃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鱧鯇各爲一魚也作鰱者依說文鰱鱧也所改皆非傳意承珙案據正義是定本始依郭璞改作鯛陸孔皆誤同定本耳說文以醴爲鱧以鰱爲鱧與毛師承不同然竝不以鯛爲鱧其云鯛一曰鱳也鱳鯛也鱳與鱧異物異字鱳本草經作鱳陶隱居云鱳今皆作鱧字此由郭璞誤以鱧爲鯛後人遂皆以鱧鱳爲一魚而不知爾雅自名鯇若鯛則下文有大鰬小鯇之目而與鱧絕不相涉也鱳卽今洽所謂烏魚頭有七星者一名鱳廣雅鱳鯛也韓詩外傳南假子遏程本本爲之烹鱳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鱳魚然則詩之所詠必非鯛魚傳必不訓鱧爲鯛可知矣鱧鰱傳鱧鰱也釋文鱧音偃郭云今鱧額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鮎爲鯰鯰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鱧鱧爲鰱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稽古編曰爾雅鱧鮎孫炎以爲一魚說文鮎亦訓鱧而鱧部鰱之重文惟郭璞分爲二云鱧今鱧額白魚鮎別名鰰鯉雅鱧引郭注又涸孫炎注爲一彊郭以從孫而不明斷其是非將焉適從乎詩詁及韻會皆助璞陸說且言烏魚頭有七星者一名鱳鱳之魚似非所傳之意

著地宜得鰋名亦非郭氏鰋額本義本草綱目列鯪魚之名曰鰋魚曰鰋魚曰鮎魚注云古曰鰋今曰鮎北人曰鮎南人曰鮎是鰋鮎直爲一魚矣承琪案郭云鰋今鰋額白魚鰋額當作鰋額鰋者仰也此卽鮎魚之狀爾雅翼云鯪魚鰋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是也別錄有鯪魚鮠魚陶隱居以爲皆鮎之屬今目驗此類皆鰋額而色白蓋以其仰額故名鰋以其身滑無鱗故名鮎鮎猶黏謂其黏滑也郭氏分其所不當分而陸德明乃謂目驗與毛不合何耶

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詩經通解曰有者無二不備而多不足言戴氏詩考正用之謂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羞承琪案以有爲備仍與多同竊謂多者謂時時之有多有者謂時之有多橫言之有賢言之也或謂末章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若常有不當言時不知下三章每上一句皆承上三章末一字而言多旨有皆指物其下一句嘉偕時若再指物文義殊複宜皆指政而言鄭箋似非經旨詳見下條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旣多又善物其旨矣維其偕矣云魚旣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旣有又得其時經義述聞云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此詩維其嘉矣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記之焉案儀禮鄉飲酒燕禮鄭注以笙詩亡於孔子之前其時未習毛詩故有此語至作箋時遂改之云孔子論詩雖頌各得

時最合經旨左傳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正義曰物其有矣者謂言魚有鱣鮪魴鱨幷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此可以補詩疏所未及而物不專指魚時謂取之有時皆較詩疏爲勝

笙詩

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案儀禮鄉飲酒燕禮鄭注以笙詩亡於孔子之前其時未習毛詩故有此語至作箋時遂改之云孔子論詩雖頌各得

其所時俱在耳然禮注固云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其後陸孔諸家皆無異說至劉原父乃云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本無也李解引鄭漁仲曰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朱子本之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詩明其有聲無辭且云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當時呂記嚴緝仍從古說而近來郝仲輿朱長孺陳長發徐位山諸人皆力主有辭之說而郝氏之辨尤悉此外可采者范氏詩藩曰儀禮明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之爲言比音而樂之也是禮文顯以爲有辭矣讀詩質疑曰升歌笙入

閒歌合樂各三終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謂之歌而可云六詩有聲無辭乎姜氏詩序廣義曰朱子注論語詩三百曰詩三百十一篇兼此六詩則六詩有辭可知如謂笙必無詩則當云笙譜如謂亡於刪詩之前宜名亦不存矣如謂毛公據儀禮姑留其目則禮有經首又有九夏何不並留之潛臺謂詩三百篇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因題敷衍以補之也竊謂不然南陔南陔也白華見於變雅爲刺幽王何以知爲孝子之詩庶有更償續三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道可想見作序者已誦全文不然即鑿空杜撰豈能至是序最簡樸閒與詩中字面偶同如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之廣非即漢廣之廣旄邱云刺衛伯衛伯之伯非即叔

兮伯兮之伯安見孝子絜白即爲白華之白也三百篇亦有即其篇名已見詩旨者如螽斯多子以美子孫眾多葛屨涼薄以刺儉北風疾厲以寒虐碩鼠刺貪此類不可更僕如以序與篇名相合疑其不見全文將謂作螽斯序者祇見螽斯二字乎且序與篇名相戾既以爲無理序與篇名相合又以爲順文爲詩序者難矣束晳之前補此六詩有夏侯湛昭明不入文選遂致無傳耳承珙案劉原父七經小傳有曰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夫禮文王世子祭統皆以象與武爲下管之樂是曰管曰奏者劉氏既知其有辭矣何於笙詩獨主本無其辭之說以有辭者爲歌無辭者曰笙曰奏豈不自相乖戾乎六經奧論相傳以爲鄭

漁仲作其於笙詩引商份之說而申之謂閒歌之聲有義無辭而其言管新宮則云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吹豳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既知管籥有辭而何以獨謂笙詩無辭亦可見不能自圓其說矣若集傳所引魯鼓薛鼓之節則陳氏禮古編曰魯鼓薛鼓有譜無辭則僅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若笙詩有聲無辭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案孔疏已云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承珙又案孔疏云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奏貍首閒若一注云弦鼓鼗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篇目

下文魯鼓鼙鼓亦必隨所弦之詩首以爲節是徒譜者尚必有取節之詩而謂禮經之笙奏乃無詩而徒器乎至玉雪山以唐樂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辭黃東發又引琴譜長淸短淸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辭有義不知有辭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或以習其辭者其辭易存習其聲者其辭易亡理容有之要其初未有有聲而無辭者卽如俗樂工尺先亦必用曲詞譜出後習之者但習工尺耳又毛西河荅李恕谷書曰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笙詩耶抑亦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耶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

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葢笙與簫管簗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總必有詩如鄉射禮之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卽鄉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卽鄉飲酒禮之笙入閧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鐘卽頌鐘頌磬所以應歌尚書有笙鏞周禮有鐘笙卽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卽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竝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回思悲翁等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詞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無字音耳非謂有其字而不

歌也然而歌工必在上卽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閧瞚則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然舊注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注鄉飲酒義謂上歌閧瞚下笙鵲巢以應之則世無有以張家之瞽合李家響者但世有過爲分別者謂歌工必堂上堂上之瑟必不如堂下之以器器詩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遷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亦不歌而但瑟騶虞之詩以主鼓節所云魯鼓薛鼓者是歌工亦居下琴瑟亦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

以笙吹故其辭易亡不然他詩具在而獨亡此六篇亦屬可疑得此乃更無疑義矣

鄭箋於南陔白華華黍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又於由庚崇邱由儀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閧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詞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無字音耳非謂有其字而不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朱子詩序辨說云

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六月序曰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曰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稽古編曰小雅次什之首至宋儒而兩更不數六亡詩而以南有嘉魚爲什首者毛公之舊也蘇子由嫌其非孔子之舊仍數六詩於什中而更以南陔爲什首朱子又據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於鹿鳴什末抑魚麗於華黍詩下更以白華爲什首夫子由之更什祖六月序及康成之說於詩之篇第元無改也至朱子之據儀禮則奏樂之次非編詩之次夫奏樂南陔在笙入之列則不得不先魚麗在閒歌之列則不得不後各以類相從耳若必據此以定詩之先後則閒歌之後尚有合樂三終所奏者關雎之三鵲巢之三也亦當遂置二南於小雅後乎朱子既憑儀禮之文定詩篇之先後又謂六月序魚麗句本在華黍下而鄭氏迻置於南陔之上夫鄭未迻之詩序遠在千餘年前朱子何自見之哉嚴坦叔詩緝一依毛傳之舊仍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良爲有見承琪案小雅篇什宋儒尚不止兩更呂記據蘇傳以南陔爲次什首而又謂其由庚崇邱尚依毛氏之舊復據儀禮相閒之次以釐定之則又與蘇傳朱傳互異矣今考鄭箋云孔子時南陔等篇第當在於此是謂南陔三篇在魚麗後足見魚麗殿鹿鳴之什非毛公所移而六月序魚麗一句在南陔之上亦必非鄭氏所移可知且六月序列次小雅二十二篇自鹿鳴至華黍皆言缺自由庚以下則變其文孔疏以此爲別謂華黍以上爲文武之詩正義之說翁氏附記謂當從蘇呂所定收入什中殊不知分什者止因篇數既多簡札煩重不得不分六詩既亡自無庸分篇數仍八什目必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取彼虛名當其實數亦可以不必矣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涇　胡承珙撰

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稽古編曰序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序更推其與賢之心非必於詩詞有專指也康成釋烝然爲久如以合序至誠之意固矣承珙案陳說是也烝然罩罩釋文引王肅述毛云烝衆也鄭箋以烝爲塵以塵爲久然其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致之於朝曰俱曰並仍不出衆義葢經文重言罩罩正承烝然而來則訓烝爲衆似合經旨正義乃云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非也

烝然罩罩傳罩罩罿也段云當作罩罿也下當云汕樔也不當云汕汕樔也不及說文可見宋時說文尚未必有鱒字也

罿字罩罩者以罩罩魚也汕汕者以汕汕魚也承珙案經言罩罩汕汕自是取魚之名傳以取魚由魚具得名故釋罩爲罿釋汕爲樔經言其用傳言其體義相成也傳於單文者每以疊字形容之如洸洸武也潰潰怒也之類此則重文者又以單字釋其實義訓詁之精如此若說文水部云汕魚游水貌引詩烝然汕汕此或本之三家魚部鱒下云烝然鱒鱒从魚卓聲既不言其義又不稱詩故段氏以爲疑今考李氏集解引說文汕字注

爾雅毛傳皆以汕爲樔此古名也鄭箋云今之撩罟乃以今況古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御覽引舍人云以薄汕魚皆未詳著其狀惟陸氏墉雅云罩罩義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皆未詳著其狀惟陸氏墉雅云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說林訓云罩者抑之說文罩字雖不言其狀隹部云罹覆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玉篇音竹敎切一切經音義十一罩古文作箄是罩罹音義略同矣

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釋文字或作罾同釋器云樔謂之汕案

爾雅毛傳皆以汕爲樔此古名也鄭箋云捕魚器也籠罩也承珙案說文罿捕魚器也籠罩魚者也从竹霍聲或从雚作籠詳沈重所以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承珙案說文音穫音護者當是從說文作籠故有此音但說其形非罩雖未知所說云何要失爾雅雚謂之罩之罩故淮南子說林訓云罩者抑之說文罩字雖不言其狀隹部云罹覆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玉篇音竹敎切一切經音義十一罩古文作箄是罩罹音義略同矣

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釋文字或作罾同釋器云樔謂之汕案

樓亦卽謂其張網守魚之處樓與巢義同耳頖濱詩傳竝用傳箋其欒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簀沈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雨輪挽而出之卽詩所謂汕也此言結木挽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簀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罾也罾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翠鳞鰋云翠抑魚之器也誤矣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正義曰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此疏深明傳例後儒因毛於三章始言興遂謂上二章言魚者乃因所薦之物以達意然則末章言雖亦曰烝然與上二章文同豈雖亦所薦之物耶

翩翩者雖烝然來思傳雖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此箋申傳壹宿是矣但傳不過以壹宿狀其慤謹非以此見有久義來者謂雖之來集則烝然自是翕然天下無言鳥集而曰久如其來者箋又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既以雖喻賢者而烝然來思又似指君子兩句之中詞意隔絕正義既云此我謂君子又云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則於箋語一句之中文義亦不相貫矣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據正義惟定本有此箋當時本多無此語承珙案又疑俏之假借楚茨傳俏勸也儀禮注古文俏皆作宥今文尚書宥作有論衡引有作又禮記王制亦云王三又賓之初筵室人入又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同盟于平邱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子是行也足以爲國傳以爲又射自是訓又爲復若箋以賓載手仇仇讀曰斛謂賓

酒交也親也樂者賢人樂之也此篇則賢人已列於位無不稱職人君有以灼見賢人之心而知其功業之所就序云樂者人君樂之也不曰嘉賓而曰君子蓋已用之爲臣也承珙案二樂字不必如此分別俱當就求賢者說范氏補傳云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爲用也語極平正惟前章君子皆在位者嘉賓指賢者此章君子卽指賢者鄭箋以只爲是以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爲得賢之效按之經文無不脗合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于韓宣子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同盟于平邱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子是行也足以爲國

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又曰樂只君子之求樂者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產君子之樂者也又曰樂只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子產君子之介福者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子產君子之德音不已者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瑕子產君子之德音不瑕者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忘子產君子之德音不忘者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子產君子之德音是茂者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聞子產君子之德音是聞者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是戒子產君子之德音是戒

子爲木蘗可合藥按此數語乃釋枸益非釋杞嚴殆誤據云面承琪案姚說是也釋文有杞下引草木疏云其樹如楊一名枸骨此卽陸釋四牡苞杞之語彼云一名地骨不言狗骨者或今本有脫佚耳釋文於此引之則固以此杞亦爲枸檴矣若嚴緝所引陸疏正在南山有枸之條首云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云云與嚴所引微異不知嚴據何木稽古編從之誤矣陳氏所引易姤釋文當作馬曰大木張曰枸杞亦彼此互誤說又因蔣仲子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趙注孟子杞柳云杞柳柜柳也一曰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案北山當作南山邠地誤記邵武士人作薠亦未言及遂疑此杞卽樹杞之杞不知趙注旣以柜柳釋杞柳一曰木名者別說謂杞與柳爲二木非杞柳連稱之比於此下乃引詩

毛說嚴緝譏之以爲風賦枳句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草木疏已引此語證枸矣云古語曰枳枸來巢句枸古字本通用李善注文選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爲證訓枳句爲木名而妄以枳爲橘變之疑又木蜜嚴引作木蘗尤誤中之誤此辨可謂諦矣李時珍移唐本草木部之枳椇於果部而木部別出枸骨一條引陳藏器據李而非孔哉枳枸雖南產而詠於周詩其在禮則婦人以爲贄見曲禮字作椇人君燕會以爲庶羞見內則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其甘美如飴見陸疏故遠致之邪承琪案說文禾古今切部積積秬

二字依段注增補多小意而止也從禾從支只聲一曰木也秬積秬也從禾從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蓋積秬二字以雙聲爲其名義多小意而止者與下穜部穜字云穜秬而止也同義在人在物皆爲詘曲不得申之意段注說文云明堂位注作枳椇子山木篇作枳枸宋玉風賦作枳句淮南王書作枝拘其人聲叠迟曲據此則風賦之枳句卽謂是樹枝句曲原屬可通但其木義當以枳枸之木多枝句曲而名說文以積秬爲木名雖別一說然禾部祇此二字禾爲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疑積秬木名乃其本義多小意而止尚其引申之義玉篇云積曲支果今作枳秬木曲支也果名也今作椇是也陸疏云枳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樕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木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崔豹古今注云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所言與陸疏合姚氏鎚名解謂陸疏可爲函板云云正嚴華谷所引說南山有杞者其誤據無疑又木蜜嚴引作木蘗尤誤中之誤此辨可謂諦矣李時珍移唐本草木部之枳椇於果部而木部別出枸骨一條引陳藏器以爲卽詩南山有枸非也

藝蘇

方云藝蓼澤及四海也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正

義曰李巡云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也雒師謀我應中候篇名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

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舅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今本無下文同明堂位而無九夷周禮賈疏詩譜及爾雅與禮異是傳寫之譌豈未見上文歟承珙案箋以四海爲四裔乃古人訓詁定例內爲九州外爲四海不容相涉故云國在九州之外大者酋不過子竝引虞書外薄四海其所撥據確矣至蠻戎狄九八七六五之數正義據李巡兩注不同宛爾雅有兩文因知鄭氏注禮箋詩亦異者所讀爾雅與巡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正義引沈氏曰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此所謂安當卽燕笑孔燕之義

既見君子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箋疏皆以君子指天子集傳始創爲天子美諸侯之說嚴緝云湛露形容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稱諸侯之美則爲燕饗諸侯無疑也蓼蕭之詩以零露喻王澤以既見君子稱天子其下皆稱贊天子之辭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應自稱己之美而不稱諸侯之美也承珙案左傳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菽藁弗

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杜注云賦豙蕭義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宣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杜蓋謂賦詩之意是主人用以頌賓集傳卽本於此然經文爲龍爲光明是諸侯以得見天子爲遇恩寵而被光耀君子自當指天子非諸侯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蘇氏詩傳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經義述聞曰蘇氏之說是也爾雅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車舝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有餚勒字疑詩經文鞗革皆鉤勒之譌鉤勒猶唐宋人所云金銙三皆有攸革字辭尚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簋有攸勒字疑詩經文鞗革皆鉤勒之譌鉤勒猶唐宋人所云金銙無鞗字有鉤字鉤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田車既安之下有鉤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辭尚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簋有鉤勒字疑詩經文鞗革皆鉤勒之譌鉤勒猶唐宋人所云金

勒古鐘鼎鉤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鉤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蒙蕭毛傳鉤轡也轡下蓋落首飾二字鉤所以飾轡首下文云沖沖垂飾貌正謂此飾也革者勒字之省轡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轡首唐孔氏釋轡首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甚誤載見鉤勒有鷱毛傳有鷱謂有法度也鄭箋於采芑云鉤革轡首垂也於韓奕云鉤革謂轡也於載見云鞗革轡首也而采芑尤誤轡可言垂轡首不可言垂矣承珙案古文以攸革爲鉤勒毛詩多古文當是本作攸革轉寫誤合二字爲鞗因復加革字於下經文遂成鞗革耳惟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鉤皮爲之故云鉤革轡首垂也鉤革卽言沖沖故知垂飾貌

據此疑傳文本作攸革轡首垂也轡首垂謂飾之垂者故繼之曰沖沖垂飾貌采芑箋正用此傳載馳傳云垂轡轡之垂者謂人所靶之轡有餘而垂此云轡首垂者則以轡首之繫於絡銜者謂之箋故云箋勒轡首垂也孔氏誤以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又云箋皮爲之由不知箋爲箋之誤革爲勒之省耳

湛露

序云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此皆統言諸侯不分同姓異姓六月序云湛露盛則萬國離矣尤可見此兼同異姓言之惟次章有在宗載考之文或其中有同姓諸侯爲之加厚而夜飲亦事理之常特然耳

鄭箋分三章爲庶姓四章爲二王之後經文所無無以見其必

厭厭夜飲傳厭厭安也說文厭安也从心厭聲詩曰厭厭夜飲段注云小戎傳曰厭厭安靜也湛露傳曰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愔愔和悅之貌按愔見左傳祈昭之詩蓋愔卽厭之或體厭乃厭之假借承珙案小戎厭厭良人列女傳作愔愔所據當亦韓詩此厭厭夜飲訓安者卽儀禮燕禮君曰以我安下文不醉無歸卽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也

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承珙案經言

宗者古人謂同姓爲宗如左傳舡之宗十一族及宗不余辟之類在者於也在宗卽言於同姓也傳云夜飲必於宗室者宗室卽謂同宗於其人非於其地言必於同姓乃有夜飲之禮正以明異姓則否耳故箋申之云夜飲之禮句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句於庶姓讓之則止正義云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疏皆善讀傳文後人泥傳文云宗室大宗之廟宗室爲夜飲之地其說多不可通有謂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此古編之說夫諸侯燕在路寢儀禮有明文天子當亦同之此燕朝正侯則成之句於庶姓讓之則止正義云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疏皆善讀傳文後人泥傳文云宗室大宗之廟宗室爲夜飲之地其說多不可通有謂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諸侯非祭畢之燕豈晝燕在路寢至夜飲而忽移於廟後之寢室乎且采蘋本言宗室此詩但云在宗毛據當時同姓有宗室

之稱用以釋經非可以采蘋爲比也或又謂首章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此傳云宗室者謂宗子之室天子同姓諸侯燕之於宗子之廟以宗子爲主人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也詳稗疏說案傳引宗子與族人燕者箋謂天子燕諸侯之禮亡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周禮王燕則膳夫爲主人未嘗分同異姓也若燕同姓諸侯於宗子之廟將天子就之而爲此夜飲乎抑惟使宗子主之而天子弗與乎於古無徵殊爲臆說

在彼杞棘姚氏譏名解曰何元子以此杞爲枸杞云詩以杞棘並言棘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知且以後章例之桐椅相類杞棘亦當相類愚按木之叢生者被露獨厚杞莖幹叢生與棘並有苞稱故以杞棘並言自不應爲杞梓大木然杞與棘要是二

種若何氏緣枸杞通枸棘爲同類諸侯之喻則武斷矣

彤弓

序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正義云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承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嚢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說樂而賜之故舉之爲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疇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總也鄭亦首章爲總但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爲異耳承珙案此序與文四年左傳甯武子之言合故鄭氏取以爲箋又襄八年左傳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卽此詩受言藏之也然則王肅述毛以藏爲

藏示子孫當得毛旨尚書文侯之命東晉孔傳亦云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講德習射卽同毛傳藏示子孫亦本詩義若鄭箋謂受出藏之乃反入也則是藏之車中與下櫜之義複正義引左傳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彼注以出入爲去來云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與此不同似不當以爲證總之此詩以首章爲綱下二章申明其事賜弓所以爲諸侯之寶藏田藏而推及於載傳云載以歸也由載而推及於櫜傳云櫜韜也說文櫜車上大橐則知載之謂載於車明矣至於毗之饗之皆實指其事喜好乃所以毗之之心右疇乃所以饗之之禮如此則全詩條理井然矣

彤弓弨兮傳彤弓朱弓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天子雕弓諸

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釋文云黑弓見司馬法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所言與司馬法合毛學出於荀卿行輩敦弓旣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蓋卽本諸師說此不言諸侯彤弓者以序文自明也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管子輕重丁篇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漢書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彤弓斯征撫盭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是則三代皆以彤弓爲諸侯之制正義謂色以赤者周之所尚非是如果時王所尚則不應天子以彤而諸侯轉用彤矣疑古器物彫與彤以精粗爲等差如周禮司几筵諸侯祭祀右彫几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後鄭注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

朝者彫几聘者彤几亦其差次也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何氏古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親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食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是饗禮亦兼燕與食矣但燕或於寢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於待賓賞不踰時如此承珙案經言鐘鼓旣設已見鄭重之意則一朝二字亦鄭重言之非徒取速成之意天子饗禮雖亡然大饗用鐘鼓見於周官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眡瞭鐘師鎛師典庸器者皆有其文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

子所以享元侯也詩但言其樂之盛卽可以知其禮之隆矣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罰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一朝醻之傳醻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正義申傳以爲下章言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爲醻酒匏葉箋曰醻導引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此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其申箋則皆用燕禮承珙案此二章竝承上章饗之爲言而以燕禮爲解似非爵盈不飲之義且箋云一朝猶早朝正義謂燕或至夜饗則禮成而罷故以朝言而經文右之兼會禮之故至醻幣既見於儀禮春秋時秦后子享晉侯歸取匹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將厚意皆賜玉五穀馬三助也儐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饗又命晉侯以東帛助歡之意言備設則命侯助也所以助歡

醻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展莊叔執幣皆饗有醻幣之證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有酢必有醻此所以用醻幣也儀禮覲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會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疏云以此文爲互則饗會燕皆有醻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卽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節注疏最爲明晰饗禮既有侑醻則此詩右之醻之卽饗時之侑幣醻幣不必牽及於會燕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莪蘿句蒿也句此傳上二字用爾雅文以蘿釋詩之莪下二字乃毛自爲文以釋爾雅之莪蘿自陸疏云莪一名蘿蒿是讀傳蘿蒿也三字爲句正義因之云言菁菁莪盛者

蘿蒿也不知爾雅以蟲韻爲訓猶釋蟲之螓羅耳毛傳既引爾雅而後明莪爲蒿頻不當讀爲蘿蒿也陸疏云生澤田漸漬之處本草拾遺云廩蒿生高岡一名莪蒿馮氏名物疏云以詩文證之陵阿則高地也泜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

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宜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稽古編曰據箋是樂主見者言有儀主君子言也歐陽本義全主君子嚴華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詩中既見君子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唐揚之水車鄰出車蓼蕭菁菁者莪頍弁隰桑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源謂樂字即下章喜字休字歐陽以屬君子實爲無理鄭以有儀指君子原是見者自幸之詞無妨文義但一句分屬兩人終未渾成且以儀爲相接之儀趣味亦短嚴緝云見善教之作成是有儀主賢才言得之矣惜語未明暢東萊詩記載呂氏之說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旨哉斯言嚴說應本此承珙案序云君子能長育人材毛傳亦同則既見君子自應主育材者樂且有儀當主賢才言之左傳文二年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詳晉侯賦詩之意本以樂且有儀指魯君莊叔所言皆依詩詞爲說固明以有儀及樂屬之一人但傳謂君子之樂且有儀詩言見君子者之樂且有儀徵不同耳至有材以禮儀爲要術呂氏之說亦有所本中論藝紀篇曰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人學舍菜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據此是詩意以禮儀育人材其義深遠矣

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季氏詩說解頤曰百朋者元龜之直至重者也元龜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蓋二貝爲朋凡言朋者皆以貝言也至於十朋以上則爲龜矣此班固食貨志龜貝之品也況百朋又十倍於十朋者乎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段注云食貨志王莽貨貝五品皆二枚爲一朋不成貝不得爲朋龜貨四品元龜當大貝十朋公龜當壯貝十朋侯龜當幺貝十朋子龜當小貝十朋此自莽法鄭箋詩云古者五貝爲朋注易十朋以爾雅之十龜

未嘗用莽歆法也承珙案段說是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載沈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正義云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稽古編曰疏語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是常服之類何必專訓爲則承珙案疏說本非是若詩之載即則字則沈浮指舟而言舟豈可以沈言之傳蓋以載爲任載以沈浮爲所載之物亦浮之浮字非經中浮字箋申傳意最明沈物浮物猶言重物輕物耳傳固善讀經箋亦善讀傳矣韓昌黎上宰相書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說詩者曰載者舟也浮沈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此文一依傳箋解經直截不必如正義之言轉生轇轕

六月

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正義云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中夏之國微弱矣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承珙案此序甚古自在毛公之前即以六笙詩言之後儒多謂笙詩序皆依仿篇名爲之試思南陔之陔據束晳補亡詩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即今小序豈譔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之知乎

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箋古編曰親征之說毛傳竝無明文王肅孔晁述毛故云耳不知毛傳原不言佐已其云佐其爲天子指吉甫言義亦明順至王建大常雖周官有明文然玩傳語未嘗謂建此以行也傳云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

也夫簡閱者將出師先選練其士眾車馬如周禮大司馬四時教蒐田教民坐作之法是也平時簡閱王猶親涖之況命將出師乎大常之建只應在此時耳二章傳又云言先教戰然後用之豈不曰戒不同彼上文正言軍中之事故以戒備爲詞此詩方言簡閱不應遽及備禦經文兩言六月明有非時舉事之意故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然則我是用急正承六月二句而言稽占編謂當以周正紀月非也

王于出征箋云于曰正義云鄭以王不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稽古編曰子字有二訓於也往也曰也詩具有之今莫識曰義六月詩兩王子出征若不訓于爲曰文義終不可通鄭箋得其解矣承珙案陳說非是此與秦風之王于興師文法正同彼疏云王法於是興師可知王于不必要是王言凡奉王命勤王事皆可如此言之若王于必爲王曰則次章以佐天子亦爲王言於文不順王氏釋詞曰爾雅于曰也曰古讀聿字本作吹或作曰或作聿王于興師王聿興師也王于出征王聿出征也聿曰古字通故爾雅訓于爲曰箋每以爾雅之于曰爲論語子曰之曰其指矣

以奏膚公傳膚大公功也承珙案狼跋公孫碩膚傳云膚美也大雅文王殷士膚敏傳同而趙注孟子殷士膚敏又云膚大蓋大與美義略同隱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辭也故此傳又以膚爲大爾雅公事也毛詩天保靈臺江漢酌傳並同事與功義相近七月上入執宮公正義云定本作執宮功江漢肇敏戎公正義曰棘急釋言文彼棘作㥯今本作戒

後漢書宋閎傳作戎功故此傳公功也者當卽以公爲功之假借也漢書劉歆傳引此詩正作功字

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稽古編曰斯言殆未然也焦穫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涇陽縣卽漢池陽縣也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縣城東二十五里爲古鎬京焦穫去之僅數十里耳何得便與玁狁爲鄰況吉甫逐之尙行千里而玁狁巢穴反在百里內殊不可信承珙案此陳氏自誤非傳誤也以焦穫爲池陽瓠中者郭璞注爾雅云然耳毛公此傳竝不用爾雅周有焦穫之文卽爾雅所云周有焦穫者亦與周禮職方雍州之藪不合呂覽淮南所載九藪皆無焦穫說文言九州之藪不及焦穫漢書溝洫志有瓠口

而地理志池陽下竝不及焦穫則傳所云焦穫周地者必不指池陽之瓠中可知陳氏謂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其卽焦穫乎焦穫最近京玁狁犯周當至是而止詩數玁狁之惡故先言焦穫見其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外侵所經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案此言尤爲曲說詩先言整居然後曰侵曰及曰至於文勢一順自是由遠而近正義亦泥於爾雅郭注之說故云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於玁狁又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陳氏本之爲說誤矣易林未濟之睽云玁狁匪度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疆夫曰治兵則必非至周之近郊而後治兵曰爭疆則鎬與方必皆周之邊境可知故王基壇

劉向言千里之鎬以爲當去周京千里正義據出車傳云朔方近玁狁之國此鎬方連文則傳意鎬亦北方地是也戴氏詩考正曰孔氏以郭注爾雅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旣整其眾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大原涇陽之閒王師逐之至大原後仍歸於鎬平定然後歸也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微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段氏詩小學曰織文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匪織文同鳥章帛旆皆織帛爲之鄭箋易爲微識則其字作識周禮注左傳注

及說文解字皆作徽識承珙案鄭注禹貢織貝云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玉藻士不衣織注云織染絲織之士玄染繒也據此知織與繒爲二物染而後織者功多色重謂之織素絲所織謂之繒繒者帛也詩織與帛對織文鳥章者說旗之全體織爲鳥隼於旗上故傳云錯革鳥爲章呂記所謂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今案月令以爲旗章是凡旗之文皆謂之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管子兵法篇有日章月章龍章而五曰舉鳥章則行陂是也白旆央央者則指旗之下尾白當依孫炎注爾雅引作帛見公羊疏帛者織而後染此正義云言帛旆者謂終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終也傳雖用爾雅繼旒爲旆其實九旗皆當有旆觀上文用爾雅錯

革鳥之文明是言旗即繼之以白旆繼旆者也必并以旆末之旆設於革鳥之旗又不應上句言旆下句言旆故正義曰此旆而言旆者散則通名也然則織貴於帛故爲旗身帛次於織僅爲旗尾織以爲文故曰鳥章帛但有色故曰央央鮮明者謂帛色之鮮明耳凡此皆毛義也箋以織爲徽識者乃因旌旗而推及於衣服呂記云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是也墨子旗幟篇云守城之法有旗有幟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有大寇鼓三舉一幟鼓四舉二幟云云其下又云吏卒民男女皆衒異衣章衣章者即箋所謂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者也蓋徽識者爲旗則大在衣則小鄭特推廣言之非以織文二句專指在衣之徽識也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貫也箋云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史記三王世家集解引韓詩辭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請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衛轅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此訓詁與傳箋略同而言其制較悉鄭曰先前啟突冒曰冒突先啟則啟有開義行讀戶郎反凡軍陳在前曰啟義與此同矣詩釋疏云馬融注論語曰前曰啟後曰殿左傳齊莊公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肸商子車御侯朝杜預解曰左翼曰啟右翼曰旅非也旅者兩翼之總名猶人之有兩肱皆名肱也

鞹鞃而一將者爲游軍或左或右也承珙案逸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閻注云皆陳名開即啟也敦者殿聲之轉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謀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敦之爲殿猶屯之爲殿矣肸與閻聲亦相近然則稗疏之說似非無據左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謀師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啟者據此是啟即前驅之車稗疏又因左傳有先驅申驅謂以先啟行者乃先啟而行即所謂先驅此則用王介甫之說見呂記讀行如字非矣

如軽如軒傳軽摯惠氏古義云摯當作鞮高誘注淮南摯音志鞮中鄭曰輖鞮也摯蟄軽同字輖雙聲許書有輖摯而已摯者從車不从手段懋堂曰軒軽即軒輖也既夕禮鄭注輖鞮也作依聲託事字也軒言車軽輖言車重引申爲凡物之輕重故禮經以之言矣鞮說文云抵也與車重之摯蟄軽轋本各義與輖又殊音而集韻總合爲一字誤矣小徐引潘岳賦如鞮如軒今按射雉賦作轋不作鞮也承珙案軽軒者低昂之謂樂記武坐致右憲左鄭云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此亦與軽軒同義淮南人閒訓道者置之前而不鞮錯之後而不軒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軽居後不能令人軒皆謂平均調適無所輕重低昂之意凡車軽前者必軒後重則前輕其前仰起亦可曰軒後重則前輕故後有軒勢若後視之不見軽狀

則前必過於輕從前視之不見有軒狀則後必過於重故曰如軽如軒非眞有軽軒而不啻其軽軒云從後視之如軒從前視之如軽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可謂善於形容者矣通俗文亦云前重曰軒後重曰軒不平經當云不軽不軒不當云如軽如軒故鄭說最精四牡既佶傳佶正也說文佶正也卽用毛傳竝引詩既佶且閑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彼疏云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出車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卽此傳所謂正鄭於此箋又云佶壯健之貌者蓋以壯健乃可狀馬然此詩上二句言車之善下二句言馬之善車以平均調適爲善馬以整齊馴習爲善佶者整齊閑習不必言其壯健也

薄伐玁狁至於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箋疏皆不詳其地自集傳以爲大原府陽曲縣仁山金氏疑之謂當在原州明周斯盛山西通志趙時春平涼志皆以爲詩之大原當爲平涼之原州非冀州之太原顧氏日知錄謂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大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胡氏禹貢錐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今固原州也小雅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乃古涇陽

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承琪案大原當以顧胡二說爲正何氏古義以鎬爲光武卽位鄗南之鄗今宋祁謂其地正與中西太原相近以方爲漢之朔方郡且云自周穆王遷戎于大原而大原鄰近遂爲玁狁出沒之地故始而侵鄗迤邐西行以及於大原等處將以內犯京畿久駐焦穫而時復鈔掠及于涇陽去周都三十餘里而近陸堂詩學謂焦卽左傳許君焦瑕之焦瀙澤在析城山西北此謂玁狁別部盤踞於晉地者鎬卽鎬京謂玁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此則玁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案何說謂始而侵鄗漸及大原而仍以焦穫在近畿究無以解於詩之先言焦穫陸說以焦穫在晉地而又以鎬爲鎬京則是玁狁自東而西直越周都而至于涇陽矣於是不得不創爲兩部之說按之經文及地形道里皆有不合者知其不足據也

飲御諸友炰鼈膾鯉說詩者多以吉甫燕喜是王燕飲御諸友是私燕王燕祇有牲牢無炰鼈膾鯉承琪案下文矣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云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是不得不創爲兩部之說按之經文及地形道里皆有不合者知其不足據也

飲御諸友炰鼈膾鯉說詩者多以吉甫燕喜是王燕飲御諸友是私燕王燕祇有牲牢無炰鼈膾鯉承琪案下文矣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云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明是以飲御諸友謂王於燕飲而進（傳云御進也）吉甫之諸友其諸友中有張仲者具孝友之德本王所與處內者也炰鼈膾鯉鄭箋以爲加其珍美之饌大射儀羞庶羞注有炰鼈膾鯉古者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然則此詩所言其卽燕禮之庶羞歟詩稗疏曰禮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鄭注

封不以所與燕者尸寘燕七序實燕也公叔段將叛心寘王敬也公父文伯飲南
公叔段將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燕卿大夫爲主而別命
賓則君與所燕者皆尊安矣天子之大夫稱字弼仲大夫也燕
吉甫而命仲爲賓此與卿飲大夫爲賓之禮也

采芑

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虞東學詩云王半山曰前三章詳敘其
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眾制
人自服也蘇氏同案詩無舉征伐事而言試者此詩前三章兩言
師干之試明是先期練治以習號令信賞罰故三章以後遂以
明信稱方叔也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玉復治
兵於蒍蓋古人用兵原有此法而箋釋第三章以將戰罷戰言
之則舛矣末章方言威蠻荊事豈有未至其地而先戰者又豈
有已經罷戰而乃言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者乎蓋以宿望之將
率練治之兵往而禽治其黨耳未嘗戰也若何黃如謂宣王命
方叔行三年大閱之禮事畢而忽有蠻荊蠢動卽命征之此殊
不然詩意是因南征而治兵非因治兵而南征也

薄言采芑傳芑菜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
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
雁門芑尤美胡人纔之不出塞是也稽古編曰宋嘉祐本草謂
芑爲白苣王楨農書謂之石苣食療本草云白苣似萵苣葉有
白毛李氏綱目云葉色白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
花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然則荼是苦苣芑
是白苣同類而小別故陸疏以爲似苦菜也承珙案齊民要術
引詩義疏云蘆似苦菜近本草作芑青州謂之芑此所據陸
疏語較明瞭詩蓋以芑爲蘆之假借說文蘆苦菜也廣雅蒢蘆也
王氏疏證曰蘆或作蘆或作苣玉篇云蘆今之苦蘆江東呼爲
苦蒢蒢苦蒢菜也廣韻蒢吳人呼苦蘆顏氏家訓云苦菜葉似
苦苣而細是苦苣卽苦菜之屬也承珙謂詩邶風之荼苦唐風
之采苦豳風之采荼大雅之堇荼皆今之苦蘆古人謂之苦
菜者也此詩之芑毛傳云菜陸疏以爲似苦苣野生者名褊苣今
人家常食爲白苣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苣常植野苣以供廚饌
齊民要術白蘆尤宜糞種與蘆別言曹憲廣雅音義云白蘆與
苦蒢大異然則稽古編以荼是苦苣芑是白苣者非是大約苦
蒢苦蘆種類略同南人謂之苦蒢北人謂之蘆蒢耳程氏通藝
錄云苦蒢蘆蒢有二種惟結子不結子爲異此或由地產之殊
其花黃如菊莖有白汁則一也此詩之芑當以陸疏爲據必非
生民白苗嘉穀之芑亦非豐水有芑之芑管子五塗之土其種
蓼秅以秅與蓼益言亦卽此似苦菜之芑內則所以謂包苦實
蓼也今本管子秅從木注以爲木名段懋堂以秅字從禾謂卽
白苗之芑皆誤

于彼新田子此菑畝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
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正義曰一歲曰菑云釋地文
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

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承珙案馬融董遇注易皆用爾雅郭璞注雅卽引此于彼新田爲證惟易釋文引說文畬二歲治田與坊記注合許白雲又據韻會之說以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爲是然臣工云如何新畬明是由新而畬則不當以畬爲三歲矣正義又云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于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菑也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此則非是經文兩言新田自是專以新田爲中興之喻故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菑畝中鄉皆對新田而言中鄉傳云鄉所也不過泛言處所並不以爲六鄉之鄉箋云美地名恐未必然當從黃實夫謂中鄉至狹之地蓋謂采芑者旣于彼新田矣亦于此始災之畝中處之鄉而皆有可采所以起下文其車三千之衆也

其車三千箋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引小司徒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與追胥竭作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上中下地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惟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或出于公邑不必皆鄉遂也王介甫又以爲會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後儒多疑詩不過極言其盛本非實數或又謂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三言之必紀實之詞非虛張之數何氏古義又據尚書孔疏謂出車一乘則有兩車輕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二十五人合兩車總百人其車三千內兵車一千五百乘計甲士步卒共得十一萬二千五百人重車一千五百乘計炊家于等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爲十五萬八天子六鄉六遂之眾也承珙案詩雖詠歌之文不同紀事之史然必無鑿空妄語者其車三千自是實數惟依鄭孔之說三千乘當有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三代用兵必不若此之多且以方叔克壯其猶而伐蠻爾之荊蠻安用士卒之眾如此又六鄉地居四同合上中下地正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共十八萬七千五百人乃空國而授之方叔使百里之內曠然無人此尤必無之事何氏以此詩前三章爲大閱之事而又謂合兵車重車爲三千夫大閱究非出師但當謂說經當先以經文爲據經無明文者取之傳注然當觀其會通不宜執一周禮大司馬云王六軍詩亦三言六師然則六軍者王國之大法矣注家因小司徒之伍兩卒旅軍師與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相應極似家出一人爲兵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亦七萬五千人故謂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而六遂之鄰里酇鄙縣遂又與比閭族黨州鄉同亦七萬五千人故又謂六遂亦出六軍而天子乃有十二軍矣然而經文無此也夫鄉遂出軍之制亦約計其可任者耳人有夭生戶有登耗必無六鄉六遂截然各七萬五千家之理卽令足七萬五千家亦斷無每家

必出一人爲兵之理再加以甸稍縣都皆各有兵是王畿千里幾數十軍安所用之竊意王之六軍出於鄉遂非鄉遂各爲六軍賈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可知大國三軍亦鄉遂所同出疏云出於三鄉非是其計家出卒之數不可詳知大約合數家而出一人爲正卒選其精壯汰其老弱俴長補短舍細取贏其尺籍伍符必有通融調劑之法居則用以守衛王國有事則用之巡狩師田其用之也亦必有番休更調之制以砥遠邇而均勞逸斷非如疏家所云出軍之賦先六鄉賦不止然後次六遂者雖都鄙邦國皆可徵兵然天子所常用者惟六軍耳故經但言六軍六師也至以士卒配車乘則司馬法有二數一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三十人鄭引以注小司徒者也一云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用以箋此詩及注論語者也賈孔皆以七十五人爲幾外邦國法三十人爲幾內采地法然七十五人之法按之經文實多不合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若一乘七十五人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以止言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第舉成數則當以少言多不當以多言少閟宮方修僖公之盛何爲反從其減故鄭荅臨碩又以爲二軍然二軍二萬五千人每乘七十五人止用三百三十餘乘又與公車千乘不合周官伍兩卒旅師軍配偶均齊人有卒伍車亦有卒伍故小司徒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步卒七十二人不成伍兩之數若合甲士三人則似以三兩爲一乘而謂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是甲士與步卒爲伍一甲士而與二十四步卒爲伍則伍兩卒旅師軍之人皆當七十五人惟王六軍用千乘大國三軍用五百乘尚可配割若次國二軍用三百乘尚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用一百六十六乘尚餘五十二乘尚餘二十五人如此奇零成何車人之卒伍近時江愼修謂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且云左傳諸言戰處雖曰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問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齊語云有革車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亦止用三萬人耳蓺東原據閟宮之文謂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徧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孔舜軒云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詩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閟宮之頌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兩之言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兩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矣金誠齋云一乘七十五人必非用之于戰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爲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七卒不相雜也凡用兵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

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廢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一乘也五乘凡百五十人馬二十匹其糗糧芻茭宂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駕牛將重車者大抵皆老弱之人江氏謂四兩爲卒以一兩之人將重車不知伍兩卒旅皆戰士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夫惟以二十五人爲乘則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閟宮言公徒三萬僖公時止二軍也二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重車每乘亦二十五人兵車千乘當有重車一百乘爲五千人合之二軍二萬五千人適三萬也孟子言虎賁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管子云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卽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承珙案用一千五百乘尚不足者五百乘何出明之竊意古者寓兵於農士卒固計地所出而車乘未必皆皇氏之供禮記坊記正義云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三倍於天子之制經無明文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極似兩法不同然信南山箋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疏家謂成方十里據方加一里治洫者而言甸方八里據實出稅者而言則兩法實卽

一法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注謂十井出一乘本何休公羊初稅畝注何氏古義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虛過於邱甲釋經者多據古甸乘字通宜從甸出一乘之法此在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可備萬乘六軍七萬五千人每乘二十五人止需三千乘固無不足若大國百里開方當里以方里而井計之則有萬井除山林城郭等三分去一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則百乘耳於是班固漢志及馬融論語注皆參二封三百一十六里之說以求合於大國之千乘然以一乘二十五人計之大國三軍用一千五百乘尚不足者五百乘何出明之竊意古者寓兵於農士卒固計地所出而車乘未必皆皇氏之供禮記坊記正義云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三倍於天子之制經無明文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極似兩法不同然信南山箋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疏家謂成方十里據方加一里治洫者而言甸方八里據實出稅者而言則兩法實卽

祝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
蓋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齊于職幣又周禮質
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
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
國家所給也春秋成元年正義云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旬
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此二
條雖皆言諸侯之事而天子之制亦從可知司馬法旬爲一乘
乃以旬起數而推之稍縣都三等采地其出車之制皆同出車
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爾雅郊外謂之牧周禮牧田任遠郊之
地正在六鄉而曰出車以就之則鄉遂之不出車尤爲明證其
甸稍縣都之兵本非常用故使其車馬甲兵之屬儻猶不足
字連言則是在膺之鉤非隼頷之鉤也承珙案何說是也崧高

鉤膺濯濯傳與此傳同韓奕鉤膺鏤鍚箋亦用此傳毛意蓋以
鉤膺與小戎鏤膺同彼傳云膺馬帶也以帶在馬膺即謂之膺
猶巾車鍚而彫面亦以當馬面飾即謂之面箋云鏤膺有刻金
飾傳亦以樊纓有刻金飾即爲鉤膺與隼頷之鉤別也文選東京賦薛
注亦云鉤膺當胸也
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
何氏古義據大司馬中秋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
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而司常大閱贊司
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
旗州里建旟縣都建旐道車載旜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
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據此惟常旂二物與大

司馬文同其他各異者彼爲四時講武之禮此爲三年大閱之禮故所建不同此詩亦三年大閱然王不自行特命方叔往涖其事九旗中如大常旛旌三者以皆王旗非人臣所敢建其餘六旗始于旂終于旐或方叔所建所謂天子之卿視侯也自方叔而下如小司馬軍司馬則與司馬行司馬則孤卿大夫之類及師都州里縣鄙莫不畢至則盡乎六鄉六遂之衆舉首尾可以該中故但言旂旐也承琪案大司馬大閱教于中冬則司馬贊頒旗物當卽是仲冬大閱何以必知爲三年之禮至司常所言建旗與司馬治兵所言不同者江愼修謂司常所贊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旛旗互易孤

卿之旛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旗互易大夫士之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旗百官載之惟旐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一軍心變法以異師目不畫異物之旛物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旗百官之不臨行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尙變也今案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旗物變易恐非行軍之法且四時之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而禮備其鼓鐸號名未聞變於春夏何獨旗物必變於治兵金鉦之禮箋曰司常所云王建大常至縣都建旐此七旗蓋無羽飾故曰長轂之軺程氏通藝錄云考工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轅

必負緐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此言飾轂之法軹本當爲軝詩云約軝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軝軝在轂置轄之外明矣注釋篆爲轂約其約軝之謂瞿段懋堂曰兵車田車乘車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其長一爲賢得六寸四分三爲軹得尺九寸二分虛其一者留以置轄也取此尺九寸二分者以革約之而朱其革詩所謂約軝也考工記作軹者同音假借字也容轂必直者容如製甲必先爲容之容先爲容轂之範盛轂於中以治之飾之陳篆者刻畫其文而以革纏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幬之以渾革而丸漆之而摩之革色青白而後朱畫之容轂以下渾轂所同也幬而朱之軝所獨也承珙案程以軹爲軝在轂置轄之外其說甚確段釋陳篆依輪人序次言之其實輪人

亦概言治轂之法有此數者耳若以陳篆在幬革之先則通轂皆幬以革而漆之矣其先之刻畫而以革纏嵌約之者何爲乎考工記欲其幬之廉也注云纏轂之革也又云幬必負斡注云幬負斡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此謂通轂皆以革裹之者也既幬而後加以朱漆幬者轂之所同朱則軝之所獨第朱其軝而無他飾者謂之纏巾車卿乘夏纏晉語乘纏不舉注云纏車無文也既朱而復約束之以爲文者謂之篆巾車孤乘夏篆先鄭云夏赤色後鄭云畫轂約也詩釋文引廣雅以軝爲轂篆鄭注考工篆轂約也蓋轂有約者謂之篆約施于軝謂之約軝傳云朱而約之明是既朱其革復加約束說文軝長轂之軝也以朱約之雖與毛小異大致則同

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各本正義皆如此或疑而字有誤惟李迂仲集解引疏云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矣字作美是所見疏本與今不同又云此說爲善蓋以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顯言宣王師徒之盛所以明前此之不然也承珙案六月采芑車攻吉日諸序皆無不足宣王之語傳云劣者非必以宣王爲劣蓋劣與僅同說文僅才能也何注公羊韋注國語皆云僅猶劣也傳蓋謂宣王承厲王之亂乃有此強美亦僅而能之見中興之難詩所以美之也正義猶識此意當以李解所引而晝正其上當卽此隼蓋鷹之小者最爲急疾之鳥然則鶻子之說似亦非無據也

鉦人伐鼓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卽鐃也說文又曰鐲鉦也此下疑脫一字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承珙案孔疏特據大司馬教大閱鼓退鳴鐃之文以爲鉦以靜之專謂鐃耳不知鐲鐸鐃皆以鉦爲大名故周禮分別鐲鐃之用不復言鉦說文鉦鐲鐃等訓皆互相通蓋軍中凡金皆謂之鉦故詩人但言鉦耳周禮鼓人雖云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似鐲與鐸非所用以止軍者然金之爲物實則進止俱用故鄭注鼓人云鐲鉦也賈疏謂詩有鉦人伐鼓彼注鉦以靜之此解以爲軍行所用

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卽如金鐸通鼓疏云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鼓擊鼓故云通鼓然大司馬職言振鐸則羣吏作旗車徒皆作又摝鐸則羣吏發旗車徒皆坐鄭注摝掩上振之是則鐸有坐作兩用以此例之知軍中鳴金動靜俱用然則靜之不必專指謂鐃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十二年左傳陳子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鳴金則退是其大較故傳云鉦以靜之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案爾雅引詩振旅闐闐而釋之曰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毛云復長幼者或所據爾雅異文或是以意釋之何休注公羊亦云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與毛同周禮中春教振旅師則纍爾蠻荊一章不應言於還師之後且治兵振旅皆古禮習戰之名也

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案說文口部嗔盛气也引詩振旅嗔嗔郭注爾雅云闐闐羣行聲說文門部闐盛兒也廣雅闐闐盛也是嗔闐皆爲衆盛之意文選魏都賦振旅鞠訓劉淵林注引史記蘇秦曰轝轝殷殷若三軍之衆李善注引蒼頡篇曰轝轝衆車聲也皆不以爲伐鼓之聲惟趙注孟子以填爲鼓音但傳祇訓淵淵爲鼓聲自是以闐闐系振旅之下則不爲鼓聲可知王氏詩稗疏曰夫有

中秋教治兵本皆習戰之名故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何氏古義曰舊說以爲詠方叔帥師伐荊蠻此亦可爲詩作荊蠻之證蓋荊州之地禹貢所分其建國非皆蠻也若作蠻荊則是以蠻概一州矣史記成王封熊繹於荊蠻爲楚子王氏懷祖曰漢書嚴朱吾邱等列傳引詩蠢爾蠻荊當依通典兵四作荊蠻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荊蠻楊雄揚州牧箴獫狁孔淮夷蠢蠢荊蠻蠻與旋爲韻後魏書肅宗詔亦曰蠢爾荊蠻氛埃不息傳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車攻

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正義曰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以文武

先王舉而言之耳承珙案此疏是也序又云復會諸侯於東都此與復古復字同成康之時本有會諸侯於東都之事逸周書王會解首云成周之會孔晁注云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竹書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於東都四夷來賓皆其明證宣王中興重舉是禮故曰復會正義乃云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誤矣

鴛言徂東傳東洛邑也序下箋云東都王城也承珙案漢書地理志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傳箋似各言一處然王城成周相去不過數十里周人通謂之東都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休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據此殆以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故存其廟歟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曰毛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箋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甫田之草承珙案此箋乃申傳非易傳也經但言甫草故傳祇訓甫爲大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注並引韓詩作圃草群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蓋圃甫古字通群注義與毛同然博大茂草之處必係藪澤周語云藪有圃草韋注亦云圃大也故箋引爾雅鄭有甫田以申成傳義意以鄭之甫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其不破甫爲圃則是申傳而非易傳明矣甫田在東都畿內駘方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故詩云東有自是指甫田而言若水經渠水注置圃田澤多麻黃草并引述征記以爲甫草之證則鑿矣

駕言行狩嚴緝曰此行以會同爲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後往行狩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承珙案詩首章但言車馬次章乃指言行狩車馬者卽會同之車馬田車首章但言徂東次章乃指言行狩車馬者卽會同之車馬徂東者爲會同而徂東序下正義云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是也嚴氏謂詩先言行狩非是呂記云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此說得之

搏獸于敖箋云獸田獵搏獸也臧氏玉林曰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狩作獸是後人據今本毛詩改又水經濟水篇注引詩薄狩于敖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辭古狩獸通段氏詩經小學云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冊府元龜王氏詩考引同惠氏九經古義引初學記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注漢石門頌證狩卽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也若經作搏獸箋不已贅乎考初學記意主對偶故以薄狩大蒐爲儷猶上文三驅一面下文晉鼓虡旗也是也今本作搏狩乃淺人妄改承珙案臧氏謂經搏當作薄是也而謂獸當作狩箋上獸字亦當作狩則似是而實非也此經疑本作薄獸子敖猶幽風言一之日于貉也彼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往訓于搏貉訓貉故此箋亦以搏獸訓獸

郡國志河南滎陽縣有敖亭劉昭補注云周宣王狩于敖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鄙之間呂氏讀詩記并引左傳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豹舊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卽謂此也今案敖鄙圃田地本相近周語杜伯射王于圃章注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杜伯自道左射王云云此圃字當作圃墨子明鬼篇言杜伯事與此略同而云宣王合諸侯田於圃蓋圃卽圃田鄙卽敖鄙章昭以鄙爲鄙京誤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也下文會同有繹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正義云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傳承珙案定四年左傳云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菟可見周制王之巡守必有田獵以教習兵士則　方之諸侯皆然也若經作狩田箋云狩田獵也則上文已有駕言行狩何不於次章箋之釋文無狩字而云搏音博此或爲鄭箋作音非必經文作搏正義釋名義非以此舉兼有會同也

徒搏取禽獸於敖地此則經文已誤薄爲搏矣至他書引多作薄狩者由不知古人搏貉卽謂之貉搏獸卽謂之獸故疑薄獸爲不辭而易之爲狩耳要鄭所見毛詩自作獸不作狩也

傳云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陳氏稽古編曰嚴緝謂此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圃田然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廿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互見其所在義亦可通承珙案續漢書

下曰舄達屨取重沓之義案正義引傳明言金舄達屨不得援複下之文以達屨專屬舄義且若爲舄字作解何不於狼跋赤舄下言之乎孔顨軒云王服赤舄后服黑舄皆有二等赤絇繶純爲上黃絇繶純次之案古人文義質實謂之金舄必是以金爲飾詩中加金鬯金厄皆然若以絇繶色黃卽稱金舄乃後人俾色揣稱之詞非古義矣稽古編曰小爾雅屨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舄此舄字今本脫而金絇也絇者舄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爲成人之飾玉藻童子不屨絇　金舄之飾直達于絇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名也承珙謂達猶孟子達尊之義白當以疏說爲是幽風傳云赤舄人君之盛屨盛屨猶達屨也或疑絇在屨頭如刀衣鼻似難飾之以金考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屨黃金之綦飾以銀

以珠貝玉之約其長尺是古人木有以金飾廳之制又晏子白古者人君大帶重半鈞鳥履倍重不欲輕也趙注孟子一鈞謂三十斤鈞之金則此所謂大帶之重者亦是帶鈞鄭注周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劉向校書云晏子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則此云大半兩此古人金為之制可為明證也

毛詩謂兩鳥之金重一鈞為大帶之重者亦是帶鈞鄭注周

右既依傳決下當有所以二字鈞弦也拾遂也依利也箋云依謂卜指相次比也正義曰傳以依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依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依為利也承珙案疏說非是依利疊韻為訓利者便利之謂說文依便利也引詩決拾既依用毛義也決以象骨為之鈎弦以利發拾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然則既依者謂決拾皆便利也先鄭注周官繕人引詩決拾既次是所據本作次與依異此箋亦以依為次乃與毛異義非申毛也但手指次比祇可言決於拾著左臂者不合故不如傳訓便利為賅括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趙注孟子云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能必中之此與昭八年穀梁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語意略同皆似所重在御然孟子述王良之言範我馳驅不獲一為之詭遇則獲十因引此詩正見御良射善相需而成故謂雙奚小人不貫與乘自當以箋解御者射者竝美為是趙注又云順毛而人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疚者如破矣順毛即所謂不踐毛貫臧即所謂中心疾疚為上殺者此解如破義較箋為詳

吉日

吉日維戊傳維戊順類乘牡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是謂諸侯之人能助王人之射獵但舉柴似不必謂澤宮積禽

也正義曰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故禱用剛日願剛之類而乘牡馬次章吉日庚午傳云外事以剛日正義曰者上章乘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承珙案毛於首章馬祭以乘牡用剛日之故而次章又特言外事以剛日則外事不指擇馬矣擇馬與乘牡豈有二義而分一爲順類一爲外事乎曲禮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皆謂祭事惟正義引崔靈恩云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觀傳於次章言外事殆亦差焉從禽近於兵戎之事故歟首章馬祭非外事而用剛日者則以乘牡之故而乘其類耳然則崔說正與毛合也

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既伯既禱四字作一氣讀猶云既伯而禱也詩中凡言側出雅式夷式已大雅爰始爰謀迺宣迺畝矣作爰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惠氏古義因之謂百與伯字異音義同貉與禡皆卽此詩之既伯以說文引詩既禡既禷禷獲也承珙案周禮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讀貉爲禡又甸祝爾雅杜子春注甸祝讀貉爲百當亦以貉爲禡祭而別其音義爲百耳甸祝既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又云禷牲禷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於禷牲禷馬下乃引詩既伯既禷則周禮之貉之貉乃皇矣之禡而非吉日之伯明矣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分別皇矣吉日二詩甚明此傳云伯馬祖也玉矣傳云於野曰禡亦絕不相涉說文禷禷牲馬祭也从示周聲小徐本引詩有既禡既禷語大徐本誤入正文觀釋文既禱云說文作禷而不云伯作禡可知說文禷下並不引詩後儒互誤以伯爲禡并牽合於周禮之貉耳段注說文云甸祝禷牲馬杜子春云禷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此許說所本杜引詩者證禷禱馬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似本以伯與禱爲既伯既禱四字作一氣讀猶云既伯而禱也詩中凡言側出雅式夷式已大雅爰始爰謀迺宣迺畝矣作爰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惠氏古義因之謂百與伯字異音義同貉與禡皆卽此詩之既伯以說文引詩既禡既禷禷獲也承珙案周禮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讀貉爲禡又甸祝爾雅杜子春注甸祝讀貉爲百當亦以貉爲禡祭而別其音義爲百耳甸祝既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又云禷牲禷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於禷牲禷馬下乃引詩既伯既禷則周禮之貉之貉乃皇矣之禡而非吉日之伯明矣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分別皇矣吉日二詩甚明此傳云伯馬祖也玉矣傳云於野曰禡亦絕不相涉說文禷禷牲馬祭也从示周聲小徐本引詩有既禡既禷語大徐本誤入正文觀釋文既禱

沮既從正義以爲扶風漆沮導渭又東過漆沮則漆沮在漆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于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水也彼沮則未聞李廷仲據此謂吉日之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卽職方雍州之浸呂記朱傳皆祖其說馮氏名物疏亦以馮翊之沮漆爲既伯既禱馬祭也分別皇矣吉日二詩甚明此傳云伯馬祖也玉矣傳云於野曰禡亦絕不相涉說文禷禷牲馬祭也从示周聲小徐本引詩有既禡既禷語大徐本誤入正文觀釋文既禱

是其說而又云扶風之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其水經由下而岐陽之地實周家較穫之場楚椒舉言成有岐陽之蒐左傳石鼓文十篇記宣王田獵之事地亦在岐陽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風之水乎承珙案諸家分別馮翊扶風之漆沮者互用以說禹貢而不必以釋詩蓋禹貢導渭東會于澧又東會於涇然後東過漆沮若指扶風之水則在澧之上流與經文決宋不合故尚書某氏傳云漆沮一作二說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以爲與毛詩自土沮漆別者是也若毛詩之漆沮則在扶風縣傳云沮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閒也周二字創本毛詩而下系以百禽則率不可以訓循故辭注云率領也其實率亦有驅義論衡率性篇云閻廬嘗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之傳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

扶風漆縣西此大雅所謂自土沮漆者也箋云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傳則云周原沮漆之閒是豳岐皆此漆沮箋言其源傳舉其委耳潛正義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故潛之漁吉日之獵皆在於此不必求諸馮翊之漆沮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麈麈牝也正義此傳云驪禽之左右正以經文悉率左右者謂盡驅而之左右文義亦明不必增字完句也或疑次章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此傳又云驪禽之左右文義似複今案此詩首章田車既好四句當從嚴緝以爲禱祝之辭所謂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尚非實陳田事車攻疏進傳義以田法麋鹿爲防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教示戰法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

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大夫士發然則此言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者謂驅禽而納諸防中也言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者謂焚燒防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也敘次分明無
嫌於複

毛詩後箋卷十七終

毛詩後箋卷十七
益陽蔡　芳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上海涵芬樓影印

小雅鴻雁之什

鴻雁

此刺自傷箋後諸家解多互異毛鄭以每章首二句皆以鴻雁流民以之子爲侯伯卿士之安集衆民者鄭箋解末章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謂我侯作衆民爲驕奢文義皆明豪無窒礙歐陽本義亦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而於每章首二語皆謂以喻使臣然玩卒章曰哀鳴嗸嗸則非可以指使臣也集傳以之子爲流民自謂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然首章曰矣及矜人哀此鰥寡則又不可爲流民自謂矣嚴緝又云此詩皆流民美使臣之辭哲人即指使臣謂使臣明哲故能知我之劬勞若彼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然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故此序云美宣王者言宣王能遣侯伯卿士勞來安集其民而使臣又能宣布上意實劬勞而非宣驕末章乃代使臣自我亦所以美使臣也美使臣即所以美宣王也范氏補傳云鴻雁爲使臣之詩先儒之說是也然不必以鴻雁比使臣蓋詩有哀鳴嗷嗷之語使臣豈至是哉之子謂使臣也車攻以有司爲之子亦此類也末章離散之民喜使者之來皆合詞告訴如鴻雁之哀鳴嗷嗷使者於是告之曰几爾庶民有哲而知人者有愚而無知者我被命而出哲人則知我劬勞於國事愚人則以我宣示其驕耳此解善讀文亦不背傳箋之意似較勝於諸家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雁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雁知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案正義據此云傳大旨至寒暑是知陰云云本傳文興者以下乃箋語今本皆誤以傳爲箋之子征劬勞于野傳之子指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傳以鴻雁喻流民之子指侯伯卿士鄭同毛義稽古編引漢書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以爲望之治齊詩解亦同毛鄭矣承珙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鴈乎杜注鴈集也正義曰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此可爲鴻雁喻流民之證文十三年左傳鄭伯宴公于

棐子家賦鴻雁注云詩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苦此又可爲之子指侯伯卿士之證也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春秋傳曰五板爲堵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稽古編曰案毛鄭所云五板案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案言其高接言其長板廣二尺案之則一堵之牆高一丈其板之長則毛以爲一丈鄭以爲六尺而堵雉之長亦從而異公羊後於毛未足深信然雉長三丈語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爲說於義較優詳見孔疏承珙案左傳隱元年正義云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愼五經異義載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

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爲高者用其長以度爲高者用其高也據此知古人以板爲橫數堵爲直數板廣二尺五板爲堵板長八尺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亦一丈也故戴禮韓詩以五堵之雉長四丈周禮左氏以三堵之雉長三丈（說文栽下但云築牆長板也不言其度是於今說八尺古說一丈之數尚未能定耳）若何注公羊五板而堵云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此誤以五板爲長數詩正義謂其取韓詩傳其實何氏所據韓詩惟八尺曰板之文耳其所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者乃自用春秋緯之說與五經異義所引韓詩說絕異（自來輯韓詩者皆誤據詩正義以堵四十尺雉二百）

說合勝何注多矣毛公說板以長言說堵以高言雖不明雉數亦必以三丈爲雉可知左傳正義云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然則韓詩雉長四丈之說亦不足信也惟傳箋板數不同毛詩明辨錄云六尺之板築土乃堅於理爲近若板長一丈雖立木以束板多虞其潰似乎鄭說爲是不知古尺一丈祇當今六尺有奇今之築牆者正用五六尺之板夾束之而實以土築之登登未嘗見其潰也葢鄭駁異義時本用古周禮左氏說其注考工記亦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是皆謂一丈爲板竝無板長六尺之說至箋詩時牽於公羊五堵爲雉以五板爲高一丈五堵爲廣三丈故云板長一丈三堵爲雉之爲定論也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稽古編曰鴻雁詩三言劬勞皆謂侯伯卿士也鄭箋獨以次章劬勞屬流民言與首尾二劬勞異誤矣承珙案劬勞指使臣言尤足見當時侯伯卿士不恤勞瘁計圖安集萬民故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卽君雖瘠民必肥之意所以爲可美也但以爲勸民之辭其義淺矣

謂我宣驕傳宣示也經義述聞曰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

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鄭箋曰謂我役作眾民爲驕奢於義爲長承珙案首章傳云劬勞病苦也病非疾病之病觀次章箋云女今雖病勞可見病勞者猶言不勝其勞也釋文引韓詩云劬數也廣雅訓同此以劬勞爲數勞尤可見劬勞非疊字爲義葢病於勞示其驕正相對爲文不必以宣驕爲驕奢乃爲相對也稽古編曰呂記引王氏說云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撫掩爲宣驕也此解得之葢此驕字與驕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於姑息則疑爲驕倨伯詩驕人謂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此吾驕灌夫罪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今案嚴緝亦用王氏之

說戴氏續詩記云明識治體之人謂我劬勞其思蒙者必且謂姑息示百姓以驕使之求多於上也語尤明晰

庭燎

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翁氏附記曰此二句義極該備美之自是正義箴則寓於其中耳箋釋箴義謂不正雖人之官因非而後來諸家求其說而不得又云箴其太早箴其過勤箴其始勤終怠此皆自生枝節詩中無此意也古人立言未有美而不寓箴者此詩本是極意形容問夜之勤則美其能勤在此箴其能勤亦即在此故云因以箴之竝非兩義田閒詩學云周自康王而後王室漸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時荒服者不至及懿王王室漸衰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至于厲王不享終流于

彘非宣王中興諸侯誰復以時來朝使重覩周官威儀乎是可美也序謂因以箴者蓋欲王之勤政始終如一諸侯無有二心使朝廷常覩此儀也後篇即繼以沔水則謂諸侯不朝而憂亂之作詩人見之早矣承珙案二說皆以箴字只大概言之語甚圓通詩中似此者如終南序云大夫美之又云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常武序云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又云因以爲戒然皆與此序同意然列女傳宣王晏起美后脫簪未可謂無其事則序箴字亦未必竟爲泛設也

夜未央傳央且也釋文且又音旦經本作旦盧召弓云經當作今此四字是後人據注疏以校釋文故云今本作旦正義引王肅云夾旦則知王肅亦改毛傳且也爲旦也而正義注疏本皆

誤從之段懋堂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在二層未且猶言未漸漸也與未艾嚮晨爲次第若作旦字則與嚮晨不別矣承珙案釋文且七也反又子徐反鄭風士曰既且釋文且音徂往也詳此傳訓央爲且亦當音徂凡歲月日時過去者皆謂之往夜未央者言夜未往也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此古央亦當言時未往也又案釋文引說文夾久也也今說文無已也一訓惟廣雅釋詁云央已也疑即本之說文楚辭雲中君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亦云未央未已古訓且與已有相近者墨子經上且言然也說云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此謂且與已皆言然但自前謂之且然自後謂之已然耳據此疑毛詩未央者猶言未然傳云央且也者亦自前曰且之義訓央爲且猶訓

央爲已歟

箋云未央者猶言夜未渠央也匡謬正俗云庭燎篇夜未央傳云央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今本說文中一曰久釋文引說文央久也也已也今說文無已也下脫央字一曰陳長發疑韻譜逸之然觀顏氏所引則唐初已無此訓矣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閩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即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承珙案顏氏據秦風

禮記說文釋央爲中不誤而云康成不能明耒渠央之義則非是箋云猶言者正以俗語釋古語耒渠央卽未央急言之曰未央緩言之曰未渠央耳史記尉佗傳曰使佗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康成豈尙不知渠卽爲遽乎又案未遽亦可作未遽文選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注卽引毛詩夜未央未央爲證說文劇且往也从且豦聲且謂姑且豦聲亦兼叙遽之義然則詩未央傳以央爲且箋以爲未遽央其意正相近也廣雅釋詁云集韻亘央也通作朗廣雅釋詁云朗久也說文央久也故此又以朗爲央矣

庭燎之光傳庭燎大燭也正義云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爨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承珙案燕禮甸人執大燭于庭闇人爲大燭于門外是大燭本有在庭者故傳以庭燎爲大燭正義以司烜燭燎別文爲對異散通之例是也郊特牲庭燎之百正義引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或云百炬共一束此當以皇說爲正詩正義祇云以物百枚幷百纏束之乃專用或說非是或謂傳於下文君子專指諸侯蓋卽以詩言庭燎知之五禮通考秦氏曰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國語敵國賓至火師監燎周官閽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侯來朝乃設之而常朝不用也今案諸書言賓至設燎尙未必不得以爲聲之殺明矣

沔水

序云沔水規宣王也嚴緝云規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稽古編曰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不睦則朝宗之典缺矣沔水詩其作於三十二年之後乎承珙案序言

聲漸殺欲以見兩章之次第此則不然說文鉞車鑾聲也詩曰鑾聲鉞鉞徐鼎臣謂今俗作鐵段注據玉篇廣韻皆有鐵字注呼會切鈴聲也疑古本有作鐵鐵者篇韻猶存其說承珙案廣雅鐵鐵盛也謂聲之盛疑張揖所據詩本亦有作鐵鐵者毛詩或借噦借噕傳雖祇言其聲要於盛義爲近大雅卷阿翩翩其羽說苑奉使篇作噦噦其羽傳云翩翩衆多也衆多亦盛義然則鑾聲噦噦不得以爲聲之殺明矣

沔水

序云沔水規宣王也嚴緝云規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稽古編曰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不睦則朝宗之典缺矣沔水詩其作於三十二年之後乎承珙案序言

境宣王者是詩人見微知著先事獻規觀經云讒言其興其興者蓋思患而豫防非必定作於聽讒之後王伯厚曰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次章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無傳詳傳無定止正對上載飛載止而言是毛意當以首章爲水知所向鳥知所止反興諸侯之莫肯念亂次章以水之放縱隼之飛揚正興諸侯之不循法度文理甚明鄭箋於首章流水爲反興飛隼又爲正興忽反忽正義例殊不畫一虞東學詩云一章言沔然流

滿之水必歸於海鴥然疾飛之隼必止於林興諸侯皆敬事天子則長享大平而亂萌不作矣乃今同異姓之諸侯無有恐其亂而念之者莫念亂即不敬也諸侯莫肯念則王當念矣二章言水之朝宗者今且湯湯而無所歸隼之載止者今且飛揚而不知止彼不循其蹟者亦有湯湯飛揚之意而載起載行焉下經所謂讒言興也我心憂則王更當憂矣三章言所以致亂者匪他讒言而已今之諸侯誠如飛隼之牽中陵焉彼造爲詐僞之言者甯不少爲懲止乎蓋讒言之興始於訛言訛言非即讒言故以民別之當時厲弧箕服之譖即訛言也而實由我友不敬致之誠能各謹侯度讒言何自興乎但勖我友之敬而所以規王者切矣按宣王承瑣褒之後赫然中興意其銳於求治所以責諸侯者太峻而宵小喜

事之徒爲之構造釁端如魯嫡之廢杜伯之殺皆讒言興而諸侯攜貳之證也首章之兄弟邦人諸友末章之我友傳箋皆以諸侯言之當矣不斥王而責諸侯所謂規也此解融會全詩達序傳之意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正義曰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承珙案牧誓稱友邦冢君尚是武王未爲天子之辭大誥云肆予告我友邦君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此尤天子以諸侯諸臣爲友之證也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正義曰

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承珙案此疏申述傳箋甚曲而暢潛夫論愛日篇云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至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閻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謂公卿不肯憂國引詩之意與傳箋合又繹難篇云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其下云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此亦謂臣之憂

鶴鳴

序云鶴鳴誨宣王也此及上篇河水序但曰規曰誨而不言其事然河水經文猶有莫肖念亂讒言其興等語此詩則全不見所指故說者多異范氏補傳曰詩人寓意甚微視他詩爲特異又偶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舉賢用滯可以治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在衆說之先必有師承呂記嚴緝亦云然陳氏稽古編曰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設喻者四而不及正意此與秦之蒹葭陳之衡門體製相似非古注則其旨茫無可測識矣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傳皐澤也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惠氏易說云鶴鳴于九皐古澤字澤爲陰故曰鳴鶴在陰毛傳鄭箋皆當作臯後人誤爲皐失其義何氏古義歷引史記歷書秭鴂先滌索隱以滌爲野澤天官書其邑大圜黃滌滌亦音澤荀子側載睪芷睪芷卽澤芷列子望其壙睪如荀子又作皐如後漢書郡國志以成皐爲成睪皆足爲皐澤睪相混之證承珙案古書皐澤睪等字訛亂之迹甚多尙不止何氏所引然毛傳訓皐爲澤鄭箋申之以皐爲澤水溢出之坎則似不以皐爲澤之訛字葢皐澤對文則別左傳鴳鼓人故變文稱艮也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承珙案此疏非是經言或在者自

臭水經注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城皐亭古皐澤字相似故名與字乖學者但知皐不知臯皐臯臭二字相似而相亂也久矣何氏古義歷引史記歷書秭鴂先滌索隱以滌爲野澤天官書其邑大圜黃滌滌亦音澤荀子側載睪芷睪芷卽澤芷列子望其壙睪如荀子又作皐如後漢書郡國志以成皐爲成睪皆足爲皐澤睪相混之證承珙案古書皐澤睪等字訛亂之迹甚多此之謂也承珙案毛云身隱名著葢卽用其師荀卿之說論衡藝增篇曰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名猶達于朝廷也此云九折之澤似用韓詩而其解亦同毛鄭可知其說之古矣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艮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艮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艮也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承珙案此疏非是經言或在者自

是立賢無方之意故以喤魚小魚釋之謂有當求之深者有當求之淺者初非以小魚爲小人若如正義謂教王求賢不當橫陳小人則下文爰有樹檀其下維蓱篓何以云喻賢者而下小人乎數句之閒其說已自不通矣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說文作厝云厲石也从厂谷聲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爲厝段注云厲石當作厝石小雅毛傳亦當云錯錯石也今本少一錯字錯古作厝厝石謂石之可以攻玉者爾雅玉曰琢之玉至堅厝石如今之金剛鑽之類非厲石也假令是厲石則當次厲二篆之下矣承珙案釋文亦引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是本作厲石其來已久傳次章云攻錯也卽謂以錯石攻之玉雖至堅亦須以石磨礲故法言云不布又椓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

鸛不錯焉攸用說文金部又云鑢厝鐵也是錯本摩錯之義與厲相同禹貢錫貢磨錯傳亦云治玉石曰錯蓋錯爲通名不止於治玉說文之厝未必不爲厲石厲下云厲諸治玉石也厲諸卽淮南之礪諸說林訓璧瑗成器礪諸之功高誘注云礪諸治玉之石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而廣韻云礪礛青礪則治玉之石未嘗不可名厲若必專指石之攻玉者爲厝則說文厝字又何以不與厲篆類廁耶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文選東方朔荅客難云鵠鳴九皐聲聞于天李善注引毛萇曰有諸中必見于外也又曰皐澤也承珙案今毛詩傳無有諸中八字陳氏稽古編輯他注引傳者十一條而不及此又陳氏於諸條多疑引者之誤未必皆毛傳逸文若此條則云又曰皐澤也上文毛萇曰云云卽

非誤引或奉所據毛詩實有此傳歟

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釋文引說文云楮也從木殼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蘀類之故知穀惡木也承珙案楮木葉粗枝細同于灌莽故毛公以爲惡木黃鳥以穀與桑榆並列亦以其皆叢木故耳正義引陸璣疏幽州人謂之穀桑荊州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據此以桑穀爲一木共讀拱把之拱然漢書五行志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書大傳及說苑君道篇敬愼篇論衡異虛篇皆以共生爲俱生是漢儒多謂桑穀二木則陸說非也陸又云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椓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

以爲茹或據此以爲其用甚廣似非惡木不知穀之利用乃後世所爲作詩者及毛公時固無所謂穀皮紙也

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箋云子我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承珙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杜注云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注與鄭箋異玉篇牙下引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此亦以爪牙卽指祈父與杜解同當時必別有所據或三家本不作予字以經文例之三章章不聽以祈父而言則爪牙爪士當亦指祈父之詞王之爪牙猶言腹心耳漢書曰武帝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將軍宣元以後雜偽

更置雖不出征猶有其官在諸卿上爲國爪牙是爪牙不必定指勇力之士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云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正義引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稽古編謂據正義則傳箋羌戎當作姜戎承珙案羌戎種類甚繁姜氏之戎特其一耳韋注國語云姜戎西方之種四嶽後後漢書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下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大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困學紀聞又據通鑑外紀宣王三十三年伐大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嶽之後姜姓之別也此皆傳所謂宣王之末羌戎爲敗者也傳意不專指千畝之戰似不必改羌爲姜益經云轉予于恤謂兵興不已輾轉憂困若僅于畝一戰不必云轉矣

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孰食曰饔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供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曰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疑當作恐養不及親彼爲論饔餼生牲不殺之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承珙案異義所據或此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承珙案異義所據或卽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三家詩箋不從者益謂母陳祭則必從軍者爲無父之人古未有無父不從征役之制惟如箋說母爲父陳饌飲食則是獨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亦菜茹之類或又子從軍不得供養可恤孰甚焉國語吳語句踐伐吳有父母據說文苗艸生於田者集韻藿草名爲說此皆泥於春夏爲圃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史記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故呂記曰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則免其征役在上必有成法故貸其不聽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此說申箋甚嚴綱云言有母則無父固非蘇傳從異義以爲使母獨主祭亦未是也

白駒

於焉逍遙箋云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逍遙乎思之甚也翁氏附記曰釋文焉於虔反又如字於虔反卽玉篇之於連切安也疑也又如字卽玉篇之矣連切廣韻之有乾切評助也陳氏啟源曰箋疏俱不用後音案顏氏家訓音辭篇云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佚焉得仁之類是也此條最爲明白後人詩

文皆沿譌用於焉二字作直欵之詞此字音義遂無證明之者

承珙案嚴緝云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覿面之稱也舊說以於焉爲於此非是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絷之維之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承珙案倉頡篇云苗者禾之未秀者也說文藿未之少也少讀如幼少之少苗爲禾始生藿爲豆始生故傳云藿猶苗也嚴緝云穀之始生曰苗草之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場卽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亦菜茹之類或又據說文苗艸生於田者集韻藿草名爲說此皆泥於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禾苗豆藿非秋冬之所有耳然正義明云此宜云圃

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繫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傳於首章場苗今朝俱無釋而此章云薿薿猶苗也夕猶伾也者蓋以此爲愛賢而欲留之之意人所共知但言其餘飼之美則薿與苗同言其款戀之誠則夕與朝同耳黃泰泉曰猶者重其意之相同焉耳非謂其義亦同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正義曰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段懋堂曰據正義傳爾公下當增一邪字承琪案李氏集解引毛傳正作爾公邪爾侯邪與段說合惟正義述傳以公侯爲可逸豫非公侯不宜逸豫其解甚繆由誤認傳邪字與乎字同故云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北人呼爲也王氏繹詞謂邪與也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莊子德充符篇曰我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邪與也同猶言曰遷善而不自知也天地篇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運篇曰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此邪字皆卽也字耳據此知毛傳邪亦與也同謂爾宜爲公也爾宜爲侯也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如此於愛賢留賢之意乃合下文慎爾優游傳云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蓋爲其有公才公望而深惜其去故猶望其優游以待時而又曰勉爾遁思者猶云行矣自愛箋所謂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也後之說詩者其解不一范氏補傳云賢者儻能來賁朝廷爲公爲侯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乎

在彼空谷傳空大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文選西都賦陸士衡樂府詩李善注俱引韓詩在彼穹谷辭君章句曰穹谷深谷也考工記韓人爲梟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辭夫子以穹谷爲深谷說文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空當讀爲穹傳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段氏詩小學云爾雅釋詁穹大也毛詩空字卽穹字之誤承琪案二說皆泥於空無大訓然古者空與孔同義說文孔通也老子孔德之容王注孔空也河上公章句孔大也是空亦未嘗不可訓大且傳空大也上當疊一空字謂其谷空大非訓空爲大如茅茨傳捋捋取也大叔于田傳揚揚光故訓本有此例孔疏引桑柔有空大谷是謂空大之谷以遞毛旨當矣說文宎空大也

引同廣雅釋詁宅深也是室大卽深之義故韓詩作穹毛詩作
孚雖殊而義則一不必改毛從韓

東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館雖薄
人其德如玉然案此箋義近迂曲後來說詩者皆以空
與之濱生芻爲淡薄之物其人如玉卽指賢人之德而
言此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夫人無幽顯道
孚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
芻一束其人如玉也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
弔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
孚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此詩自傳箋以後人人說殊王氏
爲賢者不得志而去呂記嚴緝以爲民適異國不得其
誤脫也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
不應上已有此傳又箋例言喻見鑫斯正義各本皆誤

於箋義矣

卷耳

序云卷耳后妃之職也后妃之志不樂進賢而憂周
不固正義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之
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之
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今本列女傳作報反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
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承珙案周禮賈疏云兄弟昏
姻嫁娶也者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則兄弟之名施於外
親爲正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爲兄弟故
曾子問曰不得嗣爲兄弟是以知兄弟是昏姻也據此則鄭注
怨此數語或以爲是傳非箋（陳氏說見下）則傳意此時男女皆有棄

舊求新之事新特之特祇如鄘柏舟之我特爲匹義外昏謂外
今之昏姻匹配耳考爾雅雖分別壻氏稱姻婦氏稱昏然如士
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主人對曰
以得爲外昏姻之數又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是壻家婦家
互相稱昏姻故傳謂男女失道則不專指男之棄婦可知白
義嫁娶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
此則似謂婦棄其夫者王雪山卽本此爲說詩總聞云言
逐夫而適夫
益已與鄭箋異義矣
其樗傳樗惡木也正義引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
也承珙案如王說則與下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文義不相
於塗方就其居何得遽謂之惡耳爾不我畜乃可爲惡耳詩
以塗爲羊蹏葢苗音與笛同笛周禮笙師職作簫故塗轉爲苗
苗又爲蓧皆謂羊蹏實一物也正義引陸疏云蓧今人謂之羊

蹄齊民要術引義疏云今羊蹏似蘆菔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
汲古閣刻陸疏作滑而美也誤多啜令人下痢汲古本作下氣亦誤幽州謂之羊蹏揚州
謂之蓧一名蓄陶隱居
蓄菜與蔡字於霜
露之時意其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歟

言采其蓄傳蓄惡菜也箋云蓄一名
蓄幽州人謂之燕蓄其根正白可蕃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
以充饑稽古編曰爾雅有二蓄葉細而花赤者蓄蘩茅也
一 很香者蓄蓄也此詩采蓄箋以爲蓄陸疏亦同然
云其 有兩種葉細而莖赤者有臭氣是蓄蓄之葉復有
分傳以蓄爲惡菜應指細葉者承珙案邶谷風采葑采
葑亦此二菜者蔓菁與蓄之類也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據此
詩相切啜或亦有惡時且陸疏云荒歲可禦饑則知豐年人
亦食故傳以爲惡菜歟

斯干

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稽古編曰斯干之爲宣王詩見劉子政

昌陵疏非小序一家之說也徐位山曰案竹書紀年宣王八年
初考室晉荀勗曰按所得紀年葢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
世本葢襄王也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
十四年婚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
七十九年當毛公之時竹書未出而宣王考室詩序暗與之合
其必非無本明矣稽古編又云新宮之名見儀禮左傳鄭杜兩
注及詩箋疏見曲禮序下皆以爲逸篇而朱子引李氏迂仲之說以爲
即斯干詩意在立異而已承珙案何氏古義謂永平二年詔曰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是新宮詩至後漢尚在不知此詔所云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庭皆不過以經語文飾詔
書爲新宮非逸詩
居鎬也世本云懿王自鎬徙於此皆矛盾不合故顏師古謂穆王以上
又不應言懿王自鎬矣此皆矛盾不合故顏師古謂穆王以上
無都西鄭之事詩譜正義云魚藻序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
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
詞鶴續禮儀志其言永平養老之儀天子祖割執爵而酳及祝
陳祝嘏等皆與此詔文同而不及升歌下管前書禮樂志云顯
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登三老五更于辟廱威儀既盛美矣
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云云此可見當時
未必實有升歌下管之樂不得據永平詔書爲新宮非逸詩
證也

姚姬傳九經說曰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鎬
穆王居鄭懿王居廢邱遷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葺
宮室之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宣王更宜擇都邑建宮廟史乎
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
右扶風之邑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間也
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晚周嘗郊焉事不詠也故宣王石

于陳倉方周未東遷之時而都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
詩人以傷今而思古焉則未知其在鄭歟在廢邱歟抑宣幽之
世歟劉子政說斯干之詩以爲上章言宮室之如制意屬王以
前宮室奢侈矣宣王立都改而從儉故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言宮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爲大也承
珙案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而右扶
風槐里下班固自注云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索隱引宋衷注世
本云懿王自鎬徙都之夫懿王爲穆王之孫若穆王已都西鄭
又不應言懿王自鎬矣此皆矛盾不合故顏師古謂穆王以上
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

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
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都居之非遷都也據此宣王承
西王之亂政治當宜事當有之不必以遷都始然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溝澗深遠也
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傳苞本也箋云
喻殷眾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稽古
之干首章傳箋皆以爲興體今則釋爲賦體徑指宮室言
則今說爲近以義則古注爲優宣王承亂何得遽興
必先布德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繕之事故詩人發
以爲全篇引端耳況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首章
只言

遽以竹苞松茂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第承珙案劉向諫起昌
陵疏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
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此義殆本之魯韓詩毛鄭雖未明言
儉意然毛既以首章爲興箋申之以德行國富乃營宮室則其
不從奢侈亦可概見翼奉傳元帝時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
宮故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請徙都成周其疏有曰如因丙子
之孟夏順太陰宮東行到後七年之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
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宮加此據此言國富而後考室
以周之盛時爲證當即指斯干考室之事翼奉學齊詩者而所
述與毛鄭合知其說不可易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
相愛好無相詬病也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
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
舉以爲詠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則相病是兄弟之
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承珙案方言由輔也郭注云由
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迪是由與迪皆有正義爾雅迪繇訓道也亦謂相
耳古猶繇由皆通傳云猶道也者猶云由迪也皆相正
正義謂相責以善也其又云相責以道未至傷義賊恩
責善朋友之道自非兄弟所宜常棣雖有兄弟不如友
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意正與此相發
義未可非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
成其宮廟也承珙案此及棠棣華皐阿江漢凡四傳皆云似
嗣也段氏詩小學謂似爲嗣之假借然說文似訓象廣雅子已
似也似之義當本通於嗣續不必以爲假借或疑似爲嗣與續
複不知嗣續連文猶杕杜之繼嗣我日古人自有此文例箋讀
爲已午之已者古人於已午之已本訓爲已然之義故亦讀爲
已然之音史記律書已者言萬物之已盡也漢律厤志已成于
已說文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此皆訓已爲已然即
讀爲已然之音者也已从反已似从人已聲故似亦讀如已周
頌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是也鄭既讀似如已即釋爲
已成宮廟因音見義語甚明晰唐人益讀已然爲羊里切讀似

及已午之巳爲詳里切故孔疏說會箋語以巳午當南方之位謂在巳地續立妣祖之廟支離穿鑿殊失鄭旨惟周頌良耜以似以續傳云嗣前歲續往事箋依傳爲解而於此似字改讀文同義異少不如從毛爲優

東室西堵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堵一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人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面三戶是室一南戶爾正義曰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禮殺毛以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竝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承琪案毛訓似爲嗣但謂宣王繼承先業營築宮室耳經文先妣後祖者或如鄭箋之意以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所由故美中興者必推本言之非即以是爲入祧之制也載芟烝畀祖妣又先祖後妣則於文法亦不必過拘箋以似續妣祖爲已成宮廟則此語祇爲過文以下皆言燕寢蓋以居處笑語非可於廟中言之故箋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而又以四五兩章分屬廟寢文意散雜實有未安至西南其戶箋以爲燕寢之制焦里堂宮室圖考曰房室之戶皆在南何得有西若謂東房之戶在西則西房及室戶皆宜云在東而不可言在南濠云西其戶者異于一房之室戶南其戶者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竊謂即以大夫士爲一房其戶亦在西非必兩房始西其戶然則何爲西南其戶也傳曰西鄉戶南鄉戶不可易也路寢制如明堂其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太室之南則南鄉戶也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詩言西南其戶謂燕寢矣今案焦說有誤箋釋西其戶指室戶正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有左右房者室戶正中比之其戶此申箋義自明焦云一房者戶亦在西是指戶而言矣又謂傳西鄉南鄉是指路寢大室四面之戶不知西戶承上築室百堵而言若專指大室則是以百堵爲一丈環百堵爲四面每面計二十五丈即大室亦無此一丈之地則言百堵者必非一室言西南必非專指一室之戶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戶推此有東鄉戶北鄉戶故孫毓云猶在東其廁

疏申傳得之

約之閣閣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正義曰毛以爲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束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承琪案周禮匠人注引詩作約之格格是格呂記引葦氏曰崔集注亦作格格方言絡謂之格郭注所以轉簍絡車也又縱車謂之轣轆車此皆謂絡絲之物格與轣轆皆疊韻轉語或作閣或作格皆當讀如絡（集韻格或作箔九經古義傳集解古材蓄字亦作格）絡歷一聲之轉傳云閣閣猶歷歷者說文稀疏遮也云稀疏疎也云稀疏落遮均匠人歷然歷歷即秦風小戎傳之歷錄謂以繩束板疏落遮均匠人云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後鄭注云約縮也汲引也築版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

堅突此所言乃與詩約之閟閟相反者故疏云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

椓之橐橐傳橐橐用力也案兔罝椓之丁丁傳云丁丁椓杙聲也大雅緜築之登登傳云登登用力也兔罝傳不言用力此及緜傳不言聲者義互相備釋文橐本或作柝說文引易重門擊柝字作欜廣雅欜欜欜聲也當卽釋此詩或三家字作欜毛詩又省作橐耳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周禮大司徒美宮室注云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賈疏宇居也王氏經義述聞云此注約舉詩辭攸宇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薈韓詩芋作宇承珙案作宇訓居與五章君子攸寧意複毛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

溱洧生民抑傳訏皆訓大此芋與訏同方言亦訏芋並云大也疏引孫毓云宮室旣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其申毛當矣鄭箋改芋爲幠正義曰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今案鄭注儀禮曷名出于幠幠覆也此箋詩乃自用其注禮之說然其注周禮腊人云膮者魚之反覆膮又詁曰大二者同矣是卽以膮爲爾雅幠大也之幠薈兼覆大二義此箋殆以毛旣訓大故以覆義申成之雖破字而實非易傳也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竦翼爾正義曰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跂翼則如人翹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承珙案此疏牽於翼字以爲人手似鳥然則下文如鳥斯革傳如人之跂竦翼爾並無似鳥之意毛於六月文王有聲行葦卷阿傳並言翼敬也則此翼爾正謂如人之跂竦爲敬薈敬則容狀端嚴故以喻之正直也

如矢斯棘傳棘棱廉也箋云棘棘也如人棘棘然承珙案正義曰言棱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爲薈古有此名夫棘爲外刺則言棘卽具棱廉之義棘多枝亦物之棱廉者故箋通棘於棘可也而云如人挾弓矢棘其肘則經祇言如矢不言如人祇言矢棘不及於弓增語成文義近迂滯疏雖云射者棘肘亦喻室之廉隅要爲曲說釋文棘韓詩作枋枋隅也說文枋木之理也段注云毛作棘韓作枋毛云棱廉韓云隅學者皆不解及觀抑詩維德之隅毛云隅廉也箋申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

韓枋爲正字毛棘爲假借字如矢之直則得其理而廉隅整飭矣毛韓餅異而意一也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釋文革韓詩作勒云翅也段氏詩小學云釋文勒字乃韜王伯厚詩考所引不誤張揖廣雅兼採四家之詩釋器云翱翮翼也此用韓詩韓作翱與毛作革異字而同音同訓毛時故有翱字以假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廣韻翱翅也古核切本韓詩也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所附釋文正作翱承珙案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亦作翱段氏謂韓毛異字同訓是矣考說文翱翅也卽本韓詩玉篇廣韻乃本說文耳廣雅翱翼也字同韓詩訓用毛詩豈所見毛詩本亦作翱歟

君子攸躋傳躋升也箋云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正義曰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承珙案正義申鄭以升者升下
君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升爲祭祀究屬經外贅
義不如孫毓申毛爲得蓋上章約柝攻堅主言垣墉故云君子
似宇爲居之以自廣大此章廉隅形貌則自其外而言之下章
高明深廣又自其內而言之呂記曰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
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
處也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
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
然皆寬明之貌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
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

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
然而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
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
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稽古
編曰此疏申鄭易毛之意允矣但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
各異據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直良反幼
音杳源謂正長冥幼俱用崔音並毛義亦可通毛傳字訓皆有
師承不必一本爾雅爾雅正長自爲長幼之長傳正長自爲長
短之長長言其堂廡之彌亙窈言其奧窔之邃深意正相當矣
承珙案疏云正長於義不允者蓋謂宮室不可以長幼言耳然
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左氏哀二十六年

傳盟于少寢之庭逸周書酆保解王在酆昧爽立於少庭少即
光也王肅以噦噦爲閑習殆因鸞聲噦噦爲徐行有節故引申
其義爲閑習已耳然噦又與噲通詩噲彼小星有噲其星皆言星
貌則鄭以噦噦爲光明亦勝王解但即以鄭義述毛謂正長之
室寬博而噲噲冥幼之室光明而噦噦說自可通不必以正爲
晝冥爲夜也

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釋文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
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承珙案陸氏此
言是不用鄭箋小蒲之說矣鄭注周官司几筵以繅席爲削蒲
蒻又云繅柔韌不如莞清堅則明以莞與蒲爲二物與此箋不
同詩疏謂司几筵諸侯祭祀之席蒲筵加莞席明莞細而用小
蒲以曲附箋說非是疏又引釋草莎苻蘜某氏曰今人結蒲爲
席白蒲一

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一名蒲用爲席者說文蒻草也可以爲席蒲水草或以作席蒻夫離也蒿夫離上也並不言可作席然則莞爲席草而非蒻蒲亦席草而非苻蘺爾雅之莞苻蘺其上蒿據郭云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則是方俗稱名且以莞蒲連呼若單言莞則非蒲可知矣郭又云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蒿句用之爲席正義乃引云西方一名蒲用爲席竟係刪節注文誤作句讀上已云西方人呼蒲爲莞蒲矣何又云西方一名蒲邪玉篇云蒻夫蘺蒿謂今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中出黃即蒲黃是郭謂蒿可爲席者誤也顧命正義引釋草蕈鼠莞樊光注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據此詩之莞

乃爾雅之鼠莞疏不引此而專引莞苻蘺之注非也

箋云竹葦曰簟王氏詩稗疏曰此詩之簟蓋桃枝竹爲之而鄭氏謂爲竹葦葦席今之蘆席粗惡殊甚惟喪禮設之承琪案正義曰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據此疏兩言竹簟而不及葦疑箋本是竹曰簟葦乃衍字正義所見箋本無葦字今疏中有竹葦曰簟者當由轉寫因箋文之衍亦從而誤耳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承琪案采芑正義引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玉藻一命縕韍再命赤韍三命葱衡正義云拨詩毛傳天子純

衣又引侯苞云示之方也明祼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道此當出韓詩翼要言其制方似亦以祼爲被然古者衣被通稱廣雅祼謂之祼王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爲寢衣月令措之參保介之御閒注云保猶衣也焦里堂云祼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注漢書云祼小兒大藉是也覆則月令正義云保謂小被所以衣被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祼若今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

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箋云紡塼習其一所有事也釋文塼本又作專考說文土部無塼字寸部專下云一曰專紡專則釋文又作本爲是阮氏校勘記云正義曰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箋亦作習其所有事段玉裁云當作一所有

事一同壹謂壹於所有事也以壹訓專此詁訓之法是也正義
而復之何氏古義云孔叢子載孔子曰干無羊見善政之有慶
也按列子黃帝篇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鷟者能養野禽獸
委食于園庭之內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王令毛邱園傳其術梁
鷟曰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今吾心無逆
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
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列子之書大都詼諧不足
信然彼生於周末而以此事屬之宣王則當日宣王之審意牧
事可知已承珙案斯干無羊二詩與定之方中正相類彼序云
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
殷富焉但定之方中一詩而首言營室終言畜牧此則分爲二
篇風雅體自別耳然其爲遭亂中興之事則同不屬之宣王而
誰屬歟

九十其犉傳黃牛黑脣曰犉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黃
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黃者眾故知是黃牛也
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犉承珙案爾雅又云牛七尺爲犉郭注
亦引詩九十其犉後儒多以無羊之犉當指七尺者不知牛以
七尺爲極若云七尺者九十則其餘將以次而減不足見畜牧
之盛惟舉黑脣之犉則爾雅尚有黑皆舳黑耳尻黑腹牧黑腳
脛之屬焉知非皆七尺乎詩舉黑脣之九十以見其餘則其多
可知易屢言黃牛知牛以黃爲正色傳言黃牛黑脣當是爾雅
舊詁其舳尻牧脛蓋皆言黃牛特別其黑色所在之名耳又案
義與傳箋合三日之期必有所本可以補箋疏之所未及

無羊

爾雅白馬黑脣騂釋文云孫炎本作惸言與牛同稱據此知孫所見爾雅蓋作黃馬黑脣惸其下單文惸騎即蒙黃馬言之故小戎傳曰黃馬黑喙（說文玉篇皆同）此傳云黃牛黑脣惸孫炎爾雅本黃馬黑脣惸殆惸爲黃牛黑脣之名而借以名黃馬之黑脣者歟

其角濊濊傳聚其角而息濊濊然釋文本又作雚亦作戡玉篇戡多角又角堅貌廣韻觟角多貌此或字書因詩傳而爲之宋本詩釋文觟又作渭承珙案觟字說文不載水部渭雨下也濊和也皆未引詩毛詩濊字蓋依聲託義渭爲雨下有衆意濊爲和傳云聚其角而息兼衆與和二義猶戡之訓聚兼訓和也

其耳湜湜傳呵而動其耳湜湜然箋疏無說玉篇廣韻別有聸

毛詩後箋卷十八

字玉篇云聸耳動搖之貌廣韻聸牛耳動也此亦因毛傳而造爲之非詩本有作聸者埤雅湜湜言潤澤也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董廣川曰牛臥則耳下垂湜湜者其垂也承珙案此皆望文生義耳爾雅牛曰齝注云舍已復出嚼之（今本郭注作舍之已久復出嚼之此從詩釋文引）齝字亦作齘毛傳作呵凡獸之嚼物則頰車用力故耳爲之動傳體物可稱微眇牛言湜湜與羊言濊濊同濊濊

治兵時旗物之用也司常云州里建旗縣鄙建旐則所謂掌九旗之物以待國事者也而朱子錯引之似以郊野爲人數少州里爲人數多也陳氏啟源謂司馬司常二處文義本不相倫不應各取其一以相配其辨甚當然陳氏謂眾維魚猶言眾哉魚旐維旗猶言旐與旗此說義極通而語焉未詳也漢書藝文志云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旐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顏師古注云斯干無羊之詩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眾魚則爲豐年之象據此眾維魚旐維旗特語助之文與上章熊羆虺蛇四維字相同耳則眾魚二字皆以占豐旐旗二字皆以占眾也詩人自言魚之眾耳非以眾字指人鄭箋乃云眾人相與捕魚其說過迂朱傳從而正之至有人變爲魚旐變爲旗之說其實毛傳義已極簡括矣眾維魚矣眾即指魚之繇庶豈必其上下句排比對偶之相配乎稽古編云上專言魚下並言旐旗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既無羊之旐旗二物也而止一言維各從文便耳承珙案維字義或爲有或爲與辭綜東京賦注云維有也此眾維魚猶言多有魚也旐維旗則謂旐與旗故箋云夢見旐與旗此明以與釋維字矣大雅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傳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板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虡業維樅者謂虡業有崇牙之飾猶此眾維魚爲眾有魚也旐與旗維皆以維旗爲旐與旗也兩維字一言有一言與所謂文同義異者如此戴氏詩考正亦曰二字雖皆以維字爲辭助不拘於對文蓋言夢而見魚之眾有又見旐之眾有也司常二處文義本不相倫不應各取其一以相配其辨甚當然陳氏謂眾維魚猶言眾哉魚旐維旗猶言旐與旗此說義極通而語焉未詳也漢書藝文志云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旐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顏師古注云斯干無羊之詩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眾魚則爲豐年之象據此眾維魚旐維旗特語助之文與上章熊羆虺蛇四維字相同耳則眾魚二字皆以占豐旐旗二字皆以占眾也詩人自言魚之眾耳非以眾字指人鄭箋乃云眾人相與捕魚其說過迂朱傳從而正之至有人變爲魚旐變爲旗之說其實毛傳義已極簡括矣眾維魚矣眾即指魚之繇庶豈必其上下句排比對偶之相配乎稽古編云上專言魚下並言旐旗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既無羊之旐旗二物也而止一言維各從文便耳承珙案維字義或爲有或爲與辭綜東京賦注云維有也此眾維魚猶言多有魚也旐維旗則謂旐與旗故箋云夢見旐與旗此明以與釋維字矣大雅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傳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板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虡業維樅者謂虡業有崇牙之飾猶此眾維魚爲眾有魚也旐與旗維皆以維旗爲旐與旗也兩維字一言有一言與所謂文同義異者如此戴氏詩考正亦曰二字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以釋千古之疑矣承珙案陸佃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則大怪甚矣今釋爲螺則事皆目驗義並貫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爲室家湊湊義順而文顯若特未明言眾爲螺字耳然依此解螺變爲魚則下句必當云旐變爲旗而旐統人少旗統人多之說實由張橫渠不考周禮而集傳誤因之稽古編云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旐注謂州里縣鄙鄉遂之官大司馬郊野載旗百官載旐注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以司常所頒而言則五職建旐五職建旗所統鄉遂之民數略相等也以大司馬所頒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於六鄉六遂及四等八邑之羨卒乎若就朱子

所錯舉之文而較論之則建旐之州里止當建旐之郊之牛已野猶未與焉是旐統人甚多而旗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於與子寡此若甚諦知下句之不當以旐變爲旗則上句亦變爲魚說雖巧而未必得詩意故不如毛傳義爲平正也

毛詩後箋卷十八終

益陽蔡　芳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廣雅書局刊本

小雅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涇　胡承珙撰

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呂記云左傳昭二年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注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此詩在古止名節陸堂詩學據此謂孔叢子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之後此以某父爲字先後不嫌相同之明證也

何氏古義曰董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覩篇中絕無一語及爭田事惟天方薦瘥說文作薦嗟云殘歲田也豈即爭田說邪然即如其言義亦小矣承珙案五章降此鞫凶傳云詔王也箋以爲多記之俗則董氏所謂無推讓之風者毛詩自有此義相承

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此疏辨求車之家父甚明且核劉瑾以隱三年尹氏卒即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稽古編駁之當矣陸堂詩學乃謂孔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爲例余謂伯爵可以通稱家父爲字當有專屬孔疏又云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因舉孔父爲例然正考木金其名亦絕殊矣韋昭定爲平王時作古人有先得我心者張氏詩貫亦云古人賜姓別族雖以王父之字爲氏然曰某氏者爲子孫之通稱曰某父者爲

幽王時詩矣

許白雲詩鈔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爲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慮二章言爲政不平而不顧天怒民怨三章言大師爲國根本爲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四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五章言君子可消天變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不能弭天變抑且生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遁逃之意七章言欲遁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狀九章言尹氏自用拒諫十章歸之于王承珙案此所釋前九章皆是惟以末章歸本王心益用東萊詩記之說然玩全詩首章民具

爾瞻末章式訛爾心起結兩爾字相應必皆指尹氏而言末章之爾心卽九章之其心不懲式訛反正言之刺其不懲而冀以式訛乃詩人忠厚之意惟不平者尹氏而任尹氏者則王也篇中一則曰天子是毗再則曰我王不寧而終之以究王訩故序者推其本而以爲刺幽王耳其實詩詞專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詩中直言其事而序或溯其由來或究其終極往往有之鄒忠嗣曰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自稱其字是也

憂心如惔傳惔燔也釋文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焱字才廉反小熟也段懋堂云說文炎小熱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炎炎羊聲羊讀若飴今誤作焱干聲非也小熱一作小熱或作小熟皆非也詩曰憂心如炎今本說文誤爲憂心焱焱尤非此章益總敘作誦之由以爲東遷後詩固無所據若虛設

也釋文正義于此句皆云說文作焱若依今本陸孔末由定爲此句之異文益毛詩本作如炎不知何人始加心作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于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六字而說文之眞沒矣此傳曰炎燔也弘農傳曰炎燔也說文燔爇也熱加火也與毛詩合箋訓炎爲改惔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惔矣承祭祀將字皆作炎雲漢如惔如焚後漢章帝紀注引韓詩亦作如炎益用韓詩以明惔字從炎之意後文惔下引詩當是憂心如炎韓詩以明惔字從炎之所由生也潛夫論人從誤本毛詩改作惔耳毛傳於節南山訓燔於雲漢訓燎當如段說經文一作炎一作炎也此又同傳箋以監爲察視釋文引不敢戲談箋云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會暴以

辟也宋儒皆從箋義惟李迂仲曰其言非厥實其國之事之爾心卽九章之其心不懲式訛反正言之刺其不懲而冀以式訛乃詩人忠厚之意惟不平者尹氏而任尹氏者則王也篇中一則曰天子是毗再則曰我王不寧而終之以究王訩故序者推其本而以爲刺幽王耳其實詩詞專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詩中直言其事而序或溯其由來或究其終極往往有之鄒忠嗣曰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自稱其字是也

憂心如惔傳惔燔也釋文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焱字才廉反小熟也段懋堂云說文炎小熱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炎炎羊聲羊讀若飴今誤作焱干聲非也小熱一作小熱或作小熟皆非也詩曰憂心如炎今本說文誤爲憂心焱焱尤非此章益總敘作誦之由以爲東遷後詩固無所據若虛設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子是毗再則曰我王不寧而終之以究王訩故序者推其本而以爲刺幽王耳其實詩詞專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詩中直言其事而序或溯其由來或究其終極往往有之鄒忠嗣曰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自稱其字是也

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正者甚言之耳虞東學詩曰既者已然之辭疑舉共和以後事言之也小熱一作小熱或作小熟皆非也詩曰憂心如炎今本說文誤爲憂心焱焱尤非此章益總敘作誦之由以爲東遷後詩固無所據若虛設

文義不當如是承珙案此泥于國既卒斬一語以爲驪山未禍以前不應作此語耳潛夫論賢難篇云夫宵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譁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所引詩亦似以監爲宜監于殷之監然國既卒斬原不必謂國已盡滅亦不必偏指諸侯但其君失道大臣專恣卽是國脈將絕言既者猶祖伊所稱天既訖我殷命也監者謂當察視其亂之所由生也潛夫論愛曰篇曰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肎察民之盡瘁也此又同傳箋以監爲察視釋文引韓詩云監領也荎監者臨也臨莅有治義華嚴經音義引匡注云臨治也領

箋云氏當作柢鍇之柢釋文柢之實反又丁履反礎也本作柢非是

手刃至者誤也稽古編曰案字書柢字止有之實一切之實無訓至者

破字多取音同則丁履反當是古音而字書不收亦屬

琪案丁履反不當爲柢字之音按勘記曰當是抵字形近是也

正義曰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于義亦

之承琪案此說非是君相皆爲國本猶後人言中書爲

常武王謂尹氏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逸周書

翼子尹氏八士又云尹氏八士大師三公成作有績

周初以來已爲大族故公羊于尹氏卒有譏世卿之說云尹皆本自

族世秉國政豈非所謂國本故潛夫論志氏姓云

天子是毗傳毗厚也箋云毗輔也釋文王作埤埤厚也承琪案

依毛義當同王本作埤北門傳云埤厚也此正字也此傳毗厚

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

也若宋有大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

埤字之借爲毛義之所從出楊倞注云埤讀爲毗毗輔非也隋書律厤志引作天子是裨裨亦厚義也轉同鄭義作

荀子宥坐篇曰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

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

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

方是維天子是埤俾民不迷承琪案韓詩外傳說苑及家語女

此即用毛傳也本部柢根也广部底下也凡从氐者皆有本

不必讀氐從邸

詩篇所載孔子之言與荀子互有異同而皆引此詩蓋詩大旨皆言爲國者當持刑政之平與緇衣大學言愼好惡而引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釋詩旨趣一也

不弔昊天傳弔至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愍之也稽古曰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爲至箋又轉至爲善後儒據成七年襄十三年左傳引此詩改爲愍恤之義然玩左氏兩傳善義自通其訓爲愍恤者杜注之說耳未必正明本意承珙案陳說是也書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某氏傳曰言周道不至天降凶害于我家又多士弗弔天大降喪于殷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此皆與詩不弔同弔即至弗弔言不善也曰降割曰降喪故先以不善言之王莽擬大誥云不弔天降喪于趙傳丁董此正謂趙傳丁董皆爲天所不善不愍己不爲天所弔閔即多士君奭言降喪于殷亦不災言天不閔恤如此語氣總不如直毛訓義爲天亦非語氣總不如直毛訓義爲天三字爲句言此不祥善之天不善之天亦非語氣總不如直毛訓義爲當杜注左傳于成七年引詩謂小雅雨無正上若不能弔愍下民此內外傳引詩之意皆謂民不信上而箋與之合故當以箋說爲長淮南繆稱訓身苟正則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說苑桓公問管仲以羣臣衣服輿馬甚次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此皆與箋說合至下句箋云仕察也用釋詁文正義又云勿當作未釋文鄭音未正義云未略欺罔其上其實鄭破勿爲未不爲未焦里堂曰淮南子天文訓未昧也未罔謂蒙昧欺罔其上是也但此詩皆責尹氏五章君子如屆箋云君子斥在位者此君子

義亦當同卽指尹氏謂其勿問勿察而任用小人則小人必昧
罔其上箋於此君子指王言尙有未合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
至于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
也無小人近正義曰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
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承珙案
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
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
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險卽危殆不險謂子夏交友必愼不
因小人以至危殆由此觀之毛義爲優矣
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傳傭均鞫盈訩訟也
宋玉事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于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
說之不揚計盡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

廣雅書局栞

句閒息義更協言君子如息其爭心則民鞫訩之心亦息於
于此又訓屆爲至而云如行至誠之道恐非傳意
誰秉國成禮記緇衣引詩誰能秉國成釋文云毛詩無能字
珙案箋云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據此是與所
見毛詩本有能字與禮記同正義既云君臣已並言不能疑正義本亦當有能字與陸德明所據毛詩
本異也歐陽本義以詩無能字爲句刪其字尤非是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
養大其領不冝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新序雜事五云
宋玉事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于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
說之不揚計盡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

廣雅書局栞

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
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
也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眾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
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世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
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
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易林履否噬嗑未濟等卦
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潛夫論三式篇曰周公之戒不使大
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其下卽言列侯關內侯
宜試補吏以信其志旌其能云云中論爵祿篇云良農不患疆
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
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蹐蹐靡所騁傷道

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詳此四書引詩之意皆謂士不
[illegible]德乃行至于項領然則項領之項不爲大義觀
[illegible]呂氏春秋傳既訓項爲大自當如箋所申
[illegible]或三家詩義與毛不同然全詩皆
[illegible]感上不遇之意項領之喻仍當以毛鄭
[illegible]晉呂忱傳舉弗項領謂舉拭舌劉肅大唐新語載神
[illegible]山琬勑秦崇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貢御不
[illegible]明無捨此用傳箋之解最爲明晰

餉心以當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承珙案此爾心傳箋皆
[illegible]新語術事篇云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于蕭牆之
[illegible]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刑立則德散

德之病也孫炎曰畏之病也呂大臨曰此與雨無正鼠思泣血
文小異而義同承珙案說文無癙字據釋文則字林乃有之蓋
古祇借鼠爲癙後人乃加疒旁淮南子說山訓貍頭已鼠山海
經中山經脫扈之山有草焉名曰植楮可以已癙郭注癙病也
竝引淮南之言是癙卽鼠矣舍人以癙爲憂德之病是鼠事病
憂二義毛以此癙憂連文故從爾雅訓病正義演經文云有憂
此事以至于身病也殆以癙痒皆訓病爲複故易爲痛不知痛
憂以痒者謂既病於憂又以憂而愈病文義自有次第不嫌其
複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箋云
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正
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

文武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念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承珙案傳以父母爲文武者言自文武以來深仁厚澤休養涵濡之久何以至今日而遭此暴虐正與下文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相接若如箋說爲己之父母則所謂先後者正義以爲非父祖即子孫既曰我之父母生我而謂不自我之父祖及子孫語意不順小宛念昔先人傳云先人文武也此等訓義毛必有所受之瞻卬亦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下即曰無忝皇祖遭時亂而呼先王何謂非人情乎焦里堂毛詩補疏曰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疊韻加子孫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直指其事者如此傳瘉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猶字有指擬之

詞則加詞字猶之云者如盈猶多也至猶善也以其非雙聲疊韻之假借亦非直指其事則於其相近者而指擬之也如云衆謂羣臣也衆不定是羣臣也此云父母謂文武父母不定是謂文武也傳擬度之以爲詩人所云父母指文武非謂文武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豈父母又使天生我耶正義失之

㤙心愈愈傳愈愈憂懼也爾雅瘐瘐病也郭注賢人失志懷憂病也孫炎曰愈當作念說文云忘也引詩憂心愈愈何氏古義曰愈當作念說文云忘也忘即病也病而至于善忘也承珙案何說是也

憯憯懆懆憂也廷臣七竅心悆懼而懷冤也今王云云悄悄慇慇憂意也之類必皆經師相傳憂悼憂意也之類必皆經師相傳

古訓王氏蘇氏或以愈愈爲益甚或以悄悄爲獨憂皆就後世

言自文武以來深仁厚澤休養涵濡之久何以至今日而遭此暴虐正與下文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相接若如箋說爲己之父母則所謂先後者正義以爲非父祖即子孫既曰我之父母生我而謂不自我之父祖及子孫語意不順小宛念昔先人傳云先人文武也此等訓義毛必有所受之瞻卬亦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下即曰無忝皇祖遭時亂而呼先王何謂非人情乎焦里堂毛詩補疏曰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疊韻加子孫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直指其事者如此傳瘉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猶字有指擬之

古訓王氏蘇氏或以愈愈爲益甚或以悄悄爲獨憂皆就後世

文義以改古人之訓詁不足據矣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案此傳意以屋

末章此此者所有之屋則富人即哿矣之富人末章言民今無祿惟此此蔑蔑者爲富人此章上云念我無祿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故傳云富人之屋烏所集者言祿之所在皆歸于小人試瞻烏之爰止于誰之屋夫非彼此此者所有之屋乎箋以烏集富人之屋喻民當求明君而歸之似非傳意後漢書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郭林宗哭之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此別與箋意相同

耳

齒久矣今方危殆之時視王之所爲夢夢然誠無如此小人何矣倘其既定將無人不起而乘其敝故總之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上帝非小人之是憎而敗亡甚多何僅以戀訛相責望且箋於首章云人以僞言相詐小人又民之薄也此似於通章詞意較爲明貫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田間詩說曰此言王之信訛言而弃老成史伯所謂弃高明昭顯而好暗昧去和而取同是也夫山非不高也謂之爲卑別求所謂高明者若以爲山蓋又卑小卑小此也焦里堂曰毛以爲此在當前者若以爲山蓋又卑小卑小則非山乃岡陵耳與箋義異承珙案自傳箋後各家之說皆以此二句爲訛言故以高爲卑似於下文爲順然傳義本自貫通如云謂之爲山而其實則卑乃爲岡爲陵而已猶謂之爲石而其實乃小人而已小人在位徒好爲詐僞之言王曾莫之正即有故老但訊以不急之務而實則君臣皆自以爲聖也箋謂山蓋卑二語既詰難通而以民之訛言爲衆民尤也說下

民之訛言盧莫之憂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僞言相陷害也承珙案此二語與沔水正同彼箋云訛僞也言時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止是下文之讒言譖風采芣刺聽讒而曰人之僞言此依本作僞言

訛言與讒言本無二義民猶人也本不指無位之衆亦相同而箋乃云小人在位不止衆民之僞言夫小人以僞言相詐敗故總之曰有皇上帝非小人之是憎而憂政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是訛言即指在位之小人又民之薄也舉幷其臣僕箋云王既刑殺無罪幷及其家上曉者是此民不指衆民皆與此章箋意矛盾毛詩曰箋云觀好言自口則所謂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非思亂之民也姚際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僞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此說得之

雒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理脊道也箋云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後儒皆用箋義惟戴峨隱以爲小人無忌憚號此訛言其造作有次第有由來承珙案斯言緊承上兩謂字說苑敬愼篇載孔子論詩至于正月惕然如懼曰彼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繇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不遇家語好生篇下有天字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畏罪而無所自容也蓋天高地厚其詞危急鄭以號爲義允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少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

號號奠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汇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得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迪此之謂也董氏以號爲名號或出三家詩然其解有倫有脊爲理道意正與毛鄭合也

胡爲虺蜴傳蜴蜥也承珙案毛于斯于維虺維蛇無傳此亦但以蜥釋蜴而不及虺蓋古人以虺卽蛇連言自無庸傳此亦不及虺者虺旁擺爲蛇將若何斯于虺蛇連言自無庸傳此亦不及虺者以斯于明之可知爾雅本不釋虺其釋魚云蝮虺此別一種蛇蝮其正名虺乃蛇之通名蝮虺猶言螣蛇蟒蛇蝮可連稱虺虺不得單稱蝮也爾雅無文者毛多不釋殆虺爲小蛇通名當時所共知與呂記引董氏謂崔集注虺蜴之虺作蝮非自舍人孫炎注爾雅以蝮一名虺詩疏引郭氏音義又云蝮蛇一名反鼻如虺類後人遂專以虺爲毒蛇然顏氏家訓云蜴古字詁疑後人所謂毒蛇之虺字見古今字詁疑後人所謂毒蛇之虺字古只借蜴字爲之說文蜴蝘也而虺則蛇之通名說文虺以注鳴者引詩胡爲虺蜥與蜥蜴蜓蚖諸篆類廁初未詮其形狀蓋蜥蜴似蛇而有足虺爲似蜥蜴之小蛇故相廁耳至虫下云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風形蝮下云虫也段注疑此二篆轉注非許書之舊許它下注云虫也从从疑當作似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虫下注云象其風形然則虫乃不垂尾之它它乃垂尾之虫此二篆實一物也承珙謂段說是也說文虫下而一之非毛義也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傳仇仇猶謷謷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會賢之名無用賢之實經義述聞曰仇仇或作扤扤扤扤猶雅曰扤扤緩也集韻

曰扤扤緩持也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卽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家承珙案執者荀子堯問篇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楊注執猶待也以待之士百有餘人也然則執我猶言待我矣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仇疑當爲吾之借說文吾高气也从口九聲吾字與仇通國策西周策注云與吾同由或作仇首史記吾由作仇猶呂覽注作仇酋韓非子作仇由高氣與傲義近大戴禮文王官人篇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謂傲慢也傲慢卽有緩意爾雅傲慢也廣雅慢緩也禮記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云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是輕慢於舉人也此所謂慢者兼傲與緩二義蓋傲則不固左外戚傳皆引作滅者由轉寫之誤未必當時卽有作滅之本漢書五行志引仍作戚此其未經誤寫者耳釋文戚呼說反齊人語也此雖不著所本然可見古人讀戚字幷與滅異音矣

傳槷臲高心不固矣然則鄭緇衣注以仇仇爲不堅固與此傳

猶謷謷者義相成也

燎之方揚盛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燎怒盛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經義述聞曰盛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興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間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盛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盛能與盛亦一聲之轉而同訓爲乃故盛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又作或滅之以水下傳云戚滅也卽

證承珙案爾雅郭仍既皆訓乃故郭亦訓仍王氏經傳釋詞云法言郭勞王師郭者仍也仍者重也數也言數勞王師是也此箋以窘爲仍謂又將仍憂于陰雨仍憂言頻憂也漢書淮南衡山濟北敘傳云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謂父子相仍再亡其國也員于爾幅傳員益也說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承珙案凡物之數多然後見倍十五年左傳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滋者益也員爲物數故有益義益于爾輻者謂輔能利

兵輯中論貴驗篇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
注　親賢求助之謂也
昏姻孔云傳云旋也箋云云猶友也承珙案云本古文雲說文
以雲象回轉之形又有古文雲作㠯埤雅引詩昏姻孔云傳以
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訓云爲旋是也箋以云爲友乃從雙聲
得義似不如傳訓之古
彼彼有屋蔌蔌方有穀釋文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段
氏詩小學云彼彼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于朝民今之無祿
煢獨者也而又君夭之在位椓之故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彼
彼二句非以屋穀爲儷也毳經室集曰陸本作蔌蔌方穀陸本
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彼彼彼有屋五字與民

今之無祿相諧蔌蔌方穀四字與天夭是椓相諧其無有字明
矣承珙案正義云其蔌蔌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是正義本
明與釋文本不同經中如此者甚多不能決其皆孔非而陸是
後漢書蔡邕釋誨速速方轂天夭是加彼係對文自不得用有
字且以穀爲轂注謂小人乘龍方轂而行中間自無有字若毛
鄭本作穀有屋有穀當爲疊句如上章旨酒嘉肴之疊二有字
郭注爾雅速速蹙蹙惟速鞫也云陋人尋祿圖侵削賢者求哀
念窮迫說文俗小也則又皆與毛同義矣至天夭是加當以
韻枯辜郢牙家等字天夭乃儷上句爲修辭之故並非詩本有
異同說苑敬愼篇孔子之周觀于大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
銘其背曰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妖即天也

此正同詩天天字雖不必同傳以天爲君然其爲天亦則一也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傳曰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
猶可相本七經孟子考文猶作已是也惸獨將困也經義述聞曰哿與哀相對
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
祿之惸獨也雨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哿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
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爲聲
而其義相近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哿嘉也鄭注禮
運嘉樂也毛訓哿爲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故鄭箋曰富人已
可惸獨將困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夫俾箋之意
矣承珙案趙注孟子梁惠王篇云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

幽王八年桓公始爲司徒而史記言幽王三年已嬖褒姒番爲
司徒自在桓公之先褒姒未爲后以前姑寵專房豈不得爲嫚
處乎又引中候摘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及剡者配姬以放賢
以剡對姬則剡爲其姓故知非褒姒夫既云厲嬖而詩曰豔妻
是與所言褒姒爲幽嬖不得言妻之說已自相矛盾若剡姓爲
后之說則稽古編云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
得姓剡其辨當矣至孫毓評以褒姒能豔之妖所生無有私黨
皇甫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此又不然正月傳云
褒國姒姓彼既爲褒人所獻冒其國姓安見必無剡黨如後世
智識敏之之冒武氏楊文山之冒宗者乎又云下篇三十大夫
雖居莫知我聞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

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于義爲安此尤非是雨無正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王都爲彘謂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夫厲王流彘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然則厲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總之十月篇中川沸山崩爲幽王時事證之外傳史記而皆合褒姒之事又屢見於正月車舝白華及瞻卬諸詩雖皇父等七子無他書傳可考然厲王臣子之見於經傳者亦絕無七子其人而山川之變女戎之禍在厲王時更無影響可尋豈皆書缺有閒耶故鄭箋以爲厲王竝未能質言所據正義始援緯書爲證耳其云魯詩以爲厲王者出顏師古漢書注魯詩亡於西晉不知顏氏何據云然考谷永傳建始三年日食地震上書有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騎煽日以不臧又云幽王惑于褒姒周德降亡又云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又云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此書前後屢用十月詩中語而惟言物土竝不及厲則其以褒姒閻妻對舉者祇是一人一事相古人多此文例初非以幽厲竝言顏注引魯詩言幽

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祇就鄭箋約其文義下本無傳顏氏何從得此言歟又外戚傳班婕妤賦戒今哀褒閻之爲郵亦以褒閻連稱閻豔古字通古耳何氏古義曰使厲王時別有閻妻則當敘閻於其作朔月辛卯不誤也劉氏云其日爲朔日而曰朔月者日之食皆先虧而後閻也顏注班賦又但云小雅刺幽王以在此月卯是宋人詩本皆作朔月集傳作朔日自傳寫之誤耳閻妻溺方處亦足見其注谷永傳之全無依據矣若上封事云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其下歷言十月之交正月四詩而總之以厲王奔彘幽王被殺中有厲王之詩者然其所引密勿從事讒口囂囂向于十月之交篇用韓義而韓詩篇次在正幽王者其竝舉幽厲亦如後漢左雄傳上無政不用其貣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此所云褒豔縱使分屬幽厲而二王之時又皆習有幽厲之稱乃連類而及向雄之意皆未嘗以十月之詩爲專而顏注向傳四詩竝言刺幽王尤足見谷永傳注之妄也吾友魏默深曰劉向列女傳孌嬖類中於姊喜妲己後即次以褒姒事關三代詠列六經且係魯詩之傳而遺略若此又班固論贊漢書皆用魯說而古今人表有褒姒無閻妻其餘皇父等七子竝列於幽王下品之次則魯詩之爲刺幽明如星日盩厲王風馬牛不相及矣

朔月辛卯毛氏汲古閣本月誤作日明監本以上皆作月段氏詩小學引劉向封事後漢丁鴻傳據明江文盛本李賢注章帝紀呂氏讀詩記皆作月承珙案范氏補傳嚴氏詩緝劉氏克詩說亦皆作月范氏以朔月證詩人于夏正皆言月爲稽古編之所駁然其作朔月固不誤也劉氏云其日爲朔日而曰朔月者日之食在此月卯是宋人詩本皆作朔月集傳作朔日自傳寫之誤耳

考朔望字皆從月說文朔一日始蘇也望月滿與日相望臥朗君也故古人朔曰稱朔月儀禮禮記皆有朔月之文尚書或稱元日上日而不曰朔曰即望亦但曰月幾望或既望而不曰望日故知經文定當以朔月爲是也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漢書五行志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此所引傳不知于三家何屬正義云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所解與此傳略同然以月食爲常似非經冒上文言日月告凶當時必亦有月食之事步算家言日食前後月必當食故云彼月而食則既視爲常事矣此日而又食則一何不臧之甚維常者詩人所以刺時非其自以爲常也下章震電及川沸山崩亦皆實有其事但不必在同時耳

不寧不令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止義云雷之電其聲駭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所致也焦里堂曰天下不安爲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解不監政教不善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

承珙案初學記太平御覽皆引詩舍神霧曰合此應刑法之太暴故震雷驚人故天下不下箋以百川相乘陵由貴小人山頂崩爲百義釋箋不誤但并以述傳則未知其必然否乎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傳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處上之謂也案左傳昭三十二年公羣于乾侯晉史墨曰

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臣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變遷爲尊卑易位小人處上乃用推度災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說義自可通然非左氏及毛公之意也

皇父卿士箋云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職無貴賤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言兼擅者于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爲之故爲之卿士承珙案周禮六卿分職三公不過論官者臣之制非經所有經典言卿士者甚多大率六卿中執政者謂之卿士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注王卿之執政者是也此章

首言皇父卿士下二章又專責皇父則此卿士當是六卿之長洪範卿士維月下王一等常武王命卿士在大師皇父之前可知王朝卿士爲最尊之位江愼修云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蓋卿士秉政殷時已然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今案商頌長發降予卿士即指阿衡則江氏謂卿士秉政爲殷制者是也竹書紀年周穆王時有王命卿士蔡公謀父之文江氏謂周官制後來改從殷制者亦非無據大約卿士一職即以六卿爲之如鄭桓莊以司徒王子虎以大宰之類（韋昭注國語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初非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也

家伯維宰箋云冢宰掌建邦之六典正義曰周禮有大宰卿小宰夫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

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以此知冢伯維宰是冢宰也朱氏鴻義謂當以先鄭爲是若是冢宰不當在司徒之下承珙案正義謂此詩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考雲漢冢宰亦在庶正之下或由取韻若此詩則當如周禮賈疏謂太宰在司徒下者彼以權寵爲次不以尊卑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趨馬下士之下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大宰家伯知鄭箋有本矣

仲允膳夫漢書人表作膳夫中術承珙案術遂古同音通用說文辵導車所載全羽以爲允是允與旋雙聲故仲允又作中術潛夫論本政篇云皇父蹙蹐聚斂而致災異此詩卿士司徒冢宰膳夫趣馬一輩人爲之交關如齊之雍巫宋平公夫人之步馬者皆其類也

愒徂師氏漢書人表作蔽承珙案漢游俠萬章長安人急就篇有萬段鄒路史成王封夏公有萬氏王僧孺百家譜亦謂陵蕭遊游聚落氏女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一之爲言應以號爲姓夾漈氏族略云禹氏姒姓此則禹當爲衮州之黃屬云黃昭帝諱弗陵改爲弗或韓奕或韓姞之姻娅設祭線以此皆弗韓姞皆氏而蹶爲姞姓見於韓奕箋云戕殘也臧字戕字最有區別如臧者故肅據之七子爲妻黨盛女壽行之甚

電子版方處傳寫脫誤一本云煽盛也處一本作熾盛也煽傷云熾盛也承珙案小徐本說文引詩作豔妻煽方熾作熾盛之貌不時曰字剩憑

與釋文一本同不知處與上馬夫徒爲韻不得作處其傳曰所以居之者以方熾可知一作尒弟因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竝處位此以方熾釋經方處其文明甚非以方熾訓方處也詩歷敘七子終以嬖妻而進正義以方處爲七人對引詩百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

曙　夕　白稍抑外親大臣孟康注漢書亦云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

漢書楊賜傳熹平元年上封事有云女謁行則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元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外內之宜崇帝乙之制爻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黭妻之愛此語與李壽略同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釋文抑如字韓詩意也案陸引韓詩者非謂以意訓抑言抑韓詩作意也古迪九經古義已詳鄒云抑之言噫即本韓詩蓋以意爲噫之白日下章不愁遺一老釋文愁韓詩云閔也此亦謂愁韓詩如字愁厭愁公羊作屈銀皆字之假借非訓詁也

詩意也

戕　云戕殘也言皇父猶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賊記檀弓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戕王作臧臧善也臧善以鄭爲改字臧在東曰上文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此曰

本臧箋云戕殘也臧字戕字最有區別如臧者故肅據之戕作臧者易本經也蓋三家詩本有作臧

氏兩與鄭爲異陸氏謂係

作臧戕尺志反盛也承珙案小徐本說文引詩作豔妻煽方臧煽傷也與上豈曰不時曰字剩憑

物上 明君害而謂下之附上 則安能相親睦與

文侯同王薨作臧而不存其說然作曰子不善則子乃已人

曰予謂白實人反以子爲不善不如供上役之禮於文勢多一

轉折下如字義之順也

作讒王 傳向邑也正義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

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

陽案春秋時向地名凡四見一爲隱二年莒人入向寰宇記云

云向城在密州莒縣南二十五里者也一爲襄十四年會吳于

向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

里也二地相近恰非一處然皆不在東都畿內一爲隱十一

年相土與鄭之邑寰宇記云向城在孟州河陽縣二十五里今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者也一爲襄十一年諸侯伐

鄭會于北林師于向杜預曰向城在長社東北水經渠水注沙

水首受洧水于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卽鄭之向鄉也長明

溝又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左傳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方

輿紀要云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南五十里此二向皆在周東都

畿內後皆爲鄭地皇父所居之向當有一於此但未詳孰是路

史國紀注卽龍亢卽許人入向之向此周之國非邑名也詩地

理考引九域志同州有向城詩作都于向謂此今九域志無此語此又

故杜於此注云競遽也其實義皆相近桑柔職競用力亦同此

出於春秋所有之外然於古無徵恐不足據

義說詳大雅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里居也

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釋文里如字本或作痊後

也瞭氏稽古編曰呂記引董氏曰里顧野王作痊爾雅以痊生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爲瘣也爾雅痊病也郭疏引悠悠我里爲證而云里瘣音義同總觀諸說方知傳文有誤也凡箋義與傳同者例不重訓毛果云里居鄰不應復出矣孔述毛云爲此而病指里也亦甚囿病指孔痗又言鄰里居與毛異合之呂記郭疏則毛傳里字訓病不訓居明甚源謂傳文當云里病也中閭居也痗三字乃昧者妄增耳伯公心痗傳已有釋故此詩祇訓里字俗儒怪病義非里字常訓因增入痗字以當之見里字無釋則課箋文居也以實之耳但呂謂毛作傳時字當作瘣此未必然古字多通用當借里耳毛義由師授不必望文生訓後儒據爾雅改爲瘣容有之釋文所云良是也

彼言我其不作於正大夫明矣至歐陽本義謂詩人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承珙謂蘇傳嚴緝及劉克莊詩說皆於詩詞求所以命篇之意其實詩篇名有但原作詩之出而詩中並無其語者即如周頌酌謂酌先祖之道賚謂錫予善人求之詩中詞旨實涉不相涉可見古詩自有此例不得執篇名以疑詩序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傳駿長也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釋文於長字無音下章正長也始是讀長如字承珙案傳意謂皇天無親不能長施德惠於人長與常同即天命靡常之意

箋謂王不能繼長天德則經文但言昊天不駿其德似不當如箋所云也

旻天疾威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承珙案定本出于顏師古等故顏注漢書敘傳亦引此詩作昊天釋文則以本作昊天者爲非近人陳長發戴東原是孔撝玉林段懋堂又是陸陳氏據唐石經作昊戴氏又據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文相避以孔說爲得承珙謂但觀箋語曰既曰又則毛鄭古本必皆作昊本證自明無煩辭費矣

淪胥以鋪傳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晉灼注漢書敘傳引齊魯韓詩淪作薀薀與淪同侖聲而讀古還反薀亦作蒀作惷然則淪之爲薀猶綸之爲緄璟之爲琨薀亦訓率者又如錢之爲率皆由聲轉而字變者也

周宗既滅稽古編曰周宗宗周見于經傳者不一在西周則指鎬京在東周則指王城爲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爲族姓而謂將有易姓之變殆是臆說承珙案朱傳之說本於蘇氏昭十六年左傳引此詩又作宗周是宗字顛倒皆通正義云文雖異而義同是也既滅者王肅以爲其道已滅是與既字斬同意先儒引祖伊言天既訖我殷命爲證不必因此爲東遷後詩也

三事大夫箋云三公正義曰鄭以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卿上文正大夫爲一人則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

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于王不宜責其莫宵夙夜也承琪案上言正大夫爲長官之大夫當指六卿之長其中卽兼三公不得又以三事爲三公下文邦君諸侯是統言此亦不當以三公與大夫分爲二三事大夫疑爲在內卿大夫之總稱對下邦君句爲在外諸侯之統稱尙書立政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其上文云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下文云立政任人準人牧夫又曰三宅曰三有宅皆謂有此三等官職任人謂任事之官準夫謂平法之官牧謂養民之官作三事者言作此三事其下虎賁綴衣至司徒司馬司空亞旅皆有此三事之責者詩三事大夫當亦是統言之大夫者丈夫之成名故公卿以下皆可通稱也

曾我暬御傳暬御侍御也箋云曾但侍御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承琪案此詩自是暬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刺幽王則暬御未必是小臣之稱楚語居寢則有褻御之箴韋注褻近也褻與暬同崧高王命傅御傳云御治事之官也然則此暬御當是近臣之治事者說文暬字雖訓日狎習相嫚然第言暬字本義耳毛以侍御訓暬御則當爲左右親近之臣故韋末傳云遭亂世義不得去則其非小臣可知後世侍中常侍何嘗非尊官乎箋泥於暬字之解以爲左右小臣恐非毛旨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承琪案傳以進釋荅字荅本當作對大雅桑柔聽言則對與此正同蕩流言以對傳云對遂也對遂之義爲進謂彊御多懟之人爲流言以進于王月令雖云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然經但言荅何知其必爲距而不受乎

賢良注云遂進也易大壯不能遂虞注遂往也是遂有往義故江漢傳遂至于京師箋云遂往也郭注小雅對揚王休對謂進揚故江漢傳於荅傳序對遂謂遂成其惡於此對遂又謂遂天之德也皆因事之詞殊也毛公謂對爲荅者讀對爲荅之言耳

對于天下傳云對遂者亦謂上文整師遏寇以篤周也進于天下乃無敵于天下之意趙注孟子以對于天下云以荅于天下卽毛傳對遂之意益謂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者有時讒譖滋近之言卽進用其人有時受讒譖之言則排退其人季布所謂以一人毀去臣及王尊傳云一尊之身三期之閒作賢作佞皆其一人毀去臣及王尊之身三期之閒作賢作佞皆其類也此二語所以申上文凡百君子莫宵用訧今本作謏謏言由其輕信好讒故衆在位者無宵用危亡之事相告訧者下竟也

不能言亦卽承此章而反復明之惟聽言之不善故拙者安巧者安也漢書賈山傳言秦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其下引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新序雜事篇齊宣王謂閭丘卬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噪則奪鐘鼓之音雲霞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二條皆與傳義相近鄭箋於此云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其以辭距而違之於桑柔聽言則對又云對荅也見道聽之言則底荅之文同義異固非而此箋以荅爲距尤不合孔疏雖云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然經但言荅何知其必爲距而不受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哿矣富人不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稽古編曰夫曰世所謂則僅見許于俗瘁憂病義本相近故字亦多通爾雅釋文引舍人注云瘏病也雲漢云如何里病是瘏之中有此巧拙二種恐失毛旨古未有以巧言爲善者衣記辭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得於傳聞耳仲達引以爲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八決非賢者箋疏申之謂賢者之中有此巧拙二種恐失毛旨古未有以巧言爲善者衣記辭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得於傳聞耳仲達引以爲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不能言證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此特斷章耳杜注謂叔向時詩義如此亦未必然承珙案陳說是也潛夫論本政篇曰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佞辯巧者宜彌尊也此最得毛傳之意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

誰從作爾室傳賢者不宜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宜反者也此傳文義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案此云四篇甚明宋儒有疑爲東遷後詩者毛西河以遷爲遷易無還歸之義遂以王都爲洛夫使遷爲遷洛則其初本在西都竝非自洛而往何以云昔爾出居乎蓋遷者移徙之名其先自王都而出固可謂之遷即其自他處而還亦可謂之遷曲禮坐而遷履注云遷或爲還是遷與還字亦通也上篇末章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傳云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此篇末章傳云思其友而不宜反可見二篇實一時之事此不宜遷于王都之賢者即上篇之我友亦即此篇之朋友也幽王之時亂形孔亟羣臣離散鄭桓公尚寄孥虢鄶爲逃死之計其不去者必實有義不得去之故此

等傳義毛公當有師承斷非望文衍說也

鼠思泣血箋云鼠憂也案毛意鼠即癙憂以瘁之癙憂病義本相近故字亦多通爾雅釋文引舍人注云癙憂也雲漢云如何里病箋云里憂爾雅頍悝憂也說文悴一曰病也爾雅頍閔皆訓爲憂而說文悴憂也左傳注閔憂也皆其比例管子修靡篇鼠麃注之實注云鼠憂也蓋本此箋

小旻

序云小旻大夫刺幽王也箋云所刺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正義曰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

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案此云四篇者合下小宛然彼疏又云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則又當篇取義不關比校立名二篇相連而彼此參差殊爲穿鑿若宋儒謂小旻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別其爲小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關焉者孔于所刪郝仲輿駁之曰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且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至謂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須有小匙又焉得有大匙乎此辨甚快然則名篇之義竟從闕疑爲是

謀猶回遹傳回邪遹辟奧說文遹回避也避當依韻會作辟辟謂邪僻大雅抑桑柔皆有回遹箋皆訓爲維邪維回聲之轉邪僻義相成耳釋文引韓詩遹作鴃文選西征賦注引作次幽通賦注引作穴皆假借字也西征賦注又引薛君章句曰回邪僻也回下當脫次字蓋亦以邪訓回以僻訓次故釋文云韓詩作鴃義同

渝渝訛訛傳渝渝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乎上陳碩甫曰渝渝說文作偷偷訛傳曰思不稱乎上正義曰不思稱于上案作不思者是也說文曰訾訾不思稱意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訛訛不思稱乎上之意皆用毛傳此其證渝渝有彊禦之義渝讀爲是謂酋君亦有厭字於葉切葉韻本與緝通故厭與集可爲韻孔撰軒則協爲是江愼修謂左傳引詩亦作集則就字似是韓詩所改此四句之韻蓋第一句與第四句韻猶決拾既伏與助我舉柴韻民之未戾與覆背善詈韻也我龜既厭厭字雖在豔韻而葉韻亦有厭字於葉切葉韻本與緝通故厭與集可爲韻孔撰軒則董氏則云韓詩集注俱作就顧氏詩本音以改就與上猶下咎協爲是江愼修謂左傳引詩亦作集則就字似是韓詩所改此四句之韻蓋第一句與第四句韻猶決拾既伏與助我舉柴韻民之未戾與覆背善詈韻也我龜既厭厭字雖在豔韻而葉韻亦有厭字於葉切葉韻本與緝通故厭與集可爲韻孔撰軒則

之酋傳云患其上者言與上爲患也訛訛有病弱之義史記貨殖傳酤酒庸瘉偷生苟且也訛訛不思稱意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訛訛不思稱乎上之意皆用毛傳此其證渝渝有彊禦之義渝讀爲是謂酋君亦有厭字於葉切葉韻本與緝通故厭與集可爲韻孔撰軒則與訛同傳曰不思稱乎上者言不思報稱乎上意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之事召旻傳訛訛瘉不供事也二傳意同韓詩云渝渝訛訛不善之貌承珙案荀子脩身篇云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詔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喻喻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其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漢書劉向封事曰眾小在位而從邪諛欽欽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宋儒王氏蘇氏皆本此以渝爲苟相合同訛訛爲苟相詆毀以異於毛其實毛義與荀二說本相引申惟其黨同伐異背公徇私故足以爲上之患而不思勤其職事以報稱乎上荀劉推其原毛傳指其實耳郭注爾雅云賢者陵音奸黨熾背公營私曠職事二語於雅傳及荀劉義皆有合也

是用不集王氏詩考引韓詩外傳集作就影元鈔本外傳亦作就呂記引董氏則云韓詩集注俱作就顧氏詩本音以改就與上猶下咎協爲是江愼修謂左傳引詩亦作集則就字似是韓詩所改此四句之韻蓋第一句與第四句韻猶決拾既伏與助我舉柴韻民之未戾與覆背善詈韻也我龜既厭厭字雖在豔韻而葉韻亦有厭字於葉切葉韻本與緝通故厭與集可爲韻孔撰軒則與訛同傳曰不思稱乎上者言不思報稱乎上意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之事召旻傳訛訛瘉不供事也二傳意同韓詩云渝渝訛訛不善之貌承珙案荀子脩身篇云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詔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喻喻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漢書劉向封事曰眾小在位而從邪諛欽欽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宋儒王氏蘇氏皆本此以渝爲苟相合同訛訛爲苟相詆毀以異於毛其實毛義與荀二說本相引申惟其黨同伐異背公徇私故足以爲上之患而不思勤其職事以報稱乎上荀劉推其原毛傳指其實耳郭注爾雅云賢者陵音奸黨熾背公營私曠職事二語於雅傳及荀劉義皆有合也

是用不集王氏詩考引韓詩外傳集作就影元鈔本外傳亦作就呂記引董氏則云韓詩集注俱作就顧氏詩本音以改就與上猶下咎協爲是江愼修謂左傳引詩亦作集則就字似是韓詩所改此四句之韻蓋第一句與第四句韻猶決拾既伏與助我舉柴韻民之未戾與覆背善詈韻也我龜既厭厭字雖在豔韻而葉韻亦有厭字於葉切葉韻本與緝通故厭與集可爲韻孔撰軒則與訛同傳曰不思稱乎上者言不思報稱乎上意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之事召旻傳訛訛瘉不供事也二傳意同韓詩云渝渝訛訛不善之貌承珙案荀子脩身篇云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詔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喻喻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漢書劉向封事曰眾小在位而從邪諛欽欽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于道路無進于跬步何以異乎左氏襄八

謂大明有命既集與文王初載爲韻而合字陽字俱無韻之句下涘止子乃連用三韻如是則集字可改歸志職一韻則小旻毛之集與猶協爲古通韻承珙案江孔二說皆牽彊不合小旻毛傳集就也則毛本經文自當作集與韓不同但毛云集就也者乃謂集爲就之假借非以就訓集顧命用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蓋二字聲轉義同字相假借古人抒假以與猶各爲韻如文王無遏爾躬與天韻躬義爲身即讀如身以與天韻此其例也惟集字本韻仍當如大明之與合韻爲緝合通用毛于彼傳云集就也者則是以就訓集與此異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于道路無進于跬步何以異乎左氏襄八

年傳子駟引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杜注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也近顧氏杜解補正東氏九經古義王氏經義述聞皆本杜說謂古匪字通用兩無正如彼行邁及此詩下章如彼築室于道謀語意相同匪即彼也承琪案如彼行邁則靡所臻直言行而無所至故可云如彼築室道謀理宜不成故亦可云如彼若此句行邁謀行爲行路邁亦訓行又訓遠行說文邁遠行也又訓往廣雅如此而已若云如彼行而遠謀行而往謀則正宜得道故箋以匪爲非謂不行而坐圖乃與下句承接杜注以匪爲彼雖字本可通然以行邁謀爲謀於路人祇與下章于道謀同意而行路究與築室不同問塗於路旁之人未見其必不得道左傳正義申之云如者如似他物

故以匪爲彼不知如匪澣衣亦是如似他物又豈得以匪爲彼乎詳玩二句文義仍當從鄭以非訓匪爲長左疏又云鄭以行上行人杜亦當然案此乃黎離行邁靡靡箋義此箋不行而坐圖遠近直言不行必非以行爲道邁爲行言道以邁爲遠謂不行而欲遠謀也近者便文連言之耳左傳疏亦誤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今本無此近字從岳本增言之異者承琪案傳云爭爲近言是謂上之人惟邇言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迎之邇爲近者所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也鹽饑論復古篇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爲正解乎承琪案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謂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可見此章毛傳義實本於左氏不止荀卿也輔漢卿謂荀子左傳皆以此章爲畏小

人而發是古之傳經者已有此說而集解不取者蓋此詩初不爲小人而賦此說與華谷同其實非是淮南本經訓引此詩高注云言小人而爲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脊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此語亦與傳箋合若籛鐵論詔聖篇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憑河爲其無益也以比刑法峻則民不犯此或斷章取義耳

小宛

序云小宛大夫刺幽王也今本作宣王誤唐石經相臺本俱作幽王國語晉語秦伯宴公子重耳秦伯賦鳩飛韋注云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展

已念晉先君及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承珙案詩序二字必有脫誤然宋本韋注已然殊不可解鳩飛自是逸詩韋附會以爲小宛耳昭元年左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則鳩飛之不得爲小宛亦明矣

宛彼鳴鳩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鶻承珙案毛於哽吁嗟鳩兮傳云鳩鶻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此固以目驗知之實亦據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二語本爲蠶事紀候則桑之德也引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曰此三代之德也引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曰此大王之德也凡皆取象其德而已此所謂斷章也若此云文王之詩則似文王當日之詩實有此明發不寐二語不當如孔疏以爲斷章小宛詩人殆是稱述舊篇故以念昔

注爾雅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鵲禮記疏引郭景純云鶻音九物反今鵃音啁今人尚名此鳥爲鵃啁其形狀與郭注正合毛云宛小貌者方言鳩大者謂之鶻鳩小者謂之鵃鳩釋文引字林曾鳩小種鳩也皆與毛合坤雅以爲即莊子之鷾鴯鷾與鵃聲相轉莊子釋文引崔譔注鷾音鵃爲滑又引李注以爲滑雕知埤雅之說有本爾雅鷾山鵲而此鳩亦得鷾名又知郭注似山鵲之說亦非無因莊子言鷾鴯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尤與毛傳取與行小人迫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者意義爲合陸疏以爲斑鳩者本舍人爾雅注然左傳鵃鳩司事樊光以爲春來冬去東京賦亦云鵃鳩春鳴若斑鳩則四時皆有之宜郭景純以舊說爲非也

先人引起毛傳直指爲文武蓋必有所受之觀正月父母生我傳尙云父母謂文武也此則幷不言謂矣連稱文武者文王世子云武王率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武道同故可通稱耳毛於二人無傳者意以先人指文武則文武之所懷者必自懷其父母可知正義以二人亦卽文武則念昔有懷文義不應如是複沓也

明發不寐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承琪案呂記引董氏以此爲王基語詳基意以發亦是明故發明卽旦明發夕亦卽旦夕明發不寐者猶言達旦不寐也觀此益知傳文明發發夕至明中間衍一發字試思發爲旦明開發若謂開發之夕至明則於文爲不辭矣

詳載驅下

壹醉日富傳醉而日富矣段氏懋堂曰宋本岳本作醉日而富矣謂當壹醉之日頓自富矣與箋小別承琪案此傳仍當依閩本作醉而日富蓋壹者專壹富者盛也論語富哉言乎集解引孔注富盛也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彭山季氏曰壹醉專務酣飲也富益也飲酒至醉者多剛暴故以溫克爲良二說皆於經旨切合鄭箋以壹爲一富爲以財驕人益說皆洽然則傳箋之解不可易矣陸疏亦無異說惟陶隱居注本草有細要蜂捕青蟲以俟其子大爲糧之說其後掌禹錫本古編曰集傳釋小宛三章以庶民采菽興善道人皆可行螟蛉有子螺蠃之傳螟蛉桑蟲也螺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力采則得者所謂力征經營也宋書以喻仁義者自是斷章取意陸機文賦云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則又以喻文成之郭此依毛鄭爲說者蓋詩人興義乃如秦人失鹿之喻毛傳云菽戎菽也箋云戎大也此亦彊爲分配語耳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爲善道乎況似其善道何得分爲兩義承琪案集傳釋中原二句義本箋云蘇宋書武三王傳云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萬物故不繫于貴賤是此解本不始于歐蘇但上章云天命靡常之意故當以毛鄭之解爲正唐書又此章正申言天命靡常之意故當以毛鄭之解爲正唐書源明傳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諫曰中原自菽庶民采之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上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力采則得者所謂力征經營也宋書以喻仁義者自是斷章取意陸機文賦云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則又以喻文成之郭此依毛鄭爲說者蓋詩人興義乃如秦人失鹿之喻毛傳云菽戎菽也箋云戎大也此亦彊爲分配語耳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爲善道乎況似其善道何得分爲兩義承琪案集傳釋中原二句義本箋云蘇宋書武三王傳云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萬物故不繫于貴賤是此解本不始于歐蘇但上章云天命靡常之意故當以毛鄭之解爲正唐書又此章正申言天命靡常之意故當以毛鄭之解爲正唐書源明傳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諫曰中原自菽庶民采之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上成之郭此依毛鄭爲說者蓋詩人興義乃如秦人失鹿之喻毛傳云菽戎菽也箋云戎大也此亦彊爲分配語耳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爲善道乎況似其善道何得分爲兩義承琪案集傳釋中原二句義本箋云蘇宋書武三王傳云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萬物故不繫于貴賤是此解本不始于歐蘇但上章云天命靡常之意故當以毛鄭之解爲正唐書又此章正申言天命靡常之意故當以毛鄭之解爲正唐書源明傳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諫曰中原自菽庶民采之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上

其說且云剖蜾蠃之巢親見有細卵如粟寄螟蛉身上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果蠃之形穴竅而出然李含光本草音義又云呪變成子逕亦數有見者是不得信彼而疑此今姑無庸悉辨第以經文證之若如後儒謂蜾蠃寄子螟蛉身上則詩當云蜾蠃有子螟蛉負之矣此固可一言而決者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也承珙案毛取節之義所包者廣日邁月征與周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大旨略同鄭箋以日視朝月視朔爲言與序言刺王切合說經固當如此韓詩外傳云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漢書嚴

方朔傳曰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鴟鳴飛且鳴矣潛夫論讚學篇曰詩云顧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益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中論貴驗篇云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此則所謂詩無達詁考之人最喜此種義非不通而非注經之體矣

交交桑扈傳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作瘉瘉苦也承珙案古从眞从參之字互相假借此傳訓塡爲盡者蓋以塡爲殄之假借瞻卬邦國殄瘁傳云殄盡也韓詩作瘨者瘨乃癲文胗字胗脣瘨也非其義韓蓋以瘨爲瘨之假借

說文瘋病也雲漢召旻箋竝云瘋病也雲漢釋文瘋韓詩亦作疹

宕岸宕獄傳岸訟也釋文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承珙案毛詩以岸爲犴之假借說文豺胡地野狗从豸干聲或从犬作犴引詩宕犴宕獄蓋犴獄字皆从犬者取犬所以守之意鹽鐵論刑德篇周禮射人注引詩皆作犴從韓本也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注亦引詩宕犴宕獄傳訓岸爲訟者訟爲訟繫獄則讞成故韓詩以鄉亭朝廷分屬之若淮南說林訓云亡犴不可再後漢書皇后紀家嬰縲紲于圄犴之下此則散文通稱耳

小弁

毛詩後箋卷十九　李　廣雅書局刊

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爲趙注孟子云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趙氏鹿泉四書溫故錄曰毛詩以小弁爲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斯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後信遂爲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益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標有梅之摽作孚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爲享與毛異趣以鴟鴞詩爲刺邠君竝違尚書孫氏音義閒有證明而此痾闕第襯注云又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朱氏通義曰詩言跼蹐周道鞠爲茂草是憂國家之將亡非宕臼作必罔及卹疚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止此語承珙案漢書杜欽傳言成帝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證今

欲說大將軍王鳳歷陳女戒皆言后妃之事而末云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卽此亦可見此詩必有關君國而非士大夫一家之事矣

弁彼鸒斯傳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正義曰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菀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承珙案此鸒斯之斯自與本篇柳斯鹿斯一例與周南之螽斯不同詳見周南爾雅釋文云毛詩傳鸒卑居雅烏也小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字林皆云楚烏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云雅烏本多無斯字是詩人協句之言無不容也此似爲鄭箋所本亦無斯字毛傳卽用爾雅而陸氏詩釋文又云鸒斯音豫一云斯語辭轉似鸒斯二字本爲烏名者何其無定見也或據法言頻頻之黨甚于鸒斯以爲斯非語辭不知此古人屬辭之法取便成句耳至師曠禽經本屬僞書玉篇廣韻皆依誤本爾雅而衍斯字說文佳部雅楚烏也一名鸒烏部鸒卑居也皆無斯字不此之信而別從誤本僞書以立異亦見其惑矣

後人因將添此字也而俗本遂斯菊作烏謬甚據此合之詩正義可見爾雅鸒卑居本無斯字毛傳卽用爾雅而陸氏詩釋文又云鸒斯音豫一云斯語辭轉似鸒斯二字本爲烏名者何其無定見也或據法言頻頻之黨甚于鸒斯以爲斯非語辭不知此古人屬辭之法取便成句耳至師曠禽經本屬僞書玉篇廣韻皆依誤本爾雅而衍斯字說文及某氏注爾雅玉篇皆引詩譬彼痴本者或出於三家中論藝紀篇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痴亦是用其本字毛不直云痴本符篆者或如舍人注爾雅以符篆屬下讀或以符篆義難通俗故直釋以傷病歟

伐木掎矣析薪扡矣傳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偶也偶其理者不欲妄挫折其顛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覩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之以言今王之遇大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承珙案掎與倚風倚

彼女桑字異而義略同說文椅偏引也蓋仆大木者以繩繫其巔徐而引之防其驟蹶也今之伐木者尙如是矣柂唐石經作柂玉篇引詩析薪柂矣謂隨其理也今經文作柂者當是借字說文柂落也此謂離落與析薪義不合段氏謂詩取迤哀隨理之意當是假柂爲迤今案正義曰析薪而言柂明隨其理也柂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玫大玄元圖地柂其緒注云柂謂施大之也則孔疏以柂爲施聲義亦近此二句卽上文舒究之喻凡伐木析薪者皆緩引其鬻徐觀其理以言王之聽讒有來卽受不復舒謀所以舍彼譖人之罪而忘加於太子之身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嚴緝以爲讒人橫相讒絕之喻不知此章但言聽讒之禍未及讒人若以伐木析薪而孔疏以柂爲施聲義亦近此二句卽上文舒究之喻凡伐木析薪者皆緩引其鬻徐觀其理以言王之聽讒有來卽受不復舒謀所以舍彼譖人之罪而忘加於太子之身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嚴緝以爲讒人橫相讒絕之喻不知此章但言聽讒之禍未及讒人若以伐木析薪

比讒人則與上下文皆不相貫矣

予之佗矣傳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承珙案疏說非是說文佗負何也是加者佗之本義方言凡以驅馬橐駝載物者謂之負佗亦謂之賀儀禮士喪禮注云賀加也賀加之爲加矣釋文佗吐賀反不誤正義乃謂是他人而以罪往加迂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傳泉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獸存者焉承珙案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取五章之巧言名篇蓋讒人之言非巧不入詩人所依箋則經文當作莫高匪山至雖逃避之猶有獸存者焉承珙案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取五章之巧言名篇蓋讒人之言非巧不入詩人所

家以登巔入淵足成其文例相似彼傳云狐赤黑莫能別也此言無高而非山無淺

也故此詩云然者惓惓慮王醉飽之昏或有溺愛輕訐之語則羽翼伯服者愈多而嫡孽空曰者益甚人皆集於菀誰肖集於枯勢不至廢立不止矣呂記云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

巧言

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案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取五章之巧言名篇蓋讒人之言非巧不入詩人所洪惡也大夫傷于讒者非獨一己傷困于讒謂大夫傷痛讒言之亂政故其詞屢言亂而深望君子之能察而止之泰氏詩測曰人主輕喜易怒人之所畏也然有時爲疾風迅雷亦有時爲

和風甘雨雖不中節小人猶有所畏況君子之言或尚可乘機而進更有一種不痛不癢之證牽裾流涕置若罔聞累牘連章留中不發而肘腋之間近習之地有陰爲播弄於其中者外廷遂無可如何此詩所以深望君子之如怒如祉也始未嘗不知其爲譖言也但欲兼聽並觀姑含容之以爲御下之術迨涵之既久遂爲譖言所化矣始未嘗不知其爲益言也但欲調停中立姑盟約之以消朋黨之風迨盟之至屢遂爲益言所奪矣益正言之苦不若益言之甘故也是則輕信生於多疑多疑生於多訓誠如段氏玉裁所云凡稹鎮顚諶謓填闐寘闐填瘨闐瘨字皆以眞爲聲多取充實之義引申之則爲大也

大旨得之

毛詩後箋卷十九

亂如此憮 唐石經作憮 憮爲是 傳憮大也稽古編曰巧言首章兩憮字上憮毛訓大下憮無訓鄭兩憮皆訓敎必欲畫一則鄭義勝矣昊天大憮疏申毛云王甚虐大不成文義承琪案亂如此憮毛訓憮爲大者蓋謂天降喪亂如此其大本不同鄭意以昊天爲呼天以亂憮爲斥王則以下昊天已威昊天大憮毛意當卽承上亂字言之謂天降喪亂可畏與甚大耳此詩前三章八言亂字末復結以亂階自是一篇綱領孔疏申毛大憮爲虐大既知不安又云易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憮爲甚大非類故爲傲慢然言亂如此傲慢究爲不辭不如從傳爲順也

眞字各惟諸子百家乃有眞字然觀爾雅愼誠之訓當卽以愼爲眞字之假借眞之本義爲變化說文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引申之則爲眞誠段云凡稹鎮顚諶謓填闐寘闐填瘨闐瘨字皆以眞爲聲多取充實之義愼從眞聲卽兼眞義韓非解老云眞者愼之固也傳箋於詩愼多訓誠者蓋深明爾雅假借之例韓詩外傳七引傳曰伯奇孝而弃子親隱公慈而殺于弟叔武賢而殺于兄比干忠而誅子君詩曰子愼無辜觀此知韓詩亦當以愼爲誠耳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釋文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承琪案毛意自以僭爲譖之借古而殺于弟叔武賢而殺于兄比干忠而誅子君詩曰子愼無辜觀此知韓詩亦當以愼爲誠耳僭譖字本通抑不譖不賊柔柔朋友已譖瞻卬譖始既背釋文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釋文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承琪案毛意自以僭爲譖之借古僭譖字本通抑不譖不賊柔柔朋友已譖瞻卬譖始既背釋文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承琪案毛意自以僭爲譖之借古皆云譖始既涵是也毛訓數者數與憖同說文譖憖也毛蓋謂亂之初生由於譖憖始入王既受而容之文義明順之至鄭箋以僭爲不信涵爲同義亦可通但又云不信與信盡同之則經文止言僭是惟有不信無所謂信也釋文引韓詩作減云減少也箇咸字固可通然以減爲少當謂亂萌初起僭端尙少而合之下文則詞義不切矣呂氏讀詩記亦作譖始既涵此不過因釋文有側蔭反然其注仍用不信之訓音從毛義從鄭與集傳同其誤耳

君子如祉傳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承琪案正義合上文如怒引洪範作福作威爲證是也但不必同鄭箋以君子斥在位耳此章君子皆當指王怒則有刑福由於喜義可

互明僖譖慶其喜而弔其昭十七年左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
憂聲注喜猶福也
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是左氏正以喜釋祉何氏古義謂可爲
此詩義疏若文二年傳君子謂狼瞫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昭三年傳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皆借詞立義也
君子信盜傳盜逃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
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曰盜逃也承琪案漢
書惠帝紀如淳注亦曰盜逃也傳意以讒人謂之盜者義取於
逃謂隱匿其情而以言誘人下文盜言孔甘所謂以甘言誘之
也凡誘人者必逃隱其情故說文羨字訓誘相誂呼也一切經音

義誘古文有誘譑等形皆取遁逃廋匿之義即此傳訓盜爲逃
意也
亂是用餤傳餤進也此用爾雅文龍龕手鑑引爾雅舊注曰餤
甘之進也案爾雅餤羞皆訓進者自由進食之義而引申之禮
記表記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
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此於詩旨最爲切合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
事又爲王作病呂記引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承琪案釋文
但云共本又作恭不言韓詩董氏殆據外傳之文王伯厚詩考
云外傳作恭是也外傳兩引此詩一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
下忠者有陷賊者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寵

是謂國賊也其下引詩曰匪其止恭維王之邛又云詩曰匪其
止恭維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字皆作
緇衣引詩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注云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
止于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注以共爲恭當本三家詩言
止共故云止于恭敬其義爲順若謂共其職事則止爲賸字矣
正義衍之云非于其職廢此供侍而已似以廢釋止未免牽彊
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
亂者也夫曰蔽主爲亂則不止于不供其職事而已故知恭敬

之義爲長
奕奕寢廟一章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付度讒
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歐陽本義謂鄭以田夫之能擬聖人之能
不惟四字不類又殊無指歸是已集傳以君子聖人四句與他
人有心二句於詞意輕重亦不倫呂記亦從箋蘇嚴緝則略同
歐義然皆不如戴氏纘詩記曰四章言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
君子之爲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之定也彼讒人者將有心
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兔之躍
遇犬則獲矣此說似於經旨尤合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案爾雅秩秩智也小戎秩秩德音傳
秩秩有知也正用爾雅文此云進知也者蓋秩義爲積積有次
第之意故爲進知謂遞進愈知之大道也說文大部戴大也讀
若詩載弁俅大猷此引詩第比方其音耳字仍當作秩秩也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傳毚兔狡兔也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

犬也戰國秦策云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楚使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姁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又云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遇犬獲之高誘注云他人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走也兔狡也喻狡兔騰躍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史記春申君傳卽取國策此文惟引詩躍躍作趯趯他人有心二句誤倒在下耳集解引韓嬰（當作韓詩）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謂狡兔敷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據此薛君章句及高注國策皆以遇犬爲遇值之遇毛於遇犬無傳當與韓同正義引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此正用韓說以述毛義鄭云遇犬犬之馴者自以蛇蛇爲淺意鄭以碩言爲大言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是以遇爲愚愚與上兔兔爲狡相對素問解精微論云請問有兔愚朴陋之問此兔與愚對之證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不知讀愚者雖非毛義固鄭義也

荏染柔木傳荏染柔意也承珙案荏當作集說文集弱皃从木任聲此其本字也毛詩假荏荏之荏爲之耳何氏古義謂荏通作恁引說文下齋之訓借爲柔弱非是染釋文音冉其實染卽冉字之借說文冉毛冉冉也王粲迷迭香賦捲之異體此說是也（莊子讓王篇捲捲乎后之爲人釋文捲捲用力貌字仍作捲）

何人斯

序云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蘇氏詩傳曰何人斯爲刺暴公而本詩主言何人葢譖出于暴公而何人預焉刺何人正以刺暴公也虞東學

詩曰何人必蘇公素所交好之人而新附暴公者故以從暴爲疑反覆究詰至末章責以反側其義顯矣歐嚴苴以何人指暴公既與二人從行不合集傳謂不欲直斥暴公則詩中業已指名無容曲爲之說承珙案正義云經八章皆言暴公之倡疑其譖己而未察故作是詩以窮之此疏是也益全詩但維暴之云一語微露本意而其餘皆指何人言之欲窮極何人之情乃所以實暴公之譖意在於此而文成於彼此詩人諷諫之義故序特據事直書曰刺暴公曰作是詩以絕之也

箋云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稽古編曰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幽王時鄭尙未遷暴未爲鄭有且與雒戎盟于此則暴必近雒意暴亦東都畿內國今懷慶府溫縣蘇忿生之國今懷慶府蘇者蘇忿生之國今懷慶府溫縣暴二國境土犬牙相入故嫌忌而相譖承珙案路史暴辛公采地鄭邑也一云隧（隧上當脫一暴字成十七年左傳云楚侵鄭及暴隧是暴一名暴隧春秋時鄭地也）其地在今懷慶府武縣境與溫接壤高誘注淮南精神訓云訟閒田者暴桓公蘇信公也此語必有所本王志長謂蘇公被譖之事必有關於社稷安危若止同列得譖相詬厲之言何足登之於雅張氏詩貫鉤謂平王之廢暴公實陰構其開而蘇公乃因之得禍此眞無稽之說也君臣朋友皆人之大倫此詩雖止絕交而其詞反復推詳婉而不激所以爲溫柔敦厚之教彼谷風亦朋友

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傳陳堂塗也箋云堂塗公館之堂塗也陳碩甫曰塗當作涂周禮匠人堂涂注引爾雅釋宮堂涂謂之陳毛所本也孫炎郭璞注並云堂下至門徑堂涂在門內詩曰逝陳則入門矣而不入我室所以聞聲不見身也鄭以上章云不入我門不入唁我故謂堂塗爲公館之堂塗但公館在他處與我聞其聲文不相承箋失之承珙案聲不必專指言語聲音凡通問皆可謂之聲王氏總聞曰當是過門留語而去姜氏廣義曰天下豈有聞聲而不見其身者益通問而不請見也二說於情事爲近正義以公館爲舍客別館益其人至此通問而去故雖聲息相聞而面目不接無疑於逝陳之與不入門相戾矣戴氏纘詩記

以陳爲屋壁塗墍之側過陳而聞其聲但不見其身耳此泥於聲爲音聲其解陳字尤屬肊撰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斯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黃氏元吉曰孔疏謂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所辨甚明上章由梁而至陳自遠而及近也此復以梁言者忽而在梁正見其蹤迹之詭祕也承珙案匪風傳用爾雅迴風爲飄文此但云暴起之風者惟狀其去來之疾不取迴旋此詩前四章三言逝梁一言逝陳則正義所云數過其國而不入者是也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一者之來見我于女亦何病乎正義曰毛云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不入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是章夫相成也承珙案毛於盱字無傳者當同卷耳訓吁爲憂以吁盱皆忡之假借說詳卷耳不必同下章訓祇爲病但曰憂曰病皆承上文攪我心而言壹者之來卽指上入者是也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一者之來見我于女亦何病乎正義曰毛云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病也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此乃讀符鄙切與易之泰否書之否德同音皆否字引申之義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引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

行所出皆謂詛耳小于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荊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問子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以上皆駁異義文　是盟用牛也承珙案曲禮正義云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是毛韓略同但韓言盟不言詛者以盟足該詛毛不及牛者自專指詛時所用之牲正義引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是也

有靦面目傳靦姤也箋云姤然有面目女乃人也正義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姤面靦也然則靦與姤皆面見人之貌也稽古編云釋文姤面醜也與孔疏異案韋昭國語注亦云靦面目之貌正義云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是也但詩爲寺人所作而名篇以巷伯故箋有寺人傷其將及巷伯之語然詩中未見此意末章言凡百君子則不止於將及巷伯矣故後儒以寺人卽巷伯者亦非無理蓋詩篇名有作詩者自名亦有采詩者所名此詩或作者自稱寺人而采詩者名之以巷伯不見周官惟見於襄九年左傳宋災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卽以巷伯爲寺人意巷伯本內奄之通稱後漢書宦者傳贊況迺巷伯寺人之職也　故經言寺人序稱巷伯與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後漢書宦者傳序云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詳其詞意似皆以此詩卽巷伯所作然則以巷伯卽寺人其說不始於宋儒矣孔融傳駁復肉刑議有冤如巷伯語尤足見是巷伯被讒面作禮記緇衣正義乃謂寺人傷讒巷伯擢將及已故作此詩章懷注後漢書又謂巷伯被讒將刑

寺人傷而作詩其言又皆與鄭異然而皆非也
稽古編曰案序故作是詩也下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巷伯卜內小臣上衍奄官寺人四字疏申序謂經無巷伯字而篇名巷伯故序解之曰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則知序未脫此四字矣又申箋謂巷伯內官用奄上士四人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此官于宮中爲近是箋文內小臣解巷伯非解寺人也不應云寺人內小臣下文云奄官不應上文先出奄官則知箋文直當云巷伯內小臣也而中間奄官寺人四字皆衍文矣阮氏校勘記段氏毛詩傳說皆略同承珙案此明箋無奄官寺人四字其辨甚晰而必謂序有巷伯奄官四字則終未敢信三百篇之序文例多同從無於作是詩也之下贅以解釋篇名體同故謝或將此注爲序文是亦不以序有四字爲然唐石經序文無此四字正從定本可見唐人以序有巷伯奄官者爲俗本當時所不用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承珙案尚書禹貢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并引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此詩首次二章皆言成是蓋錦本非貝以織作萋斐而成爲貝文下章星亦非箕以踵舌哆侈而成爲箕象皆謂羅織細碎之故巧構形似之言以成其罪爾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人之罪或云緝緝有條理皆望文生義耳至說文引詩緝緝幡幡則段氏云幡幡二字當云翩翩而誤舉下章之幡幡猶生民或舂或抌而誤云或簸或抌者是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段氏詩小學云說文多字注引詩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愼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譸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承琪案此疏誤會箋意箋誠不誠三字誤倒上言誠心而言王將不信下當云欲其不誠者惡其誠也蓋讒人相教以不誠之言庶幾巧於取信若言過誠實則不能巧何以致王之信受文義自當如此疏說與箋不相應且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等語亦於理不順殆據誤本箋欲其誠者惡其不誠故云須誠實言之而不知與上文誠心而言王將不信之語相戾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釋文捷如字又音妾承琪案漢書楊雄傳蘇林注曰唼音詩唼唼幡幡之唼是讀詩捷字作唼古字捷接多通故亦通作唼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云唼喋烏食之聲也彰越傳集解引徐廣曰喋一作唼匈奴列傳喋喋而佔佔索隱引服虔曰口舌爲喋益此無正字作唼作喋又假倢假捷爲之故集韻云捷捷譖言或从人亦作唼總之皆口舌多言之貌故傳云捷捷猶緝緝也毛傳故訓之祖凡言貝者皆比儗切合非泛爲蒙上作解後儒望文生義以捷捷爲儇利貌失傳旨矣幡者反也嶽之初筵傳幡幡失貌箋云幡幡猶翩翩也翩其反矣逸詩偏其反而箋形容反覆不定之貌故傳云偏反箋韻語皆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承琪案遷去者譖人相戒以爲術不工恐無以堅王之信而或有遷心耳鄭以遷爲訕謂王將訕誹譖者實不如傳義明易正義乃云以遷去爲理不安故易之非是又此兩章爾字女字箋疏皆以爲譖人相戒教之辭其義不易蓋兩章皆言謀欲故當爲謀譖譖者自相爾女後儒多以爾爲詩人爾譖者且謂是忠告之言迂矣

騎人好好勞人草草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戴氏詩考正曰爾雅旭旭憍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憍蹇之貌讀旭爲好承琪案邶風旭日始旦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作讀若勗誤）字林呼老反是旭好聲同字通毛傳訓喜者自由好字引申之意爾雅作旭或古本詩借旭爲好段氏說文注轉謂今詩好好字爲旭旭之借非是至爾雅慅慅勞也郝疏引詩勞人慅慅郝昺在北宋初或猶及見韓詩說文慅動也此則三家詩用其正字毛詩又借草爲之耳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集傳云再言彼譖人者甚疾之故重言之或曰衍文也承琪案此以爲衍文者疑謀字不入韻耳顧氏詩本音以者與虎韻江氏古韻標準謂首二句復次章以起下文爲無韻之句惟段氏音均表云謀本音在之哈部巷伯以合韻者虎字猶毋本音亦在第一部蝃蝀以韻雨是也孔氏詩聲類云謀字詩凡九見或讀爲媒或讀爲每唯小旻民雖靡膴或哲或謀及巷伯六章似皆讀爲姥且巷伯一篇之中二章以謀協箕六章以謀協虎是在當時固可兩讀矣

今廣韻上聲有㦰字文甫切承珙謂皇皇者華周爰諮謀淮南脩務訓作諮謨史記陳杞世家集解引徐廣曰謀一作謨是謀謨同字亦當同音故可叶𪊲虎猶集讀爲就貀讀爲身之例也一說禮記緇衣注後漢書朱勃上書記馬援引詩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若上文有彼譖人者二語下不應忽變稱譖人則似本無卒首二句今本有者因文章說衍今案漢書辰太子傳壺關三老上書引詩取彼譖人投畀豺虎亦同今本作譖則此說亦未可信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先從近小者始承珙案猗與倚同字倚者依也凡因依者皆自此加彼之意故傳云猗加也毛意當以楊園喻近小畝丘喻高大謂譖人者由近而加遠由小而加大如楊園之道而橫侵及畝丘也箋語似與傳相反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釋文一本云作爲作詩校勘記云攷正義本是作爲作詩與一本同此二本之異在第二字正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箋竝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所謂乖者經字既是此不復有二作而箋訓有之是其乖也正義之意據其箋有二訓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謂不當有二訓也段氏云詩爲字誤當是一本云作而作詩也正義曰當云作而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據此則孔疏本原是作而作詩也承珙案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作起也孟子起而

毛詩後箋卷十九終

黟縣黃士陵初校
益陽蔡芳覆校

小雅谷風之什

谷風

序云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案此序首句但云刺幽王詩中寘予弃予等語焉知非君臣道睽進若加膝退若墜淵之謂而序下及傳獨以爲朋友之詩自當有所受之韓詩外傳載宋玉讓其友引詩曰將安將樂弃予如遺是毛韓義略同此後則新序雜事五宋玉事與外傳同蔡邕正交論風俗通窮通篇並云谷風有弃予之怨朱穆絕交論亦同兩漢儒者無不以此爲朋友之詩若後漢書陰皇后紀光武詔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其下引小雅曰將恐將懼維予維汝將安將樂汝轉弃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此但取恐懼安樂爲義非詩本旨

維風及頍傳頍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稽古編曰風薄指頍風相扶指谷風也頍風力薄不能上升頡谷風扶之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此甚明嚴氏譏毛以焚釋頍誤矣傳語簡貴豈可以粗心讀之哉且焚從下而上頍從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郭璞因之耳據爾雅正文未見其必然也扶搖謂之焚郝華之扶搖信從下而上矣焚輪謂之頍焚取象於火火乃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注爾雅者止因頍是下墜之名故爲此解然以字義考之頍从禿聲禿兒又暴風也隤从自貴聲下墜也說文諧書故同俗通作頹是頍隤本各一字不得援下墜之隤釋暴風之頍扶薄當爲迫義谷風頍風皆欲上升相迫則其升愈速喻朋友相規切則德業益進也疏以風薄指頍風相扶指谷風特通毛鄭兩家之說毛意未必然也陸農師曰風之鋭而上者爲焚風之旋而上者爲頍莊子曰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焚是也羊角即頍是也今羊角旋轉而上如燄焚輪之象也案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然謂之羊角陸義應本此合之爾雅則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允協可正景純之誤承珙案焚輪爲疊韻字文選海賦謂濆淪而滀潨注濆淪相糾貌江賦神螭蜃蜧以沈游注蜧蜧行貌又

或混淪乎泥沙注渾淪輪轉之貌封禪文紛紜羅鄂注引張揖云紛綸亂貌此皆疊韻形容字與焚輪同頍風曰焚輪者謂其回旋糾亂之狀猶之乎紛綸混淪也陸氏燄焚車輪之說尚非古義惟南原道訓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注云抮抱了戾也扶搖如羊角轉曲繫行而上也案了戾即紛綸糾錯之謂亦即所謂焚輪者也但旋風迴轉無定其力自薄且不能久得當方應候之谷風助之而其升愈速故傳云風薄相扶而上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落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承

珙案此章自傳箋後劉原父蘇潁濱及呂記朱傳諸說皆以爲天地之功有所不足生物之恩及於崔嵬是爲大德一草一木偶然叔蔞是爲小怨惟嚴緝范傳獨以谷風爲暴風及雨及讀以喻毒變草叔木蔞則專變愈甚喻當大患之時必賴朋友以濟此蓋泥於經文無不二字以爲草木盡叔耳據正義引定本及集注云草木無有不叔葉蔞枝者則正義本不同可知今觀正義云雖至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叔者無能使木不有蔞者可見傳文無有不叔葉蔞枝者當作無不有叔葉蔞枝者無不有卽偶然有之之意非謂草木盡叔也中論脩本篇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叔何草不蔞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此雖不爲

朋友德怨之喻然其言草木猶有枯落正與傳箋同也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王雪山曰怨字以聲取芄紈作越亦可叶

德陳氏毛詩古音考曰怨似宜音威與嵬蔞爲韻然獻玉歌以怨與汝分韻楊雄逐貧賦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以怨與焉山韻諸如此類尙多讀者似宜以韻爲主此則仍謂末二句無韻也顧氏江氏皆同段氏音均表云怨本音在第十四部

類 詩谷風合韻嵬蔞字讀如伊此與北門之敦讀推采芑之焞讀推碩人之頎讀畿新臺之鮮讀斯正同孔氏詩聲類云此章嵬字連上章頹懷遺爲韻與正月之又有嘉肴召閔之不云自

承珙案諸家以段說爲近又案詩鬱彼北林周禮注作宛疑古怨字本有鬱音古韻物月爲脂微之入怨讀若鬱正與嵬蔞四聲同部不煩合音也

蓼莪

序云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釋文養餘亮反注除鞠養也穀養也二字餘竝同承珙案陸氏從切韻以養育之養爲餘兩切謂飲食之也以供養之養爲餘亮切謂凡服事也蓋分爲上去二音漢魏以前未必有此區別然此序言終養自兼服勞奉養言之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齊禮記文王世子齊元而養皆謂侍疾檀弓事親左右就養注謂扶持故箋以親疾將亡不

得見釋終養是也晉王褒齊顧歡竝以孤露讀詩至蓼莪哀痛泣涕唐太宗生日亦以生日承歡膝下永不可得因引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詩是自漢至唐無不以此詩爲親亡後作者歐陽本義乃謂鄭箋泥滯試思詩中無父無母銜恤靡至等語尙得爲父母在之辭耶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傳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莪已蓼蓼長大我各本作俄故此從相臺本謂之蒿與者喻匪非莪反亦從相臺本親之以爲非莪反

非二物詩言者莪傳云莪蘿蒿也是莪乃蒿之一種耳陳長發謂莪美蒿賤之說未知何據是也嚴緝據爾雅蘜之醜秋爲蒿及彼注疏蘜蕭莪蔚之頻始生氣味各異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之語以爲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則粗惡不可食矣緝子初生猶是美材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子此說於取喻甚合且與首句蓼蓼長大下文生我劬勞語意尤融貫陳長發又謂其於次章伊蔚終屬難通承琪案下傳云蔚牡蒿也用爾雅文蔚既名牡蒿自當以郭注無子者爲是陸疏云牡蒿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不知角蒿兒本草唐注及蜀本皆云有子擇雖以爲角蒿卽蔏蒿亦卽蘿蒿然則陸疏乃以莪爲蔚其誤明矣莪爲有子蔚爲無子草木自以有子者爲材匪莪伊蔚正謂其無子者爲是陸疏云牡蒿八月爲

與上句一例未見其難通也焦里堂曰毛傳之義每寓訓詁中其言雖略尋之可得此訓蓼蓼爲長大若曰父母生之使長大者子也今則不能終養非子也而他人矣視莪而以爲蒿傳義不如是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傳餅小而盡罍大罄盡也箋云餅小而盡罍以餅喻王室之不富罍以喻諸侯之貧匱王室之不富爲罍恥者是爲主罍者之恥卽酌者也承琪案此實事外添設經但言罍恥不言酌罍者之恥左傳昭二十四年鄭子大叔語范獻子云詩曰餅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正義曰餅是小器常棄受於罍今餅罄盡罍更無物以共餅惟是罍之恥也此疏釋詩不誤惟謂餅喻周罍喻晉則非是詳左傳

上文云今王室實紊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其下卽引詩云云蓋以餅自喻以罍喻晉謂王室衰弱非小國之憂而大國之恥耳集傳以餅比父母罍比子語意倒置劉氏瑾謂但取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餅罍之大小究有未安嚴緝則據易贏其餅儀禮罍水在洗東謂餅以汲水罍以盛水餅罄竭則罍無所資爲罍之恥猶子窮困則詒親之羞此說雖勝集傳然序言刺王仍當以箋疏爲正但大旨謂民勞失養乃國家之恥猶所謂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者不必以罍喻富眾餅喻貧寡後漢陳忠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罄矣惟罍

之恥言已不得終養子道者亦上之恥也忠於安帝建光中上書在鄭箋之前其釋詩最合經旨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傳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尙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承琪案此箋似非經意亦失傳旨傳以鮮爲寡者蓋鮮民猶言孤子卽下無父無母之謂經傳雖多以孤爲無父之稱然管子輕重已云民生而無父母者謂之孤子孤寡義同此鮮民所以訓寡也放齋詩說曰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言其薄德而冥怙也哉氏東原曰春秋傳葬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孤之意故無怙恃者曰鮮民二說義亦可通或據鮮斯字通謂鮮民如論語斯民之例然末章兩言民莫不穀皆對我獨而言是言斯民同處亂世而未至抱恨終

天則猶勝於我不應此章乃統言斯民之生不如从也大戴禮用兵篇子曰鮮民之生矣不如从之久矣盧注以爲困於兵革之又顧文例殊不相比附非其義也至出入腹我乃承上而總言之傳云腹厚也是統言愛厚箋以懷抱申愛厚之義正義以孝子其父母遭兵而从以附會王褒之事亦鑿甚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案怙恃傳箋無訓唐風鴇羽父母何怙傳云怙恃也恃賴也蓋怙恃皆依賴之義故此箋云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釋文引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雖分別釋之大旨亦同說文負恃也是也正與韓詩相轉注恃又通持小宛果贏負之傳云負持也是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傳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之正與韓詩相轉注恃又通持小宛果贏負之傳云負持也是也

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正義申釋以生我爲本流氣以生我鞠我爲懷妊以養我是也其又云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分疏皆不甚切當箋但云畜起不兼止義覆育爲覆近而愛育旋視爲去之而反顧語亦未晰承珙案首二句生我鞠我自指初生之時楊子所謂父母人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是也以下三句六我字皆相對爲義箋云畜起也自是讀畜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畜字我謂有時作之使起則拊我乃撫之使止也後漢書梁鴻傳作撫我畜我箋云律律猶烈烈也

大東

序云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正義曰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序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已怨而王政大

文巉危高也讀若厲玉篇廣韻作嶜云嵓切山高貌古有嶜山氏禮記祭法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然則烈烈爲山之高峻故傳以爲至難下章南山律律王介甫以爲山之崒嵂說文無嵂字玉篇有嵂字云嵂山律律砑危石文選七發上擊下律注云律當爲嵂是嵂同字故傳云律律猶烈烈也

大東

序云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正義曰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序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已怨而王政大

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案次章小東大東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厥蘇多從之惟范氏補傳云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柚皆爲之空觀序下正義云言東以廣之則似以小東大東爲東方之小國大國者與序言東國義合商頌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此亦以小大言國者惠氏詩說引魯頌遂荒大東箋云極東周禮日東則景夕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以證此詩之大東是也若東人之子則仍當從傳指爲譚人耳但幽王虐取於民東西當皆被其害未必獨於譚轂之人所謂西人之子恐亦是指小人之在位者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傳興也饛滿簋貌飧熟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案傳意止當以首二句爲興箋謂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是也其下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此則正言周家貢賦賞罰之道是賦而非興矣韓詩外傳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鹽鐵論刑德篇亦有此語蓋皆與毛義合鄭箋以君子所履承有饛二句小人所視承如砥二句似非毛旨墨子兼愛下篇引詩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王逸注楚辭招魂引詩其平如砥義並可通至薪是穫薪上薪字卽槱薪之槱之薪樊光孫炎注爾雅采薪卽薪皆引此詩白華樵彼桑薪正義曰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

佻佻公子傳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嬥嬥往來貌王氏源流尤確也

佻佻亦謂其獨行無依非必毛傳因行彼周行而遂緣辭生訓也

苕公子西京賦狀亭亭以苕苕固爲高貌亦孤迥無依之意此薪是穫薪尙可載也傳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尙庶幾也庶幾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承珙案上文無浸穫薪毛云穫艾也鄭云穫落木名也蓋字本從禾作穫鄭依爾雅從木作穫毛謂是已刈之薪鄭謂析穫本以爲薪說文樸或作穫某氏爾雅注陸璣詩疏皆與鄭同實則毛鄭義並可通至薪是穫薪上薪字卽槱薪之槱之薪樊光孫炎注爾雅采薪卽薪皆引此詩白華樵彼桑薪正義曰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

也惟傳云載載乎意也正義曰又言薪蓄是穫刈之薪者尙以爲可存載於意當餘而掌之以爲家用此解殊迂迴難通段懋堂云意當作車承珙謂彤弓尊言載之傳云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此傳意字或車字之誤載車如孟子輿薪之謂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稽古編曰肖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翁氏詩附記曰上句只概言東人與西人相對說未嘗明說譚人則西人亦不明說某地之人乃與東人詞順也此下則舟楫之人私家之人亦各就一事指陳之而鄭獨謂舟當作

周此處忽明出周字是何文理承珙案若作周人仍與西人無別且經言人不言臣也舟人私人自卽於西人之中特舉其卑賤者以見官之師旅不勝其富耳或疑熊羆不可爲裘不知周禮穴氏掌攻蟄獸獻其皮革注卽以爲熊羆之屬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大雅韓奕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莊子豐狐文羆蓋皆爲裘之用不必以後世無熊羆之裘爲疑卽如玉藻之虎裘又豈後世所有邪何氏古義云說苑見正諫篇載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此卽所謂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者也

酒矣此第就一人言之未見其偏意范氏補傳云釀秫以爲味亦非薄也西人視之不以爲漿而無故輕用之所謂無所愛惜也因此欲以五章首四句合東人之子以下爲一章割裂章句尤爲無理承珙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三斗之穆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粲粟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穀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從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鈐刀耡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

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此引詩之意正與毛同其義甚古不可易也

鞹鞃佩瑮不以其長傳鞹鞃玉貌瑮瑞也箋云佩瑮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鞹鞃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陳碩甫曰釋文鞹又作琟爾雅作琟說文無琟字作鞹是也鞹鞃謂珮玉鞹鞃然非謂玉也傳玉貌當作佩玉貌三字蓋脫一佩字耳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鞹鞃佩玉貌又集韻四十一迥琟佩玉貌皆可證承珙案一切經音義云鞹古文琟同是佩玉貌之琟字古人只作鞹矣說文亦無瑮字爾雅毛傳瑮瑞也者蓋謂瑮卽瑞之假借崧高以作爾寶傳云寶瑞也是瑞與寶同義故此箋以瑞玉爲佩者言以寶玉爲佩非必

指桓郎蒲璧之瑞芃蘭箋又云容容刀也遂瑞也亦謂遂爲瑞之假借也爾雅又云繼綏也此則謂佩玉之組與此詩之璲專言玉佩者無涉續漢志謂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敦貴賤有殊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敦非兵旗於是解去敦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鞗鞗佩璲此之謂也此誤以爾雅之繼當詩之璲不知詩言不以其長刺美其佩而無其德夫玉以表德無關於組後儒以鞗鞗爲長貌謂與之以鞗鞗之佩玉而西人曾不以爲長亦由誤混璲繼爲一也

終日七襄傳襄反也箋云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從旦至（各本無至字此从岳本）莫七辰辰（各本少一辰字亦从岳本）一移因謂之七襄文選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注引辭君章句曰襄反也是毛韓義同正義述

毛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又云襄反者謂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承琪案此疏非是經言日並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蓋反卽更也呂覽愼人篇返瑟而弦察微篇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具患又將反以自多高誘注並以反爲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謂更其肆者乃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爲反下文不成報章傳云不能反報成章此反乃迴反之反兩反字義異疏一例釋之誤矣

皖彼牽牛傳皖明星貌何敦謂之牽牛正義曰何敦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敦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敦亦名爲何牽牛如爾雅之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曰且（各本作旦誤）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正義曰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然則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何氏古義曰按太白名號甚多獨不見長庚之稱其廣如一匹布著天者雖名長庚乃妖異之星非常見者不應與啟明對言鄭樵則以長庚爲水星謂金水二星附日而行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夫水星自名辰星古來載籍未嘗聞以長庚呼水星也且據史記稱太白出以辰戌入以丑未辰星出入亦常以辰戌丑未安得每日東西見乎及考張揖廣雅則云太白謂

之長庚或謂之大囂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韓詩案此見史記天官書索隱毛傳亦皆指爲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二字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然孟康有云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半爲經天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今使每日皆東西兩見豈每日皆經天乎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承珙案夾漈分金水二星之妄前人已多言之陳長發駁之尤快稽古編曰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在日西行昏度則在日東耳如鄭言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矣豈不謬哉至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氏管城碩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

之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賦衛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爲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

有捄天畢傳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翦鼎實正義云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

施士丐毛詩說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意皆與毛鄭合歷舉諸星竝是虛名無用之意章末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卽承上四句申明所以不可之意故傳云翕合也正義以爲此星合聚相接其舌非是又言箕星踵狹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亦非是傳義蓋謂箕舌雖張而不可以簸揚則如合其舌而已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聚玉篇引詩作吸云引也亦同箋義此解本句可通但箕之引舌未見其不可簸揚耳斗之挹物必平其柄乃能有所盛若高揭其柄則斗魁且傾仄而外寫故不可以挹酒漿亦徒揭其柄而已後儒或以箕引其舌斗揭其柄爲西人悉索東人之象非經意也

四月

序云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稽古編曰四月篇當亂而行役之詩也韓詩祇以爲歎行役嚴緝譏其未盡詩意當矣毛傳質略不明王肅述其意以爲四月行役六月未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孔疏非之以爲序不言征役傳亦無此意因引孫毓語謂從征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莫乃歸又行役不親祭祀攝主修之亦未有闕豈有數月之闕而以爲刺孔又自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之忍復闕二祭彌應多怨何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源案序傳雖不言征役自指師尹與王蓋呼天而愬之也此詩亦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亂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然詩人託興恆據目覩爲言六章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字非僅怨也直是詈矣源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昊天不傭昊天不平等句箋皆以昊天二字讀斷下二字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稽古編曰漢唐諸儒解此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乎忍使我遭此亂孔仲達既以此說爲悖慢之言而復曲爲之說引正月詩怨父母爲比不知匪人二字非僅怨也直是詈矣源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昊天不傭昊天不平等句箋皆以昊天二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與王蓋呼天而愬之也此詩亦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亂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

耳又此特依鄭義爲遇亂自傷當少易其說耳若以爲行役思
祭之詩則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承珙案匪人二句諸家
多有以害理而易之者王楙野客叢書云鄭箋豈先祖爲非人
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范氏
補傳曰一章歎先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忍我受禍而
不知卹乎何氏古義曰禮卿大夫宗廟四時有祭今以行役于
外而此典缺焉不修我先祖獨非人情乎所望於後人之報本
反始者謂何盍能姑含忍予而無怨恫否也諸說義皆可通但
大雅雲漢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文句與此正同不應異解王
肅以忍予屬王不如曰先祖胡寧忍予之久役于
外乎蓋行役閱祭其咎在王而自呼其先祖者此詩人無可奈

何之語也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稽古編曰詩腓字凡三見采薇生民傳皆
訓避獨此傳訓病訓避之腓與芣與薜君曰腓變也但變而黃也毛
善注文選引韓詩曰百卉具腓腓與芣與薜君曰腓變也但變而黃也毛
蓺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據李言則毛詩作痱唐世寫詩
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按勸記云釋文腓
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
傳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承珙案文選謝靈運戲馬臺詩注
稽古編作謝瞻誤引韓詩具又作俱稽古編仍作具亦誤玉篇疒部引詩百卉具
痱雖未著毛韓然作具則當是毛詩玉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
毛詩本百作痱者蓋韓作俱腓毛作具痱陳氏之說未爲無據

離瘼矣爰其適歸傳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
國將病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
於各大於此皆作爲稽古編作玉篇引詩亦作爲亂離憂病也
按亂離者也是之歸於亂也說民詩考正曰杜注云爰於也言禍
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王介甫曰亂出乎上而受
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承珙案箋逢此百
罹傳云罹憂也釋文罹本作離斯干釋文同說文無罹字古祇
作離尹宙碑遭離寢疾離即罹也此詩亂憂病三者連文正義
以爲政亂害民國有憂病是也鄭箋解爰其適歸以爲亂有所
歸與左氏合此古義也又案爰家語作矣此必本三家詩何以
明之文選潘岳關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曰韓詩亂離斯莫爰
其用韓詩故云宜爲莫字但李注所引韓詩爰其適歸當本
作矣寫文選者以形近致誤或毛詩口熟遂改爲爰耳葢群君
以莫爲散家語辨政說苑政理引此詩亂離斯瘼瘼皆當作莫皆云
傷離散以爲亂是韓詩以離莫爲離散本與毛訓憂病異義夫
上言政亂離散下文當云矣其適歸故家語作矣今說苑本作
爰者亦傳寫誤耳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云亂
離斯瘼欲以安歸李注引韓詩及群注瘼字爰字雖傳寫誤
同毛詩然任表云安歸正矣其適歸之意此亦足見韓當作矣
與毛異字異義也

和世疾邪賊曰厥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仲長統昌言法誡篇曰創離斯瘼怨氣並作凡此皆用韓詩依遵注則瘼皆當作臭

廢爲殘賊傳廢伏也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伏於惡釋文云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曰說文云伏習也恆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訓廢爲大與鄭不同稽古編曰伏當依王肅及定本改爲大爾雅釋詁廢大也傳以大爲伏當是後人傳寫增入心旁伏訓慣習箋語益無慣習意其言大於惡則正是大爲殘賊也是箋詩時原據傳中大字爲說鄭王述毛本同孔陸皆以爲異誤矣洪筠軒曰列子楊朱篇廢虐之主張湛注廢大也列女傳引詩廢爲殘賊言伏於惡是三家詩義鄭箋言伏於惡宋本可證俗本改作大於惡非事亦非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正義曰說文云鶉鵰也從鼓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說文又曰鳶鷙鳥也鶉鳶皆殺害小鳥故也小雅四月匪鶉毛曰鶉雕也隹部隼下曰一曰鶉字鶉者鵻之省鵻字與隹部雜字別又說文鳶鷙鳥也从鳥弟聲段云說文自鵻至鵰九篆皆鷙鳥痴於鳶鴞言之者鳶以專反鴟直謂鷙鳥而已矣詩匪鶉匪鳶正義鳶作鴞引孟康曰鴞大雕也又引說文鳶鷙鳥也是孔沖遠固知鳶即鴞字陸德明乃作鳶云以專反今毛詩本因之又以與專反改說文鳶字之音誤之甚矣鳶即鴟弋之字說文鵰雖也雖今之鷂鷹夏小正作弋字變爲鳶鳶行而弋廢矣鳶讀與專切者與鵰疊韻而又雙聲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鳶即鴟也然則倉頡有鳶字从鳥弋聲

許無者謂鵽爲正字鴈爲俗字也大雅鴈飛戾天魚躍于淵語與四月相類鴈亦當爲鴈箋云鴈鳴之類言類則別於鳴經文字本爲鴈明矣正義又引說文云鴈鷖鳥也此亦引說文鴈鷖鳥而從俗寫爲鴈耳蓋唐初已認鴈爲鴈二字不分故正義不能質言錢獻之曰晉以前爲聲所從同讀之亦同又別爲鵽轉從舒聲讀亦無異後世因鴈字艱于書寫趨易作鴈遂令諸經凡鴈悉改爲鴈四月傳鴈貪殘之鳥也旱麓箋鴈鳴之類又誣妄其音讀之爲悅宣切鴈从弋聲亦不得有悅宣之音其謬首見於陸德明釋文一音悅宣切一音以專切而玉篇乃以鴈字爲正反云鴈字同上眞所不解者矣更有疑者爾雅鴈鳥醜其飛也翔鷹隼醜其飛也翬大飛力大則飛大力小則飛小翔之勢小于翬則鴈鳥比鷹隼爲物亦減若鴈既是鴈則當屬鷹隼醜不當與烏連舉爲類疑鴈別爲一鳥又射鳥氏以弓矢敢烏鴈注烏鴈喜鈔盜便汙人二物亦竝舉穆天子傳烏鴈郭璞注鴈鵽也鵽雅之俗字郭意直以鴈爲雅是鴈烏之鴈必非鷖鴈之鴈可見或別爲一字本有悅宣之音俗乃溷于鴈遂一往而不能考正然實不識烏鴈之鴈當爲何物應爲何字也又鴈中庸釋文亦作鴘漢書梅福云鴘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又與鵲竝舉是此鴘必非鷖鳥與烏鵲連屬相稱者大半相近之物特難于究證存此疑以俟通儒可也承珙案錢氏段氏謂鴈鴈鴈不得爲一字是也必據說文作鴈謂詩鴈字皆

北山

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

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定言役使不均也范氏
詩濬曰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已盡通篇
之意後四章但言役使不均而失養之怨自明姜氏廣義曰二
章言天下孰非臣而父母惟有子王無我非無可使之臣親無
我更無可依之子何爲從事獨賢不容終養也三章旅力方剛
經營四方是報國日長之意故此篇孝子之悲思非勞臣之感
憤也承珙案二說以此詩通章意主不得養父母故可以怨足
破李迂仲謂北山懷怨不及北門大夫之說呂覽慎人篇云舜
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
有之也焦里堂曰當時蓋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以爲
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孟子不獨論舜

兼以明詩承珙謂此當是不韋之時經師道絕六籍榛無門下
食客因咸邱蒙事而遂誤託於舜耳毛公遭秦滅學而獨與孟
子合其源流斷非三家所能及矣
率土之濱傳率循濱厓也正義曰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
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
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
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各本脫外字從校勘記補有瀛海環之是地之
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
至之內見其廣也或據漢書王莽傳白虎通義喪服引詩濱字
作賓遂疑二家有作賓者爲率土賓服之義似與莫非王臣意
更協承珙案濱賓乃古字通用此濱字除白虎通義王莽傳作

也葢旁皇者疊韻形容語單言之則曰旁旁曰皇皇義皆相似耳

旅力方剛傳旅眾也稽古編曰書秦誓旅力既愆孔傳亦訓眾李氏仲汪疑此及北山兩旅力但指作詩者及良士是一人之力不得云眾力故改訓爲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注及後漢傳毅傳注爲證訓旅力爲陳力於義亦通嚴緝云秦誓夏氏解云眾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爲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案華谷斯言得之集傳曰旅與膂同蔡沈書傳宗其說殆非是古膂本作呂象形篆文始作膂从肉从旅膂旅通用古未之有惟黃公紹韻會云然此特因朱蔡而附會非典也說文呂脊骨也象形膂篆文呂从肉旅聲段注云秦誓旅力既愆小雅旅力方剛古注皆訓爲眾力不敢曰旅與膂同者知詩書倘以心膂爲義則其字當從呂矣僞君牙襲國語云殷肱心膂此未知古文無膂秦文乃有膂也承珙案桑柔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箋云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正義曰旅訓眾眾力非一人所能故總之而言靡有葢此旅力謂眾人之力周語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義亦相同若秦誓及北山則當如夏氏以爲一人耳目手足之力箋云王謂此事眾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意似以爲眾人之力與上文嘉我鮮我二我字不順故集傳以膂易之然方言廣雅雖云膂力也乃是以力訓膂非脊骨有力之謂方言又云膂田力也郭注田力謂耕墾也明與詩書之旅力異義不得援以爲證故知陳氏段氏之說是也

或不知叫號傳叫呼號召也稽古編曰叫號之義毛訓呼召孔申之爲徵發呼召故釋文號字讀去聲協平聲夫徵發呼召正勑勞之事不聞之所以爲安逸也今號字讀平聲言深居安逸不聞叫呼之聲義亦可通承珙案匡謬正俗引徐仙民號音呼到反乃從毛義作音顏師古謂此三章上下句句相韻宜爲號呶之號以徐音爲非由不悟古無四聲之別耳

或王事鞅掌傳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棒持以趨走言促遽也稽古編曰毛云失容鄭云促遽語異而旨同也其釋鞅爲負何掌爲棒持正促遽之實促遽必失容鄭乃以申毛耳孔云意異殆未然承珙案鞅掌疊韻字猶之憔悴或盡瘁事國昭八年左傳引作憔悴棲遲憔悴爲雙聲棲遲爲疊韻此類形容之詞義多卽寓於聲毛以鞅掌爲失容葢其時相傳故言有此訓義至鄭箋詩時已不行用此語不得不逐字生解雖促遽失容大旨相近然馬鞅手掌二物絕不相蒙且負何棒持未見促遽之意又必加以趨走二字殊爲迂曲此詩十二或字各兩兩相反棲遲偃仰爲從容自如之貌鞅掌反之義自可見莊子庚桑楚篇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釋文引崔云擁腫無知貌鞅掌不仁意向云擁腫鞅掌樸鄙之詞司馬云皆醜貌也蒙不仁猶言手足不仁不仁則手容不能恭足容不能重卽是失容之意向以樸鄙擁腫鄙鞅掌鄙者拘鄙合之司馬云醜貌皆與失容義近王郭象注云鞅掌自得也此則古訓詁多相反爲義鞅

掌不自如之貌故反之又爲自得然莊子與擁腫遷稱則郭義非是

無將大車

序云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稽古編曰此序與荀子大略篇引詩合大略篇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又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實秋得其刺焉簡主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亦同序義可見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承珙案易林井之大有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三國志趙王幹傳幹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璽書戒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此皆與序合者朱子詩序辨謂此序不識興體而誤以爲比因改爲勞苦而憂思者之作不知毛傳雖不言興然首章傳云大車者小人之所將也此小人謂小民與序小人不同故箋云鄙事賤者之所爲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據此傳箋本皆以爲興卽正義亦云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已文義明白如是而曰序不識興體何也且此詩首章與齊甫田首次二章文例大同彼傳箋皆以爲興集傳改爲比而於此又不爲比亦未免自亂其例

祇自疧兮傳疧病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釋詁疧病也說文疧病也从广氏聲毛詩三用此字爲韻白華與卑韻傷疧病也何人斯祇與易知箋知斯韻傳祇病也此皆在十六部本音何人斯

沔水卒章之義

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傳艽野遠荒之地初言朔日也箋云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傳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艽野以四月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傳奧煖也何氏古義曰按二月初吉文繫在至于艽野之下當是此時作詩之日非徂征初行之日玩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則知此大夫徂西在前歲之十二月中歷一歲至今歲之二月猶未得歸故云載離寒暑也陳氏稽古編曰此詩述毛者皆以二月爲始行之時昔我往矣卽指始行方除方奧卽是二月鄭以二月爲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奧爲四月釋昔我往矣爲初到艽野則與毛異今總兩家之義而較論之毛訓除爲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禪之時又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奧述毛者未必得毛恉矣不如鄭讀除爲余用爾雅訓爲四月與下章方奧相應也但鄭謂二月始行四月至艽野則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時非旣到時訓往爲到不亦迂乎源謂詩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爾雅余月之采蕭穫菽爲久役未歸之詞矣張氏戴氏謂二月夏四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巳月始行至丑月尙未得歸而作詩耳二月初吉正指未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奧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二月若云夏正卯月下不得言日月方除若云周正丑月又不得云日月方奧按本文二月初吉槃至于艽野之下則至艽野之日爲二月溯其啟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初以夏正言也下章自我之徂西至于艽野之地其時十

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尙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二章三章乃追敘其始發之時除者除舊布新之謂奧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民寒而聚居於隩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西以十二月至於艽野至明年九月尙未得歸經歷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爲除舊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九月肅霜而肇寒不得以爲離歷寒暑也戴氏詩考正云爾雅十二月爲涂魚切除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至秋尙未歸故云載離寒暑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承珙案諸說皆有未安如何氏謂二月爲行役後年之卯月去啟行時已閒一年陳氏謂二月爲當年之丑月皆指二月爲作詩之時則篇中不當但以九月之采蕭穫菽爲久役未歸之詞矣張氏戴氏謂二月爲丑月與方除方奧皆追敘其始行之時然奧與隩雖通而堯典厥民隩謂民避寒就煖則可究不得謂日月方煖也惟姜氏廣義云此二月若云夏正卯月下不得言日月方除若云周正丑月又不得云日月方奧按本文二月初吉槃至于艽野之下則至艽野之日爲二月溯其啟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初以夏正言也下章

日月方除傳云除陳生新正月之初日月始除之後也三章方奧傳云煖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又云方奧也由方除而方奧立言之序也作詩在今年之冬此初吉追憶至艽野之日也處東學詩云二章言昔以歲除而往日望還歸而今又歲莫則經年矣前言二月至艽野則初行當在前歲之除孔疏乃以二月之朔爲除舊布新恐非其義三章言以歲除敝行則冬去春來時方向煖故曰奧也孔疏疑于此章奧字故以除爲二月以就奧字之解不知歲除卽已向春春令固主奧也以上二說於經文全無窒礙又不悖傳義實勝諸家三百篇中兼用周正夏正但當順依經文不必偏執一解歲聿云莫與唐風歲聿其莫同彼傳謂蟋蟀九月在堂蓋九月而云歲莫者一歲之中已歷

三時卽可云莫不必以周正建子之故又蟋蟀十月其除傳云除去也箋謂日月且過去與此傳除陳生新正同是傳意本未嘗以方除爲卯月也鹽鐵論執務篇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从而萬人悲詩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詳此引詩之意所以證行役經年若如箋說以卯月始行至采蕭穫菽之時而未歸則是甫逾春行秋反之期不當遽云其毒大苦矣

念彼共人箋云共人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傳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其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其女之爲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各本在作乎從岳本改正命不汲汲求仕之辭正義曰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承共案左傳引詩之意承上文言韓起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是謂人臣靖共其職求正直之人與之爲友毛既用左傳釋詩正直則靖共句亦當同左義靖謀用釋詁文韓奕虔共爾位傳訓共爲執而此無傳者自是以共爲恭之借所解皆未必與鄭同鄭於表記曰君子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弟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注訓穀

爲祿言敬治汝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則神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此或本三家詩其義亦與左氏合其箋詩以靖共屬明君乃別自爲說本非申毛禮記緇衣有國者章善癘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此引詩意似於鄭箋爲近韓詩外傳兩引此詩其一謂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似亦以靖共屬人君其一論舜之事云以人觀之卽是也以法量之卽未也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此則去詩義甚遠荀子勸學篇首章言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又云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其下卽引詩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亦於詩意不切漢書董仲舒傳武帝策賢良制曰詩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顏注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共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此雖與鄭義略同然其他典籍言靖共者如宣元六王傳淮陽王欽與舅張博謀悖逆賜璽書曰詩不云虐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中論法象篇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隸釋苑鎮碑膺姿管蘇靖供衛上此皆與鄭異義者也

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箋云介助也朱氏通義曰若如毛訓則大爾大福成何語後篇報以介福又當訓大益介字本有二義當隨文取之承珙案毛訓介爲大亦本左氏襄七年傳云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此自當以介爲大正義亦云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杜於上文引詩下注云介助也景大也正義引定本介景皆爲大此定本是也蓋謂君子當有大福而爲明神所順因其大福而益大之古人自有此種文法如天保俾爾單厚傳引或曰單厚也正義以單厚連文謂以厚德厚天下亦其例也

鼓鐘

序云鼓鐘刺幽王也正義曰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歐陽本義謂史無幽王東巡之文范逸齋嚴華谷皆云經既有之不當舍經而徵史陳氏稽古編以爲篤論姜氏凡義范氏詩溯皆據左傳昭四年椒舉對楚靈有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之語以爲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大室皆豫州山杜注謂卽中嶽然則幽王因大室之盟遊桐柏以證幽王會諸侯於淮上之語可謂善於援據矣陸堂詩學疑之謂嵩山大室祠盛於漢武帝時未列中嶽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古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是幽王所盟者乃鎬京明堂之大室承珙案此無庸疑也嵩高爲中嶽見於爾雅雖未必是唐虞之制要不得謂起於漢世

詳見大雅嵩高篇

中嶽之山禹貢曰外方左氏卽曰大室且相距所言

其上文云夏禁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皆舉其會諸侯於外地者安見大室必爲鎬京之大室乎故以左證詩可爲明據鄭注緯在前箋詩在後亦當以從毛爲定論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正義曰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閒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閒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

毛旨也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閒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承琪案傳言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此正與三章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相對謂其用先王之樂而不知比于先王之德即蘇氏詩傳所謂樂是人非者然則淫樂之解當以王肅爲是此詩毛鄭同義孫毓誤會毛旨而以箋說爲長孔疏從之謬矣

鼓鍾喈喈傳喈喈猶將將案毛於首章將將無傳蓋有文同車之笙磬不同不知堂下樂受磬均固可以商頌之依我磬聲爲證若以鹿鳴鼓瑟吹笙爲堂上樂受笙均之證則非是鹿鳴鼓瑟吹笙自是兩事儀禮笙詩並不與瑟和即合樂眾器並作亦

未有以琴瑟之貴而隨堂下匏笙之賤者能說殊不足據傳以笙磬爲東方之樂者卽眡瞭之笙磬與頌磬東西相對笙頌皆磬名幷非與笙鏞相應之謂此詩鼓瑟鼓琴舉堂上之樂而於堂下獨言笙磬者自以笙磬在阼階東舉一方以包四面故又云同音四縣皆同也鄭注尚書皋陶謨周禮眡瞭儀禮大射皆云東方樂謂之笙與毛同義此箋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者亦卽四縣皆同之義八音金石爲重詩有琴瑟鐘磬已足賅八音不必更分笙與磬爲二器也又以南爲二南而非南夷之樂者則始于七經小傳謂南夷之樂曰任不曰南詩以雅以南及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左傳之象箾南籥皆文王之樂鄭漁仲本之幷據儀禮作樂之次以解此詩謂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三

終比歌以瑟次節笙入三終輔笙以磬三節閒歌三終歌笙相應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者稽古編駁之曰鄉飲酒燕禮歌笙閒合四節乃鄉國禮鼓鐘所詠天子作樂之事其所用之樂節與詩章未必與鄉國同區區以二篇之文附會而爲之說陋矣承珙謂笙入三終不過立於磬南而已並無輔笙以磬之語夾漈乃援以證笙磬同音直是杜譔禮經耳

稽古編曰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魏都賦注劉淵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奉祭之詩又引或說以楚茨以下四篇爲豳雅陳氏稽古編力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襄世之意集傳旣定爲公卿力農祭祀不鄉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辨說謂楚茨以下十篇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在此序以爲傷今思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襄世之意集傳旣定爲公卿力農祭祀不鄉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辨說謂楚茨以下十篇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在此序以爲傷今思古之義虞集撰詩譜謂楚茨信南山二篇所陳祭祀節次與後漢陳忠引詩以雅以南鍼任朱離注引韓詩辟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八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又云毛詩無隸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卽注語觀之辟君南義旣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堂下獨言笙磬者自以笙磬在阼階東舉一方以包四面故又云同音四縣皆同也鄭注尚書皋陶謨周禮眡瞭儀禮大射皆以南自是以雅爲王者之正樂南爲四夷之南樂其下以籥乃兼雅南言之雅舞固用籥而南舞亦用籥也不僭者傳謂和而不僭是與上琴瑟鐘磬節奏齊同鄭分雅南籥爲三舞以不僭爲舞之行列似非經傳之意正義引白虎通義四夷之樂唯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然蔡邕獨斷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籥原作管樂今以意改

爲之磬則夷樂亦未始無聲矣白虎通又載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此又似與辟君謂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雅者合故惟南方有歌要可見不僭總上樂器言之而不專爲舞者進退之旅矣

楚茨

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鄉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辨說謂楚茨以下十篇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在此序以爲傷今思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襄世之意集傳旣定爲公卿力農奉祭之詩又引或說以楚茨以下四篇爲豳雅陳氏稽古編力

禮經纘悉皆合在幽公時不應如此明備若係周公追敘更不得以手定儀文証其先世卽甫田大田竝有田祖田畯之文康成亦援籥章爲說其實所年歛幽雅未聞有琴瑟之用此幽雅之說未可信也至公卿力農奉祭則特牲少牢兩篇旣無祭祊之節而送尸亦安得有金奏邪吳易堂云禮記大夫之臣不稽首此云小大稽首其非公卿之詩決矣竊考編詩限斷其在前王時者竝無寘人後王之篇而就一王之世或事在晚歲而詩反居前或事在初年而詩反居後從其義類爲次也今按刺幽之詩節南山以下十二篇皆小人女子構讒召禍之事大東以下則賦役不均而天下皆困故年饑順敘要在幽世之限斷畫如也涕泣之道至是已窮而心猶不已乃稱引古昔以動其深

思故鼓鐘篇反復于君子之德而盛稱古樂之不僭愚謂思古之義當自鼓鐘始序特於楚茨著其說耳集傳信鼓鐘之思古而于楚茨以下盡改序說者以鼓鐘有憂心之語而餘詩無之也不知詩人感傷時事述古興懷其所指陳皆非無爲周家以稽事開國而幽王政煩賦重田卒污萊故楚茨四詩反覆農事宣王以奮武中興而幽王荒于酒色朝會盡廢故瞻洛四詩鋪陳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動之至頍弁爲角弓之反車舝爲白華之反規切尤深矣承珙案虞東此辨融會貫通可爲確論集傳公卿之說不獨祊祭求神鼓鐘送尸非公卿所有卽如絜牛騂牡之牲君婦諸宰之號奏寤之樂燕毛之禮千倉萬箱之八四刺以證此詩之棘泛指草木刺人者然猶分艾與棘爲二而不悟此棘卽蒺藜之刺由未詳玩經文其字語氣耳方八蜡之祭皆非公卿所宜有也至於既日思古則但爲想慕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萬萬曰億今汲古本傳作十萬曰億與箋同此轉寫之誤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王氏述聞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說文意滿也方言臆滿也並與億同此維億猶既盈也億字但取滿盈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承珙案傳云露積曰庾說文庾倉無屋者故正義云庾在於空非有可滿明露積者難言滿故當以數紀之又云言互辭者庾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是億雖紀數亦未嘗不與既盈相對傳箋之義不可易也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箋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肉肉字從正義本者有煎熬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將齊釋言文郭璞云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互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互就互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易傳者以祭雖有互不施之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饗各以次第之後不知此經四或字本非相爲次第或者有也四者各有其事無妨先言亨後言肆也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傳祊門內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乎生門內之朶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爲正又曰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承珙案此詩傳箋皆以祊爲門內說文祊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傍偟然則祊祭雖有正祭繹祭之別要皆在門內禮家謂繹祭之祊在門外者非是何氏古義曰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益對堂而言則門爲外非謂祊在門外也祝祭于祊爲行禮之始略如迎神之類雖其禮不傳然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爲行禮之始之明據也祭祊以前尚有灌地迎牲告幽全升臭等事不詳悉言之者與信南山互見故略之也五禮通考曰楚茨絜祊牛羊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

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禮器設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即繼之曰爲祊乎外祭統詔祝于室與郊特牲詔祝于室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而出于祊明一時事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祝祭于祊列于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非其序矣

執爨踖踖傳踖踖言爨竈有容也承琪案書大傳洛誥傳亦曰爨竈者有容爾雅釋訓踖踖敬也說文踖長脛行也从足昔聲一曰跋踖爾雅本釋此詩之踖踖合之說文長脛者自敏于行然則執爨踖踖當以敏爲本義說文一曰跋踖乃論語之跋踖馬融注所謂恭敬貌者與詩別義集傳踖踖爲敬非爾雅及毛意也

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傳燔取脾臑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脾臑燎之于鑪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取肺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薌之事故易之也承琪案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云既灌然後迎牲司尊彝之朝踐用獻尊大尊者其時亦兼報魄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正義云饋熟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故知當饋熟

脾臑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鄭注云以蕭合燒之謂饋熟時也據此是燔燎有二事毛於此或燔或炙以燔爲取脾臑炙爲炙肉生民取蕭祭脂傳云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此雖非宗廟祭事然毛意以生民之載燔載烈與此詩之燔炙皆郊特牲既奠焫蕭之事故楚茨言於執爨之下不嫌非次鄭注郊特牲亦引取蕭祭脂用毛義也至信南山取其血膋正承以啟其毛之下當是制祭時事毛不言者以本文自明彼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此亦據既奠焫蕭爲義若朝踐時制祭燎脾臑

膋無所謂蕭合黍稷也此箋又以燔肉炙肝爲從獻之俎既本禮經且於爲俎之文尤相比附後儒多謂燔燎不宜在執爨之後故以箋說爲長由不考郊特牲既奠焫蕭之文耳金氏輔之禮箋云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延設朝事燔燎羶薌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膟膋以報魄也朝事主于報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以二禮燔燎羶薌以蕭光爲饋食禮即郊特牲之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者其時亦兼報氣以侠鬯加以鬱鬯即郊特牲之既灌然後迎牲司尊彝之朝踐用獻尊大尊者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所主言之故于報氣循序立文報魄逆陳見義闕之言禮也謂其報氣氣報魄更相禮廁孝子祭其親求諸陰陽者

非一時一事曰隸曰加義取諸此注云燔燎羶薌闓以蕭光取
牲祭脂也正義以朝踐取膟膋燔于爐炭當之談矣今案此解
尤爲精細

爲豆孔庶爲賓爲客傳豆謂內羹庶羹也繹而賓尸及賓客正
義曰毛以豆言甚眾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爲有二
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尸及賓客
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
用之爲薦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
承珙案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羹房中之羹於尸侑主人主婦皆
右之司士羹庶羹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羹所以盡
歡心房中之羹其邊則糗餌粉酏其豆則酏食庶羹羊臐

豕臐皆有滑醢房中之羹內羹也內羹在右陰也庶羹在左陽
也老少牢爲大夫正祭其羹於尸庶羹四豆至賓尸則尸侑主
人主婦內羹庶羹兼有之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亦有庶羹若不
賓尸羹於尸亦庶羹四豆致爵後則尸祝主人主婦內羹庶羹
亦兼有之卒乃羹於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辨注謂乃羹者羹庶
羹據此知大夫正祭尸祝以外別無羹豆況天子諸侯之尊正
祭禮不及賓故賓長受酢後惟薦尸以羹豆羹籩必至繹祭而
後及於主祭與助祭者此詩於爲豆之下專言賓客自以朝事
饋食加羹諸豆所以事神事尸者本不待言特推廣豆之用於
賓客者以見其孔庶毛善會經旨故言此豆及繹而賓尸之時
并及於賓客耳傳繹而賓尸爲一句及賓客爲一句賓客卽經
文之爲賓爲客非以賓尸繹爲賓以賓客異爲客也正義以爲
牲祭之賓尸以爲客指正祭之賓獻又嫌繹祭在前而云
尸尊於賓故先言爲賓皆誤會傳意箋於賓客句無解意當同
毛正義申之謂既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益
疑鄭以爲賓爲客屬下獻酬交錯爲義耳然旅酬但有舉觶而
無羹豆不得牽合爲一是疏亦誤會鄭意也凌次仲禮經釋例
謂楚茨第三章皆言儐尸之禮謂執爨爲俎卽少牢下篇之鼓
尸俎爲豆孔庶卽宰夫房中之羹司士庶羹之豆獻酬交錯卽
主人主婦上賓獻尸及主人酬尸酬賓以至旅酬無算爵然全
詩節次始終皆言正祭之禮無緣第三章忽夾入繹祭此說恐
未可據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
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
酌賓曰酬至旅而酬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姜氏詩
序廣義曰獻酬交錯蓋獻尸之後而賓主導飲疏云獻酬笑語
當處祝告嘏辭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事因說羣臣助
祭而言之耳按皇尸未起而遽行旅酬非祭典次第故以爲因
助祭而類及之可謂能圓其說而張氏又引特牲禮主人酬尸
主婦亞獻賓三獻畢遂行旅酬無算爵則獻酬交錯又似應屬
於此竊謂獻羞籩羞豆之後諸臣進以酌尸獻酬者指酌尸言
之交錯同異姓皆酌尸也非旅酬之謂酬者進酒亦非自卒爵
而酬賓之謂且特牲非天子之禮儀禮殘闕或有錯簡未可據

也承珙案王禮饋食三獻既畢固有酳尸三獻然亦在祝告嘏辭之後不得以進酳當此詩之獻酳何氏古義則謂祝嘏為行禮終事引禮運孔子曰後聖有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酸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據此所言行禮次第與此詩雅相仿佛不必泥於特牲少牢之文耳案此雖善於立說然禮運祝以孝告二句究是總括上文之語如據此謂嘏為祭末則不應連祝言之宋親祠儀注改皇帝飲福受胙於亞獻終獻行禮已訖之後陳祥道以為非禮益自宋以前無祭末受嘏之事況楚茨一詩每

毛詩後箋卷二十

章次序分明究不應於朝獻之後受嘏以前插入旅酳一節竊意此蓋統言祭祀之獻酳皆有法度時宜以為受福之本獻則統九獻皆可名之彤弓傳云酳報也此則尸酢王酢后酢諸臣皆所以報即皆可言酳交錯者獻則有賓兄弟之旅酳其事皆交錯而行者也祭祀之事不外獻酢酳三者具而禮成祭之始中終皆有獻酳前後難於位置故特於中間言之所以該始終也卒者盡也自是統括祭事之辭不必泥於旅酳一節以為不當在受嘏之前即如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引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亦統言祀事得宜不專指旅酳時禮儀笑語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傳稷疾敕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

鼓鐘送尸段氏詩小學云考鼓鐘將將傳云鼓其淫樂正義云鼓擊其鐘白華鼓鐘于宮正義亦云鼓擊其鐘此篇上文曰鞉鼓此不應變文宋書禮志四兩引皆曰鐘鼓送尸正義云鳴鐘鼓以送尸是唐初不作鼓鐘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承琪案段說是也北堂書鈔亦作鐘鼓送尸（今本此下注係明人所補其引詩此句猶虞世南原文也）何氏古義謂此以金奏肆夏故但言鼓鐘非是

信南山

序云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稽古編曰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詠曾孫傳箋指成王因信南山序有幽王不能脩成王之業語也東萊非之謂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傅然周之後王可當詩人追思

者孰有如成王哉文武開拓時武功多于文治禮樂制度尚有未遑周公攝政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下始號太平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時所定康王以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武而下止有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其宜也承琪案此本長樂劉氏之說（見巖緒）而推擴之更爲周至嚴緝又云楚茨信南山一體之詩楚茨先傷今而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起即所以傷今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嚴緝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不必破甸爲乘也韓奕亦云維禹甸之不必專言邱乘

矣承琪案傳訓甸爲治者古甸田疇字皆通周禮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說文田陳也李巡注爾雅釋地田敷也謂敷列種穀之處夫敷列種穀固已含治義矣稍人注甸讀與維禹疇之疇同賈疏以爲韓詩作疇考韓詩字雖作疇訓亦當同毛爲治爾雅神治也邵二雲謂神爲疇之轉又說文敶理也理即爲治亦以聲近義同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乘亦可訓治幽風亟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乘者以下文疆理南畝皆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耳稍人疏謂鄭據韓詩爲說疇是軍陣故訓爲乘恐未必然

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稽古編曰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別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注云布殖之物各以土宜與此詩傳疏同義緜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爲大界理爲溝涂劉氏以疆爲徑畛涂道路理爲遂溝洫溝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文義相接耳然非古義也承琪案大雅迺疆迺理之下繼以迺宣迺畝嚴緝謂宣是宣通溝洫則理不得爲治溝涂總之溝涂之事自在下文南東其畝中與疆理固不相涉也

南東其畝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焉氏名物疏曰畝即田之身也古之治田者雖

有溝洫井田二法不同然田之形體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爲之其在於東者謂之東田是也其在於南者謂之南畝詩屢云南畝鄭注遂人云以南畝圖之是也范氏補傳曰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故信南山云南東其畝也朱子信南山傳云畝壟也書傳云終竟畝可以謂爲壟也漢書陳勝輟耕之壟上師古曰田中高處是正訓壟字朱子所云畝壟者只是今之田所謂若干畝非必其中之高處也長樂劉氏云遂東則畝南遂南則畝東正言順地勢及水所趨之事益于此方爲水道則於彼方爲地畝南東交互其勢宜然雖溝洫之法遂縱溝橫井田之法遂橫溝縱而其

爲畝之制則相仿也朱公遷疏義有畝以防水之說今之學者遂爲所惑不知古有遂溝洫澮川以通水之流大小淺深以次相注自不至于決溢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而卽在遂溝洫澮川之上初不聞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若然卻克欲使齊盡東其畝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無顧水防乎方氏注禮記引詩南東其畝而以廬之所向爲言可見古人竝未以畝爲防水之具矣然范氏云田喜陽惡陰未爲通論如南畝圖之爲遂縱溝橫因謂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南畝故畛橫流於遂故遂縱匠人賈疏云井田之法畛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爲東畝之圖是自西視之畝橫於東且引左傳盡東其畝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云云今案古人制田始於一畝行水始於一畛姑以一畝之畛言之

邶順水勢畝順邶勢邶縱則畝縱邶橫則畝橫此自然之理也
南北曰縱東西曰橫邶自北而注南爲縱則畝之長亦隨邶而
南曰南畝邶自西而注東畝之長亦隨邶而東曰東畝此詩云
南東其畝當是指畝之直長所謂廣一步長百步者非橫陳於
南東之謂惟其指水之所注以爲名而水勢趨東南者爲多故
有南畝東畝若謂自北視之爲南則使改而自南視之不亦可
曰北畝乎鄭注之遂縱溝橫賈疏之邶縱遂橫正劉氏所云遂
南入溝則其畝東遂東入溝則其畝南者注疏之南畝東畝乃
適相反程氏從之誤矣甫田禾易長畝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此以一畝之長爲竟九可見南畝東畝指其直長者而言最爲
本經之確證至左傳盡東其畝乃晉人逞忿於齊脅以必不能

行之事如所云以蕭同叔子爲質者謂使齊人畝皆向東則田
間道路皆東西直達晉人自西而來可以無溝渠之阻耳故杜
注但云循壟東行不必泥於東畝則川橫謂晉人惟欲使川上
路通東西以便戎車因以爲東畝乃橫陳於東之證試思東畝
若果爲橫陳於東之法其川固橫矣而尙有縱溝縱澮又豈不
可限戎車乎可見晉人是欲使齊之田畝皆向東耳賓媚人引
詩乃以正言責之謂必無盡東其畝之理也姜氏廣義曰凡遂
在田首攔截於田之起處使諸畎之水得以同注於此也遂之
東入於溝者必橫截於畝之南諸畎之水皆直注於遂畎直畝
亦直遂東則畝南矣遂之南入於溝者必縱截於畝之東遂南
則畝東矣畝雖亦有西北而溝遂總在東南一縱一橫者溝洫

之定制則畝但言南東可矣
雨雪雰雰傳雰雰雪貌何氏古義曰說文雰霏雪也雪無涉當通作紛承珙案白帖二引詩固作雨雪紛紛然毛詩字多假借不必改雰爲紛楚辭怨思雪雰雰而薄木兮王逸注云雰雰雪霏貌卽用毛義也
曾孫之稿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箋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王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正義曰經云畀我尸賓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承珙案鄭氏以禮箋詩每不明言所出如此詩五章箋所

云迎牲降神及告純告殺皆本三禮則此章齊戒畀尸賓亦必有所據但其書不存後人不能援以爲證耳然以經文核之此畀我尸賓不過言稼穡之爲酒食用於祭祀之尸賓乃統祭事始終用酒食言之不必泥前後次序專指爲齊戒之時卽如四章是剝是菹獻之皇祖亦第言其瓜可以爲菹可以共祭耳不然豈有未殺牲而先薦豆者乎
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舍以便其田事案大雅于時廬旅傳廬寄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耘春夏居與此箋農人作廬便田事者正合而於訓寄之義尤明伐檀傳又云一夫之居曰廛此卽逺人所謂上地夫一廛者說文廛二畝半也一家之居此一家卽謂一夫也但毛於廛廬並不言國中野外之別

即鄭注周禮載師園廛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廛取此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初不取何休公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故此箋田中作廬云當是指私田之中各自爲廬以便作息耳周禮賈疏取趙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以園廛二地合成一五畝之宅不知五畝之宅自是民之恒居非止取便田事必因山水樵汲之便陰陽向背之宜云在邑者民之所聚卽爲邑故十室皆曰邑猶今之村落然不必定在都邑孟子之言自以五畝爲一宅非二畝半之謂此宅雖亦可名廛要與國中市廛無涉更非中田之廬可比廬在田中者猶今人田閒草舍不必在公田中亦必無二畝半之廣甫田正義曰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倉貨志云井方一里

是九夫八家其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注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注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承珙案一井八家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其爲廬舍之說其誤實始於韓詩外傳

益引詩中田有廬爲證班志特承韓而誤耳

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傳剝瓜爲菹也箋云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正義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者承珙案周禮閽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貢非卽稅乎何元子又疑七菹無瓜然天子庶羞百二十品七菹何足以盡之正義云場人祭祀共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邊人豆實無瓜菹文不具耳

祭以清酒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何氏古義曰鄭以清酒爲玄酒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益第設之而不用與此無涉也承珙案何說非是禮運又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與此詩祭以清酒在執其鸞

刀之上正同彼注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云云益玄酒是水言以祭者卽周禮大祝所謂執明水火而祝號也亦未始非祭事所用不得謂與祭無涉箋分別清爲玄酒酒爲鬱鬯五齊三酒皆據三禮爲言正義申之詳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終

番禺林事賢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小雅甫田之什

甫田

序云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稽古編曰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序皆以爲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序思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羊同耳朱子譏之以爲序專以此立說斯亦深文之論矣小序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適南畝對則指成王以前疏以信南山推之謂此古亦禹理或然矣序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哉承珙案傷今思古之說王雪山已疑之謂詩中援古及今者甚多卽以田事言之振古如茲續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卽以爲某王之盛時亦未敢卽以爲某王之亂世是其說不始於詩序其聲有哀焉注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據此則所謂傷今思古者其誼出於荀卿知毛序源流甚古不得疑其援詩以立說明矣

倬彼甫田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承珙案倬本兼明大二義故棫樸倬彼雲漢傳又云倬大也說文倬箸大也乃合二義言之桑柔倬彼昊天箋云倬明大貌亦與許同若雲漢倬彼雲漢箋云倬然天河水氣也韓奕有倬其道傳云有倬然之道者也此皆讀倬爲灼專用明義此傳以甫田是大田故倬亦但爲明貌耳言明乎彼甫田猶之上篇云信乎彼南山也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故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正義曰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又引王肅孫毓申毛皆謂此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詩賦之作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秦氏毛詩曰箋曰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近於肊度又不若鄭言制度之有據矣正義申鄭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稅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五禮通攷方氏曰九一什一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則貢之什一亦什中之一而已但以井田畫方而成則以八而包一故不得不以九一爲法貢法長連排去則以五十起數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以十相乘亦復整齊而易算耳烏有什一爲數而取其一反使奇零參差而難算也哉承珙案箋以歲取十千爲一成之數特舉井田之法爲九夫而取其一耳若於溝洫之法亦可爲十夫

而取其一矣周法本兼貢助匠人注以貢助通率爲什一所以解徹爲通義若孟子言三代稅法貢皆什一則以貢法民田五十畝貢上五畝助法民田七十畝公田亦七十畝借民力以治之而上自收其公田之入貢爲什一助爲九一盈朒之數本不甚懸殊周則百畝兩徹兼用貢助雖立法稍有變通而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故貢助通率爲什一以解孟子請野一節則可若其實皆什一之文在論三代田制之下夏但有貢法殷但有助法何得二代通率而云皆什一乎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

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箋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承珙案生民詩毛鄭皆以攸介攸止爲句文意本與此絕殊不得準彼爲訓此介止毛雖無傳然其訓烝爲進謂俊士以進則毛意當亦爲舍而止息蓋必有所止舍而後可進髦士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曰介界也鄭以介爲舍凡廬舍必於界上是鄭義本之韓詩亦以申毛非易傳也

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許氏五經異義從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此知田祖不兼后土明矣鄭箋分社方爲秋報祈雨爲炎年郊後之祭其實此章是統言爲農禱祀致其誠敬所報皆在其內如方爲迎氣於郊卽合一歲之方

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承珙案疏謂大司徒言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此言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不知毛既以后土屬社而於田祖但言先嗇則后土爲社神先嗇爲稷神漢書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仝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家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此知田祖不兼后土明矣鄭箋分社方爲秋報祈雨爲炎年郊後之祭其實此章是統言爲農禱祀致其誠敬所報皆在其內如方爲迎氣於郊卽合一歲之方配仝又云毛氏解社

大田

祭言之不止爲秋成報功而已雲漢所年孔夙方社不莫明於方社言所何止於報以御田祖言齊名犧羊田祖言琴瑟擊鼓耳鄭以一章而畫爲兩年之報祈又以農夫之慶爲大蜡勞農皆迂拘非達詁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攘讀當爲饟饟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嘗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敎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蒸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承珙案鄭箋之說已爲王肅孫毓所駁而王肅所自爲說尤謬自古無所謂嘗土之法者後儒各爲之解亦未盡安蘇傳云攘取也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夫奪取曰攘竊取曰攘

取曰攘施之於此已爲不倫且左右字無著毛西河以攘爲攘臂左右爲左右手此本六書故攘爲捋袂出臂之說戴氏詩攷正從之說文攘援臂也此即攘臂之字然攘臂取食又何須左右竝舉也孔廙軒據曲禮注攘古禳字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左右鄰井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與否也但此承田畯至喜之下而專言農之讓食雖可知民俗之美不足見上意之勤惟嚴緝引曹氏曰攘卻也謂田畯之官卻除其左右之從者而親爲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此說近之毛於此無傳者出車薄伐玁于襄傳襄除也釋文襄本或作攘毛意豈以攘與襄同左右爲從者之稱其義易曉故無庸訓釋歟

叙載南畝箋云叙讀爲熾載讀爲菑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叙載南畝是叙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案今方言無此文承珙案鄭云叙讀爲熾者熾與植同聲鄉射禮古文職爲哉今文或作植是讀叙曰植也植又爲置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七錄穀梁名淑論衡作穀梁寘案書篇亦其例也載本與栽通中庸上天之載注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又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此箋不言載讀爲栽者以栽亦植也與叙義複故云讀爲

引弓人菑栗謂鋸弓幹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是菑爲菑殺其草故又引方言反草曰菑皇矣釋文引韓詩亦云菑反草也此義於田事尤合故箋末復申之曰田一歲曰菑既方既皁傳竇未堅者曰皁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稽古編曰方皁堅好皆指穀實而言不比生民詩歷道苗稼生成之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荄生長之條茂已異於前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即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以爲極碩鄭以爲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爲房謂孚甲而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乎然則此詩之方皁正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發管而秀出則先有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皁也毛云實未堅者曰皁故兩詩皆以

堅好繼之承琪案阜字本當作草說文草下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蓋杯櫟之實名曰草斗者謂其殼也俗書作皁引申之凡植物有孚甲者皆可稱皁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早此草省作早物鄭司農云早物柞栗之屬今世間柞實爲皁斗其實栗亦爲皁物則賈疏以柞實栗皁爲名非矣此詩既方爲孚甲始生而未合則既皁爲孚甲已成而未堅耳孔疏以皁音同造轉訓爲成非其義也

不稂不莠傳稂童梁也莠似苗也焦氏里堂曰說文蓈禾粟之粢生而不成者謂之蓈蓈重文作稂莠禾粟下生莠讀若酉粢卽穗字爲禾成秀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蓈說文禾粟下生莠繫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箴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箴之必在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粟之不成者尚曰下揚說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承琪案說文禾粟之粢當從陸釋文作禾粟之莠若作粢爲禾之秀而不實者則此經上文既堅既好箋云盡堅熟盡齊好矣安得又有秀而不實之稂乎說文莠訓當是禾粟下讀揚生者句段注謂禾粢下垂莠則粢同而揚起不下垂故曰揚生者得之焦氏孟子正義又云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苔問云甫田維莠今何草苔曰今之狗尾也但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自生不關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狗尾異大田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粱稂莠一類惟稂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承琪謂毛傳兩言稂童粱又言莠似苗說文蓈莠二篆相次蓋節爲莠之未成者莠則已成而揚起者又說文皆遵禾粟爲言則節莠自是禾粟間一種相似之草惟其擇種不純雜以浮秕致生稂莠故惟禾粟中有之國語馬饁不過稂莠亦對舍粟之馬爲言若爾雅孟狼尾本與稂童粱劉爲二草又莠名狗尾隨處有之不應獨惡其亂苗然則稂莠自是害苗之草之專名其狼尾名萇狗尾名莠或因禾粟之稂莠以爲名而實非一物要與詩言無涉耳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歲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亾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盛則蟲

起消之則付于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而云田祖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李迂仲曰唐明皇時天下大旱蝗姚崇爲相遂遣捕蝗使乃援此以爲說其實與此詩異也承琪案姚崇捕蝗之事當時倪若水已移書誚之然不害其爲善政但不必以之解詩耳蓋詩以明君爲政能除蟲害而言田祖以神其事自不得謂爲實火故毛以盛陽解之箋疏申述其義益明此先儒解經之精與後世倘荒之政本不相涉若持此以證經則捕蝗之法惟能打撲飛蟲且焚且瘞若螟本贏蟲爾雅翼以爲無足小青蟲陸疏云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之二蟲者又豈可打捕而付之焚如者乎

秉畀炎火釋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段氏毛詩傳

曰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小子也承琪案卜訓報者白虎通義蓍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小記注竝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畀炎火者謂亟取而畀之炎火也

有淪萋萋興雨祈祈傳淪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阮氏校勘記據諸書訂正萋萋當作淒淒祈祈當作祁祁是也又云傳雲興貌段玉裁從顏氏家訓定本集注作陰雲貌又云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淪雨雲皃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淪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作興亦後人以顏說改之耳承琪案顏作興雨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本非無據李善文選注引毛詩亦作興雨即鹽鐵論水旱篇左雄傳之興雨亦未必盡由追改或原有兩本引者各從其家耳若以經文傳文核之則淪與淒淒已是雲貌誠如顏說何勞復言興雲且下文雨公及私正形容雨之徐若作興雲亦於文義不貫文選張景陽雜詩淒風起東谷有淪興南岑雖無笠畢期膚寸自成霖此正用毛傳以淪爲雲興貌傳既以淪爲雲興則其下經文必不作興雲可知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明以祁祁屬雨知鄭所見毛詩必作興雨即呂覽本作興雨祁祁經義雜記據王氏詩攷引呂覽作興雲然高誘注云陰陽和時雨祁祁不暴疾語與箋略同知其本亦當作興雨也盧召弓曰近人顧疑雨不當言興然楚辭天問云蒲昌起雨起即興也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承琪案此詩言公田周須噫嘻言駿發爾私是周有公田之明證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者蓋承上文龍子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之言貢法民田五十畝而以五畝之入爲上貢故不制公田夏小正初服于公田解者以公田爲君田即藉田也初服者謂庶人終于千畝此說近之故惟助爲有公田者對貢法言之若徹法制公田正與助同故孟子即引大田之詩以證雖周亦助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據趙注孟子周人耕百畝爲井九百畝分之九夫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八而不收餘畝之稅不知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謂稅其一夫之地是明有公田百畝矣或謂殷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即在私田中夫百畝之田雨澤均被何由區別而詩乃先公後私言之鑿鑿不幾成虛語乎

彼有不穫穉承琪案篇中二穉字不同次章無害我田穉此穉字當從韓詩幼稼見閟宮釋文及說文幼禾之訓謂禾之初生而未壯實者故蟲喜食之正義與穜對言則謂是晚種之穉蟲不應專食晚種者故穉當兼早禾晚禾言之若此云不穫之穉則闕

害傳所云後種曰穉者蓋以晚收穫事或有之耳
此有不斂穡正義曰穡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
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穡名也若今莢
易之掬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
斂穡是也定本集注穡作積稽古編云薑氏曰崔靈恩集注不
斂筥亦音穡是同一集注孔以爲穡作積董以爲穡作筥矣集
注一書唐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眞也承珙案鄭注
聘禮以筥爲穡名不過比方其事本非謂筥字同穡又注周禮
掌客云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穗也是筥穡同義不同音無由
借筥爲穡阮氏校勘記云集注積或當作稽以齊資得通用而
借穧爲穡也此說近之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傳騂牛也黑羊豕也正義曰上篇云以社
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
爲三牲也且上篇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色
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旣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
所以無方色之別承珙案正義述毛旣以此方爲四方之神而
又謂毛意以四方非望祀非五帝殊不能自圓其說卽如大宗
伯靑圭禮東方之類其牲幣必各放其器之色亦不應錯舉騂
黑無方色之別竊意毛本不以此方與甫田之方同毛詩寫官
記曰曾孫之來本勸農也然饁食之餘方且以禋祀爲事而或
以騂或以黑焉禋祀或則祈或則報也故曰方言方有事於此
耳此說近之

瞻彼洛矣

序云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承珙案序云思古明王則詩中君子當指明王毛於庭燎之君
子至止采菽之君子來朝皆云君子謂諸侯也而此不言者始
以君子本指明王其義易曉歟箋以君子爲諸侯世子來受爵
命者以韎韐爲世子除三年之喪服而來此蓋本三家之
說白虎通義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
命於天子其下又云世子上受爵命服士服何嫌不敢自專也
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此或卽係韓詩之說然鴛鴦亦
云君子萬年與此詩二三章文同彼箋云君子謂明王也然則
此君子亦當指明王爲是云至止者或因會同征伐所至而有

爵命之事故曰福祿如茨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傳興也洛宗周瀍澗之水也泱泱深廣貌承
珙案傳意明以洛水之瀍澗喻明王之恩澤鄭箋所申不誤但
下文君子卽明王福祿卽恩澤箋不當屬之諸侯世子耳此洛
水正義引職方雍州其川渭洛證之是矣宋王安石始以爲豫
州之滎雒呂記朱傳皆從之惟王伯厚詩地理攷云此非禹貢
導洛自熊耳之洛淮南墜形訓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
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是也段懋堂說文注云雍州洛水豫
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魏黃初元年詔漢以火德忌水
去水爲雒魏爲土行又除佳加水變雒爲洛自後二字始多淆
亂承珙謂禹貢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惟導水東過漆沮據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戾且毛既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承琪案王說是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傳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承琪案傳意似當以韎韐爲天子之戎服候人傳芾韠也此云韐所以代韠也益以芾韠爲朝祭之服戎事則以韎韐代之不應專指士而言鄭箋泥於禮經士服韎韐之文遂謂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任爲軍將使將六軍而出乎世子未命卽使服士服而來然既任出征之事豈尚不賜之爵命而仍服其士服以出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故後儒多據周禮兵事韋弁服一　江傳韎韐之合聲京此云宗周咸浸水則其爲雍下同服天子至士皆服韎韐承琪謂次章鞞琫有珌毛傳遍言天子至士琫珌之飾則此章當亦遍言天子至士戎服之韠其義實與鄭箋不同鄭箋於次章云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案首章箋方云未遇爵命將六軍而出則次章之受爵加賜又在何時兩章經文又受爵命韎相矛盾陳氏稽古編以鄭注韋弁服及杜注韎韋之跗注皆非韠不得牽合韎韐爲一事然韠與裳同色鄭注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韐既所以代韠則以韎韋爲之可知司服注又云今時伍伯緹玄古兵服之遊色西京賦云武士赫怒緹衣韎韐此亦可見古人以韎韐爲戎服不當專爲士之祭服矣

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正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以公劉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阮氏校勘記曰段玉裁云鞞刀室也卽刀削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曰珌承琪案琫當以釋名詩每鞞琫連文若係刀把與鞞何涉所言室口之飾爲正小爾雅鞞珌鞞之飾也此解爲正　有讀爲又言有鞞有琫又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略舉上下之體而已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東原氏改此傳云琫上飾鞞下飾珌飾貌非也鞞不可言飾戴說據釋名也又陳氏稽古編與段說合承琪案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蓋不言飾可見鞞爲刀室琫珌乃所以飾鞞此篇正義申之最得傳旨馮氏名物疏譏毛自相矛盾孔不

得已而爲之詞皆非是左傳藻率鞞鞞注作諸侯璆琳鞞鞞卽琫也集韻琫或作鞞此亦下飾殊誤劉炫故據詩傳以規杜過孔疏乃云鞞刀削上飾鞞佩刀俱是此則曲徇杜氏不及詩疏之諦當耳

傳又云天子玉琫而璏瑌諸侯璆琫而鏐瑌大夫鐐琫而鏐瑌士瑂琫而瑂瑌此據正義本與羅文元本集注不同正義曰傳因琫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說文琫佩刀上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段注云毛傳天子以璏說文璏屬甲天子玉琫而璏瑌此當云天子以璏諸侯以玉淺人妄竄改之又說文瑂屬禮佩刀士瑂琫而璏瑌璆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禮佩其發於外者儼然小人爾是以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

刀諸侯璆琫而璆瑌段云天子玉琫璏瑌瑌讓於天子也璆美玉也天子玉上諸侯玉下故曰讓於天子也大夫鐐琫鏐瑌銀上金下也士瑂琫璏瑌有玉瑌之稱貴於瑂自諸侯至士皆下美於上惟天子上美於下承珙案此傳所言雖不著所由然說文於瑂瑌璆下皆引禮云云則毛亦必據禮逸篇之文不應互異如此說文瑌下云天子以玉者因瑌有玉瑌之稱以玉猶言以瑌未必淺人妄改諸侯爲天子也然玉琫瑌瑌上下究有不同正義惟當言天子琫瑌異物耳若諸侯璆琫瑌鏐瑌黃金謂之璆是諸侯琫瑌同以金爲之此所以別於天子也王莽傳瑂瑌琫瑌瑂瑌與璆同亦上下皆用金之證孟康云瑂瑌非是大夫則皆以鐐爲之士皆以瑂爲之說

文諸侯璆琫瑌士瑂琫瑌恐是傳寫之誤定本箋注作諸侯璆琳瑌大夫鐐琫瑌皆非也

裳裳者華

序云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仁人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案全詩皆極言賢者德行才藝似其先人以見不可棄絕而刺幽王之意自在言外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蓋經文祇有此意序小人以下乃推原所以後古刺今之由耳蘇氏詩傳謂小人讒諂詩之所無而釋首章云君子內脩其身而發於外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以滑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善其發於外者儼然小人爾是以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

樂處其朝也是仍不能外序以爲說矣

裳裳者華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朱氏通義曰董氏云裳古文作常案說文常下君也从巾尚聲是裳本作常下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或疑卽常棣劉勰文心雕龍云雅詠棠華或黃或白亦以裳作常然徧檢諸書竝無言常棣華萼者此詩既以其華爲黃白色則非常棣明矣華谷竟解作常棣若果是常棣無緣言常常之理恐仍以毛訓堂堂爲正承珙案廣雅常常盛也似卽釋此詩之裳裳或所見詩本有作常者耳

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傳湑盛貌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呂記引陳氏

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李氏集解曰此詩只說賢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爲不類此但言賢者之昌盛如此承珙案細繹經文實不同鄭箋所說裳裳者華當喻功臣之美盛滑今之葉當喻世類之緜昌且凡詩言之子者皆見在之詞無有稱古人者況之子與君子詞氣自分輕重箋以末章君子爲其先人而之子乃斥明王非其義矣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　何氏古義曰芸草名言如芸華之色黃也爾雅權黃華郭璞注今謂牛芸草爲黃華其華黃葉似苜蓿郝昺疏云牛芸者亦芸類也承珙案此說非是老子夫物芸芸注芸芸華葉盛貌是芸爲草木盛之通稱詩連黃言之故傳以芸爲黃盛若以經證經則苕之華亦云芸其黃矣彼傳云苕陵苕將落則黃爾雅苕陵苕黃華薰白華芨舍人孫炎皆以黃白爲苕華色異之名此詩三章云或黃或白則裳裳者華或即陵苕但毛以此芸爲黃盛而彼爲將落者芸爲黃之極盛盛極則落亦理勢所必然故此言其盛彼言其衰隨事取興義相成耳

我覯之子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傳言世祿也大雅文王不顯亦世傳云士者世祿也彼正義引五經異義據公羊穀梁左氏說以周制世祿有大功德亦得世位宣十五年左傳正義又云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似爲許鄭義異其實世祿爲常世位非常許鄭之意略同故此所稱詩傳當出於三家左之右之亦明指朝祀燕戎之事與毛傳合不似後儒但以取諸左右爲說一昧鑿空也

諸侯詠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即荀子所稱屈信變應之說也說苑修文篇引詩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韓晏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菅屨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嬰胄立于桴鼓之閒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據此所稱詩傳當出於三家左之右之亦明指朝祀燕戎之事與毛傳合不似後儒但以取諸左右爲說一昧鑿空也

之之以假之傳例補也箋云和戎先人有是二德故先
使之世祿子孫嗣位稽古補闕曰以似爲嗣詩之恆訓集傳曰
似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維其有之正承
上言與荷耳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
承珙案潛夫論邊議篇云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
也經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即有諸內形於外之意集傳之解似
義無本然序言刺幽王廢世祿之法則似爲類其先人古說自
不可易襄三年左傳言祁奚事引此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說
者多以爲勸章今案祁奚舉其子午使代己爲中軍尉又舉羊
舌赤爲佐亦是代其父羊舌職本皆似嗣之事雖與先稱解狐
以爲建一官而三物成然解狐未命而卒傳云唯善故能舉其

類類卽謂世類之類然則引詩或壽就舉子言之亦無不可不
必以爲勸章也

桑扈

序云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氏集解曰此詩
徒見稱美古人之德何以知其爲刺故李祭酒曰楚茨大田之
什竝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德之惡汝墳爲
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又
云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見其君臣於宴飲之間傲慢
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之詩所以刺之也若先王之時則禮敎
素行如湛露燕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燕同姓如此
則燕羣臣可知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窫之初筵

易傳

之屏之翰傳翰幹正義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
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爲幹之假借毛遵
築牆爲喻承珙案爾雅楨翰儀幹也此謂翰幹當引釋詁楨翰幹
與爾雅同皆以明假借也正義標傳文翰幹也今本楨下脫翰字惟呂記引正義楨翰幹
舍人注幹所以當牆兩邊幹當作翰左傳莊二十九年傳
皆作翰挪疏引亦作翰詩疏作幹亦傳寫譌正義引
不戢不難受福不挪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挪多也不
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
不自難以亾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正義曰毛以爲言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刊

毛有之德如此則天下之民一心歸之乎不畏難而順之以不安寫意毛傳不難難也上必如鄭以自難爲義顏氏家訓引詩證篤引詩傳曰不戢戢也不多多也據此詩難本作儺傳當訓如猗儺之儺隱有美楚傳云猗儺柔順貌則不戢者言民皆柔而順之民既歸附故受福多古字難或作難周禮占夢始難故書難或爲儺字當作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此箋亦以難爲戒懼之意未必合毛意也或又據說文引詩受福不儺則上句必非本毛詩作不那傳寫誤作不儺葢那者奈何之合聲左傳弁甲則那正與見鬼驚詞義合故許書讀魑若那王氏詩攷以受福不儺別爲異字亦據誤本說文耳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臧氏經義雜記謂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同一左傳同引一詩不應互異漢書五行志引傳作匪傲匪傲應劭曰言在位不傲訐不倨傲也論語惡徼以爲知者釋文云徼鄭本作絞是徼絞古通毛詩作交葢絞之省借故漢書作傲毛公於此及采菽彼交匪紓皆無傳鄭箋依字訓爲交接恐非漢志所載左傳爲古文今本出之杜氏未足深信趙孟引詩作匪不作交與漢書正同尤爲明證成十四年傳作彼交匪傲是杜從鄭箋所改漢志匪傲當從應仲遠說爲一詩義故爲傲俾非是承珙案臧說是也匪彼二字古雖通用詩義故作匪絲衣兒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攸一例耳

鴛鴦

序云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之有節正與承珙案首章傳云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有時正與序文相應由毛公作傳與序別行故有時用序語爲傳若謂序多毛公所爲則傳中所已言不應又襲之而爲序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者言此襲爾雅辨雌雄法然此是戢非掩也且戢左翼非掩翼也乃後人承其誤者如商史諸書且謂雄以右翼掩雌左翼謂之戢左翼則以掩雌翼而曰戢雌翼已自難通況雌翼而曰其翼可乎且未聞禽鳥之宿有以彼翼掩此翼者宋人張載有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右翼以防思於外世多稱之第鳥棲正倒在枝柄者不可見鴛鴦連蹁踦而宿皆首尾相並有何正倒況正倒亦安必左翼內而右翼外假使西首者棲南東首者棲北則已右翼內而左翼外矣可曰右翼相依左防患乎惟韓詩所解稍可通一證戢者捷也謂捷其喙於

乞也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者張揖曰廣雅作插插也原自明白了不必捷止爲證是已今字詁當從玉篇作揱揱其喙非是但韓謂鳥之棲息必揱其喙於左翼則不盡然古語云雞棲鴨宿下脊毋見鳧之屬亦有揱喙於右翼而息者當是詩人偶見鴛鴦戢翼在左因以興感耳

乘馬在廄揱之秣之傳揱聚也箋云揱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揱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揱乃今之莝字也校勘記據釋文揱下云劣也是其本莝作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羊　滿雅書局栞

與正義本不同攷此傳當本云揱劣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揱今莝字所以申揱得訓爲劣之意非傳文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段氏詩經小學則謂傳當作揱挫此毛時莝字此毛謂揱卽挫之假借也箋當作挫今莝字也挫者毛時莝字今本箋挫或作揱非陳碩甫恐學者不解故釋曰挫今之莝字今本箋挫或作揱非陳碩甫曰正義本毛傳揱莝也釋文本作揱劣也引韓詩云莝委也毛詩作揱訓劣謂揱卽劣之假借字韓詩作莝訓委委卽萎字說文莝斬芻韓毛字異而義同箋云揱今莝字也鄭用韓說後人依箋改傳當依釋文作揱劣爲正承珙案細繹傳箋仍以正義爲是揱莝爲古今字毛詩古文作揱韓詩今文作莝毛傳揱者以今字釋古字所以明假借也鄭恐人談爲訓詁故申之曰揱今莝字也詩人偶見鴛鴦戢翼在左因以興感耳釋文以毛本作

之曰揱今莝字也詩人偶見鴛鴦戢翼在左因以興感耳釋文以毛本作劣不必捷止爲證是已今字詁當從玉篇作揱揱其喙非是但韓謂鳥之棲息必揱其喙於左翼則不盡然古語云雞棲鴨宿下脊毋見鳧之屬亦有揱喙於右翼而息者當是詩人偶見鴛鴦戢翼在左因以興感

乘馬在廄揱之秣之傳揱聚也箋云揱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揱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揱乃今之莝字也校勘記據釋文揱下云劣也是其本莝作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羊　滿雅書局栞

序云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承珙案鄭箋謂王服皮弁亦以宴而弗爲則經文明言樂酒明言維宴似不得謂王無宴同姓之事蓋此當與賓之初筵參看彼序云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而詩中陳燕射之禮鄭箋謂是王與族人燕則王非不燕同姓乃其所與沈酣昵近者皆小人而於宗族骨肉之間或反多猜忌致有離心故頍弁序云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宴樂親睦所包者廣非止爲一宴而已不能宴樂亦非不宴之謂不然經曰維宴序刺不宴不幾相背謬乎五禮通攷方氏曰詩曰爾酒爾食君子維宴安在其非宴乎曰奴曷無日無幾相見安在其非刺乎一再讀之

乃知詩固宴也宴而情不逮於棠棣文不備於行葦雖宴無以成懽故詩人傷心於集霰以著交瘉之漸追胥遠胥傚斯角弓興悲而葛藟有終遠之誚杕杜抱獨行之感焉詩表其事序推其微文旣而義一也然則角弓之詩爲不合族者示戒也

詩又爲合族而情文不具者示戒焉嚴緝云幽王之時亂亾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窺憂之而王疏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亾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眞謂刺王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胏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移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蘋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緇衣全述沃之盛強而實刺晉昭之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此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一二冷語使人默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頍弁刺危亡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淩漬乃得之承珙案此條亦可爲讀詩序者之通論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頍弁貌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寫也禮

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移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蘋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緇衣全述沃之盛強而實刺晉昭之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此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一二冷語使人默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頍弁刺危亡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淩漬乃得之承珙案此條亦可爲讀詩序者之通論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頍弁貌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寫也禮

同姓皆以族燕爲主故同用皮弁角弓之詩曰兄弟昏姻亦兼異姓爲言而序但言九族與此序正同集傳因甥舅句改爲燕親戚之詩而於角弓又從序專主九族未免自亂其例矣

高郵孫氏曰頍者圜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頍弁無笄者著之圜項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頍承珙案此用儀禮注爲說毛傳但云頍弁貌初不以頍爲支弁之物說文頍從頁支聲詩曰有頍者弁蓋頍爲舉頭貌弁著於首故有頍言頍義相因耳鄭注儀禮緇布冠缺項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此不過比方其音然其下文曰著頍曰固頍曰圜頍象則皇皇回冠之物而非爲弁貌段氏儀禮漢讀攷疑其出三家詩然詩中如有芃者狐有菀者柳之類皆形容之詞則此有

頰亦當以傳云弁貌者爲正張氏彩云說文曰頰卽古規字規爲員者弁之貌也今案說文不云頰卽規惟蘇下云小頭蘇也从頁枝聲讀若規字又作頰隸釋載婁壽碑以頰爲弁圖之狀則張氏始誤記耳但其以頰爲弁圖之狀則張名云弁兩手相合扶續漢志云皮弁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頗合自可存之以備一解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凡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承珙案箋以至親明匪他之乃謂其心無他所以別上文豈伊異人也正義述之既云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又云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重複非鄭意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傳蔦寄生也承珙案爾雅寓木宛童在木說文則云蔦寄生卉也或从木作樢蓋寄生雖生於木其則卉故字從卉亦從木廣雅釋草既云寄屑寄生也釋木宛童寄生樢也本草多言桑上寄生者以其入藥故耳陶陽云詩言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耳

傳女蘿菟絲松蘿也釋文云女蘿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由此引以暴雪爲大雪亦不必改暴爲黍爾雅雨雪謂之暴出遠人也猝通作卒漢書杜欽傳注引鄭氏曰卒急然者謂之暴引申之凡初起者亦謂之暴此傳以霰爲霙正義將有大雪其初卒然而下者必霰也與經先集意合而別出菟絲惟毛公合菟絲松蘿以釋詩之女蘿耳

在大雪之候與霰雪先集者不同朝吉以不
从衆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帶宜箋云主政自我
所依怙从亾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日今夕喜樂
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衰亾哀之也正義曰以毛公
燕已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承琪案王逸注楚辭大招引詩
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此亦以樂酒爲自飲然繹箋
意似不如此君子仍當斥幽王謂王不知孤危將亾且飲酒爲
一夕之樂君子之宴如此而已疏謂以己酒當王燕禮非是
緝云上二章言族人以未見王爲憂既見王爲喜其辭猶緩也
末章言國亾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
相樂於今夕蓋王今於宴而已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亾

言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爲惟須飲耳其辭甚迫矣豈真三
王宴樂之哉見即上章未見既見之見謂見王也君子即上二
章指王也詩記以上二章君子爲幽王末章君子爲族人自
[illegible]也郝仁與云今夕何夕从旁敲兵四合而帳中
之權不輟來朝之事未可知矣如後將敵兵四合而帳中
夜飲亾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柔樂何著也
求可以代泣其頻弁之謂乎案二說頗婉曲與詩旨合

車舝

序云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衰姻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君
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姜氏廣義曰
未氏解頤以此爲燕樂新昏上下通用之樂歌季氏解頤曰君

子得賢妻而自慶之詞也王肅申毛以爲刺幽王非是
閒關車之舝兮傳興也閒關設舝也呂記引董氏曰說文舝鍵
也故謂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
爲聲又爲驅馳其說本此何氏古義曰橫木持門者爲關卽門
牡也車之橫軸似之加鐵于軸使鐵與木相閒而不得脫是舝
閒關下文言舝是也承琪案雜記云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
杖關轂而輾輪者正義云關穿也輾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杖關
穿車轂而迴轉其輪是關義爲鍵亦爲穿虞而制轂如鍵閉然行則設之有展轉艱澀之狀故曰閒關閒關云
嚴車設其舝嚴謂鍵制其車正閒關之義也諸書言閒關者
王莽傳閒關至漸臺及後漢書鄧騭馬援等傳荀或傳注皆以爲展轉崎嶇之意與設舝艱阻爲閒關注

氏以閒暇爲車行聲古人無此訓

稽古篇曰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舝之章入舜部云即軸前鍵也此詩舝與轄同在說文則軸端鍵爲聲之本義車聲爲轄之本義其字亦作轄承供案曾灼漢書古今人表注引韓詩章句轄音丁括反依聲寫出同單言盡言意亦相近故傳又訓爲車聲矣

一曰鍵乃轄之別義毛於泉水傳云脂舝其車此傳云設舝其軸端鍵以爲將行之意不必舝及車聲矣

朱氏通義云顧夢麟曰疏義大全舝介二反則依逝爲叶章當三轉韻六帖逝石列反音舌則依舝爲叶舝逝渴括俱入聲上四句一韻愚案此章逝字當與抑詩言不可逝同叶六帖說可遏寤害去入爲韻與此詩舝與逝渴括去入爲韻正同不必改讀逝爲石列反也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承珙案思樂新昏無端而牽入朋友詞意迂緩不切范氏補傳曰好友謂左右季女之賢友也言賢女不可多得止得季女爲王之配亦可用以燕飲而喜樂矣未必然關雎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卽此所云好友燕喜之義白虎通義嫁娶篇云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然則好友猶云嘉耦思賢女之切而是也但上四句不過興詞言碩女之德如是不比庶姬之無德與女亦能說樂君子無不和諧式歌且舞焉

巧雖王無德與女亦能說樂君子無不和諧式歌且舞焉箋云巧猶善也善爲辭令與三章雖無德與女一例文義甚明不煩曲說

而亦式飲式食也姜氏釋上四句尚近於之析其柞薪斫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写兮
孫奕示兒編云唐明皇孝經序曰朕嘗三復斯言景行二字見於車舝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言皆取喻之辭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妒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呂記引陳氏曰析薪者以喻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范氏補傳曰詩人謂陟高岡以斧而析薪故能得薪而併取其葉湑然而盛今王欲求配女亦當有其道如斧析薪然則賢女至矣承珙案詩中以析薪景元樓宣獻公鑰嘗叩其義眞荅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樓公取詩景行行止示之眞遙易爲希元益堅元乃晒元無謂也今八名字以景爲希者皆承襲之誤耳周密浩然齋雅談亦引黃山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葉靖逸四朝聞見錄云范眞文忠公德秀字景朗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從之因閱南史劉澐事命改字曰景劉欲其慕古人之用心此則又以景爲景慕矣盧召弓曰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盛景仰前脩注景猶慕也又陳忠上書有百寮景式語注景慕也法式則景有景慕意自漢已然承珙謂此未可以證詩詁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六轡如琴傳景大也箋云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從谷樓攻媿二事然攻媿文集從子澐改字景劉說云澐本字大以高山明行作對三國志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太祖下詔稱畿功美有云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承珙案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盛景仰前脩注景猶慕也又陳忠上書有百寮景式語注景慕也又以景爲景慕矣盧召弓曰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盛景

此是正義本二止字俱作之釋文本仰止作止或作之下句不言皆自本作行之可證也此與史記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正合卽說文卬下引詩上作止下作之正合卽說文卬下引詩亦作卬止則正義所據兩止字俱作之者非古本也

靚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

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承琪案此詩陸從王義孔從馬義馬融作毛詩注康成作毛詩箋其所據皆作慰安則毛意新昏指季女甫不當有怨義韓詩作以慍我心云慍恚也則新昏似指褒姒二者當各從其家說文慰安也卽本毛訓其一曰恚怒也乃別一義然揆之經文上章靚爾心寫此章靚爾慰心文義略同不應美惡頓殊樂恨相反如是由此言之韓毛之短長可見矣

青蠅

序云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虞東學詩曰此序下無衍文錢飲光引國語史伯曰夫虢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剽同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從用讒慝也此詩刺王當爲大子

亥白被讒而作案易林云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馬騶躓車婦怨破家青蠅汙白恭子離居則焦氏早有是說矣承琪案田間之說本於何氏古義何氏并引漢書戾太子之亂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引詩營營青蠅止于藩以爲事與詩合始讒人罔極內而父子夫婦外而君臣朋友皆受其害詩言固無所不該卽謂刺幽王聽讒廢嫡亦無不可然必以棘爲九棘槐爲婦贊次章刺褒姒之說則鑿矣

何氏又曰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正不知其所自出國風有魏而世系無攷然魏詩何得入雅愚不敢信以爲然竊意毛傳篇次此雖想當然亦似有理

營營青蠅傳興也營營往來貌說文言部營小聲也从言熒省聲詩曰營營青蠅此所據與毛詩異或出三家若父部黽部所引則又從毛作營毛不言聲者青蠅飛則有聲但言往來而其聲自見足知毛義之簡而精也

止于樊傳樊藩也箋云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嚴緝云青蠅集於在外之樊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承琪案詩中言止者如交交黃鳥止于棘緜蠻黃鳥止于丘阿

之類毛專皆以爲得所此首章傳云樊藩也三章傳榛所以爲藩也則止棘止榛猶言止藩耳葢青蠅逐臭藩籬之間穢惡所聚毛意但以此爲青蠅之所常集必有所以引之而後營營者漸至於迫近以興讒人卑賤之流所處汙下必信讒者有隙可乘而後能用其交搆故首戒以無信讒言也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虞東學詩云陳鵬飛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願君子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田閒謂豈弟有優柔不斷之意猶齊子豈弟之稱今案左傳成凱悌也之文襄十四年則陳氏說長

賓之初筵

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後漢書孔融傳注引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集傳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宜從韓詩泰氏詩測曰玩既醉而出四句應是武公侍酒於王見同列之人醉而失禮故作此諷之諷其既醉則宜出也若飲酒悔過則自爲主不應轉咎賓之不出序說自不可易朱氏通義曰若祇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爲類矣序云刺時者武公於幽王之時入爲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氏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爲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沈湎于酒也承珙案二說葢欲通毛韓兩家之鄭然使衛武公果止借悔過爲諷諫之辭而作序者遂坐之曰飲酒悔過是近於癡人說夢矣且詩中所言舍坐屢舞號呶側弁諸狀將謂他人乎抑武公自謂乎若謂他人則猶是刺時也若其自謂則以借諷之詞亦不必如此形容盡致玩繹全詩仍當以毛序爲正

正義曰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下六句說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雖初重愼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王介甫呂東萊皆用其說嚴緝又遞之以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爲大射次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後儒則多因鄭箋烝衎烈祖其非祭歟之語故以鄭主大射爲長承

琪案毛云有燕射之禮竝非專指燕禮之射也攷射禮見於周官者有大射賓射燕射若對文固自有別言三射皆有飲酒之禮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大射儀未射以前節次皆與燕禮略同而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燕禮容有不射而射禮必無不燕者大射之先既有燕禮當亦可謂之燕射毛於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云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此謂大侯者凡人君以禮燕射皆設之非專指王以息燕之射葢毛亦以首章前八句爲大射之燕後六句爲既燕而射次章烝衎烈祖云云當如正義所申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籥舞笙鼓即指射時之樂以此射爲祭擇士則樂奏既和當可以進樂其先祖洽百禮而受大福此如信南山曾孫之

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又曰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皆引而致之於祭非正言祭時之酒食菹豆也何氏古義曰烝衎烈祖以下六句皆豫擬之詞非實祭也承上言大射之禮既畢凡射而中者皆得與於祭則今日助祭之人即後日助祭之人矣各奏爾能又起下文射事故賓載手仇以下毛以爲復射而於上文不發祭傳者以經本非實言祭事故也鄭於次章皆以祭事釋之然各奏爾能謂是子孫獻尸疏申之以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殊不成語不如毛意指射而言與上章獻爾發功語意一例也至宋儒謂次章爲祭畢而燕燕而又射徧攷經傳無祭後燕而復射之事若崔集注所分首章固爲大射次章明有烝衎烈祖之文何以決其必爲燕射也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云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掌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言張侯張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者方案身以示日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其申鄭云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句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

呂記云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三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何氏古義曰綱者持舌繩之名舌所以維持侯者侯上下各有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於植也侯以向堂爲面則左下綱以西畔而言初之不繫者事未至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廂右東東之故將射乃解之也脫其束遂繫左下綱於植事至故也大射儀於將射雖不言繫綱而前此張三侯之時亦有不繫左下綱之文及畢事又有量人解左下綱之文則於此時繫之可知所以不言及者互相見耳承珙案箋以舉爲棲鵠正申傳舉字之義經言大侯

則既抗之爲張侯本不待言必兼棲鵠其義乃備非謂大射前已張侯此時唯有棲鵠也下箋云大侯張而弓矢亦張則鄭意未嘗不以既抗爲張侯矣孔疏欲分別毛爲燕射鄭爲大射故申毛以爲同鄉射之張侯申鄭以爲大射不更張侯而唯棲鵠殊不知大射之脫束繫綱亦與鄉射同不言者略耳此疏誤非箋誤也

以祈爾爵傳祈求也箋云射者與其偶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偝古編曰爵女當作女飲文倒者傳寫之誤耳孔申鄭云以求不飲女養病之爵又云我以此求女爵謂求不飲也又引射義辭爵語證之使仲達爲疏時箋文已作爵女則不應以求不飲釋之其引鄉射文又當較論其同

異矣蘇氏釋此謂求勝以爵不勝者蓋所見鄭箋作爵女故爲此說朱傳全用箋語亦作爵女益二字誤倒久矣承珙案陳說是也若作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正義云求不飲女之爵固卽射義求中辭爵之意然必增字成句於經文語氣不合竊意此本罰爵而謂之祈者言欲射中以求爾之卒爵輔廣所謂借此以勸飲耳此詩人立言之妙也

賓戴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以詩之所

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禮從主人而起故云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承珙案此疏申毛固爲明暢然尙有未盡傳云手取也手本所以取物因而凡取卽謂之手詒每有此例古人謂手弓手劒者卽取弓取劒也呂記引王氏曰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邱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戴氏續詩記曰手仇言射者各以其耦爲敵猶曰手搏手談之義其說皆通至射禮請射爲司射非主人自請耦者有司所比非賓自取豈有毛公大儒顧不知此而傳云云者考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屨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不欲射主人膳宰之屬故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爲耦此時或君也觀下文酌彼康爵傳訓康爲安足知毛以此射指升坐安燕後之復射而言矣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正義曰上章言以祈汝爵應其耦與已爵也此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玉藻云奏而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

射鄉射皆射訖卽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承
珙案上言以祈爾爵則射禮飲不勝者之事已畢何得次章又
言飲彼不中王肅所申似非經旨攷大射儀坐燕復射之後亦
如燕禮有無算爵酌以之公命所賜則非如前此射爵雖中者
亦當與於飲矣故傳以康爲安以時爲中者固非勝飲不勝亦
非投壺慶勝之謂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
筵也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承珙案此
詩首次兩章毛鄭雖皆爲陳古刺今然毛以兩章或燕或射皆
一時之事鄭則首章爲祭前擇士之射次章爲正祭已非一時
之事而三章刺今乃獨承次章而言祭後之燕於義不安正義

以爲相爲首尾非是竊意兩初筵乃一古一今相對爲文其陳
古專舉射禮者以其志於射略於飲酒故以祈爾爵以奏爾時
所以見古人德將無醉未有無故而飲酒者再言賓之初筵絕
不及所以飲酒之事則是有燕必醉醉則亡儀正序所謂飲酒
無度者也謂與上章反對則可謂相爲首尾則未必然

屢舞僊僊說文婁婦人小物也从女此聲詩曰婁舞婁婁段注
云古此聲差聲異近庸風玼分玼兮或作瑳兮瑳分承珙案此
許所據或三家詩借婁爲僊婁不得爲舞貌也人部引詩仍從
毛作僊僊蓋毛用正字三家用借字耳晏子春秋雜篇引詩亦
作屢舞僊僊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
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
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
疾之也承珙案傳釋立監佐史似謂飲酒之正法未必如鄭言
以監史督酒令醉鄭注鄉射禮謂立司正以察儀法卽引此詩
乃詩之本義此言督令皆醉者因下文有不醉反恥句耳其實
上言監史爲禮法所當然下乃言醉者之不臧反以不醉者爲
恥文義自明無庸別解疏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呂記引董氏
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愼禮如此又引涪于髡
說齊威王曰飲酒大王之側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爲證嚴緝云
今此飲酒或有醉者或有醒者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書
其過政欲防失禮者也彼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爲恥

而謂之以飲不當醉則彼必更肆其號呶以至於大怠蓋凡醉人最惡人言其沈酣再至倚酒厲厓右今情狀大抵相同詩人體物微至亦所以使後觀者俟其醒而後規之則言之易入而其失或可以挽回尤足見詩人忠厚之意箋增防護一層以詩兩句爲二事似不合語意朱傳云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此解雖平易但經文式勿字無著呂記引仁氏曰此爲飲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無使過醉怠慢無禮戴氏續記云式勿從謂指未醉者言也彼已醉者幸勿從而與之言耆自扶持無使爾身至於大怠戴氏詩攷正又云勿有沒音沒聲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諸說皆詰屈難通經意未必如是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云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觀箋云亦無從而行之鄭本匪由當作勿由後人妄改爲匪與上匪言勿言成偶句耳承珙案段據箋知經作勿由誠是正義云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之然經文多又明尋一人三爵爲言故後儒多引玉藻三爵而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此兩非字釋經兩匪字是孔所見本已作匪由然此疏實失箋旨

所陳說其指醉者下無爲人說乃戒時人鄭意蓋謂醉者非所當言而汝勿爲人遂其言其所言多不可從者汝亦勿從亦勿以其事語人皆所以維持調護醉人使其惡不至於眾著耳疏以匪言亦屬衎人則不醉之人陳說有何不當而戒以勿爲人說哉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傳羖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承珙案上文勿言勿由勿語爲三事此獨承勿由者蓋爲人述其言語人以其事猶是不醉者之所爲若從行醉者之言則是亦醉矣尤不可以不戒故箋云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正義曰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荅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酢也而又酢主人主承珙案箋言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則三爵自指一人所飲而又以獻酢酬爲三則是賓主所共故疏以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之然經文多又明尋一人三爵爲言故後儒多引玉藻三爵而油油以退及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此皆經傳確證似較箋疏爲優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終

北平劉長年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小雅魚藻之什

魚藻

序云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承珙案此詩傳箋以在藻依蒲爲魚之
得所興武王之時民亦得所歐陽本義李黃集解及埤雅爾雅
翼皆從此義范氏補傳嚴氏詩緝乃以藻蒲水淺爲魚之失所
以興幽王之民失所然經文曰在曰依似非失所之喻蘇傳又
謂在藻之魚不知將爲人取興王飲酒自樂不知危亡亦與經
言豈樂言有那者不合惟從毛鄭則詞旨與鴛鴦相類但陳古

之美而刺意皆在言外文選毛元長曲水詩序信凱燕之在藻
知和樂於倉葦此取其詩詞本言武王故可用爲頌美耳隋書
煬帝晃辟道衡高祖頌以爲此魚藻之義劉知幾史通載文篇
觀荷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此皆
正用毛序之義者也

魚在在藻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又云
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承珙案
之荎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
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荎三牲而言菽所以荎大牢者舉牛
之荎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大牢而總之公食禮云鉶
荎牛藿羊豕苦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菜也滑蒉苣之
屬是也其申鄭云以菽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
藿言三牲牛羊豕者解傳言大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
獨爲大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承珙案大牢具三牲

少牢兼羊豕此注疏之大例然古人或以大牢先牛少牢先羊卽謂牛爲大牢羊爲少牢唐人牛僧孺楊虞卿之讎亦有所本傳既別言羊苦豕薇而其上文曰菽所以芼大牢則大牢之專指牛明矣箋云采其葉以爲羹段懋堂云羹當作芼是也承珙謂正義引定本三牲下無牛羊豕字亦疑有誤當是三牲下無羊豕芼三字箋蓋云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芼三牲牛以羹正所以申明傳文菽芼大牢之說也

威沸檻泉言采其芹傳威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正義曰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承珙案上章菽爲鉶羹之芼此章芹爲加豆之菹而傳於首章言興乃卽事爲興之例正義以上類下則次章傳意自當爲興但所爲毛說仍是以興車服賞賜與上章重複今以魯頌泮水例之泮水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旂茷茷鸞聲噦噦六句皆與此詩略同彼傳云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傳雖不明言興然自是以采芹興觀旂據彼申此則此傳意當亦言泉水有芹可采諸侯之來朝有文章法度可觀諸侯有禮如此而王乃侮慢之可乎王肅謂王者與諸侯作法失經文采其觀其相因爲興之意定疏以爲非毛旨也

載驂載駟鄭箋以驂爲驂乘駟爲四馬何氏古義云禮記注外騑曰驂謂服外兩馬此以驂駟竝言四馬爲駟則兩服兩騑兼舉不應重言兩騑當是驂乘之驂顏師古云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右是以戎車則曰車右餘曰驂乘驂者三也益卽三人爲義承珙案經以載驂載駟竝言不應一指三人一指四馬且詩中兩驂如舞騑驌驦是驂之類皆言驂馬未有言驂乘者蘇傳曰駕者旣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季氏詩解頗曰自其服外兩驂而言曰驂幷兩服而言曰駟如此文義自明無庸別解

君子所屈箋云屈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承珙案釋文云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據此陸孔所見箋本不同陸云皆以王字絕句是六朝鄭學善本箋意本以驂駟指諸侯而言觀上文旂鸞皆諸侯之物則驂駟自當屬諸侯箋云驂乘乘四馬而往言往亦必指諸侯往朝可知下箋又總云服飾爲君子法制之極則絕不以驂駟爲王所乘孔據箋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因有驂駟往迎諸侯之說於經文箋旨皆失之

萬福攸同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此因經言燕笑故嘩僾之道耳非謂朝時王迎諸侯惠氏禮說

駿采其正義因申箋謂蓼蕭箋誤非也

鄂幅在下箋鄂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鄂幅如今行縢

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攷曰在下韤氏詩攷正曰鄭注內則云偪行縢是偪與行縢爲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縢者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偪詩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亾姑就行縢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於是跣以爲歡失之爲不敬故春秋傳衞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韤也解韤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承珙案箋謂邪幅偪束其脛自足至膝釋名韤末也在腳末也據此疑古人幅下至脛韤上不至膝幅在韤上故見於外不必解韤始露行縢此詩址無燕飲之事何得云跣韤故見邪幅邪內則作偪者自以幅有偪義亦可名偪說文徽裹幅也此卽謂詩之邪幅其名徽雖不見所出然爾雅徽止也行縢所以裹足故有止義亦卽傳自偪束之意也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臧氏經義雜記曰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審其文義交亦絞之省借未可與言而言近於絞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之隱楊注不審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爲彼交失荀子引詩之旨矣承珙案韓詩外傳四亦有此文與荀子略同其引詩作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而繼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是韓

詩以交爲交接之意鄭箋蓋本韓詩爲說然古人於通借之字往往隨意用之雖疊句連字亦或互用桑扈之匪交匪敖左傳一引作匪交一引作彼交似非誤匪爲彼當時明於其義難字作彼義仍作匪不相妨耳卽如此詩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其實便蕃亦當同平平爲訓觀服注左傳仍訓爲辨治可知便蕃猶平平平耳古人文字參差變化不主故常毛公用其師說卽經字作徧徧亦當從匪末必增同鄭說也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亦循順之稽古編曰襄十一年左傳荀偃卒魏絳引此詩亦取遠人服從之義承珙案荀子儒效篇云故明王論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

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此毛訓平平爲辯治乃用其師說箋謂辯治屬國使得其所亦與荀子釋詩言上下之交者合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承珙案今尚書大傳無辯章百姓之文蓋有脫佚服虔注左正用毛訓釋文引韓詩作便便云閒雅之貌訓雖與毛異其字則平便本通爾雅便便辯也疑古本自作平平荀毛蓋皆用雅訓今本作便者同音假借耳

汎汎楊舟綍纚維之傳綍綍也纚綾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

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絣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以絣爲大索李巡注謂棘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注緌繫也承珙案爾雅纚作縰縰絣縰皆繩索之名說文絣亂系也棘素屬段注以系爲枲之譌然則絣絣也者當是以亂枲爲大索也李巡注不見然緌本冠纓之垂者引申之凡旌旗之垂者以及升車之繩維舟之索皆得緌名箋云以絣繫緌則絣纚二物繫以訓維甚明郭注以緌爲繫則是以絣而繫維之似非古義李善注文選元皇后哀策文引韓詩纚繫也然詩釋文所引韓詩自作纚笮也與李孫所云戾竹爲索者雖釋絣釋纚不同其爲索則一文選注所引恐誤不如陸氏所宜言於文無當也李迂仲曰自古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

之序

傳以維舟喻維持諸侯承珙案下文棻之謂明王揆度諸侯之功德脽之謂明王厚賜諸侯之福祿則維之自當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傳義爲允且序主刺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箋增出諸侯以禮治民於經序皆無當正義以下有樂只君子故言諸侯治人以禮殊爲曲說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申毛以爲明王之德至美又云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也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承珙案此與上亦是率從兩亦字皆亦來朝之君子言

不獨君子來朝其左右屬國見明王之福祿優饒游縱亦既率從而亦復來至益序以徵會信義爲辭則所指本非一國故末二章又因君子來朝而推廣言之箋訓戾爲止謂安止於是正申傳戾至之義如疏說則易毛矣恐於傳箋意皆不合又案左傳所引自係逸詩全與此篇無涉此篇承上文天子葵福祿脽必不當繼之曰聊以卒歲杜注以爲小雅苑是誤記彼疏以爲師讀有異尤爲肊揣此疏又云鄭約彼義故與毛異皆非也

角弓

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正義曰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當也李迂仲曰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

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棄其親者以好用羈故周簡公所以棄其子弟者以好用遠人故也范氏補傳曰詩不顯言讒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豈能知其故哉承珙案疏順序文故言不親九族自好讒佞李解以好讒佞爲不親九族之由核之詩詞未嘗明言讒佞序蓋於詩外推原當以李解爲是

騂騂角弓傳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繼檠巧用則翩然而反釋文騂說文作弮音火全反稽古編曰案說文弮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弮烏全反蓋不引此詩又說文騂用角低卬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爲弮而誤引歟不然則庶本說文與今異也段氏說文注云此陸氏之誤當云

說文作辦弼自訓角弓不調弓調利承珙案說文引詩數見而字不同者如桃夭彼姝之類往往多有叅其時三家具存文字互異許博采而存之古本弼下或亦引詩陸氏舉弼遺雛是其疏也今詩作騏乃譌字耳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正義曰此經直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并云兄弟嫌連言之是其同也承珙案古人文詞寬緩因言兄弟而連及昏姻義自可通然第三章專言兄弟並不及昏姻序曰九族曰骨肉亦絕不及戚黨襄八年昭二年左傳並有賦角弓事皆取兄弟無遠漢書杜鄴因王音前與王譚有隙說音以棠棣角弓之詩三國

魏文帝報曹植詔云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是此詩主言兄弟而連及昏姻者似非以兄弟昏姻並宏無遠何氏古義以此爲刺幽王寵任昏姻而疏遠同姓之詩謂頍弁已爲幽王不親兄弟之明證而十月之交所言皇父七子皆褒姒姻黨正月又言昏姻孔云漢書谷永上書云抑褒閻之亂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物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褚圭妻黨之權皆可與此相證無胥遠矣言王者之視兄弟不必與昏姻大相懸絕也此說以經證經似較孔疏爲切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繫異也詳劉向之意以詩相怨指朝廷之人非謂下民顏注一方爲方隅之意皆較箋說爲長受爵不讓至於己斯迄傳僉諒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愼正義

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承琪案荀子儒效篇曰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此之謂也毛傳全取其說其義古矣若韓詩外傳所云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此似以亾爲忘謂至于已而忘之解雖與毛異義自可通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注云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亾已此注亦與毛合總之毛韓鄭皆讀詩已字爲人已之已未人乃以爲已止之已如孟子云終亦必亾而已者夫以亾而已爲已斯亾則是經文爲不辭矣

如飽仓窶饑飽也箋云王如仓老者則宓令之飽飽故傳云饑飽也許書飤下引詩飲酒之飤者段注以爲說借是也宓饑與孔取對文箋以孔爲器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仓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仓酌之事仓則族仓酌卽所謂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也釋文云宓字本作儀

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仓族燕之禮正義曰言詩云儀我也案儀宓古字本通訓我則非是蘇氏詩傳說此章以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故告之以仓必以其宓爲飽之節酌必以其孔爲取之節仓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後儒多從之以此爲終前章不讓斯亾之意然與序不親九族之義如風馬牛矣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僣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梓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正義曰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汪氏異善曰孫毓所難有理孫既難鄭必有易箋之文而疏不載後儒詮釋此經皆以猱之升木塗之附物喻小人易於爲惡王毋得更教之孫意當同此解承琪案此章及上章語意皆一反一正相承每上二句刺王下二句告之以正上章見王之侮慢老人如以老馬爲駒不顧其後之年亦將老故下言族仓族燕有宓饑孔取之正禮此章申第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毋字貫二句

言毋教猱升木毋以塗附塗喻禁王毋以薄爲教使小人相傚而爲惡下二句承上言之徵猶承教字言君子有美道則非如教猱之爲與屬承附字言小人所順從則非如泥塗之附如此猶似稍明順姚氏識名解曰詩中如字明是以下句喻上句

猶有升木之性教之則益縱其升子弟有不讓之心教之則愈陵其上其勢如塗泥相附著愈積愈厚不復可解故下二句正言在上者有美道則小人自以分相屬而不相陵矣此說於經文亦有理會但教猱已屬取喻又以附塗爲喻中之喻終有未協不知上言毋下言如乃互文之例上句亦含如義下句亦含毋義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傳晛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啟教之此箋以雨雪喻小人蓋本韓詩及劉向之說韓詩外傳四言菀雖魏牟等十子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仁人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則天下之害除聖人之跡著引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釋文見韓詩作曥曥見也玉海引韓詩作曥曥見氏詩小學云說文載姓無雲也晛日見也漢書劉向亦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段云顏注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見字不得訓爲無雲俗顏注則劉向引詩見字作曥正同韓詩師古時不誤後人妄改作見耳此箋說所從出也承珙案類弁刺幽王不親九族以雨雪喻王暴虐疑此詩亦以雨雪之盛喻王惡見日氣者以比人

之善毛意蓋言人之爲惡雖甚但欲爲善則惡自消如雨雪得日氣而消也此似於經序義合孔疏以箋說述毛未必果得毛旨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肯讓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釋文遺王申毛如字婁王力住反數也正義謂毛無改字之理婁之爲數乃常訓因別爲毛說云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臧氏經義雜記曰荀子非相篇莫肯下隧楊注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爲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毛異耳

承珙案荀子云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肖事長賤而不肖事貴不肖而不肖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見晛曰消此之謂也詳荀子所言皆驕慢之行則引詩下隧正與屢驕相對隧通作隊儒效篇至其頭山隊注云隊讀爲墜說文隊从高隊也隕下隊也文選歎逝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隕猶遁也是隧隊隕遁數字聲同皆降下之意此詩謂王不親雅遺墮也是隧隊隕遁數字聲同皆降下之意此詩謂王不親

九族其惡如雨雪之盛但欲爲善則惡亦可消無如其莫肯謙卑下降惟用此居之不疑數爲驕慢毛雖無破字之理然必用其師說不當訓爲遠去若婁之爲數自可從王述毛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承珙案韓詩外傳云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箋說似出於此蘇傳云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呂記嚴緝皆從之謂王視骨肉如夷狄然是詩人之所憂也此解似於經序尤合

菀柳

序云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承珙案正義述毛鄭以此詩爲諸侯不朝王者所自作後儒謂王雖不道而臣子朝貢之禮自不可廢如疏所云疑於悖理傷教不知此爲幽王暴虐諸侯畏禍不敢朝王於是在王朝者作詩以著其事而原其情故得列之於雅其曰予者蓋代諸侯自予詩中言我言子多代述之辭疏泥於子爲自言故成語病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悼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欲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恆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焉云病也言王

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承珙案此疏申傳甚當經文二句直下惟其王心變動故無得自往近之無得自取其病兩章詞旨皆極明順箋改蹈爲悼以上帝二字一讀音逗爲呼而愬之下甚蹈爲自言中心悼病與節南山昊天不傭昊天不惠同一讀法鄭箋慣用此例未免多作轉折且謂中心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自爲從語意亦不甚貫

國策莊策孫子謝春申君曰以曾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四居載略同其引詩作上帝甚怕蹈怕形聲相近是韓詩亦當爲變動意與毛同熊朋來經說云國策上帝甚神古篆申字又作怕三占從二當定

章傳子靖之皆代爲設言王若使予治事後日予將至止予將行來謂朝王也末章易子靖之乃正言以揭其畏禍之隱與上二靖之相應謂何嘗使子治事徒居以囚危之地而已此其所以不朝歟箋意固矜與子極予邁同類則傳予易予文義反正不同似不如傳義之協

都人士

序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箋服謂冠弁衣裳也承珙案據此箋是序當作周人刺服無常也故箋以冠弁衣裳總釋服無常又云此刺當時之服無常皆可證序服上無衣字然各本皆有其誤衍久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

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稽古編曰箋疏以士爲庶民嚴緝辨其誤而謂士與女對舉是貴賤之通稱當矣但此詩所謂士大率主貴者言耳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爲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而至貢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爲庶民嚴緝辨其誤而謂士與女對舉是貴賤之通稱當矣但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雖非貴者之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爲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女獨舉其貴不應士偏指其賤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序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即以五章皆指長民者言何不可哉承珙案箋謂都人有士行者本不專指庶民故以纚韜髮直如其髮之本然承珙案范逸齋謂髻如本髮則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亾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承珙案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所引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則三家無此首章或後漢時逸之亦未必本無也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級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嚴緝引解頤新語曰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爲高髻之類此朗逸齋詩傳之說　戴氏續詩記謂綢所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方望溪本之謂綢是以纚韜髮引檀弓綢練爾雅素練綢杠證綢與韜同言禮敘盛時女無治容故以纚韜髮直如其髮之本然承珙案范逸齋謂髻如本髮則

於經文當爲髮字故戴岷隱卽以綢爲束髮之物然古人用纚韜髮男女皆然不應專屬之都人之女卷髮甚綢直也黃氏通解引或說云如字當作其皆近於改經從我毛詩寫官記曰綢絲也綢之直有如此髮者倒句也夫一髮也而直者如綢曲者如蠆無所不善故又曰卷髮如蠆承珙謂傳但云密直如髮竝不言密直爲何事恐不同鄭箋以比性行竊意經言其髮之密直如此古文倒裝故云其綢直者有如此之髮也傳特順經文而釋之耳

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

肅云以美石爲填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承珙案實雖非玉名然如王肅以爲塞實其耳則與充耳文複不辭以淇奧傳準之此傳或當如俗本作琇實美石也詩中如瑲華瓊瑩瑲瑩之類皆於玉石名下連文以狀其美疑此琇實正以狀琇非狀充耳也朱氏通義曰詩詁云瑩猶榮也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榮也英謂一玉之中最美者如草木之英華謂玉之方成如草木之華實謂玉之既成如草木之實皆可用之玉也此說有理可補注疏所未及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厲如磬厲也磬必垂故通典及三禮圖皆云革帶鉤觿然則厲自是大帶之垂者其帶而爲厲文義不得以磬厲連文謂磬爲大帶若鄭注內則乃一家之說箋詩又因下言如蜃故以上爲如厲然毛意謂垂其帶而爲厲爲帶之垂者其申鄭云以言如蜃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

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

磬是帶之別稱言其帶革帶絲耳磬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槃袠袠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裹書之物爲袠言其施帶施袠耳其槃亦非囊也若以槃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此疏力駁鄭注與詩疏異蓋各依注爲言耳但杜以厲爲大帶之垂者以磬爲大帶則非古人衣服本有二帶儀禮賈疏謂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鞸及佩大帶以絲鴈鳩其帶伊絲是也磬字从革當爲革帶白虎通義云男子有磬革者示有金革之事革帶雖揉皮極軟不能挽結而下垂故通典及三禮圖皆云革帶鉤觿然則厲自是大帶之垂者不得以磬厲連文謂磬爲大帶若鄭注內則乃一家之說箋詩又因下言如蜃故以上爲如厲然毛意謂垂其帶而爲厲文義

自順不必改而爲如也

髮則有旗傳旗揚也箋云旗枝旗揚起也爾雅翼云禮敏髮毋髻而有曲者以長者皆敏之不使有餘髮若短者不可敏則因之以爲飾故曰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旗揚也非故卷之髮當自有揚起者爾雅南子言鄭舞者髮若結旌（承珙案淮本作鼓舞高誘云一作鄭舞）許氏曰屈而復舒也結旌則旌之義承珙案箋枝旗二字必有成文未見所出漢安世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文穎曰析羽爲旌翠羽爲之也據此疑枝與支同亦旌旗旒縿之屬枝旗猶言金支翠旗故云枝旗揚起謂髮之揚如枝旗也

采綠

序云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李氏集解曰此錯會作詩者之意夫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雖雅之詩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說詩者皆知其爲刺宣公乃於此詩而强爲之說以爲譏刺婦人不當怨曠何也稽古編曰韓弓綸繩特設爲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眞謂欲從行哉況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興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以爲後世永鑑乃區區與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陋也承珙案箋泥於三章爲婦人欲從君子故云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

然然四章其卒章（承珙案卒章二字正義又云此本在家之約我謂役中於文義妹室閑其實此詩既刺時多怨曠通篇皆代怨曠者之言首次欲其憂思之情三四述其宴昵之想或本其在家之時或設爲歸後之事皆可實不必如箋所言但其體近於薄言歸沐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幹象幹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正義曰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承珙案末章薄言覯者箋云鈞必得鮪鮪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此則以言爲云一篇之中兩用薄言不應異義故薄言歸沐似即謂薄云歸沐薄云者語辭然幾其君子之歸而我將待君子之歸而沐焉正義乃以爲我君子則岐之又岐幷失箋旨矣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承珙案箋說於經文增出月字且謝風有三之日四之日而不言五六之日此詩亦未言之日何釋爲五月六月正義謂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此申傳意甚明而又疑於御爲諸侯御之日數非庶人之禮不知諸侯兩媵侄

稱不得統名爲妄則內則所云妾未滿五十者當通乎大夫以下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其說是也嚴緝亦疑五日六日爲時未久故以爲新昏者之怨辭郝仲輿本之謂古者公旬不過三日然卽令踰三日至五六日亦不應遽以怨曠興刺總之六日祇爲過期之喻孔疏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兼近以喻遠也此數語解經尤諦後漢書翟瑜上疏言女嬰充積因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扞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奴身云云詳其引詩之意亦是以暫時況久遠也

黍苗

序云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國學紀聞曰朱子詩傳朱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案國語注朱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是韋昭已有是說承珙案左傳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范宣子賦黍苗杜注亦云黍苗美召伯勞來諸侯則此說或出三家然述職勞諸侯祇可施於下泉之卒章此詩但言召伯營謝勞來徒役並無述職勞諸侯之事韋杜之言實未可據至左傳賦詩多祇取其詞不盡拘作詩之旨如范宣子之賦黍苗意取晉侯憂勞魯國而季武子之拜卽專以陰雨膏黍爲詞又如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亦但取召伯之功以美趙武皆不復論作詩之本旨後儒必以爲此有美無刺亦徒以其詞而已韓氏怡曰十五國之風或以采得之先後爲先後容有作在先而采在後以致時世失次者雖在王朝國史隨時編錄世次必無錯亂當與瞻彼洛矣之思古明王同若果美宣王則應次車攻吉日閒矣詩疑云行役無期則興嗟怨曠前列采綠次以黍苗則膏雨之義著矣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營謝轉運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傷牛者正義以車爲大車又引秋官罪隸及地官牧人證箋牽傷牛乃輓外輓牛人御之不與將車者同且云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別人承珙案傳下四者字則指人不指物之意已明荀子富國篇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蓺云歸哉此之謂也楊注云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然則荀意亦以任輦車牛皆指人明矣

蓺云歸哉箋云蓺猶皆也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矣正義曰蓺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蓺者皆云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蓺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蓺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遣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承珙案爾雅釋言弁同也弁蓺也弁既訓同又訓蓺是蓺與同義亦相近又釋詁咸皆也悶

宮箋咸同也彼疏云皆亦同之義故此箋又云盍猶皆也

隰桑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安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證檜古編曰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竝及他詩遐瑕二字呂記釋此以爲欲進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鄧伯宰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二十八年）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

之說本此然玩詩語及鄭箋本無規誨意惟箋末引論語云云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此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不以誨證謂也又案孔疏申箋亦未得箋意鄭訓謂爲勤勤與勞同義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鄭康成注詩言愛之則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意在愛之以事之事卽勤也詩言心乎愛矣乃序所謂盡心遐不謂矣乃勞不在忠誨也承珙案爾雅勞來事謂竝訓爲勤此序云盡心愛君之念恆藏心中晉孫秀舉此詩以荅潘岳亦作藏匿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承珙案韓詩外傳引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又云道雖近不勤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亦引此詩二語此雖與詩中本旨無涉其藏之自作藏蓄之義疑韓詩字本作藏與毛異也

白華

序云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詩序辨說云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承珙案朱子以爲非詩意者蓋主此詩爲申后自言非周人作刺耳攷漢書班倢妤傳云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顏注曰綠衣詩衛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之序本有得褒姒而黜申后語非今本首句脫王黜申三字觀其引綠衣序亦非專取首句可見但序幽后二字究疑有誤下文明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何得又稱褒姒爲幽后十月之交疏云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而此疏又云箋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其說殊相矛盾箋惟泥於刺幽后之文故以碩人指褒姒其實不然詳見

後詩端爲刺幽王而作似未指斥褒姒幽后字當如程子說是幽王之誤故下繫之以取申女云云也

歐陽本義曰據序意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承琪案正義云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此疏所論經與序詳略之故當矣若如歐說以之子爲棄妻斥其夫則次章天步艱難恐非下國之棄妻所得言耳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承琪案菅與茅純言之則爲一物析言之則爲二物故說文廣雅及楚辭

王逸注皆菅茅不分陸疏則云菅似茅郭注爾雅亦以菅爲茅屬此傳意亦以菅茅爲二物故用爾雅白華野菅而申之曰已漚爲菅是菅對野菅爲言陳風東門之池釋文及正義皆云已漚爲菅未漚爲茅殊非傳意但傳雖不以菅茅爲同物而其取興之意則似以菅茅皆喻申后而不及褒姒野有死麕傳云白茅取潔清其不以喻褒姒可知若如正義所引王肅之說菅茅是兼喻王及后而次章露彼菅茅何以又專指申后不得覆養會菅菅茅之不如乎田間詩學云菅茅皆況申后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則菅蒯乃蕉萃之比白者贊其白潔也束者稱其守禮也承琪又案次章露彼菅茅與後浸彼稻田檖彼桑薪皆喻申后而於菅茅又兼喻褒姒且首章言菅忍孝脫分別判然而次章箋乃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皆未免自相違戾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承琪案此疏體物甚微歐陽本義黃氏通義謂霧露非一物孔疏未的不知雲氣微則爲露重則爲雨所謂天無雲則有露者是雲已散而爲露有雲則無露者是露未成而尚爲雲也疏云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謂霧卽是露之雲耳非以霧露爲一物也

滮池北流傳滮流貌水經渭水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水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流浸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鄘元曰豐鎬之閒水北流也承琪案此以滮池爲水名又所引毛傳與今詩異然說文亦云滮水流貌从水彪省聲詩曰滮沱北流疑鄘注浪字誤左思蜀都賦注滮池而爲陸澤魏都賦詩梗概於滮池亦皆以滮爲池水之流者耳惟池乃水之所爲滮雖流貌亦或爲水名故括地志九域志寰宇記皆以滮池爲水名觀箋云豐鎬之閒水北流謂滮池在豐鎬之閒其水北流非泛言他水水經注云渭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

水又東北與鄗水合蓋豐鎬二水皆自南來而注於渭鎬又在豐之東豐鎬東西之間瀘池北注於鎬故箋云豐鎬之間有水北流即謂瀘池也正義引文王有聲箋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邑之間惟豐水耳而謂之池者此池在豐水之左右上引豐水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今案箋明云豐鎬之間則必不指豐水且水經注明云瀘池入鎬而疏以爲上引豐水復入於豐不知何據集傳又謂豐鎬之間水多北流不知豐鎬之間本無多水如謂渭南六川皆北流入渭則滂在豐西滈灞滻又在鎬東不得言豐鎬之間也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哀傷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而言大人故以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爲之傳意當與鄭同承珙案疏云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則上文浸彼稻田下文樵彼桑薪皆言彼何又以喻申后此碩人定當從王孫述毛以爲申后至呂記又從仁氏以碩人指幽王然詩中四言之子一言念子諸家皆以爲斥幽王可也若謂碩人亦斥幽王則非是嚴　質疑曰衛風碩人其頎碩人指莊姜此詩碩人正指申后莊姜之失位與申后之見黜略同故皆以碩人稱之爲碩人而一篇之中既斥王爲之子又稱　爲碩人於屬文亦無是體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弗聞亦不可止段氏詩經小學曰箋云鳴鼓鐘謂鼓與鐘二物也靈臺於論鼓鐘鄭云鼓與鐘也此詩正同孔云鼓擊其鐘誤承珙案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四傷詐不可長虛空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亾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此釋詩正與毛同又云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云又云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其下皆引詩作鐘鼓于宮聲聞于外以此推之則毛詩之鼓鐘亦不當爲鼓擊其鐘矣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釋文云懆說文七倒反愁不申也邁韓詩及說文竝作怖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承珙案今說文懆愁不安也从心喿聲詩曰念子懆懆此當從釋文作不申爲長又慄慄怒也从心栗聲詩曰視我慄慄段注云恨宏依釋文作很今詩作邁邁者即慄慄之叚借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見黜而卑賤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覩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爲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承珙案傳但言王乘車履石竝不及后則毛意未

必以后亦履石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文選作昇今上聲李善注引尸子淮南齊俗訓竝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此皆人君之事士昏禮婦人以几賈疏云王后則履石者亦用此詩鄭箋以意推之耳然履之卑兮卑字當爲石言經意似謂有扁之石可以履之而卑夫妻敵體不宜任意踐踏卑字正與下文遠字何氏古義云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驗其處地卑下亦時得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繇與王親近則是斯石之不如也此則以履石爲反與與二章言申后菅茅之不如四章桑薪之不如者文意一例其義亦通若如箋說則是賦而非興但申后黜遠尚在下文上二句祇言石卑未言后卑也歐陽本義又謂石卑喻妾宜在下蘇傳呂記嚴緝皆從之則是上二句言寢姒下二句言申后詞意不相承接矣

緜蠻

序云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宜飲食教誨之故作是詩也箋云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虞東學詩曰本詩言道之云遠又言豈敢憚行則有征行之事可知言後車載之詩人自是登仕版者非徒役之庶人可知而車直言後則爲臣之微者亦可知集傳特託鳥言爲異耳大致亦從箋說也後之爲說者乃別生枝節總不可據承珙案荀子大略引詩曰飲食之會之敎之誨之王道其灰吞秋檠露仁義法篇引詩云飲食之會之敎之誨之王道其灰吞秋檠露仁義法篇引詩云飲食之會之敎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敎謂治人也此詩言富敎之事而借詩爲證於詩之本旨無涉至韓詩外傳載客見周公說以詠管蔡事謂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其下引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此則言時勢不可失之意更非詩旨惟潛夫論班祿篇有行人定定字疑有誤而緜蠻諷語是以此詩爲行役者諷刺之作與毛鄭解合

緜蠻黃鳥傳緜蠻小鳥貌承珙案此傳與泰風黃鳥傳交交小貌正同而此以小鳥與微臣其義尤切文選河晏景福殿賦注竝引韓詩章句以緜蠻爲文貌雖與毛異然皆不以爲鳥聲惟長樂劉氏始有緜蠻鳥聲之說實無所本何氏古義遂以聯緜不絕及南蠻缺舌釋之不知凡雙聲字不當分析爲訓詩中言黃鳥者惟葛覃以喈喈狀其聲耳其睍睆交交緜蠻皆非聲也周氏柄中曰古箕山歌甘瓜施兮葉緜蠻樹葉亦稱緜蠻則非鳥聲可知矣

瓠葉

序云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肎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范氏補傳曰頍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竇嬰之刺幽王謂媟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乃棄而不用耳承珙案此說足破嚴緝所疑幽王是過於燕飲非有牲牢而不肎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范氏補傳曰頍弁之刺幽王謂媟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乃棄而不用耳承珙案此說足破嚴緝所疑幽王是過於燕飲非有牲牢而不肎用之謂嗇此詩主刺王棄禮不行故舉飲酒之物至薄而有禮者以諷之詩中君子即序所謂古之人言古人尚不以薄物

而廢禮今王乃有盛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以刺焉其義甚明無庸別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承珙案傳以瓠葉爲庶人之菜者不過極言其物如蘋蘩蘊藻可以薦鬼神而羞王公之意未嘗以全詩皆言庶人之禮也鄭箋泥於傳義遂歷言庶人之事以君子爲庶人之有賢行者已與序思古意不合又云勉瓠葉以爲飲酒之菹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然邶風匏有苦葉傳云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箋以瓠葉苦謂八月之時然則農功既畢瓠葉尚可亨乎左傳昭元年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欲一獻則此詩當是一獻之禮禮有酢有酬而後一獻之禮終與詩中所言正合古者士禮一獻士冠禮注雖云一獻之禮有薦薦酯也有俎俎性體也其牲未聞然既夕注云士腊用兔詩三章皆言兔首又焉知非士禮而必以爲庶人之禮乎箋又云每酌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止義云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酌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此解尤支離彤弓受言藏之傳云言我此亦每受言又豈得謂行用他法邪有兔斯首釋文斯毛如字此也鄭作斟音徂回白首也正義曰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且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益燔作膰火部燔下云燕也是詩作燔爲假借字他經作膰乃俗

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又燔之炙之傳炕火曰炙箋云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段懋堂云詩炮燔二字箋閟宮當作炮瓠葉傳毛曰炮鄭注禮記裹燒曰炮盉炮必連毛故閟宮曰毛炮傳曰毛炮豚也今詩閟宮作盉者誤字六月韓奕皆言盉鼈無毛非可炮者盉乃蒸煑之名其異體作燕服虔通俗文燥煑曰燕毛詩作盉與炮異體益古本相傳如此乃燕之古字也說文有烳無燕當本兼有二字而逸其一韓奕正義引字書炮毛燒肉也燕蒸也所謂字書即說文是說文本有燕字也又云說文無烳宗廟火熟肉今世經傳多作燔作膰火部燔下云燕也是詩作燔爲假借字他經作膰乃俗耳又云說文炙炙肉也从肉在火上炙肉各本作炮肉今依楚

茨傳正楚茨傳曰炙炙肉也瓠葉傳曰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案炕者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抗懸也是也瓠葉言炮言燔言炙燔炙不必毛也抗火不同加火之逼近也此毛意也箋云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此申毛意也然則鳧鷖楚茨行輩燔炙竝言皆必異義生民傳曰傅火曰燔貫之加於火上曰烈貫之加於火即抗火也生民之烈即炙也禮運注曰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也炙貫之火上也三者正與瓠葉傳相合然則炙與炮之別異又可知矣承珙案段說炮炙之異其辨甚諦至燔與貊許書雖分二字古文恐祇作燔即說文亦曰燔爇也爇加火也正與此傳加火曰燔合不必以燔爲借字又傳云炕火曰炙正義訓炕爲舉故段

氏轉爲抗字且以炕爲俗字改說文炕乾也从火亢聲此傳云炕火曰炙者謂以火乾之今人用火乾物猶有此稱不必轉炕爲抗又不得以爲俗字總之炮謂連毛之物以土包而燒之燔者爓去其毛而加於火上炙者貫之以物而逼火使乾楚茨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生民傳傳火曰燔瓠葉傳加火曰燔對遙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火其實燔亦炙非炮燒之也

漸漸之石

序云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一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稽古編曰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玄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荊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爲戎狄叛之上二句爲荊舒不至下二章上四句爲戎狄叛之下二句爲荊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旨況經止言東征序本用兵之由故竝舉戎狄與荊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塗之險難跋涉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承珙案序於戎狄則曰叛於荊舒但曰不至則似問罪之師宜先戎狄而乃命將率東征是已失其輕重緩急之宜況役久病深恐致變生不測下國之所�something者疑在於此後儒有謂犬戎在西幽不備而征東故此詩三言東而未露一他字微見其意者此說似於情事有合

田閒詩學曰或謂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案四月篇有云我日構禍是出征事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東征之實

紀乎承珙案左傳椒舉曰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序言固有徵矣鼓鐘傳云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若之辜序云幽王之時東夷西戎交侵則當其會諸侯於淮或即以東夷之叛而征之嚴緪謂史之所無詩即史也無庸更求他據矣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曰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首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苦矣此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又云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遠遠之遠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曰之詠

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承珙案勞遼字雖可通然遼闊與悠遠義複不如王孫所述祇作勞苦爲安又不皇朝矣箋訓皇爲正謂不能正荊舒使之朝於王正義引王肅述毛以皇爲暇固勝於鄭而於朝仍謂不暇脩禮而相朝不若後儒以朝爲朝夕之朝者文義尤順何草不黃之三章曰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以經證經無煩別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汪氏異義曰傳對曷其沒矣爲義訓卒爲竟箋對上章維其高矣訓卒爲崔嵬各通承珙案據傳則下文不皇出矣當作出險

之出謂石難竟歷而山川長遠何時可盡則入險而不暇出險軍行从地勞困可知如此則通章詞意一貫正義云毛以爲東征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此仍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傳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姜氏廣義曰有豕涉波向無定說箋以豕之唐突喻敵之勇悍王氏詩總聞則云江豚兆雨或據宋黃子發相雨書云四方無雲惟河中有雲相連如浴豬二日大雨此皆不足據也嚴氏福橫渠之說云豕性貪塗今涉水濯其塗而見白蹢是久雨停潦多故也然案之本文終不如傳言雨徵之妥天氣鬱蒸則眾豕知家語則未敢信也又嘗謂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方雨遠之則否矣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後人妄託史記列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知其誤耳承珙又案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又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又云與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

涉波爲必雨之徵益與月離于畢作一類解承珙案幽風東山鸛鳴于垤傳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鸛好水長鳴而喜與此註

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據此則毛云月離陰星者謂畢爲陰道之星月離之則陰盛而雨耳論衡明雩篇云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此亦以離畢爲月出北道與毛傳離陰星語合家語載孔子云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專指畢之陰陽爲言定顧氏以爲後人妄託也明雩篇所載亦與家語同則自漢以來已有此說

苕之華

苕之華芸其黃矣傳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葉白華菱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葉白華名菱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名陵苕今本草無陵時承珙案藏頌云之名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葵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承珙案陸疏鼠尾之說自因吳普本草鼠尾有山陵翹之名而誤馮氏名物疏已力駁其非是惟本草經中品有紫葳名醫別錄一名陵苕一名茈華與爾雅毛傳皆合吳普又云一名翟麥李當之云是翟麥根不知本草別有翟麥今本廣雅芷葳陵苕蘧麥也乃傳寫之誤爾雅釋文引廣雅本作芷葳麥句薑蘧麥也據此知蘧麥亦名紫葳要與陵苕不同不得牽合爲一陳氏稽古

編謂張揖誤以爲翟麥非是陳氏又云唐顯慶中蘇恭脩本草始以陵霄爲紫葳其不類者有三然蘇本引郭注爾雅一名陵時又名陵霄今郭注脫此四字是其說不始於唐人也史記趙世家顏若苕之華集解引綦毋邃云陵苕之華其色紫與鄭箋紫赤而繁者合傳云將落則黃者蓋讀此芸爲其黃而隕之隕故釋文引沈重芸音運此必毛詩家舊讀如是左傳成二年隕子辱矣說文引作抎子此芸隕古通之證但裳裳者華以芸爲黃盛此言將落者謂黃至極盛則將落之候矣箋意以初華紫赤衰則萎黃與毛略同以經本言黃故但指其黃華者言之若爾雅之白華則唐注本草謂山中亦有白華者是也然則苕即陵苕陵苕即陵霄今之陵霄花色赭黃詩明言黃華而陳氏乃執孔

疏之紫白陸疏之染皁以疑其不類不亦傎乎

牂羊墳首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粉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爾雅翼據廣雅吳羊牝三歲曰牂不得爲小詩疏從合墳大首之義稱爲牝小羊非是因謂墳即粉字爲牝羊而牡首其說本於詩總聞何氏古義從之竝引易林墳首作羵爲證承珙案王氏詩稗疏云吳羊牝牂夏羊牝毅吳羊縣羊夏羊山羊也吳羊頭小角短山羊頭大角長此說分別甚明是則吳羊之頭本小而禽獸之體牝更小於牡故傳以牂羊無大首之道不必改墳爲粉也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

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曰少乎所以易毛汪氏異義曰亂曰多者師旅數起饑饉荐臻也故箋語正申明亂曰多之意疏以爲易傳恐不然承珙案序云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傳以治曰少亂曰多爲言者即王風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意非以幽王之時尚有治曰也疏誤會傳語故以鄭爲易毛耳

何草不黃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正義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承珙案上箋以何日不行指將率而言故正義以此何人不將爲將率之所將然此乃鄭義耳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四三 廣雅書局栞

記引仜氏曰將亦行也似合毛義李迂仲曰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戰爭之苦也

何草不玄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糵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正義曰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糵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承珙案易林蒙之蒙云何草不黃至末盡玄室家分離悲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案序言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是爲受天之命而作周耳毛於其命維新傳云乃新在文王也絕無所謂改元稱王之事即其言虞芮質厥事亦但曰西伯則文王未嘗稱王甚明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戕殷誕受厥命此不過言周之受命代商皆由於文王耳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皆即此序受命之義詩中多追述之詞與康誥所言正同自鄭箋有受命王天下之語孔

疏遂歷引讖緯以爲證唐梁肅已有受命稱王議力辨其誣然漢儒言文王受命者如尚書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嘿嘿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論衡初稟篇亦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風俗通義皇霸篇云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然則序言受命亦不過如此而已孔疏雖援讖緯申鄭然尚云文王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此不顯不時與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凡詩中言不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受命毛無明說歐陽本義乃云毛以爲受命而王天下則眞眯目而道黑白者矣

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

右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承珙案朱氏通義引周頌桓於昭于天證此詩亦當以德言之此語可爲定論益昭於天者言德之光明而見于天猶康誥云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也則毛以在上爲在民上者其義允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帝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戴氏詩考正曰案詩之意以周德昭于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此不顯不時與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凡詩中言不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益以不字爲發聲爾雅不潛卽詩所言河之潛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

若卽周禮之靈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承珙案不固爲發聲詩之不顯不承固卽書之丕顯丕承王氏經傳釋詞歷引詩書以不爲語辭者數十條其說暢矣然以不爲發聲是正言其如此卽反言之以爲豈不如此亦未始不可今人言事如此尙有云不是者益以豈不是爲不是乃詞氣有緩急輕重之殊耳　毛傳於常棣之鄂不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於車攻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云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之類固皆就其文而正言之則不爲語詞自明然此詩次章不顯亦世傳卽云不世顯德乎則又反言以明之而於不之爲發聲仍無改也箋於詩言不者多加乎與等字爲反詞亦未嘗不合語氣耳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

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焦里堂曰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字在帝左右卽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箋則以觀知天意解在帝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察帝而左右之承珙案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此疏所言是左右仍屬上接天之事毛旣以接天接人分釋陟降則下句未必單言接天經文左右恐當屬接人言謂察天之道以左右民何氏古義曰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卽其義也

呂記引朱子曰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朱氏通義曰此朱子初說本用古注集傳更

義相近諸書釁多作釁史記高祖紀索隱引應劭云釁呼幼聲
此形之所以又變爲亹也周禮天府鄭人雖人注皆云釁請爲
徵此音之所以又變爲亡偉反也要其爲勉義則相承不變棫
樸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我王知亹勉義同故此傳
云亹亹勉也

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陳碩甫曰宣十五年昭十年左傳
皆引詩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芮良夫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
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詩作哉內外傳皆作載
故傳以載釋哉也此傳曰哉載也載見傳曰載始也哉謂之載
載又謂之始此一義之引申也序曰受命作周左傳曰文王所
以造周作造皆始也箋云哉始也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
於緝熙敬止傳緝熙光明也承珙案爾雅釋詁緝熙光也國語
周語引詩於緝熙亶厥心而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毛於此用
爾雅之訓而於光下增明字於昊天有成命則全用國語緝明
熙廣爲訓於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又云光廣也立義似有參
錯其實爾雅以緝熙與烈顯昭晢顯並訓光者統言之也若析
言之則熙又光之廣大者周語逐字爲訓故以熙爲廣韋昭注
云熙光大也古光廣字聲同義通毛不第稱緝熙光也而云光
明者蓋已讀光如廣光釋熙緝釋明光明猶言廣明但以文便
故不順經耳實則合爾雅國語而兼取之至昊天有成命遂專
用國語之訓以文王篇已訓光明不嫌熙廣之非熙光也至敬
之又云光廣也則二字通轉之例益明箋於維清敬之皆本此
傳云緝熙光明也載見傳緝熙子純嘏亦云使光明於大嘏之
人與此多士不同也承珙案一章之中兩言多士不應異解傳
義優矣且詩中大例思爲語辭者固多在句末然魯頌思樂泮

意獨於昊天有成命傳熙廣也以廣爲光之誤此似泥於爾雅緝熙祇有光訓而不知光與廣同訓熙爲廣猶訓熙爲光耳以此言之箋不如傳之密矣

侯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引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鄭惟以侯爲君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承珙案傳用孟子仁不可爲衆語則服自當爲臣服之義疏曲申箋說以侯爲君服爲九服而又云亦有不爲君者是已不能自圓其說且此言君于周之九服尚可若下文侯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辭矣趙岐注孟子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是不獨王肅之解爲然也

殷士膚敏傳殷士殷侯也稽古編曰疏謂卽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其說本漢書顏師古注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邪承珙案漢書劉向上疏云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嘒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僞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臼虎通義三正章引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冔言

此詩前四章皆追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後三章乃戒成王當監殷而法文王蓋第二章言文王得士之效故此章戒以念文王進臣之法詞義前後一貫無緣中間忽呼王臣而告以念文王之德卽謂不敢弭王故呼臣告之如敢告僕夫之義則何以又斥文王爲爾祖邪

宜鑒子殷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鑑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稽古編曰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歟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政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承珙案鄭於詩言

不易者多作不可改易如大明不易維王韓奕朕命不易皆是然韓奕言不可改易可也此詩及大明皆當作難易之易若此詩駿命不易以爲不可改易則於上文天命靡常下文無遏爾躬皆不相融貫矣

大明

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姜氏廣義曰全詩歸語點過武王則但言伐商之事王季無明德而受天命則自文王始文王有此明德必有聖父聖母故推本於王季大任又有此明德必有聖配故詳言大姒德盛禮隆然後篤生聖子以有天下其敘武王伐商亦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發端

詩固無處不歸重文王矣至末一章所謂復命武王也承珙案首章傳以明明之德專屬文王箋則兼言文武以首章爲詩總目正義云紂之正教不達四方是武王時理當兼文武然文王篇竝不及武王而殷士祼將亦非文王時事所謂從後追言之正見天命已歸事有必至況文王三分有二紂之政教已不達四方矣此詩當從毛意自六章長子維行以上皆說文王有德受天命之事篤生武王以下說天復命武王之事依序立義次第井然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嚴緝以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何氏古義謂如此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承珙案此說非是詩中言明明者皆爲美稱不當兼惡荀子正論篇言主道利明不利幽引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又辨蔽篇云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據此可見明明專屬美稱毛以爲明德者義益本荀卿耳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忱信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承珙案箋意不易與下不挾爲反對言王位本不可改爲惡則敎令不行所謂辭爲阻勸作與奪之勢也然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漢書貢禹傳言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皆以易爲難易詳經文上言難忱下

言不易似當以難易之義爲長

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按勘記曰閩本明監本毛本皆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知傳若專釋仲卽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承珙案段懋堂云此傳當以八字爲一句是旣知傳文仲當作之矣其所訂毛傳乃云此當經作中傳作仲詩小學又云毛經傳皆當作中然下傳云大任仲任也則經文作仲甚明傳云任姓之中女是謂仲卽中字耳其不作仲中女也亦甚明段氏二說皆

誤摯虞思遠賊序云氐仲干之洪喬亦可爲經文之證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箋云使敎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正義曰挾者周帀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挾日挾月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同也承珙案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卽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韓詩外傳云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矣詩曰天謂諸各本作位詩考引作謂殷適使不俠四方此亦以令不行釋詩不俠義與毛鄭同蓋俠挾浹古皆通也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正義曰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卽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承珙案毛以此京字與文王篇俱訓大自卽以爲京師之京若拘於公羊謂京師天子之居則雖文王亦不得稱京若據追述之詞則王季既可稱王亦不害其稱京孫毓之說未爲不通卽王肅以爲大國亦無不可但以曰嬪爲盡婦道則下文維德之行文義重複此蓋自母家言之爲來嫁自夫家言之爲曰嬪互文以儷句耳至箋以周是大名京是其地之小別無論岐周竝無此地名鄭已不能指實且大任爲嬪當在國都何獨言其小別之地乎以此衡之傳義爲優矣思齊京室之婦傳云京室王也明是追稱之詞箋亦以京室也名乎

生而有所記驗如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之事此所謂天作之合也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疑卽當時記驗之徵故先憑空著此二語而後乃云大邦有子其下又云倪天之妹蓋極言其事之神奇故始終皆以天言之觀箋適有所識其必以爲記驗之徵兆明矣

倪天之妹傳倪磬也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正義曰此倪字韓詩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譕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譕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盧召弓鍾山札記曰說文倪譬喻一曰閒見也竊謂倪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

天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古罄罄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俔可訓爲見罄末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罄之義人所共曉故卽以罄解俔耳段懋堂曰罄玉篇廣韻皆作罄罄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云說文一曰閒見也閒當作閒釋言閒俔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閒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閒見之承珙案傳以罄釋俔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罄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俔者古語罄者今語二字雙聲是以毛作俔韓作罄毛以罄釋俔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罄猶言竟是又云俔是閒見盧氏又從閒見爲義諸說皆非是後漢書胡廣傳俔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閒見曰閒見則

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俔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

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稽古編曰毛鄭意本各別孔疏申毛既言大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解殊不晝一而以卜吉爲善祥亦非毛訓祥爲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承珙案孔疏申傳孝於箋義陳氏非之當矣但毛以祥爲善者當是吉祥徵應之謂與上章文王初載相應言大姒有文德則其初徵應之祥於此益定故下文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所以終上章天作之合也

造舟爲梁傳箋皆未明何水嚴緝以爲渡渭稽古編曰岐周與莘皆在渭北親迎于渭當是循渭而行嚴說非是姚姬傳又謂造舟當在洛上承珙案川流迂曲卽循岸而行者亦非必盡可直達況自周至莘約計六七百里中間豈無山陵國邑之隔或須取道渭南始能至彼造舟而濟亦事之常經言親迎而繫以于渭于渭卽繼以造舟文義明白故傳箋不復言何水耳後儒疑渭水入河不入渭以上文在渭之涘乃文王所居非大姒之國親迎于渭文王自於境內迎之不必渡渭此皆疑其所不必疑者也

毛於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也於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傳云言受命之宅王基乃始於是也天于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據此可知毛公釋詩必無受命稱王之說觀其但言賢聖之配不過謂賢女配聖人所以重昏禮耳並不以此爲天子親迎之證正義引鄭駁異義左氏說王者不親迎以此詩親迎于渭爲證然禮記正義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偷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義爲長此詩說不知何書要與鄭異義當是從毛說者其又言王基所始尤可見受命卽是王基不必身自稱王又引天子造舟正如鄭意以造舟爲周制殷時未有等差自文王創之後遂以爲天子之法耳疏申鄭既云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而其申傳乃云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前後自相矛盾殊不知傳凡云言者多就詩詞而推原其意此傳云

言賢聖之配言受命之宜正述詩人之意見周家王業之基始於文王親迎之時耳疏輒坐實以爲用天子之禮失毛旨矣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正義述毛云天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承珙案曰虎通義號篇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云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據此明以周京二字連文爲義謂周國之京師也詩于周京三字不成文故中以于字助句耳二章疏謂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與此于周于京皆周京竝言明俱是地周是大名京是其中小別非也

纘女維莘傳莘大姒國也王氏詩稗疏曰地之以莘名者非一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氏之墟是也地在今西安府邠陽縣南三十里道遙遠矣

在河汝之閒者荊敗蔡師于莘是也在河南函谷之外者神降于莘虢之莘是也蔡虢之莘邑也城濮之莘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姒姓之莘在邠陽渭涘非古有莘國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啟封庚子於莘夏后故姒姓今同州邠陽縣有故莘城是已姒姓之莘或作姺或作侁伊尹耕於莘野或曰爲有侁氏之媵臣趙武曰商有姺邳竹書河亶甲之世侁人叛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侁侁人來賓則侁當殷世爲強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姒姓之國爲杞爲鄫則侁地入於周畿而改封於東國矣莘侁殆古字通用此莘宜作侁以別於城濮之有莘承珙案王氏謂詩莘非左傳國語之莘固也然以爲即伊尹所耕之莘野亦誤焦里堂孟子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

志氏漢書人表女志縣妃有娀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娀者有娀氏之女也又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娀姒氏之女於大姒別之曰禹後姒氏而湯妃則曰有娀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古莘國在沛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采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沛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即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四書釋地云沛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邠陽縣南三十里道遙遠矣

維予侯興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而於侯字無傳箋云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王肅曰其眾維欲殷我興起而滅殷正義以王肅爲得傳意故曰此眾雖盛列於牧野之地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也蓋謂毛於文王訓侯爲維此不言者當同上篇之訓鄭於文王篇訓侯爲君此則以爲諸侯陳少南范逸齋皆據此以駁文王稱王之說然此章前後皆稱武王此處不當又稱武王爲侯毛意自以經言維予維興故侯字無訓其云天下望周者即孟子所稱紹我周王見休者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泰誓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爲眾人無敢懷貳心在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閟宮云致天之届

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承珙案疏申傳箋不爲軒輊後儒如李解范傳從毛蘇傳呂記則從鄭今就正義引閟宮詩核之彼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是武王既致天之誅於商郊牧野固當灼知天意所在尚何待樂從之民勸以無貳無虞乎疏但以彼無貳之文在臨女之上當是戒武王實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何氏古義亦引閟宮之文證此爲牧野誓師之語并云史記載武王誓師之言曰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即所謂無貳爾心者以此言之傳義爲優矣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正義曰釋言窕肆也郭璞曰輕窕者好放

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焦里堂曰爾雅釋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竝稱肆之爲疾即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即疾之證也承珙案皇矣是伐是肆傳亦與此同正義云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又引王肅云至疾乃服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意或然承珙謂大明傳以肆爲疾蓋承上文鷹揚言之鷹揚有疾速之意所謂征鳥厲疾也風俗通皇霸篇引詩亮彼武王襲伐大商襲者輕兵速至亦疾意也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正義曰王肅云以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承珙案如王肅說以會兵甲子爲會甲則傳文近於不辭若如定本傳作會兵甲則箋不必復訓會爲合矣故惟惠氏古義云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并引戰國策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段氏毛詩傳云會古外切甲與會雙聲凡器之蓋曰會曰之首曰甲二者演之爲居首之偁貨殖傳蓋一州漢書作甲一州是也以上二說皆善達毛意毛既以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者正申明甲朝猶一朝之意也武虛谷羣經

義證云楚辭天問篇會鼂爭盟何踐吾期注爭一作請考鼂朝同字請清音相近盟明通用是屈子引詩會朝清明爲問蓋云以甲子日赴膠鬲請盟之期非如毛鄭所云也承珙案王逸注楚辭引膠鬲事今其事見呂覽貴因篇然竝無請盟語天問此言雖會鼂字偶合未必卽引此詩且若云甲朝請盟則詞與意皆未完經文不當竟住矣

序下疏云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何氏古義曰注疏本以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冠下維此文王六句爲第三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二章之後按繫二章有韻冠三章無韻當從後定又注疏本以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冠下大邦有子六句爲第五章朱傳呂嚴諸本

俱移繫于第四章之後按繫四章有韻冠五章無韻當從後定
承珙案此詩正義本所分章句實未必爲毛鄭之舊後人以韻
定之可無疑義考文王篇每章首尾相承蟬聯而下爲三百篇
別一格調此篇雖不必每章皆然然如三章之維此文王即承
次章尾句五章之大邦有子即承四章尾句以及七章殷商之
旅承六章之燮伐大商八章牧野洋洋承七章之矢于牧野格
調亦與文王篇相近且全詩以六句八句相間成篇章法亦極
整齊宜後人之從之也

緜

序云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虞芮質成而來朝故大王王季
先溯文王之德此篇追述大王而後及文王之興蓋作周者文
王故四始皆以文王爲主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興本由
承珙案周之王業興於文王而遷國開基則始於大王故此詩
前七章皆述大王避狄居岐時事後二章乃正言文王興周之
實序與經最相符合箋於首章溯及公劉後人又於八章之柞
棫拔矣等添入王季皆可不必

緜緜瓜瓞傳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小瓜之稱也瓜紹
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瓞二字而以瓜紹也瓞小瓜之稱
也瓜紹也十四字爲傳自是誤衍集注等無者是也焦說亦曲會傳文但按之爾雅則不能合毛傳固用爾雅者
也

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緜緜然若
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曾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
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承珙案

襄十七年左傳縣縣生之瓜杜注云言由小成大但此詩取興似祇爲周家歷世長久之喻故傳云縣縣綿綿不絕貌不必專以瓜喻盛大瓞喻衰微正義申箋謂瓜喻曆瓞喻穉以下固非後儒又謂瓞喻大王之國甚小瓜喻文王始大則於經文又成倒置惟姚氏釋名解曰瓜生皆由小以至大始雖爲瓞繼漸成瓜瓜成又復生瓞此所謂縣縣不絕意耳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稽古編曰縣之沮漆是扶風之漆沮馮氏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窋徙居戎狄之閒在今慶陽府公劉遷邠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解上句不誤下又云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是以自爲從則兩傳特釋民爲周民正以見爲大王時之民以大王時國始稱周也生猶造也何休公羊注自爲用土爲居者言用居此而遂民生以興王業傳義本自明白箋云大王德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以後人所妄刪者益毛公時岐周本有此二水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則又明以二水爲岐周之川矣但今岐周之地有漆無沮故尚書正義已云毛詩之漆即扶風之漆沮則未聞今案漢志漆縣下云漆水在西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關駰云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亦經云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俞山即岐山此爲周地之漆無疑元和志以此漆水注涇與諸書言入渭者異故疑非詩之漆惟闕駰又云有水出杜陽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徐廣曰漆水出杜陽左會漆水水出杜陽岐山北此三章傳立邁相首尾彼既在岐此不應獨在邠矣

也及大王自邠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邠之西南若沮漆在邠則公劉于幽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扶風之地故陶復陶穴云耳源嘗二復詩詞合～毛傳知馮良是也今以縣詩首章爲大王居邠事者始於張成耳毛傳本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即述大王避狄去邠遷岐之事而繼之以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蓋因五章傳立建作廟翼翼竝言此章言家室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章未有與五章傳立遷相首尾彼既在岐此不應獨在邠矣三章傳曰周原沮漆之閒合周原與沮漆爲一是明以首章

縣之岐山者也此即隋志普潤縣之漆普潤爲今麟遊縣地近人或專據此以當縣詩之漆而沮則仍不知所在考今邠州爲漢漆縣地縣自以水得名古之漆水必當在此但漢縣地大或跨今邠州麟遊之界麟遊之東北即邠州之西南疑二漆本出一原其水一流入涇一流入渭耳程大昌雍錄曰元和志移合水縣治於漢漆縣地皆有漆水仍於新平立說曰漆水在縣西今麟遊亦有漆水此與異也不獨一漆分爲兩漆而意之所謂邠州漆水與縣詩合岐下漆水不合縣詩則信鄭之過也至沮水康對山武功志謂乾州有浴水土人呼浴爲于沮聲相近胡朏明禹貢錐指謂麟遊之漆承珙謂水經渭水注所云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再訛以浴爲于耳

出杜陽岐山之漆其所會有雍水橫水大壁水武亭水諸目意此數水中容當有古之沮水後世失其名歟

王氏經義述聞曰六書音均表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既與生自爲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有作漆沮者傳寫顚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陳禹謨本刪去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何氏古義引世紀云大王避狄循漆水此與鄭同者也載氏詩改正曰豳傳以傳二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又此章以陖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豈其然乎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壅而穴之壅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明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備壤是息土之名復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

繹文云復累土於地上說文作窡正義引說文窡復於地也此正與箋說合今本說文作竇地室也段注因謂古本說文言覆於地者謂旁穿之則地覆於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霤承珙案詩言陶復自以覆於地上者爲是謂其土堅則於地上累土爲屋但有戶牖而無棟宇故曰未有家室箋明言復於土上說文覆於地亦當謂地上不得泥地室異文而謂地覆於上也惟傳云陶其土陶其壤則陶爲窯竈之窯謂復世紀云大王避狄循漆水此與鄭同者也載氏詩攷正曰豳傳以陶爲窯竈之名箋則以爲穿穴之形如之此爲異義耳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何氏古義引

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此梁山與詩書春秋爾雅之梁山異在涇西岐東正當豳之南然則率西水滸爲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水滸渭水北厓也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即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閒若璩曰自豳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二說至精前人所未及承珙案傳詳大王避狄事於首章之下而次章不言者正見自土沮漆及陶復陶穴皆避狄初遷之事次章則略地相宅之事曰來朝者猶召誥太保朝至于洛周公朝至于洛也曰走馬者見其跋涉艱難之意耳惟鄭箋以爲辟惡早且疾不知大王避狄之時邠人從之者眾自必扶老攜幼而行劃以授卜師謂以蔡燋灼龜所契處然後授卜師開龜之兆卜師亦云揚火以作龜先鄭於大卜作龜注云謂鑿龜令可契是也

詩人乃謂大王清朝疾驅獨與美女聿來不幾似明皇之奔蜀乎此章定當爲避狄以後度地居民之故然則沮漆與渭皆由岐周之西而流入于東南西水滸者概指岐周一帶之水故傳但云水厓似不必偏主沮漆及渭也

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正義引釋草茷堇草郭注以爲烏頭因謂此堇與內則堇荁枌榆不同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言掌共燋契言歛其燓契燋與燓同說文燋所以然火也契與燋爰竝舉則契亦是一物蓋即鑿龜之器所以堇若是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嚴緝駁之謂烏頭毒物縱肥美之地豈能變毒爲美此堇定爲堇荁之堇稽古編力申其說尤爲明暢承珙案毛傳於堇但云菜於荼則云苦菜是經文如飴明謂堇固如飴而荼亦如飴故箋云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各本箋脫皆字相臺本有以正義核之則有者是也然則

祀于契龜亦足爲契龜卽開龜之證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澭言也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卽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荅曰卽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承琪案既云卽岐不能爲西東而又云據至時從水澭言之然上文率西水澭是謂循西至東也至疏引鄭志尤不明晰自卽至岐何用牽及於馮翊之沮及涇水若從涇水南行則當正西乃得周矣又云卽在岐山西北四百里驗之地

理殊爲乖戾康成當不至此或志有脫誤總之自西徂東繼疆理宣畝之後當是指周原之西東戴氏詩考正曰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爲該舉域中之辭此說是也

其繩則直傳言不失繩直也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太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承琪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引此傳云不失繩直之宜也上言不失下當有之宜二字正義亦但云傳言不失繩直則其脫誤久矣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段氏詩小學曰屢古作婁婁空也削屢謂削治牆空竅坳突處使平又云鍛屢者搥打空竅坳突處馮馮堅實聲也焦里堂曰以藁盛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之屢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鍤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屢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鍛明屢鍛屢猶鍛斂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纏斂

韓詩鄭箋一訓相近皆由聲得義然曰填曰投於傳訓居意亦相成也

挾少之意蓋倒者平其土之堅虛屢者鍛其土之不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正義解爲倒之人屢其聲馮馮然是以屢爲數失毛義矣或以屢爲空穴亦非承珙案釋文屢力注反是亦以屢爲數與正義同但依此則經當曰屢倒傳當曰屢鍛不得云倒屢鍛屢矣釋文又有力朱一反注同此音似讀爲離婁之婁段說頗與之近但揆之事理則焦氏之解爲長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引左傳皋門之哲爲諸侯之證何氏古義曰考左襄十七年宋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古文以澤爲皋爲其字形相混其實宋有澤門無皋門孔氏誤矣諸侯之有皋應于書無所經見明堂位所云乃謂魯以周公之故庫雉兼皋應之制耳然雖制兼皋應而名仍庫雉亦可見諸侯有庫雉無皋應也毛傳所言爲得其實戴氏詩考正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則皆三門天子謂之皋門諸侯謂之雉門考之經傳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皋應而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耳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耳承珙案天子諸侯皆三門之說始於宋劉原父戴氏本之其辨益明何氏申毛亦當下文乃立冢土

疏謂冢土非諸侯之社是也其又云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即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然乃立冢土與上皋門應門文法一例殷代尚質必無皋應名目傳云致者乃自後推而言之與大明造舟正同皋應非諸侯之制則冢土亦不得爲諸侯之法何氏引今尚書泰誓有宜于冢土之文謂其時武王未爲天子故猶仍大王舊稱恐未足爲據證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傳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稽古編曰傳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緜詩爲文王作而推本於大王應以文王爲今也故爲因上之詞即非新故之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既爲故又爲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旨承珙案嚴緝謂此章鄭氏以爲指文王因孟子借此說文王遂運之以爲文王耳此語非是下文混夷駾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趙注即引此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是此章之爲文王孟子自有明徵不必援貉稽章爲據也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云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彼經文與此略同彼傳謂故今不絕惡人而自絕則此傳亦當謂故今不絕惡人之心與鄭同意惟訓隕

爲堅聘問不得以墜三言傳意或與鄭異超注孟子以問爲令聞其義較優似可用以述毛然此章之爲文王則毛鄭固當無異義矣

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棫白桵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益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棫白桵釋木文郭璞曰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棫卽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軸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棘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王氏詩稗疏云案爾雅櫟其實梂雅櫟之實爲橡則其爲橡子實無疑橡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亞是爲易直商頌松柏丸丸傳亦以易直訓之丸之義爲專爲則小小者樹庳而葉大要其枝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

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者則今俗之所謂櫟木非柞也柞棫皆小樹故曰拔矣若今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圍數尺幹彊葉甚堅重多癭非易拔者也爾雅樸樕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棫樸枹櫟今考棫樸之詩毛傳曰樸枹木也爾雅又云枹遒木麤瘣則今之所謂柞者蓋枹也卽詩之所謂樸也然則樸拔爲盡者毛以兌爲成蹊亦必謂盡去其柞棫而後蹊徑之間兌然成路皇矣詩與此略同蓋柞棫叢木松柏喬木言帝省其山柞棫之木已盡而松柏則皆兌然易直雖緜之兌言路之易直皇矣言木之易直爲異其於拔茅茹異若如箋說皆作拔然生柯葉解則彼文作之屏之以下方言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下文忽又言其山柞棫之茂盛文義殊不

貫矣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傳駾突喙困也正義曰說文云駾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承珙案稽古編據國語卻獻子曰余病喙聿注喙短氣貌方言喙傷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喙又據極也疏所未及惟說文口部咽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咽矣若依馬部引詩混夷駾矣則此引詩當作維其咽矣咽喙字異或出三家其曰犬夷卽混夷古人引書自有此徑省之法段注謂合兩句爲一句與曰部東方昌矣相似承珙謂左傳注引詩畎夷瘽矣亦是合兩句爲一句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稽古編曰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耳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王之業乃大故繼之曰蹶厥生蹶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滃興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序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詩恉承珙案陳說是也毛傳所述爭田之事正義謂書傳家語皆有其事雖小有異同然皆言未履文王之庭而自然感化說苑君道篇載此事幷引孔子之言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己而虞芮自平

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案大戴禮逸周書皆有文王官人篇荀子亦云文王以官人爲能竝與此序語合毛於首章傳卽以山木茂盛爲賢人衆多之興全詩大旨已明故下四章但訓詁經文而已晏子春秋對魯昭公問引此詩首章卽繼之曰此言古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賈誼新書連語篇容經篇竝引此詩首章皆繼之曰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此蓋謂人君當愼選左右之意雖似斷章然正與序官人義相發明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樸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注氏說紛紛俱非詩恉承珙案陳說是也毛傳所述爭田之事正義謂書傳家語皆有其事雖小有異同然皆言未履文王之庭而爲興以薪槱爲祀天左右趣之爲諸臣相助積薪疏引孫毓詩評以箋義爲長矣然首章若言祀天不當僅舉一槱燎卽舉槱燎不必言棫樸言棫樸亦不必言芃芃也鄭特以濟濟辟王左

右趣之與下章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文同下章言祭此章亦當爲祭而大宗伯又有槱燎之文故易傳爲是解耳要以經言芃芃棫樸思之毛公取興之義優也首章見羣賢之集於朝輔助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戎事之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舉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四章言文王作人之化紂之污俗咸與維新末章言文王聖德綱紀四方無不治理又總著政教之美官人之效經之設文蓋有次第矣承珙案章首二句只依毛傳作反興爲是正義謂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然旱麓菀彼柞棫民所燎矣亦祇以民之燎薪爲興說文槱積木各本作積木從段注訂正从木火酉聲詩曰薪之槱之其下乃引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又云槱或从示作禜柴祭天神也是許正用毛義詩之薪槱但謂積木供燎與周官槱燎不同至从示之禜則專爲燔柴祭天而設非詩正字亦非詩本旨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半珪曰璋箋云璋璧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肅以王命爲證汪氏中詩異義曰案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汪氏毛詩異義曰案臣之執璋行禮唯贊祼時其他無執璋者顧命大保秉璋以酢亦是受冊命後祭事彼疏云祭統君執圭瓚大宗伯執璋瓚謂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其言不誤也傳云半圭曰璋璋瓚之璋亦半圭也傳特略不及瓚耳箋言諸臣亞祼以瓚柄而言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亦是以璋爲瓚璋疏引王基駁王肅據郊特牲灌以圭璋知古人稱璋即爲璋瓚其說當矣又引小宰注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知此章說宗廟之祭是也春秋繁露四祭篇謂文王受命而王先郊後伐以此章爲文王郊天六師及之爲文王伐崇此自漢初說詩者相傳有此後惟何休注公羊定八年傳引此詩有用璋以郊語若毛鄭皆無此義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正義曰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祼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此下歷引鄭注易師卦及甘誓泰誓注公劉箋皆軍師通稱以見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不當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承珙案白虎通義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此似爲鄭箋所本孔疏往往右鄭獨此疏以鄭他經傳注證之多不相合故不復曲爲回護後儒尚以經稱周王傳言天子爲疑殊不知小大雅所有文王之詩

自皆是周公制作禮樂時所爲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此言已足爲諸文王詩之總義故大明及此傳直云天子造舟天子六軍皆以追述之詞不嫌稱文王爲天子疏所云詩爲大雅莫非王法者誠通論也孔穎軒疑商制生時雖未有天下以爲沒而稱王猶下帝號一等故得以帝號尊其父焉及既有天下謙不敢自踰於文王於是沒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斥國尊以稱其君者乃械樸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於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邪承珙案詩言周王猶末章稱我王耳非必對殷爲稱此詩或言辟王或言周王或言我王恐皆便文無義例也

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當作遠作人也不字衍鄭箋異義承珙案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傳云眉壽秀眉不字衍鄭箋異義承珙案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傳云眉壽秀眉也於遐不作人者近如新作人南山有臺云遠不眉壽例遐不眉壽謂遠有眉壽也經文不乃語詞耳箋則以遐不爲不遐故此云遠不作人者近如新作人南山有臺云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此蓋以不爲豈不之不非語詞與毛異義然此言作人承上周王壽考是謂久道化成當以遠作人者爲是南山有臺祝君子之眉壽亦當言遠有眉壽不得如箋謂近於作人近於眉壽也旱麓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毛雖無傳自應與此同解成八年左傳引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杜注云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殆即緣械樸傳爲說詩疏乃云毛以爲樂易之君子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此誤以鄭義爲毛義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即追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爲質也承珙案箋引追師掌追衡弁以追亦爲治玉之名又訓相爲視謂萬民視文王政教如覩金玉然皆不如毛義之善爾雅雖分別玉彫金鏤然彫亦鏤也廣雅及韋注國語皆云彫鏤也疏謂散文則通是矣說苑脩文篇引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此或本魯韓詩說亦以章爲文相爲質與毛解合蓋毛解與經文相對成文意義尤愜當也至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章爲章耳賈疏乃云璋是字偶作璋不過如管子不璋兩原假璋爲章詩字並不作璋毛鄭皆玉爲之則追與琢皆治玉石之名其實詩字並不作璋毛鄭皆無此解也

旱麓

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耦仲與曰文王以聖德承祖考纂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恭順養和平之福以啟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大序曰受祖也箋疏誤以君子即大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義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故序曰受祖又歷序

祖德而于大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厚非以此詩爲大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并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亦不易也承珙案郝說是也序不言文王受祖者當以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之詩故不復贅耳詩中言享祀介福言神所勞來其爲受祖甚明因推言周之先祖上自后稷公劉以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而益大凡皆爲文王之所受而詩中君子則皆當指文王三章遞不作人與棫樸同文末章求福不回又與大明厥德不回同義其爲指文王言可無疑矣箋以君子謂大王王季全篇皆不及文王而雅譜列爲文王之詩豈有美文王受祖而但稱祖德絕不及受之之人者疏謂光揚祖德即足爲子孫之美故辭不復及曲申箋義非也

呂記云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益此篇詩傳以爲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百福干祿之語則不辭矣朱子詩序辨亦云百福干祿不成文理承珙案干祿百福出假樂之篇彼謂求祿而得百福此序即用其語言百福干祿者謂得天之百福與所求之祿耳疏云福言百明祿亦數多祿言干明福亦求得益古人自有此種互文何得謂其不辭段氏詩傳云此序干字是千字之誤引假樂箋子孫得祿千億爲證案此說亦可不必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也

易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

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正義曰毛傳依周語文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稽古編曰此詩之恉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藪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唯論草木乎古人引詩雖多斷章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承珙案此章毛不言興箋疏以後皆從鄭孔爲興而義各不同呂記以榛楛喻君子榛楛得麓而滋茂似皆可通然觀單穆公引此章而反復申明其意則旱麓榛楛自是當時所見之實而鄭箋以爲興者亦如鴛鴦箋云此交萬物之實而言興者廣其義爲耳

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嚴緝本程氏之說以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興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祿盛大二說

王伯厚詩地理考引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又引曹氏曰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嚴緝謂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鎬之閒高山多矣不當遠取漢中之旱山也承珙案劉昭注郡國志引華陽國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此池水皆即班志之沱水

也水經又云汧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涔水篇云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汧考南鄭故城在今漢中南鄭縣東一里旱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安陽爲今興元府安康縣地興元之西卽漢中之東是水經池水涔水所出之旱山同一山耳故元豐九域志又云興元府有旱山矣至漢中興元雖去豐岐稍遠然岐山在今鳳翔府漢中興府之北卽鳳翔之南況此詩本詠文王其時土宇已擴不得謂旱山非境內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瑟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正義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

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箋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釋文謂傳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則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氏詩小學從正義本以黃金所以飾爲句流鬯也爲句陳碩甫謂當作黃金所以爲飾以釋經之黃字釋文一本有爲字者是也流鬯也當作流流鬯也傳寫脫一流字耳承珙案此傳當如釋文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其義已足不必改讀蓋王瓚者言其柄以大圭爲之黃流者言以黃金爲勺而有鼻以流鬯故曰黃金所以流鬯也鼻所以流鬯因而

鼻卽謂之流故鄭注王八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是直以流爲勺鼻之名此箋泥於在中一二字又以黃流爲秬鬯疏申之謂秬鬯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不知黃流在中卽謂黃金爲勺而流鬯於其中文義自明不必泥朱中央之文謂瓚中赤而不黃也

陳碩甫曰瑟彼玉瓚周禮典瑞注鄭司農引詩作邮又作郵案郵乃郟之誤司農治毛詩其所據詩作郟後鄭作瑟云潔鮮貌說文作瑟云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許與後鄭本三家詩今詩作瑟者依箋改也故毛無傳下文瑟彼柞棫有傳當依司農所據作郟爲正葢郟者流鬯之貌也泌之洋洋傳曰郟泉水也泌彼泉水傳曰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郟與泌毖並聲同而義近承珙案

案瑟彼玉瓚直指玉瓚而言不得以爲流鬯之貌說文引孔子曰美哉璠與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又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璨猛也則瑟自是狀玉之辭司農引作郟郟者乃古字假借爲之耒必毛本作郟毛無傳者豈以瑟爲玉狀當時所共曉歟至五章瑟彼柞棫傳訓瑟爲眾貌當由瑟郟同聲郟與謐又同字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謐左傳引詩何以恤我說文作謐以謐我引謐卽密也言柞棫之蒙密是有眾義故傳以爲眾貌歟

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引孔叢子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謂毛以九命當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引鄭注尚書西伯戡黎謂文王爲雍州之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楚辭天問伯昌號衰

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大宗伯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爲九命也承珙案毛但言九命錫圭瓚未分別王季文王自以此詩言文王受祖則錫圭瓚者即爲文王可知鄭以君子斥大王王季故以受賜屬之王季正義力申鄭意以俗爲州伯謂王季爲州伯文王亦祇爲州伯不知鄭注尚書云文王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其不止爲雍州之伯可知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其後囚於羑里既又赦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是文王未囚羑里之先已爲殷三公矣至赦出之後乃專征伐自是上公九命作伯毛意本指文王受圭瓚秬鬯之錫故直言九命王肅尚書注正從毛以文王爲二伯書疏亦云文王率諸侯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言西伯本三家詩義亦以此享祀爲文王正義仍屬之大王王季誤矣

者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此正與詩疏相反其游移有如此者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稽古編曰鄭氏申庸注云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之以爲變惡爲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也承珙案潛夫論德化篇云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其下引詩曰

思齊

序云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箋云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正義因謂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此但能釋首章之意嚴緝駁之當矣歐陽本義又謂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亦失立言輕重之宜惟范氏補傳云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內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指內助特以首章有姜任大姒之言耳二章言文王事神治人兩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彊不息（此解不顯亦臨二句與傳箋異）四章言文王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謂皆由于內助也承珙案諸家惟范說爲長

思齊大任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承珙案毛傳於不可休思

云思辭也思皇多士亦云思辭也凫鷖雅名舉其一以見三百篇思字多爲語助在句尾者如不可度思鋪時繹思之類在句中者如旨酒思柔無思不服之類在句首者如思變季女逝兮思樂泮水之類皆是鄭箋於思字多訓思願似失毛旨經傳釋詞辨之詳矣王氏詩總聞以此思齊思媚爲思願以思皇多祜爲

詞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容於大臣順而行之正義曰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

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卽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鎭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諸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汪氏異義曰大王王季追王在後於文王時祇稱公惠于宗公據文王當日事神言不從後稱則以爲公未爲不可箋於京必爲地名其義不容少假疏既是之矣而於宗公又謂當稱王殆有心予奪歟左傳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對不務民義而瀆事鬼神者言外傳引詩或係斷章取義內外傳釋詩毛多據爲義此獨不然必知斷章皆未可據以難毛又疏引書序班宗彝中庸傳宗神之義亦未盡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

路寢明堂孔晁注云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

之朝固有以宁 口者矣承烝烝以宗公爲大臣實與

義不貫疏引國語胥臣之言以爲順大臣之 義然里麗畜

用國語疏謂外傳引其本經道其興意三章傳用中庸孝子

論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則何以知胥臣之引詩果取本義而非斷章乎周禮甸師用牲於社宗杜子春以宗爲宗廟然則宗公爲宗廟之先公明矣疏謂經傳無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不知經亦未嘗有以大臣爲宗公者也

刑于寡妻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陳碩甫曰箋以寡妻爲寡有之妻孟子趙岐注曰寡少也鄭趙語皆非毛公傳義傳上云大姒文王之妃此云寡妻適妻也者

寡之爲言特也適之爲言正也主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餘八爲妾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曰繼室不得稱夫人此傳釋寡爲適之義也詩寡妻曰適妻則尚書寡兄曰適兄顧命篇無壞我高祖寡命鴻雁篇偏喪曰寡亦與寡特義相近禮記坊記篇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猶言乎主君也主卑於賓也玉藻篇其於敵以下曰寡人曲禮篇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猶天于自稱曰予一人諸侯自稱曰孤也大夫曰寡君之老猶言乎正卿也夫人曰寡小君猶言乎正夫人也衛莊姜自稱曰寡人猶自言其正妻也解者竝以寡有寡德當之于旱

適無敵之義微矣此皆名之必正者也曲禮下篇庶人曰事析言之也妻其通稱也承珙案陳說是也適與庶對稱庶爲

則適爲寡矣後漢書仲長統傳載其昌言損益篇曰寡者爲人上者也眾者爲人下者也此亦可明寡妻對眾妾言故之意傳上言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此以寡妻對眾妾言故曰適妻趙注孟子云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此正與毛義同鄭箋以寡爲寡有則此詩美文王能儀刑之無庸稱美寡妻後儒又多以爲寡德者詩人述周室之事亦不必代爲謙辭二者皆非詩意也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正義曰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承琪案王肅以迎治申傳固是橫益治字但御之爲治毛豈不知崧高王命傅御傳訓御爲治事之官矣而此必訓御爲迎者皇矣以對于天下傳云對遂也此以遂有進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詩以御于家邦與皇矣以對于天下文同此訓御爲迎猶彼訓對爲遂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亦字亦語詞非謂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也此解固可使上下文義一律然傳謂性與天合其義甚精尤足見文王生安之聖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正以亦爲語助與而字同不字則當作弗字解若但云聞而用諫而入其義淺矣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臨下而下句言民化於辭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正義述毛云民既安文王之德故不絕亦入傳云言性與天合也正義曰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人於道王氏釋詞亦以不爲語詞謂不聞聞也不諫諫也式用也入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亦字亦語詞非謂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也此解固可使上下文義一律然傳謂性與天合其義甚精尤足見文王生安之聖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正以亦爲語助與而字同不字則當作弗字解若但云聞而用諫而入其義淺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辭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正義述毛云民既安文王之德故

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承珙案此二句毛鄭異義自顧濱詩傳以後呂記嚴緝范氏補傳等皆從毛說但或以不瑕爲無瑕玷耳今謂此二句與緜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義正同以彼準此傳說似長於箋

稽古編曰鄭取雝雝在宮三章并爲二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爲養老於辟雝在廟爲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結上二句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爲辟廱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

承珙案毛氏故言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是以雝雝在宮四句爲第三章下兩句皆以肆字起肆爲故今雝是緣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則非是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此下更有云云觀所說是吳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竊取鄭箋是也其以釋文別爲毛作音爲過又以爲

上之辭不必定緣本章卽緣上章亦可緜肆不殄厥愠卽其例也且以韻求之顧氏詩本音江氏古韻標準以思齊四章五章無韻段氏音均表曰入本音在第七部詩思齊合韻瑕字孔氏詩聲類以殄疾假瑕爲句中韻入古音卽當在二十四職思齊式與入協爲古本音江氏詩經韻讀曰假瑕可倫而疾殄究不可協且三百篇中未有一句一轉韻者承珙謂改入歸職亦無他證不如依段氏謂入合韻瑕葢瑕本音胡入可轉音乳也今北人讀入字如此至末章造士爲韻則段氏所云之與尤幽合韻知古合

經文自當作斁傳但有斁厭髦俊二訓而無古之人以下語陸本較孔爲長或謂髦俊也見上棫樸傳射厭也卽見本篇三章傳未必此又出傳例卽嚴緝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爲之訓耳此又不然葛覃服之無斁傳斁厭也鄭注禮記緇衣王逸注楚辭引詩皆作厭之無射或毛詩古本作射傳以射爲斁借而訓爲厭故此詩無射亦保但訓以保安無厭矣至髦俊之訓雖見棫樸然如肆故今也已見於緜而此篇

仍復作謝古人說話或複出或不複出固未必有定例也

皇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黃氏元吉曰王肅申毛以殷夏指桀紂孫毓則泛指夏殷之後孔疏又駁孫謂是以桀配紂為言引崧高美申伯而及甫侯為證說固紛矣今觀召誥曰不敢不監于有夏不敢不監于有殷而卽曰維茲二國此殷夏為二國之明證也汪氏異義曰傳釋二國為殷夏正本召誥之義言紂之惡與桀同其政所以不得於民心也紂之政教不得於民心而尊居天位四方之國爰從之謀爰從之居而紂得用大位行大政肆其暴虐上帝於是惡之憎其殘害下民乃眷然回

不得皆為王肅所增改也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恨大位行大政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汪氏異義曰經上言其政不獲則殷已見絕於天下言憎其式廓正指惡之之故惡之憎雖一義要下自申上耳傳義於經語氣脗合也承珙案傳意蓋謂夏殷之政不得民心致使四國懼而各謀所居於是上帝惡之甚為惡甚大此所以西顧而與周宅也後儒據周頌耆定爾功傳以耆為致解此上帝耆之為上帝所欲致者又與下句憎字不合遂并改憎為增以式廓句規摸然則此一句已明言上帝之與宅矣何以下文始云乃眷西顧乎經義雜記謂耆惡也三字謂王肅所私加又

加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八字承珙謂此亦不然者之爲惡韓詩本有是訓見周頌釋文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上帝指之今詩者字疑卽指之借字釋名著指也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是指有惡義謂上帝指目而惡之也至憎其式廓潛夫論引作式惡且云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奄廓大上帝憎之更來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此惟解爰度微與毛異其餘皆同傳箋基傳云用大位行大政者正指上經不獲之政而言似不得以此爲王肅所加也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顧段云顧上當有西字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稽古編曰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此釋與宅亦與下章帝遷明德之義相承鄭箋集傳之釋同意

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此箋意與匡同下章帝遷卽此義承珙案漢書谷永傳亦引詩乃眷西顧此維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此釋與宅亦與下章帝遷明德之義相承鄭箋集傳之釋同意

作之屏之其蓄其翳傳木立死曰蓄自斃爲翳今爾雅作木自斃枰立死菑蔽者翳詩疏引爾雅無自斃邵氏爾雅正義曰案孔疏似所見爾雅無自斃枰一句劉昭注補續志引爾雅木立死曰蓄與孔氏所據本同詩釋文引爾雅本自斃枰蔽者爲翳又似無立死菑二字皆所見異本也承珙案爾雅此文是先以木自斃枰總釋自死之木此斃字當訓死下立死菑之時故云厥聲載路非以單訐爲聲之長大不得云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也

非是蔽者翳謂其死而覆蔽於地者李巡以蔽爲斃訓死也亦非是此乃分別木之自斃者有此二種耳傳以經無枰文故但訓蓄爲蔽不言自斃枰爾雅本作蔽謂自仆而蔽地者非所見本異也

爲翳自字乃毛用爾雅而增成其義非陸所見本異也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徙就文王明德以氏異義曰疏引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汪其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稽古編謂以載路爲居大位文義未安帝遷明德言天去殷卽周徙就文王之德與上章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言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所以徙就之此解較王說爲勝承珙案後儒釋此句謂民之歸周者滿路而不絕或又從箋讀串爲患以患夷卽昆夷載路謂昆夷滿路而去夫既以此章爲大王之時而昆夷駾矣又屬文王之事已未免自相矛盾且載之爲滿古無此訓王氏詩稗疏合載語詞見於詩中者不一如謂載路爲充滿道路則徒云載路何以見昆夷之滿路而去非滿路而來邪生民之詩曰厥聲載路義與此同覃長訏大而復云載大者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不嫌複也自當以爾雅毛傳之訓爲長承珙謂生民實覃實訏傳訓覃長訏大者乃言后稷年歲長大其聲則亦大異於呱呱之時故云厥聲載路非以單訐爲聲之長大不得云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也

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應作瘨云詩本皆作瘨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瘨爲誤正義曰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瘨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阮氏校勘記云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露寢爲路寢之類凡物之瘨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瘨也謂眚俴混夷使之瘨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應者總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瘨爲誤失之矣承珙案此說是也經文但言串夷載路並未言文王侵伐若以路爲應是謂昆夷應天不成文義孫毓以瘨字駁俗膻改爲應而不悟經文之不可通耳

天立厥配傳配媲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正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媲案妃正字毛詩作配者假借字某氏注爾雅引天立厥妃或本三家詩用正字耳然妃之爲媲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爲媲止當爲配天之義下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文王有聲作豐伊匹傳云匹配也此皆假配爲妃而其義皆爲兩相輩偶而已詩書中如其自時配皇天克配上帝皆此義箋以配爲妃釋爲大姒于上下文義不合恐非毛旨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正義曰此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瘨古編曰案此當以作文王者爲

正此經毛無傳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焉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鄭以王季追王爲說殊費迴護陳碩甫曰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引此作唯此文王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樂記鄭注言文王之德皆此詩作文王之證至鄭君箋詩始改作王季故王此大邦傳不謂王季也而箋以王季稱王爲追王比于文王傳不謂文王乃以維此文王季之德比于文王鄭謂比于文王爲周之文王爲王季或古本此句有涉上章維此王季而誤者鄭君乃從其誤也蓋皇矣詩皆美文王三章涉大伯王季者但連類及之耳

承珙案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維此文王此所據詩本作文王故鄭箋然三占從二餘左傳韓詩皆作文王毛傳又全用左氏（正義以德正應和曰猶至貴慶刑威曰君三十三字爲箋文遂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非是）則毛詩本作文王亦可決矣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稽古編曰箋語殊傎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朱傳訓比于爲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但左傳釋此文爲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文爲一德與八德同例則此文字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謚號所謂文王

非西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較爲優矣
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炫同箋疏之申毛恐
未得其意承珙案左傳雖以文爲九德之一然似以文總上八
德故復繼之曰近文德矣此文雖非謚號然比于古之文德正
可見文王之所以爲文乃與章首維此文王相應疏用鄭申毛
乃云文王之德不爲人所恨而王季可以比之不獨失毛旨亦
非鄭意蓋鄭箋承傳經緯天地曰文之語而云王季之德比于
文王猶言比于經緯天地之文王初非指西伯昌之文王也疏
不善讀箋語耳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
汪氏異義曰傳以阮共爲周地密人往侵之箋據魯詩以密阮

徂共爲四國謂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案
經上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謂不畔道而妄取人國邑貪求而
羨樂人土地也此云密人不恭明是密人犯順故下言王赫斯
怒若如箋說則經當先言阮徂共三國犯周之事不當先言密
人不恭又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訓上旅爲師下旅爲地名謂
文王整其師旅以止密人往旅地之寇箋訓旅皆爲兵衆謂文
王整其軍旅以遏止徂國之兵衆上言三國犯周而此止言按
止徂國之兵衆於經不若傳爲完足也承珙案孟子引詩以遏
徂莒趙注云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是亦同毛以莒爲地
名古字旅莒同音故毛詩借旅爲之韓非子言文王侵孟克莒
則毛傳地名之說確矣但上云徂共此云徂旅者益恐其由共

侵不知孟子引太誓即曰侵于之疆周禮大司馬負固不服則
侵之侵本九伐之一穀梁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木壞宮
室曰伐侵與伐有難易輕重之別故下文言伐崇而此但曰侵
耳箋謂此文王伐阮阮兵無敢當者言我者據後得有阮地而
言但上箋言三國犯周密人距義何以上章經文止言按徂國
之旅此章經文又止言侵阮國之疆而密共二國絕無一語及
之乎且未嘗得其地而遽目之爲我是近於畔援歆羨矣箋說
非經意也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度謀鮮善也近儒多據逸
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鮮原爲地名承珙案逸周書和寤解云王
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師始伐殷秋次

于鮮原則此鮮原必商周相接之地若即指爲詩之鮮原則下文岐陽渭將（傳將側也）與商地不相涉似不得以彼證此此傳得鮮與公劉陟則在巘傳同（月令鮮羔開冰鄭注鮮當爲獻是其例公劉疏謂彼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彼傳云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是鮮巘同字公劉以陟巘與降原對舉此亦鮮與原對舉非以鮮原連稱爲地名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承珙案經文此數語是爲伐崇張本猶五章無然畔援數語之爲伐密張本也然則不大聲以色謂不大其

聲色以加人禮記中庸引此句鄭注云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此與傳解略同卽不陂弱暴寡之意不長夏以革若但謂天性自然少長若一則與上不大聲色語意不相配似非經旨毛云長大者似是雄長擴大之謂言文王雖三分有二然不恃此以紛更由己皆所以起下文伐崇之舉乃順天行誅而非有陵暴紛更之意墨子天志上篇反復于三代聖王愛人利人而歸於順天意者爲義政（政疑與征同）反天意者爲力征其義政柔何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其中篇曰夫愛人利人與人交利人而歸於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

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據此知此詩不大聲色二句是不厲威嚴不事變亂之謂墨子之意正與傳同其義古矣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傳皆引此二語杜注一則言文王閤行自然合天之法一則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墨子天志下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詰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此皆與箋意略同要總爲伐崇張本非徒形容其明德已也

詢爾仇方傳仇匹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稽古編曰毛訓仇爲匹孔疏申之甚當（疏云當詢謀于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何足爲

聖人哉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因引此詩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承珙案箋云仇方謂菊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是鄭意仇如葛伯仇餉之仇本非謂以其讎已而爲仇也後儒特附會史記之說幷誤解鄭箋耳（今詩作詢爾仇方與爾兄弟願夢麟謂二句無韻此亦當據伏湛傳作同爾弟兄兄與方韻也）

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衝衝車也釋文臨韓詩作隆段氏詩經小學云隆衝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承珙案正義云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此疏申傳以臨衝爲二證據甚明說文轒陷陳車也次之以轓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爲櫓宣十五年傳晉使解揚

鄭宋楚子登諸樓車杜云樓車車上望櫓巢車樓車殆即詩之臨車故說文以轒次轒陳氏禮書云孫武曰攻城之法脩其轒轀轒轀四輪車蓋衝車之類承珙謂轒與轀同亦臨車之類也後漢書光武紀衝輣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愼曰輣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輣閇閉卽以輣當詩之臨衝爲衝車輣爲櫓車然則毛以臨衝爲二車不可易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臨衝弗弗崇墉仡仡傳弗弗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正義曰傳唯云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致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距者故有訊馘箋以言言猶孽孽爲將壞貌釋文於崇墉仡仡引韓詩仡搖也鄭義蓋本於此疏申之曰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爲將壞之貌承珙案僖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衛北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漢書伏湛傳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

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大訓如爾雅大箴謂之言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箋箋小也此亦可證又有小義此種

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箴小者謂之箋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箋箋小也此亦可證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

靈臺

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正義曰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承珙案箋疏泥於始字語多迂曲貌附之說尤爲礙理此篇之序乃蒙上篇言之皇矣序云天監代殷莫若周故其詩歷言天命此篇首述民之樂事勸功竝美其靈德之徧及於鳥獸昆蟲

蓋一則言天與之一則言人歸之序云民始附者謂大雅諸詩至此始明言民心之歸附耳郝仲輿曰詩人作此以見文王造周功成雖民心歸附不自今始而文王之求寧今始觀成焉故序曰民始附也承珙又案大雅文王之詩止於此篇故序云受命與文王序言受命語相首尾疏引乾鑿度云文王伐崇作靈臺考易緯是類謀亦同然則此篇之繼皇矣殆猶是相傳舊次歟

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云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承珙案傳云神之精明稱靈者猶尚書大傳云心之精神是謂聖也曰神曰靈非鬼神靈異之謂書盤庚弔由靈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爲衛雅釋詁文

是爾雅令善也古本作靈故書多士不克靈承帝事多方不克靈承帝事
承于旅呂刑苗民弗用靈皆訓靈爲善鄘風靈雨既零箋亦云
靈善也莪此詩三言靈皆以文王德行之善言之故傳於靈囿
云言靈道行於囿靈沼云言靈道行於沼靈道卽善道靈臺靈
囿卽謂善臺善囿也說苑脩文篇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
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序傳合然則詩意以
靈臺爲文王所創造因其德善而稱之爲靈固非以速成詫其
靈異亦非以觀象而謂之神靈白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
象察氣之妖祥疏家遂附會文王受命以爲是天子之制不知
靈臺辟雍皆文王創制而周家因以爲世法如皋應家士及造
舟之類卽如白虎通義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

之會云云亦周家因斯臺以望而書雲物故有是語非必文王
時遂有其事若漢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謂卽慶都
之陵（此本漢成陽靈臺碑見隸釋）此更與觀象無涉亦不得據此爲天子靈
臺之證也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
德勤其事忘己勞也稽古編曰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
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
意同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恐不然承珙案賈誼新書君道篇
云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麕裹而至問業而作之
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是漢儒說此皆同無所謂不
終日也

于牣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
曰此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
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
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臧氏經義雜記云袁宏後漢紀樂松
曰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小穀梁成十
八年疏云毛詩傳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蓋據孟子稱文
王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當有百里二字）諸侯三十
里耳案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二十里三卽五字之譌古本孟子
當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
天子諸侯之制今詩傳作諸侯四十里蓋後人所改毛傳既云

詁

迄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塞其大綱耳此說得之

鷹鹿濯濯曰鳥譽譽傳濯濯娛遊也譽譽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承珙案文王有聲常武傳皆云濯大也崧高鈞膺濯濯傳濯濯光明也大與光明義正與肥澤近而此傳訓濯濯爲娛遊者自是與譽譽肥澤互文見義大東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此與濯濯音義相近娛遊亦往來意也趙注孟子云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此以肥飽爲濯濯之由非卽以濯濯爲肥飽趙謂鶴鶴爲澤好與毛傳同則濯濯亦當爲娛遊文不備耳廣雅濯濯肥也乃專以肥訓濯濯司馬相如封禪文濯濯之麟游彼靈畤漢書注引文穎曰濯濯肥也史記索隱則從毛傳

云濯濯嬉游也然文下有游字則從文穎訓肥爲是詩箋以鳥獸肥盛喜樂總言之正申傳兩句互足之義也

於論鼓鐘於樂辭廱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辭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正義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辭廱宮中又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段氏玉裁亦以論思二字論同倫思同腮理之腮

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辭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承珙案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及后宮之門鄭注以囿爲御苑游爲離宮賈疏卽引詩靈囿爲證詩疏引鄭駁異義謂二靈辟廱同處在郊則辟廱似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邱以節觀者是辟廱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於後人以於爲於是之於故云然不知於本古文烏字不必言

音烏毛於文王於昭于天云於歎辭矣故此不復傳鄭云於乎其倫理乎於喜樂乎正作歎辭亦申毛也陸氏於音烏下別鄭釋文無音周頌離於薦廣牡箋云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性故釋文云於鄭如字王音烏正義述毛亦云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性則非是皆誤也上文於物魚躍於乎不顯於乎皇王於緝熙敬止於乎前王不忘於乎辟廱於樂辟廱傳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戴氏詩攷正云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板頌立說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閎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雍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承珙案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及后宮之門鄭注以囿爲御苑游爲離宮賈疏卽引詩靈囿爲證詩疏引鄭駁異義謂二靈辟廱同處在郊則辟廱似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邱以節觀者是辟廱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

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爲泮宮不得同於天子而辟廱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廱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鄉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廱同義卽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命之事凡皆周家彝厞敦王在雒位格廟冊厞是辟廱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家彝文之制而推其原始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廱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者似非無據至辟廱卽周頌之西雒彼傳云雒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澤郊祭饗誓命于此則辟廱在郊可知謂之西雒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爲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廱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京辟廱殆立於國中者歟

下武

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案下武之義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此古義也後儒立說乃各不同蘇傳呂解訓武爲迹言先王既歿其迹在下不絕然此詩重在後人能繼不重在先迹不絕若但云先迹在下則禹湯既歿亦非無先迹之留遺何以獨曰維周乎呂記訓下爲繼以武爲武功下之爲繼古無其訓武爲武功於經序皆不協全詩本無一言及於武事況序明言繼文下篇繼伐乃指武功耳華谷嵓隱以下武爲不尚武則異義引韓詩說辟廱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鄉稽古編駁之謂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武周未嘗諱言武也且詩頌武王而首云以武爲下無是理矣集傳以下義未詳而又引或說謂下當作文但文王既列三后之中武王特著配京之語而首句乃於三后中單稱文王又兼及武王文義複亂無次至何元子以下爲堂下武爲大武則以大雒而率合於頌篇其說尤不足辨承珙案經文曰世德曰嗣服知傳箋後繼之訓必不可易惟序下箋專以繼文爲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疏雖云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然經中言三后言祖武並無專繼文王

之語箋於每章亦多通言三后則繼文之文似非指文王姜氏廣義曰謂武王繼先王之文德也下篇曰繼伐武王繼文王故下篇曰繼伐言武王之伐本之文王也遜齋云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詩人之言豈苟然哉

下武維周戴氏詩考正曰箋云下猶後也案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離騷屈原賦云及前王之踵武承珙案書徵子用亂敗厥德于下疏引馬融注云下下世也下世卽謂後世國語周語以有允在下注亦

云下後也至傳訓武爲繼五章又訓武爲迹皆本爾雅此兩訓義本相成武既爲迹繼則由迹引申之義毛於此祖武生民之帝武頌之嗣武皆訓迹獨於下武訓繼者殆以經言下武不可謂後世之迹故從繼訓據此知毛意亦當以下爲後矣近蒻氏附記仍力主嚴緝偃武之說然所引王融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庾信華林園馬射賦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此不過詞人以上下儷句未見必爲偃武之義又引魏書肅宗紀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考此詔在武泰元年其先此孝昌元年又有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盜亂二詔語意相同其曰盜亂則非言偃武可知卽云唐初令狐德棻撰于志寧碑所稱下武應運其下卽繼曰赫赫明明則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彖辭定本作愼德

用常武詩語亦不足爲偃武之證惟所見宋眞宗登泰山述二聖功德碑有曰尊賢尚德下武緩刑此則似以下武爲不尙武大抵宋人始有此解非古義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釋文云此爲如字正義曰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于唐唐侯克愼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愼德是也此則實以順德爲愼德然又以成王爲周之成王誦以應侯爲唐侯亦可見郢書燕說自昔已然矣

昭茲來許詩考引漢碑作昭哉來許承珙案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引詩亦作昭哉此篇每章首尾疊句相承與文王篇相近

上章昭哉嗣服此卽疊上昭哉爲詞當從漢碑作哉爲是
昭茲來許傳訓許爲進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
爲進稽古編曰此疏申毛語殊牽强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昭
哉來御御本有進義意作御者蓋三家詩承琪案
廣雅許進也本此詩則毛詩本作許作御者古道釋
來字毛無訓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釋
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稽古編曰未知王述毛作何解承琪謂
毛訓許爲進則來許似言後進孔注論語先進後進猶先輩後
輩竊意此來許猶言來者正指武王謂昭哉後來之武王能繩
其先祖之武與上嗣服同意仍是疊上章末句之詞且與序義
亦合鄭箋來勤之解似非申毛也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云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
也汪氏異義曰傳爲反言言豈不有遠夷來佐助之乎箋爲順
文言不遠其輔佐之臣與之共蒙福祿疏引書序武王勝殷西
旅獻獒巢伯來朝及魯語通道九夷八蠻肅慎來賀以證傳義
箋義則自引洛誥證之說各有本皆得通也韓詩外傳述越裳
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引是詩則意與毛同

文王有聲

序云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承琪
案序言繼伐者猶云繼武也伐功卽經中武功謂武王能繼文
王之武功孟子引大誓我武維揚左傳疏引馬融書序作我伐
維揚知伐與武義同字通此言繼文王之武功則上篇繼文當
爲繼先王之文德而非止謂繼文王九可據斷呂記曰序言武
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及征伐之功何耶定都而無思不服創
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意蓋有
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事而略其意者矣不可以
一體求也

序下正義云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
又云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文武之謚四章言王
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遂分別首章一章文王事之
盛故舉其義謚三章四章比之前事爲不盛故變言王后五章
六章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
變言皇王七章八章是武王之事盛者故又舉義謚文王之事
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
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之章次也承
琪案此疏雖本箋義而申衍之究多牽强李迂仲曰此詩言文
王則先曰文王後曰王后言武王則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說者
不一王氏則以字說分別蘇氏則以爲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卽
位而稱王其說皆鑿以王后稱文王之時已有王業也武王
王稱皇王者皇大也言王業至此始大矣其辭不同者詩人歌
詠既稱其人如此又稱其事業如此以見其美之不足也黃實
夫曰文王未嘗爲王而曰文王曰王后者天下稱之爾以見
其有爲君之道而宜爲吾君也至武王則王業大矣故曰皇王
而以武王終之李氏詩所曰前文王乃追王而後爲王后故先

著其謚武王則不然故後四章先著其爲皇王而後存其本稱承珙謂以上諸說似較箋疏爲優

遹駿有聲箋云遹述戴氏詩考正曰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皆承明上文之辭非空爲辭助說文昳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詩曰昳求厥寧然則昳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承珙案高誘注淮南詮言訓曰詮就也蓋詮詞者謂就其言而解之字自當作昳別作聿作遹而訓爲述爲遂者爾雅遹述也詩文王傳聿述也雖蛾蜂傳聿遂也字雖假借其義竝通曰述曰遂亦就事之詞因其就事又轉爲作述之述則非但虛辭且有實義古人文字之孳乳訓詁之引申類多如此段氏說文注曰古聿遹同字述遂同字爾雅言述而遂在其中毛

公或言遂或言述因文分別毛詩多言聿獨文王有聲四言遹而毛無傳毛意遹即聿聿訓遂故鄭箋以述別之遂者因事之詞亦專詞韓詩及曹大家注幽通賦杜注左傳皆云聿惟也此專詞也因詞專詞皆詮詞也承珙謂此章首二句箋云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此蓋以二句皆言有聲上句爲文王之聲下句爲文王所述之聲其分別正在一遹字若但以遹爲語詞則既云文王有聲又云遂大有聲文義複疊無謂此恐當從鄭箋不必輒改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傳減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釋文云減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陳碩甫據此謂毛傳成溝成當爲城字

之壞城溝循城池耳承珙案此專說上句則可合之下句則有窒礙蓋第云築城惟深其池而已則作豐伊匹於何爲配是經文匹字無著矣後儒或從韓詩洫深池之訓或從說文減疾流之解皆以匹字難通不得不轉爲築城乃武王築鎬京之城所以作豐邑之配引洛誥作周匹休爲證何氏古義虞東學詩皆同其實作邑于豐之文經明言作豐而乃解爲作鎬經但言作豐伊匹而乃謂築鎬以配豐皆未免强經就我惟如箋說言其城之溝如減則其邑之制適配夫成於經文兩句辭義皆合矣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箋云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棘作革欲作猶遹作聿注以爲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

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也稽古編曰來孝之來呂記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嚴華谷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乏之意但如後儒所解則遹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爲渾成也王氏述聞曰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檢之爲安莫之爲否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

之證承珙案王說是也來有二義後來曰來所從來者亦曰來上篇來許謂後來此篇來考當謂所從來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榦也放齋詩說曰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爲根本而豐以文王爲根本承珙案傳訓濯爲大箋申之以文王之事益大既作豐城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夫城郭宮室事本相因何以見其益大此解恐非毛旨竊謂此承上章築城作豐而卽因豐垣之有翰以興文王之爲翰言王事之大猶豐之垣蓋築版爲牆四方攸同亦恃文王以爲之榦也傳云翰榦也者謂翰爲榦之假借板曰大宗維榦與牆爲法猶四方攸同亦恃文王以爲之榦也主樹人爲說謂武王樹人以詒子孫承珙案此詩序及經竝無一語及樹人意嚴說非是晏子春秋諫下景公登寢而望國

爲天子不當但言維翰而已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爲武王也承珙案漢地理志水經皆言豐水北流入渭而此云東注者當是據鎬京言之鎬京在豐水之東故耳末章豐水有芑亦是由鎬京目豐水而言蓋關中八川自涇渭外其灞滻澧鎬潦滻諸水惟澧見於禹貢自是大水爲豐鎬二京之通川故詩人於鎬京而亦祇稱豐水歟曰維禹之績者正以禹貢之澧水攸同與鎬京之四方攸同以禹續興武王也箋謂文武作豐鎬之邑爲天下所歸乃由禹之功此解恐非經旨

維龜正之箋云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正

義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承珙案正卽周官所謂眞者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鄭司農云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疏云鄭云貞問也者謂正意問龜非訓貞爲問問次卜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云正龜於卜位也此皆以貞爲正與語請貞於陽卜韋注亦云貞正也蓋龜以卜正爲吉故箋云正之謂得吉兆也

武王豈不仕傳仕事正義曰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采爲已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嚴緝以爲仕者官使之也主樹人爲說謂武王樹人以詒子孫承珙案此詩序及經竝無一語及樹人意嚴說非是晏子春秋諫下景公登寢而望國

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據此知仕之爲事毛義古矣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釋文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承珙案表記引此詩而釋之曰數世之仁也鄭注云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此注正讀孫如字至箋詩乃改訓孫爲順耳後漢書班彪傳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也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顚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曠然太平其下引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此尤可爲孫讀如字之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終

長壽李滋然初稿

宿松羅忠濟覆校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涇 胡承珙撰

汪氏異義曰履武元鳥之義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而祀求子蘇簽謂迹乳卵生後儒或從毛或從鄭從毛則不失于正從鄭則未免于奇也疏據以申鄭難毛者張融之說耳今即其言而辨之融曰稷契年稚于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稷契焉得爲嚳子此即鄭志答趙商意鄭據命歷序帝嚳傳十世故爲是言然信讖緯而不信大戴記非也融又謂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據本篇箋不知與閟宮箋異不然明矣此則疏引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正與載有此文似箋義非徒本之讖緯而疏謂毛意以爾雅不

師閟宮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謂稷在堯時已舉用矣融欲申鄭而于鄭之言何未盡稽也文十八年左傳言堯不能舉十六族去四凶被疏云史克方以宣公比堯安慰宣公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即以爲實融又謂帝嚳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此從箋義傳謂魯無姜嫄廟融之此言非惟不足難毛且適足以難鄭何則堯爲天子稷封於邰諸侯不得祖天子爲嚳後而主其祀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然圜丘之禘得以嚳配天而姜嫄無所享是以特立廟而祭之閟宮詩以姜嫄廟發端其言不及嚳又何足疑若箋一曰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再則曰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姜嫄固有夫而后稷固有父又何疑但歎其母周又何殊特立姜嫄廟也馬融王

肅申毛不能明稷見棄之故因以稷爲遺腹子適以滋王基之議尋鄭必以稷爲迹乳與後儒所以從鄭亦正坐此疑傳曰天生后稷異之子人欲以顯其靈帝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蓋以后稷之生不異不應見棄棄必有異今欲求其何以異則典籍無徵毛公師傳甚遠所言即爲典要而襄公二十六年左傳追述宋平公夫人初生以異見棄云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其事得爲毛傳作一旁證箋言人道之感謂覩精耳姜嫄何以即知於此有身後以此異棄稷前又何故肅戒不御懼人不信而姻實有夫則棄稷之故求之箋說亦復難通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正與載有此文似箋義非徒本之讖緯而疏謂毛意以爾雅不

可盡從其言不能服膺古者之心今及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畝其釋義與鄭同但作畝則不能加以拇也之釋鄭志答張逸謂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張揖謂爾雅或言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然則傳訓敏爲疾不爲拇者或毛公時爾雅本無敏拇也之文未可知也承珙案經文及傳所言本皆平易後儒祇以不審見棄之故遂致異說紛如馬融遺腹之說既爲王基所駁而列女傳又以姜嫄爲邰侯之女見巨迹履之有孕禋祀以求無子張華亦云思女不夫而孕故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此則較寡屈而生子之說尤爲僞妄魏歌深曰如謂禋祀以求無子則於文欲次不應反在履帝武敏之上更無問其說之誤否矣蘇老泉謂如莊公寤生之類故惡而棄之然寤生亦產子之常何至臨巷寒冰必欲置之死地魏默深曰大任

渡于來牟而生文王何以未聞棄之王氏稚疏又用鄭箋高辛世妃之說以姜嫄爲帝嚳之妃而廢之迎堯而立其時必有戎兵內亂居然生子恰于不康不寧大亂之際而免身也故姜嫄不能保有其子而棄之然姜嫄爲帝嚳之妃既有大載世本可據自勝于命歷序之言而帝嚳被廢后稷遭棄在經文豪無影響尤爲肊說惟汪氏異義據疏申毛以奇表異相爲異棄之由（姜氏廣義亦主此）似爲近理而尚有疑者后稷異狀不獨書傳未見此詩亦絕無一字之及而突然誕寘無此文義反復經文其故已具于載震載夙一語傳云震動夙早益震非僅如左傳邑姜方震后緡方震之通爲娠而已夙與速同早亦速也（國策齊策早救之注云早速也）姜嫄從帝嚳祀而歸必忽有心動若震撼之事而祭後遂即有身故曰載震載夙下文誕彌厥月傳訓彌爲終謂自禋祀後僅終十月之期而已生子故曰居然生子閟宮彌月不遲彌月文與此同不遲即載夙之意謂其適值祀歸心動之後而速已懷任生子姜嫄雖心知其異而究以震動在先不無疑懼特棄之以試其吉凶乃至獸腓鳥翼屢見異徵然後決知上天靈異收養無疑上古人情淳樸此皆事理之常固不宜從圖讖之怪亦不必鑿經文所無也（正義謂早者得福之早又云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夙爲肅戒不復御則前此之常御可知何以又云無人道而生子耶即以月辰側室之禮處之則與尋常生子事同何以既生勤速孕所以爲異不然詩但言懷任生子足矣何以必曰載夙曰不遲乎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承珙案爾雅以敏字絕句觀毛傳以將事齊敏也結上句下乃以歆饗介大連釋是句讀與爾雅同鄭解雖與毛異然其云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殿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則亦以敏字絕句與毛不異惟王逸注離騷經引詩以歆字絕句禮記祭法疏載王肅難鄭義亦引詩履帝武敏歆耳稽古編曰鄭先訓介爲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然明以歆字屬下句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歆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

誕彌厥月傳誕大稽古編曰生民詩自次章至七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歆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寘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寘弗弔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若以爲發語詞則不敢信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與生民之詩同豈亦發語詞乎承珙案旄丘何誕之節兮傳云誕闊也闊與大義相成皇矣誕先登于岸傳云誕大此詩次章已訓誕爲大而三章誕寘之隘巷傳又云誕大毛傳多簡此獨連章重訓者殆以此詩之誕皆由詩人大其事而言與他處思爲語辭薄爲語辭者不同故必用爾雅誕大之訓而重釋以見義使人知彌月隘巷事之瑣猥而冠以誕者爲其皆可美大此古人故訓之精意也葢誕本訓大

卽以爲語詞亦必言其事大而後爲此語如史記云駉頌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駉頌者助聲之辭亦必驚而偉之而後爲此辭也書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誕鄭箋伐于厥室君奭誕無我責多方誕作民主舊注皆訓誕爲大又王莽擬大誥肆朕誕以爾東征誕竟作大宋張橫渠始以爲發語詞後多從之攷說文誕詞誕也此謂誕爲詞之大也誕篆與詒誖等相廁誖下云詒誕也誇下云詒也詒誕皆詞之大者爾雅專言其訓說文則詳其意毛詩第明誕爲大訓而詩人當日大其事而有此詞則固可以意會者耳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羔云達羊子也大矣達之生言易也釋文達羔易字爲牽似大媒傳云達生也以車攻傳達屢之義求之當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達生也達音古通用羔羭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易故足其義云羔羭之子先生者也如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傳云卬我也烘燎也煁炀竈也乃後足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若依爻訓釋則桑薪當在卬上先生當在達上承珙案段注說文以達爲滑達則如當讀而詩經小學則以達爲複音義異而說皆可通惟說文注謂毛詩當本作牽故箋不云達讀爲牽毛以達訓牽謂牽爲達之假借也此則不然釋文引沈重云毛如字可見毛正作達箋乃改讀爲牽耳今以他詩毛傳證之載芟驛驛其達傳云達射也正義云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商頌撻彼殷武傳云撻疾也釋文引韓詩撻作達白射曰疾義皆相近說文泰滑也滑利也生民之達當與泰同如當讀而爲是臧氏經義雜記據初學記引說文牽七月生羔今說文牽小羊也與釋文所引同謂后稷如牽之七月而生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美異之不知經文誕彌厥月傳云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若七月安得云終厥月乎且七月生子未見不育既恐其難育當更保護之不暇何以反再三棄之況郊禖之禮行於仲春經以載震載夙系於履帝武敏之後明是祀後卽速有身若僅及七月而生則是八九月間彼時安得有寒冰乎至說文所云羚五月生羔羳六月生羔者謂生而五月六月非謂孕五月六月而生也今羊皆孕六月而生無所爲五月六月之不同然則如達之達必非七月而生之謂正義引薛綜答韋昭亦但云羊子初生達無七月生羔之說此與史記言后稷及期而生則悶宮何以言彌月不遲蓋皆顯背經文不足取信者也

不坼不副無菑無害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慶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鄉失所依故墮地卽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詩以如達爲比恐稷生未出胎故無坼副菑害之事而啼聲亦不聞也坼副謂破裂其胎菑害謂難產皆主稷言非言其母姜嫄驚疑而棄之輾轉移徙屢兒異徵至于鳥去乃呱則胎破而聲載于路矣從此推索則稷之棄也有因非爲屢巨迹而無人道之故矣承珙案姜氏廣義并云親兒里人有產此者剝去胞兒左方能啼用以實虞

東之說然使果如所言則胎胞混沌且不知爲何物而何以下文言居然生子乎但傳凡人在母云云此語當善會謂人之生自有此種坼副菑害其母非謂盡人皆然也正義引史記楚世家陸終娶鬼方氏事與今史記楚世家之文不同集解引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今案此說解詩特言不坼不副之意與正義申毛意同要之坼副菑害皆從母言論衡奇怪篇亦云不坼不副者言后稷順生不感動母體也此皆用毛義者無所謂胎胞未破之說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八　廣雅書局栞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承珙案箋所以易傳者欲爲棄子張本故耳傳意則以此章皆詩人美大后稷之生有異於人以見其靈異蓋首章爲全詩總冒其生之神靈及所以見棄之故已具於載震載夙數語中故次章但言其生之易三章第言其始棄終養之事是以赫厥靈云云乃詩人美大后稷之生而非述姜嫄欲棄之意故傳以不寧不康與他詩言不顯不時不警不盈者同義疏引馬融云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此老成奕世則但以爲幼稚之通稱耳

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何氏古義

曰經先言荏菽次言禾次言麻麥者以種殖之先後爲次大豆最宜早種稻黍稷之類期不甚相遠瘠在夏至次之麥在仲秋最居後姚氏識名解曰此備舉后稷所菽者如五穀之外尚言瓜瓞總見其無一不善種殖無輕重緩急之意承琪案姚說是也此章但言后稷幼時性好種殖故總舉諸穀下五章六章曰黃茂曰嘉種乃專言黍禾則其爲農官時事以黃茂爲民食之主秬秠等爲祀神之需故別而詳言之耳

禾役穟穟傳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程氏九穀攷曰據傳所訓是列爲穟梨省去禾也梨葰黍穗言其莖末多岐如芬荂故謂之梨今以訓禾苗所謂散文通也而孔穎達以行列疏之失其義矣若以爲行列則穟穟當是形容行列之整齊今曰苗好美散言之也此傳言嘉穀專言之也

實方實苞傳方極畝也苞本也承琪案箋以方爲齊等苞爲茂鄭釋方字雖稍異然極畝據地滿齊等據苗均義足相成且其因之以此方當與大田既方同不知嚴緝云大田方皁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爲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裒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爲齊等明乎此則不得以此方爲房矣戴氏又云是又孔傳服藁役之一確證矣而孔穎達之疏孔傳也則以爲有所納之役失彌遠矣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穎是采之成而下垂者故穟穟亦不指苗而以爲禾采之皃此與毛氏異者也然毛傳得之矣承琪案梨雖黍穗之專稱說文云秩禾若秩穗也禾既稱穗當亦可稱梨然則役列之列爲梨之假借審矣而役亦當爲穎之假借說文穟下引詩皆作禾穎此自是據三家詩用正字故與毛詩假役爲穎穟爲禾采之皃似與毛傳言苗有別然苗之美好以穎爲主大旨亦相

承用爾雅穟穟苗也之釋則役爲苗之名明矣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孔氏傳秸藁也服藁役服爲藁之役是詩禾役爲苗之一證矣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穅而赤色穅爲禾皮而謂之服是又孔傳服藁役之一確證矣而孔穎達之疏孔傳也則以爲有所納之役失彌遠矣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穎是采之成而下垂者故穟穟亦不指苗而以爲禾采之皃此與毛氏異者也然毛傳得之矣承琪案梨雖黍穗之專稱說文云秩禾若秩穗也禾既稱穗當亦可稱梨然則役列之列爲梨之假借審矣而役亦當爲穎之假借說文穟下引詩皆作禾穎此自是據三家詩用正字故與毛詩假役爲穎穟爲禾采之皃似與毛傳言苗有別然苗之美好以穎爲主大旨亦相

實方實苞傳方極畝也苞本也承琪案箋以方爲齊等苞爲茂鄭釋方字雖稍異然極畝據地滿齊等據苗均義足相成且其言苗初生之意一也呂記引董氏集注以方爲房戴氏詩攷正因之以此方當與大田既方同不知嚴緝云大田方皁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爲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裒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爲齊等明乎此則不得以此方爲房矣戴氏又云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合爾雅苞豐也苞稹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鴈羽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概致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承琪謂傳以苞爲本詩凡五見常武如山之苞是言其本不可動搖甚明長發苞有三蘖傳云苞本葉餘尤爲顯著禹貢草木漸苞釋文引馬注云相包裹也蓋必其本豐茂乃相包裹是箋訓苞爲茂與傳訓本義亦相成疏以爲異義非也

實種實發傳種雜種也箋云種生不雜也正義云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毛氏詩經小學云毛傳雍種今本譌作雝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瞏苗生三葉以上隤壟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雍腫擬不於倫且與實發相混又云釋文本作雝種正義本作雍種此二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爲長古多以雝爲集集種者集其善種也與鄭生不雜實一說也承珙案如段前說則此經方苞至穎栗十善皆言禾生長成熟之狀而人工之善祇於言外見之不應中間夾以隤土附根之事如後說則實種在方苞之後不應于此始言擇種此仍當以正義作雍種爲是荎苞謂其本之緻密種謂其莖之肥充發謂其管之

盡發立言次第井然不嫌相混也

實穎實栗傳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云栗成就也正義曰實穎實栗傳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云栗成就也正義引集注本箋云栗成意也傳言其好已是言其成就不應至此方有成意正義引集注本箋云栗成意也傳言其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垂言其穗重而實栗栗眾也之訓郭注以爲積聚緻密栗栗然是爲豐熟其說是也穎垂也栗是穀穗成就之貌故云其實栗栗然桓六年左傳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熟貌承珙案實堅實穎後者益在穗繁多緻密栗栗然是爲豐熟其說是也

即有邰家室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邰堯云后稷以此成功堯改封于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正義曰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滅絕或遷之他所也羅泌國名紀據列女傳大王娶有駘氏女曰大姜以爲稷封之邰在武功姜姓之駘在武功者姜姓之駘即邰此在武功又云釋文芮岐畢杜預謂后稷受此五國駘即邰也古無封國母家之理承珙案在魯東鄙地春秋云莒人伐我圛台即此至哀公時景公子荼遷于駘則入齊矣此琅邪之邰也古無封國母家之理承珙案陳氏稽古編據周語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駘氏女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琅邪而非有駘也是則列女傳之說本不足以難毛何氏古義并

謂列女傳之有台本作有呂則更與后稷母家無涉矣又段懋堂云呂覽注水經注引詩皆無即字宋本說文亦無即字與九經字樣所引合承珙案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邰箋云就其成國之家室詳其文義傳箋本皆當有即字白虎通義京師篇即有台家室彼所據多魯詩是魯亦有即字高誘注呂覽辨土篇說文邰下引詩無即字者豈齊韓詩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正義曰秬黑黍以下皆釋艸文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則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米者多秬爲

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即一米亦可爲酒邕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邕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邕其實秬是大黑黍之一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秬一秠二米文注泥於鄭注邕人同者鄭志荅張融問因謂秬秠皆皮秬即一秠二米邕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則秬秠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秠爲秬也承珙案爾雅秬不明秠米秬不言黑黍乃互文見義李鄭所釋不誤毛全用雅訓明是以秬爲黑黍秬爲黑黍之二米者其不得混爲一等明矣邕人注秬如黑黍一秬二米屬文稍有難通人每不得其解鄭以所注者邕人古稱秬邕無稱秬邕故但可云釀秬爲酒因即承秬言之而曰秬如黑黍一秬二米八字當連讀謂秬爲黑黍中之一秠二米者耳蓋秬得包秬名秬不過因秬皮之含米有異而別而名之鄭志以秬秠皆皮故邕人注言秬已可兼秬爾雅乃爲釋詩不得不分別秬秬爲二邕人賈疏云秬如黑黍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爾雅秬不言黑黍主於釋詩秬黑黍是即維秬者秬一秠二米是即維秬秬即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此疏解爾雅與鄭注頗善會意說文邕部鬯黑黍也一秠二米以釀从邕矩聲秬鬯或从禾又禾部秬一秠二米从禾巨聲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秬天賜后稷之嘉穀也此亦本爾雅毛傳其云鬯黑黍也是以秬爲黑黍之大名云一秠二米以釀者蓋以鬯字从邕故別言之謂黑黍中有一秠二米者以釀酒爲秬邕耳至秬下云一秠二米即與鬯下所

小米者詩正義以糜芑爲稷本草圖經以爲赤黍白黍皆誤程氏九穀攷云禾之赤苗者初生一二葉純赤色三四葉後赤與青相間七八葉後則純青矣白苗者即青苗也初生時色微白故通呼白苗以別于細苗郭注爾雅曰赤粱粟白粱粟是不知赤白在苗而不在粟彼粟之赤白者苗又或不赤白也許氏解苗爲艸生田中者故益嘉穀字於苗下是不知苗即嘉穀初生之名言苗而嘉穀已見也

恆之秬秠傳恆徧釋文云恆本又作亙正義曰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亙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彌亙字從二閒舟詩云亙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承珙案此當以作亙爲正六朝本蓋皆作亙亙本古文極字說文極竟也與毛傳訓恆爲徧義合

毛詩一本作恆乃假恆爲亙與天保之假恆爲緪一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揔與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稽古編曰后稷郊祀配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閒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樗譏毛特命之說而以魯岁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揔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逌譏鄭二王之說以爲后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禮既定之後斤斤於諸侯之必不得事天也鄭以爲二王之後則本得事天不當言始祀故不得不破肇爲兆耳

或簸或蹂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

之趣于盤也正義曰集注等皆爲蹂米陳顧甫曰黍當作米潤當作揗揗潤溼則煩揗之譌葛覃傳汙煩也箋煩煩揗之用功深煩揗者以手重擦之謂與蹂字從足柔聲義正相近若云潤溼則米已蓄水豈能再舂蓋箋以揗釋經之蹂字正申傳蹂米之義復舂趣盤亦補足蹂訓也下文乃言洮米之事載謀載惟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蒯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宍箋云惟思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謀謀其日思念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其禮稽古編曰傳引周禮肆師三語卽繼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宍此足涖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謀惟意卽在其中言當

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
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
莫重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
祀事正爲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
專分析一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承珙案
傳不獨引肆師云云非正解謀惟一語卽下文所引郊特牲取
蕭祭脂云云亦非正解祭軷之事疏所謂彼言宗廟之祭此是
將郊爲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是也
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旣奠
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
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烈之言爛也取蕭草與祭牲之脂

爇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旣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
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祈穀于上帝以興嗣歲
行蕭羝燔烈皆爲軷祭也自此而往郊之位在國門外須祭軷而
正言往郊之意也後儒以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爲祭
先取羝爲祭軷燔烈總上兩祭于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
出孝思祭軷自爲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
已贅乎況軷之所祭卽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
磬筆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竝稱尤爲不類
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
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
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正義申傳云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

今斯今振古如茲并可以此通之或作單句結則良耜之
人例也承珙案詩中本有閒韻隔協之法卽如首章末句時
后稷當與上祀子敏止隔協而中以夙商爲閒韻戚氏據宇
畀所六反謂畀稷同音與夙商協然全詩中如楚茨一章之孫
翼億侌祀四章之祀侌福式稷大田四章之祀黑稷祀皆用
部本韻此自當從職德與止海隔協爲正末章則今與歆陳
而中閒時祀悔爲閒韻孔氏詩聲類據儀禮既夕注之噫興士
虞注又作噫歆疑古韻歆可讀與故與上登升爲韻而今亦可
讀兢以與升歆爲韻承珙謂此說是也

行葦

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耇黃老乙言以成其福祿焉惠氏古義曰漢儒皆以行葦爲
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
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
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
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
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孔氏顨軒曰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
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
踐通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公劉之前而麃鬳既醉並言
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葢亦近之
承珙案漢人引此者尚有列女傳載晉弓工妻謁于平公曰君
問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仁

則與前章族燕戲分二事其實經文飲燕序射以次本無非判而爲二箋義似失經旨至集傳以爲祭畢而燕射以爲初三禮無文尤不足據矣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釋文引張揖作茬茬云草盛也承案廣雅字作茬訓盛或出三家詩箋云草物方茂盛亦似以泥爲盛貌然經文方苞方體即方長不折之方似皆指初生不主言盛故傳但以泥泥爲初生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毛詩字又作柅攷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檷云絡絲柎也馬融易注以爲止車之物是柅有繫礙之義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金氣尚微其出乙乙也鄭注月令乙之言軋也乙軋音皆與泥近泥泥益猶乙乙初生難出之貌訓盛恐非經傳之旨後漢書章帝

元和三年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引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亦是謂草木初生時也嚴緝據蓼蕭零露泥泥以爲潤澤之貌則又望文生義矣

授几有緝御傳緝御蹙踖之容也汪氏異義曰案說文緝績也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徐氏鍇曰卸解車馬也彳行也或行或卸皆御者之職也會意傳益以緝者狀人之斂飭御者狀人之趨承故以爲蹙踖之容也承珙案論語蹙踖如也馬注謂恭敬貌孟子曾西蹴然曰趙注蹴然猶蹙踖也廣雅跡踖畏敬也傳以緝御爲蹙踖者緝與輯戢皆通文選褚淵碑衣冠未緝注云緝與戢同公劉思輯用光孟子作輯戢輯戢皆有斂訓知緝亦當爲斂御與圉通召旻我居圉卒荒韓外傳圉作御爾雅釋言圉禁也是緝御者斂飭拘謹之意當時必有此疊字

形容之語故傳以爲蹙踖之容王後漢時已不能通其故訓矣

嘉殽脾臄傳臄函也釋文引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段氏毛詩傳注曰說文函谷也于傳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段氏毛詩傳注曰臄口下曰函析言之耳渾言之則函亦口也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卻谷或如此从臄肉段注云毛傳臄函也與毛合晉灼注文選蜀都賦曰口之上曰臄口下曰函函谷也與毛合晉灼注文選蜀都賦引毛詩字作臄之毛許晉皆渾言之許舉上以包下耳今說文各本函下誤作舌也古者舌無函名特牲少牢禮肵俎用心舌與嘉殽脾臄異用陸釋文云說文曰函舌也又云口次肉也似陸時說文已誤矣又說文弓部函舌也舌體弓弓从弓象形弓亦聲胷俗

函从肉今段云大雅毛傳臄函也通俗文口下曰函毛服之函皆郎說文之頤字頤頤也故服云口下毛則渾言之口上口下不分耳陸氏音義引許函舌也之云以釋毛去之遠矣承珙案段氏二說自相反當以谷下之說爲是但說文以函爲舌似不得以爲谷字之誤益函本有二義曰舌者其第一義字本从弓弓譚也譚含深也此訓舌之義也其又云口次肉也則函即是谷谷爲口上阿口次即口邊也今說文脫此四字陸所見當是古本毛以臄爲函正函爲口次肉之義耳段氏欲改說文之舌爲谷又欲改毛傳之函爲頤皆誤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籩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承珙案此詩毛鄭

二家未嘗明言何射毛引鬷相之射爲證彼爲鄉射之禮非天子所行而射義云天子諸侯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是燕射與鄉射相同故王肅述毛以爲養老而射以擇士禮稱祭而射謂之大射祀明堂以教孝養老更以教弟其事相類故孔疏申鄭以爲大射又難王說謂燕射于旅酬後行之不當設文于曾孫維主之上後儒蘇傳從鄭呂記則從王謂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酢尚多酌大斗新黃耇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乎今攷燕射固行於旅酬之後然經於下章竝無旅酬明文而上章或獻或酢則燕禮大意已該毛不稱燕禮之射者以燕禮不定行射而儀禮云若射則如鄉

射之禮故引鬷相之射於序賓事尤切是毛意已明以此爲燕射矣王肅之說未爲無本但他燕射別無養老之事而此兼言養老自以族燕之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則燕時固可行養老之禮養老則必有乞言矣前章設席授几正爲黃耇而設又承兄弟具爾而言知此詩之睦族養老必在一時不得判爲二事矣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正義曰此述天子擇士宅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定四年分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大夫鬱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說文彈畫弓也从弓單聲段注云荀卿子天子彫弓大夫黑弓禮也公羊何注引禮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盧弓即玄弓黑弓也鬱即江賦之襛字蓋朱綠而鬱繞也彫彤毛傳曰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彫弓者蓋采畫之凡經傳言彫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玉豆彫篹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如此彫弓是也彤弓部云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亦五采厄鼓詩有秀弓秀即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爲文也兩京賦彫弓斯發辭云彫弓謂有刻畫也彈與彫語之轉敦弓者彈之假借字詩禮又假追爲之敦彈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彫也承珙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弓繡質何休注質拊也何氏古義云弓把謂之拊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繡畫其拊而已

之繡或者天子彫弓竟體畫之非天子之弓但繡畫其拊而已此則似畫弓通乎上下而傳惟以敦弓爲畫弓者正義以爲作者主言天子之弓是也

以所黃耇侑報也箋云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正義曰毛以爲報養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汪氏異義曰曾孫維主主皆對賓之稱酌以大斗之下即曰以所黃耇與弧葉篇酌言嘗之酌言獻之各自分章者不同箋以酌以大斗爲酌而嘗之則不若傳義酌以獻賓爲合承珙案末二章皆正言養老自以傳義爲長但傳訓所爲報正義以爲所本訓求從求善言而報養之不知報亦告也郊特牲王皮

弁以聽祭報注云報猶白也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助女以光明之告白也是報與告義同但傳意祇謂養老之時酌大斗以告而獻之不必謂先期以告如鄉飲酒之告于先生君子耳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集傳云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呂記云文義當從毛氏首章以行葦興兄弟宴六句二章言陳設宴四句三章言燕樂宴六句後四章不可增損毛鄭所同稽古編曰朱子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爲忠厚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自爲一章不以几字上叶爾字御字下叶舉字耳殊不知詩即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于義自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爲六

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允愜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遭割裂在前後章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又云詩之興體無定亦有以多興少者凱風之首章小雅谷風之末章小宛之三章是也有全用興者蓼莪衡門鶴鳴之類是也況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爲興乎承珙案果菽謂傳意首章六句次章四句毛鄭未嘗以爲興乎承珙案傳反以響燕爲始享祀爲終若如疏說泛言禮始于接人終于不如分首章至兄弟具爾爲六句次章亦六句以御與舉爲韻事神則此詩與他響燕何涉經傳皆不應泛衍如此竊意此傳其三章至七章則章各四句如此分酌似更妥協耳

既醉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傳融長朗明也始于

引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據此亦可知毛公饗燕正指醉酒飽德必不當泛言與人交接爲禮之始宍葢此傳始終二字久經傳寫誤倒正義曲爲申說終屬難通箋既訓俶爲厚故不從傳始終之義正義以爲此章未有祭祀在其閒故易之亦非是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經義述聞曰正義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曰攝佐也是其證宍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葢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承珙案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荀子大略篇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據此則相攝者祇謂朋友能相佐助本無所謂朋友自斂攝之意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自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頴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稽古編曰左傳引此詩以證施及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而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泥此與下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爲附承珙案說文僕从業業从羊羊叢生艸也象羊嶽相並出也故僕樸皆有附義攻工記欲其樸屬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凹貌也爾雅樸枹者注云樸樸皆相迫附也釋文樸又作僕此從聲得訓之例疏以僕御爲說陋矣

釐爾女士傳釐予也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承珙案江漢釐爾圭瓚傳又云釐賜也少牢饋食禮來孝孫注云來讀曰釐釐賜也益來者賚之省釐者來之轉也釋詁賚予也

鳧鷖

序云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

也正義曰上篇言大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大平之成功也大師次篇見有此義故言大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爲勢也承珙案觀既醉鳧鷖二篇序可見其爲編詩時所作故文義相承如此益其時曉然于作詩之意非同後此之憑肊推測也夫既醉爲正祭後燕飲之詩鳧鷖爲事尸曰燕飲之詩求之經文本自明白既醉首言醉酒飽德明是祭畢而燕次章復由饗燕之終推言祭祀之始然後繼以公尸嘉告遞述其祭祀受福之故此燕在送尸之後故但一言公尸鳧鷖則廣言公尸來燕自以繹祭事尸後行旅酬無算爵即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四章既燕于宗又覆指正祭既畢之燕實與前章相應故序者於此即承既醉之大平爲言其持盈守成云云正

見神人和樂非大平之世不能然長保大平非持守之力不至此其發明詩意至精切矣傳於福祿來爲云厚爲孝子疏家以此申毛意全詩皆爲宗廟之事承珙謂二詩皆言公尸上篇云孝子不匱明爲宗廟祭事此篇公尸自不應有異至既燕于宗毛雖無傳觀其于福祿來崇訓崇爲重又可推見毛意亦必以既燕于宗即上章既畢之燕重字對既字爲訓上言福祿攸降故公尸燕飲而福祿之來又見其重也然則序兼神祇者當如正義謂能事宗廟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耳

鳧鷖在涇箋云涇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此篇涇沙潛深亹一例不應涇獨爲水名鄭箋涇水中也今本中誤作名故下云水鳥而

居水中是直接水中二字改作水名則不貫矣下章傳沙水旁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此承上章在涇爲言爾雅直波爲徑郭注言徑挺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涯渚涘之閒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因下章沙爲水旁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消爲水中高地故云滭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滭爲崇字之假借也承珙案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亦當作中後人據誤本箋并改此疏當孔作疏時箋固未誤也

鳧鷖在亹傳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正義曰謂山當水

路令水勢絕也㠯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承珙案山絕水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故箋云亹之言門非斷絕水勢之謂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亹顏注云亹者流夾山岸深若門也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案亹字當如亹亹文王之亹亦釁之俗字本有罅隙義山絕水中水流其隙曰亹讀如門者即釁讀若捫之比多都賦清流亹亹與軨軒水韻李注引韓詩曰亹水流進貌以爲即鳧鷖在亹之章句則辭君讀亹如娓又覺轉爲微之例其曰流進貌亦當謂水流自山閒進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趙不虞擊匈奴先登石累索隱曰累音壘漢表作壘音門蓋作累者其字與音又因娓而變耳

公尸來止熏熏傳熏熏和說也箋云燕七祀之尸于門戶之外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承珙案說文醺醉也从酉熏聲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據此知許所據毛詩本作來燕葠上四章皆言來燕無緣此忽變文若謂不敢當燕禮變言來止則三章來燕來處處即止也此章下文又云公尸燕飲何云不敢當燕乎傳以熏熏爲和說自是言燕而和說知許所據毛本爲長

假樂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段氏懋堂曰此及維天之命傳雖傳皆是以假爲嘉之假借承珙案襄二十年左傳晉侯賦嘉樂假作嘉禮記中庸引詩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正義謂顯顯作憲憲爲善集韻八末云憲通作墼

公劉

指成王文義竝無隔閡況中庸全引首章六句則古本當爲四章章六句斷可識矣

民之攸墼傳墼息也稽古編曰疏據爾雅嘒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墼以爲墼與嘒古今字案嘒說文作𡍮云卧息也从鼻聿聲然則詩作墼乃借也至愾者乃古悉字玉篇以當此墼恐不然承珙案說文口部有嘒與𡍮異字玉篇但云愾息也未嘗即以當此詩之墼陳說皆誤其以邶谷風伊余來墼及大雅兩民之攸墼皆嘒字假借則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顏眞卿書郭令公家廟碑民之攸愾字從心則以愾同于嘒眉字而非悉字矣

序云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一云迫近於幽而有居民之道正義曰按譜以公劉當大康之時羣昭注曰語以不窋當大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亡大康爲始大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豈當大康公劉應在其後幽謂欲言遷幽之由遠本公官之世不窋以大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幽其遷幽之時不必當大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

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大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益大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稽古編曰此疏特遷就其說曲爲鄭譜迴護耳夫大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于寒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大康時邪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大子晉十五王及衛彪傒十五世之語所紀世次最爲疏闊公劉之爲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漢初去古未遠敬所聞當有據矣此足證本紀及豳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鈔之於傳而不改本紀之失何也承琪案周本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

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云云此所謂皆有令德者似不指周弃一人則下云后稷卒者亦非指周弃當是弃之子孫爲稷官至不窋而後失故云后稷卒子不窋立然則周本紀言以不窋爲弃之子與婁敬傳后稷十餘世至公劉者尚無不合十五王之語或祇數其有令德者金仁山謂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耳至婁敬匈奴二傳皆言公劉遷豳而本紀則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或是公劉初遷草創至慶節始備城郭宮室爲成國耳惟本紀云夏政衰不窋失官而匈奴傳又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此則傳聞異辭此參差難以據信今案毛傳云公劉居于邰而遭夏亂迫逐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據此公劉之遷必非由戎狄而來蓋自

不窋失官竄狄公劉復興必已還居邰地至夏亂見迫或以邰地逼近故特改邑於豳以豳鄰西戎爲中國不爭之地乎西戎者正義所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是也白虎通義京師篇云后稷封于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即有邰家室（王伯厚詩攷引邰作台）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此當本三家詩其說正與毛同傳又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毛公所據周秦古書尤可見公劉是避中國之亂而遷近西戎故有諸國相從必非由戎狄而來遷矣第其遷也不過改邑於豳以安其民未必遂棄邰不有以經文證之迺積迺倉尚在邰地即末章涉渭爲亂亦必仍有邰地乃能渡渭而南耳或疑邰在今武功縣豳在今邠州相去僅百餘里似不必裹糧陳兵如此舉動不知今之圖經

亦祇能約略所在當時地曠民稀安見后稷所封之邰與所邑之邠相去不稍遠於今地泥遷國徙民又傴亂世陳戶糧乃事之宜此皆不足致難者也

迺積迺倉迺裹餱糧傳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云邰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人泊已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正義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承珙案緜詩迺宣即以鄭語迆毛承珙案毛意似尚有未盡然者孟子引此詩而與迺畝連文故可以爲時耕此迺宣在既順之下順似謂民之和順傳訓宣爲徧者徧當是均徧之意謂既順其情而又均徧之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今孟子作橐宋本作囊也然後可以不煩蓋民皆樂從無不適攸居者上承庶繁下起無歎文義融貫箋以順爲順事宜爲時耕此時方陟降稺原恐尚未及此也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于大山也正義曰小山別于大山者釋山云重巘巖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巘巘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巘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旁別有小山也焦氏補疏曰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巘卽鮮也釋文巘本又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承珙案宋本釋文云巘本又作巘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彦毛云小山別于大山也與爾雅異此陸氏謂毛詩訓巘爲小山別大山與爾雅作鮮者異耳不以詩之巘當爾雅之重巘陳也正義據重巘陳以申毛而謂與皇矣義別則所見詩似本作陟則在巘不知作巘作巘皆與鮮字呂共而義同此詩之巘實卽皇矣之鮮卽謂詩本作巘亦但言巘字不言重況上大下小之巘正是大小相連而行也趙注孟子云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以方爲四方也毛義異

既順迺宣傳宣徧也箋云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正義曰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承珙案緜詩迺宣與迺畝連文故可以爲時耕此迺宣在既順之下順似謂民之和順傳訓宣爲徧者徧當是均徧之意謂既順其情而又均徧不煩蓋民皆樂從無不適攸居者上承庶繁下起無歎文義融貫箋以順爲順事宜爲時耕此時方陟降稺原恐尚未及此也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于大山也正義曰小山別于大山者釋山云重巘巖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巘巘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巘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旁別有小山也焦氏補疏曰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巘卽鮮也釋文巘本又作巘月令鮮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承珙案宋本釋文云巘本又作巘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彦毛云小山別于大山也與爾雅異此陸氏謂毛詩訓巘爲小山別大山與爾雅作鮮者異耳不以詩之巘當爾雅之重巘陳也正義據重巘陳以申毛而謂與皇矣義別則所見詩似本作陟則在巘不知作巘作巘皆與鮮字呂共而義同此詩之巘實卽皇矣之鮮卽謂詩本作巘亦但言巘字不言重況上大下小之巘正是大小相連

何得云小山別于大山乎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段氏毛詩傳云舟之言昭也以玉飾帶所以容刀昭其有武事又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之有度數也容刀言自　　也卽前之假借故訓爲帶承珌案後說是也

鞞琫容刀傳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以容刀無受飾之處正義以容刀爲容飾之刀何氏古義曰刀無受飾之處其柄而言飾之所以爲刀之容卽所謂珌也承珌案此語瞻彼洛矣傳珌下飾明是刀室之下飾作得以爲刀柄段文注云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此以琫刀柄飾亦非是傳云下曰鞞上曰琫明是指鞞之上下不言曰珌者以此篇經文無珌耳要於刀柄無涉　互詳小雅瞻彼洛矣

云鞞容刀鞞也衞風芄蘭箋云容容刀也此猶容車容蓋之容謂所以爲容儀之刀非謂刀有容飾也釋名云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備儀容而已然傳云容刀言乎武事則無刃之說亦未必合古制也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陳順甫曰旅衆也義見北山大明傳廬寄者治田舍以居大衆使之相保相受左傳曰廬井有伍是其義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正本毛說而申補傳義見許氏之精核宣十五年公羊傳注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漢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案家在田野謂之廬詩曰中田有廬鳧也家在城邑謂之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家其通稱也在野之衆曰廬旅猶在

邑耳其時公劉于京地之野爲大衆定廬舍行井田法下徹田爲糧行貢賦法于時處處者猶縣詩迺慰迺止迺左迺也下時廬旅者猶縣詩迺慰迺止迺左迺　　也

旅失傳旨矣承珌案陳說是也周頌載芟矣主矣伯矣亞矣仲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正義云旅訓衆也訓幼者之衆卽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正宗廬旅之旅同蓋主伯仲叔爲家之長晝則在田夜則入邑其宿田守廬爲衆子弟故曰廬旅末章止旅亦指衆民而言但此尚在邁廻初至之時不過言其地可以居處可以廬舍耳其築室授田之事尚在下文也

俾筵俾几箋云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正義引孫毓云此章言羣臣愛敬上下有禮無譽燕尊賓之事且譽體設几而不倚何有賓登席依几之義箋義爲長承珌案正義申傳云此章總言於臣之理不辨譽燕之異下云食之飲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此疏所言足釋孫毓之難此章主與士大夫燕飲落室經文竝不言譽何必以賓登席依几爲疑乎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傳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箋云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爲飲酒之殽承珌案正義申箋以牧羣爲牧豕之羣處牢爲養豕之處則二句文義重複一

引詩云乃告其曹傳云曹羣也據此今毛詩造字恐係告字之誤告其曹謂有司告其屬使搏豕於牢中傳以曹爲牧羣之羣也

爲羣者謂曹爲牧羣則羣不當爲羣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承琪案自來說經者皆謂天子諸侯以母弟爲別子繼別者爲大宗大宗一小宗四（謂繼高祖者爲小宗）國君不統宗故孫毓亦以箋說爲長然板詩云大宗維翰傳既云王者天下之大宗其下文宗子謂王之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則大宗非王而何故知天子諸侯皆得爲大宗益自

爲天地宗廟社稷臣民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當亦以宗爲尊與箋不異但傳以四之字爲公劉之於羣臣之尊公劉此爲異耳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王肅說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倫也正義駁之云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無容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御焉哉案此則王肅之說固未必得毛意但如疏述箋義云以周禮言之三軍二萬七千五百人

徒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二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其餘卒萬二千五百人爲羨今公劉遷去邰國之時須山后爲棋質故取之也說文殷厲后也从后段聲乎加切段注云殷箋舊作殽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已然今依詩釋文

及玉篇正大雅取厲取鍛今本作取鍛當依釋文本又作礪傳曰鍛鍛石也今本奪一字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箋此釋傳此石可爲椎段之椹質是則鍛石者石名椎段字今多用鍛古祇作段攻工段氏爲鎛器禮經段脩字皆作段是也段與鍛絕然二事鍛石厲石必是二物尚書築嚴段乃弋矛厲乃鋒刃段之欲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刃之利也詩取厲取鍛亦明分別言之毛傳亦既確指云鍛石矣豈許君於此乃復溷淆之訓鍛爲厲石乎撥厥所由由許依傳云礪石也三字爲句而刪複字者乃妄改爲厲字耳或問廣雅何以云礪厲也曰此自廣雅之誤廣雅之例每合異類之相近者爲一此則異類而迥別者也承珙案說文及部段椎物也金部鍛小冶也毛詩多假借或鍛爲段加石若說文鍛當作礪厲石當作礪石則段氏說當矣

即借小冶之鍛爲礪石之礪傳云鍛石也謂鍛即石名知經文假鍛爲礪取鍛者乃取石名之礪非取小冶之鍛故箋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莊子列禦寇篇取石來鍛之是即以椎段之段爲鍛孫子勢篇如以礪投卵又即以夾其皇澗溯其過澗傳皇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歷澗鄘聞曰傍澗澗名也溯鄉也過澗名也王氏詩總氏謂澗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便是夾其皇澗歷過也承珙案此語殊附會不足信椎寘字記寘寧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涇水注今水經注云大陵水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還寧陽城故豳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即皇澗也鄘氏此言必有所據且邠地近涇與渭稍遠皇過二澗亦當近涇不得

爲渭旁諸澗也

芮鞫之即傳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外曰鞫正義曰此以水內爲汭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承珙案漢志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既雍州川也顏注引韓詩作汭是班志據韓詩鄭注禮時亦用韓詩至箋詩乃從毛義耳正義引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蓋上文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正義謂民居以南門爲正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此則來者愈眾幷水之內而外曲而皆居之王氏詩攷云芮鞫又在過澗之南鞫者外也詩芮字爲汭之假

依說文汭水相入也水經河水注引馬注尚書云水所入曰汭西負疏引鄭注云汭內也洛誥疏引鄭注汭隈曲中也是凡水相入之處皆曰汭其會合襟帶必有隈曲內曲即芮外曲即鞫故傳以芮爲水厓鞫爲究不必定指涇芮二水相會之處也

泂酌

序云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正義曰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二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承珙案首章傳云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次章傳以罍爲祭器是明謂有道德者雖薄物可用以祭與經文序義皆合故首章箋云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緊物其申

毛至明切矣鑒鐵論和親篇云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于彼之不改此引詩意似以挹彼注茲爲說近來遠化民之義與毛鄭異然傳箋據左傳禮記其義尤古不可易也

可以餚饎傳餚饎也正義曰釋言云饋饎也孫炎曰蒸之曰饋一饋勻之曰饎郭璞曰今呼餐飯爲饋饋均熟爲饎說文曰饋一蒸米也饎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饋饋必饎而熟之故言饋饎非訓饋爲饎說文餚滫飯也段注云滫當依爾雅音義引作脩倉頡篇作餐餐之言浚也水部曰浚深也此謂以水澆熱米使深沃也此謂以水澆熱

飯古語云餐飯承珙案釋文引字書餚一蒸米也正義以爲說文恐誤卷阿序疏引說文賢堅也云云亦是誤以他字書爲說文說文以餚爲滫飯者即今人蒸飯熟時以水淋之謂之撥饋此俗語之近古者傳餚饎也當作餚餚饎也說文饎飯氣流也即謂撥饋之時飯氣流布耳是饋饎本一事故爾雅竝以稔釋之毛以餚饎連言亦謂行潦之水可以沃飯使熟而爲酒會耳正義謂非訓餚爲饎是也可以濯溉傳溉清也或謂溉當讀爲概如周禮罌人凡祼事用概鄭注概尊以朱帶者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一章言濯罍三章言濯概也承珙案二章傳云罍祭器是罍爲器之貴者此章訓溉爲清是泛言器之潔者一則見行潦之物薄而用重一則見其物微而用廣如此釋經意義更爲周密似不必以概與罍相

類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七俎于雍爨廩人概甑甗七即十廩爨司宮概豆邊勺爲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足知禮器之宜溉者甚多故末章于罍外廣言之仍當以傳義爲正

泮水

序云泮水頌也魯公能脩泮宮也正義曰吉士亦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承珙案序言求賢人以用吉士則賢人當指詩中君子與七八兩章所云吉士吉人維君子使命相合箋於七章云王之朝多善士譽譽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亦是以君子爲賢人與吉士別說疏謂眾鳥慕鳳似羣士慕賢明以吉士賢人爲兩等而此乃云吉士亦是賢人誤矣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稽古編曰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目大臣即序所謂賢也序所謂吉士即經文之藹藹吉士藹藹吉人也能信任大賢處之尊位則眾賢滿朝矣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洞酌曰成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稱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嶷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爲頌禱之諛辭不一及本指乎承珙案詩中爾字皆指王言豈弟君子亦指王則俾爾彌爾性之俾孰爲使

之天保三言俾爾耆謂天使之然則此自當謂賢人能使之然
其性矣傳於詩中君子雖未明所指然觀首章以矢其音傳云
矢陳也末章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
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是經文首尾兩矢字相應傳以來歌矢
首之君子即獻詩之公卿矣且君子之車傳云上能錫以車馬
錫以者謂錫君子以車馬也毛義明白如是鄭箋明指君子爲
賢人所以申毛也崇子謂酌酌之曇弟君子既指成王此不當
指爲所求之賢人不知酌酌乃設言有道德者爲民父母彼亦
陳戒之詞並非以豈弟頌成王指君子爲成王者亦集傳之自
爲說耳豈可以彼例此乎韓詩外傳云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
德而和無爲也此亦以矢爲陳君子當指賢人與毛鄭意合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
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
而優游自休息也稽古編曰如鄭解則與優游意復不如毛義
之當且本于孔子之言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見正義尤爲有據
汪氏異義曰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
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此獨以伴奐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
指君子制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
獨異斷非毛旨因參鄭箋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
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規模
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謂爾游也優
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成之承琪案此說是也

月令注云酒熟曰酋方言亦云酋熟也久熟曰釂似先公酋者
謂嗣先公而久道化成也不曰先王而云先公者正義云公是
君之別名故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則先王先公皆在其
中矣
純嘏傳常矣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
福以爲常承琪案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嘏爲大鄭箋於詩中
嘏字皆爲受福似與毛異其實義相成也蓋嘏之本訓爲大郊
特牲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衞陳魯之間謂之嘏秦晉
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
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云嘏福之大也毛公深
明故訓但云大而福義自著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

必以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云嘏大也
人以大福此可見嘏祇有大訓引申之爲大福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
翼也引長翼敬也承琪案傳以馮翼孝德爲賢人之行與經義
最合益此經四有字與緜之有疏附有先後等文意正同以引
以翼又與行葦末章同彼謂王之長敬耆老此王以長敬賢人
其意一也鄭以上章純嘏爲祭記受福故易傳以此爲廟中事
尸之禮但于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
文義攷之亦絕不相屬似非詩意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箋云令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箋云令
聞令望之德也虞翻注易觀亦引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君德之美
也故箋以爲得賢臣而後君德能如此此正所以陳戒非即美
成王有此德無嫌于過爲稱譽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
也亦亦衆鳥也爰於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于所止
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天下和洽則鳳皇往仕也因時鳳皇
至故以喻焉正義曰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慕而言亦者以
衆等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于飛則有此

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
有善威儀德行相副嚴緝云說者以顒顒卬卬而下爲成王非
也假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涖政而戒之則
不當過爲稱譽之詞也承琪案此說非是釋訓云顒顒卬卬君
之德也虞翻注易觀亦引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君德之美
也故箋以爲得賢臣而後君德能如此此正所以陳戒非即美
成王有此德無嫌于過爲稱譽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
也亦亦衆鳥也爰於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于所止
也亦亦衆鳥也爰於也因時鳳皇往仕也因時鳳皇
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天下和洽則鳳皇往仕也因時鳳皇
至故以喻焉正義曰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慕而言亦者以
衆等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于飛則有此

字此所以有衆鳥之翽翽正義乃引中候白虎通以鳳皇來必
爲太平之驗不以鳳至取喻今案九章傳云天下和洽則鳳皇
樂德雖似據事爲賦然喻意自在其中箋云因時鳳至故喻亦
事自相亦殊失毛旨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
則毛意亦集亦傳皆指衆鳥而言箋乃申毛非異毛也惟以翽
翽爲鳳飛之羽聲爲稍異耳正義泥于王肅之說謂毛意以鳳
衆多之羽亦集于所止耳以衆鳥翽翽之多與吉士藹藹之多
止故集止以亦傳天傳天以亦集止今本正義所據誤不可
樂傳以翽翽爲衆多則其羽自指衆鳥若曰鳳皇于飛則有此
讀此從浦氏校正 承琪

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承琪案此詩後儒多以爲戒同之詞不過因板詩有戒臣之語推類及之又以詩中爾女似非斥王之詞耳不知稱謂古今遞變三代質直爾女之稱尊卑上下皆可施用詩中此類甚多孟子乃云人能無受爾女之實蓋至戰國時始以爾女爲尊於卑上於下輕忽之詞耳不可以律詩書也此詩全篇箋疏皆主斥王毛傳雖無明文然末章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板詩首章云稱之未遠是用大諫二文相同板首章傳云上帝以稱士者也彼通章皆指王言而曰是用大諫則毛意當謂諫王以彼例此此詩篇終之是用大諫亦必謂諫王故一篇序皆云刺王鄭於末章箋云王乎我欲令女如玉

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揆之毛意當與鄭同耳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正義曰傳以汔之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汔幾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之意毛云危卽近義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鄭云幾正申毛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言嘺幾殆危也曦汔也幾曦危汔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承琪案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謂中謁者信等曰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孟康曰危猶今人言險不殺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惡下文曰以謹曰式遏明其惡漸大矣又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唐石經春秋傳宇亦

隨惡義實相因故雖分訓仍不害疊韻爲文若章懷注後漢書以詭隨爲詭誕委隨之人則字別爲義似非本訓蘇傳以爲不顧是非而妄隨人朱子從之則更於詭字不切矣

以謹無良傳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此詭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鄭之意毛云危卽近義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承琪案後漢書陳忠上書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廣雅釋訓亦云詭隨小惡也此皆用毛義者蓋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惡下文曰以謹曰式遏明其惡漸大矣又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唐石經春秋傳宇亦

作從觀箋云無聽于詭人之善不肖行而隨人之惡者則鄭據本毛詩本當亦作從故曰無聽後儒釋爲縱舍之縱誤矣

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伽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稽古編曰釋文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音則是能與耐通伽當訓忍訓任徐邈普人去鄭未遠宜得伽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意也案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疏引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徐意或當如之承琪案柔遠能邇亦見顧命彼傳云和遠又和近與舜典傳語又微異總之毛不釋能字自以經文四字爲互文見義於遠言柔不言能於邇言能不言柔實則遠邇皆能柔之耳一說能讀當爲而漢督郵班碑作揉遠而邇如古字通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是卽以而爲如則此篇毛意或亦讀能爲如言安遠國如其近者徐云能毛如字者毛時能如聲近讀能猶讀如也

汪氏異義曰釋文謂伽字不見字書而引廣雅如若也均也謂義音相似疏引鄭書注謂與恣同皆於順伽義近爾雅如與適同訓說文云如從隨也恣縱也皆順適之意釋文又云伽舊音如庶反則又當通作茄釋言茄度也度有謀義安遠方之國先順謀其近者舊音安得其義也（釋詁如亦訓謀）承琪案徐邈云能鄭奴代反者此卽鄭注禮運樂記所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耐去寸則爲而而與如古通用故亦讀能爲而而與如但箋之訓如

不作如若解耳

知何指

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范氏補傳曰說者謂戎之與女詩人通訓古者君臣相爾女本示親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小子不以爲嫌是詩及板抑以屬王爲小子意其卽位未久年尚少已昏亂如此故抑又謂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子而用事甚廣大不可忽也承琪案古人訓詁必有所本毛公時戎字必無女訓故于詩中戎字但據爾雅訓大訓相無訓女者鄭謂戎猶女者亦必有所出致當棣以戎韻侮常武以戎韻父當時戎字必有女音因卽以戎代女故箋每云戎猶女也王雖小子語意直戲耳

以謹繾綣傳繾綣反覆也釋文云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本作卷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內外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于善則善施于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著不捨常爲惡行也承珙案繾綣字只當作遣卷說文遣縱也卷卻曲也是遣有申義卷有曲義屈申卽反覆之意故遣卷雖雙韻亦分二義而其義實相因如詭隨之分善惡耳廣雅釋詁繾捲搏也搏卽曲禮毋搏飯之搏繾捲猶繾綣杜注左傳繾綣不離散也搏義與不離散正相近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反覆不離散然則傳訓反覆亦與不離散義相通也

板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稽古編曰板蕩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攷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爲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耳承珙案菀柳上帝甚蹈王肅孫毓述毛亦以上帝爲斥王禮記緇衣篇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對策引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此皆與毛義合者然傳特言上帝以稱王者則於詩中天字不爲斥王明矣鄭箋乃於次章天之方難云天斥王也（趙注孟子引詩天之方蹶

兼引抉杜及板詩蓋靡聖者非聖無法故無所依無所依則有儳焉如不終日之勢與罷病義正相因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左氏成八年傳三國魏志高堂隆傳引此諫皆用簡顏氏家訓音辭篇引穆天子傳音諫爲閒是古本穆天子傳作山川諫之郭注音閒今本傳文作閒郭注音諫乃後人所改耳盧召弓鍾山札記曰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云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此亦讀諫爲閒與穆天子傳一例承琪案古字諫閒既通莊子天運篇曾于荀簡之田釋文引司馬本作閒是簡閒字亦通借故左傳又借簡爲

諫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欽欽

案欣讀爲

軒左傳掀公出于淖徐邈云掀許言反是古者欣與軒同古憲字有軒音鄭注樂記云憲讀爲軒注內則云軒讀爲憲一字二音覆相訓承琪案此及下傳泄泄猶沓沓皆以今語釋古語之例凡古今語言相變有從聲轉者古言憲憲後言欣欣是也有以義通者古言泄泄後言沓沓是也姚氏南青援鶉堂筆記曰北史載沮渠蒙遜怒校書郎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疑憲憲義亦相同以後解古或不殊耳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錢氏答問曰孟子釋詩泄泄爲沓沓而毛傳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有悔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也

與說文同義鄭箋取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則之解益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疏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承琪案魏風桑者泄泄今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與多言義亦相近正義以爲競進之意尚有可通若怠緩說從乃六朝人所謂拖沓者古無此訓也

箋云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承琪案此非以無然憲憲爲無憲憲然作倒裝句也四章無然謔謔傳云謔謔然喜樂此非釋經文并無然字也益然者是也無然猶言無是也下文無爲夸毗然字乃形容謔謔助語成文如多將熇熇傳云熇熇然熾盛經無然字也

分爲二義也　揚鶉堂筆記曰隋書何妥傳論當時改作之弊云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故舟名譽厚相誣罔此

則夸吼之義與毛鄭不同承珙案法言吾子篇李注引詩夸毗之辭亦不用鄭箋非古謂也

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傳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正義謂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故云言相合而於上句但云壎篪俱是樂器其聲相和故云相和承珙按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壎篪張萱疑耀云閻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聲鳴而徵聲和獨壎篪則二器其爲一音壎爲宮而篪之徵和壎爲角而篪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箋云女攜掣民東與西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己甚易也承珙案經文但云無曰益箋增之曰是何益爲恐非經旨蘇傳云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道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其道之也甚易嚴緝云攜而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經旨承珙案正義云价善釋詁文是爾雅字本作价今本作介者誤說文价善也从人介聲詩曰价人維藩與爾雅毛傳皆合漢書諸

必從非別立一道以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此二說似於經文爲順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云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盧氏釋文攷證曰後漢書張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作多僻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漢時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云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并下字釋爲邪矣承珙案宣九年左傳陳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傳晉新勝與鄗臧通室祈盈將執之訪于晉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僻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雖民之詩亦異然立辟皆謂立法與爾雅釋訓憲憲泄泄爲制法則者合於傳箋皆本此爲解後儒以下辟字亦爲邪僻謂不可自立於邪僻之地非經箋矣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正義曰疏申箋謂于周禮爲司馬之卿稽之經典無以甲人稱大夫士者唯月令車右名保介以其時衣甲居右用衛非衛因以保介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經旨承珙案正義云价善釋詁文是爾雅字本作价今本作介者誤說文价善也从人介聲詩曰价人維藩與爾雅毛傳皆合漢書諸

侯王表序引詩作介人此或據三家詩故箋本之釋介爲甲耳宗子維城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稽古編曰箋云价善士爲對獻公十五年引此詩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宗子暗指申生正適子之謂鄭說有本矣承珙案上文大宗維翰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箋云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而同姓世世適子反稱大宗名實乖矣故鄭宗子之稱可證傳以大宗爲王者其解確矣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箋云渝變也後漢書楊秉傳敬天之威不敢驅馳顏注謂與詩文稍異承珙案此所引當係三家詩毛詩渝與驅韻故作馳驅此威與馳韻故作驅馳不獨文異韻亦異矣若蔡邕傳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此雖字異或毛詩本有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終

柳竹陳緯元初校
巳縣潘清蔭覆校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民國廣雅書局栞

大雅蕩之什

蕩

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徐位山曾城頤記曰張耒明道禘志謂今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尤帥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意案小序言蕩蕩無綱紀乃謂厲王無道非謂上帝也後漢楊賜傳曰不念板蕩之作陋蜴之戒啓太宗賜蕭瑀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謂蕩無亂意可乎

承珙案後漢書董卓傳論亦云板蕩之篇於焉而極歐蘇訓蕩爲廣大稽古編謂其不知詩蕩字當作慭說文狂放字作慭少作惕法度廢壞正狂放義也總之詩以蕩名篇則蕩蕩上帝斷非美辭自不得訓爲廣大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案後儒以兩上帝皆指天言而大不可謂之疾威故以爲首四句設爲怨天之辭下四句所以孙炎說文掊把也段注云史漢皆言掊擊得鼎師古曰掊手把土也把音蒲巴反其字从木即今俗之刨字也詩正義謂已兼倍於人而自孙伐似定本作倍爲是矣然孟子書亦云掊克

注但云不良也知詩本不作倍毛意掊爲倍之假借字耳承

案釋文掊克蒲侯反聚斂也此蓋讀掊同捊說文捊引

又者聚斂之意然於克字無涉顏注漢書敘傳以

兇害之人則似兩字分爲二義不知此等皆與此篇相證若也
雙聲疊韻亦必二字爲一意如上文彊禦合之即
之則其彊足以禦善仍一義也此傳雖以自伐解指好
然合之只是好勝之意李解引王氏謂指斂好勝之人子
義以爲深克胺民之人皆非是
流言以對傳對遂也箋云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
斆爲惡者皆流言詬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承珙案傳訓
對爲遂遂者進也謂彊禦多斆之人爲毀賢之流言以進於王
也互詳兩無正鄭箋王若問之則又以對乃申毛非易毛也正義流
毛則謂任用彊禦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似以以對總上
二句言使彊禦流言者得遂其惡然經文以對祗承流言則對

自當爲對荅之對傳箋同義不得如疏所云也
矣作矣祝傳作祝詛也段氏詩經小學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
言矣作矣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兼云詛經文
三字不成句故作字之下益矣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
如迺慰迺止箋云乃安隱其居迺宣迺畝箋云時耕曰宣乃時
耕其田畝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陸孔以
毛傳作字爲逗祝詛也爲句大誤承珙案段說是也毛果讀作
爲詛則云作詛也足矣何得以祝詛連言殊無文義使箋亦從
毛以作爲詛字則當云詛祝何以云日祝詛求其凶咎乎經中
如小雅苦日之既伯既禱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
禱其祖是傳意謂既伯而禱也節南山之式夷式已傳云式用

以今語釋古語耳
不明爾德時無胥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
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無陪貳也無卿士也箋云無
經義雜記曰漢志引作爾德不明吕亡陪亡卿不明爾德已亡
背亡仄案上文國德與德側韻漢志以不明爾德二句在下中
間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相應較今本似得之又漢士引此
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藏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忍小人
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師古曰言不
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夫夫者皆不知之也
毛鄭爲勝承珙案臧說非是上章類謀對內爲韻末一
自爲韻下章式止晦爲韻不二句呼夜自爲韻與此

爲韻明卿自爲韻者正同不應此章獨以明卿一韻閒廁其中
至顏注漢書以亡背亡仄爲不知小人之反仄無陪無卿爲不
知賢人之堪任然韓詩外傳云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
眼觀而志合必繇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
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
可無愼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曰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
蟻所制失其輔也詩曰不明爾德云云又曰有謔謔爭丐者其
國昌有默默諶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云云言文王咨嗟痛殷
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據此韓詩家說此四句亦皆
言無賢臣與傳箋同顏說不足據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五　廣雅書局栞

如蜩如螗傳蜩蟬也螗蝘也汪氏巽義曰釋蟲云蜩螗諸蜩
總目卽此詩之如蜩也疏引陸雅舍人注以蜩蝘爲一物方俗
異名誤與幽風疏同然彼或因傳訓蜩爲螗未審厥旨誤尙有
由此則經傳皆分別言之若爲一物則經文複贅矣承珙案幽
風七月傳云蜩螗也小雅菀柳傳又云蜩蟬也此傳則分蜩爲
蟬螗爲蝘乃訓詁家對別散通之常例大抵蟬類形聲相似渾
言之則蜩蟬是其大名析言之有長蜩螗蜩諸名耳
內翼于中國傳翼怒也不醉而怒曰翼段懋堂曰說文作翼从
三大三目今詩作翼者隸省也或从三四从大則非矣張衡左
思賦內囂員之囂卽翼之譌正義引張衡賦尙作翼可見承珙
案淮南墜形訓食木者多力而翼高誘注熊羆之屬是也翼煩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六　廣雅書局栞

寶以鬼方爲北方國此唐書言鬼方爲突厥之先所由來也世
本注以鬼方爲先零戎此後漢書西羌傳所謂武丁伐西落鬼
戎者也（竹書亦云王季伐西落鬼戎）王雪山詩總聞則引史記楚世家熊渠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
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說苑臣術篇曰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
之臣也君之所尊禮而閻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察也明君如何閻閻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閻君

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承琪案後儒釋詩者多以莫聽之聽爲聽言其說似本於此然經文上云無老成有典刑則此莫聽當從箋爲無用典刑治事者於經旨尤合也

顚沛之揭傳顚仆沛拔也揭見根貌陳碩甫曰釋文作根見貌根見者其根可見也傳以根見釋經揭字揭當作楬從木今從手者誤也明堂位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周禮職金注令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檗說文楬楬檗也禿楬楬檗皆毛傳根見之義引申說也承琪案說文揭高舉也引申之義爲長碩人葭菼揭揭傳揭揭長也高長者欲拔之意淮南兵略訓憍其揭揭故曰告爾舊止曰取譬不遠蓋指流言之事也箋云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根見故傳以揭爲見根貌不必改揭爲楬也

柳

序云柳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箋云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根見故傳以揭爲見根貌不必改揭爲楬也

高注楬揭欲拔也此傳云顚仆沛拔也草木頓仆拔倒則挺楬揭之世按二說根據孔孝異於臆談今從之承琪案此說亦非是

序說但未可廢諸儒陳說不一要難依據其謂在後追刺者若詩本刺幽而取鑒於厲則蕩詩借文王歎紂之詞亦可編之采薇出車之次乎至柳詩之爲刺王不獨疏引侯苞韓詩翼要與毛序同王逸離騷章句序云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此亦與序說合若其爲刺厲王則此篇與民勞板蕩語多相類詳見姜氏廣義故國語所云武公九十有五作懿自儆者懿卽柳詩自當從韋昭說作者追篇追誦皆可言之當從侯苞使人日誦是詩之解或又有篇中爾女小子非斥王之詞則天保卷阿皆稱爾女至春秋傳人之歌尙曰裳裳者華小子左襄四年古人稱謂質直本無不宜況刺

王亦以自警即謂設爲老成訓戒後生之言亦未當弄主文譎諫之道太章曰喪厥國天子諸侯皆可稱國蕩曰小大近喪柔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皆是不得以厲王未滅爲疑取譬不遠承告爾舊止而言亦非以幽鑒厲之謂姜氏廣義謂史記武公卒於平王十三年或以爲即作懿戒之年則年九十五歲下距厲王之世武公方幼安得作詩刺王若云立于宣王十五年則武公即位年已四十共伯更長于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據蓋共伯早喪在僖侯卒之前而武公以英年嗣位當厲王之世恐忠言不見信故託爲父兄師傅訓己之詞曰爾曰女曰小子皆指武公亦聿既耄誨爾諄諄皆父兄自謂此雖與箋有異同然於經義似較協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傳抑抑密也隅廉也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自然歐陽本義首駁此說以爲毛鄭皆非詩意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脩慎亦陷於皆愚而戾其本性李氏集解從之謂下文方告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所以責王者如此豈賢者不當如此邪故哲人之愚當如歐說承琪案毛云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慎也隅廉也不愚傳抑抑密也隅廉也稽古編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言衛輒內無忠臣之卿而引此詩因而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繆矣翁氏附記曰左傳杜注謂詩周頌言無疆惟得人也陳啟源引此詩以駁朱傳能盡人道之說然古人篇章原不妨指歸各見周頌烈文篇爲諸侯助祭而作故以得人爲說若此篇之旨於用賢意無所屬自以朱傳爲正承琪案翁說非也哀二十六年左傳引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烈文箋亦云諸侯順其所爲或彼經本作其順與抑篇作訓者不同杜注以所引爲周頌可也昭元年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此引詩亦以何害於責王之敬愼威儀乎東萊集遺說曰此言亂世人多以

行人爲彊而所引祇一語杜亦以爲周須何以知其必非大雅乎呂覽求人篇晉欲攻鄭子產爲之詩云云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高誘注云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尤與傳箋悉合者

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承珙案詩言有覺者斯干與此而二斯干傳訓覺爲高大彼箋又訓直蓋其義相成故傳箋互訓禮記緇衣引詩有梏德行注遂以大也直也兼訓之嚴緝訓覺爲悟本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詩云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于彼矣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

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而曰必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傳叔孫昭子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罪莫大焉豎牛懼奔齊殺諸寒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兩引皆取覺直之義知毛訓本諸魯雅微諸左氏不可易矣

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顧氏詩本音謂四句惟命字可韻餘皆無韻段氏音均表謂告則爲之幽合韻據爾雅釋詁告與式食則愿韻爲證承珙案古韻之幽部分相通虞人猶知其條理故杜詩每以屋沃昔職同用又三章與迷亂于政與末句刑韻而中閒酒紹自爲韻顧氏以爲同車攻五章之乎呂覽求人篇晉欲攻鄭子產爲之詩云云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高誘注云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詩當作無曰苟矣謂無輕易于言無曰言可急遽皆與下言不可逝相呼應或疑苟字廣韻已力切爲之咍部之入逝字爲脂支部之去二部古不相通孔氏詩聲類云支佳者耕清之入也苟字爲敬所從得聲則雖詩不見用亦以陰陽通之而知六堂入二十三錫不知十月之交氏與士宰韻雲漢氏與紀宰右止里韻是之咍與脂支詩中已有相通者段氏以此爲合韻不必移苟入錫韻乃與逝去入相協也翁氏附記曰鄭注儀禮苟敬云苟且也假也主人所以賓主致敬而曰苟且之敬曰假敬曰小敬此何說乎此正是說文自急敕之苟字音棘不音苟詩無曰苟矣大學苟日新皆即此字也桂氏末谷札樸曰說文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愼言也詩無曰苟矣當用从羊省案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少牢下篇有司官徹饌于室中西北隅注云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是鄭注儀禮即本曾子問孫注爾雅正本鄭氏未可謂孫解非鄭義也此箋以屋爲小帳屋即古之幄字則指室中西北隅可以施帳之處然則屋漏本有二義一以當室之白日光所入一以施幄之處隱蔽不明其實一地也鄭以詩言不愧故從隱義耳

淑愼爾止傳止至也箋云止容止也承珙案相鼠傳止所止息也箋亦云止容止與此正同但此詩若以止爲容止則與下文不愆于儀意複當以傳訓爲正汪氏照我曰傳釋止爲至復明高誘注呂覽義賞篇民之儀之若性亦云儀用也顏師古注大學文證之言王肅於法度施行之總能傳寫之誤也愚案八爲善爲宜必淑愼其所至於仁敬孝私信之間或曰閑或曰檢皆即中庸傳引詩無言不讎云有善言則用之專主用善言與下報

身則道立之意箋釋俾臧俾嘉謂爲臣民所善所美以淑愼爾止與下不忘于儀爲一訓止爲容止不若傳義之審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何氏古義云此下皆教之以聽言也凡人投我以桃皆我必報之以李感其善意故也今人有進美言於我者而我靡不思所以報之乎夫至閒言思報則其欣然嘉納絕無扞格可知矣舊說以爲承上文鮮不爲則而喻上感下應之理果爾則當云投之以桃報我以李不宜云投我報之也承琪案何說非是此泥於經文我字耳詩人之詞本無定格不必爲感者自我即代爲應者稱我亦無不可墨子兼愛篇云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而贏我有過必謁之益知小子非武公之自稱矣承琪案此二說亦可不必此詩武公所作殆如座右銘之類託爲人言戒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箋云虹讀爲江江戒也天戒小子後儒皆疑其說不安故指臣言亦可周書芮良夫解云爾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稱謂多以爲武公自稱之詞稽古編曰詩人稱曰其君尊之則曰天矣王氏詩稗疏云淮南子繆稱訓武公謂其臣曰小子毋謂我老而贏我有過必謁之益知小子非武公之自稱矣承琪案此二說亦可不必此詩武公所作殆如座右銘之類託爲人言戒公呼同寮及其臣爲小子則既非自警又非刺王此詩果何爲作耶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傳緡被也箋云柔刃之木荏染然人則被己之辭故呼以爾女小子而用以自警即以風王序先言刺王之後言亦以自警者以詩編大雅王政所關故爲此次耳若謂武公呼同寮及其臣爲小子則既非自警又非刺王此詩果何爲作耶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傳緡被也箋云柔刃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稽古編曰鄭狃於厲倡辟剡配姬之緯書誠謬說矣然後儒以爲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相反亦非詩意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亂王室故經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稱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如也夫無角矣　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如是而已韓匡　讀詩傳誤曰童羊喻辟無德而以爲有德橫干政事實以瀆亂小子使爲不善民將何以報之邪詩疑

正訓被正義謂傳言以絕稱之亦非毛意

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臧氏經義雜記曰說文語合會善言也从言昏聲傳曰告之話言讀簡文語从會又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詁訓然則愼爾出話之話當从昏聲从昏从舌故會故訓爲會合會合所以善也此話言之話當从古聲从古故曰故言又云古之善言毛傳說文義甚分明釋文於此話音戶快反則唐以前此經已亂猶有說文作詁四字使後人知許氏引詩本作告之詁言乃今說文詁下不引詩而有詩曰詁訓四字語下引傳曰告之語言此明是唐人據其時詩本竄改何以明之丞民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先王之遺典說文每與毛傳合如今本所引則以今古之古爲詁訓之詁矣小徐本無

曰字直作詩詁訓亦不成文左傳著之話言下文別有告之訓典亦作告字則話下不當引告之話言也此蓋後人見詩不作詁字而左傳有不知話言疑此或其駁文遂改詩作傳改詁作話移入話字下面詁下刪撰詩詁訓以實之故與釋文引說文及丞民傳文六年左傳皆抵悟承琪案臧說是也校勘記引段玉裁經告之話言當作告之詁言詁訓傳當作詁話話古之善言也一篇之內依序在上者甚眞句亦別意與前八章各爲一事感諷而皆一人之作一時之言故采詩者聯而屬之承琪案許氏名物鈔亦云此詩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故前以桑爲比而後再以鹿起興然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此說尙與序不悖詩所如何人斯之聲與身烈文之訓與刑眞耜之人與盈寧乃古音眞清相通之例若作詁話則三句全無韻矣若詁下詩曰詁訓則文有脫誤說見丞民篇

言提其耳箋云親提撕其耳何氏古義曰提本訓挈焦竑云此提當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引史記冒絮提文帝等皆作抵音爲證承琪案提撕疊韻字撕卽斯字集韻斯說文析也或从手少儀注提猶絕也然則提撕者謂附耳而剖析之故箋又云此言以教道之熟穀梁僖二年傳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范注云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據此亦是以提耳爲言之詳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姜氏廣義曰此章是託爲父兄師保自述其憂勤之意三我字乃立訓者自謂也詩爾四句卽上章未知亦既抱之故上章亦既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若云女借未知亦既抱子而非甚幼矣此章亦聿既耄承詩爾諄諄誨我貌貌來若云借曰我未有知則亦聿既耄更事多矣如此既耄二字方有著落否則忽爲小子忽爲老人語無倫次矣

桑柔

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此詩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李氏詩所以前八章爲刺王後八章則爲僚友而發非序在上者甚眞句亦別意與前八章各爲一事感諷而皆一人之作一時之言故采詩者聯而屬之承琪案許氏名物鈔亦云此詩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故前以桑爲比而後再以鹿起興然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此說尙與序不悖詩所乃謂各爲一詩眞臆斷矣張氏詩貫曰小雅正月後五章亦與

人言變調詩人每有此體況此詩第三章誰生厲階已呼起八詠國意後八章下字之間友朋其人也至雄彼忍心是厲是履匪用其良等句又仍言其也蔽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傳與也蔽蔽然盛謂蠶始生時也及爆爆而希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蔽然已將采之則葉爆爆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燥承琪案古字旬與均通猶旬之爲均通詞也旬不定是陰均故傳云言陰均也爆爆爾雅作曇樂單言之亦可曰曇宣六年公羊傳活我於曇桑下曇桑即所謂曇樂者也箋以經不曰柔桑而曰桑柔蓋指桑之柔時故曰謂蠶始生時也其云葉爆爆而疏正同毛義又云人病於爆燥者對侯旬而言謂無陰則人苦於炎熱而病矣

倉兄填兮傳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亦琪案倉喪疊韻爲訓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倉黃亦疊韻字其義則爲忽遽古凡言倉卒倉黃皆無正字大抵取雙聲疊韻字爲之喪亡者忽遽之事故倉又爲喪意懷注後漢書光武紀亦云倉卒謂喪亂也

牡騇騇旛旐有翩翩生不夷靡國不泯箋云軍旅久出征伐不息民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何氏古義曰此必厲王時有獫狁之事故詩云然或疑史無所載然史記楚世家明言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去其王又秦本紀亦言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竹書載厲王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皇王大紀載厲王時揅楚寇于南鄙猶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虐用貧民民不堪命是其事皆與詩牖合故自足信承琪案後漢書西羌傳亦云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歐陽本義乃謂據國語史記及大小雅皆無厲王用兵征伐之事不知鄭氏何據爲說然其釋經文四牡騇騇旟旐有翩又云臣吏奔走於道路庶民召集於兵役非征伐而何此所謂疑所不必疑者也

民靡有黎傳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正義申毛云今民或從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黎眾也眾民皆然是齊一之義汪氏異義曰傳義當矣箋訓黎爲不齊黎訓眾從眾轉齊則可從齊義轉不齊則曲矣承琪案黎齊亦疊韻爲訓莊子漁父篇以化於齊民漢書食貨志亂齊民顏注云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平民矣據此知齊民即黎民也世治則民皆齊平亂則反之故云民無有齊平者耳

國步斯頻傳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正義曰鄭唯以頻爲比餘同又申毛云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申鄭云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比承琪案周書文酌解三頻孔晁注云頻數也法言學行篇頻頻之藥甚於鴟斯頻頻猶數數也莊子消遙游釋文引司馬注云數數猶汲汲也廣雅釋訓云頻頻比也是則頻頻數數汲汲

比義皆相近箋訓頻蘋比者乃由毛急耳王意謂國家行此禍害數數然急耳正義以爲因急於民似非傳旨說文矉張目也引詩國步斯矉此或稱三家與毛異義耳

靡所止疑傳疑定也釋文疑魚陟反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靜之義故爲定也承珙案此當以陸音爲正此詩多用隔句韻此章疑讀如蜀與資維階平人相協若音凝則無韻矣

孔棘我圉傳圉垂也箋云圉當作禦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正義曰箋讀圉爲禦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承珙案上文念我土宇傳云字居也此正與我圉相對因居邊垂而孔棘故念土著之甚安也箋讀圉爲禦乃取顯義以曉人禦寇于邊故邊垂謂之圉傳箋實一義也至守邊而云靡所定處者邊垂非一或有更番互戍之事耳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今本禮下多亦字此從宋本所以救熱也段氏經韻樓集曰左傳北宮文子論鄭事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禍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濯之有熱也濯以救熱何忘之有毛傳本此尋詩意執熱言苦熱觸熱濯謂浴也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其體以求涼快若乎此乃常情常事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轉使義晦由泥於執字耳杜子美課伐木詩爾酋脰執熱爲我忍頻促與下章信行脩水筒詩屬熱藉子脩同意又引此詩趙注云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沈溺之道也王說證本於此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象也箋云王有熱毒簡崔評事詩云開襟向內弟執熱露白頭此謂當暑而

爲政但好任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庶仍
祿祿祥文云家王申毛音鴈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
穡維實同稼本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云
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正義曰夏官司
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
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
異於鄭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
天祿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鄭不云稼穡當作家嗇則毛本作
家嗇也傳云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
見之本誤衍一代字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也因曲爲之說曰有
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嗇字從禾而不知代無功
者食天祿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鄭不云稼穡當作家嗇則毛本作
家嗇也傳云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
見之本誤衍一代字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也因曲爲之說曰有
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嗇字從禾而不知代無功
若傳無代字則經曰力民而傳曰無功經曰代而傳曰食語
不相應鄭謂居家吝嗇即是聚斂作力之人義亦不順毛詩字
多假借經不妨作家嗇傳自以爲稼穡之借韓詩外傳晉平公
時寗戚之臺燒公子晏子獨衷帛而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
藏于百姓云云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閒詩曰稼穡
維寶代食維好據此知三家詩本有作稼穡者王說非無所自
用以申毛爲得其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宋吳棫韻補讀瞻爲諸盈切引漢溧陽長
潘乾校官碑以贍爲彰崔駰反都賦以贍爲陽陸二證顧氏詩本
音不以爲然段氏音均表以瞻在第六部與相協腸狂十部字
合韻承珙案殷武四章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儆不遑不敢怠
遑此以遑與監嚴儆協即此瞻與相臧腸狂協之證楚辭天問
亦以嚴與亡饗長協然則此詩瞻可讀彰故校官碑云永世支
百民人所彰即借彰爲瞻耳

進退維谷傳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御迫罪役故窮也正義曰
谷謂山谷隆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爲
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窮也承珙案段說是也或據晏子春秋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事
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云云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
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弒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

戮及家后他曰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我君也嗚呼
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哉乃進盟以免父母
退伏劒以永其君聞之曰君子哉安之命矣夫詩曰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后先生之謂也此兩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而
處之皆善歎其善非嗟其窮蓋谷乃穀字之假借穀善也詩人
以近在不背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改一假借之穀
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承珙謂叔向引詩尚近於進退
皆善之義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劫暴人不得全
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仍當以傳爲正韓外傳卷十又言楚有士
曰申鳴楚王以爲左司馬白公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以
兵之衛白公劫其父以與我則與子楚國

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
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
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
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
而生亦何以視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此與
后他事略同然既云行不兩全名不兩立則所引進退維谷必
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傳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
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承珙案箋以瞻言之言爲言語似
欲與下文匪言不能相應玩傳文則瞻言之言但爲語助韓詩
外傳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引詩曰瞻言百里似
不順之人其所行如在垢中垢塵垢也小雅維塵冥冥故傳云
言闇冥也韓詩外傳云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
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云維彼不順征

亦不以瞻言爲所視而言也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
不能分別阜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
罰系琰案此與巧言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同意
彼傳云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或疑此詩之作至十六
章之多反覆開示不得謂之不能言亦不得謂之不言因以胡
斯畏忌爲何所畏而不言不知此言是謂犯顏諍諫與作詩風
刺不同漢書賈山傳哉其至言曰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
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記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
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
是以道諛諂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

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據此似皆謂貪人禍及善類與傳箋正相合也

反予來赫傳赫炎也箋云口拒人謂之赫釋文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云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炎也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炎我欲有以退止之以信言女所行乃反來嚇炎我欲有以退止之也承琪案陸氏所見傳本訓赫爲光一本卽作赫赫也而不及集注赫炎也之訓孔疏所言則似未見釋文赫光之本但當同陸氏一作本耳其云故轉爲嚇者卽謂鄭箋讀赫爲嚇非轉其字作嚇也又云俗本誤者未明言俗本何作豈當時俗本有竟作嚇字者歟然疏意則以定本集注作赫炎也者爲得傳意焦氏補疏曰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爲炎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炎我以熱訓說之精正義不能發明箋以口拒人解之與傳自異王肅云我陰知女反來嚇炎我亦非毛義

女行矣乃反來嚇炎我亦非毛義云職主涼信也民之行失其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囿中矣上倘力而不尚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末縷陳之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承琪案傳但訓涼爲薄未分別由民由上但此二章三言職皆主爲惡行不應舍上而專責之民故當從箋義申毛但職涼善背與下職競用力職盜爲寇文例正同競力盜寇皆一義相承則職涼善背當卽謂涼薄者工相欺背箋轉涼爲諒以四字分作二義似亦未得經旨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拒己諫之甚校勘記曰唐石經涼作

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所云下同者卽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爲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爲薄不訓爲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經作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承琪案此說是也涼卽上章之涼背亦卽上章之背謂我言其涼薄爲不可彼卽反背而大詈者謂薄行非其所爲而詈人之詬己故下文繼之云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也

顧氏詩本音曰此章戾與詈協寇古音苦故反與予協可與歌協哉氏證讀謂首句與四句協二三作開句詩本音以寇協予以可協歌徒見錯亂承琪案詩中惟此篇多用隔韻末章更於

隔韻用轆轤體此韻例之最變者況以首句韻第四句次句韻五句三句韻六句法仍整齊未見爲錯雜也

雲漢

序云雲漢仍叔美宣王也稽古編曰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只早晚以雲漢序推之殆初年事乎序云宣王承厲王之弊是去前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亂之志是尚未見諸行事也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尚未及行也其在初卽位時可知矣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于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合之序非諺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元旱之說諒有見矣承珙案宣王大雅以雲漢爲首其下五篇則建國親侯

矣任賢使能以及征伐用武之事次第井然則憂旱爲初年事無疑況小雅多刺宣之詩是其晚歲倦勤必不復遇災而懼惟皇甫以不藉于畝爲元年則與國語史記不合若六年乃雨之說則經言薦饑固有明徵六章箋云我何由常遭此旱（相臺本十行本常作當非是呂記引此箋正作常）又胡寧瘨我以旱釋文引韓詩瘨作疹云重也是則遭旱非止一年韓傳鄭箋皆同此說謹言未嘗無本也箋云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正義曰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邑、可也丞珙案莊元年左傳王

伊榮叔錫魯桓公命又文五年王使榮叔如晉歸含且賵亦桓去七十餘年疏所謂世稱字者是也

圭璧既卒箋云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正義曰春官大宗伯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已盡矣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

承珙案祭神之玉大宗伯與典瑞文不同鄭注以爲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正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神徐邈云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顯慶禮又云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祭而兩用今考徐邈之說以蒼璧黃琮爲奠神之玉四圭兩圭爲自執之玉不知六瑞六器益掌宗伯何獨無四圭兩圭典瑞玉人所職尤詳何獨無蒼璧黃琮且典瑞下文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若以爲所奠之玉不應一節之中頓爾異義如盡以爲執玉則日月星辰山川俱祇奠玉矣若顯慶禮謂禮玉用於求神之初則玉無煙臭本無燔燎降神之禮且大宗伯於四方有禮玉而何以典瑞又不言四方之祀玉邪惟陳及之以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蒼璧之與四圭黃琮之與兩圭祇合是一玉其說爲正五禮通考取之當矣言既卒者葛象烈

曰某神合用某璧某璧合祀某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一是謂之既卒也

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氏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毛詩明辨錄曰典瑞所掌玉人所造有名之圭璧皆君王執以禮神者非用以獻神也獻神幣則焚之玉則瘞之春秋有沈璧於河之事卽瘞縣沈禋之義自韓詩內傳有天子奉玉升柴之說因謂燔牲者幷燔玉夫牲取其臭加蕭以達其氣猶之用鬱鬯以祼耳天神至尊不祼故燔柴玉之燔何取乎爾說者又引雲漢之詩以證之殊不知國有災祲君臣憂憫雩以告天望以祈山川故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此則以后稷不克二句文法倒裝皆爲自責之辭其說亦古足備一解

索鬼神求廢祀殺牲無算圭璧俱空甚言靡神不舉耳國之壇墠皆獻牲執璧以禱亦可云卒豈必瘞燔而始卒耶且祭天者加於牲上而燔之小祀不燔牲將燔玉於何所乎承珙案梁書許懋傳天監十年轉太子家令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荅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案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今傳作禮）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從之文獻通考載朱异議亦同羅泌云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耳何自而有燔且瘞哉然則圭璧既卒其非因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奠瘞羣神而不得刻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正義曰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佑我耶上帝不能臨饗我耶傳意或然承珙案王肅以克爲能不克爲不能福佑於經文增字成義恐非毛旨呂記引王氏曰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盛緝略同）或又謂救災人事也故言后稷不克臨饗神事也故言上帝不臨此皆以克爲勝雖與能義略同而詞意較順春秋繁露郊祀篇曰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此則以后稷不克二句文法倒裝先祖于摧傳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饑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曰孫毓云我今亦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爲嗺嗺古編曰孫說轉至爲歸義太迂源謂至者猶云來格耳言酷旱如此天神使我民無有遺留先祖之神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而來格乎毛意或如此承珙案釋文云相毛如字此胡不相畏與兩無正句同相字當如字讀言先祖見此旱災何不相與畏懼而來至乎不必如鄭訓助也胡不相畏本指先祖則先祖之文當在胡不之上正義謂下之與子嗺共句是也若如孫毓之解則于嗺二字中間須增何所二字經文爲不辭矣箋以于嗺爲于嗺告

困之辭則是呼先祖而干嗟以告之鄭於詩文多作此解如此
天不惠昊天不平等皆以上二字爲呼詞下二字乃所以告之
按之文義終未甚洽適也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傳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正義曰於民則
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爲民父母故稱父
母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
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
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承琪案正月父母生我傳云父
母謂文武也小宛念昔先人傳云先人文武也毛益以二雅所
稱周之先祖至文武而極盛而父母斯民尤惟文武足以當之
故於諸言父母者多斥文武其義必有所受之矣

滌滌山川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承琪案滌滌卽滌蕩
之義傳云旱氣者謂山之木川之水皆爲是氣滌除殆盡也說
文蔽艸旱盡也引詩蔽蔽山川此或據三家詩其字從艸故云
艸旱盡然經文連川言之則不如毛義之該備耳
旱魃爲虐傳魃旱神也承琪案藝文類聚引韋昭毛詩荅問曰
雲漢之詩旱魃爲虐傳魃天旱鬼也據此似傳本作旱鬼說文
魃旱鬼也卽用毛傳後漢書皇甫規傳旱魃爲虐注云魃旱神
也意竟懷時毛傳已作旱神歟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箋云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
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
方與社卽以社以方是也方望溪曰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

冬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此
亦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此詩相證承琪
案出田以社以方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此方社連言以彼同
則方祭亦卽迎氣之祭此本述平時敬恭明神之事方卽謂四
時方祭社卽兼春祈秋報通一歲之祀事皆及時舉行未嘗晚
莫不必因祈穀在孟夏遂泥方社亦專指春祭之事也
敬恭明神釋文云明祀本或作明神盧氏考證曰注疏本作明
神案文選陸士衡荅張士然詩注作敬恭明祀又見棘釋西嶽
華山亭碑承琪案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安不恨怒於我則
鄭所據毛詩自作明神當以注疏本爲正臧氏玉林曰下文寔
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文選

東京賦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
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卽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
改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箋云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
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承琪案假樂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朋
友羣臣也足證此友紀亦當是綱紀羣臣之義但箋釋散義謂
是祿餼不足又無賞賜則與傳言歲凶年穀不登趣馬不秣師
氏弛兵之意不合傳蓋謂羣臣以救旱之急廢其職事不暇整
理故曰散無友紀然雖至於勞苦窮病猶無人而不思周救百
姓者此及下章皆與鄭異正義述毛仍云祿餼不足是無綱紀
既誤以鄭義爲毛義又於下章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引王肅云

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面ㄟ庶
散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女之成功導
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ㄐㄧㄢ
所指即此散無友紀之下以祿餼不足爲毛解不知毛所釋ㄐ
年殽禮正以憂旱廢職證經散字之義竝非泛引成文亦不得
謂毛無別訓也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云
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
不能豫止正義申毛引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其發倉廩
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又申
鄭云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爲王救羣臣不宜爲

羣臣救人故易傳承珙案春秋時列國有災卿大夫尚有能出
所蓄以賑貧民者如楚子文宋公子鮑之類則宣王之時羣臣
以祿禽之餘賙給百姓固其宜矣若謂臣困於食而王給之則
是給其祿餼不當言周且周官荒政十二竝無賑給羣臣之條
庶正家宰位高祿厚此而待賑民當若何況救荒當先及小民
亦不應但賙給有位也準此言之傳義誠不可易
有嘒其星傳嘒眾星貌承珙案召南正義引此傳但云星貌無
眾字此箋云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嘒然小星言部譙聲也詩曰嘒彼小星而衍說文口部嘒小聲也詩曰有
識其聲召南以嘒狀小星或由小聲之義而引申之雲漢之詩
三家必有借譙字者故許引之當云詩曰有譙其星蓋此無正

字引申假借皆依聲以見義許兩引詩並
段注說文謂有譙其聲如史所云赤氣亙天研隱有聲非也
昭假無贏傳假至也箋云假升也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
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
時今眾民之命近將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王肅申
毛爲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私贏而不敷散承珙案下文無棄
爾成若非因上章有羣臣周救百姓之事則何謂成功正義申
箋以得雨即是成功故勸羣臣助之求雨未降何得遽
云爾成且此時豈有羣臣敢不助王求雨者而乃作此語邪

崧高

崧高維嶽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

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逝諸侯之職
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正義曰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
傳惟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
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
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
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
崧高而五也承珙案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
江南衡其末一條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
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鄭注周禮大司樂四鎮五嶽崩令去樂
用爾雅前條有嶽山而無嵩高注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五嶽用爾雅後條有嵩高而無嶽山賈疏謂周公在雍州權立

吳嶽爲西嶽非常法孔穎達謂大司樂注主災異而言其五嶽正名必取嵩高爲定解邵氏二雲爾雅正義竝較之以五嶽視三公國有常祀豈可權立其名若專主災異豈吳嶽有災而嵩高必無震裂是其說皆不可通故邵氏以爾雅河南華云云爲周時五嶽之名周以嶽山爲西嶽則華山當爲中嶽故郭注爾雅但云華陰山而不以華爲西嶽漢初傳爾雅者於篇末增嵩高爲中嶽之文太史公首述其言風俗通說文俱沿襲其說何休注公羊白虎通義引尚書大傳皆有嵩高之說而不知皆誤以漢制爲古義也仝誠齋又駁邵氏曰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四嶽之名歷代所不改惟中嶽非巡守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故中嶽當隘帝都而移唐虞及夏都在冀州之域以霍大山爲

中嶽禹貢曰至于岳陽又曰至于大岳皆謂霍大山是也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當以嶽山爲中嶽嶽山卽禹貢岍山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亦專稱嶽也嶽山之爲中嶽不過以爲王畿之鎭而華山仍爲西嶽乃西方諸侯朝覲之所與東岱南衡一例若以嶽山爲西嶽則此山逼近西戎與華山相去幾及千里又在鎬京之西苟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云仍朝於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矣爾雅九州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爲殷制矣其篇首云河南華者釋周之五嶽而殷之五嶽載於篇末蓋此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

周之五嶽唐虞之制本非所言史記尚書大傳及公羊何注并謂唐虞卽以嵩高爲中嶽孔氏詩疏從之誤矣至嵩山古本作崇山周語神降于崇山韋注嵩古通用崇是唐虞之外方殷周或謂之崇山或謂之大室爾雅當本作崇山爲中嶽漢時始改名嵩高寫爾雅者從而易之其實崇嵩本一字也若詩之嵩高爲指中嶽耳維嶽但指四嶽而言應劭風俗通始以詩嵩高爲指中嶽耳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幹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幹之臣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正義曰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

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承珙案鄭君禮注蓋出三家詩後漢書劉陶云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艱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寶斡周邦此皆以甫爲仲山甫范傳嚴佗仍主禮注固學紀聞駁之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躐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傳箋好奇之過也呂記曰申伯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承珙謂首章甫申皆指其先世言之曰維周之翰曰于蕃于宣皆述其先世之功次章乃人申伯其曰王舅之事言王使繼其先世之事七章曰戎有良翰正應此維周之翰八章曰採此萬邦聞于四國正應此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皆所謂續事也傳於首章但以甫申爲國名而不著其人可見毛意祇統言其先世兼及甫者以其同出四嶽而又皆有賢臣耳若首章之申卽指申伯則甫侯當亦同時不應遠舉穆王時人而與之並論矣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于往于於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正義曰申伯國本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許氏名物鈔曰史記謂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申然則申國固非宣王始封之也謝非申國之舊宣王改封申伯於此申之舊國莫可考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承珙案官度地定居之制定申伯居遠臨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此正與定申伯之宅同義左傳定四年　毕季荛士陶叔授　可見古者建國親侯自有王朝遣官度地定居之制定申伯似非經旨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也箋云甫勞也今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正義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箋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承珙案因謝人以作庸者卽謂用謝人築謝邑如召誥云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也此章是方作下章有俶其城乃既成耳朱子語類或問嵩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爲諸侯築城荅曰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是勞擾此不可曉承珙謂調民築城古人恐無此法黍苗言召伯營謝固與嵩高相表裏然黍苗序言刺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夫召伯之職豈止于營謝一事邪蓋召穆公以上公爲二伯時或巡省南國因有營謝之事故黍苗

後二章竝陳其功以刺當時卿士不能爲王布恩澤而成事業耳所云車徒御自是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之常非謂以周人而築謝邑也烝民仲山甫城齊而曰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傳云言述職也可見仲山甫是爲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此行亦是述其卿士之職而因使之城齊與召伯城謝事正同所云四牡征夫亦卿行旅從之義非用征夫城齊也然則以作爾庸毛訓庸爲城謂因謝地之人營築城邑正見因地制宜不煩調遣勞民之意箋易傳訓勞申伯之勞何必因謝人而始章顯乎

昜閻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曰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易傳系毓二云詩言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臧氏經義雜記曰案近乃迓字形近之譌說文辵部迓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走从辵亦聲讀與記同又辵部遒古文作逑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子亦作彼其之子詩以迓字聲與記其同故借用之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音以蓋古已已迓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已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迓矣段氏詩經小學云已與忌同大叔于田傳云忌辭也此傳謂近者已之假借箋申之曰已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王風彼其之子箋曰其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箋曰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蓋其忌記

己迈五字同詞之助也己作戊己字今本毛詩此及王鄭風作已止字誤又鄭釋毛云已辭也今本仍作近誤經傳迈誤作近則自唐然矣惟宋廖氏本作迈承珙案臧說是也段氏謂箋當作已辭也乃戊己之己不作已止之已此說非是傳釋迈爲已是往迈王舅卽往己王舅也鄭恐人不明迈字訓已之義故謂經迈字爲語辭也又古人於已午之已已止之已人己之己讀聲皆相近故毛以迈爲已鄭讀已如記末必思深長也之已如後人分已午爲詳里切已止爲羊里切人己爲居擬切也

以贈申伯傳贈增也箋云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釋文云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竝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正義曰鄭唯贈送一字別臧氏玉林曰案箋

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意非訓贈爲送正義亦誤以鄭訓贈爲送與陸同今徐鉉本說文贈玩好相送也此當是後人私改家藏寫本徐鍇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

承珙案贈从曾聲說文會下云从曾省曾益也送遣是增益之事故贈當兼增送二義如臢字下云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增其本義送其引申之義也秦風渭陽何以贈之傳贈送也彼但言車馬故取玩好相送之訓此云作誦以贈有增益德美之義當以崔本爲正臧氏謂箋送之不解贈字亦爲得之韓奕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案贈厚當作增厚此箋亦以贈兼送增二義

烝民

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稽古編曰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言徂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其德二章言其職四五六章備言其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出政能稱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任以致中興不言可知矣蓋與嵩高詩同是贈行而體製既殊意義亦別申伯之職以藩翰爲重故首章既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復卷卷望其遄歸二詩旨趣各有在也嵩高序云建國親侯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允矣承珙案仲山甫之出使毛傳明言述職則詩中所言將命賦政百辟式四方

發皆其所任之事城齊特其一端耳故至後二章始言之序並不及城齊一語從可知矣後之說詩者謂王命山甫城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似全詩專爲城齊一事殊於經序不合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傳烝衆物事則法箋云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承珙案正義謂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爲二五性法五行六情法六氣或疑箋與傳異其實非也孟子引此詩而述孔子之言曰故有物必有則是謂則從物生已爲定解毛傳簡質但訓物爲事則爲法當亦謂有事必有法事卽洪範五事之事貌言視聽思所謂事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法也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而五行所包甚廣唐志所云行於四時爲五氣德兼於人

注孟子云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考韓詩外傳云民之秉德以則天也趙注蓋本於此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亦如箋物象之說謂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卽象天之木金水火土故以性屬天以六情法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故知毛韓鄭趙諸說皆與孔子釋詩之旨趣不相悖也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晉灼皆以此爲韓詩之誤潛夫論志氏姓以仲山爲慶姓與韓詩同水經瓠子水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仲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據

郭緣生述征記仲山夫人爲堯妃兒漢建寧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洪氏隸釋載漢咸宗永康元年所立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績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焉此以仲山甫封齊雖同韓詩而又以爲周之苗裔則與異姓之說不合通志氏族略謂周大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爲周宣王卿士食采于樊曰樊侯因邑命氏路史中樊國遂兩見一以爲泰伯仲雍後一以爲姬姓更屬漫無折衷惟唐權德輿集有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考史記魯世家獻公子眞公濞立三十年卒弟武公敖立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欲立戲樊仲甫諫不聽戲立九年括之子伯御攻殺戲而自立周宣王伐魯殺伯御問誰可爲魯後者樊穆仲舉戲弟稱以對是爲孝公觀仲山甫於魯事始終相涉則權氏以爲獻公之子者似爲近之

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又後漢書樊宏傳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章懷注云樊今襄州安養縣又引水經注樊氏陂謂在鄧州新野縣承珙案山甫所封在南陽者左傳所謂晉啟南陽高誘注呂覽云襄王賜晉南陽之地本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今懷慶府修武）若襄鄧之間則水經淯水注云宛城故申伯之都秦以此地爲南陽劉善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爲名者也水經

又云朝水支分東北爲樊氏陂者或山甫後人所居續漢書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是也章懷以山甫所封之樊即在襄州誤矣

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惠氏古義曰說文引詩作詁訓云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爾雅釋詁釋訓樊孫本作釋故釋訓藝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孔穎達以爲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何其繆歟說文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段注云故言舊言也訓者說教也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之謂詁詩曰詁訓四字當作詩曰告之詁言抑篇

毛傳曰詁言古之善言也毛以古釋詁正同許以故釋詁承珙案說文當是詁訓（逗）故言也（句）訓字連詁讀如倬連侹連參連商鶴連鳴于九皋之例詩曰詁訓蓋脫是式二字必三家詩有作詁訓者許以故言釋之毛詩自作古訓傳以故釋古以道釋訓道即言也抑傳云詁言古之善言也此云古故者是以古爲詁之假借故詁訓傳作故訓傳而章句有故言訓道之道當如字讀釋文音導正義又以爲故舊之道皆非也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傳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爲法則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

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卽今之納言也又引周禮大宰職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以爲家宰出納王命之證承珙案舜典命龍作納言正義卽引此詩伸山甫王之喉舌爲證與詩疏異要當以詩疏爲正北堂書鈔引尚書注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此舉漢法以況蓋秦於禁中置尚書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因之漢官解詁曰尚書出納詔命齊眾喉舌後漢書李固傳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此卽引用詩文似以況民所言卽漢制尚書之職然秦漢尚書秩卑可以例書之納言不可以當詩之喉舌毛以喉舌爲家宰自以式百辟保王躬皆上卿之事與後

世納言之官不同後漢書注引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吞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吞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此所言與毛傳家宰義近續漢書百官志少府屬有尚書令一六百石承秦所置注引荀綽百官表注云唐虞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此亦誤以詩之出納王命與書之納言合而爲一者也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傳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黃氏日鈔云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云袞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益謂是也此言袞者德輶如毛箋云輶輕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何氏古義曰天人臣之極常闕之而不補維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當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何氏古義曰後漢書蔡茂在廣陵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齟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舊說相承皆以爲輕而易舉非也鄭元錫云夫懿德之則如毛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然微乎微者也人微難悉民具有之而鮮克舉之承珙案荀子

疆國篇云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引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毛公於此二句雖無傳觀下文愛莫助之訓愛爲隱是謂其德深遠而隱莫有能助之者可知毛用師說亦必以毛爲微與鄭義不同中庸言毛猶有倫而推之於無聲無臭亦是言其微非言其輕也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釋文儀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阮氏校勘記曰據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爲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爲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汪氏異義曰傳訓義爲宜當謂德輕而民莫舉我宜謀自舉之而亦不能惟仲山甫克舉此德承珙案

傳意似當謂德之精微民鮮能舉我以事山甫所行無弗合者故知其能舉也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傳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黃氏日鈔云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云袞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益謂是也此言袞者德輶如毛箋云輶輕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何氏古義曰後漢書蔡茂在廣陵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齟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舊說相承皆以爲輕而易舉非也鄭元錫云夫懿德之則如毛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然微乎微者也人微難悉民具有之而鮮克舉之承珙案荀子

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賀徵焉此引詩與毛鄭異然補爲完衣之義乃蒙上袞衣而言從左傳補過之說於義爲允承珙案左傳晉靈公不君士季引此詩而釋之曰能補過也君能以袞職爲三公之稱然此詩袞職自當指王家語成王冠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亦是謂王爲袞職也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虞東學詩曰城齊之故史記與毛傳不合集傳通其說謂徙於先而城於後理或有之顧何以至是始城則窮有說焉考史記齊國本封營邱至胡公始徙薄姑獻公始徙胡公而徙臨菑則夷王時也再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入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從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築城之命疑在斯時蓋出定齊亂也置君戮叛之事疑出山甫方略史失紀耳吉甫之意則謂山甫以盛德輔天子宜令朝夕在側今以齊亂之故奉命東行故以邦國若否明哲保身爲言而繼以不悔矜寡不畏彊禦若逆知其措置之必出於此可以坐定反側但得畢事早歸以左右天子則山甫之心而吉甫所歌以慰之者也不然則詩所云云義何歸著邶承珙案虞東此說本之王氏總聞毛傳祇言周遍臨菑亦無先徙後遷似不關於定亂且似其時方去薄姑遷臨菑而釋之曰能補過也史記年表齊文公立于宣王十二年而竹書云宣王七年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則其時齊尚未亂總之古籍參差其事與時殆難以整指也仲山甫封齊之說不獨見漢書杜欽傳潛夫論三式篇云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云云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仲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王符此說當亦本韓詩史紀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漢樊縣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此亦因韓詩而附會者然經文明言城彼東方又曰徂齊是始城齊曰遄歸其非山甫受封自城灼然可知不知韓詩何以有此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傳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爾雅釋詁齊疾也郭注詩曰仲山甫徂齊承珙案郭意似謂仲山甫往行之疾則不以齊爲齊國矣亦出三家詩謂樊仲就封而往然又與遄歸意不合若謂歸卽謝于誠歸之歸但既曰往疾又曰遄歸複疊不成文義此毛詩所以獨勝三家也

韓奕

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朱氏通義曰集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引禮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聽命天子毛鄭諸

家都無此說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知是修常朝之禮又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知是命爲侯伯周禮正北曰幷州蓋爲幷州牧兼領諸夷部也承珙案經解鉤沈引白虎通義爵篇所稱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云云以爲是韓奕之傳不知瞻彼洛矣蘇黔有世子除喪服士服而來之說正本韓詩白虎通義此篇亦惟引蘇黔有絕竝無韓奕明文何得附會以爲韓侯受命之解乎

箋云梁山於韓國之鎭蔚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自王肅以未章燕師所完爲北燕國且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酈道元水經注其說本古韓國在涿郡與王肅同殊爲混繆顧氏日知錄又據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又水經濕水注云逕良鄉縣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以爲燕地有梁山韓城之在燕境跨河之東故河東河北縣有韓亭僖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亦云韓國在河東界迫其後俱入於晉故梁山爲晉望而又以封武子於韓原耳此則以箋說按之諸書皆無不合者燕師所完卽以爲平安時眾民所築何不可者若水經聖水逕韓城東注云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言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非也道元此注似幷以鄭箋亦謂

宣王時別有韓侯非武王子所封之韓國又以其後居海中似即漢晉時三韓之屬此爲王肅北燕之說所本要與毛傳韓侯先祖爲武王之子者不合故此詩仍當以毛鄭爲正王肅鄲元之說不足信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箋緝曰功莫大於禹詩人美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之皇王維辟以武王配禹也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配禹語勢略同孔氏述毛以爲美韓侯能述禹之功則非其倫矣承珙案箋云厲王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承珙案旌本有貴賤之辨大綏注於竿首者然則綏者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又申鄭云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爲綏後世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也且此章每句各言一物不相錯雜如淑旗綏章旂飾也箋蒲革金厄則專言車之軾篷革金厄則專言馬之轡皆無一字旁及若淑旂爲交龍之旂而綏章又爲登車之綏則詞意錯雜與下各句文例不畫一故知傳義爲長

篷革金厄傳厄烏蠋也箋云篷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捻之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楬大車軛也軛持轅前也軥軛下曲者小爾雅衡捥也捥上者謂之烏啄當作衡捥下者謂之烏啄按此詩作厄者軛之假借傳厄烏蠋也即小爾雅之烏啄釋文蠋沈音畫是也重讀不論其蠋之蠋陸氏雖誤引爾雅而云蠋爾雅作

是陸本尙未譌爲蠋也鞹以爲靷鞃以爲軜　釋以飾勒金以飾軛本四事鄭不信毛說合僞革金厄爲一害正義乃以蠋譌蠋其說致爲無理爾雅蜮蟲蠋字皆從虫與王傳厄烏蠋奚翅風馬牛不相及陸孔之牽合誤甚承珙案衡爲轅前橫木上平謂之衡其下爲兩坳駕服馬之頸者周禮謂之鬲左傳謂之軛小爾雅謂之烏啄是則就橫木爲之不當謂之金厄惟釋器云載轡謂之轙郭注車軛上環轡所貫也說文轙車衡載轡者蓋四馬八轡除驂馬內轡納於軾前之鷖在手者惟六轡驂馬外復有游環與服馬四轡同在軛者皆有環以約之說文摳把也或作抾卽今之厄字又從抾省是抾爲把約之義衡下之軛名烏啄者取把約馬頸爲名此金厄連僞革爲文自當爲約轡之環如烏啄之噣物其實與衡下烏啄名同而物異箋以傳但言其名故復詳其物耳非傳謂衡軛箋謂轡環也

環士喪禮苴絰大鬲喪服作摳注云摳抾也中人之抾圍九寸戴氏東原曰蓋兩指搤合如環謂之摳因以爲環名是也以其在軛上而用金爲環故謂之金厄毛曰烏噣者以環之約轡亦知顯父是泛言有顯德者箋云周之卿士則專指一人而無解下文稱酒百壺籩豆有且皆言其多則餞送者必非僅一人故有此稱謂然又知不同程伯休父之爲字者以言字則是一人相與燕然覲禮侯氏皮弁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賈疏云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此詩侯氏與彼同亦當指韓侯一身餞送必皆王臣未有命來朝之諸侯相與燕餞諸侯者也毛於侯氏雖無傳正

鄭縣之杜陵則在鎬南非適韓之道當更詳之顧氏方輿紀要作棻谷渡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東承珙案周郃鎬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同州在今長安縣東北二三百里郃陽又在同州東北百餘里鄭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則屠必非郃陽之屠亭可知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文王武王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此卽漢之杜陵在周之東北然祖南古字屠杜通韓侯出宿自當在此雖韓國在周之北門而餞出宿或因道里所便不必往北方者定出國之北門而餞宿也無庸以鎬在杜南爲疑

顯父餞之傳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顯父周之卿士也（今本作周之公卿據疏當作卿士）正義曰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又云諸侯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承珙案毛意以古無氏顯者故知不同歟父之蹶爲氏而以爲有顯德者如酒誥圻父宏父之類古人自

有此稱謂然又知不同程伯休父之爲字者以言字則是一人下文稱酒百壺籩豆有且皆言其多則餞送者必非僅一人故知顯父是泛言有顯德者箋云周之卿士則專指一人而無解於清酒籩豆之多故以侯氏燕胥爲諸侯在京師未去者皆來相與燕然覲禮侯氏皮弁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賈疏云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此詩侯氏與彼同亦當指韓侯一身餞送必皆王臣未有命來朝之諸侯相與燕餞諸侯者也毛於侯氏雖無傳正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傳蔌菜殽也正義曰蔌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蔌故云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若乎

常菽亦兼肉故周易鼎折足覆公菽鄭注以菽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說文鬻鼎實維葦及蒲陳留謂鍵爲鬻从鬲速聲餗鬻或从食束段注云此當云鼎實也詩云其鬻維何維葦及蒲按詩其菽維何烝魚此謂鼎中肉也其菽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毛曰菽菜菽也菜菽對肉菽而言凡禮經之藿苦薇昏義之蘋藻二南之蒋皆是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于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熟物實于鼎者陳留謂鍵爲鬻者周易馬注餗鍵也按鼎中有肉有菜有米以米和羹曰糜糜者鍵之類古訓或舉菜爲言或舉米爲言故許不以陳留語爲別一義也承珙案正義引陸疏會筍與蒲之法皆謂爲菹則是豆

實矣實之初筵傳菽豆實也此承上文籩豆有踐而言此傳不用爾雅菜謂之蔬菜菽者自對上文肉菽言之特牲饋食禮注云凡骨有肉曰菽蔡邕注典引云肉曰菽廣雅肴肉也是肉謂之菽故以菜芼肉謂之菜菽耳說文鬻又作餗易鼎九三覆公餗博古圖有宋公緣餗鼎郭璞山海經圖讚赫赫三事鑒于覆菽是鬻餗菽三字同毛以菽爲菜菽是謂鼎實與許義合又鄭司農注醢人云糝會菜餗蒸後鄭不從引內則糝取牛羊豕之肉與稻米正義曰易鼎卦鄭注云糝謂之餗荀者餗之菜也是八珍取肝脊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八珍中者以其糝若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脊若糝無菜則入羞豆此文所引是也據此是肉和菜者謂之餗爲鼎實肉和米者謂之糝爲釋親文蓋以義而言非爾雅有此成文承珙案齊風猗嗟箋亦云姊妹之子曰甥正義以爲釋親文其引孫親亦以爲爾雅

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王肅雖申毛以汾爲大其意亦爲厲王之物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若是宣王之物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物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汪氏異義曰傳箋之釋汾字雖異其以爲厲王則同厲爲惡謚故詩人避稱汾王若因流彘而稱汾王則詩人頌美宣王不宜以是爲稱似當以傳大義爲是又箋云姊妹之子爲甥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疏以箋語爲釋親文蓋以義而言非爾雅有此成文承珙案齊風猗嗟箋亦云姊妹之子曰甥正義以爲釋親文其引孫親亦以爲爾雅

之明義疑爾雅本有此文後以傳寫脫之但猶嗟傳云外孫曰甥則此汾王之甥毛意當爲厲王之外孫而箋則以爲厲王姊妹之子其意不同耳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子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蠻夷

所遍稍稍東遷正義曰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此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知追貊戎狄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蠻貊之邦魯頌淮夷蠻貊是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幷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幷州牧也言追貊爲儉夷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荅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一名豹虎類也曲禮前有摯獸則軹貔貅鄭注貔貅亦摯獸也說文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段注云方言貔陳楚江淮之閒謂之狸云

云此貍也非貔也毛傳尚書傳則皆貔之本義承珙案此說是也其下又云說文豹屬當作貍屬許以貍屬爲貔本義以猛獸爲詩書之貔此則非是說文貔出貉國正用毛傳追貊貢貔皮之義爾雅疏引孫林亦云貔豹屬字林多本說文則許書豹屬必非貍屬之誤竊謂許文當作貔豹屬猛獸也三字即用毛傳出貉國即引詩獻其貔皮以證又引書如虎如貔者以其與虎對文可爲豹屬之證不知貔猛獸三字在引書之後乃脫於上而衍於下耳秋官貊隸掌與獸言可知貊地多獸鄭注謂貊隸征東北夷所獲亦據漢時貊在東北耳

江漢

序云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姜氏廣義曰萄儼云江漢一詩乃召公旋師奏凱之日論功行賞之時所作也按史記於宣王北伐南征事皆失載鄒忠允引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以爲一時並出此不然也用兵次第詩明言之先命尹吉甫征玁狁次命方叔征荊蠻故云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次則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江漢楚界舟師自江漢入知已在平荊楚之後也又次則王親將以伐淮北陳氏塤云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揚州有夷則在淮南陳氏鵬飛云以地理考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按記謂江漢合流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此泥於後來以大別在漢陽爲江漢合流之處而不知古之江漢合處征淮南之夷不言淮浦征淮北不言江漢可知其地隔遠徐夷

在安豐也又林之奇云古者戰兵不出調兵諸侯則常武之整
我六師又將何以解之
淮夷來求箋云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淮夷來
鋪傳鋪病也箋云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正
義曰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鋪病釋詁文彼
鋪作痡音義同承珙案文十二年左傳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
宣十二年傳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此求字之義也傳以鋪爲
痛之假借來鋪者謂來討而病之或疑三章匪疚疚訓病此不
宜言病故以鋪爲陳謂來陳其師旅不知匪疚匪棘承上式辟
四方徹我疆土而言蓋既平淮夷之亂因而闢地治彊恐致病
民故曰匪疚與此病淮夷之義不同也

來旬來宣傳旬徧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王命召虎
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眾國正義曰旬徧釋言文
彼旬作徇音義同毛既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
命也又申鄭云上言經營四方又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
虎大功在此二事今王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旬
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汪氏異義曰傳義亦統上二事來
旬正謂經營四方故訓旬爲徧言悉經營之也上言王命召虎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則于疆于理正經界脩分理而宣布王命
在其中矣傳義殆不可易且旬與營爲字不類聲亦有異箋改
旬爲營蓋以意改耳又釋文云來毛如字鄭音賚陸意謂毛不
以來爲勤與來求來來鋪同然此爲敘功之辭疏從箋申傳得之

業女當勉嗣女祖康公之功也如此解經似較箋爲勝
肇敏戎公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今謀女之事乃有敏
德承珙案爾雅肇謀也郭注以爲未詳失檢此傳耳蘇傳李解
則訓肇爲開呂記嚴緝又改訓始然上句方言嗣康公之功不
應下文言始言開釋文引韓詩云肇長也此似承上召公是似
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爲長不見所出後漢書宋
漢周舉卒後詔令會葬賜錢皆引詩肇敏戎功（功與公同）用錫爾祉
章懷注並用毛傳訓肇爲謀此自謂朝廷圖謀其有敏大之功
故錫以祉福斷非謂其始有此功及長有此功謀功者猶言計
功也謀而錫之故非濫賞傳義不可易也又箋訓戎爲女謂謀
女之事乃有敏德則經文當作肇戎功敏其說尤不可通矣

秬鬯一卣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正義曰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侯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又申鄭云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卽名鬯也知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焦氏補疏曰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鬯與薰蘭並言是爲香草名又引禮緯云鬯草生庭鬯之爲草其來舊矣傳云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爲鬱金草也鄭康成注鬱人云鬱金香草也宜以和鬯注人云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合之此箋皆以鬱爲草名鬯爲酒名蓋以郊特牲云鬱合鬯又周禮鬱人別於鬯人故也因爲通考之雜記云暢臼以椈杵以梧暢卽鬯臼以椈杵擣築之器冠以鬯字則鬯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賚春秋繁露執贄篇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傳以築煮合而鬱之爲鬯亦非以鬯卽是草名正以百

佩俗稱爲香料卽此鬯之遺制也用於祼則和釀酒而沛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被之鬯人泛掌諸鬯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名異以鬯爲香草也謂此草本名爲鬯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則謂草合黍米鬱而成爲鬯此鬯字已兼酒言之故文王傳以祼爲灌鬯旱麓傳以流爲流鬯未嘗不謂酒爲鬯也但鄭注禮必謂和鬱者名秬鬯未和者名秬則不然稽古編曰周禮鬱人鬯人則秬鬯鬯似有未和已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概以未和鬱解之則非是承珙謂不特此也經傳中有單言鬯無單言秬者正以鬯是香草所釀與尋常秬黍釀酒不同言鬯則秬從可知言秬不足以該鬯故也傳云合

而鬱之本不以鬱爲草名鄭人有和鬱鬯之文似謂調和所鬱之鬯鬱者積也幽也竝非以鬱爲草名鬯爲秬酒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香攸服以降神也此指黍與草合釀之酒言之鬱艸者似亦謂所鬱之艸鬱下云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今本築上有爲字似以築爲貫築之名鄭司農鬱人注同皆衍字也觀肆師注築香草煮以爲鬯可知築爲擣築鄭許說皆同毛　然則芳草也三字讀連篆文或重鬱字蓋築煮乃有鬱名非其草本名鬱也其下又云一曰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此則後鄭注所謂鬱金香草者在說文乃別一義似非三代所有惟郊特牲鬱合鬯與蕭合黍稷文同當是以鬱爲草名鬯爲秬黍之酒鄭所用以注禮箋詩者惟依此耳其實草以鬯名取其芬芳條鬯而釀酒故草亦得鬱名因鬯在酒中故酒亦得鬯號義有相成故名多相借從其本則秬爲黑黍鬯爲香草鬱爲築煮之名自當以毛傳爲正也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稽古編曰岐下有周原周之名實昉於此故詩言周所以別於豐鎬也嚴緝以周爲豐不過謂文王作豐當有其廟耳殊不知岐乃王跡所基周之別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況召公采邑亦在岐陽上文錫山土田正岐地也就彼錫命于理尤允承珙案豐有文王廟本馬鄭尚書洛誥嚴說固非無據但詩上文言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常武

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承珙案詩中特立篇名者如雨無正酌賚般之類皆必有意義此詩以常武名篇序者以武不可常故以常德立武事解之可謂善於說經矣范氏補傳云召穆公之意謂德爲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盛美以滿宣王之欲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後之爲詞賦者竊取其義而學者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諫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人之遺意也

又案此序竝不言所伐以經文自明白也詩言率彼淮浦自此徐土明是淮夷徐戎竝有征伐之事淮夷者淮北之夷徐戎者

徐州之戎也實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是在周初已朋比構難
故此詩先言鋪敦淮濆截彼淮浦然後言濯征徐國箋云既服
淮浦又以大征徐國是也鄒忠允謂江漢之淮夷兼指淮南淮
北常武所云淮浦淮濆指所經歷及駐師之地未嘗指淮夷毛
西河力主此說謂以江漢伐淮南之夷常武伐淮北之夷出朱
傳肛說不知江漢疏已言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僖所
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此言是也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此正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境者詩首
章統言南國次章竝言淮徐三章總言徐方猶云冀方謂
徐州境內戎夷皆在其中四章則言伐淮五章則言征徐末章
復總言徐方則徐州之戎夷皆服矣然則宣王此舉先淮夷而
後徐戎其次第歷歷可見葢曰徐土曰徐方者指徐州之境內
言之曰淮浦曰淮濆者專指淮夷曰徐國者專指徐戎也箋疏
已明無庸更爲異說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云南
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
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曰言王命南仲於大祖謂於大
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大師謂命此皇父爲大師毛蓋見其
文煩故以爲二人箋以王命卿士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
不應竝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
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必易傳者
引漢書敘傳述武帝紀世宗煜煜思宏祖業騁谷熙載俊髦

得就業又中鄭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三
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
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
以爲三卿故易傳也陸堂詩學曰鄭箋三農之事皆就其緒字
義增出或云三事乃天地人之事兵家言也高彪之箴曰天有
大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
三事謀則咨詢其義亦迂遠不如據十月兩無正直以三事爲
三卿承珙案周禮祇言三農不言三事以三事爲官爵則詩書
皆有明文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牧謂養民之官則農事就
緒已在其中故傳意尤爲該括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宋吳才老明陳季立以業與作
韻引漢書敘傳述武帝紀世宗煜煜思宏祖業騁谷熙載俊髦

並作又述執文志虞義書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爲證顧氏詩本音謂首二句無韻江氏愼修則謂入聲第四部與第八部無相通之字易林革之賁云玄牛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乃錯與作韻業字不入韻班氏蓋誤讀此詩而強效之承珙案班書孔纂其業下又云纂詩刪書綴禮正樂系大易因史立法乃以藥鐸與業洽等部之字相間遞用豈是誤讀詩音又易林驚屑遷怯如猶見鵲偃示怒腹不敢拒格又桑芳將落隕其黃葉亦以藥鐸葉恰遞用豈皆效詩爲之且首章起二句吳才老以土韻祖父諸家謂是散句無韻然僅止二句此章若業與作非韻則起三句皆散文不得以首章爲例也

匪紹匪遊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云紹緩也王舒安鋪敦淮濆傳濆涯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

謂軍行三十里亦非敖遊也正義曰繹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又申鄭云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詔之爲緩繹文紹徐云鄭人遙反緩也汪氏異義曰鄭讀紹爲弨故訓爲緩然古人設文正不若是之拘吉日既伯既禱一事也而兩言既亦將謂每者一義乎要之傳箋之義皆可通耳承珙案詩中如爰始爰謀謂於是始謀曰止曰時謂止居於是似此文例甚多皆非每者一義毛公善讀經文如式夷式已侯作侯祝之類皆以詩須四字成文不得不兩用助字準此推之江漢之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兩句上二字皆言安似非與匪遊匪舒相對卽謂匪安於遊止匪安亦可匪疚匪棘

以臨敵稽古編曰鋪敦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厚之陳於淮濆鄭讀敦爲屯破字固不可從述毛者亦費力案繹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承珙案說文濆下引詩敦彼淮濆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既云敦彼則必非訓厚可知昭二十三年左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曰敦敦亦頓也越絕書西陵名敦兵城卽頓兵城也毛雖無破字之例或者古字敦有頓義傳意當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未必與鄭異也

徹彼淮浦傳徹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長發海外有徹箋徹整齊也正義曰徹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

承珙案整齊者治亂之謂故王肅釋長發云截然整齊而治也或以截爲阻截謂於淮浦之旁阻遏其奔軼不知上文已云仍執醜虜矣不必復言阻截也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正義曰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天飛翰爲一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又云箋以傳太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眾鳥者也故傳以爲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承珙案小宛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訓翰爲高四月匪鶉匪鳶翰飛戾天箋云翰高此皆承上鳥名言之故當爲高此但云如翰故傳以爲摯鳥蓋如飛者是言凡鳥之飛如翰則於凡鳥之中比其尤摯者爾雅說文皆云翰天雞說文又云一名鷐風鳥部鷐鷐風也爾雅及秦風傳皆云晨風鸇也則此傳所謂摯如翰者當即指此正義以飛翰爲一似不以爲鳥名不知詩中本有此文例斯干如鳥斯革如翬斯飛上句亦通言凡鳥下句則專指五色成章之翬也

瞻印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承上瘵字故箋亦以瘵爲罹憂病之貌不收二句即蟊賊廢居之實謂此輩張設網羅不加收斂前痡新創繼續而起無復平愈之期故靡屆也因謂鄭箋以四句排講非是誤矣

又蟊賊蟊疾猶召旻之蟊賊內訌蟊疾即所謂內訌故箋以害禾稼釋蟊疾正義云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何氏古義乃以蟊賊指小人蟊疾指褒姒虞東議其穿鑿破碎是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顧氏詩本音曰有收二字不入韻孔氏詩聲類曰詩有字自當讀洧爲正惟此一入幽韻猶久字詩皆讀己至易傳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遂有九音圄字詩本讀舁至大招曲屋步櫩宜擾畜止騰駕步游獵春囿止遂有囿音又曰他書韻語亦有用此法者如楚辭遠遊以傳垠然存漢張超誚青衣賦以道侶窕父首女受豎隔句相協皆用此例陸堂詩學謂此章隔句叶韻之法與桑柔同承珙案此章前八句文義則以上四句下八句各自排對用韻又以二二句與五六句三四句與七八句兩相爲協觀經文於有之收之皆言反於奪之說之皆言覆亦可見其四句隔協矣顧氏江氏泥於有當讀洧遂謂有收不韻非也後漢書王符傳潛夫論述赦篇皆作女反脫之此蓋緣上文而誤未必詩本如是耳

爲梟爲鴟箋云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姚氏識名解曰梟亦有鴟名釋鳥云梟鴟郭璞以爲土梟是也然瞻卬明以二者對舉如爲鬼爲域各是一物鄭箋似誤以爲一鳥且梟乃惡鳥非惡聲之鳥也承珙案梟爲不孝鳥之專名與鴟絕異漢時尚使東郡送梟作羹以賜百官鄭豈有不知者鴟則其名甚多互相參錯說文隹部雕雖也此今人所謂鷂鷹莊子所云鴟得腐鼠而嚇者崔部云崔雖屬从隹从艸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又舊下云雖舊舊留也从鳥休聲此即爾雅之怪鴟郭璞謂之鴟鴞舍人注以爲鴞鵂南陽名鉤鶴者爾雅又有鵂鶹鵂鶹崔老鴉皆此類也本草拾遺云鉤鶴入城城空人室室空怪鳥也似鴞有角夜飛晝伏北土有訓狐一物相似是鴞鵂與訓狐爲一訓矣合聲爲鴞疾狐又聲之轉耳鉤鶴爾雅釋文鶴音格說文作雒盧各反語有輕重也今蜀人謂此鳥爲穀轆鳥即鉤雒之轉聲歟總之此鴟乃今人所呼夜貓其頭似貓夜飛其聲若呼若笑箋云惡聲者以其鳥惡故聞者以爲惡聲所以喻褒姒之言無善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傳忮害忒變也箋云自當爲讒譖背即棄柔職涼善背之背謂長舌之婦能窮人以讒窮人忮害轉變之術始則用其譖愬卒乃工相欺違譖始所以爲忮竟背所以爲忒也極至也此其惡豈曰不至乎而王尚曰是何足爲惡上言王維近愛婦人則伊胡爲慝當指王聽用其言不知爲惡下文所以言其能與外政也箋謂褒似自以爲賢恐非經旨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箋云今婦人休其蠶桑織褚之職而與朝廷之事承珙案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休之非禮也此似即以公事爲蠶織之事者然兩句意複不如傳箋爲當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正義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則介當訓爲大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爲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又申鄭云以辭有與奪意爲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承珙案幽王雖不能知大者遠者然未始非其所當知故詩人責以舍爾小雅刺幽王諸詩如雨無正云弗慮弗圖小旻云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皆告以大道遠慮者此詩末云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亦即所謂大且遠者也若夷狄止爲外患何得云舍爾乎說文

逖遠也集韻引說文有詩曰舍爾介逖王氏詩考因之是毛詩用借字許則從正字其義仍同毛傳也

無不克鞏釋文鞏九勇反吳才老叶音古與下祖後爲韻顧氏以爲未詳孔氏聲類曰矦虞本東江之陰聲其偏傍互相出入若竦从束蔟从族从共鎒从后之類故近儒戴氏聲韻考據洪範曰蒙徐仙民音亡鉤反疑東矦二部聲氣交通愚謂戰國策構字悉作講中庸奏假郎嚴假漢書鬼容區郎鬼夷區而此經則實以工聲之字轉而與枸垢同音推之武之卒章著定爾功似亦與上文克開厥後遙相應矣承珙案車攻調與同韻毛詩橫從其畝韓詩作橫由毛詩狃聲之猶漢書作噳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易林衣繡夜游與君相逢除患解惑使君不憂潘岳藉田賦茅與農協東晳勸農賦曹與農協此皆矦幽與東冬相協之證也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斥王旻天亦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以天爲上天爲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蟊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遑敖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上帝不同義亦然也李氏集解謂

毛鄭以天斥王爲自生風波後儒多從之謂天卽指上天爲無所歸咎之辭承珙案韓詩外傳云威有三術道德之威存乎眾心察察之威存乎危弱狂妄之威存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引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據此正以威爲人君之所爲則韓詩亦必以此旻天爲斥王鄭義蓋本於韓也

蟊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正義曰訌潰釋言文箋申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致潰敗故爾雅以訌爲潰承珙案抑實虹小子傳虹潰也今爾雅釋言亦作虹釋文云顧本作訌李本作降蓋抑箋虹乃借字此訌則正字潰與讀同說文訌讀也从言工聲詩曰蟊賊內訌讀止也段注云中止者自中而止猶云內亂承珙謂止不可爲亂止者陷也陷穽所以止物者中止猶言內陷也蟊賊在內爲陷害則讀亦得有潰敗之義故傳卽訓爲潰箋乃以相陷入申其義也

昏椓靡共傳椓夭椓也箋云昏椓皆奄人也昏椓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官共其職事者正義曰傳義亦以椓爲去陰但以正月云天夭是椓夭謂夭殺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稽古編曰幽王時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卽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施妖試幸措亦非寺人也其寺

說文口部之呰當此部之呰考說文呰苛也苛與訶同卽詆訶之訶鄭注喪服四制云口毀曰呰此呰自爲詆毀之義若此部呰窳也乃詩詆訾之字史記漢書皆有呰窳偷生之義正與爾雅毛傳合也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蕢蕢茂貌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草不潰茂故曰潰爲遂又申鄭云潰茂連文以潰爲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蕢如易泰卦拔茅以蕢之字蕢是茂盛之貌也承琪案此及小旻傳皆訓潰爲遂蓋潰者敗也遂者成也以潰爲遂猶之以亂爲治又潰遂亦疊韻爲訓也疏述傳訓草不得申遂盛茂則潰茂正可連文不必破字爲蕢韓詩外傳云如歲之旱草莫不潰茂然天勃然興文義莫當爲草字之誤

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者相其文義莫當爲草字之誤近輯三家詩者或竟引作莫字誤矣

召旻第四章顧氏以爲無韻孔氏詮類云詩幽與之通者人見召旻茂止其一也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首亦勘止韻之通戚氏證讀云漢書敘傳侯王之祉祚及孫子公族蕃茲枝葉碩茂魏武帝觀滄海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皆此音也顧氏以爲無韻未詳音變承琪案末章舊與里協亦之幽通之例也

雜昔之富不如時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雜今之疾不如茲傳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王氏總聞云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

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蘇傳李解則云昔時富樂未有如是之貧困今世疲病亦未有如是之甚者案王氏所言以今之疢爲昔之疢顯與經文乖異蘇氏李氏則以昔富今疢汎指人民又與下文不融王氏釋詞曰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是也不如茲如此也言昔者賢人之富如是今則賢人之疢如此也此皆因箋訓茲爲此以此爲古昔明王於義未安耳承珙謂如時如茲猶言如是也維昔之富乃富所當富不見如是之富小人也維今之疢則疢所不當疢不料如是之疢賢人也此二句專主賢人下文彼疏斯粹胡不自替則言小人之有富而無疢耳

彼疏斯粹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粹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粹正義曰以疏粹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椓之黨食精也汪氏異義曰下言胡不自替單指小人彼疏斯粹與不聯貫不宜分指傳說爲是承珙案傳意以斯爲今正對上文言昔時富賢者此言今時富小人也或以斯爲語詞斯猶乃也斯干乃安斯寢卽乃安乃寢猶下文乃寢乃興也若謂對彼爲此則詩中如彼路斯何又豈得以文稱彼此有相形之勢乎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顧氏以爲無韻潛研堂答問曰離騷替與遷韻古人讀遷如洗則替亦當讀他因切陸氏毛詩證讀曰引召康公也陸堂詩學曰蘇傳以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既誤以周召之地

協谷風之嵬正與本章菱怨相韻更不必與上章協且以後章之首合前章之尾爲一韻究屬牽強考爾雅烝塵也說文扔因也皆疊韻爲訓說文郁讀若浥語語仍舊貫當讀仍爲仍莊子恆民釋文一作順民周禮匠師卽匠乘而稍人注云匠讀與維禹敶之敶同以詩言之如文王躬與天韻天古音鐵鄰切小雅之室家溱溱與魯頌之烝徒增增皆爲眾盛之義鄭風之溱洧亦作溱洧此皆眞諄等部與蒸登部相通之跡然則頻字仍以本章自韻爲正上章隔協之說恐未足據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陸堂詩學曰蘇傳以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既誤以周召之地

爲周召之人又以辟國百里指君奭之分陝與三分服事之義
戾矣鄭箋開其端蘇氏承其誤廬陵東萊俱不及辨不知詩人
本旨近舉先王中興之業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
于南海云云以見父何其盛子何其衰極得覺悟昏主之法若
謂受命必屬文武宣王之德召伯之功則此詩召公亦當指召穆
公下文哀今之人不尚有舊幽王去宣王中興未遠故因言召
穆公而欲王圖任舊人若文武之去幽王遠矣安得復言有舊
乎

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箋云言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者今
作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臧氏玉林曰關雎正義

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
此詩上句五字下句四字較孔所據本共少三字而正義反無
考然玩箋義是經本不止召公一人言謂有如召公之賢臣正
多審此知本有之臣二字又序云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
承經文有如召公之臣爲說當從關雎正義所引補正承琪案
成伯璵毛詩指說論詩六言者所引與關雎疏同是古本當作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若本篇序下正義引卒章有如
召公或傳寫脫之臣二字章末疏云辟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
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宻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觀此亦可
知孔所見本辟國之上有之臣二字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終

陽湖趙　震初校
益陽蔡　芳覆校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云成洛邑居攝五年時稽古編曰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爲一事東萊非之而據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以爲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與清廟祀文王爲一事按洛誥所謂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爲封魯而祭非爲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專祭文王東萊引以爲據恐與序未必合承珙案東萊說本李解近戴氏詩考正亦據洛誥以爲是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王氏經義述聞從之謂不顯不承卽丕顯丕承爲兼祭文武之證承珙謂逸周書明堂解亦云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然則五年成洛邑六年朝諸侯正與此序相合至以清廟爲祀文王則王褒蔡邕皆同序義尚書大傳云清廟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德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正義曰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承珙案正義又引尚書大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方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爲諸侯者義得兩通然如箋說則肅雝屬周公顯相又屬諸侯一句之中文義乖隔當以

鄭注大傳爲正范氏補傳曰文王在宮廟曰肅雝顯相在清廟
亦曰肅雝所謂秉文之德也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
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正義曰此奔走在廟非惟一時之
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又申鄭云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
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
駿疾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承珙案傳以駿
爲長對下無射言之不厭是長久之事故知傳勝於箋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
矣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
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此傳以不顯

不承爲文王之德箋則指助祭者正義右箋承珙案詩頌文王
當是美文之德禮記大傳引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注以
不顯不承爲文王之德彼疏謂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然
下篇即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不顯不承爲美文王固
當以傳義爲優也
顧氏詩本音云清廟一章無韻維天之命或可以命純收篤爲
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孔氏詩聲類曰周頌韻法與風
雅稍異後人多不能讀開首清廟一篇遽謂之無韻今以古音
校之上半章首二句不入韻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相爲韻下
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對越在天無射於人首尾相爲韻德古
音置故可與士協本經嘉樂君子顯顯令德非韻之灼然者乎
又云維天之命篇篤與收韻篤與篤箋等字俱諧竹聲竹古蓋
讀如呪又云維清典與禋韻新臺正義曰膳與珍古今字故儀
禮注膳古文作珍據此則從典之字讀當與參同承珙案孔說
皆是也

維天之命

序云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
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
制禮作樂承珙案此箋實本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
極而美周之禮也一語大平之事孰有大于禮樂者以周禮爲
天命之精致大平之具此實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孟仲子所親

受於孟子者毛公去古最近故首引此說鄭君明於授受源流
所以暢申其義後儒或謂詩中未見告大平意或謂天命無極
不應徒以制禮當之皆迂論也
於穆不已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已
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
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承珙案孟仲子曰天命無
極無極卽不已之義其稱詩不似者說文吕从反已侶从人已
聲故以已侶三字古通廣雅已似也斯干箋云似讀如已午之
已皆以字同故雖異讀而無異義孔疏謂文無不似之義蓋疑
不似乃別有解說誤矣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假嘉溢慎收聚也箋云溢盈溢之言也

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正義曰昭傳者以下句卽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承琪案假左傳襄二十七作何說文作誄溢左傳作恤說文作謚引見廣韻誄說文訓嘉善也與毛合益誄者正字假者借字何則聲之誤也爾雅溢慎謚皆訓靜溢又訓慎尚書維刑之恤今文作謚是溢謚恤古字通說文引詩謚爲正字恤溢皆借字也至毛公訓溢爲慎者謂以嘉美之道戒慎我子孫詩言及子孫多云孫繩繩今傳繩繩戒慎也柳子孫繩繩箋云戒也子孫因而收聚之以制爲法度正所以繩其祖武也兩句文義亦未始非上下相承耳鄭箋近於望文生義釋文謂王肅及崔申毛又以慎爲順然爾雅溢訓慎不訓順王崔所據毛詩殆字誤歟

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釋文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校勘記曰正義本與釋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琪案信南山傳以曾孫爲成王彼疏以爲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故詩人特異其號此則不必泥於對曾祖始稱曾孫如曲禮天子外事稱嗣王某諸侯外事稱曾孫某是曾孫猶言嗣孫故左傳剽聵告文王康叔稱曾孫而此詩成王告文王亦稱曾孫毛云成王能厚之者謂成王能大順文王之意以厚其子孫箋申傳意更推及後王而曰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蓋亦以曾孫

維清奏象舞

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承琪案象爲文王之樂舞見於左傳賈服二注皆同見史記集解及本詩正義鄭謂武王所制者蓋子三辨篇云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此可見文王樂名象故武王大武亦名象矣惟武王之

作象舞所以象文王之武功其時似但有舞耳考古人制樂聲容固宜兼備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夏濩武卽能分別其德政必是但觀其容未聞其曲所以爲聰明才博若如左疏謂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則已明知爲何代之舞而作此讚歎不足爲異矣知此則武王制象舞時殆未必有詩成王周公乃作維清以爲象舞之節歌以奏之故序云維清奏象舞周禮樂師賈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者是也此疏謂詩人覩奏象舞於廟乃述爲此歌則豈象舞又別有曲而維清非象舞之樂章鄒誤矣至周頌序言奏者惟此及武序云奏大武也可見頌篇惟此二詩有歌有舞維清象文王之武功武象武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象武序不

言象者正義云序者於維清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若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鄭注概以象爲周頌之武然記文管象之下又別云舞大武舞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當即此文王之象詩疏推鄭意以禮記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象是維清則與清廟皆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然嚴緝云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承珙謂周禮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是下管爲奏樂之一節本不專爲舞曲而作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管象者謂以管吹維清之詩如儀禮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耳其奏象舞則亦以管吹維清以爲之節記言管象者是以維清爲管詩如小雅之笙詩序言奏象舞者是即以維清爲舞曲矣若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武夏籥序與亦當以象爲文王之樂與上升堂歌清廟對曰武曰夏即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鄭注亦以象爲大武非是

詩序辨說謂詩中未見象武之意故泛指爲祭文王之詩不知維清之奏象舞即禮記下管象一語可以斷之周頌清廟三篇與國風二雅之首各三篇者相同儀禮歌關雎葛覃卷耳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國語歌文王大明緜又左傳歌文王之三此風雅之首三篇連奏者也他如金奏肆夏之三歌鹿鳴三文王之三篇連奏凡正風正雅列在樂章者皆然則禮記每言升歌必言下管象自是周頌開章三篇連奏之義不言維天之命維清二者舉首尾以該中間但清廟以瑟歌于堂上維天之命爲象舞之曲篇其歌之亦必在堂上獨言下管象者以維清又爲象舞之曲或不歌而管則在堂下耳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稽古編曰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于緯書耳既以祭天非文王事勢必以肇禋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中隔肇禋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闕文則何如仍以肇禋屬文王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承珙案此肇禋與生民肇祀正同彼傳謂后稷始歸郊祀則此傳肇始禋祀亦當指文王言後儒以文王三分服事不應祀天爲疑則禋祀不過指出師類禡之事古者征伐無道因事告神不必定是祭天詩意謂文王始行禋祀有此武功以至于今永清大定聿觀厥成則文王之典誠足爲周家之吉祥矣如此則文義一貫不必疑有闕文若以肇禋爲宗祀文王之始則與迄用有成不相承接矣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釋文祺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

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禎經義雜記曰案爾雅祺祥也祺吉也釋文祺音其下同是爾雅無有作禎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葢卽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說文禎祥也崔葢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段懋堂云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承珙案崔靈恩所據者是毛詩古本作禎徐邈所云作禎之本亦當是毛詩也正義引某氏稱詩維周之祺考爾雅某氏注引詩如妃嫄也引天立厥妃嫄之本亦當是毛詩也正義引某氏厚也引俾爾亹厚咽息也引民之攸咽之類皆與毛異字葢多出於三家此詩亦或三家作祺毛詩自作禎耳未必由崔注改易取韻也

烈文

序云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蘇傳謂武王崩成王踰年卽位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卽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葢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卽政亦非復其位葢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卽政卽政非卽位也承珙案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此則鄭意本未嘗以周公果居天子之位故復子明辟洛誥雖有明文而漢儒所謂居攝者自皆言攝政至復辟卽歸政非歸位其義甚明詩疏則謂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卽政但此篇敕戒諸侯用賞罰以爲已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後年之事也詩譜疏又引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此與洛誥王在新邑烝釋文鄭讀烝絕句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者其事正合但詩疏謂烈文言卽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洛誥祭文武是告封周公二禮必不得同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卽敕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今案經文錫茲祉福傳以爲文王錫之篇末前王傳以爲武王箋亦但言祭于祖考竊意洛誥王在新邑烝乃是徧祭羣廟其下祭歲云云乃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已嗣位并敕諸侯至告周公其後特因事類告竝非別爲一祭故烈文序祇言卽政助祭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正義曰毛以辟公之下卽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周創業之主此經文亦祇言文武耳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光文百辟卿士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鄭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承珙案錫福之文與辟公相屬若以爲天錫文王則文義乖隔載見云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二語正與此同彼箋云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則此篇當以傳義爲是白虎通義瑞贄篇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

京師受法度也此雖指武王錫福與毛稍異然亦謂王錫諸侯不言天錫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箋云惠愛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正義曰傳以錫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承珙案疏泥於惠我字不當我諸侯故申箋以爲成王自我則錫福自爲天錫文武以福子孫保之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汪氏異義曰箋以辟公兼指卿士序云諸侯助祭不言卿士經言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與下念茲戎功文勢緊相承接不得以念茲二句爲戒卿士則傳以辟公唯指諸侯是也承珙案載見亦云烈文辟公序亦祇言諸侯不及卿士

雖相維辟公包注論語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冊疏謂與毛同箋於諸言辟公皆分卿士與諸侯此疏謂月令百辟是卿士之總稱此詩辟公下有爾邦百辟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爲二然假樂云百辟卿士箋以百辟爲幾內諸侯卿士爲卿之有事彼疏謂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爲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然則同一百辟忽兼卿士忽不兼卿士未免自亂其例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傳競彊訓道也箋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釋文道音導承珙案左傳哀二十六年引詩訓作順箋云順其所爲更不言訓當爲順似經文本作順即或毛本作訓傳釋訓爲道亦以訓順字

蓋靡顯皆有繫綴之義引申之爲羈靡爲罪羈靡（羈字省作累）故傳訓

通廣雅訓順也洪範于帝其訓之傳云訓敘此訓是訓是行史記皆作順大雅抑四方其訓之傳云訓導也從貢川理謂傳以訓卽順字故又釋爲順導之導說文順理也從貢川理謂循其條理卽順導之意箋知傳以訓爲順釋順爲導故直易訓作順以申其義耳

天作

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密正義曰天作詩者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成王之世時祭所及惟親廟與大祖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惟斥后稷耳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之事故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此傳

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箋云諸盩至不密者於時並爲毀廟惟祫乃及之時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祫祭若然作序者言祫于大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承瑮案此疏據祭法天子五廟幷二祧爲七與王制禮器曾于問穀梁傳及大戴禮三本篇荀卿子禮論之言皆合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周官爲周公所作在成王之時則自大王以下爲四親廟諸盩亞圉爲二祧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皆先王諸盩亞圉則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正義曰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陳碩甫曰安當爲大字之誤箋曰能尊大之疏曰長

大此天所生箋疏不誤晉語叔詹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此毛傳所據之本承琪案天作高山猶大雅言帝省其山箋云帝作邦作對箋云作爲也天爲配謂爲生明君也皆天命興周之意詩無達詁詞在此而意在彼本不必泥於天之生山與生萬物卽以詞論亦當從毛謂天所生於高山者大王能大之荀子王制篇歷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引詩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此亦謂天生萬物王者能用之故毛傳云然若如疏說則高山終古如是大王又何能尊大之乃斤斤於興雲雨利萬物爲尊大非秩祀之而尊大疏駁韋昭說此所謂以辭害志者也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彼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夢溪筆談云朱子傳作彼岨者岐朱子云後漢書岨但作徂注引辭君章句訓徂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末復注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昌黎岐山操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困學紀聞曰筆談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詩經小學曰西南夷傳朱輔上疏引詩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辭君韓詩章句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僻而人不難阻僻二字辭君先經反言以釋夷

曰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外傳兩岐字近本皆作政字誤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是此詩義詞句讀韓與毛鄭無不同也

子孫保之虞東學詩云末句不入韻臧氏證讀曰此單句結與良耜續古之人同承琪案上文荒康行固相爲韻然末句之字亦可與荒之康之兩之字爲韻

昊天有成命

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於此無箋正義悉用鄭君注禮之說謂此於南郊祭神州之地祇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春官大司樂圜丘祀天神方丘祭地祇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必

非彼也承琪案此疏蓋因箋釋昊天有成命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故主此詩爲祀天南郊祭地北郊以后稷配之與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以帝嚳配者異然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此詩首言昊天有成命之詩但言天眷有周文武受命頌天地即以頌舉天实知其非冬至圜丘之祭王肅難鄭謂郊與圜丘爲一地一祭固與諸經皆不合孔疏又過泥鄭注謂圜丘必不可稱郊亦非是祭法以禘與郊對又禘在郊上故鄭以禘爲圜丘祀天郊爲南郊祀天若散文則圜丘亦可稱郊諸書惟周禮有圜丘之名其他經傳言郊者未必皆指夏正南郊絕不及冬至圜丘之祭也周禮爲制度而言故但稱圜丘方丘而不言郊以其祭本不名郊也以丘亦在郊故通謂之郊耳祭法禘郊祖宗爲四大祭之名自有虞氏已然周人每歲祭天惟圜丘方丘以嚳配南郊非郊以后稷配明堂以文武配此爲最大之典而周頌皆有其詩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是也生民傳曰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是明以帝嚳爲周人世系所從出之祖惟始封之祖斷自后稷故周人立廟至稷而止而帝嚳無廟惟祀天圜丘以嚳配之姜嫄見於雅而帝嚳之祀見於頌然後周家一代大典始備而後人謂后稷無父姜嫄無夫之疑可釋不然圜丘方丘二至大祀不宜周頌絕無樂歌也至序言郊而不言丘者丘通於郊且詩言天而不言地者地統於天也舜典類于上帝不言祭地伯禮祀昊天不言祭地中庸郊社所以事上帝亦不言地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也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國語文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爲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箋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承琪案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之釋此詩故訓最詳其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

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省寬也密審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密審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之爲讓德而以始於德讓爲成王成王王字依詩疏引增則所言成王即二后竝非指成王誦甚明鄭賈唐固皆如此解非韋昭一人獨從毛說也惟賈子新書禮容篇雖亦引叔向語而與國語大異以此成王爲文王孫武王子孔疏所云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益即用新書之說然新書云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訓命爲制令基又爲勢義皆未安又以成王時九州四荒致貢賦以祀文武故曰二后受之則與首句文義不貫益其時詩未萌芽羣言滂亂賈

生雜述所聞恐未足爲據耳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汪氏異義曰此篇傳依周語爲義箋據爾雅破廣固之訓案周語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則以廣爲光以固爲故非其義矣承珙案國語訓熙爲廣當本是以光與廣聲同字通古人光字兼有廣義爾雅釋詁緝熙光也而釋言又云桄充也孫炎本桄亦作光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作橫被四表橫被即廣被也栝子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作流澤光可知光廣聲同通用傳於文王篇訓緝熙爲光明而此獨從國語訓熙爲廣者毛公深明通借之故知國語之廣亦光也故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又云光廣也正以二字互相轉注而其義皆同若用漢人訓詁法當云熙光之廣也毛時文尚簡奧耳後漢人已不明此故訓故韋注國語引鄭及虞翻皆必破廣爲光矣若以國語廣厚其心不得作光厚不知光厚者猶光明正大之謂於文義本無害也至國語訓肆爲固亦是以固爲故借但故非是故之故爾雅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邵氏正義云治與始同始即故也古故則以聲爲義然則肆訓故者故當讀如孟子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有因其故然之意此所以與治古同訓非徒

爲申上之詞下文肆故今也則當如毛讀肆遂故今也句不當如郭注以肆與故竝訓爲今此肆乃申上語詞耳國語以固和之謂順其固然所以爲和猶孟子云故者以利爲本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國語又云終於固和毛亦假固爲故竝非堅固之謂後人疑固爲堅義固和二字不辭故多從鄭解爲是故然使國語果以固爲承上之詞而曰以故和之又曰終於故和則更不辭矣

此篇顧氏江氏孔氏諸家皆以爲無韻惟張氏詩貫云命轉音芒與康叶靖與心叶承珙案此亦非是毛詩韻勉韓詩作密勿是宥密之密可轉讀黽正與首句命末句靖相爲韻也

我將

序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案此序言祀文王于明堂則正義引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者其證確矣但或謂明堂即文王之廟不知明堂既爲配帝之所不可饗於國中故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遠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爲國南七里雖遠近不同皆與王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謂明堂在國之陽者合但鄭謂明堂爲大饗五帝而不及昊天疏家據周禮祀天旅上帝爲別不知帝卽天也此詩首言維天其右之末云畏天之威祇言天而不言帝何得云明堂之享但有五帝而無昊天乎孝經所分配天配上帝者南郊專祀昊天明堂兼及五帝耳至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謂祖宗通言耳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子明堂以配上帝此鄭意恐

人見文王忽宗忽祖疑祭法與孝經異故爲此注謂此祖宗乃明堂祭祀之名祭法之祖文王猶孝經之宗祀文王也但孝經所言乃武王初有天下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之事樂記所謂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孝經曰周公其人者禮雖行於武王而實制於周公周公以后稷既配天南郊而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故復制爲明堂配天之禮以彰嚴父之義此在當時祇以文王一人配帝（韋昭注魯語謂周初雖祖后稷宗文王非是）雖祖宗可以通稱然文王於武王爲父故孔子但言宗祀文王耳至武王既沒則定爲雙配祖文宗武一代之制祭法所言是也此詩但言文王亦當同孝經之言爲周公相武伐紂後宗祀文王之樂歌疏謂詩主說文王故序者順經爲詞此殊不然天作經文無先公而序言

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經文無地而序言郊祀天地如果此詩有武王配帝序當言祀文武於明堂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臧氏經義雜記云當本作維牛維羊與享韻非牛與右韻明監注疏本箋中作牛羊後改爲羊牛今箋牛字尚宛然存羊字之跡正義惟釋經一處言維是肥羊維是肥牛其釋序釋箋皆牛羊連文先牛而後羊周禮羊人疏引詩維牛維羊隋書宇文愷傳引詩亦作維牛維羊知唐以前本皆然開成石經始誤作維羊維牛也承珙案隋書禮儀志載梁天監十年議曹朱异議明堂牲牢云我將詩有維羊維牛之說此又與宇文所引不同疑經文或有二本無容執一爲信但後來詩緝詩故等見維羊文

在維牛之上遂據周禮膳積共羊牲後鄭注以積爲積柴因謂祭天用羊實柴先柴而後獻故先羊後牛然詩疏謂祭天用騂犢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配者與天異饌當用太牢羊人膳積共羊牲彼膳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爲槱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周禮賈疏云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維牛維羊維天其佑之彼亦據日月以下爲配者也二疏所辨已確不必鑿爲之說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於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正義曰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於嘏字說文王故序者順經爲詞此殊不然天作經文無先公而序言

皆訓爲大此假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曰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純佑助而歆饗之又申鄭云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言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忘爲謀之故以靖爲治承琪案此疏述鄭以儀式刑三字一義未免複沓大雅儀刑文王傳云刑法而議字無訓箋云儀法文王之事似亦以儀法爲一義禮記緇衣引詩義刑文王注云儀法文王之德與詩箋同惟昭六年左傳引詩儀刑文王疏引服虔儀善也刑法也又引詩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疏引服虔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考服解皆用毛義王肅即本之服其說實勝於箋至王申毛以右饗爲天大右助文王而歆饗之箋以右饗爲不待言矣亦當以王肅申毛爲是

右饗屬文王嚴緝云維天惠民維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助而歆饗我祭矣承琪謂其右既右語勢相承則右饗自應屬天天之右饗文王即右饗其子孫天既右饗則文王右饗不待言矣亦當以王肅申毛爲是

此篇之韻或以牛音疑右音以牛與右韻方與饗韻末三句夜轉音豫保讀若補或以末三句爲無韻承琪案此詩上七句當以享羊方饗爲一韻末三句合全章三之字亦可相爲韻也

時邁

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及傳所說非也承琪

案後漢書李固傳引周詩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于內而應于外者也注引韓詩薛君傳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據此是韓詩以時邁爲成王巡守白虎通蓋用韓說也然逸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有維十有三祀王在管之文與竹書紀年武王克商命監殷遂狩于管之文合又度邑解云我南望過于三塗北望過于有嶽丕顯瞻過于河宛瞻過于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相近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即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者其下文云車甲鮮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正與此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語勢相承則右饗自應屬天天之右饗文王即右饗其子孫天既右饗則文王合然則時邁雖作於周公要爲頌武王克殷後巡守諸矦之事甚明班固謂武王不巡守妄矣

懷柔百神傳懷來柔安釋文柔如字本亦作濡正義曰釋詁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濡柔是也段懋堂據宋書樂志明堂登歌有懷濡上靈語因謂六朝時詩本作懷濡百神當從集注爲是承琪案荀子禮論篇淮南子泰族訓引詩俱作懷柔則作柔之本較古陸氏以濡爲亦作孔氏以作柔爲是當矣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承琪案墨子兼愛中篇云昔

者武王將事泰山隧然則武王既定天下後有巡守至岱宗之事故毛以高嶽爲岱宗箋云王行巡守至方嶽之下則以巡守之禮理兼四嶽故不專指岱宗耳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傳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儀禮大射儀公升卽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歟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疏云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後鄭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

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亡與彼注同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兩解之承珙案毛於肆字無傳但云夏大也所謂大者不明何指以思文陳常于時夏證之彼云陳則此肆自當訓陳彼上云無此疆爾界下云陳常于時夏則夏似當爲諸夏之夏言來牟來麰無疆界之殊所以陳其常久之功於是諸夏則此肆于時夏亦當謂武王求美德之士使之在位陳其功於是諸夏故傳以夏爲大箋於此及思文皆以下皆頌成康豈成康功德遠過武王耶且文武皆受命開基之主祀文王有詩何祀武王獨無詩乎夫不顯成康猶雝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謚爲言也康矦見于易盤矦見于禮盤王見于大誥平王見于風元王武王見于頌成王見于酒誥及下武此詩所云成康其類同耳承珙案漢稱文景周曰成康後人言之則可若作爲樂歌昭告祖宗而以父子兩世合併稱之如史策記贊之詞有是文義乎且下文自彼成康傳謂用彼成安之仁詩之後豈有詩未終篇而卽曰陳於此以爲夏者至九夏之

道故可言彼若明明祭成王康王之詩而曰自彼可乎鹽鐵論
論菑篇曰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
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此雖連文王言之然可見詩中無成康
事是時毛詩未盛而引詩作解如此疑三家說與毛同不獨蔡
氏獨斷合於毛序也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正義曰喤喤將將
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承珙案
毛以將將訓集者釋詁將大也詩將字傳多訓大此將將亦盛
大之意廣雅鏘鏘盛也閟宮疏引王肅云將將美盛此則謂磬
筦之聲繁盛故傳訓爲集喤喤亦聲之大者故說文引詩作鍠
以爲鐘聲傳於喤喤言和將將言集互文見義耳說文足部蹡
行貌从足將聲詩曰管磬蹡蹡此或三家詩異字許引之以明
假借或即引毛詩磬管將將以比方蹡字之音傳寫者因篆文
而并改所引詩爲蹡蹡要之行皃之訓必不當用於磬筦大抵
將將爲磬筦之聲本無正字故多通借荀子富國篇引作瑲瑲
風俗通聲音作鎗鎗漢書禮樂志又作鏘鏘是也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順禮閑習
自重難也或謂傳難當讀爲儺說文儺行有節度也此傳釋反
反爲難謂威儀安詳而有節度箋云順習亦安詳有節度意正
義讀爲重難失之承珙案賓之初筵威儀反反傳云反反言重
愼也說文反覆也凡言反覆者皆重愼之意故此傳又以反反
爲難正義釋爲重難重難猶重愼也釋文難字無音亦讀爲難
易之難耳箋云順習者順與馴同馴習正反覆重難之意乃所
以申傳也潛夫論正列篇引作威儀板板當亦謂重難也竊之
初筵釋文引韓詩作威儀昄昄音蒲板反善貌彼泛言之故但
云善貌毛傳切言之故一曰重愼一曰難耳

思文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傳極中也箋云立當作粒烝衆也昔堯遭
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
無不于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正義曰傳不解立但毛無破
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宊爲存立衆民也承珙案箋據舜典破
立作粒其義自通然成十六年左傳申叔時曰德以施惠刑以
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據此似詩言立民不專指粒
食一事故申毛當言爲生民立命則所包者廣且與傳訓極爲
中意更親切也

貽我來牟傳牟麥段氏玉裁堂曰傳牟上脫來字當作來牟麥承
珙案古人祇稱麥爲牟累言之則曰牟麥詩稱來牟者乃專因
周人有烏銜之瑞謂此瑞麥爲來牟是來本非麥之通名故傳
不釋來字箋乃申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干舟出涘以燎
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是鄭亦不以

來爲麰名矣傳雖不言瑞麰然生民誕降嘉種傳云天降嘉種此則下文云帝命率育故傳不言自天來耳今文泰誓在漢雖後出然毛在未焚書前未必不見也或謂詩頌不及武王似不宜及赤烏之瑞不知箋云書說烏以穀俱來言穀紀后稷之德故正義曰此言來牟彼云穀至交相證明其事同也總之此詩來牟下言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則來牟確爲周家瑞麰自天而來故有是稱漢書劉向傳引詩飴我釐麰云釐麰麰也始自天降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麰皆此意也但麰之爲穀始於上世非至周初始有故傳第訓牟爲麰孟子亦但言麰麥在當時本不分大麥小麥廣雅麰小麥麰大麥趙注孟子麰麥大麥乃後人所分耳說文來周所受瑞麰來麰二麥一耑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案許書此條似有脫誤據其所云是先有來麰之象形而後有行來之取義則夫虞書有帝曰來禹之文易卦有小往大來之繇皆在周受瑞麰以前何以解之故必如傳箋第以牟爲麰名因與赤烏俱來而謂之來牟斯爲通義耳

無此疆爾界箋云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段云釋文介音界大也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承珙案此謂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必謂箋經界之界乃自爲解義之詞非經中介字大有天下乃釋經中之介則是經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終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涇 胡承珙撰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高誘注呂覽云保介副也承珙案釋詁介右也右卽副貳之意高以保介爲副當亦指車右謂其輔君耕藉但高渾言之鄭注禮記以保爲衣介爲甲切言之耳後儒疑車右不過勇力之士與農事無涉故用高注以副爲農官之副不知古者士大夫皆嫻於射御故君之御及車右皆以大夫爲之初非別有甲士此詩敕保介者爲農官之正乎但此詩爲廟遣諸侯不忘農事以保介預於勸農故託以爲詞必如正義謂不戒諸侯何以不嫌太斥乎

自是呼諸侯之車右而告之則保介卽月令之保介無疑若農官則詩中每言田畯不謂之保介況又以爲農官之副將以何以爲久多銍艾揆之文義似當同毛於鄭耳

正義云鎛鋤當是鋤器但諸文或以耨卽鋤與鎛爲二物然皆所易未能審之案齊語挾其槍刈耨鎛似鎛與耨同類古器變以芸苗亦小異大同耳至銍毛但訓穫鄭云必多銍艾似本不以爲田器陸孔皆引釋名說文以銍爲穫禾之器然說文銍穫禾短鎌捋穫禾聲二字迥殊良耜穫之捋捋釋訓作銍銍是聲同通借此傳蓋亦以銍爲捋之假借生民疏引鄭注尚書二百里銍云銍謂刈穗去藁也亦是以銍爲捋借耳又箋訓奄爲久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奄同也毛於敎競之傳以奄爲同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承珙謂王訓同者蓋顧上衆人爲義然詩言錢鎛是方趣其耕耘則其穫尚爲時日故箋以爲久多銍艾揆之文義似當同毛於鄭耳

江氏古韻標準曰此篇韻不分明如何新畬似與來咨來茹遙韻虞東學詩從顧氏詩本音以茹畬帝艾四韻爲長謂工公求年年人各爲韻承珙案顧說是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迪釋文引傳亦作嘻和也正義曰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是正義本傳作嘻敕也承珙案噫嘻之文在成王之上若如正義謂噫嘻猶上篇嗟嗟故毛以爲敕彼敕臣工保介此豈敕王乎若謂成王事者嗟歎而有所戒敕則經文當云成王噫嘻矣攷說文無嘻字言部譆痛也又詼可惡之詈一曰詼然春

秋傳曰詼詼出出今左傳作譆譆出出是詼譆字通又口部唉
膺也與言部詼然作詼然也同義方言欸譻然也廣雅欸譻然
膺也是詼唉欸三字皆膺聲之詞此傳云嘻和者說文和相應
也蓋以噫爲歎而嘻和之故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詩嘻
字疑卽譆之假借噫嘻雖歎聲要是有美有惡此經當是歎美
成王事者之能勸農重穀耳

既昭假爾箋云假至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
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戴氏攻正曰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
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
曰假爾之言此也虞東學詩曰烝民言昭假于下商頌言昭假
遲遲皆事天也承珙案烝民商頌之昭假毛皆無傳惟雲漢昭
假無贏傳假至也王肅以爲昭其至誠此詩序云祈穀上帝則
昭假當言事天謂能成是王事者既昭其至誠以祈禱於帝矣
然後率農播種而使之盡力焉爾字毛無傳箋云已著至矣蓋
卽以爾爲矣毛意亦當然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
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
望也正義曰毛以所在皆有公田之閒亦當民所耕

而謂八句祇兩韻承珙案王氏總聞已以爾與里協穀居候切與
耦協此說亦通

振鷺

振鷺于飛傳興也振振羣飛貌或謂此詩但言振未嘗言振振
且既曰于飛不當先言羣飛故嚴緝引錢氏祇以爲自振其羽

而已承珙案詩中一字而傳以疊字訓釋者甚多此振鷺卽與魯頌之振振鷺同振振者盛也在鳥則羣飛爲盛貌故以振振爲羣飛貌耳若玉篇別出鷖字以鷺鷺爲名劉淵林蜀都賦注亦以鷖鷺爲鳥名此則後人所加不然明矣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正義曰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向彼耳無取于西之義也承珙案靈臺傳云水旋丘如璧曰辟雝以節觀是辟雝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水經注釋漁陽郡雝奴縣曰四方有水爲雝不流爲奴雝奴縣之雝爲澤故辟雝又謂之澤宮單言之或曰雝如周厖敦王在雝位格廟或曰澤如周禮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及禮記王立于澤必先習射于澤皆是靈臺言辟雍故傳以水旋如璧釋之此經但言雝故傳亦祇訓爲澤其云鷺白鳥也蓋卽謂靈臺之白鳥是傳意以雝爲辟雝澤卽辟雝之澤不釋西字者豈古稱西雝猶言東膠東序人所易曉歟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辭君章句曰西雝文王之雝也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雝自當在西郊此箋云西雝之澤者蓋亦以爲文王之辟雝正義以爲泛言川澤無取於西失傳箋之旨矣

豐年

序云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此序及傳不明指所報之神正義申箋云言烝畀祖妣則是祭于祖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于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于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承珙案此疏義多窒礙那與烈祖經有烝嘗義反不取于報此經無烝嘗而意又主於報豈周人歸功祖父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不然乎至載芟祈社稷而亦有烝畀祖妣之文安見非廟祀卽不可言祖妣耶箋疏以後諸儒各自立說王介甫以甫以爲祭上帝蘇傳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傳以爲祭田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放齋詩說謂季秋大饗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何氏古義據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此經言豐年故專主蜡祭近李氏黼平毛詩紬義又據楚語周人報高圉太王以此詩爲宗廟之祭諸說致多錯迕蓋專主上帝則序但當言秋報而不必兼冬若但指方蜡則載芟爲祈上帝不應有祈而無報方社之社其報祭正歌良耜不當又用豐年至謂經言豐年必係一方順成之祭則良耜報社稷亦云嘗壻比櫛室盈婦窒又豈必順成乃歌耶楚語所稱廟祭固有報名然又未見其必在秋冬也今一以序及經證之似當以曹氏之說爲近噫嘻序言春

夏祈穀此言秋冬報明是一祈一報相對爲義彼言上帝而此不言何神者考祈穀之郊主祀上帝而百神亦當從祀左傳載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魯郊正所謂祈穀之郊春秋每卜郊不吉猶三望左傳或曰望郊之細也（僖三十一年）可見祈穀之郊幷及方望至夏雩則月令於雩帝之外兼及百辟卿士噫嘻序但言上帝舉其重者耳此秋冬報祭亦必自上帝百神凡有功於穀實者徧祭之而皆歌此詩月令季秋大饗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皆以爲蜡郊特牲云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可見秋冬之報所祭甚廣故序不指言何神但經文首稱豐年則其爲百穀報成之祭義甚著明故傳亦不言何祭況孟冬祖

妣即云以洽百禮載芟亦有此文箋以百禮爲饗燕之屬賓之初筵以洽百禮箋又以爲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然則此百禮或亦言合祀百神之禮鄭注月令郊特牲皆以祭百神爲蜡賓注以蜡爲索饗亦祭宗廟祭宗廟爲息民禮運仲尼與於蜡賓注以蜡爲索饗亦祭宗廟然則烝畀祖妣者言宗廟之祀無不舉以洽百禮者言百神之祀無不舉而皆歸功於豐年之報自不得泥祖妣之文專主廟祭又月令大饗帝下云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可見嘗不定是廟祭之名推之孟冬大飲烝下即言天宗公社諸祭鄭注雖以烝爲升俎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即以此烝字證孟冬祭楚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龍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物

嘗家于是乎嘗祀夫龍龍乃建亥之月何以言嘗祀竊意秋冬報祀取嘗新烝眾之義亦名嘗烝與廟祀之秋嘗冬烝同名而異實箋以報爲嘗豈亦謂四時之外別有嘗歟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此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是陸用集注本與正義不同或據說文秭下一曰數意至萬曰秭許書多用毛氏則此傳當從陸本然心部十萬曰意與楚茨傳萬萬曰億不同則說秭亦未必同毛氏以楚茨傳用今數例之此傳亦必用今數自以孔本作數億至億曰秭爲合甄鸞五經算術曰毛氏數萬至萬曰億舉中數也又云數億至億曰秭則有可疑益黃帝數術中數交之上萬萬

京曰陔萬萬陔曰秭此應云數陔至萬曰秭而言數億至億曰秭者有所未詳段注說文曰十等之說起子漢末取周頌云秭秭國語云經陔者演之三等之說取鄭云今數古數者演之許鄭所不言未可盡信承珙案秭數諸書不同一切經音義引算經黃帝十等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與甄氏所引秭壤二字互倒廣韻引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陔御覽引風俗通又云十陔謂之秭廣韻又云秭千億也郭注爾雅又云十億爲秭是秭數本無定論但毛在先秦必有所受以經文萬億及秭數本層累而下故以萬萬爲億億億爲秭正義曰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五入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相累但不可再言及耳此疏

于經文傳意體會最精

內則注云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正義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從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秭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大數言之詩魏風刺在位貪殘魏國褊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云十萬曰億段注說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亦不爲不多矣不必從毛之數億至億也承珙案詩主詠歌不同紀事此詩欲極言黍稌之多由萬而億由億而秭皆形容之辭故雖數有二等當取其多者言之竝非實計年之所入與廩之所藏無容疑於數之寥闊也

有瞽

序云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以始作樂爲始作大武之樂以箋云合諸樂謂合諸樂器不合諸異代之樂稽古編駁之謂始作樂是始作大武合乎祖是以大武與諸樂合奏之諸樂兼六代之樂不止周樂承珙案經云在周之庭傳云縣鼓周鼓正以見其皆爲周樂不必合諸異代況功成作樂未必止大武一樂箋云大合諸樂與獨斷云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語同獨斷於周頌三十一篇皆云某事所歌可見自清廟以下皆周初所作樂章合樂者卽合此諸樂也虞東學詩曰禮經多合樂之文合樂必用歐

有詩而今無別見者或始作樂時歌此以合乎祖後亦移而他

應田縣鼓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正義申毛云應既是小田宜爲大其申鄭則云以經傳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縣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故知田當爲棘是應鞞之屬承珙案經文應田縣鼓承上業虡崇牙言之謂業虡之所縣者爲應田二鼓故傳以應爲小鞞田爲大鼓而總之曰縣鼓周鼓謂此二鼓皆縣者乃周家之制其下云鞉磬柷圉（下鞉字近本作小從宋本改）鼓也此別其不縣者也箋云有視瞭者相瞽又設縣鼓繼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似以縣鼓與應大鼓爲說夫使大鼓而別之爲縣則似小鼓不縣矣大鞉縣箋云凡大鼓之側有應鼙朔鼙大射儀建鼓之旁有應鼙朔鼙而其上文云樂人宿縣則大小鼓必皆在縣若此詩專謂縣鼓爲大鼓以別于應棘則承上業虡之文不當以小鼓之不縣者廁其閒若統言所縣之鼓又不當偏舉二小鼓以該縣故應從毛傳以應小田大皆爲縣鼓者於文義尤愜也（陳奐案此說未具明晰辨見商頌）

潛

猗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

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或謂鎬京去岐三百餘里近京爲潛何必遠繫於岐周之水因疑傳言岐周明此爲成王六年蒐于岐陽薦獻先王別廟之詩乃是就地取魚故經表以漆沮承珙案周公制禮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則祭時備物四海九州之美皆具何必以漆沮非近京爲疑況岐周爲興王之地取其所有而薦之示不忘本亦思其所嗜之意此彭執中說經言漆沮傳言岐周皆指其實非以編岐相近繫而言之也

潛有多魚傳潛糝也釋文云糝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竝作糁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橧橧糝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音霜甚反正義曰釋器云糝謂之烝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郭璞曰今之作糝者聚積柴木于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糝字諸家木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校勘記謂糝字乃郭璞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傳正義所說非是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珙案糝謂之烝爾雅列於釋器若以米養魚不得爲器況漆沮大川非可投米以養若如韓詩謂潛爲魚池則又當入釋地矣爾雅既與毛詩異而郭璞所以聚魚亦可謂養非必以米畜養也積柴之訓義本李孫非郭所改釋文又云糝字林作糁說文糁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此又呂忱孫炎所本然則糁爲正字

音霜甚反正義曰釋器云糝謂之烝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郭璞曰今之作糝者聚積柴木于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糝字諸家木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校勘記謂糝字乃郭璞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傳正義所說非是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珙案糝謂之烝爾雅列於釋器若以米養魚不得爲器況漆沮大川非可投米以養若如韓詩謂潛爲魚池則又當入釋地矣爾雅既與毛詩異而郭璞所以聚魚亦可謂養非必以米畜養也積柴之訓義本李孫非郭所改釋文又云糝字林作糁說文糁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此又呂忱孫炎所本然則糁爲正字

對舉其意亦以鱣鯉爲大鯉也玉篇鯉云今赤鱣鱣云鯉也大魚也最爲明晰承珙案箋以鱣爲大鯉不過謂鯉類之稍大者其小者自名鯉不得名鱣非如鮪之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又可通稱鮪也然此二魚詩凡三見碩人月濱皆以鱣鮪連言自是種類相近故郭璞以鮪爲鱣屬但陸璣郭璞皆以鱣爲身形似龍大者長二三丈重千餘斛鮪似鱣而小亦長七八尺此則誤以爲今之鱣黃魚非施眾積柴之所能取其非詩所詠之鱣鮪可知矣正義引陸璣疏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水經注漢水東經鱣湍者舊言有鱣魚舊鬣望濤直上至此暴腮因以名湍據此是鱣鮪本出於河至河魚大上之時乃逆流

而至漆沮故周人取以薦新然則其主有時潛槨之不得爲祫
米以春尤可知矣

雖

序云雖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
文王承珙案禘祫之說先儒聚訟有據國語歲貢終王以祫爲
歲祭禘爲三年喪終之祭者劉歆見漢書徐禪袁準虞喜皆見通典也
有謂禘祫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
之祫三年一大祭者賈逵劉歆鄭眾馬融王肅杜預見通典及王制正義
也有謂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者臧燾見宋書本傳也有謂禘祫
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者張純見後漢書本傳
也有謂禘及毀廟祫惟存廟者王肅見通典也有謂三年喪畢遭

禘則禘遭祫則祫而禘異於祫功臣皆祭者何休公羊解詁也有謂
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而禘在祫前三年而禘
五年而祫者徐邈通典楊士勛穀梁疏也有謂禘祫竝三年者徐彥
公羊疏也有謂禘祫奇偶閒歲一祭者高堂隆通典也有謂禘祫自
相距各五年者孔穎達周頌疏也有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
者張純本傳也有謂禘以夏祫以秋者崔靈恩通典也有謂禘以五
月祫以六月者杜佑通典也今一以經文爲斷大宗伯以肆獻祼
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司尊彝凡
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注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周官經雖
無禘祫之名然中庸以禘嘗爲宗廟之禮明堂位言魯以禘禮
祀周公於太廟下云天子之祭可知天子自有宗廟之禘與祭

秋謂之大事夫曰禘於羣廟則必指親廟言之此禘即爲五年
再禘之張本若明年之禘既及羣廟而後五年之禘又祇有毀
廟之主而不及親廟無此禮矣竊意禘於大廟唯毀廟之主升
合食於大祖禘于文武則文以下穆主武以下昭主無論已遷
未遷皆各祭於文武之廟此曾子問所以但言祫祭迎四廟之
主公羊傳但言大祫則毀廟未毀廟皆升合食也左傳言禘于
武公禘于襄公之類專祭一公固爲非禮然亦必仿周人有分
禘文武之法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即周人禘文武之明證故於禘大廟
之外別禘羣公且禘襄公在昭二十五年襄乃禰廟若禘本毀
廟之祭而無故於親廟行之魯雖僭禮亦必不爲此創制據此
可見禘於大祖祇及毀廟禘于文武兼及羣廟不得謂祫止及

毀廟禘總陳昭穆又不得謂禘及毀廟祫唯存廟矣若禘祫之年以閟宮毛傳核之閟宮云秋而載嘗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正義曰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據此知諸侯以禘祫廢一時祭則必非每歲爲之天子雖不廢時祭亦必有當祫當禘之年禮緯春秋說皆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鄭云百王通義說文示部禘祫下又引周禮五歲一禘三歲一祫張純又有法天道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之說此皆證據明確則凡謂禘祫竝三年又或謂祇有三年之禘者皆不足信矣且禘夏祫秋毛傳明曰如是而雖序正義謂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誤矣且據此知諸侯之禘亦必及親廟若祇及毀廟則因禘而廢親廟則非祭文王可知韋元成傳又謂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先祖則非祭文王可知韋元成傳又謂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云云故鄭以文王爲大祖又其禘祫志言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此箋以大祖爲文王即謂禘於文王之廟但其所推周禮禘祫自可逆探後世言之若周頌作於成王周公之時文武皆在親廟其下竝無昭穆安所用毀廟合食之禘通典引韓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廟若係此篇之傳則韓義亦必不以爲禘文王惟以序之大祖爲后稷則經中皇考卽斥后稷祭法五廟皆曰考始祖卽曰祖考故后稷可稱皇考通典引逸禮禘於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則祔予

孝子卽爲成王對后稷之稱亦可宣哲維人文武維后似指毀廟諸祖而言既右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孟子引書曰丕承哉武王烈洛誥曰烈考武王列女傳太姒號曰文母大雅文定厥祥傳云言大姒之有文德也故此箋云文德之母或疑武王不宜先大姒此則杜鄴所云雖有文母之德必繫于子者竊意武王有天下時文母猶在經意蓋以周家受命而王得行禘禮皆由於大祖以下功德積累足以右助烈考及文母耳鄭箋謂爲烈考文母所右則禘於大祖不及親廟若禘於文王不必歸美武王此當如長發祭天南郊以其祖配不及相土與湯而經言之者美其爲天所命得以郊天配祖之由耳

武

序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承珙案箋言周公所作卽此武詩又言所爲舞者以周頌惟維清及此序言奏明是既歌此詩卽爲此舞但維清箋言象舞武王所制似武王時已象文王之伐而爲舞周公乃爲歌詩作樂而奏之於廟大武則似樂歌樂舞皆成王時周公所作獨斷謂大武周武所定蓋本左傳武王克商作武之語而國語引此以爲周文公之頌且經云於皇武王云耆定爾功必非武王時所作意此亦同維清其舞作於武王時詩則周公所定至此乃合詩與舞而奏之歟何氏古義據呂覽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令周公爲作大武墨子亦云武王之樂又自作樂命

曰象武象武卽大武周禮言舞大武意者大武之舞已作於武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周公乃始成之此說近是酌序言告成大武也彼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正義述之以洛誥爲攝政七年之事而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待成王卽政乃行周禮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而武序下疏又云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兩疏已自違異又云周公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此與維清序疏同誤兩序皆言奏奏者進也明用此舞卽歌此詩如謂此是詩而非樂則必象舞武舞別有樂章顧何以告成大武有詩述奏大武有詩而大武爲一代盛樂其本詩反無一語見於三百篇乎且左傳疏既據國語以武詩爲周公作矣而此又云詩人述事作歌何也總之告成大武當是周公既作武樂別爲詩以告廟故不言奏此則歌詩以爲舞節故言奏但告成當在先奏之當在後今不然者自是簡編有錯亂耳

耆定爾功傳耆致也箋云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于誅紂須暇五年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稽古編曰左傳云耆昧也者乃隨武子之言引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而繹之耳其楚子引耆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竝不訓耆昧疏誤合二文爲一承珙案杜注左傳於耆昧

也下云耆致也致討於昧於耆定爾功下亦云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此卽用王肅義也疏兼采二義故誤然既曰勝殷遏劉矣似不必復言致討傳云耆致也者致與至同謂至此而後定女之此功與鄭引須暇五年意同箋申傳非易傳也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朱氏通義曰朱子謂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資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嚴華谷因其說謂酌與般亦大武篇內之一章以愚考之其說誤也周頌簡嚴故篇止一章無有疊章者左傳既以耆定爾功爲大武卒章則此句之下不應更有武詩而下之其三其六斷皆以篇言而非以章言矣傳意蓋謂武爲武王之樂桓與資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考然桓資四篇必無屬武樂分章之理承珙案左傳首言武王克商作頌然後曰又作武云云蓋謂時邁及武資桓諸詩皆頌武王克商之事傳文於時邁言作頌所以包下武資桓三篇而於武則舉篇名於資桓則舉篇次此不過行文錯舉互見耳然於時邁汎言作頌固已別於武樂其上文隨武子引汋曰又引武曰亦可見酌及時邁必非武樂中之詩篇矣嚴華谷以酌爲大武篇內之一章何黃如幷以時邁亦爲大武之一章皆臆說也至篇次不同杜注謂楚樂歌次第亦未必然楚子明言克商作頌自必用當時周頌之次其與後世不同不必推及未刪定以前卽如左正義引沈氏難云今頌篇次桓第八資第九而周頌譜疏所次則桓在二十九資在三十是六朝篇次又與鄭譜不同況未經秦火時平所謂可與恂論難與精悉者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終

番禺林事賢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涇　胡承珙撰

序云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以言之箋以意推之耳卽政朝於廟必是始卽政之日故云將始卽政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以言之箋以意推之耳卽政朝於廟必是始卽政之日故云將始卽政朝於廟也

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愼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卽歌之也鄭以爲成王

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則是成王年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愼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承珙案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彼疏云烈文敕戒諸侯以賞罰爲己任非復喪中之詞故知是致政後年之事然則閔予小子序變成王言嗣王又但云朝於廟其爲免喪後始朝于廟可知箋云將始卽政者成王居武王之喪自遵亮陰不言之制既除喪則雖年在幼沖亦當躬親庶政所謂周公誕保七年者不過伐叛營洛及制作禮樂數大事耳總之武王崩後周公攝政非攝位則免喪朝廟者實爲嗣王以及訪謀進戒

何莫非一時之事正義以毛無避居之事遂謂武王崩周公卽已攝政故用王肅述毛以此及小毖四篇俱爲攝政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今玩小毖傳以莽蜂爲痺曳以集蓼爲辛苦雖似指管蔡之事而言然安知非三監方叛大誥東征時所作何必定爲太平以後追述之詞至前三篇傳更未見必爲周公致政後事則毛義當與鄭同王肅所述未必得毛旨曾氏釗曰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按營成周在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王已告廟經有顯文可據何謂周公攝政成王未得朝廟耶承珙又案漢書匡衡曰嬛嬛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文選寶婦注引韓詩惸惸余在疚章句曰凡人喪曰疚獨斷云閔子小子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

政朝于廟之所歌也此并與鄭箋大同可見三家皆以此詩爲喪畢毛以閔疚皆訓病正當爲免喪後之辭疏述箋意又謂是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亦未必然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云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各本言作信從校勘記訂於乎皇王箋云歎文王武王也正義解之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承珙箋以經言皇考皇祖並指成王思念文武故於於乎皇王箋總言歎文王武王此與匡衡傳言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者義同疏以於乎

皇考爲成王思武王以念茲皇祖爲武王念文王似非箋旨惟
臣衡引詩念我皇祖陟降廷止以庭爲廷故言成王嘗思祖考
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顏注因謂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此疑三
家詩本作廷字其義固隨字異然不如傳箋訓庭爲直謂文王
以直道事天治民者與大雅文王陟降及訪落紹庭上下義皆
融貫也

訪落

率時昭考傳時是率循箋云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
正義曰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爲羣臣言者
以王方謀于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荅
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爲君謀也蘇傳以此

詩皆爲成王之言李迂仲謂當從其說承珙案自閔子小子以
下三篇皆有維予小子語毛於前二篇無傳維敬之維予小子
傳云嗣王也毛意蓋以上二篇皆爲成王之詞則所稱小子自
係嗣王敬之前六句皆羣臣進戒之詞忽接以維予小子嫌於
羣臣自稱故特爲發傳其精析如此若訪予落止爲王言率時
昭考爲臣言兩句之中一問一答則傳家不應混同無別僅以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平訓詁而已孔疏即以鄭說述毛恐非
毛旨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女各本女作艾從岳本訂正
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
正義引王肅云將于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
能繼傳意或然箋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
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承琪案謀訪羣臣自爲議詞未
爲不可但既云才不能繼道將分散下又云未堪家多難文義
重複竊謂傳意當云女羣臣將予就近先王繼其道之分散者
而收斂之維予小子未堪家之多難耳道卽鄭箋所謂典法分
散者猶上篇遭家不造言家道未成是將分散矣此當用箋申
傳王肅之說非是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所繼者文王陟降
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正義曰武王所繼文王
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
引而說之承琪案集傳於陟降庭止既用漢書顏注鬼神上下
臨其朝廷之語遂不得不以此紹庭之庭亦爲朝廷但云紹其
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語意複沓且不可謂繼鬼神之上下陟降
故輔氏以爲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指外事陟降指內事
則又與閔予小子篇之陟降不同矣且經云紹庭上下而改爲
紹其上下於庭可乎故必如箋說則閔予小子謂文王之以直
道事上治下訪落謂武王紹文王之直道以上下其臣敬之謂
天之上下其事三陟降皆同義於經文亦不相戾也

敬之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箋云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
易也釋文易鄭音亦王以豉反正義仍用鄭述毛以易爲變易
之易承琪案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

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引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傳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云云夫晉侯之命在諸侯宜不敬乎據此皆以詩不易爲難易之易漢書孔光傳亦云命不易哉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知此宜用王音申毛箋說似非經旨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傳士事也箋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承珙案此箋天上下其事三句釋經陟降厥士末句釋經日監在茲轉運日月指天之事于經中曰字無涉日月瞻視當作日日瞻視與匡衡云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義同各本俱作日月瞻視涉上箋日月字誤校勘記因宋本正義有日日瞻視其神近在于此語疑正義所見本作日日瞻視其誤久矣

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云緝熙光明也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承珙案傳訓光爲廣者古字光廣聲同義通說已見前文王及昊天有成命篇　皇矣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此廣與大義相成毛以緝熙之熙已有廣義則經文於緝熙下綴以光明不當但爲明義故必以廣訓光謂學有其明既廣而更廣其明者乃明益求明之意箋謂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不獨文義迂　且任賢意在下二句此但言其學日月積漸庶明而益明耳淮南子修務訓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引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揚光烈者莫良于學矣中論云學者所以總羣道也述于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故若見已效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此皆以緝熙光明屬學言疏用箋義述毛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未必得傳意也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正義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爲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李氏巡義曰說文弗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違汝弼毛益讀佛爲弼矯人之非以合宜爲弼其字皆从弗弼从大从弗言大矯之鄭訓佛爲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毛音符弗反失

爲弗而廣韻云咈胖大貌咈胖卽佛胖是佛亦本訓大也曾氏釗異同辨曰凡从弗之字卽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轡矯人之非以合宜爲弼其字皆从弗弼从大从弗言大矯之鄭訓佛爲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毛音符弗反失之承珙案傳以佛爲弗借是專取大義鄭讀若弼則由聲得義說文弼輔也重文作轡孟子法家拂士趙注謂輔佛之士曲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是作拂作佛皆轡之借毛鄭取義自各不同至疏述傳謂大是相克勝之道語殊費解克卽任也傳意當云大矣是予之所任者尚賴羣臣示以顯明之德行耳書大誥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下文責邦君多士綏予云云義與此略同箋直言輔弼是任則二句一貫然實與傳意別也

序云小毖嗣王求助也正義曰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愼其小耳承琪案疏意以居東即東征鴟鴞金縢皆管蔡既誅後事實皆本王肅之言於毛傳竝無可據辨已見豳風若此箋謂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其實桃蟲飛鳥之喻多難集蓼之言乃似方當武庚作亂國家不靖之時急求輔助故其詞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即桃蟲飛鳥之謂也曰天降割于我家曰有大艱于西

土即多難集蓼之謂也曰予惟小子若涉淵冰予惟往求朕攸濟即序求助之謂也大抵武王崩羣叔即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始知流言所起鴟鴞貽王風雷示警時已免喪即政然後悟而迎周公命師伐叛小毖之作似正值東征之時曰予其懲者懲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致疑周公史記所謂推己懲艾悲彼家難也曰毖後患者謂禍難未已當日愼一日大誥所云朕言艱日思也逸周書嘗麥成王即位因嘗麥而語羣臣求助作嘗麥解其曰求辛螫之害耳潛夫論愼微篇云德輶如毛爲仁由己莫與併

求助與此序相應其文曰維四年孟春又可證此及上三篇通爲免喪即政時事毛意未必如鄭以此爲歸政後之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段氏詩小學云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承琪案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

拜同義瘽曳者謂牽引而使之也王肅以拜蜂爲藩援似讀拜爲屏周書嘗麥解有屏助予一人語似爲肅所本孫炎注雅謂相掣曳人于惡乃用箋說孫毓謂扶助爲善則與箋相反今案嗣王創艾求助而先怵掣臣以毋相掣曳爲惡固非自怨自道即謂無人扶助爲善亦非責已恕人之義竊意莫予與自求文相呼應莫者無也言往日之事無有瘽曳使我爲之者乃我自求辛螫之害耳潛夫論愼微篇云德輶如毛爲仁由己莫與併

掣曳於我禍福皆自己求之解經較箋爲勝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

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偪鵅飛爲大鳥也鵅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鵅皆惡聲之鳥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鵅皆惡鳥也按月令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鵅不類鵅自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鵅鵴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諸儒皆以鵅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此疏殊誤箋本以鵅即桃蟲題爲桃蟲長大而爲鵅鳥又云鵅與題肩不類失箋旨矣今箋以鵅與題肩及鵅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云鵅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承珙案桃蟲飛鳥不過小患大變之喻猶云爲魁弗摧爲蛇若何耳卽有所指亦當謂殷遺可慮若管蔡之誅周公雖以大義滅親事非得已故詩中爲親者諱如鵅鵅但云既取我子東山但云管蔡者是也爾雅桃蟲鵅說文謂之鵅鵴一單評之一梟評之耳鵅鵴卽莊子之鵷鶵其爲小鳥甚明箋云鵅之所爲鳥題肩正申傳始小終大爲者化也鄭注大射儀云正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鳥之捷黠者也月令注題肩或名曰鷹下有仲春化爲鳩語箋意蓋以此桃蟲飛鳥亦鳩鷹變化之類玉篇鶨下云鶨鶨應仲春化爲鳩廣雅鶨鶨鵅也列子天瑞篇鵴之爲鶨鶨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鵴鵴文類聚引陸璣疏云隼鵴也齊人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然則題肩實有變化故箋云鵅爲題肩或曰以下當從定本集注作或

我心西悲至常棣九惓惓以莫如兄弟爲言箋謂流言之罪恨不早誅似非詩人之意王肅述毛言患難宜愼其小非悔不誅管蔡者是也爾雅桃蟲鵅說文謂之鵅鵴一單評之一梟評之耳鵅鵴卽莊子之鵷鶵其爲小鳥甚明箋云鵅之所爲鳥題肩正申傳始小終大爲者化也鄭注大射儀云正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鳥之捷黠者也月令注題肩或名曰鷹下有仲春化爲鳩語箋意蓋以此桃蟲飛鳥亦鳩鷹變化之類玉篇鶨下云鶨鶨應仲春化爲鳩廣雅鶨鶨鵅也列子天瑞篇鵴之爲鶨鶨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鵴鵴文類聚引陸璣疏云隼鵴也齊人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然則題肩實有變化故箋云鵅爲題肩或曰以下當從定本集注作或

載芟

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稽古編曰此疏既引祭法以此社是泰社祭法疏又云泰社在庫門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藉田中王所自祭以共齊盛今從其說詩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言爲民新祭當主泰社爲是況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間父子家室藉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此稱也則藉田與祈社當各爲一事而社爲泰社無疑矣予崔氏之說據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則云在藉田者非無本矣但蘇氏用以釋此詩序則未必然耳承珙案穀梁傳竝無天子親耕故自立社之文惟唐神龍初祝欽明奏云先儒以爲

王社在藉田中乃改先農壇爲帝社陳氏禮書謂此於經無見特附會詩序而爲之說至國語云司空除壇於藉曰除則似臨時之事若王自立社則當有常設壇壝不得言除矣

有厭其傑厭厭其苗傳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箋云傑先長者厭厭其苗眾齊等也段注說文厭下云湛露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引韓詩作愔愔按愔見左傳祈招之詩愔即厭之或體厭乃厭之假借詩有厭其傑厭厭其苗亦厭之假借廣韻稺稺苗美也用載芟傳也承琪案說文猒飽也今字作厭猒本飽足之稱苗之得氣足者先長爲傑故曰有厭及氣至則眾苗齊足故曰厭厭管子五行篇苗足本然則詩厭字卽從厭足義亦得不必改爲饜也

縣縣其應傳應芸也正義曰釋訓云縣縣應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眾縣縣然不絕也承琪案釋文引韓詩作民民云眾貌王肅似用韓義然不如孫炎詳密之解爲當蓋苗已長齊其芸恐致傷苗自以詳密爲要若謂眾芸不絕此指上文千耦其耘則可以解此文失詩人體物措辭之妙疏引郭注芸不息也似用王義今本郭注言芸耨精則又同孫說豈郭注亦有兩本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傳且此也箋云匪非也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正義曰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王氏繹詞曰且字亦作徂

書紫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讀爲且且今也言今茲淮夷徐戎並興也某氏傳以徂爲往征往征茲淮夷徐戎並興斯不詞矣且經言徂不言徂征也承琪案爾雅徂往也又徂存也出其東門匪我思且箋云猶匪我思存也是鄭讀且爲徂存之徂故釋文云且音徂存者見在之詞故且爲此亦爲今矣又案傳以且爲此蓋兼聲轉爲訓古人訓隨聲轉疑聲亦隨訓轉且有此義或亦可讀此聲則正與末句茲字協也

振古如茲傳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承琪案郭注爾雅引此詩曰猶云久若此是但約略爲訓耳今謂振本訓起韋注國語振廢淹云振起也禮運云凡禮之未有者可以義起也起有始義越語云人事不起弗爲之始釋詁治古同訓爲故治當爲始振起之義亦近古始此振古如茲猶言起於古初已如此矣毛訓振爲自與起義合又易振恆說文作搌恆書酒誥庶羣自酒自本或作嗜見書疑振與自古聲亦相轉箋用爾雅正申傳自字之意故疏云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也

艮耜

叟叟艮耜傳叟叟猶溯溯也箋云艮善也農人溯溯以利善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承琪案詩言以我覃耜有略其耜覃略耜纖茁是南畝也正義曰以叟叟文連艮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溯溯以爲利之意也繹訓云叟叟耜也舍人曰叟叟耜入地自皆言耜利此既言艮耜則叟叟似非狀耜之詞傳轉叟叟爲測測用今語繹古語故曰猶說文叟治稼叟進也从田儿从

夂詩曰婁婁良耜箋云農人皆即從田几之意几亦人也云農人測測者謂測測然進治其田即从夂之意夂訓行遲曳凡入深者必以漸而進爾雅深測也說文測深所至也婁婁測測皆狀農人深耕之貌疏引舍人郭璞注專以婁婁屬耜言失經旨矣

其鎛斯趙傳趙刺也正義曰其鎛斯趙趙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承珙案儀禮刺草之臣注云刺猶剗除也若趙是剗除則下文薅字贅矣竊意其箋伊糾糾爲笠之狀則其鎛斯趙趙亦當爲鎛之狀非言鎛之用也傳訓趙爲刺者淮南氾論訓脩戟無刺注刺鋒也蓋刺者鋒利之謂言其鎛鎛鋒利故可以剗草耳箋云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攷說文薅拔田草惟繫傳舊本作披不誤披者迫地削去之也承珙案今人除草但去其莖葉者尚有呼毛反之音則薅不必以鎛刺地箋說恐非傳旨

以薅荼蓼傳蓼水草也正義曰釋草云蔷虞蓼某氏曰蔷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李氏巡義曰爾雅蔷虞蓼列於籲蘇之下說文蘇荏芙蕖蔡蘧下列蓼字注云辛菜蔷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蔷虞自舍人讀爾雅以爲虞蓼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誤注云虞蓼澤蓼蓬并忘其爲辛菜矣此蓼如爲虞蓼傳應有抹其角矣

續古之人諸家皆以此句無韻孔氏詩聲類云眞清音本相近三百篇審音較精故通者較少然巧笑倩兮倩从青聲青从生聲美目盼

兮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確然爲兩部合用易繫辭以身與成同用而我間其聲不見其身何人斯實有之革彖傳兌彖傳以人與成貞同用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續古之人貫耜實有之承珙案此篇末句人與上文盈寧隔協而中以角續爲閒韻與生民末章韻同張氏詩貫亦謂人叶盈寧爲眞蒸通韻但不若孔氏之詳諦耳

絲衣

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箋云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曰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若不賓尸不過其禮稍殺非謂但有事神而無賓尸也故詩序云繹賓尸此天子之禮專言之當曰繹通稱亦可連言賓尸全詩祇爲一事若如郊特牲疏以上五句爲事神下四句爲接尸則安見牛羊鼎鼐禮之簡兒觥旨酒禮之大邪至鼒鬻乃專言尸時歌之故當列於頌耳

高子以爲靈星之尸者正以序言賓尸不明何祭之尸故特著此語史記封禪書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穰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王辰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其後漢書郊祀志續漢書民祈農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承珙謂此疏引絲衣分屬祭神事尸但鄭注禮謂祭神在室而絲衣竝無室中之事是誤以祊與繹爲二事不知祊者門內之地楚茨傳祊門內也祝祭于祊乃正祭

郊祀志皆因之以漢法推周制考周語虢文公曰農祥晨正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此三條皆足爲周人祀靈星之證續漢書又引舊說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然則靈星之祀其來甚古淮南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零同靈星之尸也是靈星之有尸亦久矣高子與孟子同時去古未遠故能確知此詩爲祀靈星之作毛公分序篇端存而不削自必意與之同至鄭箋乃注宗廟繹祭孔疏遂謂高子別論他事云祭靈星以人爲尸後人引之以證宗廟之尸此繆說也宗廟有尸誰人不知何用假靈星以明之乎又絲衣次載茀厥祼古今注云

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鬼神社稷靈星可知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此詩之次於載芟良耜殆非無故矣

絲衣其紹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紹紹鮮貌俅俅恭順貌說文紹白鮮衣貌詩曰素衣其紹段注云絲衣乃篇名素恐譌字承珙案釋文俅說文作絿此語亦有譌脫說文絿下不引此詩俅下引詩載弁俅俅無緣復有作絿之文陸氏殆引他字書誤爲說文歟傳云俅俅恭順貌者爾雅釋言俅戴也郭注引詩載弁俅俅釋訓又云俅俅服也郭注謂戴弁服夫俅之訓戴是謂戴弁之容若俅訓服仍謂弁服則弁服乃絲衣非俅俅之謂矣竊疑服當是屈服柔服之服正箸所謂恭順貌也傳以絲衣爲祭服俅俅爲恭順貌者爾雅釋言俅戴也郭注引詩載弁俅俅釋訓又云俅俅服也郭注謂戴弁服夫俅之訓戴是謂戴弁之容若俅訓服仍謂弁服則弁服乃絲衣非俅俅之謂矣竊疑服當是屈服柔服之服正箸所謂恭順貌也傳以絲衣故使士與經文首言祭者之服繼言祭時之事次第相應若劉向五經通義以絲衣爲靈星公尸所服之衣則下文自堂徂基云云文義不相承接矣

鼐鼎及鼒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承珙案傳雖不純用爾雅然義與之同故箋即用圖弇上句申之說文鼒鼎之圜掩上者千部掩斂也小上曰掩是爾雅弇當作掩傳但云小者渾言之爾雅析言之耳說文鼒鼎之絕大者魯詩說鼐小鼎此自是傳魯詩者之說許意存爲別解或據說苑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自內及外以小及大也因謂魯詩者劉向家學故說鼐小鼐大考韓詩外傳三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小大指羊牛言正與毛傳合說苑即用外傳不得援爲

舊說鼐小鼎之證也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箋云不讙譁不敖慢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釋文不虞各本作吳從盧校改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各本兩吳字作吳亦從盧校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承珙案據此是正義本作娛釋文本作虞史記孝武本紀引詩作不虞不驁索隱引毛傳吳譁也姚氏引何承天云此虞當爲吳音洪霸反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歡娛字也封禪書引詩又作不吳是古虞娛吳三字本通用說文吳大言也徐鍇以爲从口从矢寫詩者改吳作吳何承天之說爲謬不知

吳字古文作昊从口从大何說本此非謬也漢書郊祀志引正作不吳不敖或當時亦有此本耳然毛詩本文自當依定本作吳虞娛皆吳之假借吳則吳之古文其訓則當爲大言也又吳與華本一聲之轉後漢書戴就傳燒鍚斧李注鍚从吳詩云不吳不敖然一切經音義卷十一鍚此古文奇字鏵可見吳作華音不必作吳音話也

酌

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正義曰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爲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爲同非經養也承珙案養卽經中養字傳訓養爲取序養天下卽取天下大武之功在于取天

下此告成大武之詩而篇名酌者言酌時之宜所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曰酌先祖之道者先祖謂文王文王之道三分有二而不取武王酌其時八百會同則取之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序以大武之取天下爲能酌文王之道卽此意也稱先祖者據成王作頌時言之耳春秋緐露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制作勺樂以奉天此勺卽酌也漢書董仲舒傳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曰奉天者不過言革命所以順天言其盛者以周之武功爲極盛耳禮樂志云周公作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此正與毛詩序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勺合曰大武此或出三家詩然亦足證此序言告成大

時邁

時邁一以爲取昧一又以爲養昧幾不知其所從傳矣陳碩甫曰傳釋養爲取此古義也禮記羣鳥養羞鄭注羞謂取食則養羞猶言取食也汪氏異義曰此篇與武須本因作大武之樂而思武功經首言於鑠王師明是美武王用師伐紂末句正與首句相應兩師字不得爲異解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潛研堂答問云毛公傳釋詩自爾雅訓詁而外多用雙聲取義如洋爲坡苞爲本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之類也段氏詩經小學云此及長發傳皆以龍爲雛之假借故曰和也李氏紬義曰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龍

得爲和承珙案傳於纂肅爲龍云寵既以龍爲寵之假借而此及長發必改訓爲和者自是古說詩者相傳如此毛公師承有自不敢改移後漢時已失此故訓矣說苑辨物篇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本之云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據此二條似古人言龍者實有和義或亦可推毛訓龍爲和之故歟

桓

序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釋文云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

爲注承珙案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爲序益此及下賚子也般樂也皆說名篇之意文義一例皆當爲序詩者之言般疏言定本般樂也三字爲序文見釋文之當此序首言講武類禡而經文無其事恐啟學者之疑故繼之以桓武志也意謂講武類禡者固武王伐商之事而詩人因其事以推言其志在於安萬邦而保厥士用四方而定厥家耳是此序所由作繼言頌之所由名其實仍一義也或據左傳以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因并酌及時邁皆率人以附會武樂六成而又關其一皆肊說也荀子禮論云韶夏濩武汋桓箾簡象莖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即善人

賚

序云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李氏紬義曰正義引武成列爵惟五封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以爲武王大封之事按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言非此序之謂賚也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正義曰詩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兩正義皆出孔手彼引此賚以證分器而此引大賚以證大封則書正義之說長矣序賚予也明此言此九者皆樂名以汋桓與武竝稱則必非統於武樂明矣

也論語稱善人是富當亦指武成大賚此序大封于廟與書序邦諸侯同賚予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軏引武成大賚矣承珙案今尚書武成篇以散財發粟爲大賚本是用史記論語撮合而成但周本紀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此伐罪弔民一時之事所及當不過商紂畿內必非大賚四海亦必不別富善人與此詩大封絕不相涉今武成孔傳牽引論語大賚其實論語正與此序相應集解以善人爲亂臣十人亦與此箋云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合孔疏引武成證此詩之賚李氏謂論語之大賚非詩賚亦誤也

敷時繹思傳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下於繹思箋又云陳繹而思行之是鄭以思爲思念毛云天子適四方先柴堯典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柴燒柴焚

但訓繹爲陳而敷字不爲傳小閔敷于下土傳云敷布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作鋪時繹思鋪亦布也大雅陳錫哉周彼箋云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彼疏引王肅述毛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竊意此詩亦當云文王既勞心於政事我當而受之將布陳文王之恩惠以錫予善人我徂維求定當如范補傳云我自今以往唯知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末乃云此封爵雖我周之新命於乎其猶是陳文王之德以爲賚歟益大封在文王廟故始終推本文王言之毛傳凡思皆語辭此但訓繹爲陳不必云陳而思之也

於繹思箋云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正義曰於亦歎辭也繹文於鄭如字王音烏承珙案酌於鑠王師箋云於美乎

文王之用師相於昭于天箋云於明乎曰天也皆以於爲歎辭此箋文法同前當亦以於爲歎辭孔說是陸音非也顧氏詩本音云此篇或以止之思爲韻然詩無全用語助爲韻者承珙案首三句以止之思爲韻中間定命雖不同部然易象傳每以命與正韻大招以命與盛韻則定與命亦可相通爲閒韻末復以思字應前爲韻耳

般

序云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承珙案此詩與時邁相似但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其所重在告祭天神而山川百神皆在從祀之數故經首言昊天然後及百神河嶽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堯典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柴燒柴焚

燎以祭天神鄭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此可見時邁以柴爲重望秩山川不過遠而及之耳般則絕不及柴燎惟祀山川而已此其所以不同況時邁言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明是頌武王初克商後巡守祭告之事般則通言陟山翕河敷天裒對似當爲既定天下後時巡四方而作正義不分別二詩之異同則豈同是武王一時巡守之事而分爲二頌邪於義疏矣

陟其高山傳高山四嶽也承珙案時邁傳以喬嶽爲岱宗此則以高山爲四嶽是必毛公時古書尚多確知武王克商後有巡行至泰山之事及天下既定乃舉巡守四嶽之禮至成王周公遂武王之功爲此二詩俱屬武王之頌故傳文分別若此至鄭於時邁序箋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

封禪也白虎通義封禪引詩云於皇明盧校云明從詩考引周陟其高山言周大平封泰山也又曰陟其岡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是漢儒於二詩皆有封禪之說時邁疏謂封禪之見於經者惟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案大封鄭無注惟通典引袁準正論以大封爲封禪或出於賈逵干寶注）而毛於二詩皆不言封禪蓋封禪之禮古者帝王巡守必皆行之封即毳典封十有二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禪與墠同東門之墠傳云墠除地町町者然則封土爲壇除地爲墠乃巡守祭祀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但巡守爲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爲齊桓公之欲封禪蓋自以功德無異於三代受命之王管仲知不可窮以辭故設爲地瑞天祥不可致之物所以止其侈心而不知適以啟後世

人君之驕志秦皇漢武踵事而增玉檢金泥爲世大詬漢儒狃於所聞未免鄭重言之似於巡守之外別有此盛典者白虎通義所載亦三家詩說猶是漢人之見毛公生於先秦尚知不侈言封禪其見卓矣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傳墮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也箋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正義曰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按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按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眾川明皆按圖祭之故云信按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按之承珙案板傳云猶圖也圖者謀維同人也下則三百篇皆讀戶無由與河叶惟末二句似可爲韻

臻音民張氏詩貫曰河字與下字本音爲叶承珙案皆臆說也時邁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孔疏軒謂嶽后同用嶽从獄聲是屋燠爲矦厚之入則此詩當以嶽與周韻古尤幽矦三部古音本同入也下則三百篇皆讀戶無由與河叶惟末二句似可爲韻

雨無正訊與退遂瘁對今詩作聽言則答案當作對說見本篇 退爲韻三百篇命

字皆入震韻與訊同然則命之韻對愆訊之韻對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終

番禺林事賢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李氏紱義曰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記爲誣謂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也又謂成王賢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爲此說者是談孔子不當進魯頌於周商也非常之禮所以待非常之人昔者堯見天因命稷得祀天成王之子周公亦若是焉已矣以成王爲非禮豈堯亦非禮乎觀孔子之錄魯頌一切

紛紛之論其可以息矣承琪案魯無冬至圜丘之郊而有孟春新穀之郊無帝嚳配天之祭而有宗廟殷祭之禘明堂位言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與閟宮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正合閟宮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即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祭統所謂大嘗禘是也閟宮經文言嘗禘並言禘嘗可見周人於崇德報功之中亦微寓等差之意所以並行不悖未可謂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也或疑郊祭不及周公何以言報不知此正欲尊周公同於二王之後爲王者所不臣故得與杞宋同郊如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出王之廟亦此義也春秋閔以前不書魯郊至僖三十一年始書者自當從左氏以魯郊爲常祀不書所書者或卜郊不吉及郊牛傷有故則書耳禘之書亦以有故如致夫人踕

大夫賦詩無及魯頌者諸所謂孔子錄之同於二王之後是也若嚴華谷疑生前祝願之辭以疏謂僖公薨後作頌者爲非則處東學詩辨之曰詩人追頌前王往往敘其生平如閟如閟如見創閟宮篇緻昌壽緻云云竝是追述當年承祭獲福之事亦因僖公在世日久有壽考弗祿之慶也無容以文辭害志

駉

駉駉牡馬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釋文駉古熒反說文作駫又作駉同今本說文駫良馬也駉馬盛肥也詩曰四牡駫駫說文作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臧氏經義雜記曰據釋文則說文當於駫下引詩駫駫牡馬駉或爲重文今引四牡駫駫及在駉之野皆非是盖唐人李陽冰等所改宋王伯厚詩考

以說文騋字下引詩四牡騋騋皆引作烝民
四牡彭彭之異文誤也玉篇騋勇急捷也良馬也騋馬肥壯盛
貌騋同上又牧馬苑也騋騋馬行貌今作彭可證騋騋同文騋
卽彭之異與騋不同騋與騋異字異訓釋文謂騋又作騋者誤
承琪案說文騋下本不引詩釋文當是騋又作騋益陸所見毛
詩有作騋一本耳下乃云說文作騋同則陸所見說文自作騋
騋牡馬與今本異矣段注說文謂毛詩必亦作騋騋故許倂騋
騋而後人譌亂作騋騋則未必然許所稱詩與毛異者甚多此
或三家詩作騋騋而馬肥盛之訓正與毛訓騋騋爲腹幹肥張
者同義毛多借字此特借馬苑之騋字爲之耳至牧馬苑乃騋
之本義其引詩在騋之野則當如段說宜本作在坰之野詩言

牧馬在坰故許引之以證从馬坰會意馬在坰爲騋稍草木麗
于地爲麗也但騋爲牧苑之通名元和郡縣志又云坰澤在兗
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處此則後人因詩附會耳
釋文牡茂后反草本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曰定
本牧馬字作牡馬顏氏家訓云江南本皆爲牝牡之牡河北本
悉爲放牧之牧其荅鄴下博士云若作放牧之牧通於牝牡則
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騋騋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
朝聘郊祀必無騋也臧氏曰據正義知孔本作牧馬釋文作牡
馬唐石經作牧改刻作牡文選李少卿荅蘇武書注藝文類聚
九十三御覽五十五引作牧馬初學記二十九白帖九十六引
作牡馬則六朝及唐人皆兼具兩本今考傳箋之文則知在坰
詩箋音義證者亦作牡馬可知傳箋本固作牡馬矣

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正義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卽據野爲說不言牧焉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承琪案野有死麕燕燕于飛傳皆作郊外曰野竝無郊外謂之牧之文叔于田箋亦云郊外曰野說文凡下亦與毛同是毛所據爾雅本無此句未可據爲此詩牡馬當作牧馬之證也

有騏傳蒼騏曰騏釋文騏字又作騏正義曰蒼騏謂青而微黑據此是正義本卽釋文之又作本也今各本皆作蒼祺惟相臺本作蒼騏段氏詩經小學曰蒼騏卽蒼綦也小戎傳騏騏文也正義及岳本承琪案綦下从糸祺旁此傳俗本作蒼祺誤今依正義引王肅云祖往也所以從示糸示形近易混故綦誤爲祺若作騏無由誤祺既小戎尸鳩傳皆有作綦文者此傳亦當是蒼綦曰騏也

有騅有雒傳赤身黑鬣曰騅白馬黑脊騧則騅是色名說者以騅爲赤無文爾雅有騅白駽騅馬黃脊騧則騅是色若身殷俱赤則騑馬故爲赤身黑鬣曰騅卽今之騅馬也黑身白鼠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雒字而俗本多作駱字爾雅騅白駽謂赤白雜色駽而不純非黑身白鼠也其字定當爲雒但不知黑身白鼠何所出耳承琪案此傳當本作赤身白鼠曰駽卽爾雅騅白駽也考爾雅騅白駽黃白駽自以騅黃爲其馬之全體而有一處白者曰騅白黃白其立文與言雜毛者不同儿爾雅所指一處雜色者脊與鬣爲尤顯騅白黃白雖謂指其白處所在毛公或別有所本故不純用爾雅大抵駽爲騅白馬之專名引申之爲斑駽爲駽犖說文駽馬色不純是也若如疏以騅白駽爲赤白雜則黃白騅亦爲黃白雜無以異於彤白雜毛之駽矣琉又云東山傳騅白曰駽若此亦爲駽不應傳與彼異不知毛公博采故訓不必盡同如小戎傳騏綦文也此傳又云蒼綦曰騏是也至謂注爾雅者不引此詩則樊孫等於詩文失引者多矣豈得據以爲準乎

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騭也正義曰語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曾氏異同辨曰按正義所云蓋王肅之義非毛義也下章徂無傳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據此則以古始訓作必王肅申毛如此故孔引之以申毛耳竊謂此詩作當與易作足同義周易述引王劭云馬行先作歭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不然上章思馬多材此章忽思古始何詞之不倫邪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騭亦與毛義相成蓋馬先作歭其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但毛傳奧簡鄭恐人不明故以牧之使可乘騭箋之耳秦風載驅傳載始也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以始爲調習正與此同正義乃用王說遂以鄭爲異毛失之矣承琪案會說是也

有騋傳豪骭曰騋正義曰騋爾雅無文說文骭骸也然則骭者脽下之名釋畜云四骸皆白騋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騋也騋則四骸雜白而毛短故與騋異也稽古編曰如疏云云則傳豪骭下當有一白字否則曰當作白承珙案釋文騋下云豪骭曰騋是陸本作曰孔本作白也爾雅驪馬黃脊騋說文則云騋驪馬黃脊讀若簟又別有騋字云馬豪骭也考爾雅釋文云騋說文作騋音簟今爾雅本亦有作騋者即此可見騋爲騋之異文豪骭或騋之別義故段注說文據玉篇廣韻皆於騋下並列馬豪骭及驪馬黃脊二義知許氏原本或騋下有一曰豪骭之文或騋後有重文作騋之象厚之古音如淫其入聲則如煜古音又如尋其入聲則如習故

騋騋必一字烏之鵹鵹蟲之煜燿其理一也承珙謂段說是矣但豪骭曰騋當從正義曰作白爲是毛蓋以駉篇馬名本有爾雅無文者故訓釋亦不盡依爾雅此章殆以騋騢魚皆有白色故於騋特取其豪骭白一義以配之而不用驪馬黃脊之色與有魚傳二目白曰魚釋文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瞴二目白魚正義不言毛傳與爾雅異是孔本傳作二目曰魚矣

學在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還與此明明相證成不得如正義所說以二明字分屬一義一德也段說爲是下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義字衍同定本集注亦誤承珙案孔本二明字分屬義德固非然經文傳箋絕無義字不應兩衍義字此恐當如定本集注作但義明德也蓋箋以義字釋經上明字以明德釋下明字其引大學不過證經明

在公明明箋云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

明連文耳下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讌明德而已謂之相與自當云議孔本荅議誤爲義淺人又於義上加明字而孔遂依之爲說耳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正義曰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潔白之士羣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承珙案此疏非是此箋僖公之時以下十七字當接上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下仍是足上文義下乃云于於胥皆也潔白之士云云古本傳箋皆是於經文之後各自爲篇後人散入句下者誤將此箋僖公之時云云置之振振鷺之下孔疏依之爲說說則舊臣夙夜在公新來之士飲酒醉舞不近人情此亦誤以疏義爲箋義耳

在公飲酒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宋本惠下有也字 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卽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承珙案此章飲酒是專指一事傳云有餘惠者謂於足祿之外復與飲酒故曰餘下章在公載燕乃通言凡在公閒暇則與燕飲故箋云載之言則也

曰今以始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年字也唐石經本有字旁添年字校勘記曰正義本未有明文惟周頌豐年正義引魯頌歲其有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考此詩有與下子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爲是惠棟引漢西嶽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又正義標起止云傳歲其有豐年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考此經本云歲其有年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上豐字皆失其旨當以定本集注爲長承珙案校勘說皆是也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皆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此其有年三字明指經文謂字以下則述傳意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自謂此二本傳文如是盧氏釋文考證以歲其有年爲定本集注之經文誤矣

君子有穀詒孫子箋云詒傳也本或作詒詒厥孫子詒子孫子皆妄加也唐石經詒下旁添厥字校勘記曰考正義說此經云可以遺其孫子若以其說厥則其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爲是惠棟引列女傳貽厥孫子此正三家詩也承珙案校勘說是也

思樂泮水薄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 泮水以下俱陳奐補 魯學名經中或言泮宮或言泮故傳以泮宮釋經之泮也泮水故曰泮水靈臺傳曰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辟廱四面有水泮宮則當半於天子也箋曰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

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白虎通義曰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璧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鄭與班同說文西南爲水東北爲牆許說稍異水經泗水注魯共王殿之東南郎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鄺言東西通水與說文合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鄭注曰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案殷制大學在郊靈臺辟廱是也周制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文王有聲辟廱是也天子郊學國學各四諸侯用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各一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注云攷玉篇廣韻皆作鐬字注呼會切鈴聲也鑾聲从金戋聲引詩鑾聲鐬鐬徐鉉曰今俗作鐬鐬說文古毛詩泮水本作鐬鐬後乃變爲鐬字許所據作鐬戋聲辛律切變爲鐬呼會切案集韻十四泰鐬鐬鐬鐬三同呼會切說文車鑾聲也引詩鑾聲鐬鐬是丁度所據說文引詩作鐬鐬也此其證庭燎篇同

載色載笑傳色溫潤也箋案色謂令儀令色之色禮記聘義溫潤而澤仁也鄭注色柔溫潤似仁也晉語韋注言於大子無溫潤也初學記鳥部引春秋元命包注僎呼溫潤生長之言又邶谷風箋云君子洗洗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是溫潤蓋古語也

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箋案茆當作荇釋文徐音柳是也周官醢人有菲菹說文菲鳧葵也引詩作菲又薸鳧葵也廣雅釋菜鳧葵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義疏云菲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也莖大如箸皆可生食又可淪湆釋文引鄭小同說與義疏同

導即鞏也

在泮飲酒兔罝說文曰饗鄉人飲酒也靡天子饗飲辟廱也泮諸侯饗射泮宮也侯春饗所射侯也鄉人飲酒此饗之本義引申之義凡飲酒皆曰饗天子饗飲於辟廱諸侯饗飲於泮宮其禮同也春入學釋菜詩詠采菜正謂僖公行春饗之禮而不言射者文不備也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兔罝此飲酒之必兼養老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悌也地官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皆飲酒養老之禮行葦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所謂既飲旨酒也又曰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所謂永錫難老也

順彼長道兔罝順遂也長道謂尊長耆老之道也行葦傳曰引東南世與魯爲難故周公伯禽之世尚有淮夷之事淮夷在魯長也義與此同箋解順從長遂之道既非傳義即王肅述毛云能順彼仁義之長道王於長道上增設仁義二字未免增字成文且仁義與上下經旨無涉也不如蒙上文二句作解爲得之

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兔罝古詷字詷即詘也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醜衆釋詁文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韓與毛同王肅云斂此羣衆此本韓訓拘者囚與馘對文皇矣傳曰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是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或以道或以事衆或以言揚曲藝皆薈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泮宮京也大室辟雍之中明堂大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

狄彼東南毛無傳瞻卬傳曰狄遠也釋文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正義引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有謂淮夷來服也奠案王子雍用瞻卬傳訓狄爲遠是也又卽專引遠也古狄遏聲同狄彼東南與書湯誓西土之人可比一例箋文引韓詩作翩訓除箋作剔訓治依韓詩義

不吳不揚毛無傳奠案絲衣傳曰吳譁也則此吳字當亦訓爲譁箋云吳譁也正本絲衣傳訓申改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曰有善聞而無讙譁之聲是卽不吳之義也王肅解吳爲過誤實非毛義漢衛尉衛方碑引詩作不虞本三家詩虞皆吳之段借字

不揚傳揚傷也奠案不揚漢碑作不陽揚陽皆段借字釋文云痬余章反是陸所據傳作痬謂揚讀爲痬非經文作不痬也盧刻釋文徑作不痬余章反則直改經字校勘記已辨之矣陸所據傳作痬王肅所據傳又作傷痬傷義相近不譁言不讙譁也不傷言不傷害也鄭讀揚如字則與讙譁義複矣

不告于訩奠案古告與鞫通文王世子告于甸人鄭注告讀爲鞫十月之交曰月告凶漢書作鞫凶同不告于凶言不窮治凶惡唯荏染柔服之而已

柔矢其悊傳五十矢爲束奠案五十矢爲束周禮地官疏引爲束作曰束古曰與爲通荀子議兵篇曰貫服矢五十个此傳所本也正義引無服字與漢書刑法志同束矢五十一束猶交弓二弓一韔所以示不復用兵此傳義也周制獄訟坐成罰以束矢其束矢之數未識與詩束矢同否鄭注秋官大司寇從尚書左傳賜諸侯一乃百矢爲說韋注齊語及高注淮南氾論篇竝從射義三發四矢共十二矢爲說然二者皆非束矢矣說文挾眾意也廣雅挾藏也士篇廣韻皆曰挾聚也聚亦眾義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傳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奠案鴞爲惡聲之鳥陳風墓門傳同鴞以喻荊楚也孟子滕文公篇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趙注曰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然則鴞聲比荊楚舌指南蠻同孟子卽本此詩意也集于泮林所謂出于幽谷遷于喬木也匪風傳曰懷歸也日月傳曰音聲也歸我以好聲所謂用夏變夷也此章末乃承上文淮夷攸服而因及荊楚耳下文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云南謂荊揚也荊揚貢此淮夷旣服而聲教所被雖荊揚之遠亦來大遺元龜象齒卽荊揚貢金三品也大貊二字句屬上下與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文法相同荊揚言其意實指大龜齒革皆荊州產南謂荊揚但就物產之地言之何必荊楚也僖公時楚已兼有禹貢揚州之域在魯之南閟宮篇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傳曰南夷荊

楚也詩義正同箋曰荊揚之州貢金三品正義既引左傳楚子以金賜鄭伯爲南金作證而又云淮夷來獻大龜象齒廣貝我以南方之金則直謂元龜象齒與金皆屬淮夷所產貢魯之物矣孔失經傳之恉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與案釋文憬說文慮音獷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李注引韓詩作獷辟君章句獷覺寤之貌今說文瞿部引詩作穬心部慮下不引詩而憬下引詩云憬覺悟也其字同毛其義同韓段注以爲淺人竄改疑不能明也玉篇憬遠行貌蓋希馮所據毛詩已如此

閟宮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采蘩傳曰宮廟也此傳探下文言赫赫姜嫄故閟宮爲姜嫄廟生民傳曰姜嫄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是姜嫄周之先妣也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注曰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奧案周享先妣在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之下先祖之上則先妣尊於先祖故鄭注以先祖爲后稷先妣爲后稷與姜嫄斯干似續妣祖箋亦曰妣先妣姜嫄廟也蓋周人以后稷爲太祖立廟更於孟春南郊配天帝嚳爲遠祖尊不立廟特於冬至圜丘之禘配天以爲后稷親而帝嚳尊也周家歷世有聖母功起后稷必推本於姜嫄尊親之主理應立廟但帝嚳無廟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敬也元鳥篇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姜嫄既不得援春秋經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以母繫子同后稷以合食故周人特爲姜嫄別立一廟周官守祧奄八人賈疏云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此姜嫄別廟之證也于是后稷有母而帝嚳有妃后稷非無父亦姜嫄非無夫矣此周禮也魯無圜丘之禘不立姜嫄廟禘嚳雖得郊祀后稷然祈穀非南郊無后稷廟亦不立姜嫄廟傳云在周以別言廟不在魯也鄭以爲魯有姜嫄廟故末章新廟爲新姜嫄廟則此詩爲頌僖公能脩姜嫄宮而作也既與毛義不符又於周禮且乖矣正義曰按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與謂據月令仲春祀高禖有天子親往之文則姜嫄每歲止此一祭故傳云常閉而無事

傳　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曰姜嫄新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廟爲禖宮月令祠於高禖鄭注曰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與案鄭說殷之媒宮起於簡狄與孔說周之媒宮起於姜嫄皆非也生民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元丁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敬也元鳥篇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姜嫄既不得援春秋經惠公仲

曰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然則禖宮始於上古在帝高辛之前帝高辛率簡狄祠禖宮而生契率姜嫄祠禖宮而生后稷簡狄姜嫄猶周禮之九嬪也殷周皆高辛之後故殷周之世皆補葺而周人又爲姜嫄立廟卽爲后夫人祀天祈子之宮是謂之禖宮周祀姜嫄則殷祀簡狄或周因殷也說文曰禖祭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禖禖亦祭天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曰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據此則禖宮當在郊故毛傳謂之郊禖其廟爲高辛妃廟故月令謂之高禖魯郊亦有祈禖之宮然謂魯有禖宮則可謂魯禖宮卽姜嫄廟則不可故傳引孟仲子說

傳枚微也則此枚字當亦訓爲微傳云舊密者旣已薙之復加密石是卽微之意也案春秋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大夫斲之士斲本國語及尚書大傳並有此文閟宮爲先妣廟在周故傳就天子廟桷言之也釋文引韓詩枚閒暇無人之貌義葢必連實實作訓以狀其常閉而與毛義異

上帝是依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案上帝天也傳探下文解依爲依姜嫄之子孫說子謂后稷孫謂大王以下至僖公生民曰上帝不寧居然生子又曰上帝居歆以迄于今卽其義也箋

周以姜嫄廟卽禖宮爲別說也

實實枚枚傳釋實實爲廣大末章松桷有舄舄大貌義同東山

傳枚微也則此枚字當亦訓爲微傳云舊密者旣已薙之復加密石是卽微之意也案春秋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大夫斲之士斲本國語及尚書大傳並有此文閟宮爲先妣廟在周故傳就天子廟桷言之也釋文引韓詩枚閒暇無人之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王制曰附於諸侯曰附庸又曰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與案土田陪敦該附庸子有附庸閒田以進退諸侯也左傳曰分之土田陪敦該附庸言之矣周初封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

里男方百里鄭仲師以爲牛皆附庸而鄭康成則以爲附庸不在其中禮記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又大司徒注曰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申之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附庸二十四魯

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匡解享祀不忒奧案此四句指春秋廟祭而言龍旂上公之旂畫以交龍也魯春秋享祀載龍旂郊處大常正義曰異義古毛詩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者自是舊說之謬是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奧案此二句指郊祭言箋曰皇皇后帝謂天也天卽所郊祭之天故明堂位注曰昊天上帝魯不祭太平御覽禮儀部五經異義引賈逵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公皆是成王康周公之禮也詩與禮記義正脗合

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賈鄭說同祭法周人禘嚳郊稷魯不禘嚳而郊稷故南郊祀天亦配之以后稷其實魯郊與周郊亦不盡

秋繁露郊事對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犅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犅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奧案周公皇祖猶云皇祖后稷耳此二句蒙上章春秋享祀而言下文因極陳僖公祀周公於大廟之事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祭統外祭郊社下言內祭大嘗禘此詩亦先言郊祀后稷下言禘祀周公皆是成王康周公之禮也詩與禮記義正脗合

秋而載嘗傳諸侯夏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奧案嘗四時祭名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礿夏曰禘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

之名祭統注亦謂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殷時禘周禮司尊彝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祫言肆獻祼禘言饋祭者有黍稷互相備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何注曰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案諸侯三祭三薦此即王制所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也鄭注王制謂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何氏之言是虞夏制而非周制矣周四時之祭之外又有禘祫二祭在四時之間毛公言諸侯夏禘廢夏礿秋祫廢秋嘗用殷祭即不用時祭惟天子兼之

文二年公羊注曰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此何解與毛義合然則禘祫者即周禮之所謂閒祀耳昔儒論禘祫聚訟紛然其實祇辨吉時兩事而已今即毛義而申明之其云夏禘礿秋祫嘗則禘祫時祭非吉祭可知凡經典多言禘少言祫言禘必連言嘗中庸曰明乎禘嘗之義祭統曰禘嘗之義大又論魯內祭有大嘗禘嘗為四時祭之一禘為四時大祭之一於夏則言禘於秋則言嘗言禘知禘為四時大祭亦言嘗知禘乃四時之一祭也祫惟見於公羊穀梁及曾子問類皆吉祫非時祫然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韋元成何邵公鄭康成皆以為一祫一禘此蓋於吉祫之後新主入親廟行其常祀而言之是四時有祫矣則知謂有禘無祫與禘祫一祭二名以時

祭而混入於吉祭之說者皆非也其云諸侯禘祫不礿嘗天子禘祫又礿嘗則禘祫非四時常祭可知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陳氏壽祺疏證曰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與謂三年一禘吉祭也三年祫五年禘時祭也當三年則祫當五年則禘較時祭為大也通典引許慎舊說云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此吉祭也說文曰春祭曰礿夏祭也禘諦祭也周禮曰五歲曰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祫許以礿祠禘祫連篆則皆謂時祭可知是固以說文為定論矣說苑脩文篇言四時常祭之外亦云三歲一祫五年一禘可見

西京舊說悉有師承則知以三年喪畢之禘祫而誤為時祭三年祫五年禘本為四時之殷祭而又或誤為吉祭者又非也其云夏禘秋祫則禘祫定以夏秋可知明堂位言季夏六月禘周公祼記下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周六月夏四月故禘在孟夏獻子改為孟秋行禘故譏其失禮此禘在孟夏之證也孟夏禘孟秋祫獻子改為孟秋禘則廢一祫祭矣天子諸侯之有禘必有祫祫當在孟秋也通典禘祫上引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皆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而祭之祫者合也此即本毛傳禘屬夏祫屬秋之義也若吉禘吉祫本無定月周禮

爲文世室孝王之世立武王爲武世室商此未有也魯臣家周公曰子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濞子厲公擢五世服盡臣子一例其廟遷毀魯自魏公之世周公之主當遷於大廟故卽以大廟爲周公廟不毀厲公之世魯公之主當遷於大廟故卽以大廟大室爲魯公廟不毀大廟路寢大廟也大室路寢大室也宗廟毀主藏於廟室之西壁周公魯公不毀故遂以路寢大廟爲周公專廟路寢大室爲魯公專廟此魯廟制之大凡也不則魏厲已後別立大廟大室則魯有七廟矣不立大廟祀周公大室祀魯公則周魯皆遷毀矣大廟之祀周公不始於遷毀之日而實始於受封之時但受封周公尙在親廟因禘而升祀大廟至當遷毀之後則其主奉於大廟則大

廟之祀周公在成王之時以大廟之奉周公主乃在魏厲之後春秋經桓二年納郜大鼎于大廟臧哀伯諫證之以清廟茅屋昭其儉德則大廟卽清廟也穀梁傳以爲受賂而退以事其祖以周公爲弗受則此大廟爲周公廟也天子吉禘在路寢明堂諸侯謂之特祀在新主廟故閔二年始僭吉禘之稱而於莊公新廟不於大廟文二年有事于大廟僭行天子吉禘在明堂之禮故春秋書有事公穀皆以爲大祫此僭禮之失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亦謂周公之弗受也周公至僖十八世而魯公至僖十七世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正義曰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說之不宜立猶又武宮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奠案記文當作魯公之廟世室也此因周有文世室又有武世室故遂以武公之廟足其數此失當成公立武宮之世遂以改竄明堂位之文耳世室夏之明堂重屋殷之明堂世室亦爲大室春秋經文十三年秋大室屋壞穀梁傳曰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公羊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此魯公之廟也曷謂之世室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左傳杜預注曰大室大廟之室疏云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漢書五行志中春秋經大事于大廟譏釐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引公羊穀梁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然則前堂大廟爲周公廟中央大室爲魯公廟左氏先師舊說信有明證矣周公受封不之魯魯公雖始受封而實出自周公故祀不偏重周魯之在魯猶文武之在周也魯之禘祫周魯合祭於大寢大室猶文武合祭於清廟明堂也故曰魯王禮也明堂位言禘周公

詩言祀周公亦祀魯公皆所以頌僖公能脩廟祀之醇也僖公子文公不於大廟聽朔浸致大室屋壞魯公廟壞則周公之廟亦因之而不脩故孔子錄僖公詩有以也此因詩言合祭周魯而因詩證魯國廟祭之制如此（路寢大廟與宗廟不同路寢居而一之者非也）宮之中央宗廟在路寢之左挹

毛氏傳疏卷二十九　三十六　廣雅書局栞

毛炙胾羹傳毛炙脅也奠案炙當作炮釋文蒲包反與六月韓奕之炰音甫九反義別也炰炮古今字也炮瓠葉傳曰毛曰炮單言炮連言毛炮地官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注曰毛炮豚者燔去其毛而炮之周禮作炮不誤禮運捭豚鄭讀捭爲擘云擘肉加於燒石之上鹽鐵論散不足篇亦云古者烨豚以相饗烨與捭同祭用毛炮豚即上古捭豚之遺也

傳胾肉也奠案曲禮左殽右胾胾爲豆實則胾爲邊實鄉射記鵽脯用邊五臟祭牢臟橫于上古文臟爲胾是胾在邊也天官遵人朝事之遵有脯加遵有脯說文曰胾大臠也大臠即脡也醢傳謂胾爲肉肉乾肉也公食大夫胾乾物羹湆物胾羹猶脯醢傳謂胾爲肉肉乾肉也公食大夫禮牛羊豕皆有胾胾亦乾肉

萬舞洋洋奠案凡宗廟舞諸侯以羽唯天子兼以干萬舞有干有羽也（說詳備考）春秋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此周公廟用萬也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此羣廟不用萬也詩爲祀周公故萬舞矣傳云洋洋眾多者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爲舞數眾多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三十七　廣雅書局栞

左傳曰萬盈也韓詩傳曰萬人舞也

三壽作朋傳釋壽爲考三考義未聞奠疑考乃老之訛張衡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迓拜乎三壽薛綜注曰三壽三老也又新序祿事篇五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下章壽三家釋爲老則與此三壽爲三老義同鄭箋三壽是申成毛說正義云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諸侯作老字爾雅老壽也正義又云壽考釋詁文恐有誤字　椒聊傳朋比也古比方比合不分上去聲三壽作朋意謂君與臣合德也（困學紀聞引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案此用詩三壽字不指三卿說）

公車千乘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義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奠案前一說甸出一乘因是而推則四甸爲縣出十乘四縣爲都出百乘後一說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同何休公羊宣十五年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學而注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是爲一乘起十井一同出千乘而不知周初大國百里賦止百乘其後益封

方五百里於是大國車千乘矣論語道千乘之國謂成國也井邑邱甸縣都出賦法通成終同出軍法說者混爲一制非也千乘亦有二義一者以一乘七十五人計之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一者以一乘三十人計之千乘當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之千乘本自不同如以出軍當出賦則千乘三萬人僅充二軍爲次國不足充三軍爲大國毛傳云大國之賦千乘賦出也魯所出之賦千乘人數當倍於三軍不當退減爲二軍致不合大國三軍之號理甚明也昭九年秋蒐于紅傳曰自根牟以至商衛革車千乘此謂魯蒐軍實也明堂位成王封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此謂魯車大數也皆出賦而非出軍固有此七

萬五千人之多也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疏引異義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此說得之

公徒三萬此出師之軍數也徒卽司馬法徒二十人徒二十人二百人徒二千人也鄭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志荅臨碩謂此爲二軍有此兩解奧案三萬二軍是也詩意先言賦後言軍千乘爲賦三萬爲軍故重弓言備豫之事而貝胄言從戎之飾文義顯然益家賦軍徒四事實用遞減之法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於家任之人定賦約十而用一一乘七十五人千乘七萬五千人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是於賦乘之人定軍約二而用一故古者比年簡徒三年簡車臨陳行師亦復遣徒治兵周禮天子六鄉六軍六卿掌之大國三鄉三軍三卿掌之次國二鄉二軍二卿掌之小國一鄉一軍一卿掌之此定軍之制也出師不必盡行故大國毛傳云大國之賦千乘賦出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春秋繁露爵國篇曰諸侯大國四軍此謂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作三軍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舍中軍爲復正穀梁亦謂魯當用二軍案公穀傳皆就魯調

發之制言之隱五年公羊傳注曰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六師三見於詩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諸侯一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二軍之證也齊語萬人爲一軍三軍三萬人雖是變古然亦通率方伯二軍之制爲之

我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膺當承止也下武賚傳皆曰應當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我狄是應孟子作膺趙注膺擊也丁公著作應膺應聲同當擊義同沔水傳曰懲止也史記引詩荊舒是徵徵古懲字承與懲亦聲同故懲謂之止也奧案下二章承又謂之止箋曰天下無敢禦之禦亦當也止也下武與殷武篇述成湯伐淮夷及荊楚正此章先追美周公伐功

湯時氐羌享王同其篇例小雅漸漸之石刺幽王荒淫叛之荊舒不至則周初之戎狄荊舒率服可知也僖公唯從齊伐荊若戎狄與舒未嘗有事沖遠疑不能明要誤於鄭譜夸美僖公耳孟子滕文公篇引此詩而釋之云周公方且膺之又云是周公所膺也此其明證矣舊分章自享以駿厥聲以下三十八句爲一章章首從祀帝祀稷說起因而享祀大廟備陳魯以天子禮祀周公工祝致告於僖公作嘏下又極陳兵賦之大征伐之美工祝又致神之意再作嘏此皆在廟中美周公不須僖公也觀舊分章知古說之不可易

遂荒徐宅說文邻下云魯東有邻城段注云周禮雍氏注伯禽以王師征徐戎劉本徐作邻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是楚所取之徐州卽邻地書序曰徐夷並與東郊不開徐蓋邻也奧案古徐邻聲通此詩之徐宅當卽史記之徐州說文之邻城在魯東者宅居也徐宅邻戎之舊居也釋文不爲徐州作音而正義亦但云徐方之居皆不得其解

淮夷蠻貊傳淮夷蠻貊而夷行也正義作如字臧氏經義雜記改傳文淮夷蠻貊夷行如蠻貊阮氏校勘記斥之而以淮夷蠻貊四字爲句段氏小箋於傳文淮夷之耳沖遠謂僖公得許田而春秋闕漏恐不然矣傳以常許爲魯西鄙箋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括地志曰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奧案今河南許州中隔陳蔡成王營雒邑時以爲周公朝宿邑許田在魯之西而周公朝宿在焉是卽魯之西境也鄭與魯易假許田在隱桓之世則許田久屬於鄭疑魯南鄙之常自莊閔而後或又屬於齊故須僖公之復故字乃就故字極邊邑言之耳沖遠謂僖公得許田而春秋闕漏恐不然矣傳以常許爲魯南鄙西鄙君不得明文遂以許爲許田而又推本辟土之者也而夷行則進矣似亦泥如字作解奧案此傳作而字不誤與江漢傳同經文皆就近淮之國而言非淮夷之外又有蠻貊

北不應起師伐魯西邑與許爲西鄙不合

松栝有鳥傳鳥大貌奧案鳥者庳之假借字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群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毛與韓不異偃師武虛谷援楊子法言後漢書曹褒傳班固傳及諸石刻之文度尙碑太尉劉寬碑紱民校尉熊君碑費汛碑楊震碑沛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表一一可證奧案段說是也鄭意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故解奚斯所作爲監作新廟與毛韓異不知史克作駉奚斯作閟宮史克見左傳在文公十八年至宣公世尙存見於國語奚斯見於閔公二年故文公二年已引閟宮之詩則奚斯作閟宮必在史克作駉之前此其顯證矣

廣雅書局刊本

百步其左右各三百步五廟竝列可容也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呂覽季春紀及淮南時則訓薦鮪于寢廟高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蔡氏獨斷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奧案毛詩新廟奕奕三家詩作寢廟繹繹奕奕者據毛以改三家也毛詩作新廟傳奕奕高大繹繹相連作奕奕者據毛以改三家也毛詩作新廟傳云閟公廟與穀梁傳新宮爲禰廟者同以僖公爲閟公後而連及之特舉五寢廟之一耳與三家詩實無異也唯鄭箋以爲姜嫄廟

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傳中廟字段先生云當作詩字奚斯所作所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詩與節南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終

北平劉長年初校
武進層　進覆校

商頌

那

序云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魯語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是爲子夏作序之源流也左傳稱正考父佐戴武宣則正考父爲戴公時大夫戴公當周宣王時宣王中興修禮樂正考父得以考校而錄商頌十二篇自幽王之末六代禮樂又遭廢壞孔子錄詩僅得五篇附諸周頌之末所以學殷存宋備三統之文仍大師之舊

而非自孔子刪之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云韓詩章句亦美襄公索隱駁之云考甫在襄公前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奧案禮記樂記注商頌爲宋詩鄭注三禮本韓詩說然隱三年左傳美宋宣公引商頌殷受命咸宅百祿是何晉語公孫固對宋襄公引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則商頌不作於宋襄內外傳有明證矣此可見毛公師承之確實三家詩可廢而毛詩不可廢

置我鞉鼓傳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周頌有瞽篇應田縣鼓磬柎圍傳云縣鼓周鼓也鞉鼓也奧案毛公言鞉鼓之制特爲詳盡蓋以有瞽之鞉卽那之鞉乃縣之大射禮曰鼖倚于頌磬西鉉鉉猶縣也亦縣也鄭注曰鉉編磬繩也設鼖於磬西倚于鉉也鄭解鉉爲編磬繩失之　東西兩肆皆有磬鐘鑮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西肆不得多設一器鼖鼓在西肆頌磬之西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成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其義證也此皆周人以鼖鼓爲縣鼓之制凡樂縣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樂縣當三代略同宮縣四面縣周人四面設建鼓於極西一肆特設一鼖鼓爲縣鼓殷人鼖鼓亦建鼓謂與西面建鼓同器也那有瞽之鞉鼓其分別如是

詩不可廢

嘒嘒管聲是鞉鼓節樂故傳云樂之所成是也鄭箋分跳鞉與
二鼓而又云鞉雖不植置而搖之亦植之類儀禮大射注云鼗
如鼓而小有柄周禮小師注云鼗還自擊蓋鄭學本魯韓詩以注三禮其作箋又在注禮之後而
於毛氏之學未暇精研故往往箋與傳不合卽與西京以前舊
說亦多不合爾雅曰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鄭所
據其謂小者歟後儒說鼗悉依鄭說矣大司樂宗廟之中路鼓
路鼗路鼗鼓其大鼗也鼗與鞉同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奠案管卽簜也大射禮曰簜在建鼓之間
又曰乃管新宮三終鄭注云簜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賈疏引
禹貢注云簜大竹也諸侯下管新宮天子下管象於商未聞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
尚聲奠案傳訓依爲倚者大射禮曰鼗倚于頌磬西紘周人縣
鼗於頌磬之西殷人當置鼗於頌磬之西毛意實本禮經爲訓
也鼓鐘傳笙磬東方之樂此傳云磬以象萬物之成其意亦指
頌磬爲西方象成之樂言之而不明言西者所該又不專指頌
磬一器也故復引禮記郊特牲殷人尚臭之文以足其義春官
眡瞭掌播鼗擊頌磬笙磬亦無不應之者天子
有金奏下管之樂金奏擊鑮有編鐘以應之則知下管擊磬亦
有編磬以應之也又孟子萬章篇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
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金謂鑮鐘玉爲
特磬金奏鼓鑮鐘樂之始下管擊玉磬樂之終終猶成也中庸

鄭注曰振猶收也磬以節下管之樂是謂之玉收與詩義亦合
箋曰磬玉磬也玉聲尊故特異言之鄭謂磬爲玉磬亦傳義之
所得而該矣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奠案赫
爲盛穆穆爲美正是贊美成湯之樂所以終殷人尚聲之義其
聞不應及祀成湯之人傳解此湯孫謂湯爲人子孫者言先王
作樂崇德所以克盡其爲人子孫之道以爲後世法也箋易傳
湯孫爲大甲正義從王肅述毛以經三湯孫皆謂湯爲人子孫
以爲終篇述湯生存之事與序祀成湯義有乖且烈祖殷武之
湯孫又作何解乎傳必有所本而云然不得執一端以該全經

庸鼓有斁庸靈臺作鏞此傳云大鐘曰庸靈臺傳云鏞大鐘也
庸古文假借字鏞本字儀禮周禮及春秋內外傳皆謂之鏞或
作鱅儀禮大射禮阼階東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鱅西階西東面
其南頌鐘其南鱅鄭注曰鱅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鱅爲節周禮
鱅師注亦曰鱅如鐘而大周語細鈞有鐘無鱅大鈞有鱅無鐘
是鱅爲大鐘明矣韋昭晉語注以鱅爲小鐘誤說文鱅大
應鐘磬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鱅應之从金薄聲鏞大鐘謂之鏞
从金庸聲奠案許以鱅鏞連篆合詩禮爲一物大鐘以應編鐘
編磬堵以二者所謂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也金當作奏奏樂
擊大鐘以應編鐘編磬與鄭注大射說正同也鐘磬編縣鱅特
縣張衡西京賦云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

而厲驤此謂鑮虡也凡樂縣大夫判縣辟樂不備無鑮無特磬故晉悼公以鄭貺鑮磬賜魏絳絳始有金石之樂金卽鑮也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有鑮北無鑮疑天子宮縣鑮亦東西有之南北則否周禮序官磬師中士四人鐘師中士四人此編縣設四面故四人也鑮臺傳曰賁大鼓也有瞽傳曰田鼓卽鑮臺之賁有瞽之田也臺傳曰賁大鼓也謂四面建鼓問作其大鼓也上文云奏鼓簡簡傳云簡簡大也謂四面建鼓問作其聲大則鼓亦大鼓也奠案此鼓雖周人亦不縣與殷人同制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案諸侯三面縣三面皆一建鼓天子四面縣則四面皆一建鼓賈疏云今之建鼓則殷法是也非此六鼓也後儒不明縣鼓卽鞉鼓遂以此六鼓皆爲縣鼓直謂殷人之鼓皆置而周人之鼓皆縣俱失之

傳鼖鼓鼙鼓雅曰驨驨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繹繹盛貌鼖鼙繹繹義並同此傳云盛者謂聲樂盛也賓之初筵籥舞笙鼓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此曰庸鼓有斁萬舞有奕則萬舞與庸鼓相應矣故特盛之也

萬舞有奕萬舞以干羽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何注曰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制也奠案六舞唯大武大濩爲武舞餘先王樂爲文舞周以大武爲己樂以大夏爲先王樂商以大濩爲己樂其用先王樂文工樂或亦用大夏經無明文可證也大濩武舞用干先王樂文舞用羽此詩言萬舞之義也

傳奕奕然閑也墨子非樂篇萬舞翼翼章聞于大案翼翼與奕奕同此傳云奕奕閑采薇傳又云翼翼閑奕翼一聲之轉故竝

有閎言閎者謂舞容也傳於十畝之閒閒閒爲往來皇矣閒閒爲動搖竝與聲容義同

烈祖

序云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正義云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祭禮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與案匡衡學齊詩則齊魯說同王制鄭注曰殷則亦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疏引孝經緯鉤命決與稽命徵同益二昭二穆四親廟與契大祖廟爲五廟湯受命王其廟應毀不毀遷其主於路寢大室因以路寢大室爲湯廟故殷人六廟然則

中宗應毀矣詩言祀中宗篇末言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烝嘗時祭之名時祭及四親廟此爲祀中宗親廟之樂歌與二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與案亦有與上既載對文言既載清酤亦有和羹也和羹指祭祀而言不爲取諭而設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正義云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言湯孫此孔申箋說是也其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案晏子借和羹之和以喻君臣之和而詩意本無關設諭也政平無爭自釋詩無言無爭之義而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句是解和羹

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正義云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言湯孫此孔申箋說是也其申傳說即本鄘篇以湯孫謂湯爲人子孫此祭中宗而歸功於湯故亦得稱湯孫不知鄘二傳云湯爲人子孫但解於赫湯孫句此篇上下文皆有湯孫猶云孝孫爾傳義不一概作此解與案此篇湯孫自當指祀中宗者說中宗爲湯之元孫則祀中宗之

猶在親廟之列烝嘗及親廟且湯爲有功烈之祖故本諸湯而
章首稱嗟嗟烈祖之意云

元鳥

序云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
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
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
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
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汪氏異義云釋文
謂此是後本疏以爲文誤據王制疏則非誤彼疏謂鄭將練禘
總就喪畢祫於大祖言之又引熊氏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
於廟而云未知然否按熊氏之言是也閔公不行三年之喪故

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示譏也襄十六年左傳晉人曰寡君之
未禘祀是除喪禘祭之明證孔氏合練禘於祫言之之說蓋求
合於鄭君禘祫志耳然此注於後本特改其文知不以志爲定
論矣奚案注說是也周禮宮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
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又公羊閔二年傳何注禘之
于新宮鄭蓋自用其師說耳士虞記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
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
某甫尚饗明日以其班祔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
尚饗士於未祔設祭禮亦然也此箋本諸侯禘祫以爲言也諸
侯二年喪畢特祀新主春秋僭稱之爲禘禘而後祫於大祖入
親廟而行時祫時禘與五廟同天子三年喪畢大禘於路寢明

堂爲最大重典禘畢而祫與諸侯同鄭意殷武祀高宗爲專祀
親廟之詩元鳥祀高宗爲祫祭大祖廟之詩故遂改序祀字當
爲祫字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奚案
正義引王肅述毛謂先后爲成湯是也鄭讀殆爲懈怠王訓佁
殆則非也序就廟號稱高宗詩人祫祀作歌稱武丁殷尚質或
以名也此已下皆歌高宗之德在武丁孫子猶云在孫子武丁
倒句之以就韻耳王肅用那傳釋湯孫善爲人子孫以釋此經
謂美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子孫其述毛近是而箋則以爲武丁
之子孫恐非傳義傳訓勝爲任爾雅曰勝克也克與任義相近
說文曰任保也案篇中曰武湯曰后曰先后曰武王皆謂湯也

長發傳武王湯也毛於此篇武王不傳者以上言武湯則此武
王爲湯易明矣經云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言商湯
受天命無有懈怠以傳至武丁孫子也云武丁孫子武王靡不
勝言武丁爲湯之孫子於武湯王天下之業亦無不保任之也
上三句從湯下及高宗下二句又從高宗上及湯皆所以頌高
宗之能繼湯而受命也靡不勝與不殆同義箋以勝爲勝伐而
以武王爲高宗之子孫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但詩頌高宗
不應專美其子孫箋非傳義正義曰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
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孔亦當用王肅
說王以武王指湯是也

大棗是承說文籅或作棗特牲饋食禮注古文籅作棗天保洞

酬傳皆曰饎酒食也釋文引韓詩曰大糦大祭也然則鄭君改序文祇爲祫其本韓詩與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奠案景與京通京爲大故景亦爲大員讀爲圜圜說文圜圍全也讀若員管子有地員篇地員卽土均夏官庾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卽均齊語若員管子有地員篇地員卽土均夏官庾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卽均也此傳釋景員爲大均與長發幅隕爲廣均訓雖同而意實異長發廣均承上文爲敷下土方而言此大均承上文四海來假來假祁祁而言蓋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故詩人言四海之來朝貢至于河者乃大均也禹貢揚州錫貢沿于江海夏本紀地理志皆云錫貢均江海馬融本作均云均平也馬治古文尚書則今古文皆作均矣書詩義同箋易傳員爲云易河爲何與傳不合

正義謂敕令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霑潤無所不及也孔以河能潤物爲喻亦不得其經解

長發

序云長發大禘也此大禘謂吉禘也殷人無二祧其時禘在大祖廟而又居四時時享之一於其禘也不謂之大天子諸侯崩薨皆在路寢其栗主亦在路寢三年喪終之祭諸侯謂之特祀天子謂之大禘禘畢而祫於大祖廟天子諸侯皆謂之大祫殷人以契爲大祖未於大祖廟行大祫禮先特祀新主於路寢大廟此卽終王之吉禘也於其禘也較時禘爲大序云大禘則非時禘明矣周語終王韋昭注曰終謂終世也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之曰先王又春秋傳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謂惠王三年喪終之吉禘周

人大禘禘文武明堂者大廟之前堂也大室者大廟之中央室也文武之粟主在焉故曰有事於文武也知周郎知殷矣釋文引王肅曰殷祭也殷祭時禘不得稱大禘王說非是箋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鄭意以周況殷契爲殷之太祖南郊以契配天猶殺爲周之大祖南郊以稷配天同故遂以此大禘爲南郊祀契之詩但周禮內司服賈疏引白虎通義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而詩首章先言有娀盤庚言大享功臣從祀鄭注大享謂烝嘗而郊天無功臣從享之文乃詩末章并及伊尹似皆不合惠氏棟禘說定爲吉禘成湯之詩與箋謂殷人以成湯爲受命之王五世當遷其主納於路寢大廟而即以爲成湯之專廟故後王新主行大禘禮必以成湯爲禘主猶之周人後王新主亦以文武爲禘主周固因於殷也故篇中述湯受命功德綦詳或亦祀高宗之詩上篇爲大祫而此篇爲大禘與而詩何又不一及高宗也禮無明文安從益闕之例

凡禘有三禘天於圜丘也禘地於方丘也禘人鬼於宗廟也宗廟之禘有二吉禘與時禘也吉禘者終王大禘也時禘者四時大禘也吉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時禘則爲四時宗廟之祭吉禘有新主時禘則主大祖吉禘在路寢大廟時禘則於大祖廟吉禘及郊宗石室時禘則止毀廟未毀廟吉禘爲百王通義時禘則夏殷爲夏禘居四時祭之一周乃改夏禘爲夏祫又於四時時享之外行三年祫而五年禘閟宮傳曰夏禘則不祫秋祫則

不嘗唯天子兼之此即時享外有祫又有禘之義也詩言禘有二長發大禘也吉禘大祖也時禘也昊天有成命郊祊天地也說詳周頌疏說天地也此雖曰郊實亦是禘郊祀天地禘祀其祖配之是謂也者或以禘爲宗廟之禘而不知有天地之禘則祭法國語禘郊祖宗之禮廢矣或以禘但爲喪畢之禘而不知有四時之禘則大宗伯大司樂六享六樂之禮亡矣讀經者應隨文別觀不可舉一端以爲說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案傳釋有娀爲契母子爲契帝高辛氏帝嚳也將大謂長大也契母有娀氏女簡狄長大配高辛氏帝生子契佐禹有功堯立國於商後湯有天子仍其始封之舊號故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也殷人禘嚳大禘禘主皆合食祭天后夫人不與大禘女主皆配耐則先妣有娀當亦合食故詩人溯商之始而首及之

史記殷本紀桀敗於有娀之虛益桀都河南有娀與桀都相去當不甚遠淮南墜形訓有娀在不周之北高誘注曰娀讀如嵩高之嵩案嵩高山在河南於聲求義高說自得諸師讀張守節謂有娀當在蒲州北此由桀都安邑之說而誤尚書堯典鄭注商國在大華之陽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司馬貞以爲商即相土所居商邱亦誤

元王桓撥傳元王契也國語周語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魯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荀子成相篇契元王生昭明居于

砥后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唯漢書禮樂志以契元王爲一人非也殷案殷人郊契大禘郊主亦合食

相土烈烈傳相土契孫也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襄九年左傳閻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注云相土契孫商之祖唯漢書五行志相土商祖契之曾孫非也與殷相土殷之祧祖也大禘祧祖皆合食

受小球大球傳球玉經義述聞曰球讀爲捄共皆法也球讀爲捄虞雅曰捄捄法也捄捄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厖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引詩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大小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共字殊義箋復謂共爲執玉迂迴而難通矣廣雅捄捄並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箋案王說是也但傳解球爲玉疑後人改竄耳球玉也釋文作球美玉也鄭書禹貢注及禮記玉藻注皆云球美玉也美玉謂之球故小球大球爲小玉大玉小共大共爲所執播小球大球此鄭義非毛義也毛傳多同荀義一章云元王契也六章云虔固也曷害也皆依荀作訓且下章共訓爲法既與荀義合則此球訓必不與荀義殊楊倞注於榮辱篇云共執也言湯執小玉大玉用鄭義而於臣道篇云球玉也不言毛義又載侗六書故球下引箋而不引毛傳則唐本有無球玉之文爲較勝於正義本矣古字當作求或作捄捄作共或作捄捄作共義皆訓爲法傳義見於下章則上章同義不傳此共例也至後人依鄭改捄爲球與今本淮南注改捄作琄其誤亦正同

爲下國綴旒傳綴表也正義云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奧案禮記樂記篇行其綴兆鄭注云綴表也蓋綴之爲言著也綴與表同義故古書中往往二字連文大戴記曾子制言中篇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晏子外篇行表綴之數又呂覽不屈篇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高誘注云表掇儀度也禮記郊特牲篇饗農及郵表畷說文畷兩百閒也百百夫也兩百夫之閒是謂之畷畷所以表百閒縱橫之道則謂之表畷綴掇畷三字同玉篇田部引詩作畷云畷表也本亦作綴旒玉篇引作流蓋兒旒旌旒古字多作流也旒所以章物故引申之卽有章明之義毛傳又訓爲厚者言章明之法度又能篤厚而行之也荀子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又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楊倞注蒙謂爲厖厚也此之謂也荀謂斬爲枉焉不同焉者而齊之而順之而壹之此卽章明法度而又能篤厚行之之謂也毛爲荀之弟子故傳義多依師說鄭氏郊特牲注曰

家語謂田服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綴
約綴曰綴猶結也旂旌旗之垂者也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
如旌旗之旒總著焉鄭注禮引詩郵爲督約服取涂道爲義正
謂郵民之約合非鄭情 以喻諸侯朝宗而督約之使不離散箋詩綴爲交
結旒取旌旗爲義以喻諸侯會同而交結之使有繫屬雖名依
經字以立訓而義要本於三家詩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懾不竦百祿是總吳汪潘受
生云不震不動不懾不竦敷奏其勇之上與上章一
律奐案家語弟子行篇引詩不懾不竦敷奏其勇是王肅本不
誤此亦一證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同今本而龍作寵疑出
後人改之也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奐案此經傳疑皆誤旆當作伐如詩六月
吊苾左傳綿苾爾雅繼旆曰苾今字皆改作旆則此詩旆字本
作伐伐誤爲苾又改爲旆耳箋云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與師
出伐是鄭所據詩作伐今本鄭箋與師出伐上亦誤衍建旆二
字建旆即與師之 因又於毛傳中增旆旗也三字不知繼旆曰
旆傳義見於六月旗爲九旗之統稱不得以繼旆之旆獨擅旗
名明矣釋文於旆下不云旗也或唐初毛傳尚不誤又案說文
髮木更生也然則剗以三枿喻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葉枿
一字也箋曰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說正義
本鄭爲說恐非毛詩義也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有韋國者案韋國名春秋內外傳皆曰

豕韋一爲劉累國一爲彭姓國襄二十四年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邶二十九年傳晉蔡墨曰陶唐氏後有劉累事夏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此豕韋爲劉累也鄭語史伯曰祝融後八姓豕韋爲商伯矣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此豕韋爲彭姓也夏初豕韋爲彭姓湯伐之而繼興故彭姓之後爲商伯尊爲商滅乃封劉累之子孫自夏世累遷魯縣之後范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之先其間豕韋皆彭姓爲君簽曰韋豕韋彭姓是也郡國志東郡白馬有韋鄉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五十里有廢韋城傳有顧國者蓼鄭語祝融後八世已姓顧簽曰顧已姓也哀二十一年左傳公及齊侯鄭子盟于顧即此地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有顧城漢書古今人表作鼓

泥子澆所滅而少康邑諸綸是衛本相都夏道既衰昆吾作伯當在相滅之後昆吾居衛亦必當在相滅之後而居許乃在先也昭十二年左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注云服注見史記楚世家注昆吾曾居於許是也韋昭注外傳以舊許連讀遂謂昆吾遷許在封衛後至湯伐時昆吾在許誤也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州治是其地

夏桀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服俘厥寶

亳地理志臣瓚注曰汲郡古文云大康居斟尋亦居之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爲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大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商望過于三塗北膽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近儒金氏鶚又據國語伊洛竭而夏亡攷水經伊水過伊闕中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洛水東過洛陽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伊洛竭而夏亡則桀時事也以爲桀都在今河南洛陽縣之一證奧桀夏桀之際昆吾最彊盛顧在其東豕韋在其西俱在漢東郡界內連屬密邇湯伐韋顧鈞其與黨而昆吾已成孤國之形斷非望西南而征許州也湯爲諸侯時居南亳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書疏載或說陳留平邱縣有鳴條亭即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地洛陽在商邱之西北必徑陳留陳留當即古桀都西郊也湯自商邱舉師桀必自洛陽出兵相迎故於陳留交戰書序云戰于鳴條之野猶武王與紂戰于坶之野耳夏本紀以爲桀走鳴條非實錄也湯雖戰勝桀國未亡故序云遷社不可也桀因敗績西走定陶定陶故三服國故序云湯從之伐三服也開州在定陶北擊柝相聞昆吾與桀同日滅也于是夏桀已亡湯歸商邱即天子位故序云湯歸自夏也尚書大傳所謂湯放桀而歸于亳也此因桀都洛陽之說想當日湯伐情形可考之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傳葉世也業危也奧桀中世湯之前世也

殷武曰設云牛羊觜觹既揭曰若湯受命興個七十里起孟子云湯以七十里按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十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滅削故至於湯止有七十里耳案此郎中世震危之義也箋是義

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與案阿與伊衡與尹皆一語之轉禮記緇衣篇引古文尚書咸稱尹躬尚書君奭篇稱保衡猶稱保奭又班固典引稱皋夔衡臼則尹與衡皆謂名矣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而漢書王莽傳及鄭箋皆謂阿衡爲官名墨子尚賢及孫子兵書並云伊尹名摯皆傳聞之異者也

殷武

序云殷武祀高宗也與案詩中始終敘高宗法成湯之業亦祀高宗之樂歌也首章頌伐功威武末章頌徙都作廟其中間四章皆追敘成湯之業即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而王也高宗伐荆楚見於詩而亦未嘗不伐氐羌漢書五行志武丁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范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即詩之氐羌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臨羌西北塞外有億海鹽池春曰鹽羌即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爲西戎之證晉語之傳亦云武丁地南不過荆楚西不過氐羌此就三家詩說高宗亦有事於氐羌也成湯服氐羌見於詩而亦未

詩考且盬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鬼方即指氐羌是也然則中國四章皆就成湯而言顯有明證矣鄭以中間四章皆責楚曉楚之辭據此則篇中氐羌幾爲虛設第三章云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弟五章云王乃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意皆就高宗說與古解詩不合正義乃依箋分章亦不得其解

案入其阻傳案深案案深即突深之隸變說文穴部曰突深也本毛詩又同部窠下引詩窠入其阻本三家說文引漢廣作永泳又作羕江有汜作泳又作羕江有汜作泳又作羕頌人作窠頌人作窠四牡作嘽又作痑駾駰又作駰又作駾又作駰又作駾又作駰又作駾

三家也案式弭反釋文云面規反則誤也今本字多譌訓詁

者亦殷職不清

湯孫之緒奠案湯孫謂高宗也首章言武丁伐業本其意於烈祖成湯也元鳥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即此云湯孫之緒也箋以此湯孫爲大甲與上箋同但詩頌高宗上法成湯不應涉及大甲王肅又用那傳於赫湯孫湯爲人子孫一語以釋此湯孫不知那篇爲祀湯之詩詩人美湯作大濩之樂以享其先人後之祀湯者即以此贊美成湯耳此傳義祗解於赫湯孫句那篇中二言湯孫已不同義豈烈祖殷武之湯孫俱就湯爲人子孫言之那恐不然矣

自彼氐羌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海內經汲冢古文及地理志金城郡有臨羌破羌隴西有羌道有氐道廣漢郡有甸氐道剛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又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莋都冉駹白馬皆氐類也蓋自秦隴之西北北連匈奴若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岷州皆古西羌所居青海之羌其一也而秦隴之西南民其虜也高誘注曰氐與羌二種夷民奠案高說是也考漢書西南之氐道在蜀郡西北之氐道在隴西有羌道有氐道廣漢郡有甸氐道剛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又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莋都冉駹白馬皆氐類也蓋自秦隴之西北北連匈奴若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岷州皆古西羌所居青海之羌其一也而秦隴之西南地理志金城郡有臨羌破羌隴西有羌道有氐道廣漢郡有甸氐道剛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又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莋都冉駹白馬皆氐類也蓋自秦隴之西北北連匈奴若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岷州皆古西羌所居青海之羌其一也而秦隴之西南近巴蜀若今階州以西至松潘廳古西氐所居羌在古雍州西北氐在雍州西南漢時去古未遠其分郡縣畫然而不亂氐種實近禹貢梁州之域殷之九州并梁於雍故詩以氐羌竝言之

陟彼景山奠案文選洛神賦陵景山李注稱河南鄢陵景山李注稱河南鄢圖曰景山

逸周書王會解孤注竝謂氐羌爲一種唯呂覽義賞篇氐羌之民其虜也高誘注曰氐與羌二種夷民奠案高說是也考漢書遷之箋中取字即本韓詩而李善注遂以取爲九訓集韓詩者

毛詩後箋卷三十　三四　廣雅書局栞

又謂九九取也爲韓詩義皆非

方泂是虔傳虔敬也案虔與勘聲義相近傳云敬者探下文作痕立訓縣作廟翼虔爲敬猶翼翼爲敬也方泂是虔者言或斷爲柄或斷爲檻皆持事能敬也箋云棷謂之虔謂正泂於棷上則字當作榩本三家詩

松桷有梴傳梴長兒說文木部注曰釋文挺丑連反長兒柔挺物同俗作梴又道德經釋文挺丑連反一曰柔挺是陸本從手作挺今詩音義作木旁延非也白六帖於松柏類引詩作挺正商頌傳與案釋詁延長也挺從延聲形聲兼會意閟宮傳曰桷榱也松桷松木爲榱也堂高數仞則榱題數尺故爲長兒也

旅楹有閑傳旅陳也奠案旅讀爲鋪賓之初筵傳亦曰旅陳也
筵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旅楹爲衆楹列衆並與陳同義明堂位刮楹注曰刮刮摩也案刮摩猶磨密刮楹旅楹皆明堂之制文王選魏都賦旅楹閒列李注引韓詩章句曰閑大也
寢成孔安奠案此傳釋寢爲路寢正寢也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漢書五行志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周人明堂然則重屋明堂大廟大室路寢正寢皆異名而同實者也殷路寢大廟爲成湯大廟其南堂爲明堂魯路寢大廟爲周公大廟其南堂亦如天子明堂故魯頌頤公犧宮室必言修治路寢

之事兩詩之義同大祭大饗于此告朔行政亦于此蔡邕明堂月令論謂此爲大教之宮矣孔子三朝記少閒篇曰成湯受天命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柱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既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一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常即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來牧食之民昭然明視惠氏棟明堂大道錄謂祖府即明堂天府是也大戴禮言武丁開祖府詩言高宗築路寢正是一事而於此篇詩義亦正脗合也孔甚也路寢既成而後燕安也近說遠至所謂甚安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終

北平劉長年初校

武進 屠進覆校

毛鄭詩攷正五卷

鄭氏詩譜鄭氏譜亡歐陽永叔得其殘本于絳州取孔
聊加訂正以有
梗槩戴震識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
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廢有
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
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
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
自傳於此名也閟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

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
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
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
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與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
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
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
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
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
爾俾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
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

漢志美陽岐山在西北今爲岐山縣屬鳳翔府山在縣東北十里地形險阻而原田肥
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
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
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
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
奭之采地漢右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十里施先公之教
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
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
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

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齊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待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豬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北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北鄘衛

文王	周南關雎	召南鵲巢
	葛覃	采蘩
	卷耳	采蘋
	樛木	草蟲
	螽斯	行露
	桃夭	羔羊
	兔罝	殷其雷
	芣苢	摽有梅
	漢廣	小星
	汝墳	江有汜
	麟趾	野有死麕
		騶虞
武王	召南甘棠	
	何彼襛矣	

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夷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侯　頃侯　釐侯　釐侯　武公　武公　武公　莊公　惠公　宣公　惠公　惠公　惠公　文公

卻柏舟　釐侯　武公　鄘柏舟　右武公　右武公　桓公　衛淇澳　邶綠衣　終風　邶柏舟　日月　式微　匏有苦　谷風

衛考槃　凱風　右莊公　碩人　右莊公　北門　北風　靜女　簡兮　泉水　竹竿　伯兮　有狐　木瓜　君子偕老

鄘牆有　茨　鄘定之　方中　墟　相鼠　干旄　載馳　淇奧　桑中　芄蘭　河廣

檜鄭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檜在外方之東今許州府密縣徐廣曾辯之曰檜在密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漢河南榮陽有檜亭所謂東虢在今開封府汜水縣東十里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鄭縣今同州府華州

今屬許州府　武公又作卿士周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夷王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檜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右四詩檜無世次其詩在夷厲之間

相公　武公　莊公　昭公　昭公復位　厲公復位　厲公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右厲公流人右文公

武公　莊公　昭公　厲公　子儀　子亹　子儀　子亹

莊公　昭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紲　子儀　子亹　子儀　子亹

武公　莊公　緇衣　武公　燕爰　遵大路　山有扶　蘇　揚之水　右昭公

武公　莊公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右昭公

武公　莊公　石武公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右昭公

武公　莊公　石武公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右昭公

齊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營丘在臨淄漢府北五十里有臨淄故城又名齊城是也漢志北海郡治今青州營陵或曰營丘應劭以爲師尚父所封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丘城是也據史記稱萊侯與太公爭營丘營丘邊萊則應就得之胡公徙都薄姑在今博興縣東南獻公乃徙都臨淄城內有胡公徙都薄姑在今博興縣東南丘因以始都之名加之耳周公致太平數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灋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于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

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哀公　胡公　胡公　獻公　獻公　武公　武公　莊公　釐公　釐公　裏公　裏公　南山　南田　虞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還　著

魏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漢志河北詩魏國屬河東郡今解州芮城縣有河北故城雷首在其北十許里當云雷首之南周

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爲而後晉有魏氏

平王　桓王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閒

右一君時詩

伐檀
碩鼠

右一君時詩擬無世次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晉陽今太原縣屬太原府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晉本都冀漢河東郡絳邑東八十里故翼城是也在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及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代爲晉侯而都曲沃今聞喜縣也子獻公城絳居之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土人呼故晉城者是而謂曲沃爲下國至景公遷于新田命之爲絳在今曲沃縣土人呼王宮城

于是謂故都之絳爲故絳相去五十里此晉四都之可考者也然史記漢志詩譜水經注諸書已茫然淆亂矣

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會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 其和 宣王
  - 靖侯 龔侯
  - 龔侯 厲侯
  - 厲侯 殤叔 殤叔 晉侯緡 晉侯緡 武公
  - 殤叔 文侯 文侯 昭侯 昭侯 孝侯 孝侯 鄂侯 鄂侯 山有樞 山有樞 晉侯緡 武公
  - 文侯 昭侯 孝侯 鄂侯 山有樞 揚之水 揚之水 椒聊 椒聊 綢繆 綢繆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 無衣 無衣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 羔裘 羔裘 羔裘

陳

陳者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漢志陳故國屬淮陽今陳州府淮寧縣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幽公	釐公	武公	夷公	平公	桓公	陳佗	莊公	宣公	靈公
釐公	武公	衛門	平公	文公	厲公	莊公	宣公	穆公	共公
宛丘	東門之	東門之	池	桓公	墓門	墓門		共公	靈公
枌	衛門	池			右陳佗	右陳佗		防有鵲巢	株林
右幽公	東門之	東門之						月出	澤陂
楊	楊	楊						右宣公	右靈公
右釐公	右釐公	右釐公							

曹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來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代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惠王	襄王	頃王
莊公	共公	共公
釐公		侯人
昭公		鳲鳩
共公		下泉
好畤		
右蜉蝣		

豳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今邠州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不窋當孔甲時失其官自邰而遠竄邰即今乾州武功縣南八里古邰城尚在邰北百餘里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府東三里有不窋塚公劉蓋當夏桀時實復有邰故封而都于豳耳詩言涉渭取厲取鍛非得邰無由至渭也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其有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旧人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

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

成王　周公　七月　破斧　鴟鴞　伐柯　九罭　狼跋

王　王者周東都王城幾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

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漢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今河南故城西有郟鄏陌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漢爲河南縣成周爲洛陽縣今洛陽縣西北有河南故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二城相距四十里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平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桓王　兎爰　采葛　大車　莊王　丘中有麻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　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

小雅大雅

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鑒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

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
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
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
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
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
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
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
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昭穆共懿孝夷厲王共和宣王幽王

小雅鹿鳴　小雅南陔　小雅由庚　小雅十月之交　小雅六月　小雅節南山

四牡　皇皇者華　魚麗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常棣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大雅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有瞽　淸廟　維天之命　維淸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瓜　桓　賚　般　閟宮　玄鳥　長發　殷武

文王有聲　武　采薇　出車　杕杜　大雅文王　大明　綿　皇矣　思齊　旱麓　棫樸　下武　文王有聲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穀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瞻卬　召旻

宋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大雅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周頌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
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
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
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

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磬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成王

周公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魯頌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今兗州府曲阜縣漢爲魯縣其外城即古魯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商者契所封之地今商州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乳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

之壞武王伐紂乃以殷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漢志云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陽是也今歸德府治商丘縣即漢睢陽故城在縣南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

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成湯 邶 商 太 沃 太 小 雍 太戊 中 河 亶 祖 祖 沃 祖 南 陽 盤 小 武丁 祖 庚 玄鳥 長發 殷武

鄭

毛鄭詩考正卷首終

歙縣洪榜校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南關雎首章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震按古字鷙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郯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後儒亦多有疑猛鷙之物不可以興淑女者考詩中比興如螽斯但取於衆多雎鳩取於和鳴及有別皆不必泥其物類也

傳窈窕幽閒也 震按窈窕謂容也其容幽閒窈窕然禮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德之表

二章傳流求也 震按義本爾雅考詩意謂荇菜生流水之次有潔濯之美可以當求取耳

箋云左右助也 震按左右謂身所瞻顧之左右也

五章傳芼擇也 震按爾雅芼搴也郭注云謂拔取菜呂伯恭讀詩記引董氏云芼熟薦之也說各不同皆緣辭生訓耳芼從草毛聲菜之亨於肉清者也考之禮羹芼之言用為鉶羹菜謂之羹菜謂之芼肉謂之羹肉謂之醢菜作息及歌以辭止止謂作之遂亂其例

召南鵲巢二章維鳩方之傳方有也 震按詩中方房通

雅石帶土謂之崔嵬

四章傳石山戴土曰砠 震按砠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爾雅土戴石為砠

漢廣首章南有喬木不可休思傳思辭也 震按經文思或作息者轉寫之譌爾雅休蔭也郭本作庥庇也字通用 休求泳方各為韻思皆句末辭助韓詩外傳引此作不可休息凡詩中用韻之句韻下有一字或二字為辭助者必連用之數句並同不得有異惟不可休思思譌作息及歌以辭止止譌作之遂亂其例

召南鵲巢二章維鳩方之傳方有也 震按詩中方房通

用小雅既方既皁大雅實方實苞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義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方與晉灼云音房諒是方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羔羊首章傳大夫羔裘以居　震按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傳因退食自公爲退朝而燕居故云羔裘以居考之詩辭羔在朝方退自公門出兒者賦以美之也

騶虞首章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　震按騶虞之爲獸名既不見於爾雅說者或以爲囿名或以爲馬名皆不足據證漢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詩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於射義所謂樂官備也義似明切葢騶

趣馬也虞虞人也月令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皇甫侃云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爲七騶春秋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注云六閑之騶又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孔沖遠云掌馬之官兼掌御事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據是言之騶與虞田獵必共有事詩因而兼言兩官耳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已上之官大遠乎騶虞之微者尤可知歎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所以美君也壹發者君也

羔裘三章女所治兮　震按陸德明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今考如字是也上以縰愉妾以縰之爲衣愉妾上僭此更言縰者方其爲縰未爲衣也由女工治之以爲衣則衣矣其故在所治也愉妾上僭君子雙之則然耳於妾何責觀異日州吁之事則前兩章憂不徒在已之失位此又能不責衆妾而思古人善處之道反已使無過焉所以爲賢

日月首章逝不古處　震按古處謂凡相處之以禮稽於古而不可易者是也

羔云寧猶曾也　震按寧猶豈也篇內四言胡能有定皆反覆期望之辭苟能有定則寧終不我念不我荅乎俾也可忘言已往之德音無良者使可忘也報我不述言以恩意酬荅不復循其已往之行也前二章以日月之照臨覆冒喻君子之當我顧我報後二章以日月之出有常所喻君子之當有常禮待已舊說辭意過於怨與緑衣之言異矣

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震按上言展矣君子既婦人謂夫之稱此君子不當如羔說爲衆君子葢百爾君子謂凡所爲之在君子者也道遠不來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日之不忮不求有素履

可信者如是則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而以自慰也

匏有苦葉首章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已上也震按

義本爾雅然以是說詩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

乎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

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

字又作濿省用厲鄘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

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

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

梁乃可過揄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

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

二章傳由輈已上爲軜震按詩以軌與牡韻當爲車轍

之軌古音讀如九毛詩蓋譌作軜遂以車軾前之軜

解之軌讀如范不與牡協釋文又有車轅頭之說轍

末名軓軸末名轐周禮大馭祭兩軓禮記少儀篇作

祭左右軌軌乃軓之譌杜子春改大馭之軓爲軌蓋

轂末名軓者漢人通譌作軌遂改軓以從之於是經

書字書不復有軓字而轂末與輢之植者衡者竝名

軌矣一車之中二名涸淆轂末軸末又涸而同名軌

軌軌三字更轉寫互譌此釋文車轄頭之說所由起

軓从車幵聲讀如笄并轂末也軌从車只聲輢內之輪

也軌从車九聲車轍也軌从車凡聲車軾前也經傳

中譌文相承當各詳審正之

谷風五章傳惔養也箋云惔驕也震按說文惔起也引

此詩小雅蓼莪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爲起起如晉語

世相起也之起韋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惔蓋承上

章何有何亡匪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

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爲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視

之蓼莪篇上言鞠我既爲哺養下言育我又爲覆育

而畜我承拊我下拊撫摩也畜亦當作惔

省文假借耳

傳阻難也震按阻絕隔也不復念及之謂既阻我德賈

用不售言既不復念我之善如賈之不見售

靜女首章俟我于城隅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

自防如城隅震按傳箋皆就城隅取義非詩意也城

隅之制見考工記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天

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

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據記考之公侯伯之城皆

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門臺謂之宮隅城臺

謂之城隅天子諸侯臺門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

稱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將入門之所也靜女其姝俟

我於城隅此媵侯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姊從晃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愛而猶隱然書宮中之法度故春秋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說文引此作夔彤管之法女史自牧歸荑言乎說舍近郊也爾雅郊外謂之牧荑亦名說文引詩作得此龜隨龜七宿切龜式支切又名龜龜龜力竹切說文誤併龜與龜爲一字並讀七宿切於龜字下云龜龜當作龜龜龜當作龍龍龜龜其行龜龜龜龜龜龍龍龜龍龜龜龍龜龜龜龍龜龜龜龜龜

縣瑱笄卷髮者正義去此四字非是後儒考之未審遂以鄭注衡之制移之於笄矣

三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　震按鄭說詳周禮內司服注辭證明審說文瑳字注云玉色鮮白亦與展衣白義合

定之方中三章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震按舊說失詩之辭意上言載星早駕乃其急農事以蕃育人民出於秉心之塞淵者也此章本指美文公盡心於人民美之不已而末及馬之衆多言非特於人其

葦一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多本毛詩於荻字云葭之初生然則毛詩轉寫譌失顯然矣

鄭羔裘首章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　震按古字舍釋遏禮記舍菜即釋菜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時以凝冱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管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舍義竝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遵大路二章傳謳謼也　震按說文引此詩作敺義與傳同當讀市由切

女曰鷄鳴三章雜佩以贈之　震按以韻讀之贈當作賄之務事事勤勞也

葢字形轉寫之譌

出其東門首章聊樂我員　震按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周旋下章又言聊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爲義古字云員通小雅正月篇昏姻孔云釋文謂本又作員春秋傳曰其誰云之云與員皆周旋相親之意

二章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　震按釋文且音徂引爾雅云存也今考爾雅徂有兩義一云往也一云存也古字省徂通用且思且對思存爲義匪我思且言非我思之所往也

齊載驅首章傳發夕自夕發至旦　震按發又有發卸之義非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

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則發夕謂夕而卸車與正合齊人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寫卽卸字古音夕似略切發夕與發卸語之轉耳不必作朝夕之夕解發夕謂解息車徒與豈弟翱翔遊敖尤語意相邁一章言車徒休解二章言安行樂易三章言翱翔以往四章遊敖自縱皆在道路指目之

碩鼠二章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震按箋與傳相足其說是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其性不違生人之正道

唐蟋蟀首章傳聿遂　震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逝三字互用爾雅通自也遹也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修厥德釋之爲

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過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適追來孝竝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昳字注云詮詞也从口从曰亦聲引詩昳求厥寧然則昳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適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

鴥羽首章傳鴥不攻緻也　震按四牡傳又云鴥不堅固也周禮典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苦讀爲鹽謂之胥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曰游環在背上無常分別其繅帛與布紵之麤細典絲注云受其麤鹽之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及后之用此可與毛詩相發明鹽即良鹽之鹽王事靡鹽言以王事之故必當無鹽盡力爲之也

葛生首章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震按漢書云不以在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誰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生死未可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葛蘇之必得所依爲興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顧歎傷之辭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

秦駟鐵三章箋云置鷖於鐮異於乘車也　震按田車亦無鷖在鐮之制蓋輈車鷖鏕本非對文輈車也鷖也三者皆因所見言之耳

小戎首章傳游環朝環也　震按釋文作靳環引沈重云舊本皆作靳今考下言陰靭鋈續傳曰續續靭也箋曰鋈續白金飾續靭之環然則靳環與靭環乃二物詩竝言之轉寫譌溷後人遂莫之辨春秋傳言如驂之靳說文靳當膺也蓋詩謂之游環春秋傳謂之靳漢時謂之當膺驂從靳而後於兩服其首正當兩服之胷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曰游環在背上無常所在孔沖遠云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一靭以引車今考車前揜版其上不堪任今時車騑馬之靭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軓之前故稱陰靭耳

蒹葭三章傳采采猶萋萋也　震按此與曹詩采采衣服皆言其色之光澤

無衣二章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襲衣近污垢　震按釋名云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

之用六尺裁足覆御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權輿首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 震按傳箋皆本爾雅郭本爾雅屋作握李巡本作渥然經傳中言夏屋多矣皆爲覆笮屋之名此詩二章據燕食之際禮意寖薄而言或俎崑盛稱之爲夏屋渠渠猶侈頌言邊豆大房國語言周以房俎義蓋近之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記言周以房俎義蓋近之陳墓門二章傳鴞惡聲之鳥也 震按此及魯頌翩彼飛鴞皆讀雩喬切司馬彪以爲小鳩是也似山鵲而小短尾多聲春秋傳謂之鶻鳩鴟鴞之鴞讀吁驕切即鴟鴞語之轉耳鴟鴞合二字爲名不可單言鴞亦不

可單言鴟鴟者今之鵂也說者往往溷鴞與鴟鴞爲一物此詩以多聲興下歌以告諫義無取於惡聲說者則以爲歌彼之惡譽頌稱懷我好音非惡聲之鳥所能又以爲食桑黮而改其鳴恐皆未合詩之意
歌以訊之訊予不顧傳訊告也 震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爲誶誶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予不顧又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誶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誶

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蓋於誶訊二字未能決定也
月出三章勞心慘兮 震按慘七感切方言云殺也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懆字轉寫譌爲慘耳懆千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懆愁不安也引詩念子懆懆今詩中正月篇憂心慘慘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抑篇我心慘慘皆懆懆之譌釋文於北山篇云字亦作慘慘蓋未能決定二字音義亦猶誶與訊之溷淆矣
檜匪風首章匪車偈兮 震按漢書王吉傳引此作揭兮揭者疾驅揭起也
曹蜉蝣首章於我歸處 震按詩言蜉蝣之有羽是亦衣裳楚楚也然其爲時暫矣過此且於我乎歸處心憂之而不能已其辭若有難顯言者蓋蜉蝣之羽無異人之衣裳楚楚可言也人之衣裳楚楚無異蜉蝣之羽不可言也憂蜉蝣之於我歸處以言我之將與蜉蝣同歸也人皆爲蜉蝣我豈能獨久乎共處此國固共受其敗子產謂子皮曰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作是詩者意若此矣
三章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

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震按掘說文引此作堀云突也突者堀起之意即箋所謂掘地也荀子言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蓋閱與脫通箋所謂解閱正此義然則蚌蜊掘閱宜從箋說爲始生時堀起解脫堀掘通用閱讀爲脫

候人三章傳薈蔚雲興貌隮升雲也　震按前二章言小人之不克稱其寵遇此章則言君子雖遭退廢處困窮不失常度故曰薈蔚然者南山之朝朝升雲也婉孌然者季女之於斯守飢也益美其守而悲之

豳七月首章七月流火　震按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故孟秋之月火西流此惟周時則然虞夏書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與夏小正所云五月初昏大火中者合蓋六月流火矣今時寔八月流火正授衣之時凡以星紀候二千一百餘年差一次於時差一月所以然者恆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而一周其東移甚微以是爲星直黃道之差數謂之歲差日發斂一終而成歲差數生於恆星不生於黃道是故歲功終古不忒而夏小正月令之中星隨時爲書以示民定十二次之名屬恆星中氣節氣屬黃道恆星歲歲漸移而日躔黃道無過不及斯可於古今星象之不同無惑也

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　震按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於言日言月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爲正東午爲正南酉爲正西子爲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二三之日丑月可云三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鷹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月若言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詩中又曰春日遲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各隨乎文之自然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凡所以表民事莫善於夏正也

二章殆及公子同歸　震按經傳中男女皆曰子後爲公

子裘自幽民之男子言之謂豳公之子也此及爲公子之稱言者異其所指因之而異自見公之女公子及公子言之則謂公之女公子也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

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爲之辭曰殆及公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婦人謂嫁曰歸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矣

三章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震按條如厥木惟條之條爾雅釋木云桑柳醜條醜類也郭注云阿那垂條是也

猗彼女桑傳角而東之曰猗震按猗如有寔其猗之猗然成爲女猗與錡今古器物異制殊名蓋莫

可考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

東山首章烝在桑野震按爾雅烝衆也

破斧首章四國是皇震按詩之辭意皇當爲遑之皇言以四國之故皇遽不寧故下云哀我人斯

二章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震按下章傳木屬曰鈱而韓詩錡木屬鈱鑿屬說文無鈱字木部梩字解云一曰鑿首陸德明釋文鈱一解云今之獨頭斧管子書論山鐵稱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耨一椎一鉏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金一鈱一輒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鈱然後成爲女錡與鈱今古器物異制殊名蓋莫

三章四國是遒震按說文遒迫也程子云加切於叱

毛鄭詩考正卷一終　高郵任基振校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小雅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　震按鄂不今字爲萼拊國語華不注之山韋昭云華齊地不注山名又韓韋之拊注雜問志作不注杜預云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不注今字爲跗屬也此跗通用不之明證學者不究六書之義習於所知駭所不知於是經益不可治矣程子云常棣華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三章況也永歎傳況茲震按茲今通用滋說文茲字注云艸木多益滋字注云益也韋昭注國語云況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四章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填箋云古聲填實塵同　震按烝衆也語之轉耳朋友雖衆猶無助以甚言兄弟之共禦侮也

伐木二章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震按此言寧適有不來微猶非也如微我無酒之微以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有過愆惓惓致其親好如是來無使言我不顧念意轉疏矣

三章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考之經傳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大夫亦然稱之父舅尊之也蓋同姓異姓畢舉矣舉凡異姓不專爲母之黨此章言兄弟即上所稱諸父諸舅亦同姓異姓畢舉之辭稱之兄弟親之也兄弟與昆弟在儀禮喪服爾雅釋親截然有辨喪服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已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蓋惟小功已下漸即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期與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記又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篇內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即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謂夫爲之小功者妻降一等則總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總麻章此降一等之謂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總也外親之服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此二者小功其餘皆總夫爲之總者

妻降一等則無服禮之稱兄弟通乎尊卑如是爾雅釋親曰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通其義凡同姓異姓既漸即於疏者而與之相親好皆得稱兄弟在喪服則小功已下爲兄弟散文則昆弟亦曰兄弟以是求之諸經及傳記其義例異同可無扞格矣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　震按此設言若無酒則我猶卒爲一宿之酒而不以無爲辭

天保五章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　震按韋昭注國語云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者亦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枚賾奏上之古文尚書謂庶民爲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

徧爲爾德　震按百姓之爲德皆法上之德言其德足法也

出車三章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　震按毛詩箋以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繫之文王時文王猶服事殷故於詩中曰天子曰天命以爲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成康已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獫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亦有獫狁蠭薑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乎漢世有謂采薇爲懿王時詩者雖未爲通證其非文王時則決然可知文王之臣亦不聞有南仲也

魚麗三章傳鱨鮎也　震按爾雅釋魚首列鯉鱣鱨鮎鱧魚麗三章傳鱨鮎也　震按爾雅釋魚首列鯉鱣鱨鮎鱧鯊鰋鯉六名當從郭注爲六物

旨且有　震按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三章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羞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　震按烝然衆也罩罩疊字形容之辭不當爲捕魚器說文引詩烝然鱒鱒蓋與掉通掉搖也故以興燕樂

二章烝然汕汕　震按說文云魚游水貌引此詩蓼蕭首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震按燕安也後孔燕豈弟同諸侯來朝無愆則天子嘉之而與之燕見笑語由天子嘉之則諸侯幸於無過而處其國得長保康樂也寓勸戒者深矣

四章傳在載曰和在鑣曰鸞　震按韓詩云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

而和應在鑣之說誤

六月首章我是用戒震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誡作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采薇篇襲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國爲韻

四章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震按孔沖遠以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漢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于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

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于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涼縣大原即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大原池陽之瓠中牽合誤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必不料之于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無關究者矣

采芑二章約軧錯衡傳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震按軧說文亦作軑从革孔沖遠以軧爲長轂名非也軧即考工記之轙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轙於轂也

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軧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以也鄭有圃田震按古字甫圃通義皆爲大國語曰藪有圃草圃有林池韋注云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詩之甫草即國語圃草耳不必如箋說又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吉日二章漆沮之從震按此即禹貢之漆沮合二字爲水名者分言之則非也在涇東渭北鄜道元水經注以爲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漆沮水涇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南入於渭雲陽今淳化縣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並屬西安府程泰之雍錄云禹貢漆沮惟石川河正當其地

無羊首章九十其犉傳黃牛黑脣曰犉震按爾雅通謂黑脣者爲犉又云牛七尺爲犉詩之義蓋言肥大者之多

四章衆維魚矣旐維旟矣震按二句雖皆以維字爲辭助不拘於對文詩中如此類甚多蓋言夢而見魚之衆有又見旐與旟耳

節三章秉國之均傳均平 震按漢書引此作秉國之鈞
鈞謂鈞石權衡
六章誰秉國成傳成平也 震按古義成與平互訓平斷
之曰平定其議曰成在春秋兩國相和講則平解曰
平其結好之議曰成在獄訟則平治之曰平所劾罪
寔曰成往莅之以驗其狀亦曰成又百官之計要遏
曰成周禮大宰之職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有聽
政役聽師田聽閭里聽稱責聽祿位等此詩所以致
刺於秉國成者不自聽治而百官族姓終受亂政勞
儆也

正月四章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
皇上帝伊誰云憎 震按以正陽之月而繁霜似天之
降災然治亂在人而已故言自民今方殆之時視天
意似夢夢然不可知使人既能有定則亦無人不勝
天者矣非天寔有憎於人特人之取憎於天故也期
望以人定勝天之理不至終危殆不救有定謂改其
暴虐不常循於治道
十三章蔌蔌方穀 震按釋文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考
今本並誤增有字當從釋文為正
十月之交首章傳之交日月之交會二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 震按劉原甫
始疑為夏正十月非也梁虞劇唐傳仁均及一行並
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近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劇諸
人傅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
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
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箋義云刺幽王
箋乃謂當為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
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
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
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
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為不可用乎病在析理
未精猥以為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
也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謂岐山崩此
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正
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
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
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
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
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

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
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
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
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脩省者乎人君日食修
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
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
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
變以諫戒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
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
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已自

責知其蔽而醜之則脩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凡日
月之行日躔一度則月逡十三度有奇三百六十五
日不及四分日之一日繼黃道一周月道交於黃道
半在其南半在其北最遠相距不滿六度二十七日
過四分日之一而月逡一周二十九日過半日而月
與日會整用之爲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朔策
歲氣相校於是爲小歲十二朔大歲十三朔以正四
時大歲者有閏月之年也日月雖會非當其道之交
不食近交乃有食朔齊行也望遙對也日蔽於月體
故日食恆在朔月蔽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而

五章民雖膍胲 震按韓詩作雖腜以韻讀之當從韓詩為正腜莫杯切美也 左思魏都賦腜腜侗野 民雖靡腜言雖無畢具美德者固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矣

卷伯五章驕人好好 震按爾雅旭旭憍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憍蹇之貌讀旭為好今考好與旭古音竝許九切

豐我首章匪我伊嘉 震按我俗呼抱嬰嵩可以知詩之取義矣四牡篇以翩翩者鵻與將父將母雖即祝鳩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說曰雖性孝故為司徒主教民此學詩者所以勿忽於草木鳥獸之微也

三章鮮民之生傳鮮寡也 震按春秋傳鰥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為鮮鮮似有少福之意名無怙恃曰鮮民

大東首章有捄棘匕 震按匕之用三以別出牲體以挹清似取黍稷捄匕端勺貌

二章杼柚其空箋云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 震按方言云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言役作未得語意王介甫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

於周而至窮空也

五章 震按此已下皆刺虛名無其實以酒而曾非漿佩玦在官而曾非才之長天漢祀視之有光如河漢非實漢也織女日更七次非實織也

六章不成報章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耳鶱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震按織者之行緯一往必有一復如是而成布帛經緯有章故曰報章織女雖日更七次有往無復非實能成此絲縷往復之章報者復也往來之謂也

七章維北有斗四柄之揭 震按揭然斗柄貌斗柄當心尾之間箕見於南方則斗柄固迤西矣不必如孔沖遠說以所謂南斗者當之也上三章內以天象比王官言其居尊顯之位無利澤及民末更終之以且欲貪取於民令人見之而畏

四月首章胡寧忍予箋云寧猶曾也 震按寧猶乃也語之轉下寧莫我有同

二章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 震按春秋宣十二年傳引此詩杜注云爰於也言禍亂變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王介甫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

北山二章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 震按賢之本義多也从貝臤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已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

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賢才說尤失之凡字有本義屬乎偏旁其因而推廣之義皆六書之假借賢本物數相校而多之名因謂多才爲賢又專謂多善行爲賢由是習而忘乎作字之初矣

四章或慘慘劬勞 震按釋文云字亦作慅今考此及下章或慘慘畏咎竝慅字轉寫譌耳慘毒也不可用爲疊字形容之辭慅慅憂愁不安也

無將大車首章祇自疧兮 震按白華篇與卑爲韻者疧之本字也此與塵爲韻者乃瘨字省作疧又轉寫譌

耳釋文都禮反誤當音珥

小明二章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箋云四月爲除 震按爾雅四月爲余孫叔然本作舒李巡云萬物生枝葉故曰舒也鄭蓋讀余爲除孫李之說似優於鄭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至秋末尚未歸故云爾下章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張以寧謂與厥民隩之義同民方聚居於隩時今考方辭明求神而得報其說近是報猶答耳凡祭社樂章

氣潤也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温時往至於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前六月篇六月棲棲張以寧謂盛暑非獵狉入寇時合以十月之交爲幽王六年建酉之月詩中用周正不一而足何說詩說春秋者盡欲歸之行夏之時一語而謂古人皆不奉時王正朔可乎

甫田二章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震按水土之神曰社四方之氣利我嘉穀故又祀方社非祭地方非方望周禮后土與社爲二而春秋傳曰后土則社者謂后土之官以配社者耳人官名后土非謂社后土中庸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事神之禮故言事上帝不言后土非省文也上帝至尊既曰上帝則百神可知禘禮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祭

三章攘其左右 震按攘援袂出臂也左右者謂手耳曲臂而取以嘗之

四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震按孔沖遠云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其說近是報猶答耳凡祭社樂章

末皆綴以須壽之辭不與上文爲義

大田四章來方禋祀　震按方且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言曾孫之來且於秋成而禋祀獲福舉大以該細不止一祀也

瞻彼洛矣二章鞗琫有珌傳鞗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璗珌諸侯瑲而璗珌大夫鏢琫而鏐珌士瑵琫而瑵珌　震按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鞗韐有奭耳奭赤貌珌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奭有珌猶曰奭然

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詩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俗作鞘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可據以正說文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琕上曰琫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珌字乃轉寫致譌無疑

桑扈三章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　震按古字丕通作不大也那如有以形容百禮既至而不亂白虎通德論釋林鍾之義云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

車舝首章間關車之舝兮傳間關設舝也　震按軸端鍵謂之舝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舝相切有聲間關然

二章依彼平林有集維鷮　震按依然安適貌與依其在京之依同

四章鮮我覯爾　震按言鮮矣我之得見爾美其賢之辭言世所罕見也

賓之初筵首章以祈爾爵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　震按求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非

也爾爵與上獻爾發功之爾亦不得有異言各自求中以辭爵耳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二章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　震按傳本爾雅雅然詩中如有菶有萋之類並形容之辭此以形容百禮既至禮無不備而行之既盡其善壬壬然盛大林林然多而不亂白虎通德論釋林鍾之義云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

各奏爾能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不康皆當讀爲丕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

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震按康成此箋可以補禮經之闕逸亡於禮而見於詩也

賓弟子兄弟子乃各舉觶於其長行無算爵此爵則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仇讀曰斟斟酌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震按此詩首章言射禮之飲酒次章言祭禮之飲酒兩不相蒙傳說非也仇之義爲匹傳故傳合於射之耦箋讀爲斟音俱以韻考之不協仍當如字凡物相耦對曰仇特牲饋食之禮實二爵二觚四觶於篚兩兩相耦對故因呼之曰仇猶稱射者曰耦稱賓曰三獻稱嗣子曰舉奠禮中因事與數以命其人及物者甚多便文呼之非其定名徃徃失傳手如手劒手弓之手手仇謂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爲加爵士禮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佐食亦爲加爵入又言佐食而賓長不言可知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震按箋據禮之次以詩指無算爵言無算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聲梁春秋

四穀不升謂之康方言云康空也既旅而二觶皆虛字又作漮方言云漮空也賓弟子兄弟子乃各舉觶於其長行無算爵此爵則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仇讀曰斟斟酌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震按此詩首章言射禮之飲酒次章言祭禮之飲酒兩不相蒙傳故傳合於射之耦箋讀爲斟音俱以韻考之不協仍當如字凡物相耦對曰仇特牲饋食之禮實二爵二觚四觶於篚兩兩相耦對故因呼之曰仇猶稱射者曰耦稱賓曰三獻稱嗣子曰舉奠禮中因事與數以命其人及物者甚多便文呼之非其定名徃徃失傳手如手劒手弓之手手仇謂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爲加爵士禮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佐食亦爲加爵入又言佐食而賓長不言可知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震按箋據禮之次以詩指無算爵言無算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聲梁春秋傳云衰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幅卽詩之邪幅蓋與衰冕之屬尊卑各有等差內則偪屨著綦釋文云偪本又作幅蓋幅古音與偪同皆彼力切二字通用鄭注內則云偪行縢是偪與行縢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縢也不以爲一物者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偪詩

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亡姑就
行縢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於是跣以爲歡失之亦
爲不敬故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
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韈也解韈就席必露見此邪
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此詩殆亦與諸
侯燕飲所歌以跣韈登坐美其慎於威儀不怠也
莞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 震按蹈謂
動變不常古音蹈徒侯切與柳上去爲韻
都人士二章綢直如髮 震按以髮之綢緻且直故曰綢
直有如此髮古語類倒如此

毛鄭詩考正卷二終

昌平陳本忠校字

毛鄭詩考正卷三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大雅文王首章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不顯顯也顯光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震按詩之意以周德昭於天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震按詩之意以周德昭於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桑扈篇之不戢不難不那生民篇之不寧不康直順其文說之於此詩不顯不時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詩中凡言不顯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

蓋以不字爲發聲爾雅不濟即詩所言河之濟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即周禮之龜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然經傳中言丕顯多矣古人金石銘刻丕顯多作不顯二字通用甚明傳箋各緣辭生訓失其本始

二章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 震按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曰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縶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竝注云載成也載之爲成緣辭生訓耳義皆當爲蓺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爲菑菑栽載古竝音茲哉亦同音遂轉寫変通耳下言本支百世譬木得豐殖而本榦及條枝盛長也

四章於緝熙敬止 震按緝熙者言續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慎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緇衣篇引之以明慎言行說詩者以止字爲辭助而已於引詩扞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

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是亂經也

六章永言配命 震按篇內命字凡八見皆謂受天命爲天下君惟修德能常合於天心天命在是即天心在是配命配上帝皆德合天心之謂駿命不易言合天心之難也不修德則躬自絕於天矣詩反覆陳戒如此

大明首章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震按在下者人事在上者天命此言天人之際明察顯赫本章陳紂之所以亡後七章陳周之所以興皆人事之至明而見天之

至棘瀝也

二章乃及王季箋云及與也　震按及如周王於邁六師及之及隨也

四章文王初載傳載識　震按以初載爲始有識緣辭生訓耳鄭康成注中庸栽者培之云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而讀栽如文王初載之載荎古字栽載通爲豐殖爲樹立之義初載謂初免於懷抱能自立之時大姒以是時生故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天若早爲之生配是故適及文王嘉事至止之年而大邦有子亦在許字之年也

八章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云肆故今也　震按皇矣篇云是伐是肆肆犯突也

緜首章緜緜瓜瓞傳瓜紹也瓞胠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胠故謂之瓞　震按爾雅云瓞胠其紹者小瓜之種瓞者繼本之瓜其小如胠故以胠釋瓞而紹者爲瓞非紹者爲胠故又言其紹小末則復大於詩意物理皆得之矣

陸農師云今驗近本之瓜常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震按此漆水在涇東渭北者中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水在涇東渭北者不同

隔涇水如舊說沮漆爲二水名以涇之則與豳地不相涉漆沮亦一水之名故詩書中必連二字稱舉若說文出杜陽岐山之漆水豳頌鄘道元皆云謂之漆渠合杜水岐水至美陽注於雍水以入渭杜陽今鳳翔府麟遊縣美陽今爲岐山扶風二縣雍入渭在武功縣界是乃岐周水耳豳地在涇之西南詩譜云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是也漢右扶風之漆與栒邑是其域漆下云水在縣西蓋漢志漆水正與栒邑二縣皆今之邠州縣以水取名則豳地之漆水在古必甚表著涇西漆水涇東漆沮水二水相去百餘里沮漆之沮非水名魏詩汾沮洳傳云沮洳其漸洳者蓋水窮地之稱詩推本遷岐所自以太王未遷之前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故曰自土沮漆土其地之謂土傳以居釋土字得之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穴而穴之　震按箋直以陶爲窯俗作窰非也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燒成之陶復陶穴者何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遂民之初生

謂之甓今呼甓爲甎呼陶爲土擊復穴而居僅賴此
爲之說文窌地室也謂在地上穴土室也謂在土中引詩陶窌
陶穴以居之陋不可謂有室家故曰未有家室
二章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
震按豳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
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
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
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嚮西循水厓而上皆
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
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既非適岐所取道漆沮水

遠在涇東南流入渭又所不由程泰之瓌錄云渭水
即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百詩云自
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
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亦
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
三章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　震按堇有堇葵苦
堇之名乾堇謂之菫菜與荼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
榮堇采蘩傳曰皆豆實也爾雅又有堇草郭注云即
烏頭也孔沖遠以詩之堇爲烏頭非是烏頭一名烏
喙一名奚毒晉語置堇於肉賈逵云堇烏頭也蘇秦

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準考工記宮隅門阿之制
言之皐門崇七丈天子之應門路門崇五丈異其名殊其制所以辨等威也考
門路門皆崇五丈異其名殊其制所以辨等威也考
之經傳不聞天子庫門雉門諸侯皐門應門而禮說
日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與此詩
箋說合失其傳耳禮記明堂位篇云太廟天子明堂
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太廟庫雉據魯而張
大其擬於天子之明堂皐應此正足爲天子三門無
庫雉諸侯三門無皐應之證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
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詩
也

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
也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慫慫民初生之道
謂廣其德而王業大震按成者獄訟之情實所謂獄
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成而論定者也通之則
凡簿書議奏待上論定皆謂之成凡平報皆謂之質
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
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鄭注云受

彼四國傳說是也詩中言四國者多矣皆概舉之常
辭故可知若二國則無由知爲殷夏夏已遠必不連
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稱之曰此二國
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政相
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在周矣
又究度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苟足以膺天
意所屬則莫不增廣其疆限究度之後而惟眷顧西
土遂以此岐山之地與太王乃宅是而爲有天下之
基矣

二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妃也震按上言岐地開

治乃上帝遷明德之君於此民歸往之者習行平易
四達於道路猶天作篇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也申
之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
合於天心之謂言天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
則既固而宜後之曰盛大也立妃之說辭不倫
三章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傳對配也箋云作爲也
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震按太伯
之讓實因文王則作對宜爲生文王能對荅天心之
君莫文王若後疊言帝謂文王猶曰天心如是而文
王所爲與之合耳上帝視此岐山之地立之爲大邦
又生能對荅之者蓋自太伯王季相友愛之時而文
王已生天意已定也然王季之友其兄根於其心惟
知友愛而已以見太伯之讓王季雖受之而非其心
聖人重親親而輕有天下國家大致如此
五章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震按
諸侯相攻伐多出於畔援歆羨之私利其土地此言
文王伐密乃爲天吏以荅天下無是畔援歆羨而其
內修德政早自爲大德大賢乃可以治夫不受教令
者如先登高岸之上以臨下是以密人侵阮而遂赫
怒用師上則善承天意以厚周家之福下則民殆望

周以荅天下之心敢距大邦云者大邦宜治小侯猶
江漢之紀理衆川非以力言實天定之又與誕先登
于岸相足互明天之所定未有不由已自至者詩言
聖人舉動無非天道義蓋如此
六章侵自阮疆震按密須之國在漢安定郡陰密今平
涼府涇州也共與阮宜皆爲周地而阮則周之疆域
接於密者密人侵阮徂共猶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
陽鎬方共阮書傳闕逸莫詳其地鄭箋用魯詩說以
阮徂共爲三國毛詩則阮共爲地名徂旅之旅亦爲
地名詳繹辭稱侵阮徂共承敢距大邦下爲密人抗
周來侵無疑以按徂旅蒙上徂共之徂以密人既侵
阮遂往共周出師自先遏抑其往共之衆此顯然可
知者惟侵自阮疆之文不可通毛爲密人侵周阮地
而升高崗鄭爲周侵阮國下高岡時陵阿泉池言我者
據後得而有之爲言後儒嚴垣叔以爲周師自阮疆
而侵密歐陽永叔以爲周師先據勝地而後侵之密
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然則下即云度其鮮原不幾
令人疑周徙都於密乎合之辭意皆未安疑侵當作
寢兵之寢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致
譌蓋上章言伐密之事此章則言息兵後遷邑之事

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密人既服遂寢兵自阮疆歸阮邑疆接於密之地軍之所駐也服密而歸猶之來臨自鎬云耳于是升高以審地勢而還邑相其陵阿泉池可卜兵息境安無或敢陳師飲馬於我地者承寢兵而云然以前此猶有密人來侵服密後德威更遠也乃規度皐陽沼側鮮原徙居焉逕周書稱王季宅程則文王自程徙此皆不出岐陽百里之間後伐崇而有其國自此徙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

七章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議不知順帝之則箋按箋云詢親戚之謀

按聲與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

靈臺四章箋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

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震按論倫同音故倫通用論古字經翰亦通作經論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篇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王錫尊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王彼西雝傳云雝澤也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

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
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
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
離宮予則燕則遊止棲樂於此不必以爲太學於詩
辭前後尤協矣
下武首章箋云下猶後也 震按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
後義下武謂繼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國語在下守
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屈原離騷之賦曰及前
王之踵武

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 震按孝思所

思皆本於孝也長此孝思遂能所思無非至則則者
準則之謂不越畔斯適當乎則矣呂伯恭讀詩記說
烝民之二章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
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以例此詩所言孝思何者是其
則凡人以心應萬事心之官則思未有不思而昏昧
以行者是終身之行思統乎其全惟仁人孝子能盡
人道修已安百姓舉動無不合於天則斯以成其仁
孝否則仁孝有虧由是言之終身之行統於思終身
之思統於孝行之則思之則孝之則一也詩美武王
繼世德定天下所思不越乎則皆本其作求之孝故

日孝思維則下章又申之曰昭哉嗣先世之事此詩
大指合盡君道盡子道爲一以美前王厥後王重有
望於爲孝子即爲仁君也通其義雖舜禹所思異其
生民首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震按此詩異說紛然秦
漢間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
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
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
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
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

一人乎至於魯禘亦立姜嫄廟謂之閟宮魯何以作
閟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
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
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
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
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
本失實之辭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
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
之郊嚳宗堯郊嚳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
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末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

是亂宗廟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推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間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基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日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故事天之名德可

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即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辭克也者不有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祉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不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異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嗣高禖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焉側室肅戒不御（箋云以風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玉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嚳爲父乎商人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後商頌言有娀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辭涉祓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夙早育長也箋云夙之言肅也有身而肅戒不敢御後則生子而養長（震按說文夙早敬也此詩下句言生而養長上句蓋言既娠至於生早敬不忘耳）

三章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震按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用毛詩說耳臨謂之腓腓後也字如舂

秋傳使宇敬叔之字養也牛羊以乳就養之則嬰兒
在其胵腦間故曰胵字矜猶子文虎乳之之事
會伐平林傳又爲人所收取之　震按既人所收取當不
復棄於人而棄矣蓋生子以爲不祥雖始棄兒牛羊
胵字猶但怪異之徙而欲遠寘平林適會伐平林多
人又遊去遂棄寒氷無人之所耳至見烏覆翼後乃
知天實生之不敢終棄之也
厥聲載路傳路大也　震按凡物載之而遠故載有載達
載行之義遹詩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是行詐僞傳達
於人國語登年以載其毒是行毒害達及於衆皇矣

篇串夷載路言歸往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卽所
謂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此詩言聲音之大達聞於道
路兩載路可互證
五章弟厥豐草種之黃茂寘方實苞寘種實褒實發實
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傳方極叙也苞本也種雜種
也褒長也發盡發也不粟而實曰秀穎垂穎也粟其
實粟粟然箋云方齊等也苞亦茂也種生不雜也褒
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粟成就也　震按寘方當與大
田篇既方既皁考方皆讀爲房穀實外秤甲謂之房既
房言既生秤甲時實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秤甲時卽

所謂實函斯活也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
讓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
合爾雅云苞豐也苞稹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鴈
羽篇箋云稹者根相迫連棬致也孫炎云物叢生曰
苞齊人名曰稹實苞卽所謂繹繹其達時也種當如
箋說孔沖遠引不稂不莠申之是叢生之後乃能辨
其苗盡得種之善不雜稂莠其間也褒則褒然其苗
盛長發則葉滿密後抽發其穗秀者如所謂黍稷方
華也堅則粒成而堅矣好則粒齊而充無耗減者矣
穗垂曰穎瓦耑篇云積之粟粟爾雅粟粟衆也郭璞

云積聚緻此言於堅好垂穎後益在穗繁多緻密粟
粟然是爲豐熟詩辭相比次上下可推至其字義推
之經中有通證庶少差失說者往往緣辭生訓偏舉
一隅惑滋多於是矣
行葦首章莫遠具爾箋云爾謂進之也　震按爾猶此也
如春秋傳公與爲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義
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接爲之設筵授

几
既醉六章室家之壺傳壺廣也　震按爾雅宮中巷謂之
壺壺字無他義蓋言所錫之善在屋室之內耳下文

始舉以實之國語引此詩說之曰靈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借居室所容衍之爲廣裕民人猶借周行二字衍之爲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毛詩皆本其意

公劉篇義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震按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生（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荒不窋已上代系中隔夫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辭（毛詩云遭夏人亂迫逐）而竄之桀時則近之渤代桀至紂十七世據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夫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辭（毛詩云遭夏人亂迫逐）而竄之桀時則近之渤代桀至紂十七世據

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據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竊

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皐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關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邰北百餘里邰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迫逐自邰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

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邰故封至公劉而復邰在渭北非得邰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邰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卷阿五章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　震按馮滿也謂忠誠滿於內翼之言盛也謂威儀盛於外馮翼二字古人多連舉扁原賦之馮翼惟象淮南鴻烈之馮馮翼翼皆指氣化充滿盛作然後有形與物

民勞首章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震按無縱詭隨式遏寇虐五章並言之以對文見義此

蓋言無縱詭曲阿從之人以慎防其無良又止絕寇害暴虐者爲其曾不畏明命而毒民詭隨寇虐惡之見於事也無良不畏明惡之根於其心也無良則必詭隨矣不畏明則滿其寇虐不顧矣小人之害國家大都不出此二者又詭隨乎上寇虐於下二者亦恒相因豈有無良而畏明也者是章推論其心後四章者也及爲之誦言箴諫乃如醉而漫不省者矣

十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　震按上多涼德而善欺背以害民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上肆其行暴虐而競逐用力則民亦巧避而回通矣上肆貪而盜奪爲寇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故詩連舉

板五章喪亂蔑資傳資財也　震按人以物自資上言民之呻吟無以爲生此則言暴虐喪亂之政無復有資救卑益國者故繼之曰曾莫惠我師

民之罔極民之回遹民之未戾莫惜由貪人敗類者
在位所致以見亂不起於民當循其本也苟亂成而
譬民亦大惑矣
雲漢首章寧莫我聽 震按寧乃也語之轉篇內寧丁我
躬胡寧忍予寧俾我遯胡寧瘨我以旱並同俾我遯
言使我不能安於上位也
韓奕首章奕奕梁山 震按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
北其說非也夏陽之梁山在西周畿內水經注高梁
水首受濕水於尻陵堰水北有梁山有燕剌王旦
之陵故以尻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顧炎

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
二章鞗革金厄傳厄烏蝨也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
捝之 震按士喪禮苴絞大高喪服作揣說曰盈手曰
寸蓋兩指捝合如環謂之揣因
捝中人之手捝圍九寸蓋兩指捝合如環謂之揣因
以爲環名說文揣捥本一字省作高厄俗書相仍寫
不到亦似謂韓主在北陲之遠也
毛鄭詩考正卷三終　歷城周永年枝字

下云韓侯爲百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箋
說證耳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
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
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鄰遠元水經注曰聖水逕方
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東南逕韓城東
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
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
寒號非也 釋文曰燕師王肅孫毓云北燕國 顧炎武曰歐父之靡國
不到亦似謂韓主在北陲之遠也
毛鄭詩考正卷三終　歷城周永年枝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頌清廟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皆執行文王之德 震按詩中言文王不單舉文字倘祀武王成王必不可云秉武之德秉武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贊美其人者不一皆經緯明備威儀敬慎之稱能執是德夫然後可以對於在天之靈而駿奔走以執廟中之事矣駿猶敏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震按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壬辰歲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

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後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丕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

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 震按說文誠字下云嘉善也詩曰誠以謐我毛詩以嘉釋假正合誠字之義春秋傳引詩作何以恤我轉寫譌失耳爾雅釋詁云恉神慎也又云怠謐溢歉慎貉謐顗顧密寧靜也毛詩以慎釋溢義本爾雅而溢慎謐爾雅又皆爲靜蓋靜

獨斷云維清一章五句奏象舞之所歌也蓋魯詩與毛詩皆以爲歌維清舞象節矣周人制禮作樂推本功德所起象文王時武功而作者謂之象維清專爲象舞之樂章故歸功文王而言此天下澄清光昭於無窮者文王之法典實開始禋祀皇天盛禮以迄於今而有成是周有天下之祥如此也辭彌少而意指極深遠

烈文維王其崇之 震按此詩成王之辭首言烈文辟公美其有功烈有文德則是先王之所大封故繼曰錫茲祉福惠我無疆錫者本於上之辭詩中言我者多

爲已與人共皐親之之辭先王既錫祉福又且惠愛無有疆限則子孫世世天子世世諸侯皆長保之所以長保之道勿封殖專利勿侵虐傷貨是乃先王之所祟尚承上錫與惠指先王則王爲自成王稱述先王也

念茲戎功傳戎大震按戎功襲載文武佐定天下之大功也成王即政之初其助祭諸侯往往佐文武立功者故篇首曰烈文辟公美其功也中曰念茲戎功使勿替厥功也終曰於乎前王不忘相與懷文武之德也

天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徂往行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震按詩言岐山之道民所歸往視之坦然平易蓋心悅而願歸之故無艱阻也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難僻而人不遠章懷太子注云韓詩辟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震按古字單亶通虞翻注國語亦破廣爲光大載禮記載其文作流澤光大二字蓋積厚者流澤廣大載禮記載其文作流澤光大二字益互相涉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說是詩曰頌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耶能定武中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王伯厚詩攷序云朱文公集傳彼徂者岐從韓詩今訂以韓詩辟君章句釋徂爲往伯厚蓋未深考而爲是言耳沈所引後漢書乃朱輔疏詞作朱浮傳又誤徂作岨或皆轉寫致誤又驗其書所辨別惟矣字者字疑二字上皆作岨不殊矣欲證古經作者不作矣而書經轉寫於徂字偏旁涉筆偶殊集傳意在以險對夷實緣沈存中筆談誤文於中庸蒲盧也亦取筆談之臆說岐舊注朱輔所引傳稱岐道雖僻及辟君稱岐道阻險但爲有夷之行驗義不涉幸有韓詩徂往也之解尚存因沈存中之言檢朱浮傳無此語且於後漢書留一疑雖朱子博擇衆言以以訂古猶憑誣文攷經是以詳撫論之

徂字詁訓後人因王伯厚之言遂爲韓詩生一誤證昊天有成命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按古字單亶通虞翻注國語亦破廣爲光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記載其文作流澤光大二字益互相涉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說是詩曰頌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耶能定武

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也靖龔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龔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龔故曰成以叔向晉之博聞者又去作詩之時世未遠詩教羣習未失詁訓語言未移其說如此後儒不能用其解者今之去叔向數倍於其去詩之作併舉叔向所解說不能通之矣古人謂全而無虧曰成謂昭示明信曰命天之昭示明信者百物生生同然無妄是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不棄其命之謂定命早夜敬恭其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凡德盛禮恭皆終身如始以爲未竟者也基如太子晉稱基德十五而始平之基前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以物皆得之無妄言謂之命天道也以物共覩之不渝言謂之信人道也故叔向於夙夜基命說之曰命信也究其實人道即天道王者求盡天道故詩不更其辭知其源而本之曰昊天有成命於是乎有畏天命之義故叔向以爲

爾雅以明釋翌也後不復舉明爲說則明非取光明義可知以緝熙者但言熙繼不絕而已起而有光曰熙敦篤曰亶重慎曰厚極之曰肆致極堅持無所中變曰固謀慮息安曰靖調適平不紛擾曰嬴故以厚釋亶以固釋肆以嬴釋靖蓋不已其光敦重其心以致極治道於是乎平定息安天下合是詩所道庶幾謂之命天道也以物共覩之不渝言謂之信人道也謂之成王成其王事而無關失之稱故叔向統繹全義而以故曰成終其說謂是乃爲成王之德也是乃爲頌之極甚盛德也頌之體語少而意深遠此

詩蔡邕獨斷亦以爲郊祀天地之所歌則魯詩與毛詩同詩陳二后奉若天道成王事求靖民之盛德周之能事天地在是毛鄭說詩貫唐注國語皆以成王非謂周成王身據叔向之全文可推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　震按冬至祀天於圜丘報始也故以后稷配季秋享五帝於明堂報成也故以文王配周禮有祀天族上帝之文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即天也而分言之者統宰乎上則曰昊天上帝五方皆天而漸報風雨寒暑則於五方之天故曰五帝亦曰上帝此詩曰

維天其右之五方之天也周禮旅上帝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五帝也祀天又旅上帝猶祀地又旅四望既統事又分事也祀天又旅上帝猶祀地又旅四望既統事又分事其義始盡焉耳

執競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　震按成即成王事之謂康如易稱康侯治安之謂也言丕顯乎成王事安國家爲上帝之所皇大自彼既成既安只覆有四方功烈斤斤然且明著無已彼指其時若以成康字爲成王康王則頌武王止云執競云無競維烈而頌成康之丕顯上帝皇大之辭過於武又直

似武王尚未克定四方自彼成康而於是乎奄有亦難通矣以祭禮考之時祭各於其廟祫祭皆在太廟周家既定禮典後必無合祭武王成康而上不及文王者矣

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震按物保介者天子諸侯耕藉勸農保介乃同車之人田器置於其間故見諸詩辭以命諸侯急農事下云

抑又何求乎惟民之即何用力於新田畬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田器錢鎛之屬以幽詩合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其事夏小正農緯厥耒農率均田初服於公田皆紀在正月則莫春爲周之三月夏之正月無疑後人不解三代時月相變在漢儒蓋明知之無待辨論故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云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篇孟春祀帝於郊配只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於太廟孟春謂夏之仲冬季夏六月謂孟夏四月正與詩所言莫春合後

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何休注公羊春秋謂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鷄鳴爲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此三代時月正朔相變之義陳寵何休猶能言之使四時不隨月而改是周之時夏之時一也孔子又何必言行夏之時乎

噫嘻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　震按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格爾之言此也如莫遠具爾耆定爾功之爾詩首以噫嘻發辭噫嘻猶噫歎祝神之聲儀禮既夕篇曰聲三注云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噫興即噫歎　士虞篇注云聲噫歎也禮記曾子問篇注云聲噫歎警神也此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所歌故噫嘻於神而言成是王事昭假在此以爲民祈禱既祈之後率農播種而徧使之盡力焉蓋民事即

王事重農乃所以成之也周禮圜丘四郊之祀圜丘祀昊天上帝四郊祀五帝而統事天分事天之義於祀昊天上帝四郊祀五帝無非重農爲民以成王事而已圜丘是乎備圜丘惟冬至一舉四郊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舉祀五帝無非重農爲民以成王事而已圜丘郊之大者也王者之專事天也四郊郊之細者也王者之專事天也大主統細主分而禮之隆殺如者之爲民事事天也大主統細主分事天不敢之專事天不敢以瀆也故歲一舉爲民事事天不敢不詳也故四時迭舉聖人制禮之精意也

雒綏予孝子　震按詩中曰天子穆穆明明爲美王祭者之辭非主祭者自爲辭也詩凡言綏者如綏以多福綏我眉壽以綏後祿辭義並歸主祭者受神降之福此則下所云使之世世有通哲者爲之臣備文武之德者以爲君而事天昌後永久不替以及眉壽繁祉是也又廟號自考已上通稱考如五廟曰祖考廟曰祖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考廟爾雅釋親自父母已上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入廟門則全乎子子亦在廟通稱篤以烈考文母爲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是皇考烈考文母祫祭統稱祖與妣之在廟中者固無所隔也蔡邕說此詩禘太祖之主而歌徹鄭注篇名又謂之徹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注

云徹者歌雝是也周禘歌雝則亦歌雝於徹嘗禘用禘則徹至後三家亦以雝徹天子之樂竟下用於大夫而不自知其無取於義相襲然也尸出而徹故言徹俎也注云謂牲體俎以受薦而歸祭主祭者繫雝於徹薦牲陳俎以受薦而歸祭之末詩中辭義明顯可推

武者定爾功　震按爾猶此也

閔予小子陟降庭止　震按此言武王常念文王之道一陟一降於庭皆效法文王而行之即詩落所謂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也蓋其克孝可以承世爲子孫常者在此而文武之緒在此矣

訪落於乎悠哉朕未有艾箋云艾數　震按艾讀爲芟芟刈之刈艾之言止也有續未竟曰未艾小雅庭燎之二章曰夜未艾夜未央央中也　先於鄉晨春秋傳曰國未艾也又曰大勞未艾竝未有竟止之謂此言朕未有艾者循行昭考之道未有可止以見悠遠難終故下云繼猶判渙判渙即伴奐展舒而常不盡之意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　震按上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即所謂念茲皇祖陟降庭止也歎美武王紹述文王之道家庭上不陟降無不由之以安

固亦顯此成王之知難而又致其慕如是小毖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荓蜂摩也　震按爾雅舉尾也注云謂牽挽令考詩辭言我無牽挽使失行而致辛毒徒自求得之耳此言懲於前下則言慎於後

綠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　震按吳方言云大也說文云大言也徐鍇以爲大言故矢口以出聲

酌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蹐蹐王之造箋云介助也　震按詩言武王時聊則賴故有灼鍊之師但遵時而安養及時顯則顯故天乃大助而克寵受於天成蹐蹐王者之爲下言則有嗣之用衆者實維此事允師明衆不可輕用也

桓桓皇以間之傳間代也　震按詩中未嘗一語及商獨間之爲代商之字於文無所承指似難強通蓋上言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則是保有其士衆而往用之四方遂克定周家王業此所以綏萬邦者豈復諸侯之事乎實天子之事而武王能以此以武王代之皇如惟皇上帝之皇謂天也綏萬邦是代天子事克定厥家是代天子位

資敷時繹思　震按思辭助也言布是文王之事而尋經

之故章末云於繹思歎美武王繼承尋繹之善也
我徂維求定　震按謂往克商求安天下蓋聖人無取天下之意有安天下之仁
時周之命箋云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　震
按祭邕亦以此詩爲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義與毛詩同春秋傳引桓賚並繫之武則奏大武之所歌用以兇攻字詩篇取於義名般般旋也旋徧天下也古書猶由交通蓋同聲轉寫之譌遂相沿爲古字通
大封正武王時功成之一事舞大武歌此諸篇爲六成而滅商三成而南鄭注云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
成之節頌作於成王時所以推明武功而美之則詩頌美武王非爲諸侯言明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
時邁燔柴祀天告以方望之事般則望而秩祭山川非受命不得巡狩猶之非受命不得大封故時邁曰
昊天其子之而賚與般皆曰時周之命云雁
魯頌泮水首章思樂泮水　震按泮水山曲阜縣治西流

至兗州府城東入泗通典云兗州泗水縣有泮水是
也泗水縣即魯下邑
二章匪怒伊教　震按凡使民畏威而遠罪之事無非教此則言非由怒而足以教化入所以申明其德音之昭昭也或以此一語證泮宮爲諸侯之學於詩意亦謬矣
五章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震按穀梁春秋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作泮宮蓋亦增益更治耳魯有泮水作宮其上故他國絕不聞有泮宮獨魯有之泮宮也者其魯人於此祀后稷乎魯有文王廟稱周廟而郊祀

后稷因作宮於都南泮水上尤非諸侯廟制所得及宮卽水爲名稱泮宮采藝篇傳云宮廟也是宮與廟異名同實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泮與頖同聲假借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詩曰從公于邁曰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明在國都之外祀后稷之地曰獻馘獻囚獻功蓋魯於祀后稷之地時亦就之賞有功也王制篇之言作於漢文帝時多涉傳會未足據證春秋僖十三年夏會于鹹魯齊宋陳衛鄭許曹凡八國左傳曰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會于淮同前加邾杜注云邾爲淮夷所病故且東畧也齊

桓公會諸侯而城緣陵遷杞又城邾不果城而還其不以師加淮夷必有淮夷求成獻賂之事不足書故不見於經傳此詩至五章已後乃及淮夷非全無是事而徒侈言之矣淮夷近魯魯所當使之服則詩又以勉魯侯矣

閟宮二章敦商之旅　震按敦省作文本督責之義敦篤督語之轉說文敦字下一曰誰何也史記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誰呵亦卽呵止蓋敦商之旅猶云遏商之旅耳

三章周公皇祖　震按皇祖周公創句以就韻四章三壽作朋　震按三壽謂上壽中壽下壽之人作朋言皆得與爲比壽由是引而極之故又曰如岡如陵王伯厚云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

五章公車千乘傳大閱之賦千乘　震按鄭康成注周禮小司徒職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井三千家革車

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成三百家家可任者一人計之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三十人是十而取一周禮小司徒職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宜謂此司馬法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考之小司徒職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

家二人通上中下地率之凡二家五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計七百五十人而長轂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亦十而取一前法家可任者一人正卒也此法二家五人通正義之卒也除正卒二人其餘二家三人爲羨卒所謂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起之作之並十取一然則百井九百夫之中起正卒三十羨卒四十五六十夫而取二正卒三羨卒共五人唐李靖稱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肩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此卽孫子

所謂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實戰國時倣民窮師之爲而包咸之徒信用王制傳會之說以大必不踰百里然不得言封建諸侯無千乘之國遂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俗儒治經不能稽遠語之以大國方數百里則以爲失制獨不疑十井共一乘亡國之政民不堪命不至是是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一乘士徒凡三十人者適合晉千乘之國故曰公車千乘康成箋詩據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稱三萬實減退七千五百人其荅林碩又云三軍之大數則實加五十人孔沖遠

謂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似二軍可稱三萬三軍當稱四萬也國語管仲制萬人爲一軍而曰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數雖與是詩相當魯未必用齊法宜據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釋詩而二軍三軍勿泥其數可也

壽胥與試　震按胥皆也試用也言髮台背諸壽之徵皆與之歷用備有也

九章新廟奕奕箋云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　震按首曰閟宮有侐實枚枚卽繼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若閟宮非姜嫄廟無此立言之以然也太王文武之興周其祥固開於姜嫄者也魯侯承祀謹脩廟寢而有此新廟奕奕言一姜嫄廟而餘廟可見以姜嫄爲廟之先且遠故也魯有文王廟不在廟制之內故異其稱曰周廟上溯至后稷且至姜嫄尤當異稱故曰泮宮曰閟宮閟之言扃閉靜愼也以周之厥初生民魯人又謂爲禖宮神之也毛詩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康成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　陸德明序錄云魯人

商頌那亦不夷懌 震按亦不猶云不亦古語然耳

長發首章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 震按

此有娀但指契母方將者言其後欲大耳史記云契

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此詩言洪水

芒芒禹敷下土方著契佐禹之功也言帝立子生商

著受姓所起由是世世相繼商日以盛也

三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震按此言自商之先祖至湯

世有明德天命不去齊同以集有天下之大命

四章為下國綴旒 震按孔子三朝記云所以為儀綴于

國會子制言云行為表綴于天下綴者懸綴於高民

所瞻望之閒旒亦垂飾章美以示儀者也言為下國

仰而取法

不競不絿傳絿急也 震按絿本引綵之急

廣韻云急引也凡競逐躁急剛猛柔弱皆害於施政

教

五章為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也 震按綴旒言望之以

為法也駿厖言恃之以為安也上章言政此章言勇

上章但言球玉此章則言供貢義各相配

乾隆丁酉八月刊

弟澍校字

毛鄭詩考正卷四終

毛詩鄭箋改字說

道光庚寅仲秋鐫

小娜嬛館

毛詩鄭箋改字說自序

喬樅隨侍

家大人鼇峰講院適以毛詩鄭箋改字說課士命樅學

焉樅嘗聞之

家大人曰鄭君箋詩其所易傳之義大氏多本之魯齊

韓三家如讀素衣朱繡爲紾讀他人是愉爲偷解豔妻

爲厲王后解阮徂共爲三國名此魯說也讀邦之媛也

爲援助之援讀可以樂飢爲藥飢此韓說也詩緯多用

齊詩漢書翼奉傳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

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後漢書郎顗傳曰

四始之缺五際之阨又引詩沉歷樞云云皆齊說也詩

緯沉歷樞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

十月之交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曰爲君長爲臣

辛金也卯木也是箋亦用齊說如斯之類皆證據顯明

者間有不言其詩而但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亦有

仍用其字而但於訓釋中改其義以顯之蓋當時魯齊

韓竝立學官家習其語故箋所采摭不煩具徵諸家而

治詩者無不知之今三家詩亡不能盡攷然舉一反三

足以徵信鄭君深明於文字聲音訓詁通假之源折衷

微言擇善而從囊括宏通其學之卓出諸儒者在是近

國風周南

關雎序哀窈窕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哀前儒竝如字鄭氏改作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彼仍以哀爲義者鄭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臧氏玉

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皇后紀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詩序云衷窈窕蓋俱用鄭說李善注文選詩序云哀當爲衷謂中心思念之也六臣本作衷翰曰哀念也喬樅謹案呂覽報更云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注哀愛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哀猶愛也愛乃思念之也是哀亦有愛而思念之義但鄭恐人不察而以爲有悲哀之意故易爲衷云蓋字之誤者爲疑詞也又案箋云謂中心恕之釋文恕本作念李善文選注即用鄭箋亦作中心思之又覓置詩好仇傳訓仇爲匹足證關雎之逑乃假

聚也从彳求聲廣書曰旁逑孱功又曰怨耦曰逑是逑本訓斂聚以與仇同音借爲仇匹之仇故用又曰別爲一義也段氏懋堂說文注謂許所據左氏作逑非也許若據左氏爲說當引春秋傳曰不當但用又曰別之知左氏實作仇字無爲逑也民勞詩云以爲民逑傳逑合也箋云合聚也此與說文斂聚訓同正義曰逑合釋詁文然則釋詁仇逑二訓正釋關雎民勞兩詩仇合之仇當以逑字爲正逑匹之逑當以仇字爲正孫本借逑爲仇匹今本並逑合亦作仇故失之又覓置詩好仇傳訓仇爲匹足證關雎之逑乃假

借改從仇字爲正矣

召南

野有死麕二章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
如屯釋文屯聚也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
喬樅謹案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索隱引高誘注
戰國策音屯屯束也與鄭讀合是古屯束字多假作
純左氏傳執孫蒯于純留漢書地理志作屯留是記
張儀傳當屯聞之道亦即純留也史漢並作屯左傳
作純是古文皆以純爲屯然則三家今文當作屯字
毛無破字但通其訓詁而釋其義鄭以純是屯之假

借故讀如屯也

邶風

綠衣序夫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喬樅謹
案鄭不從毛本綠衣者周官內司服注云內命婦之
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此詩箋云
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詩曰願言則嚏臧氏經義
雜記云據崔說毛本訓written爲拔玉篇拔欠張口也與
傳義合而願言則嚏箋所改讀一爲口气一爲鼻气
合而爲一恐非叔重原書臧說非也玉篇口部嚏噴
鼻詩曰願言則嚏鼻部嚔嚏二同都計切鼻噴气本

作噫玉篇此語卽申說文悟解气之訓噫爲鼻噴气而字从口者口鼻气同出也惟口鼻之氣同出故說文但以悟解气渾言之若欠字則說文作㰱直云張口气悟也二字訓有不同安見噫之必爲口氣且以寔爲欠欤是內則噫欠複矣說文引詩兼用魯韓齊毛噫字下所引非毛詩本當爲三家詩之文鄭讀寔爲噫從三家爲訓也唐石經經傳皆作噫非毛本舊文又案釋名釋姿容云噫抑也抑按而出也則寔噫本可相訓矣

雄雉首章自詒伊阻傳伊維也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正義曰箋以定二年左傳趙宣子曰自詒緊蓧爲感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蓼莪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爲緊可知喬樅謹案伊訓語助發聲緊訓是二訓不同然伊緊音同古多相假借用之左氏隱元年傳緊我獨無注語助也襄十四年傳緊伯父是賴注發聲也釋詁云伊維侯也是左傳借緊爲伊字宣二年傳引詩曰自詒緊慼此詩之正字其詩中自詒伊阻所謂伊人伊可懷也伊誰云憎皆緊之假借字故鄭從左傳正文易之又周語云此一王四

伯豈緊多罷注緊是也吳語曰君王之于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注緊是也此足證緊義本訓爲是矣

谷風三章湜湜其止箋云小渚曰沚經義雜記云今各本及注疏本皆作沚此因經誤作沚淺人於箋增小渚曰沚四字說文水部湜水清底見也詩曰湜湜其止毛詩校勘記云案此鄭以經止字爲沚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直改其字以顯之也如關雎悠耦曰仇之例關雎正義引此箋小渚

曰沚安得以爲增乎段氏說文注云毛本作止箋乃作沚玉篇集韻類篇皆作止毛氏舊文也傳於泰薆云小渚曰沚於此無文可以證矣喬樅謹案箋云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說文沚字从水止聲有不動搖之義正義依鄭箋而申之曰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沚然不動搖益見鄭之從沚爲訓若以箋本作止字則如止然不動搖之文爲不辭矣

北風首章其虛其邪箋云邪讀如徐爰班固幽通賦曰泵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引詩曰其虛其徐家大

人曰班固撰白虎通義多採魯詩說兼及韓詩漢書
地里志引子之營兮顏注以爲齊詩又引陳風宛丘
亦本齊詩固之從祖伯習齊詩或傳其家學未可知
也喬樅謹案班氏兼通三家則惠氏注所引詩亦當
爲三家詩文邪爲徐之假借故鄭據三家本易之釋
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知詩正文作徐矣又弟
子職云志無虛邪惠氏定宇云邪讀如徐虛徐猶疑
也此與威儀容止訓雖不同亦足證虛徐多假借邪
字也（又案史記周書歸邪於終左傳文本歸
餘於終是邪與餘通皆以音近故耳）
靜女二章說懌女美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

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喬樅謹案張衡天象
賦女史掌彤管之訓謂之日訓則不徒記事宜爲書
說而陳釋之平子多用魯詩然則此箋證用三家詩
之說也說文言部說字下云說釋也从言兌聲說釋
二字即本此詩知三家有作說釋者矣釋字古文與
澤釋懌皆通用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農耕及雪釋
澤即釋也載芟其耕澤澤正義引舍人尒疋作釋釋
史記張儀傳釋之索隱曰譯古釋字又北海相景君
碑農夫釋耒釋作釋又書顧命王不懌釋文馬本作
不釋注不釋疾不解是懌釋二字古文相假借之證

也且叛詩釋之懌矣傳云懌悅此詩無傳知毛意亦
以懌爲釋之假借不然懌悅之訓當於此詩傳發之
矣

新臺二章邊餘不殄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正義曰殄
與腆古今字之異喬樅謹案毛詩皆古文古文殄爲
腆之假借字箋改從今文也儀禮燕禮寡君有不
腆之酒鄭云腆善也古文字皆作殄據此腆字古文
作殄知此詩殄字亦爲腆之假借三家詩皆今文字
宜作腆故鄭從三家爲訓

鄘風

君子偕老三章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
箋云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喬樅謹案說文衣部褻
丹縠衣从衣亵聲亵部云極巧視之也縠者細綃故
褻衣字从衣亵聲玉篇亵今作展然則褻字亦皆作
展矣禮卽古祖字鄭風禮褐暴虎傳禮褐粗布衣與
禮旣夕云禮第注禮祖也禮第去席禮記喪大記云
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注禮祖也謂不障是古文
皆以禮爲祖今禮省作祖非正也說文禮褐作褵褐
攷素問膻中謂气海禮禓皆爲解衣字當從衣作膻
者或假借耳禮衣字又褻之假借說文衣部有褻字

無禮字知本字作褻也鄭注內司服展衣云字當爲禮禮之言展展誠也賈疏云鄭必讀展爲禮者禮字衣旁爲之有衣義尒足展展雖同訓爲誠展者言之誠展者行之誠貴行賤言禮字以展爲義有行說之義故從禮也斯不然矣說文尸部屨字从尸婁省聲本展轉字此詩萃章屨如之人兮傳訓屨爲信信卽誠也展與展音近假借爲誠義褻衣字从衣屑聲正有衣義其作禮者亦以音近假借漢時褻衣字皆誤爲展無作褻者鄭以褻字人所不習故直從禮字爲訓耳

碩人三章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禭禭讀皆宜同衣服曰禭今俗語然喬樅謹案說當作禭與衣之禭句禭字亂之也說文衣部禭字云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禭祝字云贈終者衣被曰祝从衣兌聲據許書則儀禮士喪禮君使人禭親者禭庶兄弟禭朋友禭與春秋文九年經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此送終者衣服也皆當讀爲祝其春秋襄二十九年傳楚人使公親禭定十年傳公三禭之禮記檀弓送以禭之此衣死人也士喪禮曰禭者入衣尸可證皆但讀若遂聲古文禭亦假借爲祝故鄭此詩箋云禮春秋之禭讀宜同祝也各本亂祝爲

服曰禭兩禭字宜爲祝各本皆作禭者以下禮春秋之禭句禭字亂之也說文衣部禭字云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禭祝字云贈終者衣被曰祝从衣兌聲據許書則儀禮士喪禮君使人禭親者禭庶兄弟禭朋友禭與春秋文九年經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此送終者衣服也皆當讀爲祝其春秋襄二十九年傳楚人使公親禭定十年傳公三禭之禮記檀弓送以禭之此衣死人也士喪禮曰禭者入衣尸可證皆但讀若遂聲古文禭亦假借爲祝故鄭此詩箋云禮春秋之禭讀宜同祝也各本亂祝爲

禂箋說遂不可解禮春秋之禂本作禂字無煩改讀箋說不應云爾知作禂與曰禂之禂字皆爲稅也漢書朱建傳遍奉百金稅顏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爲衣被之具其字从衣又鮑宣傳稅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其字从衣皆與說文義同漢書多作稅字足與鄭箋衣服曰稅今俗語然相證明矣此詩釋文說本或作稅稅字是也作說者緣說于桑田而誤耳檀弓小功不稅注曰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廣韵稅字引禮注曰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是稅字多通作稅喪服小記言稅服節稅皆稅字又檀弓云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卽稅字謂以衣服遺人也與坊記文毋拊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義同史記朱建傳奉百金稅稅字亦作稅是其證矣衣服曰稅本指贈喪衣服而言亦得爲吉凶通稱者猶儀禮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玩好幣帛皆謂之贈而聘禮有君使卿贈諸侯饔餼亦贈也故當時言衣服通謂之稅多曰皆吉凶不嫌同辭也

焉又雜記云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稅稅古通彼六服稼衣或稱稅衣亦可證衣服曰稅之爲通辭也

段氏說文注謂稅字僅見漢書朱建傳蓋禂之或字淺人所增非許本書所有殆亦偶失考證耳

氓六章隰則有泮傳泮陂也箋云泮讀今本誤作波據正義當作陂

爲畔畔涯也正義曰隰者下隰猶如澤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故讀爲畔以申傳也段氏說文注曰詩迨冰未泮傳云泮散也此假泮爲判也隰則有泮傳云泮陂也此假泮爲畔也喬樅謹案泮學宮名古與畔通毛本古文故畔作泮箋讀爲畔從今文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放散畔岸語本此詩知三家今文作畔矣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卽用箋說又史晨孔廟奏銘飲酒畔宮則畔亦通用爲泮也

王風

揚之水首章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喬樅謹案此魯齊韓毛四家詩字之異同也其記已三者同爲語辭韓詩外傳引此詩作彼已之子則所謂或作已者當指韓詩矣表記引侯人詩云彼記之子註不言其讀聲則魯齊詩蓋有作記者矣又國語晉語引作彼已之子是記皆與已通用太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已之子已嵫高箋迓讀如彼記之子之記是鄭讀已記聲同而其亦讀如已記聲毛氏本多古文其當爲已之假借左傳引此詩云彼已之子晏子春秋亦云彼已之子韓詩外傳凡所引詩曰彼

其之于者作已字史記匈奴傳彼已將帥裴駰引詩
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議詞云彼已之子
是也各家所用亦多作已者可證矣

鄭風

大叔于田二章叔善射忌傳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已之
子之已喬樅謹案此箋蓋申傳也毛訓忌爲辭是忌
古文爲已之假借宜改讀如已故箋正其讀與崧高
箋迓讀如彼記之子之記例同也

山有扶蘇二章山有橋松箋云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
澤於大臣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撟其驕反王云

高也鄭作橋苦老反枯槁也喬撟謹案王肅述毛以
高詁橋是以橋爲喬之假借鄭箋易毛以橋作槁是
以橋爲槁之假借古高喬二字音近義同故字之从
高从喬者多相通用士昏禮記笄纚被纚裹加于橋
注云今文橋爲鎬莊子列禦寇篇槁項黃馘者釋文
槁項羸瘦兒槁本作矯矯字通橋橋庾信史記作
作拳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攉者古拳握字可
知鄭箋从手非从木與捲勇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
語有捲勇今齊語子之鄉有拳勇小雅無拳無勇皆
宇而僅存於張參之書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攉勇善
曰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攉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

齊風

盧令二章其人美且鬈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段
氏詩經小學曰按今本作權誤說文捲气勢也引國
語有捲勇今齊語子之鄉有拳勇小雅無拳無勇皆
作拳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攉者古拳握字可
知鄭箋从手非从木與捲勇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
宇而僅存於張參之書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攉勇善
曰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攉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

讀喬樅謹案說文有捲字無攇字知攇即捲之異體
拳字說文訓手捲勇字亦作拳假借也捲鬈皆从卷
爲聲故又段鬈爲捲古文多取音同字借用之顓頊
之顓經典借用權字亦然
載驅二章齊子豈弟箋云此豈弟猶發夕也豈讀當爲
閩弟古文尚書以弟爲閩閩明也喬從謹案爾雅釋
言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豈豈詩
說也釋文引韓詩說豈發夕云發旦也焦氏易林云襄
送季女至于湯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據焦氏說則
是詩之豈弟蓋與發夕同訓爲進留之意鄭君讀豈

弟爲閩閩用釋言及魯詩說訓爲急遽之意正義引
尒定注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閩明發行是尒疋
本不作愷悌故各家注皆以閩明訓之今尒疋注疏
本作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乃後
人所改非景純舊本又徑奪閩明之訓僅存發行之
義遂與孔疏所引注文迥異且郭注所引詩乃證明
釋言不宜用愷悌疑爾雅本爲閩閩發也魯詩亦爲
齊子閩閩故引以相證漢書藝文志言魯最爲近之
知魯詩文之舛譌者少也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見
蟲凱澤濛書作昆蟲闓懌文選作昆蟲闓澤注皆訓

爲樂詩閩爲凱樅謂此閩當訓爲開澤當訓爲明鄭
注尚書洪範曰閩云閩者色澤光明是閩與澤相通
開明猶云發明也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蘩夜半
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封禪文承上閩昧昭
晰而言極之昆蟲亦皆開明同首向內也閩作凱者
聲之近澤作懌者形之似閩澤二字即本於詩然則
釋言及魯詩或作閩澤未可知也又此箋云弟古文
尚書以弟爲閩正義謂閩爲今文弟爲古文段氏懋
堂辨今文是弟古文是閩列有八證見古文尚書撰異樅竊
案閩閩轉作豈弟蓋古文閩或省文即用豈字閩或

省文卽用畧字如能不我狎用甲如鳥斯翮用草勿
予禍適用適之例畧豙文作畧弟古文作弟詩中多
用豈弟二字如湛露青蠅卷阿數見之此齊子豈畧
畧字與豙相似葛藟詩謂他人豙說後人疑字亦爲
豈弟而譌作畧遂改爲弟字以同於他詩之豈弟
因並洪範曰閩亦改之耳又凱字古皆作豈見說文
字古皆作畧見正論荀子閩凱閩澤古皆通用故或以閩
閩爲凱澤也班固典引紹天閩繹閩繹疑亦閩畧之
誤承上太古同於草昧至太昊乃繼天而啟文明故
下云亞斯之代函光而未曜也孟堅蓋多用魯詩

一曰弟睪古亦相通尒疋釋舍人曰鶵一名洿澤集韻鸅鳥名鶵也雜或从隹通作澤鸅鸅之鳥名鶵是弟與睪古通之驗又說文鶵鸅字同釋名釋親屬云婣弟也弟注易云自昇曰涕自目曰涕釋名以孰爲涕名以孰久不遞王褒僮約云鼻涕長一尺是弟與兌古通之驗然則詩之閱圍與尚書之曰圍皆作弟者或是古文二字得相假借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曰涕徐廣曰一作曰洟蓋涕與弟通洟又與涕通歟存以俟攷

魏風

魚飧證以左傳乃早朝之食非夕食也左傳趙盾以壺飧從禮記雜記云吾飧既非夕食則爲澆飯宜從浪字爲正鄭讀飧如魚飧之飧其以飧爲浪之假借歟

唐風

山有樞首章他人是愉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喬樅謹案漢書云宅人是媮張平子西京賦鑒戒唐詩徒人是媮與石經晉詩合則晉詩作媮矣集韻愉或从女偷或從心知愉媮偷古皆通用文選韋孟諷諫詩我王以媮注云媮與愉同周禮大司徒六曰以俗教安

則民不愉注愉謂朝不謀夕疏云愉苟且也蓋从愉爲訓國語周語云守固不偷猶此意也晉語令不偷矣偽家語法無私而民不愉注愉宜爲偷皆讀愉與偷同淮南說林云偷肥其體注云偷取也淮南道應又云偷者天下之盜也是則訓取之義矣

揚之水首章素衣朱襮傳諧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正義曰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喬樅謹案此箋從詹詩說也士昏禮姆宵衣注云宵

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姚元
衣以綃爲禒因以爲名鄭特牲繅韍并朱中衣注云
繡讀爲綃綃綃名詩云素衣朱綃御覽引毛詩義疏
素衣朱繡繡當爲綃綃綺說同惟特牲饋食禮主婦
宵衣注云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
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釋文宵依字作綃然鄭
於特牲宵衣不破爲綃者已見於士昏禮注可知猶
此詩朱衣朱繡鄭亦不言繡字爲綃以既於首章傳
破繡爲綃可知也但素衣朱綃魯詩之文則特牲注
云詩有素衣朱宵者其爲齊韓之詩歟

秦風

兼葭首章所謂伊人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說已見衛風雄雉篇

無衣二章與子同澤傳澤潤澤箋云襗衣近汗垢喬
樅謹案班固賓卓騎北征頌云勞不御輿寒不施襗
正用此詩固通魯齊韓之學知三家有作與子同襗
者故鄭據以改毛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袍襗之
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亦云褻衣袍襗也廣雅
釋器云襗長襦也釋名釋衣服云襦耎也言溫煖也
是襗亦取溫煖北征頌以寒不施襗與勞不御輿對
文言其不敢安煖耳然則襗蓋若今襦屬也姚元
褻衣謂常用之便服且裏衣也故以近汗垢言之說
文訓襗爲袴別爲一說正義引以證鄭未合

陳風

衡門首章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
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飢者見之可飲以療
飢喬樅謹案列女傳賢明云可以療飢劉向所用皆
魯詩也韓詩外傳亦云可以療飢療即療之或字據
說文可證然則魯韓詩本皆作療故鄭用其說箋毛
釋文載沈重云逸詩本有作疗下樂以形聲言之煞

非其義療字當從疗下尞其說失之療之爲言治也
愈也从疗樂者人有疾則苦治愈則樂猶之有飢亦
苦飢愈亦樂故云療飢其作療者乃後人所改耳毛
詩校勘記曰箋不云樂讀爲藥者以藥爲療之假借
而於訓詁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文選王元長永明十
一年策秀才文豈非療飢不期於黍食李注毛詩曰
可以藥飢藥音義與療同然毛本作樂李引之作藥
者蓋用鄭箋所改字也唐石經作可以藥飢亦然
澤陂首章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
正義曰如尒足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

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案釋草荷芙蕖其莖茄說文茄芙蕖莖从艸加聲荷芙蕖葉从艸何聲毛鄭皆以爾雅爲據與說文竝合樊光引詩作茄是三家詩有作茄者與釋草其莖茄正合故鄭據之以改毛義荷茄二字聲本相近惠氏詩經古義曰揚雄反離騷曰矜菱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喬樅謹案此箋荷字當是茄字之誤鄭從三家之文自宜作茄不宜仍荷字而解爲芙蕖之莖正義以荷爲

大名故言荷恐非鄭意

二章有蒲與蘭箋云蘭當作蓮蓮芙蕖實也喬樅謹案御覽九百七十五引作有蒲與蓮爾雅釋草疏亦引澤陂曰有蒲與蓮溱洧篇方秉蘭兮釋文引韓詩云蓮也焦氏里堂謂此當爲有蒲與蓮之注陸德明誤載於此毛詩蒲蔬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執蘭而拂除又後漢書注引韓君章句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頌與所悅者俱往也韓詩直以秉蘭爲秉蘭與毛不異然則韓詩特訓蘭爲蓮諸所引詩有蒲與蓮知爲魯齊詩文矣鄭君破蘭爲蓮蓋據三家以改毛也

曹風

鳲鳩二章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正義曰顧命四人綦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璂者以士之弁無玉璂之飾故知是弁作青黑色非璂玉之皮弁矣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喬樅謹案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璂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疏云璂既爲玉又可爲結義得兩合耳任氏子田弁服釋例曰鄭於詩以璂破騏於周禮以

綦破璂綦璂璂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綦之從綵璂璂之從玉以綵貫玉故也弁師注讀璂爲綦者蓋履下以綵貫約謂之綦弁上以綵貫玉亦謂之綦鄭以履綦之綦通璂之義則知璂之當爲綦亦取義於貫結也樅謂說文云璂弁飾往往置玉也璂或从基然則璂自是弁飾置玉之名弁師既云會五采玉璂璂之爲玉無煩申解東京賦玉弁綦會李善引鄭說綦謂結於皮弁縫中是綦之於會有結飾之義故鄭特明之讀璂如綦此箋改騏作璂則以璂爲弁飾之玉故云以玉爲之三章箋云正是四國言任爲侯

伯是所謂璟以玉爲之者明諸侯皮弁有玉璂之飾
正弁師注侯伯璂飾七子男瑧飾五玉用三采之謂
但弁師注所引其弁伊蔡本三家詩之文此箋不从
作蔡者蔡璟雖相通用玉璟字宜作璟爲正璟从玉
蔡聲則以絲結玉義亦并包矣
下泉首章淩彼苞稂傳稂童粱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
菁之屬喬樅謹案涼草之名不見他典鄭言蕭菁之
屬是其草當與蕭菁爲類涼字疑是蓾之誤尒疋釋
草蓾蔏注云蓾蔏蒿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
羹魚漢廣言采其蔏釋文引馬云蔏蒿也郭云似艾

與正義所引草木疏說同楚詞吳酸蒿蔏注蔏香草
也蒿蔏得單稱爲蔏亦得單稱爲蒿蔏篇蒿下云草
名蒿蔏蒿也是也又蔏下云蒿類今攷說文艸部菁
蒿屬蕭艾蒿也是蒿及蕭菁皆爲蒿類而蒿與蕭又
並似艾正鄭所謂蕭菁之屬蒿稂聲近又蒿通作商
酒食則喜歡是也又尒疋饎字釋文載舍人本作喜
舍人曰古曰喜則釋訓之文亦有假借喜字者矣
東山二章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說見前
三章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言君子久見使析薪於事
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作
蓼薪與毛本亦異然則鄭讀栗如裂蓋本魯詩之說
引郭璞云莨尾似茅尒疋孟貍尾注云似茅人亦

四月詩云冬日烈烈箋云烈烈猶栗栗也栗栗二字亦據魯詩蔡邕九惟文冬日栗栗邕用魯詩可證也箋所云古者栗烈聲同此亦其徵矣攷工記云居幹之道菑栗不迾司農說菑栗謂以鋸副析幹鄭謂栗讀如裂繻之裂疏以司農解栗亦取破之義然則栗本可訓析鄭必讀如裂者恐人不明其義故耳荀子禮論注云今秦俗猶以枇髮爲栗是亦析理其髮之義也

狼跋首章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箋云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

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避此成功大美歸老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喬樅謹案古文遜遁遜讓字皆作孫春秋莊元年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何休注云孫猶遁也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范甯注云孫孫遁而去漢書禮樂志及五行志集注孫讀曰遜是古今字之異釋名釋親屬云孫遜也遜遁而後生也則孫義本同遜矣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一終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首章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置聲相近故誤爲示也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从寘也喬樅謹案易坎上六寘于叢棘范甯穀梁宣二年傳注引云示于叢棘易釋文寘劉作示周禮朝士注引易曰示于叢棘釋文示本作寘今賈疏本

作寘荀子大略示諸掌楊倞注示讀爲寘言寘諸隩栝或三月或五月也是示與寘古本通用之驗蓋三家詩或有作寘者故讀從之又卷耳詩有寘彼周行之語知此示字亦當作寘也

二章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也喬樅謹案曲禮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士昏禮視諸衿鑿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據此是古文以目視物與以物示人同作視字今文惟視瞻字作視其凡爲示人義者皆作示不作視故鄭君特明視示爲古今字之異也說文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見部視瞻也从見示聲眡古文視眡亦古文視

是許書亦分視示二義以視爲目視物以示爲示人物矣然視古文眡眡二形知古者瞻視字皆作眡眡（周禮視盧作眡可證）而以視爲示人字示人者使人見之故字从見漢書猶多以視爲示則字作示者特俗所行耳

皇皇者華首章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聚行人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晉語羙氏引此詩云駸駸征夫每懷靡及以戒重耳縱欲懷安又引西方之書及鄭詩言懷者皆以懷爲

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又云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喬樅謹案皇華詩左傳謂有五善魯語謂有六德毛傳云忠信爲周訪問于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及成于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

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云忠信愚意似乖也
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
人臧玉林氏申毛鄭之說曰蓋既得五者於忠信之
人已又愼其事自謂無所及於事則已之必忠必信
可知矣以已之忠信合所得於忠信人之五者則成
六德以上臧氏說此其義亦既明矣說者乃謂周咨一義
不宜分爲兩德毛傳當取懷和合周咨諏謀度詢而
成六德箋之改和爲私是六德亡其一據王肅述毛
以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不知王肅名曰
述毛實與鄭爲難往往好自立異違臆見以申傳說

殊失毛旨其可深信乎經義雜記謂毛傳當云每懷
懷和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明和爲私字
形近之譌然則每雖懷和乃肅改毛之通篇關鍵以
此四字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
義晦塞不通以上臧氏說夫左傳明訓訪問于善爲咨國
語明訓忠信爲周兩訓判然各別安在其爲一義也
毛傳顯列周咨諏謀度詢爲六其與訓每懷懷和也
文固異矣今欲於周咨諏謀度詢中奪其一德而取
懷和以屬入之曰此毛意也豈其然乎且國語有懷
和爲每懷之語韋昭說重之以六德猶不取懷和以

則和亦不過訓詁之辭非詩之本有和字也其視周
咨諏謀度詢六者之確然依經立義蓋不可同日語
矣西方之書不云乎懷與安實疚大事懷其可以言
德耶明知懷之不可以言德遂乃舍經文而取訓詁
之譌字以附會之其說之乖亦足見矣
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
足也古聲不柎同釋文柎亦作跗戴氏東原毛鄭詩
攷正曰按鄂不今字爲萼跗國語韡韡詠華之跗注雜問
志作不注杜預云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今
字爲跗屬也此跗通用不之明證程氏易疇通萩錄

云芣字義人鮮知者鄭氏以拊曉人非謂拊謁爲芣而欲改其字也攷左氏傳曰三周華芣注山卿氏水經注言華芣注山單被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而說者以爲山如華跗之著於水又尒疋釋山曰再成英一成埳謹亦以華狀之埳卽芣一成者如華之有鄂足華英在芣上故山再成者如鄂足之承華英也此皆芣字見於經傳可攷者芣字象形一下凵象鄂足著於枝莖三垂象其衆華之鄂蔕蔕也喬樅謹案程氏說芣字甚精鄭君箋詩凡古今字異者多從今字爲訓此漢人解經常例取其易曉如白茅純束從屯訓

蘧蒢不殄從腆訓其之義也從禮訓不云自類從濱訓之類皆是不拊古今字故鄭但用今文爲訓也

采蘩五章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戎役之所芘倚正義曰芘倚謂依蔭也喬樅謹案腓芘古同音近假借芘卽庇字尒疋釋言庇廕也舍人曰庇蔽也孫云庇覆之廕也桑柔箋人庶廕其下者釋文本亦作芘雲漢箋我無所芘陰處釋文本亦作庇庇又與毗通亦以音近釋詁毗劉曇樂也釋文載樊光本作庇云庇廕也又攻工記輪人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云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讀爲庇庇謂覆幹也是古文

芘字多用音同假借之例也

南有嘉魚之什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喬樅謹案釋文甫草毛如字鄭音補謂圃田鄭聲也甫田舊音浦今釋文本浦字作脯據注疏本作浦正之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正義曰鄭惟以東有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尒足以證之據此則箋甫田之草也甫字當作圃其引鄭有圃田文正以證此甫草乃圃田之草耳且釋文

云甫田舊音浦浦乃圃字之音益見舊本是作圃田之草也其詩甫草釋文云鄭音補鄭去下當有作圃二字疑是脫毛詩稽古編曰案甫草韓詩作圃見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詩咏圃草章懷注引韓詩東有圃草云康成先受韓詩又馬之弟子故直據此文解之圃甫二字古本通用圃田水經注作甫田其水爲甫水尤足爲證家大人曰王逸楚詞章句引東有圃草白虎通引詩同此則魯詩亦作圃草歟

吉日三章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麎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喬樅謹案尒疋釋獸曰麎牡麎牝麎邢昺

疏云其牝者名麌詩言曰云其麌孔有是也此詩正義云注尒疋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麌孔有與鄭同經義雜記云案唐人引某氏注尒疋或引作樊光樊氏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故與鄭合則改祁爲麌本三家詩也段氏說文注曰案麌在漢時必讀與祁音同故鄭得定詩之祁爲麌字林麌讀上尸反皆本古說也樛又案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注引鄭司農曰五歲爲慎元謂慎讀爲麌尒疋曰麌牝曰麌司農所引樛羛特扃慎名皆見詩當亦三家詩說扃即豜字三家詩作扃然則麌三

家詩或又有作愼者鄭讀愼爲麌於周官注發之讀祁爲麌於此詩箋發之蓋以祁愼皆爲麌之假借字也

鴻雁之什

祁父序箋祁圻畿同喬樛謹案春秋襄十六年左傳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洋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正作圻字周書曰若疇圻父知此詩圻父蓋古以音同通用也圻父主封畿之事本宜作畿古者圻畿同音近而誤說文僉空中木爲舟也从人从舟从亼合三者兼形聲會意則僉當从舟爲聲故得與猶近左

高陽令楊著碑作頎甫願千里云案潛夫論班祿篇云班祿頗而頎甫刺卽祈父也本皆謂爲傾甫頗不可讀矣樛謂潛夫論蓋用魯詩班祿篇云忽養賢而鹿鳴思以鹿鳴爲刺詩與史記及箋義合此魯詩也則下云背宗族而朵緊怨履稅畝作賦斂重而譚告通行人畏而綿蠻諷與此頎甫皆爲魯詩矣白駒首章所謂伊人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說見前黃鳥二章不可與明箋云明當作盟盟信也喬樛謹案釋名釋言語云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則盟本從明爲訓故古文卽以明字假借作盟史記夏本紀被

明都漢書地理志作被盟豬此明明盟通用之驗也斯干首章無相猶矣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毛詩稽古編曰瘉乃詬病之義與好反一勸一戒相對取義猶瘉古音本同覩正月詩瘉與後口字協可見又瘉與嬾偷鍮愉皆以俞得聲而諸字俱託侯反渝瘉揄榆亦以俞得聲而夷田反益信瘉猶同音喬樛謹案角弓詩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彼詩亦一好一病相對取義正作瘉字知此詩當亦作瘉其作猶者以瘉猶音近而誤說文俞空中木爲舟也从亼从舟从亼合三者兼形聲會意則俞當从舟爲聲故得與猶近左

傳云簞門圭竇之人禮記儒行曰簞門圭竇蓬戶甕牖子思閒居曰東南
徐音豆萬石君傳扇牖蘇林曰牖音投孟康曰東南
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牖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
衲衫爲侯牖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
侯頭釋飲食云醘投也味相投成也此皆愈與猶音
同之證

二章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
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直讀爲巳不云字
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
驗也惠氏詩經古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巳正義曰

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巳孟仲子曰於穆不似禄案
說文以字从反巳漢書敘傳皆作吕與巳同檀弓注云以
巳字以與巳字本同又與似相通易明夷曰文王以
之箕子以之鄭氏本皆作似喬樅謹案說文巳也
四月陽气巳出陰气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
象形是古人巳午之巳即爲巳畢與巳止之巳無二
字也又云吕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吕意巳實也象
形廣雅釋詁竇端起實當以巳也王氏疏證引此與
此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姒又釋言巳意巳貲即
似音同義同知孟仲子之不似即不巳無異義也毛
傳引其說以解不巳可見矣又文心雕龍云子思弟
子於穆不祀攷說文祀祭無巳也从示巳聲釋名云
祀巳也虞氏易祀事遝往注云舊作巳則巳祀通用
不祀亦不巳也此箋謂巳成其宮廟也者猶云畢成
其妣祖之宮廟也下文築室百堵箋云此築室者謂
燕寢也正與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
後相合焦氏毛詩補疏謙正義不明巳然之巳即巳
午之巳乃謂廟當巳地在巳地續立其妣祖之廟其
說甚迂然矣又案傳之訓似爲嗣者由良相頌以似
以續皆訓爲嗣續之義與此詩字同而誤故鄭改正

三章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王氏經義述聞
之
曰芋當讀爲宇鄭注大司徒媺宮室曰謂約楶攻堅
風雨攸除各有攸宇彼處云皆約舉詩詞攸宇即
攸芋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喬樅謹案
此箋讀芋爲幠幠與廡與宇同義釋名釋宮室云大
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國語晉語注宇覆也大元元
攡注云謂之爲宇如屋宇之所覆也則此箋之攸幠
與禮注之攸宇字異而義同矣

簡兮簡兮

節南山三章維周之氐鞫訩氏本也箋云氐當作柢柢之
柢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柢諦正義曰孝經鉤
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柢鉤命決之別名耳以喻能制國故以大師
之官爲周之柢鉤也柢訓說文柢木根也則柢是
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宇之從氐從至者多以音
近相假文選七發注云底或爲厎之古字說文厎礙
止也此箋釋文云柢厎義同音同疑三家詩
本作維周之厎後人以厎爲底之古字因改作底耳
又尒疋釋木棫樸著舍人本棬作柢方言蝘蜓自

抵或謂之垤皆从氐从至字通之驗此詩柢字古蓋
通作柢師讀不同或但从柢訓爲本與柢義異柢故
書通用氐故毛直作氐字今說文柢下無車鍇也之
訓疑佚之鍇牽韓古今字之異釋名釋車云轄害也
車之禁害也鍇之訓禁害與柢之訓礙止者同義車
之進退其要在鍇故柢鍇所以制車也
四章勿罔君子傳勿罔上而行也箋云勿當作末不問
而察之則民末罔其上矣毛詩稽古編曰鄭破勿爲
末言不問察之則民將末略欺罔比傳義爲徑捷小
尒定勿末二字同訓爲無是勿與末義本相通也焦

氏毛詩補疏曰按此末字當作昧字解淮南子太夫
訓末昧也末罔謂蒙昧欺罔其上
正月四章伊誰云憎箋云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前說見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作刺厲王作詁訓
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南山尹不平亂靡有
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
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
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王伯厚詩攷曰漢書谷永
傳閻妻騶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
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聞妻扇方處言騶

蓋謂更十世而治亂一變也家大人又曰漢書古今人表下下以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仲術內史掾子趣馬蹶師氏萬列幽王褒姒之後疑有舛誤不然則非齊魯說也人表史通以爲馬續撰續乃融兄隋志以爲曹大家撰喬樅謹案此詩謂爲刺厲王者魯詩說也而齊與魯合謂爲刺幽王者毛詩說也而韓與毛合正義謂韓詩十月之交以下四篇與毛詩次第同可見也

雨無正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孫毓云雨無正在周宗旣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旣爲犬

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旣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勚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箋皆謂厲王流於彘之後於義爲安家大人曰十月之交鄭說出於魯詩則雨無正以下三篇亦從魯詩爲說也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亦當爲刺厲王說見上

小□五章民雖靡膴箋云膴法也詩經小學曰蓋以爲模字假借喬樅謹案小尒雅廣詁云模法也模古作膜漢書蕭望之傳云今將軍規橅韋元成傳云其規橅可見字皆从無與管子形勢篇謨臣者謨亦從無

皆古今字也橅膴音同故假借用之

小宛大夫刺幽舊誤作宣非王也箋亦當爲刺厲王說見上

谷風之什

蓼莪四章卅我舊我箋云舊猶久也詩經小學曰戴先生云畜當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箋舊猶久也明是易畜爲慉喬樅謹案慉古本通用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疏起蘊慉注云慉與畜同是其驗也

大東二章無浸穫薪傳箋云穫落木名也釋文穫下云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正義曰穫落釋木文某氏曰可作柞圈皮韌繩物不解郭璞曰穫音

鑊可爲柞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櫟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飯帶其材可爲柞器是也喬樅謹案說文樸樕木也以其皮裹松脂從木虖聲讀若華樓或从蔑樕樓古今字之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字作華師古曰華卽今樺皮貼弓者莊子華冠亦謂樺皮爲冠也段氏說文注以樺爲樺之俗字

四章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毛詩稽古編曰舟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

加耳此詩傳寫之時脫者一槩加之其致誤良有由也喬樅謹案舜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是舟周義本相通故古字周用攻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春秋左傳申舟昌寧君子重殺之公羊穀梁舟皆作周節作華舟漢脩堯廟碑袌舟亦作舟說文求古文袌孟子樂正裘牛人表作樂正求詩羔裘序釋文裘字或作求其證也

四月首章六月徂暑傳徂往也箋徂猶始也詩經小學曰按鄭箋易爲祖字尒疋祖始也今文尚書曰黎民祖飢喬樅謹案祖祖二字音同故古文假祖爲祖

飢又作阻飢亦音同也

鼓鐘三章其德不猶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正義曰猶瘉相近而誤說見斯篇

甫田之什

甫田三章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說見豳風七月篇

三章攘其左右箋云攘讀當爲饟饟饋也喬樅謹案正義引尒疋饟饋注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說文云周人謂餉曰饟鄭以攘爲饟假借之義此詩假攘爲饟者攘字皆作攘又通爲攘竊之義此詩假攘爲饟蓋以音同故也

大田首章俶戴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菑翳其草故方言正義曰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而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詩經古義曰地理志云梁國甫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菑相近說與戴字本通春秋載國本亦作菑故隋郡載州詩經小學曰按管子春有以耕夏有以耨有以耘耨有以耔耕耨耘耔皆謂耕者以耕發地廣雅耨耕也耨與耘謹案熾菑皆謂耕者以耕發地廣雅耨耕也耨與耘同故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齾注菑謂輻入轂中者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此耜入地中謂之菑輻入轂中謂之菑也漢書溝洫志注菑

亦雷耳義與耜同蒯通傳注引李奇云東方人以物雷地中爲耜周官大宰疏云東齊人物立地中爲伻鄭君讀俶載爲熾菑當本魯齊詩說熾菑之云古有此語漢時猶然故方言載之耳

四章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說見豳風七月篇

桑扈首章君子樂胥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智詩經小學曰按周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謂爲諸謂其有才智也易歸妹以須之爲什長此箋亦讀爲諸說文諸知也鄭亦讀爲諸喬樅謹案周官追胥字亦作胥經與須字又通用胥蓋古今字之異亦或假借用之也

鴛鴦三章摧之秣之傳摧挫也箋云挫今莝字也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毛詩校勘記曰釋文摧下云劬也又劬也楚俱反是其本莝作劬與正義本不同考此傳當本云摧劬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摧今莝字所以申摧得訓爲劬之意非傳先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顧千里云案詩經小學言之詳矣傳本作摧挫也箋本作挫今莝字也毛用古字鄭恐人不解故申之後人轉寫譌誤耳喬樅謹案傳當本云摧挫也劬也箋由傳曰挫今莝字也正義本誤倒之挫爲莝誤箋之挫爲摧釋文本魏

傳挫也二字其摧下之采臥反乃挫字之音非摧音也說文挫摧也楚辭注摧挫也挫摧互訓故古文挫得假借摧字傳挫也之訓此釋摧爲挫之假借耳今雖即今俗字也沛拔即今俗字也遺失即今俗字也之例劬也之訓此釋挫爲飯馬劬草古文即以挫爲莝故毛又申之明此挫乃挫劬非挫折字也毛公詁訓之法時有之如詡纛也聲近又烟耀燊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之例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詩云莝之秣之傳曰莝劬也又十五引同改摧爲莝乃用鄭箋今字而引傳皆曰劬也則三傳之本有劬也此其確證矣白氏六帖九十六兩引此詩皆作挫挫作摧之秣之此用傳所訓挫字則毛傳之本作挫也又明甚矣說文繫傳引下章作秣之刲之殺莊子山木云廉則刲釋文本作挫漢書王莽傳集注挫讀曰刲挫刲字通亦足證後人有从傳作挫之秣之故或又通挫爲刲也釋文載韓詩云莝委也是韓詩作莝之秣之鄭所謂今字指三家文也

頍弁首章實維伊何箋云實猶是也詩經小學曰此三章實字皆當爲寔箋云寔猶是也正讀實爲寔小星箋寔是也皆其則先易其字云實當爲寔而後云寔是也

謹案說文剌戾也張衡思元賦剌白水以爲漿賡雅釋詁曰剌抒也又曰剌酌也皆與挹義同儀禮士冠注云今曾斗所以剌酒也鄭君蓋以手仇爲剌之假借故易之禮記釋文引何氏隱義云剌容四升則挹酒之器或亦可曰剌也

五章式勿從謂箋云式讀曰慝辭旨有過惡女無聽而謂之也喬樅謹案愚與武古本通用洪範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作民用譖式勿從謂式或用鄭箋今字而引傳皆曰劬也則三傳之本有劬也

作忒而忒字譌轉作式耳鄭君讀式爲慝三家詩蓋有作慝者歟

魚藻之什

匆弓七章莫肯下遺箋云遺讀曰隨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經義雜記曰案荀子非相篇詩曰莫肯下隧楊注云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爲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立異耳喬樅謹案韓詩其魚遺遺玉篇云遺遺魚行相隨遺即韓詩之遺遺此遺隨義通之驗也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焉曰育

遺遺或作隧此遺隧字通之驗也古音遺與隧同周官遺人劉昌宗音遂說文旆从从遂聲或从遺作旞釋名釋兵云全羽爲旞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禮復于四郊禮古文爲旞之假借（王氏經義述聞說）集韻又以禮爲穟之或字皆音同故也然則此詩莫肯下遺荀子作莫肯下隧蓋以音同通用而其訓皆爲隨義故鄭讀曰隨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三章謂之尹吉箋云吉讀爲姞喬樅謹案音語司空季子曰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姞其一也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是姞之義本取於吉故古文即以吉爲姞如鄭語姞姓鄶鄶路偪陽大戴禮曰是爲云鄶人即以云爲妘晉語十二姓有依潛夫論及虞翻說作衣皆與此同（史記五帝本紀師古注引虞翻說云）又案箋云尹氏姞

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
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毛詩稽古編曰尹是氏姞是姓
兩家女子一傅其氏一傅其姓文義不倫且古者傅
婦人必舉其姓未有獨舉其氏者源惠尹吉二字是
嫥有姞姓之女嫁于尹氏而
賢德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姞故時人謂
之尹乃少皞氏之後已姓若述兩姓之女則當云已
吉矣其說甚泥揆諸古者有姓有氏姓者古聖人
吹律所定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姓者天子所賜之
姓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

聘殽梁傳曰南氏姓也史記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
舜禹皆同姓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姒氏陳杞世家曰
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爲氏姓
姓嬀氏此言氏姓之明文黃帝至舜禹既爲同姓則
若所云某人姓某氏者皆舉其氏姓而言也段氏懋
堂云姓統於上氏別於下既別爲氏則爲之氏姓如
鄭駁異義曰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
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炎帝黃
帝之姜姬實爲氏姓之叚始商之姓子周之姓姬亦
然然則單云姓者未始不爲氏姓單云氏者其後卽

以爲姓古則然矣以上段說氏其胙土命氏如禹之氏
曰有夏四岳之氏曰有呂董父之氏曰豢龍此又天
子所賜之號所謂聞其氏可知其德則與氏姓之爲
某氏者有別矣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葴任
荀僖姞儇依者皆謂天子所賜之氏姓也青陽與夷
鼓同爲已靑陽生少昊其後子孫有已氏少昊次子
生般封于尹城爲尹氏此猶之炎帝居姜水因爲姜
氏黃帝居姬水因爲姬氏舜居姚墟因爲姚氏又居
潙汭因爲嬀氏也已氏尹氏皆爲少昊之後氏姓何
得別尹曰氏別已曰姓乎尹姞既皆舉其氏姓而言

又何得以尹姞之傅爲一氏一姓文義不倫乎至謂
婦人必舉其姓未有獨舉其氏者明證矣大戴禮帝繫
載黃帝以來至舜禹所娶之女未有不舉其氏者況
後人之所謂姓皆卽古之氏姓大明詩曰摯仲氏任
春秋書夫人稱子氏姜氏亦未始非舉其氏也且諸
侯有國卿大夫有族詩曰纘女維莘彼有國之諸侯
故舉其國此尹姞爲周大夫之族故舉其族族卽氏
姓之謂也竊以古之氏姓蓋爲宗法其有始生之姓

者如史記言黃帝至舜禹皆同姓之姓猶所謂其祖之所自出也其有別爲氏姓者黃帝姓姬之類猶所謂別子爲祖也其姓姜姓子氏姓姬之類猶所謂繼別爲氏也有承其所別之氏姓者如齊陸終子爲六姓之類猶所謂繼禰爲小宗也至周人以三代以前所別之氏姓者則昏姻通焉其由周以來又各別爲氏者則昏姻不通夫以相去遠近之故云爾

四章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磬厲也磬必垂厲以爲飾厲當作裂裳裂繒則此裂古者字同假借用之魯語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禮

記祭法作厲山氏此以厲爲烈之假借也公羊莊二十年傳曰大瘠者何痸也諸書言札厲者皆以厲爲痸之假借也周官謂之厲禁注訓厲爲遮列說文迻遮也又以厲爲迻之假借也說文裂繒餘也鄭注禮記引詩用三家詩而皆作如可知其厲字疑即裂之誤鄭上引春秋磬裂下又引紀子帛名裂繒則此詩云亦宜引垂帶如裂以證其說字不宜作厲也士冠禮宵衣注引魯詩素衣朱綃以證宵讀爲綃與此同例

匏葉首章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喬樅謹案正義引服虔左傳注以于思爲白頭兒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說文斯析也列子鮮而食之鮮亦析也此假鮮爲斯字斯析音同故皆與鮮近禹貢析支大戴禮作鮮支詩經古義云尒疋釋詁鮮善也釋文本亦作善沈旋曰古斯字說文鱻从魚鮮聲讀若斯是鮮與斯聲近之證

漸漸之石二章維其卒矣傳卒竟也箋云卒者崔嵬也
謂山顛之末也正義曰箋讀爲卒釋山云卒者厓巖
郭璞云山峰嶕嶫者箋謂山顛之末雖音字小異是
取尒疋爲說也喬樅謹案十月之交詩山冢卒（今本譌作崒）
（毕沅校勘記）崩箋云卒者崔嵬也正義曰釋山卒者厓巖
此經作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尒疋小異義實同也
攷釋文卒舊子緩反鄭云崔嵬也宜依尒
疋音徂恤反本亦作卒是陸孔本各不同說者以此
詩箋云卒者崔嵬字但作卒十月詩亦不當作崒又
漢書劉向傳引詩作卒崩可證然劉向所用爲魯詩

三家未必皆同十月詩毛公無傳未可知其字之爲
卒爲崒也此詩傳云卒竟則字本作卒鄭易之訓作
崔嵬蓋以卒爲崒之假借是改讀也尒疋厓巖字亦
作巖義皆以音近然則鄭君所見尒疋本或作崔嵬
歟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二終

大雅文王之什

綿五章縮版以載傳乘謂之縮箋云乘聲之誤當爲繩也正義曰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云繩束竹版謂之縮郭注曰縮者綳束之也尒疋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誤喬樅謹案繩乘音近義遠不見古文有通借者知爲聲誤以繩束物而其詞約束爲繩猶以繩度木而遂謂準度爲繩（繩猶束也見禮記以繩墨度木注）也

又案今本尒疋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郭注云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傳及正義所引文異然正義云尒疋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則尒疋舊本蓋作繩謂之縮縮之也故孔氏云然攷釋器篇知繩是謂之縮之九域九域魚網也槩謂之罣罣罳也罳謂之學罳罳亦也婦人之褘褕之縐縐級也多有此例又釋水篇濫泉正出正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坡語亦同此條當緣後人轉寫歷兩箱字無識者以繩謂之縮之也文義不協妄於繩下增之字縮之下去也字而釋器原文

也假瘼聲近左傳垂菆公羊作垂瘼傳瘼史記索隱作甫假漢碑遐遹皆作假爾雅假樂禮記作嘉樂春秋宋共公名固史記諸侯表作瘼其驗也隸釋載唐公房碑云厲蠱不遐盡本三家詩之文左傳曰疾如蠱說文蠱腹中蟲也南山經麗廣之水多沛有佩之無瘼疾注瘼蟲病則瘼與蠱音近義亦通矣

五章古之人無斁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釋文無斁毛音亦厭也鄭作擇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曰箋不言字誤

則經本有作擇者故不破之經義雜記曰毛詩本作擇此傳爲王肅矣作以與鄭相難故陸本無之毛意當與鄭同而釋文別爲毛作音誤矣毛詩校勘記舊校曰攷此詩字自作斁箋以斁爲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字以顯之釋文所說是也孔氏不得其例喬樅謹案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箋所改毛如此類之未明言其讀者不勝枚舉安可盡拘釋文辨此傳爲王肅語而仍別爲毛作音則斁字自必毛氏舊文如是特毛公無傳後人以王肅述毛語誤用爲傳故辨之耳

皇矣首章其政不獲箋云正長也釋文其政如字政政敎也鄭作正正長也喬樅謹案政正古通用字甘誓乃召六卿申之以政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皆其證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鄭司農云德行道藝皆以教民興賢者也鄭玄云德謂敬寡慈幼德行謂孝於父母內睦親族外尊師長信於朋友道謂五禄三德六藝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皆以教民興賢者也是鄭君以德行道藝爲三物之目而以德行爲德之目以道爲道之目以藝爲藝之目故箋云德謂政教也道謂治政不治四方是也古書多以政爲正字周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注故書正爲政杜子春云政當爲正左氏文六年傳弃時政也漢書律曆志云棄時正也昭十五年傳以爲大政五行志中云以爲大正此古文作政今文作正之驗潛夫論班祿篇引此詩亦作其政不獲與毛同然鄭君讀政爲正訓正爲長當三家有作其正不獲者故用其說如周官凌人之從子春改政爲正也

二章串夷載路傳串習也箋云串夷餘混夷西戎國名也喬樅謹案釋文串夷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曰毛讀患爲串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據此則孔氏所據本正作患夷詩經古義曰董仲舒云書云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夷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患串乃古貫字音義與貫云令俾暱通揚南仲訓爲毋與

貫同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謂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綿詩謂之混夷詩謂之串夷鼎位云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無疑矣樅謂串古之貫字毛皆古文則字當本作串傳云串習是以串爲今貫字故訓串爲習則毛本之不作患也明甚不得謂毛讀患爲串也釋文載或云鄭音患是特音爲患耳非鄭以詩本作患也謂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此孔氏之說云爾箋意豈有是耶箋之易傳乃以串夷爲即混夷未始爲串夷當爲患夷也陸孔本各不同而陸

本旣勝於孔此類是已毛詩補疏云尙書大傳說文引詩作畎夷畎夷卽串亦一聲之轉

五章無然畔援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詩經小學曰五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漢書項氏叛換葛祕謹案昭曰叛換跋扈也魏都賦雲徹叛換喬祕謹案韓詩字與毛同則玉篇所引無然伴換蓋本魯齊詩以伴換爲跋扈解合鄭箋當是魯齊說如此故箋據以改毛韓訓武強意亦同也魏都賦作伴換叛正字伴畔皆假借字援換聲近古得通假

五章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徂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喬樅謹案首章維彼四國箋以爲密阮徂共四國之君助紂謀度下云以按徂旅箋以爲徂國之兵皆與傳異訓正義曰王肅孔晁孫毓並云無此三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是謂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冲違蓋右鄭說毛詩補疏云尙書大傳文王三年伐邘三年伐密須疑邘卽是阮與徐廣言邘在野王者異地邘之於阮猶迁之於違說文邘鄭邑也春秋

傳鄭無邘邑此邘蓋卽鄔劉爲邘之邘邘與阮同音又通於邘此詩稱侵阮而書傳稱伐邘蓋一物也樅案山井鼎攷文古本阮作邘是阮邘字同焦氏說然

板七章价人惟藩傳价善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喬樅謹案釋文价鄭作介則此价甲也字當作介攷荀子君道篇詩曰介人惟藩宋本實作价字彊國篇今本仍作价人毛詩出於荀卿故字同作价說文价善也从人价聲詩曰价人惟藩玉篇价下引詩同此並从毛爲訓又釋文不言毛韓之異

抑四章用逿方傳逿違也箋云逿當作剔剔治也喬樅謹案洋水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釋文載韓詩云剔除也說文足部逿古逖字影部鬄

髮也鬄鬄髮也獨刀部不載剔字皇矣詩曰攘之剔之釋文字或作鬄今箋於用邊及狄後字皆云宜作剔者攷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注云今文鬄爲剔後漢書馮魴傳注剔聲類曰亦髮字段氏說文注云鬄剔義別音亦異皇矣剔字釋文云或作鬄詩本作鬄鬄者鬄之譌毛詩音義云鬄徒帝反劉昌宗吐厎反沈湯歷反徒帝爲鬄之反語吐歷反則爲鬄之反語吐歷反即少牢音義之云劉土歷反也俗人識鬄而昧鬄於是禮之四鬄髮剔字並譌作鬄陸氏於鬄剔未辨亦混爲一字其析鬄鬄

甚精鬄本會意治髮引伸爲解剔糾剔之義剔者今文鬄者古文許氏不收剔字从古文也鄭君不廢剔字用今文也剔音與鬄近禮之髮鬄字或王愆漢都鄉正街碑云糾剔王愆猶之錫與鬄音近傳之糾剔字或假鬄左傳糾鬄假錫也儀禮注婦被錫被錫謂爲髮鬄注又周禮羞羊肆注肆讀爲鬄鬄肆鬄亦聲近古文得相假借禮記郊特牲注云治肉曰肆一切經音義十一引通俗文云去骨曰剔即治肉之義大元經夷陽氣傷鬄注云鬄除也與韓詩解同大元增注益來鬄及此謂此鬄剔注云鬄及此謂此詩作狄傳亦云甲狄也破斧四國是皇齊詩作匡傳亦云匡正也大明俔天之妹韓詩作磬傳亦云俔磬剔爲治與除義相比蓋用韓說

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赫炙我欲有以止我言傳意豈或然俗本誤也據此是陸本毛傳作赫炙也與定本同孔本毛傳作赫赫也與定本異焦氏毛詩補疏曰按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陰故訓赫爲炙言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正義引王肅云亦非毛義箋以曰拒人解之與傳自異縱謂赫之訓炙他無所徵赫嚇蓋古今字孔本似得之赫嚇也是毛以今文釋古文言此赫字即拒嚇義與艽蘭能不我甲韓詩作狎傳亦云狎也破斧四國是皇齊詩作匡傳亦云匡正也大明俔天之妹韓詩作磬傳亦云俔磬

也例同赫字三家今文當作嚇箋所云以口拒人謂之嚇正據三家說以申毛也今本毛傳改從定本作赫炙也非是玉篇嚇下云以口拒人謂之嚇訓與箋合一切經音義凡三引詩云反予來嚇箋曰距人謂之嚇經注並作嚇字此則依傳箋說以引詩者耳

十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涼信也釋文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喬樅謹案大明詩曰涼彼武王釋文引韓詩作亮是毛本涼字即亮之假借此詩職涼與下涼曰三家今文蓋亦作諒箋云涼信也直據其說易傳而未改其字猶大明傳之訓涼為佐也相舟

詩不諒人只御覽四百三十九作不涼人只足見諒涼字多通假矣

雲漢二章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是我先祖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喬樅謹案說文云克象屋下刻木之形釋名釋言語云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又云勒刻也刻識之也克字義取於刻故古文刻識字即作克鄭作刻者用今文耳後漢書第五倫傳云臣嘗刻著五藏注云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以刻為識義漢人猶習用之

三章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喬樅

謹案北門室人交徧摧我釋文云韓詩作謰謰誰彼詩作誰字今文為謰箋云摧者刺讒之言是從今文謰字為訓類篇謰責也當出於三家詩說知此箋破摧為嗺亦據今文以摧為嗺之假借故易毛也毛詩稍古徧曰箋云先祖之神子嗟乎告困之辭如箋說則經文子字當讀為吁七章廢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喬樅謹案周禮鄉師賙萬民之艱陰鄭司農云賙讀為周急之周段氏周禮漢讀攷曰說文無賙字許意蓋亦謂周是賙非其實論語周字是假借周禮賙是正字鄭君則取从貝周為說所謂就其字之聲類改訓詁捂祕逸也以上段說一切經音義八周窮下云古文賙同謂以財物與人曰賙詩曰廢人不賙救也將救其急也字林賙贍也彼所引詩正作賙字當是據韓詩文此箋讀周為賙亦以申毛非易毛也嵩高五章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作廻从辵从丌从彡今作迋音記字譌作近喬樅謹案釋文近音記是陸本當作迋字說文迋讀與記同玉篇迋今作記此陸氏音義所據今釋文迋亦作近後人傳寫誤耳正義申毛言以命往之國不得與之相近故轉近為已

則當時正義本已誤作近沖違不知攷正疏矣詩經
小學曰此詩借迓爲已傳以已訓迓猶淇奧借簣爲
積傳以積訓簣叔借王爲往傳以往訓王箋又从而
申明其說耳已記忌其迓字同

蒸民六章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喬樅謹案
釋文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也是毛詩本作我
義圖之箋則破義爲儀以儀訓匹此易毛也正義曰
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易以匹是正義本亦
作義字今皆作儀唐石經改之耳周禮肆師治其禮
儀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

字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書文侯之命父義和鄭
注義讀爲儀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制之禮
儀知此詩義即古文儀字表記引此詩作我儀圖之
注訓儀爲匹鄭君爲記注時用三家詩又知今文字
皆作儀所云儀匹據三家說也

韓奕首章虔共爾位傳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
釋文共毛九勇反鄭音恭云古恭字正義曰共具釋
詁文彼惟共作拱耳傳訓爲拱故爲執也箋以古之
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易傳也喬樅謹案共說
文从心共聲故古文即假共爲恭字詩小明靖共爾

位巧言晊其止共讀詩外傳四明並作恭恭之古字釋名
多作共集注皆云共讀曰恭是共爲恭之古字釋名
釋言語云恭拱也自拱持也彼以拱持詮共是恭拱
義通則毛讀共爲拱鄭讀共爲恭意義實同周書謚
法執事堅固曰恭知傳虔固共執之訓正依恭義鄭
言古之恭字或作共明共即恭字申毛非易毛也

六章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寔是也古
寔同聲寔是也喬樅謹案聘禮曰伯父實來注云今
文實作寔據此是實者古文寔者今文也春秋桓六
年云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

傳曰寔來者是來也左氏傳則作實來亦古今文之
異詩小星寔命不猶釋文引韓詩作實實訓實勞我
心釋文本亦作寔是由聲同古人多相通借釋詁云
實是也晉語咨于故實注故實故事之是者則實寔
義亦通故頍弁箋直云實是也而不改字此破實爲
寔明三家皆作寔故耳

江漢四章來旬來宣傳旬徧也箋云旬當作營女勤勞
于經營四方喬樅謹案周禮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
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攷信
南山釋文韓詩作畇畇原隰鄭所引作營營者當是

魯齊之詩彼晌當字同故此句字亦得與營通又虞氏易象上傳不可營以祿注云坤爲營卽引說卦坤爲均語也鄭云今書作旬而虞氏本亦作營是旬營通假之證箋之讀句爲營其亦三家之異文歟

常武首章既敬既戒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喬樅謹案周禮夏官序官注引是詩作既儆既戒此三家詩也儆警字同箋蓋以三家釋毛周書嘗誥法夙夜警戒曰敬釋名釋言語云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敬警義通

三章徐方繹騷傳繹陳箋云繹當作驛徐國傳驛之人

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喬樅謹案載芟驛驛其達釋文云尒疋作繹繹坱以車繹繹釋文云崔本作驛驛文選楊雄甘泉宮賦望通天之繹繹注引薛君韓詩章句繹繹盛貌此韓詩說也知者以周禮縿人注禮時用今文廣雅釋訓云驛驛盛也此並繹驛字通之驗鄭君益本三家詩說改毛也

四章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喬樅謹案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古書屯作豚則殿音當與豚相近殿豚古音同在諄部故殿豚通用殿在後傳箋以殿爲左右翼然則師後爲殿猶之人後爲臀也周書武順解一奉居後曰敦

注敦猶殿是敦屯字通漢書禮樂志車千乘敦昆崙師古曰敦讀曰屯又揚雄傳甘泉宮賦敦萬騎于中營兮師古曰敦讀曰屯李善注文選此篇曰敦與屯同離騷屯余車其千乘兮張衡思元賦屯騎羅而星布字並作屯然則作敦者假借字也文選東都賦陳師按屯注屯積引律說動兵而守曰屯史記傅靳蒯成傳集解引同此箋破敦作屯蓋以古人多段敦字爲之

召旻四章草木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當作彙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引草木潰茂之潰當作彙茂與毛字同孟堅兼用三家則潰茂字齊魯詩作彙茂語本此詩彙可知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曰彙音近卉玉篇彙胡貴反潰與彙蓋以音近假借又尒疋樸枹者謂釋木云樸枹者作彙李巡孫炎並同舍人云樸者相迫附也彙者莖也如竹筍曰枹竹筍下有一韻二字是衍文樸樸傳樸枹木謂山木茂盛箋云相樸屬而生也正義引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是以樸枹互訓二字同義爲在後曰殿古書屯作豚殿音當與豚相近殿豚古音同在諄部故殿豚通用殿在後傳箋以殿爲左右翼然則師後爲殿猶之人後爲臀也周書武順解一奉居後曰敦窮謂尒疋樸枹者彙是言草木叢生其枝莖相撲迫者謂之彙彙訓爲茂兒與下文樸樕心是言草木初

生其短小未成說者請之心訓爲小皃嘆敏心說
正退文例同也諸說或以上句概語與樸拙者義合
閒諸或以纂字與下句相承義合蓋並
非是纂之訓茂此其顯證纂字說文本从糸冒省聲或
从虫作蝐故又得通假作謟字也
六章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釋文頻音賓云
毛如字鄭作濱案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
字喬樅謹案說文瀕水厓人所賓附也顰蹙不前而
止从頁从涉凡瀕之屬皆从瀕據說文則毛詩字當
作瀕水厓之訓即本傳語然云人所賓附是仍以濱
詁瀕又云頻蹙不前而止此原古人制瀕字本意漢

人習用濱字而瀕字省文作頻用爲急數義桑柔傳
頻急也是已劉向列女傳八引此詩作不云自濱向
用魯詩是今文但作自濱故鄭讀從之又采蘋南澗
之濱北山率土之濱毛已作濱字訓厓也此箋易頻
爲濱亦以申明傳說耳

毛詩鄭箋改字說卷三終

周頌清廟之什

昊天有成命章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熙廣肆固也箋云熙當爲光故字之誤也正義曰此篇

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與尒疋皆同而釋詁

毛傳皆依國語箋以尒傳之訓與尒疋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喬

樅謹案此傳用釋詁非用外傳也若用外傳文箋不

得云字誤何者外傳下文又曰其終也廣厚其心以

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是外傳釋肆字直以純固爲

義箋昭注熙廣也引鄭後司農云廣當爲光虞亦如

之於肆固也不用鄭說亦以鄭之箋毛與外傳訓異

有不可強合者又賈說新書載叔向言昊天有成命

詩云云與外傳亦異當本魯詩說光廣固故並聲同

其致誤有由然古人光廣固故字亦通用大戴禮三

本篇積厚者流澤光荀子禮論作積厚者流澤廣堯

典光被四表他書所引亦作廣被四表是光與廣通

魯語咨于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作咨于固實論語

固天縱之將聖衛知實作故天縱之將聖是固與

故通今鄭云字之誤者恐人述毛敎熙廣肆固之訓

同於外傳而遂取外傳文釋詩致失毛意故特明其

爲字之誤六藝論云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是也

思文章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后稷播殖百穀烝民

乃粒正義曰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

同故破立爲粒喬樅謹案粒字說文从米立聲故古

文即以立字假用周禮鄉師以泣匠師注故書泣作

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泣小宗伯掌國之神位故書位

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

經公即位爲公即立據彼古者立位同字又得假立

爲泣則知此詩立字古文亦當爲粒之假借以頌意

言后稷播穀育民及來牟降祥事也

臣工之什

有瞽章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

在大鼓旁應鞉之屬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喬樅謹案

周禮大師令奏鼓朄注鄭司農云朄小鼓也先擊小

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導引

之引元謂鼓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又禮記明

堂位周縣鼓注周頌曰應朄縣鼓據禮注所引三家

詩皆作朄則知毛之作田由於聲轉字誤而然又郭

注尒疋釋樂云詩曰應朄縣鼓與鄭所引同說文朄

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柬聲此箋正義曰棟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柬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閔予小子之什

敬之章佛時仔肩傳佛大也箋云佛輔也正義曰箋讀佛爲輔弼之弼喬樅謹案韓詩尒傳引詩曰弗時仔肩是韓詩字作弗也盧氏紹弓增校三家詩放曰據宋本說苑君道篇引詩云弗時仔肩劉向用魯詩然則魯詩亦作弗也易頤云拂經于丘頤釋文引子夏傳作弗云輔也費古文弼弼字古文弗輔也放說文弼輔也

文亦从弗故弗義得訓爲輔然則此弗時仔肩之弗三家當作輔註佛卽從三家弗字爲訓

載芟章俶載南畝箋云俶載當作熾熾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耓之而後種說見前魯頌

泮水三章屈此羣醜傳屈收箋云屈治正義曰屈治釋詁文彼屈作詘是音義同也臧氏玨東曰據正義說知某氏引詩作詘此羣醜蓋所引者是韓魯詩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讀爲歸往之往是皇晬往三字聲同義得相通

洋水七章戎車孔博箋云博嘗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釋文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正義曰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嘗作傅喬樅謹案傳博俱從尃聲又形相似易致傳寫之譌王肅述毛仍用博字意主異鄭耳此言戎車孔傅與小雅車攻言我車既攻同義廣雅釋詁攻傅堅訓爲治車攻傳云攻堅也鴇羽傳云堅不攻緻也攻字訓治得有堅義足驗傅之訓治亦得有堅義也鄭以傳爲傅緻政謂戎車治之甚堅故能安穩而調利耳閟宮七章居常與許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常或作

嘗在薛之旁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喬樅謹案常嘗音同通用禮記馬不常秣釋文本或作嘗今正祠烝嘗論釋文字亦作常其驗也常又與堂棠古並通用呂覽常之巫管子作堂巫史記常隱引作棠巫可證今攷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公羊傳曰棠者魯濟上之邑也左傳杜註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杜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魯濟蓋魯地正義曰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

平至濟北東北經樂安博昌縣入海按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樂安博昌齊黃內也棠在高平方與故爲魯濟上之邑齊語桓公反魯侵地常潛管子作堂潛棠堂蓋一地卽此詩嘗邑又隱三年公及戎盟於唐杜註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與五年註棠地同顧復初春秋大事表以唐與棠古通方與紀要于魚臺縣武唐亭下並列二年五年傳合爲一地然則唐亦卽常也莊卅一年築臺於薛杜註云魯地毛詩稽古編謂與薛國是異地同名箋引孟嘗君事無涉然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杜註云魯國薛邑則知築臺之薛

本與薛國接境故因以薛名之猶許爲魯朝宿邑亦以近許國而得名耳元和郡縣圖志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卽許田今魚臺縣與滕縣連壤薛城在縣南四十里足證常爲在薛之旁六國時常或復入齊屬薛故田文食邑於薛而號孟嘗君箋引此正以徵常之近薛何謂其無涉耶稽古編又載或說引齊語常潛事而疑常爲齊侵齊在魯北常定是魯北境與傳南鄙不符不知隱公與戎會潛盟唐戎在今曹州府曹縣故戎城潛當在兗州府西南境亦豈在魯北而爲齊侵哉且魯以南滕滕南爲薛常在薛旁地當近南爲魯南鄙無疑也

那章置我鞉鼓傳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鞉雖不植貫而播之亦植之類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置植字同故置讀爲植經義雜記曰案明堂位殷楹鼓注殷頌曰植我鼛鼓然則讀置爲植當本韓詩論語植其杖而芸石經殘本作置其杖喬樅謹案山海經中山經云其祠干儛置鼓置亦當讀爲植與此頌同呂覽愼小置表於南門之外大元元堂云植表施景是古者置字皆通爲植義

烈祖章賚我思成箋云賚讀如往來之來神靈來至我致齋之所思則用成喬樅謹案賚來聲同古通用楚茨詩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少牢饋食禮尸命祝嘏于主人辭曰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是知楚茨之賚即少牢之來也鄭注儀禮讀來曰釐釐者來之今字思文頌曰貽我來牟說文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往來之來漢詩劉向傳引詩作釐可證矣尒疋勞來勦事也釋文本又作賚漢脩堯廟碑爲黎元來福來即賚也是賚來古通之驗此詩賚字爲來之假借故箋讀如往來之來

元鳥序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祫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也高宗崩而始以經之所陳乃上述元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異宜當爲祫也喬樅謹案周頌清廟我將並爲祀文王之詩然序於清廟云周公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我將云祀文王於明堂未始不明其作頌之由而此元鳥與殷武一言祀高宗也不應漫無分別如是祀字爲祫之誤無疑又三家詩互有異同或記頌三家說實爲祫高宗故箋據之改毛欵

元鳥章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喬樅謹案生民后稷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正義以爲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從略之又下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肇字之當作兆此其證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記文作兆則周禮曰兆五帝于四郊段玉裁說文注云今周禮作兆誰作兆誤故書今書之不同也（以上段說）尚書大傳兆有十二州鄭君注云兆爲塋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古文堯典作肇然則兆者兆之

古文作孱者古文之假借字
元鳥章景員維河傳員均箋云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
也段氏懋堂云箋曰員古文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爲
云字也淺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
作景云維河失之萬里喬樅謹案段說是也毛詩即
古文而作員字是員者古文云者今文何反謂古文
作云耶曰員古文云者明今文爲云耳作字衍無疑
鄭風聊樂我員釋文本亦作云泰誓若弗員來衛包
改爲云泰然下文雖則云然漢書韋賢傳注師古引
作員曰員與云同知尚書云皆作員字匡義曰薄河

爲何者以頍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不得
爲水傍河也樅謂廣雅釋水云河何也是河何義通
水經河水注引春秋說題辭河之言荷也荷與何同
童子逢盛碑無可柰河吳仲山碑感痛泰河皆假河
爲何字
長發韋幅隕既長傳隕均也箋云隕當作圓圓均也
喬樅謹案毛公訓隕爲均與元鳥傳員均也義同是
以幅隕之隕假借爲員字員圓古通方圓孟子書皆
作方員其證也攷工記取諸圓也注鄭司農云故書
圓或作員當爲圓此箋作圓釋文爲作圜文選西京

賦注引字書圜亦圓字也是圓圜字古並作員段氏
說文圜字注云長發傳隕均也渾圓則無不均之處
箋破隕爲圓申毛非易毛也
長發韋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名之
謂經義雜記曰案大戴禮記將軍文子篇引詩曰何
天之寵戴禮今文也三家詩必有作何天之寵者則
改龍爲寵與大戴禮合也喬樅謹案黎肅傳龍寵也
左氏昭十二年傳云公賦黎肅叔孫昭子曰寵光之
不宣傷民易林曰黎肅露濕君子寵光易林多韓詩
說然則毛詩龍字固寵之假借據彼詩龍字三家作

龍知此頌鄭君讀龍爲寵亦從三家今文也
殷武韋方斯是虔傳虔敬也箋云椹謂之虔取松柏易
直者斲於椹上以爲柄與斧椹釋文虔尒疋作椄正
義曰椹謂之椄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美質也以其
方斲斫椹柄不宜苦敬故易傳也詩經小學曰按尒
疋椹謂之椄釋文本亦作虔然則尒疋本有止作虔
者喬樅謹案虔椄古今字之異說文木部不載椄字
知古文即以虔爲椄字釋宮之椄亦作虔是古尒疋
毛詩鄭箋攷字說卷四終

毛朱詩說

詩序一書相傳出于子夏漢毛萇潤色之故稱毛詩子又曾見有所爲詩傳者謂出于子貢第其名不見諸文獻通考或以爲甄豐所作其所以托于二子者以孔子于二子皆謂其可與言詩爾然詩序雖未必果出于子夏而漢去古未遠其源流授受當非無據且其說往往與他經相合是以同時雖有齊魯韓之三家皆不及毛詩之爲人所信從耳獨朱考亭力闢其說不少貸而集註遂專立于學宮近代又有違毛

世楷堂藏板

說者學者子二家將何從乎子謂兩家之書各有短長亦第問讀詩之人爲何如人耳其人而爲經生家言則制舉之文一以朱子爲斷固不必問其說之當否也若博雅好古之士自不妨合二書而參之某詩毛序爲優某詩朱說爲善虛心靜氣以折衷乎至當固不必惟一先生之言是聽耳吾友閻君百詩誠博雅好古士也特取諸家之論毛朱者萃爲一編兩定以已意詳說反約不第可爲讀詩之法卽以此施之他經亦無難得其所折衷矣欽縣張潮題

欽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校

毛朱詩說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按左傳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伯禽唐誥皆書篇名皆不見今百篇書中豈夫子所刪去乎抑聖人亦有未及也夫以成王爲君周公爲相而建爾元于與封小弱弟於唐其訓戒之

世楷堂藏板

辭詎不足幾於道以垂後世而爲所刪耶殊所不解愚曰蓋嘗反覆詳思而得其旨矣馬端臨之論夫子刪詩也曰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決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亦不果錄如周道

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子曾出一論以折之曰狐裘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非士蔦所作詩乎宓入風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非祭公謀父所作祈招之詩乎宓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所作支之詩乎宓入頌今風雅頌皆無焉其不以序行於世者耶

而馬氏之說詘馬氏說詘而吾之說起曰夫子之刪詩其與修春秋固無以異也春秋因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聖人未嘗增魯史以策書赴告爲體赴告所不及者魯史未嘗增當時若晉重耳之入國與殺懷公於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魯史不書聖人亦未嘗取晉乘之文以附益之所以者何蓋其愼也且以吾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褒其貶已足明將來之法矣固不必誇多鬬靡如後人以無一不載爲功也此修春秋旨也其刪詩也必取世所傳某本詩凡今三百五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子曾出一論以折之曰狐裘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非士蔦所作詩乎宓入風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非祭公謀父所作祈招之詩乎宓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所作支之詩乎宓入頌今風雅頌皆無焉其不以序行於世者耶

唐詰亦若是而已矣更譬之蕭統文選偶遺王逸少蘭亭序說者遂吹毛求疵以爲昭明意若何昭明豈眞有是意殆不足一笑大抵世人愛奇奇則欲博博則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聖人愛義義則從約約則雖有不及而已無所不包也嗚呼世之侈言採述者其尙有鑒於斯哉

又按詩小序久而漸知其不安也與書序同蘇子由出取其首之一言爲有依據後說詩者多宗之以排擊紫陽以復於古愚嘗反覆詳考而覺朱未盡非毛未全是至詩有不可解處亦幾與春秋等蓋春秋從魯史來朱子謂魯史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旨

余則謂詩序具載國史國史不傳亦無由知是詩之何爲而作夫既不知所由作遂學分四家家各一說闕睢或以爲美詩或以爲刺詩或以爲文王之妃或以爲康王之后是也或曰國史固不傳矣而其說之散見他書者亦略可言乎余曰莫明徵於金縢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此卽鴟鴞詩之序也春秋隱三年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此卽碩人詩之序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此卽載馳詩之序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此

卽清人詩之序也文六年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此卽黃鳥詩之序也若他非序而說之得其旨卽從其序來者一叔向曰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一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宇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寘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懿讀爲抑不勝於郊祀天地衛武公刺厲王之說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當是時詩有定說作之者何代何人述之者何篇何義皆聚所通曉不獨此三千人而已下逮孟子之時便不能然咸邱蒙不識北山詩之旨妄摘取其中四言以證天子可得而臣父孟子知之則曰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

賢勞也竊以勞於王事以下卽北山詩之序也他日告萬章以頌古人之詩輒繼以知其人論其世蓋詩必有所作之人與所當之世若小弁當幽王危殆之世作者又屬毛離裏之人自宜乎怨不宜乎不怨非國史實紀載亦烏乎知之故毛說之可信從國史來其不可信則穪出講師之傳授故曰非一人作也或曰朱子攻毛傳正在講師之傳授極中其要害子亦可得而略言乎余曰莫不善於抑序曰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案衞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已丑卽位上距厲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卽當杜卩是也祗緣序詩者見前有蕩板民勞三篇咸刺厲王後有桑柔爲芮良夫刺厲王尤明徵故亦以爲刺厲王而無奈國語有作懿戒以自警一言只得縯之曰亦以自警也其支綴附會情見勢詘不大可笑乎余因之而悟刺某人美某人詩專爲美刺而作者不可信一詩編次後先有一定之時世者不可信二嗚呼魯史不傳朱子怯於說春秋而春秋存國史不傳朱子果於說詩而詩亡我固謂朱子於詩亦得失相

又按詩必有題卽古之篇名也今人覽其題便知是詩之何爲而作若古人僅取篇中之字或句以弁首覽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別須序以顯宋晁說之以道論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似也而猶未盡須

知當日大師陳詩道人采詩皆知此詩之所以作其人已逝卽當杜寥亦不若今序往往出衆手者之傅會觀金縢左氏則可得其體式晁氏又曰山有樞之序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車攻之序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無遺思矣解頤哉斯言至謂岐下石鼓安覩序離騷無序而序出於王逸秦漢間古詩有國風之遺韻者亦無序

知之者固自知之況先民本人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則辭不患乎不明此則以詩求詩矯枉過正之論固先朱子而首發矣

又按馬端臨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眞僞不可知譬如其人死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諸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是者也余終譬之春秋毛公自謂子夏所傳譬

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得經之旨爲多齊魯韓三家遠遜於毛然不無可取則譬之公羊氏而已矣穀梁氏而已矣合者疑聖人之舊不合者是穢以已意抑豈能一筆抹摋哉此文公詩集傳出說者謂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允矣

又按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有一年並書孔子生然猶可解曰傳文非經文也若左氏於獲麟之後引經以至哀公十有六年四月書孔邱卒此豈可信哉今春秋削去之削之誠是馬氏謂既續之於獲麟之後

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是亦未敢盡以爲信余謂春秋有不可解處意其在斯與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間卽鄘之桑中篇巫臣所謂有桑中之喜正指鄘事一覩之而知爲淫者自作非刺奔孔子何人豈錄淫辭以誨萬世哉故程篁墩據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當此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奏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槩之舊本矣孔子此其所由失也王陽明曰詩非孔門之舊也觀明日詩當以足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衛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決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

辭茅鹿門曰大抵詩之言拴諱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火熄之者秦汲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襍出而竝見之耳某故曰詩非全經以上三說雖出近代要爲卓然不詭隨先儒者正可與漢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相參觀

余又嘗中夜而思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

與鹿鳴相次葢一時之詩而爲燕賓客及大射之樂者其在小雅中無疑必不爲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已亡逸所以者何商頌十二篇是正考甫當東遷之前得於周大師故孔子時亡其大半若魯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詩見存孔子時年三十五去孔子年四十三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僅八年安得詩遂逸應編列孔門舊本三百篇內耳又思鄉射奏騶虞大射奏貍首周禮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及士以采

叢采蘩五節則貍首之詩與騶虞采蘋采蘩相次孔
疏達所謂當在召南者是夫既在召南必不爲聖人
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亡逸所以者何射義出七十子後學者之手觀記及孔子燕相之圖之射可見且歷歷舉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則射則燕則譽豈孔子時反亡逸乎葢原編列召南相其辭又頗似二雅穕遺秦火而失之余嘗疑何彼穠矣屬東遷以後之詩安知非見於王風或齊風者而後之學者誤取以昭代叢書 乙集 卷一 毛朱詩說 二 世楷堂藏板充召南十四篇之數列爲正風亦未可定嗚呼子之爲斯論也誠知狂瞽罪不獲辭然古文尚書首發難於吳才老計其時之人未信也而今之信者且漸衆朱子本鄭夾漈之辨妄盡去序言詩同時若呂伯恭猶疑且駭而視今之信何如也余敢望桓譚其人而輒旦暮遇之也哉

又按金仁山述其師王文憲之言曰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

詩既燬於秦火矣漢興管弦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弦之遺存者襍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貍首犲虡先正緐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削邪朱史儒林傳亦載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

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之詩說實同亦先儒發

先筮墩陽明而發蓋亦從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悟來筮墩皇明文衡有王直詩辨與此略

也於收京三首之二曰與洗兵馬相發明吳江朱長孺故反石門者謂靈武卽位本非得已洪容齋所謂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也其聽李輔國讒間乃上元年間事公安得逆料而譏之二註並行蓋詩與文不同文嘗有晝然一定之意詩則惟人所見此可以此說解彼亦可以彼說解故曰詩活物也或曰錢與朱畢竟孰爲是余曰幸有子美之文之可證矣子美祭清河房公文曰及公入相紀綱已失裏洞達無復擬議而朱子乃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序云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此必有所受之其實表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卽位揖讓倉卒至用權

尊貴倏忽正元大山書太子卽位之義古朋友論議一時不謀而合如此則石門之註洵得其旨哉余嘗以衞之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衞人思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解作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亦所謂二註並行者愚終以孔子有言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則序爲得其旨而朱子之解徒然矣但難得盡有文以證詩耳此詩與春秋等

又按朱子以詩求詩是就詩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詩之何爲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或問子何不有取昭代叢書 乙集 卷一 毛朱詩說 古 世楷堂藏板

其說且加正焉余曰以意逆志須的知某詩出於何世與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如近日吳喬先生共予讀李商隱東阿王詩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說曰後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不及十年甥舅不過一年而竟致一生顚躓此種情事出於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論故實丕爲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于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壽王同用讖刺義山何異農夫以菽麥眼辨朱蕚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端一語已道令狐綯之當國矣益原知義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其寓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已矣詩集傳病多坐此

又按朱慶餘作閨意一篇獻水部鄭中張籍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此卽掩其題可知是以生平就正於昭代叢書 乙集 卷一 毛朱詩說 古 世楷堂藏板

人之作寶梁竇以才漢見賞進士盧東美及第爲喜詩曰曉妝初罷眼初瞞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此若掩其姓名有不以爲婦喜夫登第之作乎詩有難辨如此吾欲誦以質晦翁

又按余久而得王忠文禕學詩齋記曰詩道其微矣平以情性言詩非所能知自章句之說言之則某竊有疑矣蓋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而并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

篇尙矣第今觀之二南以關雎配鵲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有汜螽斯配小星桃夭配摽有梅兎罝配羔羊芣苢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殷其雷麟之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爲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風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厠其間乎而又成王之頌迺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人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騶首轡柔諸詩既已

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蔓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筦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迺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非變也迺繫於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爲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五篇謂皆孔子所刪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是從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集傳出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關雎配鵲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有汜螽斯配小星桃夭配摽有梅兎罝配羔羊芣苢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殷其雷麟之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爲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風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厠其間乎而又成王之頌迺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人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騶虞諸詩既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蔓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筦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迺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非變也頌人必有所據矣胡朏明曰采詩采字均當作陳蓋詩有采有陳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此采詩之說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

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者學詩之旨無以易此矣世之習其讀者固得有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爲朱子之所未嘗言不敢以爲言也昔者鄉先正王文憲公蓋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爲已甚乎此論正從王文憲出

又按趙子常引其師黃楚望之言曰周禮王巡守則大史大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胡朏明曰采詩采字均當作陳蓋詩有采有陳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此采詩之說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氏詩譜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遒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此陳詩之說也采之於每歲之孟春陳之於五載巡守四仲之月是國風所自來也班孟堅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漢治近古此一端云

又按胡朏明曰男女淫泆奔誘之辭惟鄭衛齊陳有之小序槩以爲刺奔說者謂刺詩之體但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不必譙讓

世楷堂藏板

貿責而後爲刺也朱子非之以爲欲刺人之惡而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惡必無是理故以爲淫者所自作而馬貴與又非之其言曰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誦陳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女安則爲之夫豈眞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眞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爲羞愧改行有甚於彼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說可謂肄矣然某嘗於朱子所謂淫者自作之說亦更就歟詩以求之而知鋪陳其事不加一辭有不盡然者新喜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牆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君子偕老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鶉之奔奔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蝃蝀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載驅曰魯道有蕩齊子遊敖以上諸詩皆刺當時之淫亂而指斥如此是未嘗不加一辭也南山敝

世楷堂藏板

笱猗嗟株林顚似不加一辭然以雄渾目裏襄公以貶貽曰文姜意見比興中矣猗嗟以展我甥兮明莊公非齊侯之子徵文刺譏即又甚焉安在其爲不加一辭也哉株林玩其辭意亦可見作者在所賦之外以此數詩反而觀之則靜女桑中溱洧東方之日月出等篇摹寫狎昵之情臚列鄙穢之狀者其爲淫者所自作無疑矣淫者之辭豈可錄之於經以爲漢儒所綴緝以足三百之數者近是吾友閻百詩太魯齋華川篁墩陽明鹿門諸論爲一帙有味哉又曰漢藝文

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於帛故也某謂夫子之所錄得以流傳者維此之故夫子之所刪得以纂入者亦維此之故又曰詩有具文見意者叔于田二詩但爲鄭人愛叔段之辭而不義得衆之情自見揚之水椒聊二詩但爲晉人愛桓叔之辭而叛晉歸沃之情自見是也馬貴與舉此以明序之不可廢以爲之四詩者皆賴序而明若舍序以求之則子雲美新之作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蓋均一淫泆之辭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出於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

昭者之口則可錄也某謂四詩出於刺者之口固可錄藉令爲叔段桓叔之黨所自作錄之於經亦可使有國者知亂賊之情而爲防微杜漸之計無傷於義無害於教也若男女淫泆之辭則不可同日而論牀第之言不踰閫即未必淫者所自作亦何得施之簡策以教人童蒙之時力捍其外誘猶恐或入於非僻而顧令日誦此等詩以誨之淫乎自此義不明世遂以子夜讀曲宮體諸詩爲得國風之遺意下逮花間諸人及柳晏秦周翬倚聲填詞備狹斜妖冶之趣亦自謂不說於風人而號爲詩餘讀者作者展轉流傳以蠱惑人之心志如山谷所謂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厲儒晚悟褚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寘安酖毒而不悔者皆此等議論啟之也昔漢景有言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喻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學詩亦然誦三百不取桑中溱洧之類讀晉宋以後詩不取子夜讀曲宮體之類亦未爲不善學也

又按胡朏明曰朱子集傳云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某嘗疑貢詩之說不知何據及讀金仁山前編引伏生書虞夏傳言舜之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各貢其樂樂正定樂名又引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注云此采詩作樂之始然後知貢詩之說所自出與采詩陳詩相發明也蓋列國之行人采詩以屬大師比其音律以待時巡因州伯以貢之天子

天子命大師陳之而取其正聲被諸弦管以爲燕饗朝會祭祀之樂自虞夏以來未之或改也文中子曰詩斯則久矣胎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朱詩說 卷一 三 世楷堂藏板未及考此

又按蕭山毛大可述高忠憲講學時有執木瓜詩問難者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中並無男女字面何以知爲淫奔坐皆默然惟吾邑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未爲不可也言未既卽有咮然而興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目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夫箕子所指者受辛君也而狡童誰謂狡童淫者也高忠憲遽起長揖曰先生言是也又曰不虞今日得聞通儒之言竊以此論與詩小序相合而與上胡朏明及子又相乖

跋

蕭山毛大可先生有白鷺洲主客說詩非設爲問答也直記其與諸客之語而托名于干支耳其說皆以毛公詩序爲生先生曾其苗裔耶何信之篤也今閻子之書亦大半趨毛氏然朱子之所長亦不沒之且備載再鄉程篁墩先生之說尤不可易惜先君子疑詩非古本一段閣子成書時未經寓目是予小子之責也夫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乙集 毛朱詩說跋 三 世楷堂藏板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１１
作者＝
页数＝７８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